《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八六冊目次

兼濟堂文集選二十卷　（清）魏裔介撰　清康熙五十年龍江書院刻本　〇〇一

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一）　（清）吳綺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四七四

兼濟堂文集選二十卷

（清）魏裔介撰

清康熙五十年龍江書院刻本

兼濟堂文集二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註義、已著錄。是編奏疏三卷、序六卷、書牘二卷、傳誌二卷、祭文、論二卷、雜著二卷、樂府古今體詩三卷、附年譜一卷。其平生著述、刻於江南者、有兼濟堂集十四卷、刻於荆南者、有兼濟堂集二十四卷。刻於京師者、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崑林小品上下二編、崑林外集一編、奏疏尺牘存餘七卷。其刻於林下者、有文選十卷、嶼舫近草五卷、詩集七卷、樗林三筆五卷。此集乃膺明章裒輯諸本、簡汰繁冗、合刊爲一編者也。裔介立朝、頗著風節、其所陳奏、多關國家大體。詩文醇雅、亦不失爲儒者之言。雖不以詞章名一世、而以介於國初作者之間、固無忝焉。

柘鄉相國魏文毅公著

兼濟堂集

本衙藏版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引濟蒼生潤色
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
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
之隆蕭曹丙魏號爲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
理學卽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皋楊雄之
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
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爲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
得於今乃得之於柘鄉魏公公秉鴻駿魁傑之才遭逢
聖朝廻翔禁近
世祖章皇帝興起右文招延俊茂數舉
經筵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召遊南苑應制賦詩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掞藻摛華
對揚
休命而公實巋然爲冠首其後歷諫垣躋憲府密勿
論思紀綱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
遺忠闢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蓋非
嘗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非

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佐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載一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洽海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作博游才藝而公又邃於關閩濂洛之旨其學以性善爲本以致知爲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纂要學規彙編諸書皆足闡繹微言紹明聖緒而以其餘閒作爲詩歌則又能籠挫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鼎湖之莫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河之水灝溔瀇漾雖疏而爲川注而爲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於中者渟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樸遬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公爲高邑趙忠毅公之甥忠毅與公俱主銓政世傳爲美談然忠

毅值黨議紛呶羣言謡諑之日枋用未久卽罷去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筦樞軸之任以視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彭子士報謀之吳君伯其程君坦如楊君仲延撮其尤要者鋟板以行蓋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開物成務者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爲之序戊申仲夏婁東吳偉業頓首謹序

兼濟堂諸刻自序

余生平無他嗜好惟嗜讀書常咏古人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爲其言未盡蓋理無窮書亦無窮終其身悅懌其中焉耳十年不足以盡之也至於著書尤不可草草古之人皆先我而爲之矣其可傳者能有幾孜孜矻矻一生仰屋徒爲他人覆瓿之具良可哂也余自入籍以後未免效顰學爲文辭丙午之歲彭士報吳伯其刻之於江南有兼濟堂文選共文二百餘篇庚戌之歲胡同升刻之於京師有崑林小品共文一百三十六篇甲寅春日余自刻林下集共文八十一篇及秋杪兒輩又刻辛亥以前未刻者共文一百一十九篇已汗牛充棟矣其諫垣總憲奏疏稿共一百一十七道內閣奏疏十道嶼舫詩集近集共詩一千三十六首尺牘四六四册言理學則有聖學知統合錄五册小傳共四十八篇小論共四十八篇又約言錄一册其餘所著之書畧無關係者槪不足述而要者有四書大全纂要孝經註義删補高士傳雅說集多識集巡城條約風憲禁約唐詩清覽集訓

蒙故事千文註解勸學彙編以上已刻易經合訂正說論性書鑑語經世編通鑑論抄列女續傳九經衍義希賢錄瓊琚佩語家訓彙抄批評河洛淵源錄理學諸儒語錄合抄吏治氷鑑錄陸放翁詩選古文欣賞集古詩遺音趙夢白詩文選以上未刻此其大槩也顧自今以往余寧敢廢學哉宛平孫北海先生嘗致書於余曰易經四聖心傳春秋百王大法先生盍闡發之余讀朱文公集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此兩書皆未易看何敢管窺蠡測雖然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炳燭之光尤宜鞭策於末路臨深履薄勿使昏逸之氣得而乘之則書無窮吾心之理亦無窮余且終身誦夫子答子貢願息之篇矣甲寅長至日貞菴題於滙景園之冬日軒

兼濟堂林下集自序

文章未易言也古之以文章名世者皆有數十年之學力洗濯磨淬其心志而又與海內之賢人君子遊樂聞其規切之語故能成一家言匪是者正可覆醬瓿耳余宦遊長安二十餘載職掌煩劇飲氷是懼公退思過不敢廢學故時爲古文辭與海內言文者聲氣往來或者以爲可教刻之江南數百篇而余自知其明覺蹇跛之足策之不能前而宛委之藏窺之不能盡也亦惟有望古遙集而已矣辛亥抱病歸里參

朮之外不敢求田問舍坐百尺樓下似可以讀書學爲文矣而千指待哺未免室讁猶是傖父面孔也乃遠近知契時有扣門剝啄聲以徵文爲請夫余方欲焚君苗之筆硯而猶然飾嫫毋以鉛華乎然終不能盡謝却者蓋生長燕趙素有司馬子長之慕欲借此以求海內賢人君子之規切不敢以蓬蒿自封而甘爲絕人遯世之行也闇淵明云請息交以絕遊此憤世之言耳豈余之心哉積久成帙兒輩恐其散失遂謀付之剞劂其閒生死之際交友之情學問之術歲序之感雖未必有裨於身心而要以述其中之所見得其性之所近非盡酬應習套也倘邀長者之惠不我遐棄而錫以昌黎之序則東野之鳴敢不奉杖屨以從甲寅花朝日貞菴自序於滙景園之水鏡堂中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相國栢鄉先生刻兼濟堂文集選成授不使校閱焉因卒業起而歎曰天之所以助我國家者豈不盛哉文者道之寄也道隆文則從而隆自古文運之興必由君與相而君相之烈又必覩其時與其業當屯蒙之會聖賢蔚起主臣同時雲龍特達以道則天開以遇則天作於是乎創制立法顯榮光矣一時文治彬彬然潤色鴻業而百世之風氣習尚因之以成蓋文章與事業相表裏事業又與道德相周旋苟不遇夫文明肇啓之時主臣一德則事功不立而文治亦不成甚矣其難也我世祖章皇帝神靈默契遠接道統草昧經營無不可垂永久當開創初詞林臺閣之選率皆夔龍周召之才所謂見而知之與一代文明之治者也蓋自明季鼎革以來文章風氣銷磨震盪之餘鬱勃昌明之氣有開必先篤生鉅公與禎期之運會豈偶然歟先生首擢制科為翰林為諫議既而掌臺綱掌銓政爰立作相翊佐我皇上大啓土宇政教所迄窮陬海澨嚮風慕化功業在朝廷事跡著人口而先生之文章當代倚為師表衣被沾丐單詞片紙頃刻傳播先生則以為道德之餘事功之末久而不肯出也蓋先生深於關閩濂洛之旨不欲以文章名世而不知先生之道則見知也先生之業則翊贊也先生之文先生之道德也先生之文先生之事功也先生旣以其道德事功輔聖主而垂治統復以其道德事功闢絕學而開文運則先生之生於此時乃天所以啓本朝一代文明之盛誠非偶然也嘗考商周以前其道在上君相之業轉移風氣而有餘商周以後其道在下聖賢繼起而無其時文士代興而無其業於治平於粉飾均無當也唐太宗致治綦盛文章仍六朝之習說者毎嘆鄭公之賢得君遇主不能比隆三代兩失其時以為恨今試以鄭公之事與先生較之其為諫官同為宰相同其遇主同其直節同其事業又同獨理學文章先生統其全而鄭公有所不及豈非時之不同主聖臣賢商周以來之道復隆於在上文運應大啓於今日乎

且有明之初文學以宋潛溪爲冠其文敦麗楙茂故有明二百數十年風氣之厚已肇於其文卽其後之文人亦無有過之者今先生之學與文與潛溪同而事業不啻過之然則開本朝文治之風者又豈有窮乎哉當潛溪講道京師時正學方公實從之遊集成方公序其後禾不歛心承心學竊幸繼方公之軌而論述其概以見先生既有其德有其業後有其文而適當其時是天所以啓

本朝一代之風運非特操觚之士有所依歸而淳厖敦厚之象將文運之隆卜於百世在先生亦不自知其盛也先生之文日星河嶽當世共見之諸先生論之詳矣小子何敢復云江陰後學曹禾頌嘉氏拜題於燕邸之青雲堂中

兼濟堂文集序

歲庚寅仲秋栢鄉魏公五馬南來剖符漳郡未數月政洽民和德化沾被屢集多士而誘掖勸勉之以正學術以勵風俗意宏遠矣既又出其　先公相國貞菴先生文集傳示學者（明章）愚耄迂儒得從諸君子之後竊侍下風而卒業焉總計篇目其刻之江南也有兼濟堂文集一十四卷其刻之荊南也有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其刻之京邸也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崑林小品上下二編崑林外集一編奏疏一百一十九首尺牘存餘七卷其刻之林下也有文選十卷嶼舫近草五卷詩集七卷樗林三筆五卷又有聖學知統錄上下二卷知統翼錄上下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約言錄二卷簡袠浩繁積架盈箱郡侯慮學者無能徧觀傳習爲難乃命（明章）約取其尤粹者梓爲二十卷以廣惠同人期月刋成又命爲序以紀之（明章）桑蓬下士何敢越干僭妄之罪郡侯諄命再三循牆踧踖起而歎曰士生于聖人既沒千百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於千百載之上此非遺

世獨立之君子不能又况當異學棼亂之日而欲自成一家之言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先生生于啓禎之間湛究性命之學主持名教之宗爲國朝首科名進士署玉堂歷諫垣躋臺憲秉鈞政府駿偉事業脩載惇史所不具論而文章一事乃其講學明道之作而非猶夫人之文章也慨自道學不明文章日盛世之君子孰不以聖賢自期而於修巳治人之道槩乎未之有聞即有不屑爲詞章訓詁之學者而于道德之宗性命之奥亦得淺而失深見粗而忘精求其窮理盡性畢一生之學問事業而無纖毫之憾者夫豈易言哉先生自幼至老言論一本於經學深得程朱之精藴所爲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心及出而筮仕自詞林以至卿相皆有赫然可舉之事業急流勇退樂志林泉優游以終天年則其所處顯晦動靜之際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故其發而爲文章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亦惟有本者故如是耳且如有明幾三百載縉紳名賢後先相望著作如林不爲不盛矣而類皆不足以與斯道之傳惟河東薛文清爲程朱之後繼獨得從祀于廟堂亦以其眞知篤行有以企乎千百載之下而卓然爲道德性命之歸者也先生身體力行出處遭際未嘗少後於文清而撰著弘多羽翼經傳猶或過之文清去程朱未遠當時賢達識大識小興起尚易非若正嘉以後無智愚賢不肖皆墜姚江門戶如沸如羹釀禍無窮先生毅然守正斷絕橫流尤致詳於論性格物等書其憂民也切其慮世也深其難更有什百於文清者後有知言君子是必有以論定之矣明章甌海豎儒未能有學於北方以求周孔之道抱固守殘郡侯特取溝斷而青黃之非敢自謂能知先生者間嘗取其文集端坐而讀之別有一段光明正大之氣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在所爲私淑殆亦匪小瀕海後進其得聞先生之風而起者廉頑立懦漸摩仁義之澤釀成泰和之風是則郡侯此日嘉惠後學之至意也

歲辛卯孟秋閩南後學詹明章百拜謹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次總目

卷之一
奏疏一十四首
卷之二
奏疏一十三首
卷之三
序二十四首
卷之四
序二十一首

卷之五
序三十首
卷之六
序二十九首
卷之七
序二十八首
卷之八
序二十首
卷之九
書四十一首
卷之十
尺牘四十二首
卷之十一
傳一十四首
卷之十二
墓誌銘十首
卷之十三
祭文一十一首

卷之十四
論三十一首
卷之十五
記一十四首
説四首
跋二首
募疏文二首
卷之十六
辨五首

啟八首
策問一首
議二首
解一首
引一首
檄文一首
誌一首
賦三首
卷之十七
古樂府一十四首
今樂府四首
琴操五首
四言二首
五言絕句九首
七言絕句五十五首
卷之十八
五言古五十五首
七言古二十二首

卷之十九
五言律九十首
七言律一百七十四首
卷之二十
附年譜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一目錄

奏疏

聖德與年俱進疏
請舉視朝大典疏
褒錄幽忠曠典疏
聖主虛懷下詢疏
士習隤靡已久疏
流民死傷堪憫疏
庶常散館在卽疏
請定督撫舉劾疏
興教化正風俗疏
殉難事同一例疏
請頒御製諸書疏
請立久任知府疏
淸學校培眞才疏
請立限田之法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一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奏疏

工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

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開設

經筵日講以隆萬世治本事臣竊歷覽竹册自古賢聖之主未有不汲汲以學爲尚者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傅說之於武丁諄諄勉勉是以刑措恭默致商周數百年磐石之業卽後開創草昧多以馬上得天下然天姿首出往往從櫛風沐雨中諳及詩書自造廬借箸時養成學問由是觀之君德淸明君身强固誠萬世久安長治之根本矣今

皇天憫生民久困水火篤生我

皇上應運開闢掃除兇殘

德施方外延及羣生臣竊於班行俯伏中仰瞻

天表輒舉手加額曰太平

天子也乃値此春元始和百度維新未開與、一二三大
臣
諮訪講學之議竊恐年歲既盛則嗜欲日開嗜欲
既開則聰明日消雖
神明生知之聖非愚賤下臣可管窺蠡測然少而勤
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與壯而努力者勢逸相
倍蓰也前此元年諸臣言及此者猶可曰有待
而行今
御極五載內外遐邇引領翹望寸陰可惜所謂姑待

明日便不可也況衆詞林思皇濟濟中多賈馬
自許之儔諸輔臣黃髮皤皤咸有堯舜其君之
願傾葵向
日不占而孚仰乞
皇上上念
鼎命付託之重下慰臣民瞻戴之思
立召大臣商確擇日施行誠
宗社無疆之休
順治五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舉視朝之大典以致泰交之盛治事臣聞

聖君御世必圖長治久安貞士陳言要在防危慮患蓋櫛風沐雨馳驅於百戰之間則創業實難保泰履亨經營夫萬年之策則守成不易是以古之帝王凛凛覆舟之喻兢兢馭索之憂誠恐驕恣之易生而晏安之爲害也伏覩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薄海内外罔不照臨可謂創業而兼守成亘古以來帝王之盛未之有也

自昨歲親政仁義潤澤遍浹八垓

詔令温和光溢四表然而綱紀法度尚須脩明禮樂政刑實多缺失欲以立一代之弘規昭子孫之法守臣未見其久而無弊也方今畿輔多失業之民吳越有水澇之患山左瘡痍極矣荒亡何以不清閩楚呼庚久矣兵餉何以不給若乃兩河困于畚鍤關陜疲于轉輸川蜀雖下善后之計未周黔滇不寧進取之方宜裕此皆機務最要仰煩

聖慮焦勞者也但高居静攝不如延訪臣隣批答詳明何若親承

顔色臣查得舊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外朝有内朝臣亦不敢謬執故例煩瀆

聖聰惟是逢五日期

駕臨正殿乞

勅見羣臣從容晉接部院科道本章應實封者實封應面奏者面奏辭朝謝

恩等官應引見者引見應陛辭者陛辭得以咫尺

天威親聆

睿語則大政大事雷厲風行凡屬臣工誰不爭自磨礪以副

皇上圖治之意如是而上下之情通交泰之運闢君門無萬里之嘵上晉有金甌之固矣倘臣言不謬伏冀

天鑒早賜施行

順治九年七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禮部議奏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褒錄幽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塵

聖聽乞

發該衙門再加體訪以勵臣節事臣聞運遘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血裾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

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庶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綿竹力疾苦戰

若卞壺之死於清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橫尸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推蘭蕙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

上帝所矜憫

聖朝所嘉嘆者也伏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駕軼前代爲憲後昆而昨奏

上傳闖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爲化導之先資歆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

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太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胤詞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　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瀾勛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奏

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諸故老之見聞或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倘體訪

旣明即行題

請宣付史館浩氣常留於汗青祀諸鄉賢芳聲永薦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宜力於

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

聖旨着詳訪確察具奏禮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
聖主虛懷下詢微臣敬抒管見仰佐
睿慮萬一事臣昨捧讀
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臣跪誦之餘喜懼
交集喜則喜生逢
堯舜立見太平懼則懼迂陋無知捐糜莫報敢不盡
蒭向日之誠稍補袞衣之闕顧我
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仁政洋溢海宇昨歲

六月以前尚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作而
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胥慶遠邇
如一
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睹矣顧安所得
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雖然
皇上既側席虛已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搴
恩逢懷仁負義之戒謹將條議數事開列于左
伏冀
皇上矜有愚蒙俯賜省覽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
者置之爝火之光諒無補於日月涓埃之末當
不拒於崇深矣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玄宗號爲
英主邇時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
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
下更無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
坊今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玄宗之時
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

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
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
除見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
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
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學
于甘盤訓于傅說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
尋章摘句者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

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脩廢之故斟酌損
益行之以協于大中至正今我
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臣謂政治之務尤宜詳
玩講求者莫如朱熹之經筵講義眞德秀之
大學衍義丘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
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紬繹見於設施以致
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聞開創之君無不欲六
合一家臥榻之閒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
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
武閉玉門之關孝元罷珠厓之郡豈不欲誇
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畧良以[illegible]虛耗不遑
窮討先內而後外也今川楚[illegible]連年不已
不患兵不精而患餉不足也
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
勅下行間將帥原係我朝已得地方爲賊竊據者宜
速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量力而行兵足以
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

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俟吾
輓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至於反覆
變亂勞
聖天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
帝堯之命臯陶曰刑則於無刑而臯陶曰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唐
太宗語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
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降以
後若有詞不服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
熱審之例行於小滿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
處決重囚須從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三
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
刑其事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極
惡重犯然亦必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
以人命至重示
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
皇上泣車解網在外者尚循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

者未見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槩立行處决萬
一其中有情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
有干
天地之和仰乞
皇上體
上帝好生之心
勑下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即賜施行
仁德如天刑措可致矣以上四欵不過平常之論然
於

聖躬稍有關切故敢冒昧妄陳仰冀
天鑒俯採因係條對
聖諭字數逾格並乞
寬宥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順治十年正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可採處該部確議具奏

工科左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士習墜靡已久
聖明鼓勵方新仰祈
端風尚崇古學以養一代之人才事臣聞爲治
以人才爲本人才以教化爲先師道尊則善人
多
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之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我
皇上重道崇儒十年以來濟濟得人昨者痛念夙弊
難清思與丕變

天語諄諄告示天下官吏師生恪奉遵行又
命詞林近臣督學直省部屬卓品秉憲分鐸海內誰
不喁喁向風而臣以章句小儒夙昔有慨于中
者敢因
上傳而推廣言之伏冀
省覽採擇謹逐欵開列于左
一孝經爲先師孔子手定之書至德要道百行
之首自天子至于庶人孰不以孝爲根本在
昔有漢之世下至虎賁猶能誦習迺明代不

以取士實爲欽典今請
勑下禮部行各督學院道頒行士子肄習凡科歲兩
考及鄉會場俱命題一道以見我
朝敦篤實行得爲治之大原

一教官闒茸已久良以歲貢多係日暮途窮無志勸勉而舉人之就此途者不過以寒氊爲借徑故克自振拔者亦少又近例以歲貢之無薦者陞佐貳官恐其後愈趨愈下今宜稍倣明朝初制舉人教官訓導有方解額中多者爲上上考每省超拔一二人與有司一體考選而訓導之年深無薦者力足有爲則升以經歷年過六旬則竟准致仕凡以作其鼓舞之氣而養其廉恥之心

一朝廷懸功令以取士程墨儘可觀法原期窮理致用豈欲勦襲陳言乃習俗相沿坊刻充棟士子不務實學甯以記誦膽錄苟取科第
國家安得真儒之用故臣常謂明初人才所以盛者以其務實學而其後衰者濫時文誤之也

今請
勑下禮部將坊刻時文嚴行禁止每歲鄉會試後禮部選墨卷清真典雅者咨行江南學臣發刻以爲程式除經書墨卷古文講義外書賈私刻時文士子私選時文者聽部科督學等官題參究治其學臣考取優卷刻者不在禁例

一學宮傾圮況連歲多雨損壞必多有司俗吏不知教化爲爲治之本徒以征收鞭朴爲能坐視不問今請
勑部轉行各督學院道督催有司將脩學銀兩照數給發取學官收支文卷查考其額銀不足則益之以學田師生空缺等銀學宮脩廢即以定提調官與學官優劣之一班

一廩膳生員
朝廷作養優于增附選之不嚴則歲貢多不得人往時每以一等無人二等亦得幇補目今以後
宜請
嚴加申飭非考居一等者不得頂補其歲考試卷定

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論一篇科考試卷定
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策一道論策題目只
在通鑑性理兼以時務俱不得場外補寫如
係場外補寫者部科訪知將提學官糾叅
一忠臣孝子節婦鄉賢之事實爲教化之綱領
蒭分隸于學按兩院今按差止息前項應歸
學臣事係小節者待復
命舉行其有綱常攸關足爲萬世瞻仰者不妨特疏
入告學道無自題之例即轉詳撫院題請

一無志生員既入黌序置書史於高閣考居六
等希圖發社仍然荒廢下次考病補考鑽營
平等不過影占差徭今後考居六等者黜落
之後不許仍借發社名色兩次五等者亦行
黜退年未四十以上非眞疾病者不許告衣
巾以圖優免庶有合於
上傳嚴爲降黜勿得姑留之
旨果能讀書自新者聽其另考豈患不進
一學臣考試每歲旌奬德行生員其實難稱

然亦須擇其稍近者往歲惟憑學師開報
豈盡得人今宜令廩膳公舉若不係公舉者
不在旌别之列其妄舉匪類者日後查出聽
學臣究處至不肖濫進總由保結不嚴今後
倘有奸惡之徒廩生保結進學日後被人告
發事在未入學以前者一體黜革
以上諸欵于意雖迂于時則切倘從實舉行勿
爲文具其于
聖朝興學育士之化未必無小補也如果臣言不謬

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定施行
順治十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本重孝經禁坊刻有裨學政併各欵俱有可
採都着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流民死傷堪憫乞

勅督撫責成有司速加拯救並懇

聖恩大發賑濟事自連歲以來水災頻仍直隸河北山東被患尤甚蓋直隸北四府當圈占之餘民已無田無家不過傭作旗下苟延衣食今水患之後不惟地土漂沒並廬舍亦隨流而去旗下有地者且嗷嗷待哺是以窮民益無以爲命頃有人自畿南來者臣細加詢問云流民南竄有

父母夫妻同日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女者有刮樹皮抉草根而食者至於僵仆路傍爲烏鳶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且京城內外鵠面鳩形比肩接踵雖

皇上有粥場賑濟尚且不能周徧何況直隸山東河朔之間既無粥場賑濟或因稽查東人不肯收留有贊首之哀無中澤之集興言及此眞可爲流涕太息也臣昨見直隸總督馬光輝安置流民一疏內題元城知縣姜希轍等存活多人使有司盡若希轍等豈非實心爲國循良愷悌然而流民所至寧止大名四縣之外豈其獨非令長而爲民父母者乎彼其申報原無外來人民者恐尚未盡子惠之道也仰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有司凡流民所至不行收恤餓死其地方者即係不肖之官

題叅斥革若設法安置如姜希轍等者一體飛章

奏聞造册報部分別安置多寡准作優薦正薦兩等

其所安置流民萬一有投充東人混入後日事發查報册有名免治居民以隱匿之罪如册上無名者則照舊論罪

皇上天語一申之間勸懲昭然有司將鼓舞勞來之不暇矣抑臣更有請焉昨秋

皇太后發銀八萬兩賑濟京城內外滿漢軍民

皇太后之鴻恩即

皇上之鴻恩然天下感

皇太后與

皇上之鴻恩尤望我
皇上體
皇太后之心而再施此鴻恩也仰祈
天慈曲加矜憫或發內帑或動太僕馬價銀兩或借
工部脩蓋銀兩大沛
皇恩特遣滿漢風力官員東西二路沿途接濟諭以
朝廷德意務使流民得全性命隨地安插入籍或願
赴河南山東興屯道墾田者即給以信票路費
差人送至道廳官編附屯丁在
皇上捐數萬之金可活數十萬人之命民既得生爲
皇上墾地納糧元氣充固實
國家富強之本其報
皇上豈止數萬金而已耶伏望
聖念饑寒赤子流離泥塗死在旦夕即
渙大號濟此遺黎庶德澤布而愁怨息陰陽順而風
雨和普天率土共敘三多之祝不祇小臣簪筆
以紀盛事而已也仰希
天察施行

順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題十六日奉
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憫念這本沿途賑
濟隨地安插並勸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着作速
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庶常散館在即仰乞

嚴加考試分別授職以重清華之選事竊照

國家倣明朝舊制改進士爲庶吉士設官教習給以廩餼非徒虛糜歲月而博養士之名也將使之博學多通練達時務以眞學問爲眞文章以眞文章爲眞事功庶

朝廷得食其報可共佐太平耳然欲得眞才而用之必先嚴其分別分別旣嚴雖未必人人皆大受之器庶幾拔十得五以編檢用者他日可望以房杜之業以臺諫用者他日可望以韓范之績矣不然學業未就雖居詞林而無啓沃之助居臺諫而無經濟之猷恐左右侍從之班非濫竽藏拙之地也故臣以爲欲得眞才不如愼之於始謹按會典所載明朝舊制每科考選庶吉士不過二十人散館之日留不過三五人遞其後而所留漸多非舊制矣今壬辰科庶吉士敎習已久散館在即臣請

皇上勅下內院諸臣酌量人數嚴加分別其學問優長品行謹愼者授以編檢科道官其品行謹愼而學問微不及者授以部屬等官間有學問品行俱無足取者是則有負

朝廷之作養矣即宜罷去不叙至丁憂未經教習給假久曠學業者難與見在讀書諸人一體陞除應作何分別除授並乞

皇上勅下院臣議爲定制以垂永久者也

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着詳確議奏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事

臣竊見我皇上邇來留意吏治凡黜用督撫等官必再三詳審而後用之蓋知人之明雖古之帝堯不能過也然皇上之所以愼用督撫者以其爲直省民命所係得其人則百姓安不得其人則百姓不安故不厭其諮詢耳然而督撫安民之大務莫過於舉賢劾不肖乃年來止息巡方御史凡一切事務歸併督撫而舉劾之典例未經奏明則督撫不便於遵行將吏治何日清民生何日泰乎臣考吏部職掌開載撫按官員凡在地方未及半年有丁憂養病者俱不許一槩舉劾有陞遷者所屬地方恐巡歷未周除貪酷異常查訪得實者許不時論劾奏請此外如果知見未眞亦不必循例舉行蓋舉劾之典若是其愼也豈我皇上銳意圖治之時而可不著爲一定之例乎臣請自今以後凡督撫官員除境內貪酷不肖文武官員不時糾劾無定期外若督撫丁憂養病者應照職掌所載不許舉劾督撫降處休致者不許舉劾惟是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滿二年者舉劾文武二次凡文官遇朝覲年武職遇軍政年既有舉劾則不必另行蓋督撫在地方既久方能知有司之賢否且一年一次以督撫而兼當日巡方之事規條既定庶幾留心採訪於以察吏安民激濁揚清實爲至便至於吏治不清全由衙蠹作奸侵漁小民舊例巡方所到必行訪拿今其事歸併督撫豈可不力除民害但此么麼之輩例不足以汚辱簡牘請乞天語勅下督撫照舊一年嚴拿一次年終造册將蠹犯罪名贓銀分報部院該科以憑稽核如有徇庇無所拿懲者該道府廳即以罷軟不及注其考語甚者立行題參如是而人心警惕清吏治而安民生或不負我皇上愼用督撫之意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聖鑒勅下部院確議覆奏施行

順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議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興教化以正風俗事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頽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倡優之徒服色艷麗負販市儈之伍輿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燿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毀生不爲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剏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名

直省府州縣簿書敲朴視鄉約六諭之教爲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侈靡蠹耗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搆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爲僧違者治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力田而

國家收富強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旌善懲惡
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爲故事則民皆有淳朴向
化之思矣
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題二月二十一日
奉
旨禮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卹所
勅部再察准與卹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臣聞忠
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間氣所生也有忠臣孝
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
道義名節善無微而不揚
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
氣人心非徒使既没之幽魂凜凜生色於九原
也我

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
上傳着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察明末死節
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
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眞昭示萬古之懿典
哉諸臣爲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眞而未經褒錄
者獨遺太僕寺寺丞申佳胤一人臣竊傷之夫
佳胤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
則於京師之王公廠昭昭在人耳目豈可假
哉查禮部覆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保送投井

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稱縊死互相參差是以置之無容再議然佳胤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最眞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縊之參差遂使忠魂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天府與臣所保俱爲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相與尸祝而謳詠之者則已久矣臣見
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女俱命殫思博採故敢補牘再陳倘孤臣姓字不致湮沒無聞邀一視之贖典列法戒之新編於以表忠勵俗亦裨益風化之一端也

順治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奉
旨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
頒賜
御製諸書以善世化俗事臣聞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者有忠敬誠慤以涖之也故禮教治於未犯之先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粱肉也藥石偶一投之粱肉則一日不可缺此善養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三代以後治術之近古者蓋亦鮮矣若漢文帝唐太宗庶幾帝王之道然考其施設漢文帝耑務以德化民將相舊臣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興於禮義唐太宗貞觀之初人皆異論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行仁義不數載華夏安寧夜戶不閉後太宗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堯舜湯武之後若此二君者誠知治道之先務得體元之大法也況我
皇上平日事事欲以堯舜爲法不屑屑於二君者自

受
命御極以來十三載於茲矣薄海內外莫不戴之如
天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
措禮義未興又且災異迭見
皇上晝夜皇皇以三過自責思所以致太平而欲求
其效臣以爲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尤莫先於以
教化爲急深恩厚澤以結天下之心也蓋固結
人心者所以祈
天永

命而祈
天永
命所以報答
祖宗今刑獄日繁而禮教或缺士之廉退民過囂凌非
詳諄訓迪又烏能風移而俗易乎臣昨面蒙
皇上賜讀戒殺彙鈔欲印施三萬本以化導俗氓大
豈不知律有明禁而復假書以爲勸戒者誠以
法之及人者淺教之及人者深也然則天下臣
民

皇上欲教養而生全之又不知如何矣臣聞
皇上御製有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
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所以遏惡揚善
闡明聖道者甚至伏望
仁恩廣賚遍賜羣臣其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等書仍
懇
頒發直省學宮每學一部俾誦讀講解使天下之人
孜孜然共砥礪於自新之路而潛消默轉其不
肖之心將見風俗淳美刑罰止息遠追堯舜近

邁漢唐好生之德同符
天地
鴻號豐功書之史冊垂麻萬世無窮也雖然臣更有
請焉孝經一書臣往歲曾具疏上聞欲於科舉
頭場出題禮部覆疏於後場出題然未見實實
遵行再請
勅照前議庶孝經大行於世而士子之學術有本楊
繼盛之忠業蒙
皇上旌褒刻表忠錄以言官若

御製序文似宜鐫碑祠前寵慰幽魂且以風動後來
節義之士統惟
睿照施行
順治十三年四月初七日題十一日奉
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立久任知府良法以佐太平事臣觀三代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
宣帝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敎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也
明初猶倣此意迨其後兵備繁多陞遷數易而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覩矣今

我
皇上遵古之道愛養元元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卽有賢守輕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爲自今以後知府俸深有薦應陞副使者卽加副使職銜服色仍管府事督撫按監司等官卽以副使禮遇之若俸深有薦應陞之時與各副使一體論俸加叅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叅政論

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遇京堂有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知府之職任得久庶盡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其業遠追漢代之盛不難也雖然知府為表師之寄捕盜分之同知刑獄分之司李知府皆得以乘之而有司賢否尤為緊要自今督撫按薦劾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責之知府庶專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愈有稗益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吏部議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嚴清學校以培眞才事臣竊惟古今人才全視學校之作養故經學重而兩漢治清談盛而晉業衰元有太極書院之建明有性理大全之修所以人才輩出治登於古也然教之之法固貴詳明而又在司鐸者之得其人講求實學使士子理明業治處則為醇儒出則為名世庶可望長久之治矣今自明季以來學校大壞為之師長者率皆學問疎淺日暮途窮之人又志趣齷齪行止卑鄙不知德行為根本其稍課以文詞者便可謂勤于業矣甚非

國家崇勵學宮之意也臣聞歲貢考中教職者尚有二千餘人闔選無日而

廷試之卷吏部諸臣云有不通之極者以此教士徒為士子之蠹而已臣請

勅下督學將見在教官每年嚴考一次文藝上等者再察其德行開送備薦文藝中等者如德行不虧准照舊其文藝下等而德行無稱者送撫按

題請罷斥回籍庶教職稍爲澄清乎進學童生名數雖經題定尚覺太多大縣四十人再請減去十人中縣二十五人減去五人小縣十二人減去二人總期收取眞才不致冒濫至於坊刻時文屢經禁止刊賣如故請

勅在京巡城御史及江浙撫按再加嚴禁如有刻賣者定行究治前代大儒如河津薛瑄餘姚王守仁闡明良知復性之學實爲孔孟嫡傳宜令禮部取其全書刪繁就約發學臣刊布各學觀覽講究我

朝作人之雅化行且比隆古昔又何至臨事有乏才之嘆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立限田之法並察荒土計口分授以重農功以復王道事臣聞漢臣王吉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公卿大夫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舉明王於三代之盛者也其三代不可復乎夫三代治天下以養民爲根本之圖故其丁寧告語惟重農功其所以養之者至纖至悉而有法也後之君臣苟師其意而不泥其迹何治之不古若今

皇上秉聰明睿智之資心與天應動爲民謀念天下甫離明季兵戈荒歉之虐瘡痍未息多方拯救日無寧晷進循良除貪墨蠲賦稅問疾苦協氣旣應風雨以時民無阽危之憂有室家之樂矣然而財用匱乏未有長遠之計補偏救弊終是苟且之術若欲定一代養民之制使其各有本業務於田里樹畜而無兼幷之害則莫如立限田之制自秦幷天下壞井田其後富者田連阡陌或至百頃或至千頃貧者乃無立錐之地富

者曰富貧者曰貧貧者無田代耕富者之田終身胼胝甘為所役田藏者役反重田增者役反寡農民重困天下之亂每由此生夫井田決不可復是以漢之大儒董仲舒斟酌古今之宜說武帝限民名田以為更化善治之本何武師丹並申其說其後西晉限王公之田北魏起均田之制時行時止然古今之英儒碩士留心治道者未嘗不憤惋歎息以為斯民不幸而不得蒙

至治之澤也今

本朝八旗之制分田授祿既已合於成周之法連歲以來天下初定田畝新闢土曠人稀豪強之兼并者尚少舉千年之美政行之一旦在

皇上一振舉耳臣以為漢人名田宜酌定其制凡公卿大夫士庶人及庶人之在官者以爵位為等殺地有限數不得踰額如庶人農工商賈不得過五頃舉貢生員不得過十頃九品至七品不得過三十頃六品至四品不得過四十頃三品至一品不過六十頃其制前所買勿論自頒制之後有不遵禁令踰制者罪之富民佔田既少則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於以均貧富杜侵漁除衰世苟且之政復古先聖王之法誠無以易此也臣又稽之於古唐初定天下計口授田謂之世業即是限田之法最為善制而今游民末作甘於惰窳不務農業各直省荒田過半若待其自墾則成熟無日宜令各道監司督所在有司察所管地方無地之民若干戶口貧而無資者自二十畝以至五十畝或百畝

富而末作者自五十畝以至百畝或二三百畝授之開墾永為世業不過二年天下荒地盡行開墾民富而賦足定滇黔取川蜀可鞭撻而服也然後興禮義起教化漸致刑措斯

天下永命以追唐虞三代之盛不亦休乎臣聞一代善制定於開創之君限田授業所以重農務富元元乃古聖治天下相傳之要法致天下之第一事也惟

皇上明斷於中

勅下諸臣詳議施行卽書之史册傳之後世知
大聖人之所爲高出於古人萬萬也爲此具
題
順治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戶部議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二目錄

奏疏

因變陳言修省疏
舉薦宜有實政疏
明藩臬之職掌疏
興利除弊之大疏
滇黔已歸聖化疏
請停察荒之差疏
指陳畿輔盜賊疏
遵例據實條奏疏
詳陳救荒之政疏
合計天下兵食疏
驚聞新命難安疏
奏爲恭謝天恩疏
纂修經書大全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二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奏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題爲因變陳言預請皇上申飭內外羣臣實圖修省以祈天祐治事

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之人主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業軫宸慮俾令羣臣齋心祈禱又閱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常火災三日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伏察禮部移文內欽天監具題推算于順治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又于本年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臺端覽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遂奪月光是爲陽勝陰也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爲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爲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于五月望後月食爲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尚能遇災恐懼因變禳救況我皇上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尚德緩刑者修省之實可弗講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緣事降斥沈滯下僚屢逢恩詔未見湔洗所宜勅下該衙門速爲察奏取自上裁廣闢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繕修宮宇自戒今皇上創建內殿尊祖奉先孝思不匱共工難緩至于此外凡係土木之工不論大小請勅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節意養兵卹民

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
疏曰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
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
墨立法不赦
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
似宜稍加分別若錢糧考成叅罰太急降調日
多循吏不免似宜
勅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甚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
賢能如因錢糧鐫謫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

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
理冤存恤鰥孤今恤刑已畢又屢經
恩赦貴尚有刑之未詳究之未理所慮有司奉行不
實蠹役上下其手
皇華之使逍遥驛路
德意稽遲今宜請
勅下該部將應
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省直督撫按速爲清理仍將開
釋過冤滯姓名件數覆報部院以憑稽察若夫

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甚微五品
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
永平十一月晦日食于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
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盗未靖將欲進取必
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饑饉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尚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
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
之費待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欵臣
不敢爲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

忱仰瀆
睿聽伏冀
皇上深思遠慮救之于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于
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
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
撫字宜圖疆場靡寧招攜懷遠文德是尚仍
嚴飭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
國爲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劾之虛文勿止修救
護之故事庶可以轉禍而爲福變災而成祥將

甘雨遍浹于郊原而三光亦爲之改色矣
順治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奉
旨這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着詳確議奏內外大
小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舉薦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並陳提薦紀
錄等法
請著定例以昭憲紀以重銓政事臣竊惟遏惡揚善
帝王所以奉
天之休命也陟廉黜貪人臣所以肅
君之法度也故賞罰得其道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
賢者進而不肖者退則能爲
朝廷興利除害以捍衛

社稷而福庇蒼生是治天下之大綱領也然天下之
大有司之衆人主不能盡知故以稽察之權責
之於撫按蓋自布政司及知府以下皆古方岳
五等之職也撫按以天子之近臣爲之故曰巡
撫巡按其實皆以代天子巡狩之職而欲其賞
善罰惡以肅
朝廷之法度也然撫按之所重者固莫如舉劾有司
矣舉劾當則賢否明舉劾不當則賢否混故舉
劾不可不明不可不公不可不嚴所以奔走天

下之有司使之爲善而去惡也自明季以來吏治混淆我皇上嚴法痛懲大小臣工凛凛然皆有奉公匪懈之心吏治較前已覺改觀然而舉薦之浮文未去則眞才未必盡登啓事而濫竽贋鼎或以駢蹏華贍矣即如從來相沿薦舉俱用四六繁文不曰驚雷掣電之才則曰雕龍繡虎之手如此等語不可勝數究其實政一無可據勿怪乎薦剡將聞

御屏日註而眞才眞能未盡得其人也臣以爲參劾皆列事欵舉薦豈尚虛文自今著爲定例凡撫按薦舉如各官廉能勤斂俱要將所行事實如農桑學校城池倉庫之類開列本内多者六七件少者二三件如大計舉薦卓異之例方許註册陞轉如有仍襲從前陋套虛文者該部院科道糾參議處臣所謂薦舉宜有實政者此也又如貪酷官吏或從巡歷告發或以府道開報該撫按會同本道從公詰察如果眞實即宜一面具題一面羈候遲來因仍舊習雖係貪酷官員奉旨之後部院文到方始羈候彼不肖官吏已知身被參論必且極力浚剝況川湖閩粤遼省地方自具疏赴京及奉旨文到之日動經數月貪官乘機肆虐寧不爲地方之害臣請如會典所載凡貪酷官員五品以上參題六品以下先拿後題則貪酷之吏震聾喪魄有以更變其志慮矣臣所謂貪酷難以姑容

者此也舉薦不尚虛文而又嚴懲貪酷舉劾之大綱領得矣然提薦之濫不革與紀錄考滿年限之法不明則吏治終不可清臣以爲正薦六七人者提薦只許六七人正薦四五人者提薦只許四五人其提薦過兩次者似應准一正薦紀錄事體各有不同如捐助銀百兩即得紀錄此可與他事紀錄及正薦者並論乎合無將捐銀紀錄者另行改議不准抵薦或兩次抵一薦猶可少協衆心若夫考滿之官必政事錢糧皆

得清楚然後給由乃不得邀陞擢之典甚可惜也自今以後合無將考滿官員或過行取或遇陞轉與薦多者一體並論則舊典庶存其意若府州縣官到任未及半年之上而撫按薦舉者一槩不許註冊仍行罰治以上清提薦覈紀錄重考滿定年限此四事者又皆所以嚴舉劾而明賞罰之大端總以澄清流品鼓舞吏治使海內有司尚務實政而不爲粉飾奔競之行以共趨於爲善之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宸鑒勅議著爲定例將見循良接踵於世而僉壬非蒸蒸丕變矣臣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旨吏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明藩臬之職掌以行察吏安民之實政事臣前疏言舉劾之綱領既已責成撫按以旌善黜惡之實政矣然而藩臬之職掌未明則因循廢日諸事叢脞將是非多乖賢否以淆故必正藩臬之職掌然後撫按之耳目靈通手足振舉實政得以修立也臣查舊典布政司職在保釐爲諸司領袖凡一省官吏臧否軍民利病政治得失風教盛衰無不由之其各項錢糧自會計徵

收支銷靡不稽覈周詳此外如課農桑均戶口清冗濫禁奢靡簡獄訟恤孤窮正士風通商販品評僚屬釐剔蠹弊宣達德意稽察冊籍或徑自施行或呈詳撫按期於事事合宜庶不負承宣之職乃臣觀近日藩司自催辦錢糧開報賢否而外其餘職掌所載多不修舉尤可異者官分左右職掌則一不知起自何時左布政使登堂獨坐右布政使退避私寓竟爲曠閑無事之人設官初意豈是如此夫一人之心思何加二

人之心思更爲詳審一人之精力何如二人之精力更爲周到臣以爲掌印自當歸左布政使而一切料理事務必二人同之自今以後如左布政攬權自便俾右布政不得登堂理事者
題參重治其餘農桑戸口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藩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又察得舊典臬司職司風紀肅清庶務故死刑皆由按察司轉京詳者蓋必該司以爲可殺而後以聞蓋重之也若可矜可疑及軍徒杖笞情可原

宥者該司皆得批駁覆覈呈詳撫按會疏題
請至於郡縣官邪吏蠹土豪勢惡邪教一切不公不法事情俱得參呈拿究臣覩近日臬司數月即歷藩司故以官爲傳舍而盡心者少即如臣忝厠憲院以來會同刑部審理恤刑京詳等事不下數千餘件其中多有自元年以來陳積舊案則知從前臬司全未料理況各道兵備皆係按察分司若不立法稽察何由申究理滯俾政簡刑清臣以爲各府州縣獄中罪人因何事故自何年緣事何官審理因何未結各府州縣每季俱要造册一本申報本道本道呈送按察總司總司呈報撫按若有無故繫獄及淹滯困斃者將府州縣職官察參從重治罪其按察司既將每歲府州縣獄犴呈報撫按撫按仍歲報刑部及臣衙門以憑察考如此則刑獄得清不致淹滯以傷
天地之和其餘官邪吏蠹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臬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藩臬之職

掌明撫按之考察藩臬也惟覩其職掌之修廢以爲舉劾則其餘道府州縣誰不各盡其職掌者所謂貞廢肅憲激濁揚清之規矩準繩也自明季以來憒憒已久當今
皇上求治若渴責成撫按以澄清吏治必先自澄清藩臬始臣謹臚列其職掌之所宜明爲撫按蚤清大吏之法以革積習相沿之弊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事臣察得明朝初設衛所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故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其後法廢而兵政亂盡用招募之兵是衛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矣其相因不變者蓋以設立衛所係其祖制而指揮千百戶管軍之官又皆開國從征有功者子孫世襲難以草除故因衛所而屯田其實屯田亦係紙上空言蓋衛所田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與豪強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制以衛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直隸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尚有用其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固有運糧之役而大江以北各省直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知所司何事乃舊日千百戶等官猶假借名色濫免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賦又輕於民間民間供應兵馬徵糧運草驛遞夫馬城池道路僉解

物料馬價錢糧里甲現役一切雜泛差徭繁難
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眞定亦係有衛所
地方如唐山干言等屯相去眞定一二百里其
衛所掌印官未嘗身歷屯地不過委官徵收籽
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被弁軍魚
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習既久莫
敢與抗也又如雞澤縣軍民地各居其半其賦
役亦大相懸絕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爲民
困未蘇古今偏枯不平之事未有大於此者議
者皆知衛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爲或累于
民臣竊思漕運衛所有限其非漕運衛所者甚
多若將不運糧衛所歸併附近州縣管理則有
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徭除
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蕪可
墾戶口可添三也銷明季世襲不肖之心四也
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等官
俸薪所費不貲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均平
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壙遠官法不及

隱藏熟地脫漏丁銀三也世襲豪覇雄長其地
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爲除運糧衛所及邊方
衛所不裁外其餘盡行歸併相隣州縣官有司
管理仰祈
勑下該部詳察明朝一代衛所興廢始末及
本朝時勢不同之故詳議以
聞此興利除弊之大政而亦富國安民之第一著也
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滇黔已歸

聖化

朝廷撫恤必周並請勅撫殘寇以乂民生事臣昨於

天安門外會推郎閣雲南之提九卿科道等官莫

不舉首加額慶

皇上仁威之遠播也十三日晚接邸報見信郡王平

西王征南大將軍開復雲南諸疏奉

旨覽王等奏進取雲南擊敗賊衆三路大兵俱抵省

城沿途招降僞將僞官並馬步兵丁甚多具見王

等悉心調度有方將士奮勇效力克奏膚功有功

人員通着察明議叙兵部知道欽此臣竊惟

皇上德媲堯舜功過漢唐

履信思順以尚賢

順天應人而合道是以當揆文奮武之際興弔民伐

罪之師遂使蠶叢魚鳧之區金齒繡面之地咸

角崩而恐後並革面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

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

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侯封之爵倘怙惡不

悛便當窮兵追討井底游魂其何能久是在

皇上之折衝樽俎決勝千里也成都千里號稱沃野

雲南風土亦近中華非得重鎮莫能彈壓臣聞

兵家之法守門戶不守堂奧平西與靖南平南

三王應否仍居故地或應移鎮險要是在

皇上之長慮却顧計圖久遠也若夫捐無名賦稅以

慰新附之保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

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

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臣於順治十

五年正月有密陳進取事宜一疏尚未詳盡此

其事關各部宜若拯溺救焚爲

皇上恤此殘黎也南方既已敉寧惟有逆寇鄭成功

流毒浙閩沿海騷然以

天道人事觀之皆其殄滅之時矣向來督撫鎮將優

游玩愒未見奏提豈控禦之無能耶抑心力之

未盡耶況台州之役已過邀

皇恩而桑榆不効薄討無功悉索敝賦疲於奔命臣

竊爲諸臣壯之更祈

天語嚴加申飭責令督臣會同撫鎭詳議方畧具奏必如何而後鄭賊可滅海波可清効則膺破格之封賞不効則治督撫鎭以無能之罪庶行間鼓厲積惰之氣爲之一振而浙閩粤東之民有出水火而登袵席之日也其餘曠遠地方凡有遺寇並責成各督撫鎭勦撫兼施則民生均沾

太平之樂而

國家永奠無疆之休矣臣無任犬馬區區之誠伏

異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

謹

題爲請停察荒之差以休東省之民以免無益之舉事臣竊惟藏富于民者寧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捐除田稅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萬曆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弊僞百出閣臣張居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于利民

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歲而後畢非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搖其根也而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於挖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漁網之利亦無所獲目今大兵征滇雲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千收穫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蠹侵剋民之困

苦已極尚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當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焞開報已盡言者猶以爲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也東省之田即再加勾考檢括亦無幾矣今當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調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較尺寸道里遼濶差役紛紜飲食供應風雨遲遲果能倕般之巧而鬼神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益於

國下無利于民皇皇者華遍周道而馳驅豈所謂詢民疾苦之意耶故臣愚議以爲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爲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

國用殷繁前此猶冀多增賦額以濟仰屋故未及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爲多事不如省事愛國必先愛民敢不仰體

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敢陳區區之愚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奉

旨戶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指陳畿輔盜賊充斥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防範之疎縱請

旨嚴飭責成實行保甲譏察之法以靖地方事臣惟

古今弭盜安民之方無如力行保甲之法然近日止通行于漢民村庄而滿洲庄屯則格格不行矣於法固非畫一且畿內房地既經圈佔民多賃居滿屯房屋傭工價值遂爲保甲所不能譏察之人此中藏奸影射引誘旗下之人濟惡

爲盜挾矢張弓成群馳驟出入無忌何所不至是以畿甸近地失事極多向使滿洲莊屯防範周密漢民保甲設誠力行何至有此公行盜賊耶地方官畏恐含糊畏首畏尾絕不敢申報奏

聞及失事之後番役躧緝明知其爲真盜而俱勢不敢輕拏養癰致潰匪一日矣頃閱邸報見科臣藺挺達畿輔近地等事一疏奉

旨據奏房山定興盜賊入城刦官該地方官所司何事着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益不勝駭異夫近京縣治有城有池自非窵遠村落荒涼無備者比賊既入城劫官庫獄已不可問撫按未見

奏

聞不知道府曾否申報撫按也鎮將有無緝捕也欺朦情弊習爲故常致使狡賊窺破官司底裏愈肆橫行復何所顧忌哉去年永清縣南關失事羣盜拒敵傷兵猶曰城外關廂今房山定興竟闖入城內則城外村疃之被劫殺者不知幾何家幾何命矣若不嚴行振飭拔本塞源盜風何

日得息民生何日獲安即滿洲莊屯旗下人之被漢民引誘爲盜以死於西市者何日而止臣日同刑部大理寺核擬強盜諸案每案之中多至十餘人每日之中多至二三十起既贓真証確欲生之則無由也染毫晝題又不禁雙淚欲下矣因念旗下舊人多精壯慣經戰陣攻城掠地曾爲國家出力或糧餉用度不足自給斷不能搆茶茹苦與農夫菜傭同甘淡薄也或耕種水旱無收或嫖賭浪蕩無聊而漢民誘之餌以

財力未有不相從爲盜者爲盜則必殺殺一人則壯健者少一人雖可恨亦甚可憫也如無漢民通線引誘則旗下不知失主虛實不敢行劫而今防閑無法弭止無術豈非臣下之咎哉爲今之計惟有仰乞

天語嚴加申飭直隸撫按轉行各該地方道府州縣衛所文武各官及滿洲莊屯旗下人等將雜居滿屯漢民家家編排保甲不拘與旗下人夥居散居務要十家湊成一牌旗下人另爲一牌若不足十家者四五家亦可立爲一牌其漢人有地方保長旗下則責成本管莊頭及撥什庫等務要朝夕約束互相譏察不許無故挾帶弓箭騎馬出屯若有公事上京或往某處所幹何事須向莊頭撥什庫說明起身仍計其往來路程依期歸屯其漢人攜帶弓矢出屯者則向牌頭地保說明依期歸屯敢有成羣結夥滿漢混雜仍前出入無忌有爲盜賊之跡者如係旗下人許莊頭撥什庫拿送刑部究審如係漢民許本

甲牌頭隣佑拏送該管地方官究審正罪倘莊頭撥什庫牌頭隣佑知情不舉事發一併按律究治其近京三百里內各村屯內出入雜路盡行打墻堵塞只留應行道路安設栅欄晝啓夜閉以撥什庫等掌之彼其白晝欲做賊則畏伏路官兵夜欲做賊則栅欄嚴閉不得飛越而又譏察如此其嚴家自爲守人自爲防自然盜息民安漢民之奸狡者不敢勾引滿人而安心於務農業滿人之精壯者亦不至爲漢人勾引而養銳以待調發又何至犯法被戮救拔無路使壯兵虛耗而田業荒蕪以傷

朝廷好生之仁耶臣極知

皇上如天大德垂念兵民最爲篤至

畿輔根本之地所關尤爲不小敢不切實具

奏防範之法以爲

國家足兵足食之遠慮以絕盜賊充斥之根源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等

題爲遵

諭據實條奏事臣等跪聆

上諭引咎自責

虛懷求言切念

上天示儆亢旱厲疫灾眚迭見寇盜未寧皆臣子不職所致惟有實圖省改可以仰副

皇上焦勞之意苟有所見何敢隱諱但狂瞽之見無當治理惟

皇上俯賜採擇

一律者

國家之大法臣子所宜共守或出或入皆爲有咎然律文所載失入者甚於失出失出者減五等失入者減三等凡以懲酷吏也今失出者獲罪固宜而失入者反邀執法之虛名是以官吏務爲嚴刻請自今以後內外問刑衙門只以律文爲主庶無失入失出之咎

一治道首尚節儉天地生財有限惟凡事節省

則不至於窮困今
皇上衣服不好華麗光祿錢糧又無多費大禹之勤
儉不能過之惟是遞年營造之工似猶未息
夫工有必不可已者亦有可已者合無
敕下工部通長打算凡係要緊工程辦理如不急之
務即請停止此亦節用省財之要者也

一建言得罪之官蒙
皇上鴻恩寬宥嘉與維新然使功使過乃
朝廷大典滿漢各官雖不係建言得罪除貪贓壞法
及城池失守之外豈無有懲艾已及才堪任
用似宜
敕令各該衙門奏明請
旨定奪

一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赦文
詔書文武官員見在因公詿誤議革議降議罰及戴
罪住俸各官各該衙門奏明寛宥至今半載
戴罪住俸各官未見奏明一人請

敕吏部速行奏明庶於
詔旨相符

一夾棍謂之訊杖查得舊例一欵犯重罪贓証
明白抗拒不招者衆官員立明案驗方許用
訊今問刑衙門未有贓証一槩夾訊甚而將
干証不承之人一槩夾訊嚴刑之下受苦不
過致有誣招請
敕法司以後如無的據証佐不得擅用夾棍則問理
之官皆務爲寛平矣

一人命事情重大
朝廷設立三法司欲其再三詳慎而不敢忽也今三
法司核議只在一處雖不敢不虛心參酌而
事多限迫豈遂刑無寃民查得舊例刑部各
司問過犯人送各道御史復審仍送刑部刑
部再送大理寺評議訖仍送刑部上疏今宜
令小法司在本衙門各行詳審然後三法司
堂上官同審面議以遵
上諭矜恤詳慎之仁庶無忙錯之咎至于盛夏長養

萬物之時雖係立決之犯亦可待至秋後又

古有正五九不行刑之例皆足以廣

皇上如天之仁也

一盜賊竊發征調所不容緩但當于附近調發

如寧夏總兵劉芳名調赴江南計程殆將萬

里行糧所費固多又如總兵陳德經河南折

車銀至四萬兩民何以堪請

勅兵部以後窵遠之兵勿輕於調發則行粮省而民

不擾矣以上七欵謹就管見條奏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詳陳救荒之政請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脈事竊照堯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

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氣

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

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掘草根剝樹皮骨肉

相食及今之時而不爲極救使百姓流離死亡

則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

地方其民皆長大剽悍膂力過人自古以來盜

賊多起于此然民非樂爲盜也冒法而爲盜則

死畏法不爲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流離饑餓

而死其強壯者則挺而爲盜矣設法以賑救之

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

恩皆徧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

可以寬延日月者謹條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

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該村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旨蠲免其官員叅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窘荒政十二發財爲先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前臣考覈江寧巡按衛貞元冊籍知有積穀有二萬餘石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察給發以救嗸嗸待哺之衆其春夏觧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卽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赶趂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若按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畎畞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道二宮臣姚延啓顧豹文已俱有貸漕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爲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賑民卽所以足食請敕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戶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干外卽古移粟之法請敕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于糧賤地方歸而減價平糶于民米價不致騰踴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冊分別褒獎嘗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官帶者有請

旨表爲義門者有竪立牌坊者有特賜敕書以獎勸之者在朝廷初無所費而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敕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勸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爲利來一抑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糶而不出外境之興販者裹足而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買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敕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貸贖鍰積穀原爲防饑而年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于缺粮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

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則費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勤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爲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敕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時常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爲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

一勤收瘞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埋使爲烏鳶狗彘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敕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瘞疾病醫藥之其有

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戸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落雨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敕有司皆親或令富戸借具于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其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于秋饑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于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其口以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敕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賤時糴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耗利亦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遺意也伏惟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敕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戸口不至于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生民一日獲福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覽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合計天下之兵食停止加派以培
國本以恤民力事竊照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貧
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此老生之
常談而實古今不易之通論也本
朝應
天順人平定六合凡所以優恤民生者無不備至故荒
亡者則除其額賦災傷者則免其徵徭元元孰
不樂

朝廷寛大之恩惟因海寇連年作亂兵興不休今歲
司農告匱不得已議及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
百餘萬實為百姓禦災捍患無可柰何非忍于
朘削窮簷之膏脂也近聞各直省百姓莫不輸
將恐後解赴軍前士馬騰飽矣然雖勉完此項
而人窮糧賤剜肉醫瘡其苦難之狀有難以筆
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稍遇凶荒百姓之流離
死亡豈能支乎今順治十八年派餉已完而康
熙元年未經會計總算

皇上龍飛九五海內翹首跂足以望
浩蕩之恩波此其時也伏祈
勑下戶部速爲籌算康熙元年共用兵餉若干各直省正賦若干果否足用不敷則益之以兵部之馬價再不敷則益之以內庫之金銀工部之節省如果足用其加派錢粮即應全爲停止如或所欠止一二百萬則應照此一二百萬之數加派各直省不應仍取足五百萬之數也然派餉雖在戶部而用兵則在兵部以後鎮守出征兵

餉不得逾于常賦之外是又在二部諸臣事事會議爲民卽所以爲軍爲百姓卽所以爲國家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臣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知道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今告病回籍調理臣魏裔介謹
奏爲驚聞
新命搶分難安事臣自蒙
聖恩告病回籍倏已一載逾半調理雖已漸痊尚有餘恙未能盡除閉門靜息感頌
天恩而已茲於七月二十四日眞定府知府張臯謨送至吏部咨文一件內奉
上諭諭吏部殫心効職者臣子之當然晉爵酬庸者

朝廷之大典茲
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其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監修總裁官內大臣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加一級巴泰等俱着加太子太傅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魏裔介亦着加太子太傅爾部卽遵諭行特諭欽此臣於私家恭設香案北望九叩首
天威不違顏咫尺也但念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臣不過隨滿漢諸大臣之後珥筆觀
光習識庸陋莫能述
聖德神功之巍煥即歲月編紀僅臣子職分之所當爲
乃蒙
皇上睿照不遺加此高爵出於望外捫心自揣有所
難安雖
皇上以臣犬馬奔走舊有微勞
曲加恩寵而臣涓埃莫報不勝兢惕伏懇
收回成命使臣得守其愚分捐竭踵頂難報

聖恩如天之萬一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家人盧成美齎捧謹具
奏
聞
康熙十一年閏七月十二日奉
旨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卿董率纂修著有勞
績所加宮銜已有諭旨着祗遵成命不必控辭
該部知道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
級告病回籍調理加太子太傅臣魏裔介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典籍廳爲傳知
事奉有
御賜原任內閣大學士魏裔介日講四書解義一部
其有現任京官子弟于明日赴內閣典籍廳親
領爲此傳知該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臣魏勷遵依領到隨差家人賫捧于十二月十

二日抵臣原籍栢鄉縣臣即跪迎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受念臣樗朽庸才叨蒙
聖眷備員機密七載有餘於康熙十年因病請假
恩准回籍調理是臣犬馬餘生皆
如天浩蕩之所賜也自康熙十二年冬吳逆叛亂以
來我
皇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臣抱痾田里莫効寸籌
愧不欲生方深悚仄乃蒙
宸衷記憶

頒賜講章誠
聖主千秋之曠典亦微臣沒世之殊榮也跪捧展誦
感激涕零恭讀
御製序文有云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
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大哉言乎道統治統
我
皇上固已明集其成矣臣本迂儒粗知誦讀切見修
身爲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
簡中庸言天德而歷敘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

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蘊弘深體之有要人君爲
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我
皇上知行並懋卓絕古今臣紬繹篇章如聆
聖訓俾臣識見開明詎非至幸歟正在繕本稱
謝閒忽傳聞
正殿不戒于火臣雖跧伏寢食靡寧不知
九重之上當如何修省殷憂不遑者伏念我
皇上之一身萬方所其仰也勤勞固不容少懈然必
調之使適于和我
皇上之一心萬幾所待理也惕厲固不可少弛然必
養之非過于瘁今者用人行政皆次第舉行小
醜漸次例不尤深根本之慮貪汙雖已察處更
嚴狥縱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
而仍勿傷乎
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
則百姓自安即經書所載二帝三王之盛治何
難立奏于今日哉惟是
聖政彌勤而臣不克展涓埃之報

聖學日進而臣不能効啟沃之忱自負罪愆罔酬
高厚惟與田夫野老共祝
堯天舜日於無疆而已緣序述下誠字多逾格統祈
覽宥
俯賜全覽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令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臣魏勷由通政司衙門封
進謹具奏
聞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康熙十九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題爲　聖治維新仰乞（代作）

睿鑒纂修經書大全以隆敎化事臣竊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一代有一代之文章故五帝三王各不相襲而連山歸藏變爲周易建子建丑改爲建寅凡以因時定制而移易天下之風俗化導天下之人心也我

朝自定鼎以來百務維新

世祖皇帝戡定禍亂巍巍其功煥乎其文至于

皇上聰明睿知守成致治法堯舜而過成康邇年以來振飭綱紀修明法度如

實錄則有修會典則有修律例則有修品級則有修則例則有修因革損益豈不彬彬郁郁媲於周禮周官之大備而臣以爲治道不外於敎養敎民必先于敎士則今日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誠有不可緩者矣臣察經書大全乃明季永樂令諸臣所修因而刻布學宮爲士子所講習至今因之但序用前代之君而列名皆前代之臣又係前代頒布其於議禮考文奉

聖朝之法而大一統之義似爲未合請祈
勑下該衙門選取窮經之官廣求博通之儒再加考
訂刪其繁蕪去其小疵若近代名儒如元之許
衡明之薛瑄凡議論純正有合經書正義者不
妨補入以成全書請
皇上御制新序而刪其舊序畧前代纂述臣子而列
今日臣子之名
頒行天下學宮俾士子永爲遵守皆有以砥礪濯
磨取法聖賢趨於忠孝廉節而敬體乎

聖天子學問之意則耳目一新風俗丕變人才蔚起
久道化成漢武帝之策董仲舒而表章六經唐
太宗命孔頴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不足云也
臣爲諸生時見四書大全止有朱熹大中或問
而無論語孟子臣聞原任吏部侍郎孫承澤刻
有論語孟子朱子或問倘有事纂修可並採葺
補入倘是書告成是誠天地萬物之菁華古今
治道之模範我
皇上繼天立極以

君道而兼師道以治統而續道統士風復于淳古而
民俗亦比屋可封矣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三目錄

序

孝經集註序

孝經詁義自序

五經圭約序

四書近指序

四書偶錄序

四書集註序

四書大全纂要序

四書精義彙解序

四書簡提解序

先賢卜子集序

大學管窺序

小學集註序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翼錄序

周張程朱正脉序

希賢錄自序

約言錄自序

讀史察言序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文欣賞集序

左國欣賞集序

兩漢欣賞集序

唐文欣賞集序

古文分體大觀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三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孝經集註序

五經皆孝治之書也聖人復尚註為經何哉嗚呼是聖人所以明人性之善而啓天下萬世無窮之治也是聖人與天下萬世所謂一以貫之之道也夫孝者何仁也仁者何性也性者何是天地之至善者也堯舜自率其性天下共率其性而天下治湯武自治其

性以性治天下而天下亦治三代之衰以法持天下人主之性與天下之性扞格而不相入非性治之不彰孝治之不彰也漢興去古未遠治號淳朴考其崇尚惟以孝經為急故諸帝徽稱俱加以孝羽林虎賁亦能通曉可為盛矣後此缺焉弗講或以篇章之少置諸高閣嗟乎虞廷授受不過十六字大學一書僅千餘言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顧可以多少論耶余為諸生時即誦習不倦常恨傳註未精又以五經皆被諸絃誦而茲獨弁髦視之大非先聖明人性之善啓天下萬世之治之意每欲獻之

天子尊崇表章俾海內士子探究根柢悉從事於至德要道適際

聖主當陽圖治維急余具疏上請

制曰重孝經禁坊刻有裨學政部臣其詳議以聞崇安盧子爾唱時在國雍聞之有感託其鄉先達庶常葉子以從遊余門而願學焉因出其所纂孝經集註曰生之苦心於是也久矣

盛時方優崇孝治先生之請行遺經必復明於世傳

註雖淺鄙藉手以獻可乎余唯唯會禮部復疏請於後場出題以校士子乃取盧子之註再四抽繹見其精確詳密所謂舉六經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翦蕪握樞者斯不足以當之與用是少加叅正疏以末義謀付剞劂以廣其傳庶幾先聖啓廸天下萬世無窮之意燦然愈著嗚呼武夷九曲之間山水秀拔多生賢喆如朱晦菴胡致堂諸名儒實衍洙泗河洛之傳盧子生於三百年後聞風興起溯流窮源即傳以知經即經以知性此其學豈組織章句者之可擬耶

當宁方側席以求真經術真性命之士而厲之執是卷以往開大平無疆之治余且拭目觀之矣

孝經註義自序

夫政刑所以馭頑梗教化所以美風俗唐虞三代其效可覩矣夫子以刪述訓世晚年乃作孝經蓋欲舉道德之弘綱示百王之軌範也而文辭簡古氣蘊宏深鄭孔之說不無踳駁自漢已然況於後代六家同異既難強合邢昺剪截復多迷誤欲以探洙泗之微言達天德之本然不其難乎余昔厠列諫垣時請以孝經取士疏聞

天子制曰可自是海內衿佩家絃戶誦矣先是閩中明

經盧爾唱會以所著孝經集解求序於余深嘆其實有見於生人性命之本源千古治化之要道因爲文以弁之其書業已問世矣顧缺畧尚多而坊本不無紕繆余每欲詳加纂述之而未有暇蓄念慇慇十有九載茲者請告歸里乃取舊業閉戶研究大約以註疏爲據而參之以諸家之說旣訓釋其字復詳衍其指庶俾後學之士因文求義無繁蕪之失得樞要之會也嗟乎道德五千言流入刑名白馬四十二章終淪空幻學術誤世陷溺者衆彙五經之精理開萬世

之太丕孰有若斯經者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五孝終始達於古今通乎貴賤凡讀是經者皆當思所以竭誠而力行之匪徒資講論已也若曰希升堂而攀逸駕余且滋愧矣

五經圭約序

五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自漢以來習之者不一家有耑門之學有訓詁之學有附會之學其間異同離合之故不勝辨求精其要而大其歸者無幾人焉譬如取火於燧飲水於河得其隙光及飽腹而已烏有定天地四遊之影而植之中會江漢百谷之宗而趨於一也哉中完蔣先生潛深理奧根究源本博綜五經之衆說而歸於至要下帷幾三十餘年其於精粗大小本末始終之義無不擇之精而語之詳每豎一義直契乎古聖之神明舉凡借經擬經且不以經窮經而終失其所以爲經者罔不舍異得同去離爭合以求不背於聖人立言之微旨命其編曰圭約且夫經者中正不易之常道也易參天地陰陽吉凶悔吝書紀政事詩道性情春秋辨是非嚴予奪禮以節性坊淫三古以還惟漢興首重經學一時通經之儒後先並起至宋紫陽出始舉而櫛比之然自易詩而外春秋傳於胡安國尚書付之蔡沈禮記說集於陳澔字解句釋成於各家今先生操

五寸圭以宅天下中具八尺緄以約天下準將上下升降三萬里而遙縱橫長短曲直不越指肘之開舒布可定豈非天下之極則哉要而論之十翼一乾也三禮一敬也四始一無邪也典謨一欽春秋一大居正也學者恒以此持心而凛乎若執躬信桓穀以對颺明命惟是典章服物制令約束之不敢隕於下則是書也於以上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而下廣學士大夫窮經致用之資裨益其淺鮮也耶

四書近指序

不讀四子之書而欲知聖人之道者騖焉而趨已矣旣讀四子之書猶以爲未盡聖人之道而舍是以求之者亦騖焉而趨已矣嗟乎今天下道之不明非不讀書者之過讀書而舍四子以求者之過也大約泛濫於百家則爲詞章之習沉墮於空寘則爲邪詖之說究其要歸於聖賢意指相隔奚啻天淵自紫陽衍周程之緒纂諸家之說緝爲集註其於四子之微言大義蓋不啻水乳之合矣而後世學者紛紛欲自立門戶言勿忘勿助者旣未得其進修之序言無善無惡者且並失夫性命之源譌謬相承不敢自出一語然而自古相傳不可磨滅之神理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可誣也四書近指容城鍾元氏作縱覽百家獨存正解不求異不尚同惟求合於聖賢之初意而止標之曰近指明其不敢爲高遠之說也易曰近取諸身夫子曰性相近也大學曰藏身乎恕中庸曰造端乎夫婦孟子曰仁人心也義正路也良知良能皆言近也夫道近之而愈明遠之而愈失彼守先待後之儒

實有一段眞實性地當下見得然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令人觸處貫通洞若觀火而不然者幾何不望洋而嘆岐路而悲也先生延指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四書偶錄序

人必知道而後可以言學亦必知性而後可以言道此四子之書貴融會貫通而不在於字句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別也然學之有得者則必於此而講習討論之著爲一家之言以定所宗所以傳道而知性也上谷之學起於劉靜修先生而椒山先生衍之江村鹿先生闢其扃而孫鍾元徵君大之今夫凡人之心與聖人之心本一也其不一者異端害之耳主敬存誠也格物致知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但其入手不同究之一而已矣魏子蓮陸中年從徵君於夏峯盡得其平生之學而徵君亦以爲傳吾之道者蓮陸也凡所著述旣皆詳綜而傳述之又以其餘暇著有四書偶錄中所闡發皆實有心得而所記錄者則先儒與江村徵君契悟之言間復附以己意總之以存天理遏人欲而不爭於字句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別也徵君曰時習敏求是何事汲汲皇皇惟恐失者又是何物又曰見而知者是何物聞而知者又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

也性統於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而已蓮陸之爲此書也正欲使學者知吾人之心與聖人之心原無有二惟從事於盡人合天之學以得其所謂存天理遏人欲者而見夫天命流行之妙無一息之停則博綜經史貫穿百家無在非道所謂一以貫之也即孔孟之學亦不能舍此而他有所求矣豈獨爲徵君之學廣其傳於後世哉

四書集說序

昔人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何哉三代以後天理民彝不至澌滅而不存百姓猶得與於治安之澤者聖人之道爲之所也迺異端邪說往往起而亂之戰國異端在楊墨後世異端在佛老佛老眩瞀迷人更有甚於楊墨者自朱晦菴紹述關洛探賾索微諸所考定可謂集大成然後聖學昭揭如日月經天而異端之猖狂叫呶者頓息其燄有明一代尊崇理學尤爲極至永樂間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莫非發明晦菴註釋之意頒諸學宮永爲遵守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朱註之功臣也陳紫峯淺說又推蒙引存疑之意而廣之要皆羽翼聖經垂示後學俾正其心術心術正則事業正事業正則百姓安成弘隆萬之間其效不既可睹哉自禪宗之說既熾而龍谿卓吾之流入室操戈愈傳愈失其禍遂至漸中于家國堯山徐學憲吾師也介束髮受書即聆其緒論凡所著述一以晦菴爲宗主而深嫉向之穿鑿割裂入於邪說者年來杜門謝客土苴華膴取此數函刪繁輯要彙

爲一書曰四書集說付之鋟梓介得而卒業乃喟然曰茲數書者非諸子之說而晦菴之說也又非晦菴之說而孔曾思孟相傳之道也今日者深思遠覽擴摭融結勒成一家言以是紹述前賢啓迪來葉將見學術以正人心以端風俗以釐所謂天理民彝不至澌滅百姓得與於治安之澤者將在於斯事業之大孰有過焉若徒買櫝還珠謂藝林之嚆矢已也則淺之乎眎此書矣

四書大全纂要序

余錄四書大全纂要序畢作而嘆曰詳觀四子之書皆本天言道以人治人而非一毫人欲私僞之所得而託也夫子以授曾子曾子以授子思子思以授孟子大學言明德中庸言誠論語言仁孟子言性善一而已矣孟子歿不得其傳故漢唐以來非無功業才力足稱之士而優入聖學者終鮮即河汾昌黎不免大醇小疵其他可知也濂溪明道卓然續鄒魯之統而紫陽復集其成集註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註之孝子忠臣也後之欲窺聖人之道非集註何由進非大全則集註之微言奧義亦幾不明大全一書豈非入德之門致治之基哉余垂髫即服膺此書乙亥丙子間手錄一帙朝夕披繹後登仕版垂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去諸懷嘗見士人童而習聖賢之業及其長而盡棄之且也置聖賢之書於高閣而珍重異端之說服習異端之教空虛誕妄羣趨如鶩仁義五常缺焉不講毋惑乎大道不昭世風日下也余旣以幼之所學不敢忘又恐世之學者見大全之

汪洋浩瀚而不能窺其涯際也因取爲諸生時所錄大全纂要稍加損益刻之家塾以爲子弟進德修業之標準而併望海內之學道君子由此以求大全之全復由大全以求集註由集註以求聖賢之心與己之心則訓詁之學與性天之理一以貫之豈曰筌蹄之舊糟粕之餘已耶

四書精義彙解序

論語孟子十三經之二耳自程子表章大中爲四書而聖學之精微愈彰自永樂集諸儒纂修大全而考亭之端緒愈著人知心性之旨家有洛閩之書所謂繼絕學開太平者其在此歟昔人云士生三代之後未爲不幸以其書具而事多也然此不過博物洽聞耳若四書者孔曾思孟心心相印入聖梯階端在於是余爲童子時看四書會取時人講意十數部陳設案頭批點較閱茫然不得其指歸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旣而詳觀大全有悟久處因手鈔大全纂要一書辛丑歲復加訂正遂付之剞劂流傳海內矣適庚戌以避賢謝客爲兒輩說書一週大約宗大全而參之以蒙引存疑淺說未能有所發明也辛亥歸里復兼取近人十數家刪繁就約然終以集註大全爲準而閒有所發明蓋亦即講意中而寓爲學之深心焉嗟乎世之人騖於功利也久矣以聖經賢傳爲博取青紫具不返而求之於身心以盡其成已成物之實誠有如考亭所謂俗儒異端之弊者若果知博文約

禮之爲仁明善誠身之爲豫立戒懼愼獨之爲勿自欺存心養性之爲事天天人合一內聖外王寧外此而他求乎集成名之曰精義彙解言其會聚衆長而非出於一己之臆見也夫聖人之道猶天然以管窺之莫能知其萬一行且以是就正於海內賢人君子指示不逮而敢自詡爲仰遡曾鄒心傳乎

四書簡捷解序

舉萬事萬物之理盡攝於四子之書而握其要挈其樞易知易能可久可大至矣哉非天下之至精至神至變其孰能與於斯耶自有漢儒之註疏而扃鑰以開有晦菴之註疏而堂奧以啓學者由此而研窮探索焉於以優入聖域無難也然何以童而習之白首而茫然者比比皆是皆始於幼學受書之日尊之不簡而引之不捷故耳不簡則理不約不捷則旨不明故宋元以後說四子之書者自李九我大全蒙引

存疑而外餘皆爝火之光涔蹄之水時滅時涸其亦不足爲輕重已近代舉業所宗者多尊張泰嶽直解一書夫其正講之外旁引曲喻往往歸於君德王道蓋以是書出於經筵日講藉此以爲匡襄啓沃人臣納誨之義則然也然其字櫛句比縷析而貫穿之可謂淺顯之至矣而初學猶或難之因更取而順文敷義手輯一解名曰簡捷置之家塾無深文奧說取其明白通曉便於童蒙之講習云爾夫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欲仁仁至大同之理也聖賢之書惟其易知

集286-069

而易能斯可大而可久故是解也雖立說淺近要皆根柢於大全蒙引存疑諸書而無一切離岐背畔穢於佛老之說以蠧人之心志則至精至神至變之理亦庶乎由此而得之矣故序而告諸執經問業者

先賢卜子集序

昔者夫子既殁子夏氏設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尊之以爲師而不敢臣也迄于今二千餘年西河之人尸祝維謹罔敢有闕夫當春秋之終戰國之始斯道絕續之關子夏氏獨留其統於西河之上其有功於洙泗豈淺鮮哉而惜乎未得覩其全書焉乙卯秋曾裔懿弟筮仕平遥將行亟請於余曰弟不才學製兄必有以教我余曰平遥古西河之域也聞卜子先賢祠在焉是良師也即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語推之治

天下可矣況一邑乎且子夏氏之言論風指散在論語詩禮家語諸書輯而成之是不朽之盛事也弟懿肅然改容曰謹奉教蒞任二載政通人和乃於公務之暇旁搜博稽俾姪昜手錄成册曰先賢卜子集問序於余余覽而善之其載在四書者諸先輩發揮良多不復贅語餘則畧加疏說而弟懿亦閒有所抽繹雖管窺蠡測無當於先賢之蘊奧然數千年散漫之語一旦滙而成書使後之人徘徊想像者以此爲登堂入室之藉資伯仲於顏曾思孟如魯壁之再見名

山之初出豈非曠世而相感者歟先賢有靈其式憑之矣

大學管窺序

大中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根於尚書符於大易聖人開物成務大經大本化育盡於此矣然中庸但言明善而大學歸於格物然中庸言擇善之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誠身之功則曰篤行之與大學格物之旨豈不互相發與顧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爲定論至於妙契心悟即傳可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以周行恐其迷而入於他途也余嘗疑夫子傳道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告門人曰忠恕所謂一者彰彰矣至其所貫則未顯言及讀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以至於知止定靜安慮本末終始家國天下身心意知而歸於格物本於修身其條目雖分其綱領則合三綱領乃一綱領也八條目乃一條目也一以貫之尚何疑乎蔚州環溪秉淑靈清和之質其人品學問已自範於中行而猶恐學者之窮大而失歸也獨取大學一書詳究而討析之解聖經註補傳詮格致舉一貫之心傳頓躍然於心目之間而晦菴之所已發與所未發

更了然若指諸掌矣非其識見之廣大造詣之精微烏能純正無疵若此哉環溪曰此管窺之言也恐不足以行遠余則曰說理之書期於正當而已學者果由是而知所用力焉知行合一先難後獲即大學而中庸可窺庶幾永無岐路之惑也即以此公諸海內可也

小學集註序

古之爲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小學之法自三代而已然矣蓋人生自童年以後嗜慾日增知識日繁自非端之以訓誡嚴之以師保則心志流蕩而不知約束故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根柢而大學者所以擴小學之規模也三代教人有序故其成材之易譽髦蔚起禮義成風治安之效權輿於此西漢去古未遠敦崇實行尚有古教之遺自晉魏以來或崇尚佛老或耽習綺靡自垂髫授書而富貴利達之見薰蒸膏肓難以針砭此賢才所以衰乏而治術不登於純熙也昔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纂鄒魯之緒所著小學一書蓋即內則曲禮弟子職諸篇而引伸之以立教明倫敬身爲綱而其所纂之嘉言善行莫不近裏着己切於修身正心之道學者果能循循服膺守而勿失上之希聖希賢次亦不失於令名而其如淫辭邪說離經畔道之書汗牛充棟雖窮年鑽營鉥目劌精究竟無得而學者趨之若騖至於則古昔稱先王德由是進業由是修乃視爲平易無奇而

不加務誠可爲悼嘆也許魯齋云小學一書余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余幼嘗誦習竊見魯齋所言之不誣而恐後學之闕焉弗習也故以爲欲成天下之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爲蒙養之基乃因茲刻而爲之序言於簡首以著其景仰之願云爾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閒或攷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

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襍於其閒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

聖學知統翼錄序

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寧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黽之躋於岱宗也余因捃摭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

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豈不欲泛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周張程朱正脉序

道之不昭於天下也久矣俗儒莽之異端竊之吾道之存其有幾乎昔道開於羲文而集於孔子顏曾思孟歷闡其微而其說乃詳蓋皆以行天命之精也善乎董生之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而不知天者豈非臆說哉介生於世遠言湮之日聖道不絕如綫海內挾異說以爭鳴者又非一家一氏天人性命之要學者將失所統宗是用怒焉憂心思有以挽之會家藏舊有宋四大儒合刻一書太極圖說張子之西

銘固無可增減而程門微言與朱子晚年定論一爲周海門所輯一爲王陽明所輯未免有泛雜之處余政務之暇細加刪削於微言取十之五定論取十之八因名其書曰周張程朱正脉蓋周張之學既得於易而程朱之學復得於周可以爲孔孟之功臣肖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得四子之書誘掖而扶進之昭昭乎其可睹也學者神明其意則知道之本體原於太極而昭事在乎存養知行動靜天人合一誠意慎獨切近分明雖作聖之功可因此以漸進又何俗儒異端矯僞莽竊之足虞也哉

希賢錄自序

夫人有志於道則願學聖人而已矣奚以賢爲哉雖然聖者聰明睿知有生知安行之美自皇古以來蓋可以屈指計而下此者必孜孜矻矻從事於知行之功以求不愧於天之所以與我者周濂溪先生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觀此言也似若等而三之究其所希者何物則亦不過此獨知至善之一念積之至於可久可大未始有二也而前言往行不能無助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而朱子作小學分嘉言善行誠有功於後世也余届暮年愈知學之有益歸里以來復輯希賢錄一書蓋隨其日之所見錄記之久而成帙其大綱有五曰爲學曰惇倫曰致治曰教家曰涉世中閒復條分縷晰融會貫通蓋舉修己治人窮理盡性至命之道大槩已蘊括而無遺矣夫朝廷所以設庠序立師儒命司徒敷五教諄諄然惟恐其不詳盡也父兄所以購經史延名俊夙興夜寐鰓鰓然惟恐其不周備也此意何爲也哉亦不過培養涵育陶鎔氣質俾學者兢於賢人之歸而已矣若教之不得其要導之未協於宜其始也敬業樂羣其旣也鹵莽裂滅卑者趨於富貴利達僻者入於異端邪說可不痛哉余之此書采古今嘉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有倫有序者使有志之士潛心玩索敦勉不倦而因之以考其全遂其養庶幾修之於家者即可獻之於廷因名之曰希賢錄蓋亦竊取周子通書之義而參贊考亭小學之傳其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云

約言錄自序

余幼習訓詁長歷患難心長髮短知慧日梏忽忽遂及四旬念古人於此時乃學問之一大關頭也若其不悟終不悟矣可不懼耶可不嘆耶顧諸子之言終多雜亂而聖經賢傳莫非淵懿鬻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眞實之義則十不失一又況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名言所不及則退藏於密者知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之謂也顧詳說反約子輿氏以爲學者之指歸不有博也則何以說不有說也則何以約得其約也可以說矣得其說也可以博矣癸巳之冬註籍在寓謝却知交閉戶高吟追憶舊聞隨手記錄得二百一十餘則分爲內外二篇曰約言錄庶幾從此自反以求放心不負天所以命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存之家塾爲子弟兎園册子爾門人陳晉公盧爾唱見而悅之請付剞劂嗟乎虞仲翔謂世有一人知我者足以無憾夫仲翔文士也士或不能知之余之言則人之所常言人之所能言者也何不可知之有雖然一言之謂約無言之爲約今此錄三萬餘

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繆耶吾願天下學者從聖經賢傳自求其所爲約者則此錄卽置之覆瓿奚不可

讀史棨言序

讀書不讀史即空談心性終不脫學究氣讀史而不能自具心眼矮人觀場茫無所見猶之乎弗讀也故必得其肯綮之所在而後一代之治亂本末了了於胷中於以出而應天下事無難矣昔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合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捃摭纂述歷十九年而始成後紫陽作綱目與通鑑互相發明是知非通鑑無以成綱目有通鑑必不可無綱目也余先人弱冠留心史學迨中年以後益加研究以溫公通鑑紫陽綱目參廿一全史旁有闡發不隨古人論斷爲是非而東西周晉及藩鎮河源等類考之尤極其詳核蓋得史學之肯綮爲涑水考亭之功臣爲故友人贈之以名曰讀史棨言譬若畫龍者點睛不在乎區區鱗甲之間也介風木之餘檢付剞劂以廣其傳庶幾讀者即約以該博驗古而知今世務以通經綸以裕詎祇奉爲家學之拱璧耶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之史皆經也尚書春秋是已迨其後而史自爲史矣司馬子長變編年爲紀傳表志蓋彷尚書之遺意司馬君實復變紀傳表志爲編年則春秋之舊例也然大書特書未暇筆削自戰國以來事蹟燦著善惡臚列凡國家之所以興衰政治之所以得失天道之所以運轉人事之所以推移與夫禮樂名物山川險易賢否用舍兵法奇正莫不備焉是以宋英宗悅之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爲製序誠人君宰世度務之權量而賢人君子有志於尊主庇民者所當博綜而詳繹者也顧其爲書卷帙浩繁甕牖繩樞之士既非力之所能購其縉紳先生家有是書者往往不暇讀讀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得其要於是汩汩於腐儒老生之說膠錮其胷臆而不可解史學之失久矣又何問經學也余自甲辰以後閱溫公資治通鑑及王宗沐所增定宋元資治通鑑一週又三年再閱一週乃錄其要者曰鑑語請正於宛平少宰孫北海先生北海曰此經世之要也可命名曰鑑語經世編余唯

唯從之迨辛亥歸里廣平侍御甯元著借本鈔錄壬子索歸又閱一週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畧不等識其所見而論之遂付剞劂以廣其傳數載始竣其工蓋前後有十年之力焉嗟乎温公之創爲通鑑也殫十九年之力萃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當時能讀之者巳鮮温公自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巳欠伸思睡余之爲此書也孜孜矻矻獨爲黽勉纂述十八代之菁華竊附於丘明國語之義錄古人之書其事較易取通鑑十分之一讀之者亦較逸然讀此書者固能悉通鑑之大畧若不讀通鑑全書亦無由悉此書之本末得評説之源流故余望世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經衡史未可窺一班而遂覘爲全豹也

古文欣賞集序

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宇宙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大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刪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巳嗣是則推左傳國語戰國秦季縱横捭闔其言漸澆兩漢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閒有韓歐諸君子起衰振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不朽也顧選本雖多精確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鶩詞華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掾選政者類多從事於古文然或畧而不備或駁而不純甚者批評點次荒謬舛錯嗟夫古文者後學之指歸也指歸不端漸且入于岐路矣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捃摭捜輯考証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

爲茲選始乙卯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厥事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仍之訛僞者盡皆削去另出己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鑾龍繡虎之彩已盡縹囊緗帙之奧賾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之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于五經即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左國欣賞集序

五經之在世譬諸日月五星也不可以文字目之然聖人不盡謂之曰道而亦謂之文故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然則五經而外固難以言文矣左氏之文猶得六經之意者也彼蓋與聖人同時故傳中多所稱述而其博物閎覽不在游夏後也其間典制軌則聲名文物及盟會始末詞命往來大者固見文武成康之舊小者尚有仁義禮樂之風誠非老莊關列管商孫吳洸漾權詐之書所可比擬國語乃各國之史丘明取而採輯之其精者皆已入傳或全用其詞或但取其事而潤色以己筆合類校觀其詳畧繁簡燦然可覩矣事與文不在春秋二百四十年者則亦紀載靡遺此在善讀書者詳玩而得之閒嘗取而詳訂焉約以百篇竊以爲六經之外簡古藻麗可爲文之程式儀型者莫左國若也豈得叢冐黎之剩語覩爲浮夸而不錄哉

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風氣厖厚議論騰踔無纖靡險仄之習雕琢斧斲之痕詔令則溫文爾雅奏議則昌明博大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西漢如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楊雄東漢如班彪崔實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司馬遷班固之史麟麟炳炳尤卓乎不可及焉遷網羅百代裁斷出以己意而識足以濟之固因遷之迹潛精積思成漢家一代之典此二書者固紀載之精華編摩之奧府

也燁之後漢體大思精意亦近之余既簡定左國之文乃取兩漢而閱之灝博光燄渢渢大觀哉其詔令序事之類佳者尤多不能盡錄學者當取全書馳騁流覽未可以是為盡其全豹也諸葛武侯稱王佐才其文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豈可以文士目之嗟乎三代既遠詩書所記後人不能盡為裘葛之用左傳國策長於辭命縱橫王者治平之事或缺有間焉今之人欲建功立業以為文舍兩漢奚法哉法兩漢而為文猶規之可以為圓矩之可以為方冶之可以為金陶之可以為甓也若曰無法而可以為文則不免歧路亡羊之嘆矣

唐文欣賞集序

唐人一代之文其規模制度雖不及兩漢而正大典蔚燦然可觀珠光劍氣磊磊落落焜耀四映洵足以超軼夫六朝也蓋由其時好文之英主立於上而魁碩俊彥比肩林立其文之因時而發者皆有以自見於天下昔昭明築文選之臺姚氏謂爲一家之奇書其所選唐文粹一百卷以類相從各分門目雖自謂以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然亦沿文選之藻繪其於詩書軌物未盡洽也余因拔其尤者選列若干首

以爲窮經考道之助而其間體裁片段博大昌明則允首推昌黎昌黎統宗左國先秦兩漢六朝諸子之文而自成一家闢異端崇聖道孟氏以來未之有也豈柳子厚皇甫湜等可望其涯岸哉故古文至於韓而文之大觀止傳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由其文而觀之亦游夏之流亞也吾願世之讀唐文者冥心搜抉於昌黎而以其餘羽翼鼓吹之其漸幾於道也已

古文分體大觀序

余嘗選古文欣賞集矣搜羅最廣批評亦慎然其集繁多恐後學未能盡涉也近日坊間所鬻者不過古文必讀名世文宗文章軌範攀龍集等然選本雖多瑕瑜兼收且體裁殊淆操觚者莫能辨之余爲諸生時即細閱眞西山文章正宗深服其理明識偉有志用世者不可不讀顧窮巷孤陋之儒未易覯也余是以再爲兹選首帝王聖人敬愼之旨次當宁綸綍之詞次人臣諫說之言次紀載典故之書次序記事蹟

景物之篇次論策條對之文次弔祭問荅之章次傳贊碑銘之屬次書檄往來之語次賦頌詞歌解說辨之類分校十卷而古文之大觀備矣大約文體雖分而總原於六經秦尚詭詐戰國權術六朝綺靡五代分爵俱不足以稱粹美也漢唐宋以來大家羣起其尚有六經之遺意乎他如李斯督責韓非說難李陵答蘇武楊惲與孫會宗王安石書孟嘗君傳後雖其文至今猶存而人既非矣言多謬妄槩不登選學者推此而求其亦可以知余兹選之意也夫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四目錄

序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纂要序
趙儕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顧端文先生罪言序
蔡洨濱先生語錄序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答問序
熊敬菴閒道錄序

曹厚菴居學錄序
曹厚菴書紳錄序
李梅卹拳拳錄序
讀禮偶見序
小心齋劄記序
王弇州先生劄記序
學規彙編序
嚴既方先生嗜退菴語存序
南廱日牋序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張玉甲文集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四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纂要序

建功立業摛詞振藻熠燿人寰者代不乏人而道德性命之統不歸焉君子雖雅稱之而或惜其學之未至也余俯仰孟軻氏以後道統之傳漢有董仲舒隋有王仲淹唐有韓退之至宋而周程張朱尤得洙泗之眞脉元許魯齋繼之明之學者如曹月川胡敬齋

蔡虛齋林次崖羅一峯羅允升顧涇陽高存之指固不勝屈而薛文清公尤爲第一人其天資頴秀得之稟賦者固優而沉潛淵粹力學篤行若得及聖門當不在顏曾下然余卽其書以測其所學固已可列于游夏閒矣近得讀書錄二十餘卷朝夕披讀研究奧旨見其詳明切近總以顯揚性善之理本於太極無一言雜於功利入於老佛信哉其爲醇儒而續道統之嫡傳者也乃錄其要者存之因付剞劂俾學者因言考道則窮理盡性至命不外是而得之矣

趙儕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趙儕鶴先生幼應大星而生下筆爲文章妙天下其時際明運之盛與南樂魏懋中長垣李于田通州李修吾江右鄒南皐諸公以道德節義互相砥礪一時海內望爲祥麟威鳳遂出趙郡者未嘗不過鄗上而聆其謦欬分其片札以爲榮逾華袞也迨其晚年起任總憲晉冢宰剖露良心連茹衆正適值逆璫擅權奸人比附楊左諸公殞命北司羣賢一網打盡先生遣戍代州卒以老死邊陲故先生之進退關明運之

盛衰非偶然也先生林居時未嘗一日廢書擇言一帙亦其晚年所著中多獨見之語切實體認非欲依傍他人門戶者余擇其言之要者錄出與天下共之以見心學者氣節之本先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彼楊子作法言而失身於王莽馬融作忠經而比匪於梁冀平居竊仁義道德之緒論及利害當前而脂韋綮楹之不暇茲其人爲何等也余生也晚余毋張太夫人乃先生之甥也成童時提攜至鄗猶望見先生顏貌飄飄若神仙中人嗚呼先生豈徒文章

氣節之士也哉

顧端文先生遺言序

聖人之道本於天天有太極故有陰陽五行周子曰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天地之所以常存萬物之所以不滅者太極而已矣聖人有見於此乃揭示天下後世曰性曰降衷下民曰有恒而虞廷有危微之傳究之心與性非有二也孔孟至善之說實昉於此自陽明有無善無惡之說而天下之好異者紛紛趨於禪宗莫有敢指其非者顧端文先生乃於羣言淆亂之時大聲疾呼力辨其訛而後天下之學者始曉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余嘗曰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知心性之合一者人心不得與道心參而太極之體昭昭矣陽明爲嘉隆閒名臣其功業爛然自可稱述若學問之閒關乎天人治亂天泉橋上之言係告子之剩論子輿氏辨之先生故不得不辨之也陸象山之學涉於頓悟朱晦菴猶目之爲告子况公然紹述而爲之樹赤幟者乎善乎先生之言曰無善無惡四字就上面做上去便是就虛守寂的學問弄成一個空局釋氏以

之從下面做將去使是同流合汚的學問弄成一個頑局鄉愿以之空局之與頑局其爲世道人心之大害一也先生烏得不辨之哉先生之功大矣而乃曰罪言此亦春秋之微旨也愚不揣固陋爰述所聞發先生之意以告天下後世之言心體者

蔡汝濱先生語錄序

余幼聞瓊陶有汝濱先生能闡明聖賢之學作書院訓四方來學之士又設義田贍族黨建閘潴渠興水利以惠梓里心竊慕之然未得見其所著書甲午夏過蘭若有先生語錄四冊瀾潴塵土閒無過而詢之者余展閱大義喟然曰是汝濱先生自述其生平得力處也夫汝濱爲名侍御抗節批鱗肅寮貞憲既而優遊林下孜孜然著書立說啓誘不倦其中之所得誠有大過人者然吾考明之學者如胡敬齋章楓山王龍谿羅近谿楊復所諸公指不勝屈或純或疵皆爲世所稱述而未有及先生者乃今讀先生書則純正和平與胡敬齋章楓山相伯仲而勝于龍谿復所遠矣蓋其學以性善爲宗以知行德業合一爲進修之要而尤以明先王之道禁邪說之非爲興利除害之大端知言哉昔朱儒論人多刻覈而不近情若先生之尚論則精詳而溫厚取長棄短以是見先生德器優容汪度千頃倘得居三事之列必能轉移世運底於太和而不屑屑於功利刑名之術者先生自述

其聞道於湛甘泉先生信乎其學之有本而可以嘉惠後學羽翼經傳也先生之孫子慮爲余同年友能繼述先生之學因余數數稱道先生求余删定批評遂重梓而新之先生之學其再興於燕趙間無疑也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余爲諸生時偶見金伯玉先生疏章侃侃有浩然之氣既而聞其死皇城玉河內心竊壯之

國朝定鼎後余嘗疏請褒錄幽忠時

世祖章皇帝正悉念明末死難諸臣遂可其奏余雖未識先生而不可謂不知先生之心也今復讀先生所傳語錄而後知先生之學爲有本先生之學心學也錄中所載何何收斂退藏非所謂闇然日章者與先生與朱勉齋稱莫逆交而勉齋殉難雲中皆由於講之有素故不以生死動其心文山不云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仁義者人之本心人之天性也臨事失其本心違其天性而託聖賢之言以自文人信之乎若先生者言顧行行顧言無愧聖賢無愧已心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答問序

余生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爲人所厭聽至遷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望楊忠愍公墓隕涕如雨拜瞻祠下取駁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旣而仕京師則聞公之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携左右滄胥廓圍二先生於顛沛困危中險阻憂虞畧無瞻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魏蓮陸適以先生歲寒居答問問序于余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爲世所訕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繽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遊者皆海內大賢其著書鴻富茲集卷帙雖少而雍容氣象儼然如覩有德者必有言非言也德也余于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闡淵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熊敬菴閑道錄序

聖賢之學躬行爲急著述立說其末也自講學者紛紛而去道益遠道本光明也或以講而反晦道本正大也或以講而反鑿嗚呼豈聖經賢傳可不遵而猶須多議論以相尚哉雖然學之不講聖人憂之當羣言淆亂之日正不可不急講焉以正其謬排衆議以定一是引之于光明正大之域則明道之功實與行道相表裏孔孟而後斯道之傳其危如綫周濂溪一出羣議頓息倡明絕學開有宋諸儒之先而元之趙復自姚樞軍中北歸闡明伊洛之學時稱江漢先生蓋亦楚產也敬菴熊子承二先生之後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又與黃岡曹厚菴相爲劘切既通籍爲詞臣居長安徵逐之地門如氷雪公卿罕覯其面取宋元明以來理學之書窮研搜討無閒宵晝條分縷悉洞厥委源茲以閑道錄示余讀之大抵以性善爲宗以倫紀爲準以窮理爲基以主敬爲要一一步趨考亭期於實踐不以渺論爲名高至於辨異端排曲學斷然無所寬假豈不力大而思深者與夫道者治化所

從出也空言不適於用君子無取焉敬菴以明體達用之學爲斯世模楷一時負笈從遊之士崇尚實學彬彬質有其文廣勵人才以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讀閑道錄思過半矣余於癸巳年著有約言錄丙午年復著有聖學知統錄大指在乎明善格物而以敬義爲立德之要得此錄乃益有以自信也以是爲學者躬行之標準豈但曰文辭爾雅剖晰精詳已哉

曹厚菴居學錄序

曹君厚菴崛起荆黄閒而振鐸戊均闡明學脉纂述五大儒語要海內宗之官長安十餘載所居不蔽風雨繩牀布被圖書蕭然未嘗妄交一人妄出一語蓋昭昭乎省察克治不欺暗室之學也受世宗憲皇帝眷最深而厚菴亦殫心厥職日以唐虞郅隆之治爲經筵啟沃之資然機密不洩人終莫知也甲午以前作居學錄一卷取先儒之所長而亦不攻訐其短其言一軌於正洵後學之津梁也昔元許魯齋教授蘇門大闡程朱之學厥後拜國子祭酒每有陳奏世祖輒嘉納之退則皆削其草生平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佩其言終身不敢忘今厚菴其繼起者歟何其窮達如一轍也自明末以來異學之失傳久矣幸際盛世之會天下漸有翕然丕變之機而又得厚菴起而明斥之於以拯人心之陷溺爭絕續之道統將數千百年有倚賴焉而僅一時之轉移成就已哉

曹厚菴書紳錄序

昔余與厚菴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與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菴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菴見道眞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爲聞道竊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閒篤生數人以續其脉厚菴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關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

庶幾升堂入室焉

李梅卿拳拳錄序

春日兀坐小齋李子梅卿入　覲北上出所著拳拳錄請曰先生其有以教我余受而卒業不禁喟然嘆曰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其弊在於侈言超脫而不尚持循如異端之所謂頓教者奉之以爲不二法門是烏知心性之理也哉故繼善成性之指闡於夫子而發揮之於思孟道本廣大人自隘之强分人我妄生畛域亦何益哉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昌黎不可謂不見其大也考亭之詳辞象山之明敏不可謂不同

其歸也卽人卽天卽下學卽上達以本該末以始括終用力於神明之地而終身無所忽焉無所昧焉道如是而已矣今梅卿閱書不下萬卷晰義已及十年疑而悟悟而復疑而今且劃然大悟矣觀其名集曰拳拳蓋已有見於天命之性之爲至善而服膺於顔氏視聽言動克己復禮之學矣復之不遠尚持循不侈超脫其於聖賢之道奚啻水乳之合針芥之投哉余嘗謂萬古人同一性不可以氣質清濁自生分別安於暴棄而不勉强砥礪以求至於聖賢[illegible]之

錄而益嘆駑馬之不前鞭策之不可弛也炳燭之光敢以老而廢學乎

讀禮偶見序

聖人之道聖人之禮也故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後儒如董仲舒文中子張橫渠朱晦菴皆見得此意而曲學每岐而二之於是尊性命者求之幽深藐矩度者視爲弁髦中行狂狷不可復見而無忌憚之小人與賊德之鄕愿接踵而起於世矣非命世鉅儒孰能砥狂瀾而障之乎許子典三學優入室德不踰閑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見之於禮潛心考究直抒所得斟酌於天理人情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是誠羽翼經傳扶進皇極之要書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是也至于闡發聖學高明精微有關極至發先賢所未發又皆禮之眞意也故總名之曰讀禮偶見昔者夫子設敎曰約禮與顏子論仁曰復禮治世治心總不外一禮也許子之學純矣許子之見卓矣非仁人孝子焉能言合於經如是乎蓋有參柴之性而輔之以游夏之文殆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也與吾是以讀之而敬服不能已也

小心齋劄記序

顧涇陽先生講學於東林一時海內賢人君子翕然從之望若麟鳳言比芝蘭雖東漢之郭林宗李元禮不能過也涇陽先生官都下時與趙儕鶴魏懋中李修吾相友善厭江陵相之勢炎薰熾思濯之以清泠其所由來正矣然由此塗徑遂分流及熹宗之朝僉壬得志彼其之子以東林講學爲詬病假借傾陷祖述故智卒之羣賢受禍害及國家憯烈矣哉要之先生講學以明道何負於世道人心亦何負於國家也時移事變俱付滄桑而先生之書不廢間中披閱喜其持議之正羽翼先賢而力闢陽明無善無惡諄諄不已有功於世甚大於此見先生之眞能小心也因擇其要者錄之使世之尚論先生者知先生之理學實足以發聖賢之蘊而非徒顯氣節於東漢之名流也

王弇州先生劄記序

夫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爲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乃學者不失之粗則入於腐談心學而無得於大中之秘論用世而無見於經權之宜均無當於讀書之識也有明三百年來才德諸臣蓋亦蔚然可紀而以豪傑之才抱經濟之畧者余尤推弇州王氏使斯人也而當土木之變必能爲于忠肅捍禦之功際宸濠之亂必能抒王新建戡定之猷若効力邊陲馳驅南北亦必能爲威寧麓川之績無疑也所著四大部稿如陸海神臯足供數載游覽而劄記一編尤其生平得力處獨覽曠懷有內聖外王之旨焉余素寶之欲以公之斯世謂得此一帙巳足廣讀書者之識更不必復問四大部稿可也

學規彙編序

學至紫陽夫子而孔孟相傳之意燦然復明於世如永樂時纂修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諸書海內喁喁向風其後漸以衰微皆由異學邪說簧鼓亂眞又舉業之家志在利祿出入口耳罔有得於身心余嘗怒焉憂之上書言學政諸事亦旣稍稍見之施行矣閒中復與二三友人論及教法每扼腕於典型之已墜友人曰淵源可接芳規何難復哉且旣已知之而復秘之良非愛人淑世至意余曰舊聞是輯願聞命矣師心自用則何敢承乃彙紫陽白鹿洞學規及平川甘泉嶺頴諸家而附之以己所纂述知性十八篇大約此編之指以復性為要而性理原無內外故舉業德業未可岐視為二要在始終勿怠以底於有成而已槐泲之閒吾黨篤志大雅者蒸蒸日進願以此意共圖黽勉庶克紹先賢而且無負於

國家風厲學宮至意也

嚴旣方先生瞻退菴語存序

學者讀書懷古咸欲致身華膴樹功業於當世而時命艱於一遇託空文以自見如司馬相如楊雄之著為賦謝靈運李白之詠為詩以瑰麗雋爽猶足以蜚聲譽傳不朽而况好學深思秉德不回之君子乎余昔下帷鄗南即聞浙有嚴旣方先生者天下奇士也覃心著述味道之腴顧山川修阻無由溯洄從之迨入仕途與存菴嚴子握手定交數數述其先人家學余心焉嚮往猶未得讀其書也迨請告歸里存菴始以瞻退菴語存見寄誦之旣卒業作而嘆曰其性命之微言名教之樂地也乎迹其內編一卷持身接物經世濟變之道罔不備舉而尤以立誠為本高識為用此先生之學之所見端也夫天下事非誠不能動非識不能照誠以運識蔑不濟矣至其論學也宗考亭而不斥象山尚河津而不黜餘姚道在人倫日用極於何思何慮深明慈嶺本末而終不惑於虛空法界之說可謂卓然獨立見聖賢之蘊奧者也竊以為此一編也可以廣近思可以續小學其加惠後學者

良非淺鮮使其馳驅當世翊贊皇猷房杜姚宋之業何難追踪古昔而鬱鬱以韋布老也豈不惜哉然先生之學傳之於存菴而存菴之學足以繼先生而振起甲辰大魁天下二十年來慇慇講幄敷陳無隱稱侍從名臣視夫藩溷設筆仰屋覗椽窮年思索而無補於世敎者亦相去逕庭矣而探厥所由果誰氏之貽耶昔宋景濂方希古崛起兩浙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學皆有本旣方先生其繼起而雄峙者歟漢人唐溪典稱延篤曰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其先生之謂乎余服膺抽繹不忍釋手因爲之序而與海內共見之

南廂日箴序

暇日過能仁寺百貨駢闐書賈攤書石砌上中一卷塵蒙尤甚發而睇之武水王佐之先生南廂日箴也購置案頭每公退抽繹數條如入羣玉之府如躋仙掌之峯濂洛關閩洞見原委西竺東王咸指偏弊嗟乎隆萬以來學者悠謬離岐也甚矣而此箴獨得其正博而約收之深而顯出之不拾人牙後唾曹峩雪所謂不以有限之陰供小技不以無本之學誤生平者豈嘘囈哉因嘆世儒依傍門戶徒馳鶩相引重爲名高而篤志沈潛之士不尚聞達乃能窺理道之奧窅如先生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然而先生之書余始雖未獲見之而及今猶幸見之恐四海之大六合之廣名山石室之藏所在多有而卒以名位不顯遂致淹沒者是始終不得而見之也是則有望於當世之網羅放失者也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嘗讀明季諸書至楊左諸君子以忠節被害死未嘗不涕泗交頤有郭景純投筴之嘆曰嗟乎晉人國之紀也忠言道之與也滅紀廢典其可久乎昔李杜隕身於漢室楊左奮節於明時並以元黃之戰致世運顛覆揆厥所由今古同軌矣猶記兒時讀書先君子側每見邸報則憤憤不平或驚呼失色余因恠而請焉先君子愀然曰童子烏用知此然余時已竊知楊忠烈先生爲正人第一纔以擊奸爲逆璫讐殺心甚

恨之使當時能早用先生之言殲除閹豎俾海內正人拔茅彙征亦何至二十年後國事大壞遂以淪亡哉興言及此往事已不勝嘅時移事變獨有遺編殘瀋足供後人憑吊而先生產於楚其遺文亦在楚直指使者李君望石自楚還蒐采而補輯之以一編示予讀未及竟耿耿長虹之氣如在屋梁落月間烈矣哉先生之所爲也吾聞嘉靖時忠直最著者楊忠愍公丹誠激發日月爭光而先生生于陽九之季遇害尤慘豈清白子孫之苗裔耶何世有高節與時異趨而同揆與余既慕先生忠節又嘉李君之意將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夫先生之忠節固不待文而傳而況其文又足以傳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其在先生之人乎先生之文乎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雲隱堂集者相州張湛虛先生所著也先生由進士起家縣令以循卓考選諫垣直聲震天下洊陟京卿擢兩粵總督功績懋著遂內召爲少司馬晉兵部尚書總督薊遼旣而先推之張福臻至先生議別用適二親年高疾作請假送親旋丁憂里居流寇遂陷河朔入京師先生東走海上南渡淮僑寓燕子磯値馬士英阮大鋮用事忌先生之才且先生與黃石齋劉念臺交切蘭臭尤其所排擠故不肯推轂日以報復恩怨爲事藩鎭相攻人心瓦解師渡江平定南服先生乃從容北歸以終制請優遊林下十有三年而終世莫不嘆先生之爲完人且羨先生之福德深厚而余讀其遺書低徊嘆息猶以爲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不盡於此也先生人品學問最高文章經濟俱裕胆識兼長擇友最嚴其於天下事揆度審處胷有成竹風發雷起可以撥亂反治濟弱扶傾而當九有鼎沸流氛射天之時乃置之濩落無用之地此天數也先生且柰之何哉余生也晚未

及從先生遊然余友楊猶龍申凫盟殷伯岩皆數數稱先生於余此三人者先生皆友之又讀青壇成相國鉉元孫徵君之序如見先生老成典型至讀先生之咳隱賦抗顏古昔慨想巢由棄功名於刀俎之際甘糠粃於絶粒之秋雞林鶴峙鷗渚鴻遊信吾生之行休覺忘機之可樂眞所謂自爲寫照者矣大約先生之爲令也似元魯山陳太丘其爲諫議也似魏鄭公韓魏公其總制百粵也似韓襄毅王文成而其晚節徜徉於山光水影殘花枯碁之閒則又似陶靖節白樂天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若先生者可謂出處不失其正者也先生之嗣上若在木天與余數相過從而令孫子大又與余猶子總同鄉薦癸丑春正公車之役乃以先生文集屬序余故論述之若此俾千載之下過滏水者憑弔唏噓而思先生之爲人焉若先生之立言銘旂常壽金石與功德並傳不朽又不待余言之娓娓也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爲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燁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爲文者也今世所尙者惟此唐宋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乎爲文也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鞶帨藻飾而燦然犂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子曰辭達而已矣說者以爲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鏤心鉥日僂奇考異每薄濂洛關閩以爲此特說理之言

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燁之疎宕典蔚也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等之華贍駢麗也不則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盧陵蘇眉山之錯綜變化也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繢黼黻之美而遂謂衷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柷敔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樂乎以是誚於天下〻人之性情性情則未也容城鍾元孫徵君生平落落大節屹立不磨不淄素以劉靜修胡敬齋自期許隱跡蘇門教授生徒耄而好學初無意於爲文而自壯及老隨所涉歷子弟彙鈔勒爲一編蓮陸諸公爲之捐貲鋟本合其問答醇備無疵居然全豹以繼靜修先生之後無疑也徵君爲濂洛關閩之文而謂有異於班馬韓柳之文哉徵君年八十餘矣靈光歸峙海內以爲河朔遺老他日史臣之傳其亦有所取於此云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文章自六經語孟而外當首推左丘明屈原司馬遷班固爲嫡派而韓文公起衰八代歐曾三蘇繼之茅鹿門先生遂有八大家之選自是海內操觚之士咸知所崇尚焉譬諸山六經崑崙也左屈班馬五岳也韓歐諸家則亦峨眉九華天台雁宕之屬矣譬諸水六經星宿海也左屈班馬四瀆也韓歐諸家則亦涇渭汾汴之屬矣其他風雲月露軋茁險恠迂腐餖飣散漫悠謬號爲文者不可勝紀要之不可以言文也

余自舞象時即聞息齋先生爲邢州太守吏治循卓固不待言而加意作人化媲文翁時心切嚮往之其後二十餘年乃得與先生同朝又寓居相近數從先生請益先生亦樂於接引論及文章一道未嘗不嘆時尚之浮靡也及叩先生之生平得力處未嘗不言八家之典型可式也余益心折然是時先生既在政府余方長憲西臺窺豹一班莫睹美富迨己酉秋先生之孫大年爲德州守出先生全集命余爲序夫以先生之文之未易窺測也諸先生業已序之余何庸復贅曷即先生之論文者爲先生序之可乎先生之言曰文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又曰文之不朽於天地間者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又曰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如士師用刑又其序李習之全集曰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序尹河南文集曰文貴簡而能爲簡者非易言嗚呼讀此可以知先生之文繩準於八家而陶鍊於左屈班馬究其原本實出於六經語孟錯綜變化有倫有則卓然稱古文辭焉先生爲鹿門先生之曾外孫通經學

古淵源有自宜其文之所詣高深廣大矩度淳雅無偏無駁一至於此也先生位至三公燮理弘化寅亮天工我朝定鼎覆載天下涵育羣生先生翼贊之力爲多鞠躬盡瘁夙夜匪懈常以懼之一字自盟於心而又以之勖勉同列故始終荷寵遇于不衰易曰謙謙君子利涉大川書曰恭儉惟德作德心逸日休先生有之立言由於立德先生之文蓋與道爲一矣

張王甲文集序

天運郅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眞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　講明而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爾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爲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眞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王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即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

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爲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聲韻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爲岐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纇紛矣遷蜀少叅有戢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如鬬鷄走狗六博蹴鞠以及師巫咀呪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蒞任以後惟漸次爲之勸諭而禁解散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流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覩張君之正大眞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

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治丏海內使海內之儒者皆知由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閫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揚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爲輔翼世運之人也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五目錄

序

唐詩淸覽集序
薛雨堂唐詩選序
宋轅文詩序
今詩溯洄集序
宋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楊猶龍詩序
梁玉立悠然齋詩序

嚴顥亭張譙明諸子詩序
洸繹堂燕臺新詠序
張素存內翰詩草序
宋牧仲詩序
楊猶龍續刻詩集序
申鳧盟詩序
嚴就思詩序
鄒黎眉湖北草堂詩序
王近微春署詩序

許傳巖詩序
且亭秋響序
張汝士詩序
耿惟馨詩草序
張越青留別詩序
傅叔齋工餘雜咏序
田髴淵遊燕詩草序
嚴方貽詩序
陸次公北遊襍咏序

盧爾唱燕山吟序
顧幵山詩集序
胥永公北征百絶序
溯陽殉節輓詩序
黃庭內景外景經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五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唐詩清覽集序

兩漢後詩莫盛於唐蓋國家設科取士一代心力所聚而君相復有以倡之故作者比肩林立其間新聲曼衍有乖元音者固多若夫豪傑之士敦倫重節憂國愛民撥亂樂善孤鬱不回之意亦必於是發之唐詩度越六朝者以此非止摛詞廣贍也乃後人於詩以爲酬應耳目快意適觀之具其所爭者在乎聲調氣格六義之指缺然不講自唐人選唐詩諸集已開濫觴高安擇而不精濟南竟廢波流日下使古人精神不復表見於世風教淪沒失豈少哉余嘗發憤歎息以爲古人既沒而可使復生良有賴於後人之論述也試考諸家若李杜元白牧之仲武雖所作不無出入然其持論必義存得失意歸諷諭言之無罪聞者足戒流連光景非所嘉尚何至後世蕩然無存雕金篆玉以爲工取青媲白以爲巧遞相沿襲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余爲是選首推有唐一代興亡治亂之故次察累朝賢不肖進退制度典革之由再稽士君子立朝隱林之槩民物盛衰聚散之情然後得其意之所在以爲去取蓋作者言志之本燦然可覩矣本集各選采蒐殆遍曹好不隨人棄我取光景之詞固鮮若淫艶浮靡者盡屏不錄凡一歸於六義美刺之旨而騷人深致亦往往有水乳之合焉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尚清眞夫詩不清眞不足言志不清則亦不眞清覽名集義取諸此至於諸賢之事跡議論可爲尚友之助編綴卷末俾學者流覽亦論世知人之意也嗚呼六朝固不足論唐與漢魏各有其時代人才不必相同若謂後人必屈於前人則賡歌後無三百矣唐不及漢魏亦氣格聲調之末論而言志者所弗取也由唐人而溯洄之彬彬乎質有其文即大雅可復興於今日矣

蒔雨堂唐詩選序

唐詩之選非一家矣有唐人選唐詩有後人選唐詩如朝英國秀篋中及近日歷下竟陵皆選之尤著者也然古選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已爲識者詬病而歷下或失之板滯竟陵或失之纖細故論者以爲高廷禮品彙一書迥然獨步然而篇帙重大或有多而不精之失則唐人之眞精神不可滅沒者猶未能毫髮無遺憾也吳先生爲清時名侍御批鱗折檻鐵面氷心海内欽爲威鳳

天子重其風采乃其所自爲詩崢嶸穎異有錢鏐怒射潮頭之氣而意旨必歸於和平風調必出於渾邃深沈博綜力勁澤鮮余故嘆服以爲得於古者深矣茲出其所選唐詩示余人以代别體以類從雖大勢因廷禮之例然採滄海而獲明月伐南山而取豫章世俗所稱道弗絕者往往見删而妙義佳篇久在佚漏者一一標出於是古人之眞精神不可滅沒者始另開生面而燦然畢陳於吾前誠風雅長城藝苑指南也操觚之士得此而枕秘之豈復有下等詩魔入其

肺腑哉謂此爲唐詩定本可也

朱轅文詩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不有文章川岳之氣將黯淡無色也在昔明祖崇文敎治龍門柳離二子振其英藻以黼黻一代之治其後李空同何大復李于鱗王弇州諸家並雄長詞林後先媲美郁然有章矣隆萬以後士乏懷古志識日卑精華果蝕之氣半汨沒於八股帖括間所謂化天下爲學究殆非虛也至雲間陳李諸君推陷廓清力爲西京復古之文而宋子轅文實左右而爲之前驅天下莫不知雲間之學非雕篆佔畢之學而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之學也豈非本沃者其枝茂實厚者其聲宏哉然陳李數君者不數年閒俱已物化而轅文如靈光巋峙四方之學者以爲古道依歸乃轅文之學日以邵文日以奇其詩亦日以深且遠此其寄託之重蓋非偶然也轅文幼而孤得遺學于其先人常有憂患之思而又與諸子共爲古學敦尚風節故晚出而其名益彰茲者出其全詩示余有芙蕖出水之姿無鏤金錯彩之習豈非元音再作而鼓吹風雅者乎昔韓昌黎云神

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持觚操筆從而寫之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今

聖治聿新化洽南北制禮作樂日以著變則紹述雅頌追美商周非轅文孰與歸若其羽翼正始矩步先民爲海內詩人冠冕又不待余言之畢也

今詩溯洄集序

東華十丈塵裏簿書鞅掌日無寧晷歸而困憊偃臥竹香齋中壽華山處士雖方門外有剝啄聲輒怫然不樂豈復有拈鬚高吟之致然余於他書掩卷嗜臥獨至於今之文人才士其所爲發抒性情欲歌欲泣之什不覺投枕而起三致意焉嗟乎謂古今人不相及豈盡然哉稽記前輩論文有云來春花鳥非復敗梗枯枝詰旦風光豈是殘煙剩雨文固云爾詩亦宜然自三百篇以後詩凡幾變矣衰於春秋戰國盛於兩漢衰於魏晉六朝盛於唐衰於五代宋元盛於明衰於萬曆以後盛於

皇清之初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良非偶然變而不失其正則有心世道者之責也今海內言詩者頗多然綺靡淫佻之習流蕩忘返比于蜩螗蟲吟而憤激悠謬之詞襍出不經亦豈鸞鳴鳳噦耶將欲垂示來葉釐正風氣難已余於唐詩有清覽之選凡言詩之旨載于諸家詩話及余所著兼濟堂詩話中于我

朝詩有觀始之選一時操觚之流刮垢磨光研精劇思咸以大雅被服厥躬渢渢乎其盛哉數年以來復有仕籍縉紳先生及燕蘆中布衣賢士所作發抒性情欲歌欲泣之什或得之投贈或得之選刻每有所見不敢荒忽必擇其雅馴而意指雋永者令胥史錄之赫蹏積日累月盈箱溢篋如入五都之市百貨駢闐行山陰之道千岩競秀辛丑之春楗戶無事大加澄汰芟削存十之二雖集中諸人有識與不識然余既與之生同世生同時矣今得讀其言志之作而聞其欲歌欲泣之致抑揚感慨之聲或關于典禮制作載朝廟之潟猷或協于倫紀游覽拾香草之名物彬彬乎各有其義非無當於正變也詩不云乎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詩人好賢溯洄於方舟之間不敢言勞余茲溯洄於鉛槧之間豈敢薄覩風雅使文人心靈淹沒無聞而不表揚于後世乎是余茲集之志也夫是余茲集之志也夫集既告竣因取詩正詩源時人諸刻論詩有合詩教者併錄于首使世之學者得以覽焉

宋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五嶽並峙於中原而嵩室居天地適均之間星應軒轅德爲物毋往往篤生瑰瑋之人撐持世運其爲文章詩賦亦備淳淑清和之氣余蓋得之文康宋公文安王公云文康公以循良著聲任遵化巡撫值
國朝定鼎後首卜金甌開剏之業多所審定蓋以德重者而世鮮讀其詩文安公以書法特稱官禮部尚書蓋自中原板蕩樊驥中釐詠諧玩世古狂故態一寓之于書併發之于詩世人能讀其詩而不得其所以爲詩嗟乎詩者心聲也顧不可因此以思其人哉

余讀書中秘受知於文康公而大宗伯之子藉茅余同年友也故嘗隨侍文安公淸讌聆其言論因是以深悉二公之爲人並喜讀二公之詩蓋文康公之詩秀色可餐如赤城霞起玉山照人嘗自擬于儲侍御而其實不止侍御也文安公之詩磊落英多如龍躍天門虎臨鳳闕嘗願學於杜少陵而其骨已似少陵也並駕齊驅奉爲雙璧豈有優劣之分乎况文康公之長君牧仲枕籍騷雅沈酣三唐海內操觚之士莫不推爲壇坫之長則中州人物自何子大復而後善言詩者必歸於文康之喬梓無疑也余久寶之篋笥友人見而悅之請刊布以廣其傳韓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舉此二語以况二公誰曰不宜若文康公之相業彪炳同于房杜著在國史余則詳之他日茲不具論論其詩

楊猶龍詩序

詩心聲也今之心猶古之心何分於三百篇何分於漢魏六朝何分於唐宋元明與夫今之人標新領異不受羈縛靈快無前自得其所爲眞詩者斯足矣余嘗見庸人爲詩甫出口已覺酸餡而大家耆述歷千百年如方啓之華此何故靈快與不靈快之異也今大河以北燕趙之朋豪於詩者則必首推吾同年楊子猶龍氏猶龍賦卓犖之姿於書無所不窺而德機淵邃識量夷猶天下之務無不了了於胸中者而又

無一足掛其胸中蓋有柱下史之風草玄不足爲也以其緒餘出而爲詩則皆性情沈摯之章忠孝流連之致每於時事升降賢否進退民物哀樂之際未嘗不反覆頓挫慨然嘆息焉不祇登山臨水歌風嘯月矜句字之奇險備追琢之能事而已也嗚呼此自得其所謂眞詩者而豈矉里之冶容邯鄲之學步所摹擬其萬一與且楊子具知人之明而接引如不及其所奬借皆天下第一流賢士大夫日輻輳於其門得領其謦欬者如覩勃律羊脂吉光鳳羽網珊瑚於海底而飲玉露於金莖也然則楊子之詩又烏足以盡其所蓄哉夫太行大陸之間往往生有異人遠不具論近如趙儕鶴劉簡齋孫一如茲三先生者其人品文品詩品皆足千古典型在望繼起而方軌並駕其楊子乎余旣以此望楊子楊子亦不得不以此自任也珠玉蒲篋尚不欲出以示人宋玉叔申凫盟諸子皆強之曰有詩如是譬如涌千葉蓮百寶光明雖欲秘之一室得乎魏子時在座中曰唯唯乃爲叙而刻之玉叔諸子者亦皆一時之異才也

梁王立悠然齋詩序

恒山嵯峨而東下滹沱分星宿之派右轉而至滄海鎮州誠河朔一大都會也夫其山水奇所產人物亦奇昔冢宰梁乾吉先生生際嘉隆之代文章德業媲治武功麟麟炳炳著在國史時則余家少司馬子惠祖以邊功捍禦西陲兩家勳名先後方駕不止以姻婭稱莫逆也迄今百年王立大司馬英英魁碩奮起而紹先業受世祖章皇帝付託久任樞密奇謀大畧多其擘畫海內頌爲偉人中外倚以安危而其文章筆舌妙天下著之爲詩者其緒餘也王立之爲詩不屑屑模擬三唐陳蹟亦不屑屑取青媲白如近人彷彿于鱗七子等聲調氣格之閒唯是枕籍六經沈酣諸史應制記事陳大雅德音之辭咏物懷人備風人香草之義蓋燕許大手而非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之所得而企及者海內之言詩者得王立一字一咏莫不珍爲天球河圖空青丹砂而王立虛懷自損猶於公退之餘手披一編吟哦不輟其詩之高華矜貴而不佻淵泓靜毓而有本非偶然也昔者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而詩弊唐初乘一時元氣之會名公鉅卿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什由是丕變今乘元氣之會起而振此道者非他人必王立也昨歲集爲若干卷友人刊之於杭而徵余言以序余自顧與王立爲髫齔之交況數載以來復承朝廷恩遇或同侍帷幄或共承飲讌王立之文章德業吏治武功亦稍稍覩記其梗槩則於王立之詩或亦窺豹文之一班而見吉光之片羽也夫王立之詩之实而由於祖澤之厚與其身之文章德業則世之讀茲集者其勿易言詩也夫

嚴顥亭張譙明諸子詩序

風雅之道關乎人之性情亦時運所由徵其盛衰也栢梁登歌以後盛於建安曹氏父子虎視執林而仲宣公幹偉長元瑜德璉孔璋諸君揚鑣分路時則西園開讌南皮登臺可謂極朋友之歡倡和之盛矣沿及六代作者閒出若庾鮑顏謝後先頡頏並擅時名卽習近綺靡何得以是少之李唐復尚淸眞自陳伯玉力挽頹趨踵事增華則有若楊盧四傑王孟諸家迨李杜集成光燄萬丈錢劉嗣響亦其徵也有明自

伯溫季廸振纛於前而袁楊諸君和之洎弘正則有李何邊徐數公嘉隆則有王李謝吳諸子一時才華飈起若珪璋並陳塤篪叶奏猗歟休哉夫其盛也必有數君子乘時端化倡明雅宗以發抒天地精英澄湛之氣而其衰也遂曼聲雜進人置一喙狂瀾莫砥世變繫焉豈掇辭掞藻者之過歟抑未探其本也以今觀譙明顥亭錦帆尚白諸公皆當世之篤於性情者也擬議所構追美風雅卜子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四始之歸殆庶幾焉暇日以所裒梓近詩屬余序

余數從諸君子游觀其引繩削墨遣調馳情莫不涵濡騷選憲章盛唐而北地信陽歷下弇州之盛殆掩映而過之夫八音競奏總爲韶濩之聲衆俎迺陳並貴鼎實之味以是鼓吹元音掃除綺麗可也今景運方昌諸君子追蹤先民力崇正始鐃歌朱鷺曲備凱旋樂舞亦較祀嚴郊廟金聲玉振一代制作將有賴焉奚止凌轢開元睥睨黃初已哉

沈繹堂燕堂新咏序

沈繹堂弱不勝衣朗然如玉山照人在翰苑中爲文章第一流今以才堪治民乃授大梁千里之寄蓋古者出爲諸侯入爲卿士之意也將行彙數年所爲詩示余余正襟危坐而讀之喟然曰是何其溫厚和平深有得於風人之旨哉夫二南爲正風周召之所以宣王業也邶鄘鄭衛諸國爲變風亦賢人君子感慨時事之所爲作也今繹堂分臬大梁地瀕大河所治者杞鄭之故郊自亂離以後民之奢者思儉淫者思貞又連歲困於鋒畚之役望治之思迫矣必有學道愛人以先王之風整飭黎庶者乃足以更化善治繹堂眞其人也吾聞聲音之道與政通繹堂之詩本於性情之正風調高潔故不爲婉縟之體綺麗之音而一復元古清眞如李青蓮所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繹堂之詩豈獨稱雄於雲閒已哉即以風示天下可也

張素存內翰詩草序

玉堂鸞坡文章之府也故文章之士必歸焉文而發之於詩文之尤易感人者也是以春秋大夫燕享之際賦詩見志而漢唐以來文人罔不厭飫於茲其光燄之盛者一時傾慕奕世傳誦焉乃說者謂詩必窮而後工彼東山豳風諸什行行十九首之作豈盡騷人逸士之所爲耶大約國家値昌大之運光岳氣鬬貞元會合則必有英偉魁碩之彥起而申暢之宗方城有云朝廷使可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也壯哉言乎余於詞林諸君子雖謬叨同署而東華奔走聆誨之時頗少蓋自癸巳甲午以後諸同人散而宦於四方或存或沒唱和之事遂成絕響矣今年夏初張君素存以其所爲詩示我曰公言詩已久必有以益我也余讀未竟而光氣逼人若干將之燭於牛斗并刀之剪夫秋水也若驟褒之不可羈靮而江河之一瀉千里也因喟然嘆曰是其宣暢昌大之運而以文章名世者乎雖然詩之爲教優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故唐人謂天子近臣不可

以不覩風雅其學之所自亦往往有傳昔杜子美謂詩是吾家事而實本於祖審言蘇子瞻筆舌妙天下而實本於其父明允今素存曲江風度玉山照人顧循謹傴僂其身弱如不勝衣其言吶如不出口蓋本於公選先生之教是其於詩也以秋實蔚爲春華而非僅彎龍繡虎爲世人坫壇之赤幟已也余故述而序之以質諸今之爲詩者

宋牧仲詩序

詩之爲道大矣海內作者比肩林立而名家者尠何也非積學不能作非深情不能作非大雅不能作其弊亦非一端曰靡曰放曰觕曰泛曰蕩曰俗曰艷曰腐曰湊曰謾是數者於詩之義蘊皆無取焉謂其有所不足也宋子牧仲之爲詩久矣其天姿敏妙蒐獵最博屬韻和聲宮商必諧稱名取類考証必確採華擷實輕重必勻而內以達其自然之識外以通乎人事之變學富情深歸於大雅而已矣往歲以柳湖草示余今歲入覲又得讀其將母樓詩以忠孝之忱抒溫厚之旨擬之漢則枚乘十九首擬之唐則張燕公應制諸什也擬之明則何大復李于鱗近體諸作也牧仲詎有心於媲肖之哉備乎中和左之右之無往不宜耳牧仲昔與賈子靜言詩余深服其論載之泖洄集首以風示海內作者牧仲之自爲詩宜其卓然大家無所不足如此也余嘗謂本朝詩道最盛軼宋明而方駕於唐中州詩人有十餘子牧仲後起而上駟絕塵也後世論詩者當以余爲知言

楊猶龍續刻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莫周公若如關雎麟趾豳風東山及大小雅文王凫鷖諸什大抵皆周公作也顧周公大聖人也不可以詩人論後世善爲詩者晉有陶淵明唐有杜子美宋有蘇子瞻明有李空同其他作者林立要不得與之方駕齊驅雖其學力之深厚哉亦由其得于天者有獨至也然是數子者當其聲譽蔚起海内人士嚮之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希一覩其光儀不可得而其遇合遭際亦偶或屏跡影澤或顚倒夔峽或遠謫瓊崖或禁繫廣信當時既惜之而後世讀書懷古者亦往往抱其遺編欣賞擊節高歌欷歔嚮往不能自已嗚呼才人之生也實難數百年而生一人天殆將與拯溺亨屯之五百名世同其秘惜鍾異而世人顧喜摧折妬忌阻其登進之路鍛其震熠之名何也然天下忌才者雖衆而憐才者亦復不尠是以陽春白雪遺世獨立之章終不淹沒於酒嫗醋婦之手而留其萬丈光燄比於日月雲霞以待有心目者之快覩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

聲聞于天此言有其實者有其名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此言君子憂而不失其常詩人有好賢之美也若吾年友猶龍楊子其近代詩人之冠乎沒已數年矣令子展吉與廣平申鳧盟鷄澤殷伯岩泉集其所爲詩付之梨棗先是猶龍生平所爲詩無弗示余者今既盡付展吉而鳧盟諸子又廣之雖有遺失已得十之八九矣余惟猶龍詩才之妙清新俊逸兼以波瀾老成出風入雅鳳翔鸞翥歷下竟陵之學不足道也其人品卓絕胸中五嶽森立故下筆無一點塵蓋嘗撫一卷而太息對萬壑而冥心自少至長未嘗以家人生產縈其慮而汲汲若失者惟知心友朋視爲性命生死以之書屋數楹襍植名花閉戶高吟動經累月望者覩之爲天人矣丙戌丁亥詩已工己丑庚寅以後超忽入神至蜀道閬中則人謂子美復生然卒鬱鬱不得志以死縉紳先生聞而悼痛孤寒之士爲位而哭奠之而涕泗交頤者指不勝屈余則尤驚心于龍標之五溪夜郎微之之殘燈冷談子猷之人琴俱亡也悲哉今猶龍詩

集具在咳唾皆爲珠玉宛轉自成文章鬼神能促其方至之年而不能促其不羈之才世俗能扼其華膴之仕而不能扼其磊落之氣崔嵬險道浩蕩煙波能憔悴其童僕行李疋馬布驂而不能銷鑠其精思湛解也猶龍之詩與人繼淵明四子之後無疑矣昔徐昌穀自選平生所爲文錄曰廸功集及病且死抱以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也而余與猶龍交情著聞海內知猶龍宜莫余若者向已誌其墓故因履吉之請而復爲之序其弁鄙不文知不足以擬獻吉闡幽光

而問奇字尚有望於今之皇甫先生云

申鳬盟詩序

余聞申子鳬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鳬盟詩數篇爲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曩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鳬盟及殷子伯嵒詠茅廣羊之閒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子氣酣吹臺時也今余珥筆秘省而鳬盟方閉戶著書不問人閒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爲澤國申子重趼千里訪余燕邸劇談今昔得以聞所未聞

余既晤鳬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洮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則皆直抒天眞不受羈縛澹靜之氣拂拂於筆墨外蓋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萬耳一轍歷下竟陵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繢之習洗摹擬煩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鳬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雖近於孟襄陽陸龜蒙諸人假使攄其蘊藉以應朝廟燕享

征伐禮樂之制其裔皇麟炳弸中彪外使小儒驚怖又不知其當何如雖然皃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皃盟至性過人十年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于一家篇什其緒餘耳大陸雖多嶔崎歷落之士然而申子之人與申子之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

嚴就思詩序

夫詩以言志發抒性情故作者代興論述不一要之協於三百之義斯爲正耳昔元微之推尊杜子美以爲薄風雅而該沈宋奪蘇李而吞曹劉掩顏謝而雜徐庾盡得古今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要之子美之詩非取古人一一摹之而包括無遺者性情不詭於正也或者乃以爲雕繢之具應酬之資又或以枯寂爲尚僻艷爲奇中晚以後波靡斯極矣宋儒研精理學不屑爲此明自空同諸家外指不多屈詩豈易言哉余向者讀詩數年其於海內賢人君子咏歌之言汗牛充棟句櫛而字比之出丹鉛以問世數年來鞅掌公事自愧江淹才盡不復留意而獨醉心於嚴子就思之詩夫嚴子非僅以詩見者也其廷對之策洋洋灑灑萬餘言詳明剴切蘊藉端方有賈太傅董江都之風行世一家言諸篇眉山二蘇未能遠過工於書法歐褚顏柳兼有其美長安問道者屨滿戶外殆欲作鐵門限然而嚴子負屋數椽焚香讀書意廓如也夫世人之登上第擢翰苑者往往有富貴之態

以爲十年後可立致宰相耳而因以變其生平之塞有之矣即其詩亦多奏泊少澹泊寧靜之氣今就思之詩何如哉振衣獨立而無矜踞之色蕭然高寄而非枯槁之容言必歸於忠孝意則趨於和平此自得其性情之正兼有古人之長而不必拘拘學古人者也即以詩觀就思而就思之所學亦可見矣桃花將放蕙草初生一葉扁舟思將過里門而舞萊衣于其行也先爲之序其詩

劉黎眉湖北草堂詩序

沉酣於左國班馬能出己之意而不襲其辭爲文之善者也沉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己之情而不襲其句爲詩之善者也不學詩而可以言詩乎古今才士莫不喜爲詩顧可傳者亦少是有故六朝障於詞宋人障於理其爲詩之病一而已矣若夫以濟然物外之情出入於古人而不囿其藩籬非情之至者亦未足語於斯也錫山劉子黎眉遊燕因鮑子以湖北草堂詩示余余讀之未經卷而歎其能達己之情者其藴藉也宏其感慨也深其推敲也詳其抒寫也遠如明月之瑩靜於空如秋水之澄澈於壑如雨後遠山之明靚如霜天寒雁之廻翔於古人中似江文通於近人中似袁中郎所謂沉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己之情者也豈非詩之善乎黎眉試燕不得志於有司抱璞泣玉余慰之曰世雖未知子之文猶幸余知子之詩子可以自慰矣太倉有吳梅村先生者善言詩盍歸而以余言質之

王近微春署詩序

往於初釋褐時望見近微顏色即歎以爲非常人旣而聞其令恩旁縣盜賊蝟起獨不敢入恩境竊以爲近微生長邊方膽畧英偉兼精練吏事區區邑宰自無難耳連歲在京師乃益得悉近微之爲人且得讀近微之詩近微之人不可以詩窺於詩亦見其一斑大約著渾高凉極似空同而幽深靜窅之氣又從養氣悟後得之卓然大家也當今爲詩者如燕趙江左中州山左右各有數大家以近微之詩厠其閒不特

雁行且幾幾有問鼎之勢矣近微眞雄於詩哉吾嘗閱前史訪故老所聞王威寧王靖遠皆資兼文武立大功名於世而威寧之詩又蕭灑不羣自成一家言近微桑梓密邇其閒風而起者耶才無所不宜而又負兼人之勇胸饒數萬甲兵他日出而膺國家大事建竪偉伐威寧靖遠眞其儔也詎獨以詩傳

許傅巖詩序

中州爲風雨陰陽之所交會得天地純淑之氣故人才蝟起每軼出他方明之何大復李空同爲一代領袖而近日如覺斯行屋諸先生豈非詩伯文宗振起藝苑楷模後進者哉傅巖抱僑肸董賈之才在諫垣直聲赫赫海內想望其丰采而余聽鑰金門梧垣夙夜追隨數載議論有水乳之合前已序其奏議矣至其詩前僅得河上諸篇已刻入選集動念民依深得大東苕華之旨非爲綺靡之音者比也今傅巖請告

將歸復示余以全豹時泬寥氣淸露下天高擊節誦之令人有開元大曆諸君子之想夫詩之爲道非小務也人之性情學術事業俱於此見端唐之名公鉅卿如張曲江宋廣平輩孰不能爲詩者而或者耑求之氣格之閒聲韻之際以是而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豈知詩者哉如傅巖者興會則飈舉霞起興瞻則金相玉式屬詞則語語驚人用意則篇篇合雅所謂出水芙蕖非鏤金錯彩當與覺斯行屋諸先生並驅中原爲斯道之長城也余旣樂得而讀之復樂得而

傳之乃命胥吏錄其名篇庶幾他日復有選集得此黄鍾金鏞玉壺冰鑑爲重當代卽以傳嚴擬唐人河岳英靈篋中閒氣諸集之首唱可也

江亭秋響序

自江亭詩一出如長離苞羽揚翬九霄天下莫不爭先睹之爲快於是論者遠擬王孟近媲何李余獨以爲楊子之眞詩而已茲秋響二十二首乃其偶爾命吟蒼洲野渚寫其高凉寒雁霜鐘逼其幽韻然而性情關乎君國憂樂槩夫人天寓婉惻於激昂涵蘊直於忠厚兼有屈哀宋怨豈曰白俗元輕可謂五言長城秋懷絕唱也嗟乎哉金刀寶馬盡埋沒於丘山玉盌魚燈寄愁唫於樵牧朱顏謝而魯戈難返黃鶴去而仙人不來烽火幽禽向之思豺虎鬭枌榆之夢出關而噫舂夫老於吳下註易而嘆弔客懸於青蠅問天道之茫茫白衣蒼狗何人事之草草西陌東城獨此一片秋心誰能遏我眞籟隋珠和璧未足比其晶瑩玉振金聲庶可方其朗潤爾

張汝士詩序

自袁中郎誕秀公安婞節高標超然物外錦帆解脫諸集筆舌妙天下其後竟陵鍾譚二公繼起聯鑣海內渢渢嚮風而說者或謂其漸失淳古是烏知詩之三昧哉夫三湘七澤之閒代有偉人灝宕窈渺翛然不滓得之天性故往往絕去塵垢遺世獨立繼起接武于今未艾余在京師與大宗伯龔芝麓先生相過從則時時言及汝士之詩云其氣骨遒上才華贍敏追建安而軼三唐既而自滇南來守眞定朞月之閒政理人和余適以請告家居沐浴膏澤每嘆其學道愛人媲美龔黃是當載歌載咏而汝士適出所著詩以示余蓋江南顧茂倫諸子所選定者稱其心得暢悅以雅以南琳瑯觸目意緒纏綿固已見其大槩矣余則以爲汝士之詩瑰瑋沈鬱包括閎深而性情朓摯蕭然自遠如養子寧愚不必賢耕田鑿井官稅足則張文昌之澹朴也漢口甲申氷不流文章都盡一時收則杜少陵之悲壯也千山齊屈突中無一鳥啼黃沙熱白黍漫箴漢時碑則鮑明遠之蒼凉也捧出玉漿仙掌味大官任賜紫霞羅則王右丞之淸麗也若昌平公署柰何堂上人皓皓雙隱几則又與陟岵陟屺同其深情忠孝之氣溢于筆楮閒矣詎可以聲律月之哉雖然此特吉光片羽耳若盡出其生平所著則雲蒸霞蔚星輝電燭備四時之氣蘊五岳之奇漭漭泱泱宮墻美富又不知其何如也余請於政事之暇受而卒業焉天球河圖其可秘而不散布於人閒乎因爲識於簡端而並以請

耿惟馨詩草序（惟馨冀州人）

信都河北一都會也古多奇士袁本初不能用之自取顚覆北齊賀六渾父子常於此慕義勤王後乃用其民與宇文氏戰於河南亦赫赫著於史冊然奸雄之流吾徒羞稱之惟若孔巢父之身有仙骨視富貴如草露杜子美詩送之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常流天地閒釣竿欲拂珊瑚樹千載而下猶令人想像其爲人恨不得生與之同時也而此後文人寥寥千年來乃復得惟馨耿子云耿子以制藝登進士第顧好爲詩其詩自闢蹊路不欲襲人牙後津常愛語不驚人死不休終須嘔盡滿腔血之句故嶮崎歷落而時有和平之音幽深佶聱而自具宕逸之勢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以爲俯仰其殆聞巢父之風而起者與假令子美而在今日其握手贈言不知何如也雖然余之知惟馨也以文而惟馨以餘力工於爲詩詩與文固非二道也行且爲守令爲臺諫爲公卿其於爲詩爲文亦寧有二道與出其中之所欲爲猶然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爲俯仰而已矣夫不隨俗爲俯仰非今人之所尚也然余於惟馨棘闈之文則已識其端倪矣而又得之於詩是以引伸而言之以弁其端且將徵之於他日焉

張越青留別詩序

中州苞靈孕秀固多詩人近如太宗伯王覺斯先生其磅礴頡灝之氣能令操觚之士變色避席而越青鵲起於後乃有倚馬之才諸體兼長性情宛惻留別詩其一也夫越青固奇士也在諫議久歷銓儀二垣風采動於朝野一旦因湖南長沙衡會重地借才彈壓知巳爲之惋惜以爲一路之幸而言論或不能廣被於物然張子無幾微嗟嘆之色觀其詩而其學與養俱可知也以是而撫綏新造之區瘡痍立起呻吟載息豈有不奏旬宣保寧之績者哉雖然長沙卑濕地也古之君子如賈太傅劉隨州或作鵩鳥之賦或披荒草之什皆不免於幽愁抑鬱之氣以言乎才則美矣以言乎道則末也讀越青留別之詩暢然以適瀞然以高吾知其免乎此也

傅歛齋工餘雜咏序

薊門天下重地也嘗讀爾雅戴斗而下爲崆峒又龍門而北萬水皆循九河故道趨碣石燕昭築宮其上居之至今日而紫氣騰畢孳水回互

世祖先帝以是爲橋山鼎湖豈非開有道之長而衍福祚於無窮者與然天造地設尤有賴於人工此曷號之稱凡爲臣子者所願負土拮据以慰　弓劍之　靈威者也維大司空歛齋傅公家世忠孝實膺是任蓋嘗風雨寒暑戴星家馬上督厥事鳩石庀材衡量銖黍日無寧晷疑其困憊於烟林霜草危磴急湍閒不意篇什鴻多乃有工餘雜詠於此見歛齋之忠孝無往不洋溢激宕也蓋歛齋受知

祖先帝由山左憲副入爲大廷尉游歷今官大司空古三公也贊襄經營行且使四海胥有寧宇寒士盡庇廣厦豈特小心翼翼不愆於　陵工之職業也乎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歛齋之敬事　陵工有之神之聽之式和且平歛齋之工餘雜詠有之

田髯淵游燕詩草序

田子紉鶴軒詩清逸幽雋庾子山江文通之流也迨游燕以後則沈鬱伉朗駸駸乎少陵空同之席矣豈學以年進與抑名山大川有所激動而其才思益宏放不羈也方今海內作者林立然吳越之間梅村先生外余首推髯淵髯淵至性過人以忠孝 期許於友誼尤篤故其詩皆有爲而發絕去一切纖弱靡曼之習使人興起感動味之不窮豈不卓然大家哉倦游思歸將事親於水西草堂以歌咏自娛烟雲供養暢亭載酒戶外之屨且滿田子中之所得亦恐未易告人則與讀田子游燕之詩可也

嚴方貽詩序

古來文章之妙每多發於少年終童賈傅張曲江李長源及解大紳李東陽諸公皆以韶齡抒其雄藻李登華膴建功業爲時名臣識者蓋卜之於早已夫豫章初生而具合抱之質千將雖洗必有冲霄之氣金鳷擘天香象渡河豈凡物所敢望其騰踔哉余與顯亭先生雅有契合因數得讀長公方貽詩見其英華果鋭俊快過人筆下無一點塵其言曰今世之言詩曰三唐曰何李曰歷下其論詩似也而詩之眞旨多未露尚浮詞則流爲淫蛙逞辨說則入於鄙俚又安取聲詩爲余將爲其眞者耳以故集中諸作洗盡鉛華直抒胸臆而蘊藉春容又拈鬚苦吟者所不能逮蓋天才卓犖得之於色相外故超逸絕羣卓然其爲正始之音也顯亭先生詩余既於譙明諸子合刻中序之茲復醉心飽飫於方貽之詩以爲追古賢之芳躅無難也夫鳳毛獨異推本過庭庶幾海內操觚之士有志風雅者其亦望禹航而識所歸矣

陸次公北遊襍詠序

年來抛棄篇什無復刻燭拈鬚之致惟冥心捐慮據槁梧而夢華胥追憶少年賞心卉草之間極目煙霞之際性情頓覺凝滯豈詩境之易盡哉亦以離羣索居倡予和女之落落也然每遇佳詩輒復驚喜展玩不釋非新語可愛即秀色迎人且其人半生自命發露於五七言之推敲而因以知其中之所存否則何所借以測識天下之奇士也若虞山陸次公之詩殆有三者之美矣余識次公久其詩之境界屢變而愈工雖生業落拓室有謫聲終不廢我嘯歌讀其北遊襍咏有相如之才少陵之感焉顧安得乘駟馬過萬里橋作賦中書堂而令集賢學士觀之如堵墻也雖然士患中無所存耳烏有存而不遇也次公之姪胥仲與余家獻宸同薦賢書庚戌春闈又受知於余淵源有素詩則其學之一端耳詎足以竟其中之所蓄哉

盧爾唱燕山吟序

冬日朔風栗烈公暇即歸私舍鍵戶默坐盧子爾唱忽以其所著燕山吟見示寒夜焚膏讀之不禁作而歎曰美哉盧子之爲吟也其見道之作乎夫今海內之爲詩者家握隋侯之珠人擅崑山之璧自以爲摹擬漢魏而步趨三唐矣其果漢魏耶三唐耶即使其優孟衣冠似漢魏似三唐於己之性靈何與耶今盧子以和平樂易之懷爲比與咏嘆之章以嘉言動物至情感人而不事纂組爲工雕繪爲巧即其集中所云既是畫前原有易何云删後更無詩是眞說詩之指也至於寄情曠達榮辱得失毫不攖心其視世之侘傺無聊負區區之才輒冀抵掌立談以取卿相者爲何如耶夫人惟學無怨尤而又能日取風雅以涵濡其性情是以每有篇什如春風潤物皓月投懷豈即求之唐人亦罕有其儔者而盧子乃幾幾乎近之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顧幵山詩集序

今世人作詩多好爲七言近體而難於五言何哉古人如杜子美王摩詰岑嘉州皆兼工五七言律而李太白孟浩然則豐於五而歉於七集中殆不數數見焉昔人謂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雖近體猶近於古風非淳於古者亦不能爲也顧子幵山來長安僦居蕭寺傭書索米燈火熒熒午夜不倦閒以詩投人人讀之不終篇輒擲去以是世罕有知其詩者一日彭子士報持其和泛舟詩及五言近

體以正於余余知顧子之爲唐音也又知顧子之爲近體而不離於古風也昔唐渤海高仲武論詩云體格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若幵山之作其庶幾矣然幵山爲詩如此而猶困於裋褐啼饑號寒世少有捐其半菽一毛者豈果高才無貴仕耶抑天下猶不乏風塵賞鑒之識而幵山特未之遇耶噫士誠有才亦爲其可以傳世而行遠者耳又奚必沾沾於目前之一遇哉

胥承公北征百篇序

余與承公同領壬午鄉薦承公少有名余嘗稱其制舉業有先正大家之風繼登仕版涖水沐其恩波姚江傳其治譜余則載筆以領擬於魯山太丘之政然猶未得讀其詩也乙未秋承公徵拜水衡出北征百篇授余余見而擊節嘆曰詩之神澹而澤鮮一至是乎方今風雅蔚興南北連鑣自搢紳以及菰蘆之士希光景附家隋珠而人和璧論者以爲何李而後於斯爲盛余省闈之暇從海內賢豪長者遊得以縱讀

其所爲詩然綺靡卑弱之習亦往往而有閒與二三同人欲匡救廓淸之而力薄氣孱不足以爲世重輕則亦徒託諸空言耳今觀承公之詩鑱削鉛華獨全眞理其命意造語如青山原有待明月正相宜山氣東西合江聲日夜流流水破雲來雲從山作雲從孤閣出天合大江流月與人不寐鐘在水前聞雲臥風無力山危江有聲此即求之長慶開成以前亦未可多得蘇子瞻曰漸老漸奇乃歸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其承公之詩之謂乎夫元音絕響古調不

彈處今日而欲與海內藝林之英挽頹風而追正始殆不能不奉是編以爲楷模已

潮陽殉節輓詩序

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屈筆以求存並身傳圖象名垂後世自癸丑甲寅西南發難延及閩粵一時人心瓦解堅城重鎮皆與逆應徼利之徒遂復屈膝受事俛首食息旣而事平荷
朝廷寬大之恩仍許錄用中夜以思能無恧然先叔麗楡公任潮陽太守二年之閒政通人和不幸兵變逼以僞官終不肯受擲印而去屢欲殺之念其居官有聲河朔大族未忍剸刃意欲從容令其服順而先叔志存霜雪誓報　國恩意在乘時得以反正弗克伸遂拍案扼吭飲泣嘔血終不渝其初念鬱鬱以沒靈櫬北歸踰嶺嶠之巉巗泛江湖之洶湧鷄聲茅店危險千端丹旐麻衰間關萬里直道在人親友哀之爲詩章以志輓弟默彙付剞劂志不忘也若夫表揚疏奏使貞魂慰于九泉芳烈垂于百世尚有望于督撫憲臺職居言路諸主持名教之大君子焉

黃庭內景外景經序

崑林子曰世人妄意學仙往往引入旁門祇緣不識陰陽之大道盲修瞎煉終歸枯朽又或躡蹻擔簦重趼皺足遊名山訪洞府叩禮迂怪之士終不得一言之益可不哀哉余自幼年頗有出世之志奔走功名場中近三十載氣血已衰性耽書史孜孜矻矻與管城子墨卿爲伍精神耗斁誰云樂此不爲疲也幸慧性未泯每自憶念知此生之可貴而所以貴此生者必有至妙之訣煞檢架上見雲光靉靆得黃庭內外景經乃丁甲之所擁護復有註解其言奧秘殆亦不自人間得來所謂金書玉篇絳簡丹文太上之所寶也於是恭敬奉持募工剞劂非敢妄傳世俗穢濁之人亦惟藏之瓊笈瑤函如有骨節珊珊不食煙火可爲紫霞蕊珠之外臣者余當與齋戒盟心東向授之跪讀萬徧仙乎仙乎驂鸞駕鶴乘彼白雲誰謂長生不死不由人做也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六目錄

序

鮑讓侯詩集序
堵乾三詩草序
删後詩序
渡江小詠序
陳子遜詩序
朱公艾越游草序
陸何異灌餘集序
吳星楮詩草序
嶼舫友人贈答詩序
車中吟序
靈石吟序
雪後吟序
辨若弟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泛舟吟序
披雲居偶吟初集序

刪補高士傳序
滴園近詩序
程伯權遺詩序
續補高士傳序
荊園小語序
耕餘襍語序
好善偏身世言序
爲善求子要覽序
動忍齋小言序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南和吟序
喬文衣詩序
羅子地理管見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六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鮑讓侯詩集序

嘗讀鮑明遠集而嘆其天才妙絕諸體俱備李杜諸公咸源本其氣局而採擷其芳藻六朝詩人未之能及也以顏延年之騰踔與康樂齊名而猶問優劣於明遠則其蘊藉宏遠可知近者海內爲詩無慮數十百家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而擅隋侯之璧或曰歷下太倉或曰信陽北地或曰初盛中晚輒以六朝爲不足道夫六朝宗漢魏唐人宗六朝者也豈可槩棄之以爲高哉鮑子讓侯晦跡錫山讀書有年一旦渡長江過北固經齊魯之墟覩斗柄崆峒之野喟然歎曰壯哉此古人所以賦三都也擬授劄而未竟乃出其平日所爲心遠堂詩以請正於余余讀之而醉心焉蓋其盡洗鉛華獨抒至性如孟襄陽之澹遠如王摩詰之寂悟如岑嘉州之陡健如劉隨州之悲凉而又如明遠家法諸體俱備也嚴滄浪云詩有妙悟

非關理也若讓侯者其從悟後而得之乎悟者之於詩譬如畫龍點睛其餘鱗甲都無用處彼區區有意摹古者其于古人愈遠而愈失之矣

堵乾三詩草序

文不遊不能奇詩不遊亦不能奇何者人雖有思有懷亦必以山水之氣突兀激蕩之而後筆墨肖其風雨爭飛雲霞倏變之態不然坐守窮廬中雖取兩漢六朝三唐詩咿唔摹擬終是優孟衣冠全無生動處若堵子乾三江左俊士也以清白吏子孫幾不能舉火於是渡楊子走歷下登岱嶽過薊丘使息蔚南舘合晉陽凡古之豪傑既没而不可作者皆悲歌憑弔感慨徘徊不能去而其嶔崎磊落骯髒不平之氣一一發洩之於詩余嘗與之杯酒夜談叩其所學浩浩乎其不可窮也而於世務民生又皆洞見本末凡所指陳條分縷悉倚馬可待信乎其爲通才而非蓼蟲齷齪者之可及矣顧乾三不樂爲舉子業惟好讀古人書與古人詩以是去富貴日遠於貧賤日親至於饑寒逆旅終不以彼易此也殆出於性情之所癖乎嗟夫馬周火色鳶肩遇常何而發跡爲相朝日不足於呂文穆公一激之次榜果中首選士貴自奮耳何常之有吾誠不願乾三之以詩人自許亦不願黃乾

三之詩者僅目之爲詩人而已也天人治安之策敷奏　金華殿中

當宁鋒車召見曰生安在何相見之晚當必有日矣

删後詩序

詩以言志蓋自唐虞而已然矣至三千篇之詩聖人删之爲三百遂爲萬世不易之經宋人云删後無詩豈眞無詩哉漢魏以來其藴藉雋永者不可勝數矣特以無聖人删之遂不能紹繼風雅爾自古風變爲近體而綺麗始不足珍然如唐之李杜明之何李膾炙人口殆非虛也近代歷下竟陵論詩之指各别識者交譏要之溫厚和平此道自在人心學士大夫登高作賦遇物能銘其足供輶軒之采者正不乏耳南州景呂丁公夙負異才其于書無所不窺而饜飫漢魏枕籍三唐久困公車遨遊南北凡歷覽山川投分蘭茝寒暑之變態風雨之晦明一切可喜可愕可悲可啼之狀足以發其幽思抒其逸致者無不寓之於詩而其詩遂自足千古其與今之名流如錢牧齋黎左嚴熊雪堂嚴顥亭王貽上施愚山李石臺諸名公碩彥分幟藝苑流譽鷄林眞不啻和璧隋珠矣余林居已久景呂綰綬鹿泉江南鄧元昭庶常走字寄聲曰此文學政事兼優而尤長于什韻者也治鹿泉之

初適値旱災催科中行以撫字整頓寓以綏和流亡復業諸務畢舉乃裒集其生平之作問序於余余讀之見其風期遒上意氣溢涌藻思綺合古致雲流自有一種空秀淡翠不可掩抑之色撲人眉宇又何竟陵歷下之拘拘乎夫今之縣令古之諸侯也奢儉貞淫各視其所尚以爲趨景呂之詩曰彫殘物力須休養廣大

皇恩實奉行覩斯聯也所以治其邑者可知矣奉朝廷德意以與百姓相煦咻卽禮樂可興教化可成

豈但燦燦道州如少陵所嘆吟而已哉鹿泉山邑也爲秦晉之要衝有雖伯雪峯諸君子在焉倡予和女匪朝伊夕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鞅掌簿書不足以爲景呂難也海內乂安元元被潤澤而大豐美

聖天子方且金聲玉振導揚宣洩叶爲歌詩以繼咸英韶濩之盛景呂之膺徵召而入臺閣應詔陳詩行且有日吾於是集卜之矣

渡江小詠序

詩以道性情而山林人之性情與廊廟人之性情亦微有異如孟浩然孟東野林和靖魏仲先謝四溟徐文長此山林人之性情也而其詩高寄霞表超然物外無一點烟火氣不作富貴紛華態亦其自處者然耳近日河朔山林隱士以詩名者首推申鳧盟鳧盟固余性命友也聯和諸篇載之集中其沒也余爲作傳以示不朽世或稱鳧盟以爲浩然和靖也而鳧盟之友秋水趙子亦與余善蓋三十年矣岸然自命不

事家人生産沈酣李杜枕籍三唐其所作平曠高遠絕去町畦巉巖若不求勝於人者而蕭然冲適自有不可扳躋之處譬如國色天香非以粉黛爲工薰襲爲妍而珊珊其來遺世獨立矣譬如武陵桃源沿溪踏沙逶迤而入忽見水綠霞紅峽口天開別有世界矣生平刻燭拈鬚各體俱備渡江小詠其一種也價重鷄林所至之處人爭倒屣而與鈞渭楊老父母相契忘言以風雅日相切劘風氣遒上蓋不必窺全豹而已見其一斑也秋水將赴晉陽過汾水入雲中

陟雁門弔古興懷縱其游屐歸而示我其磊落英多又不知其何如也雖然秋水與聞大道從事根本之學得紫陽之意讀其省心吟則知之矣寧第以詩名家而已哉余故爲樂爲序之

陳子遜詩序

夫靡麗之言易工而深靜之致難邇放逸之度多姿而平直之理多拙文固宜爾詩亦云然昔六朝綺縟專事華采識者鄙爲雕篆唐代淸眞文質兼茂星羅鱗躍炳焉煥焉宋人尚理以之爲詩拘於墟矣求其兼美無憾非通才不能也若子遜之詩殆彬彬乎大雅之儔矣子遜經術士也湛心六藝之圃咀味百家之芳固已窺聖賢之奧窔而探性命之苞會矣初非專意於聲韻者乃出其緒餘爲之爲之而無弗任其感時憂國則似少陵也噴薄莽蕩則似青蓮也而其高懷澄徹一物不掛於胸中則又有韋蘇州之澹遠皮從事之趣賸宋人之沾沾取青媲白者不足比擬也已豈非有深靜之致而無平直之拙者乎子遜穆然自命不欲爭名於詞壇其爲詩也聊以自怡悅焉而已然不求其工而詩自工無意於名而名自至海內風雅之士遜心類首豈爲過歟子遜生長四明學道有年濱渤萬里瀉其懷抱挾桑干文貯其蟠固較門虎蹲珠巖月映宜其詩之境界逈異於世之雕篆

者流也子遊學日以邵郎詩日以進今歸而事親他日取奚囊所得觴我於煙月清流之間則予將靑鞵布襪持紫玉桃竹之杖以從

朱公艾越游草序

詩至今日而盛矣然歷下竟陵左右袒者紛紛訖無定論則亦未免寄人籬下而不能自見其性情也大約別才別趣之說固爲知言然非多讀書則其識不高而懷不曠識不高懷不曠縱嘔盡滿腔血終是酸餡氣耳余自歸里以來楗戶却掃久不言詩間有好事者載酒問字則隨手批閱未必聞絃賞音也而遠方蒹葭中頗有不我遐棄而負笈下交者嘉善朱子公艾落落不羈生平好讀異書踰江淮渡大河過大陸之野登蕭玉之臺而以詩正于余余讀之終篇知其爲異人也蓋浙之詩派遠不具論近代如陸放翁楊鐵崖徐文長皆神明朗照意境超忽不肯襲人牙後自創一運會自具一骨相者也而世之知之者鮮矣公艾之爲詩才高而不露其才趣濬而並忘其趣幽異之思瑰瑋之語時溢於宮徵格調之外或如商彝周鼎或如山峙水波或如絲窓婉秀或如深山老衲至其忘形骸鄙紛華富貴貧賤不足以縈其志風塵跋涉不足以移其慮所謂詩必窮而後工者耶其

纖放翁鐵崖文長而與之並傳也無疑矣公艾善藏其用不輕示人惟姑蘇錢宮聲與之洽余二十年前舊交也試以此質之

陸何異灌餘集序

天下大矣菰蘆之中往往有人而能識者或寡直尋常視之耳古之人或隱於卜肆或隱於牛儈甚而不欲留姓字於人閒其意亦可悲矣至於單詞隻義偶而流傳如鴻雪雲影動有心者之慨慕良深也余向在京師常覽天下風雅之章數十萬言擇其雋永者付之剞劂名溯洄集凡策名通籍者固多褒錄其於山林之士尤惓惓留意焉去國以來聲銷響寂焚香靜坐不復作唱酬故態而海內詩人猶時有惠我好音者則亦拜而讀之如陸子何異之灌餘集是也夫其寄託高遠俯視一切五岳隱然在其胷中不欲作人世紙上所已有之語觀其趨向惟有一晉處士彼曹劉沈謝綺靡金粉之習詎足以辱其筆端哉洵可謂高士之詩也已至於詩餘亦復質朴濟宕如虬松古栢黛色叅天霜皮溜雨又一奇也余特表其所撰以傳之于世不禁神往於金粟紫雲之閒矣

吳星若詩草序

余每讀舊紀如章楓山羅整菴諸先生澹然於富貴功名場中未嘗不高山仰之是以决意縣車也顧林下必有日課以優游永日辛亥歸來二三年內尚有吟咏自乙丙以來溫經而已閒中魏子惟度數以所選補石倉見投其中有吳子烱如一帙清眞澹遠不事鉛華自然近於風雅豈濯魄於氷壺而飄飄然遺世獨立者耶夏日酷暑箕踞袒裼忽聞剝啄聲闢者以名紙入則吳子星若也倒屣迎之見其手姿瀟灑

居然南州高士喟然嘆曰有其人固宜有其詩今天下營營逐逐蝸角蠅頭以爭於名韁利鎖之鬨者不問山水也不問朋友也又遑問風雅哉吳子星若與魏子惟度足跡半天下所至山川增色往者丁帷滌園今又僑居大梁朝夕持三寸不律從事于鉛槧聲律高下取舍筆則筆削則削其意欲使當代之文人不致淹沒而無所表見於後世此必大有所蓄積于胷中非偶然而已也吳子將度滹沱歷上谷登燕臺過薊丘尋碣石之舊宮弔漸離之遺跡與賢士大夫倡予和女拈鬮分韻賡揚國家典章制作之休美爲揚雄班固之賦爲馬遷韓愈之文將見上林三都諸作不足耑美於前而海內知吳子者於山林清曠之外快覩其壯偉宏麗之章也已

嶼舫友人贈答詩序

憶甲午乙未之閒值
世祖皇帝褒重儒術每以詩賦考校詞林大獵南苑
命諸侍從之臣分題賦詩於時謭劣如介亦得頌揚
盛美載諸歌咏又命序述楞嚴等經付之棃棗頌布
梵宮迄今追述惝若隔世事也昔宋蘇軾爲翰林學
士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語之曰先帝每
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
覺哭失聲介受

先皇帝之恩亦以文章見知久任御史大夫中遭讒謗離
炤眷注始終不衰其學不如軾而其遇則過之自鼎
湖升遐以來痛慕無窮爰作輓章此後鮮復屬草蓋
感
先帝之殊遇切攀髯泣弓之思無湣嘆淫佚之意也乃十
年以來友人贈答多清揚邂逅之什木桃瓊玖之章
存之巾箱罔敢遺棄因彙而附于已集之末俾好事
者讀之謂當吾世而知我者尚有其人無虞翻青蠅
之嘆趙嘏圓石之悲其亦流連而不能去乎故詳其

里籍列其姓氏彬彬大雅其致一也

車中吟序

丙午之秋請告旋里夜值大雨及晨而晴脂我征車戒我行李殘雲歸岫溪水新添玉笋綺筵掩映招提古寺金尊檀板徘徊梓澤名園一水北遶源出渾源之州千丈橋横高勝灞陵之岸驪駒旣唱愁聞班馬嘶風楊柳猶青又見渭城度曲綠波碧色望南浦而心傷楓葉蘆花夢梁州而腸斷旣而星軺遥發好友竚立於河干玉勒爰馳佳客凝眸於道左彼其之子歌清揚邂逅之章君子如何賦天末凉風之句若乃

版泉旣涉臨易水之蕭蕭恒嶽惟巖過鄗南之蕩蕩喜人民尚在城郭依然嗟鬢髮將衰鄉音無改託諸吟諷雖無謝朓驚人敬茲維桑不忘萬石數馬忝王程之已迫知墨突之難黔援其爨下餘音留爲車中碎語

靈石吟序

槐水之上有古鄗城其南七里官路砥平巨石四段截然分形耳目具備頭顱崢嶸血痕尚在肢體不明長楊古道遺廟欹傾鼎鼐剝落狐兎縱横山僧告余曰此漢光武所斬石人也相傳光武倉皇迷路二人偶語詢之不應遂立斬之余唯唯俯覩訝其狀貌之異而憫其官骸之缺不覺喟然發嘆曰嗟乎石人爾胡爲乎來哉石而爲人事之變也宜正兩觀之誅人復爲石理之常也乃復五行之故昔有文人褚宦曾

作靈石之賦旣膾炙于當年維余二三友昆皆有石人之說亦推敲于今日或持儒者之論謂理之所必無或沿符讖之文謂事之所必有大飛將射虎飲羽而傳少婦懷春登山而化若此龐然大物重過千鈞非鬼輸神運不能雕琢其形容豈斷梗枯蓬所可彷彿其體勢若謂事之所必有則雲根斬斷未聞謦欬之音鏜鞳聲鴻非出翁仲之口若謂理之所必無則魚白烏赤何以著於蒼姬嫗哭雲居何以紀於炎漢意者山魈野魅數盡鏌鋣之鋒抑金盌玉衣幻作黎

丘之狀如是則捐軀陌路若血嬔萇泓之忠殞命黃沙浣衣同稽紹之意晨征暮宿常來馬首之沉思奇話新聞永作齊諧之疑案闕

雪後吟序

丙午九月余以請告歸里菊英方吐楓葉蒲山雁嗈嗈而南游草濛濛其欲萎惟是雕輪初解勞塵未息親友沓至飲食若流雖情話可懷而意興未恬也既而登壠攀栢泣然流涕懷風木之悲抱馬鬣之痛生前華屋零落山阿賢愚同悲埋玉黃土百年限至誰能免此於是携諸昆弟辨若涵一等暨老友李賁之過城南臨泒水登高阜望堯峯萬點蒼翠度斜日而飛來一瀉平原屯白雲而不去况水淹孤村時有漁歌畵艇煙環野寺忽聞衲子梵聲趺坐清心萬慮俱泯于十月二十六日大雨霡霂變而爲雪瓊瑤亂墜珠玉齊飄竹幹冷而裝綿桐梗楛而添絮紅蓼已斂乃見蒲地楊花白兎久沉又疑半床明月詰朝旭日霞彩澄開屏翳彙奔樹杪不動脂我小車策我良驥面對高城布席槐浦坐列無序笙簧間如犧尊不具殽菜而已新釀初熟甘茗在握平頭蒲酌飲至三觴李子喟然嘆曰對高人遇美景聞所未聞雖一時之樂事其百年之佳話也乎余厤覩牛山之淚快詠北

風之詩聞李子之言始愀然既而怡然也乃爲序而繼之以詩

辨若弟泛舟吟序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許其清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識者矜其慧想昔人謂詩有別才別解豈盡無見正以鏡花水月超然聲色耳余弟辨若自垂髫能爲詩今三十餘年矣刻燭捎鬚語必驚人若南遊西遊諸草高者若層巒聳翠深者如幽壑千尋秀者如芙蕖映水銛者如干將出匣於是海內風雅之士羣奉之爲吟壇詩伯若泗上諸侯乞盟齊晉也秋余歸里中親友沓至唱噱不已幾爲平地醉鄉

然猶不廢嘯歌於是有張村泛舟之役得詩八章辨若從而和之每讀一章則擲地作金石聲敦與之東暄暘之北山川變色草木拱伏會余復將北發辨若諸弟姪十餘人觴余於滙景園中余謂今日之會不必引商刻羽吹笙鼓簧也雪藕羣山月明千里高吟佳句五斗不足爲多矣時客有在座者曰余不能詩而能飲且好讀辨若之詩余曰汝能讀辨若之詩則不可不與飲遂逌然而笑即書以爲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人莫不有所好也而或者好爲詩豈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歟自晉唐以來好之者尤衆如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蘇子瞻陸放翁無歳不作無月不作甚或無日不作近日李空同王弇州卷帙重大幾至汗牛非躭躭好之而如是乎若余於詩非篤好之者而亦時有作前此嶼舫數卷業出而問世矣庚戌罷作辛亥壬子復稍稍爲之然前此猶在東華十丈塵道上既而在青門車馬圖中未幾又在水光林影丹碧叢矣是皆不能無作如虫之吟也如籟之鳴也如花之開御而水之行止也以悅吾心以寄吾況以荅吾友生以紀吾時序若其有合於古人與否則不敢知聊鑄之以遺世之好爲之者

泛舟吟序

余志癖烟霞性躭山水寄跡金馬毎懷蓬戸之思高議巖廊不廢嘯歌之事一編窓下原無俗士白丁三徑竹閒時有文人墨客脫粟布被聊效公孫甕牖繩樞雅懷原憲昔讀書于柳庄樸社今醉心于巉岫澇于乃因有事隴圻遂爾策馬原野羣峯吐秀衆壑噴奇烟火萬家既屛帳乎西北平崗環布復逶迤于東南山隱隱兮若斷而若連水涓涓兮如衣而如帶稽之山海經圖則曰彭水詢諸土人聚落爰號張村于是乘其支流稍加濬導山無巫峽豈曰灔澦之堆江非漢濱淼若彭蠡之澤乃合羊裘之友朋聚惠連之兄弟龍文千里玉樹紛披方之舟之載游載泳笳吹疊奏橈楫交加時則上天同雲雨雪連日風起水溥濤捲雲飛畫艇逆咽於滄波忽旋忽進蘭槳斜控于蘆岸若失若驚桂醑平斟兕觥競進洞簫聲斷佐以鼉鼓之音檀板敲殘雜以楓林之響鰱魚白毳味若松鱸之腴萊菔紫苔香勝蓴羹之菜不覺眼花落于井中布飄如出天上矣或謂續跡輞川之景或謂追

踪赤壁之遊薄金谷之美人銷情粉黛彷蘭亭之雅事寄志篇什侶予和汝爰賦八章枕石漱流硃有盟言紅蓼白蘋永爲佳話

披雲居偶吟初集序

長安俗塵膠擾促促如轅下駒朱顏已緇而白日難返消索之餘漸成枯槁久矣雖文之埋臂而管城子之告老也況聲律一道關係性情所謂樂之苗裔非含英咀華逸思超羣豈易窺其堂奧與漢魏質樸近古唐人以詩取士若李杜王孟沈宋高岑諸公風騷飈起膾炙人口皆以不羈之才終身揣摩故遺響流徽陶鑄千載今沾沾動喙摹擬皺迹取青媲白標之曰詩負醯雞見哉雖然學術剿者失其故步而下里之曲取悅郢中詩豈必工而後作耶況乎窮達有命幻化推遷偶有所誌展卷惘然或亦可藉以自考也余故取蛛網之餘及近日偶成者彙而悉付剞劂焉昔人曰候時之蟲自鳴自已何與人事余於此殆亦有無窮之感也歟

删補高士傳序

仕隱不可以分也古之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焉有豐草長林終於逃人絕世者哉易於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於漸之六二則曰鴻漸於磐飲食衎衎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在斯乎皇甫謐述八代以來自堯至魏九十餘人作高士傳似有偏於隱之意然謐曾向武帝借書而其弟子摯虞張軌等皆爲晉名臣則意其人翛然自遠非痼疾煙霞膏肓泉石者也歷代廟廊之上莫不束帛戔戔騰書巖谷延訪嘉遯之士博求屠釣之倫非獨景慕逸軌亦以激貪厲競也由是觀之高士襟期豈易量哉余幼從先君子讀書別墅水光林影顧而樂之悠然會心嗒焉終日自省闒執掌茲事惘然若隔惟床頭高士傳一卷未嘗去手閒中删補以自怡悅友人請付之梓意者觀古人之用心以自審其所處兼濟獨善時之適也勿徒詡詡自矜效彼狂豎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而公輔三事不忘嘉遯者之有人也則相成之美余進而歌白駒之章

漪園近詩序

近時燕趙間多詩人其在邢洺之間者楊猶龍申鳧盟殷伯岩爲最著數年來余復得茗柯周子之人蕭然澹遠其所處最爲困約而一觴一詠陶陶兀兀蓋古之所謂達者歟往歲踏雨搓青某添燈留故人之句一時長安識者咸願識面卜鄰既而下第歸里其學益進其詩亦益曠今春李又吉來寄余一帙讀之溫潤清脫唐人中項斯馬戴可以伯仲其與猶龍諸君並雄長藝苑可也嗟乎余少有馬少游之志常欲跨蹇叢臺漳水間與諸君子讀書飲酒以卒餘年不意仕宦遂膺重荷然此志終弗敢忘茗柯與余廬舍咫尺相依他日篝燈夜話以商其生平之所得者又不止於詩之一端而已也

程伯權遺詩序

程伯權者深州名士也余初不識其人戊寅夏游郡之講院與深士謝鼎儒善毎揮麈酬歌聞其淸句出塵洒然異之詢誰氏作則曰友人程伯權也伯權年弱冠不拘禮法嘗有嵇中散散髮岩阿之志其於聲律一道上下百代靡不博綜然性情所近在陶靖節韋蘇州閒後數月以試赴平干始晤伯權于姚氏西園恨相見之晚出雪藁爲余讀之一字一擊節嘆其爲風騷遺響也無何羽檄告警匆匆別十一月深與栢邑皆罹兵余艱難百死始獲一生既而詢於深之知伯權者則伯權死矣嗟乎天之生才士也何爲也哉數千萬人而不一生數十年而不一生幸而生焉固宜培植之愛護之若豫章之凌于霄漢天球之貢于明堂乃摧折零落若是其易者何也伯權昔謂予曰余骨相陋恐不能久於世又其詩云緋衣數召文人少何用多修白玉樓將無以其言爲讖云余嘗讀蠛蠓集而深幸盧次楩之爲王元美知也知伯權者誰哉故錄其遺詩數首存之笥中以誌鍾期之感

續補高士傳序

余既删補高士傳復續補之者何皇甫先生撰輯高士至漢末魏初焦先而止晉以後未之有也後人豈無有續之者顧多佚畧弗傳陳眉公逸民史所收廣矣擇焉不精識者議其濫余考歷代之史自晉迄明得四十五人其業蹈遐軌深心遠致足以激厲末流抑止貪競若夫假名山阜樓情好爵如种放屢至闕下盧藏用捷逕終南之類槩弗錄焉嗟乎世之艷心名利久矣抗塵容走俗狀拜謁于七貴五侯之門求望其顏色不可得而肥遯之彥獨棄之如遺雖槁木瓢落未必有濟于用然朋志松石忘機麋鹿其澹泊無求有足多者裨益於世顧可少哉歷代帝王咸重山林隱逸之選良有以也由是觀之士之未得志於時者夫亦可以樂道忘勢自愛其鼎而不必人莫已知之爲患矣

荆園小語序

申鳧盟困守菰蘆中至長安與余晤復與觴猶龍魏環極諸子游無脛而走不翼而飛詩名遂噪海內一日過百泉之上謁孫鍾元先生先生告之曰以子之才胡不濂洛關閩而第浣花叟之尚也申子瞿然曰濂洛關閩與浣花而有二也乎余既服鳧盟所見之高而因嘆古之真詩人未有不見道真見道未有不能詩者姬公勿論已如淵明之詩夐絕六朝非見道而能之乎考亭推服陳伯玉杜少陵其所自爲古詩可以駕蘇李而上之世徒誦其天光雲影等句是何異坐井觀天也鳧盟既以詩鳴矣又著荆園小語致于余曰吾守先人教將以誡諸身也夫才士毋以跅跑要駕而鳧盟語按轡就閑浣花也而濂洛之洵如鍾元先生之言矣謂此語爲申子見道之作可也

耕餘襍語序

讀書至樂也耕而讀則尤樂余蓋嘗稔其味焉憶辛巳壬午讀書城南別墅闢耕樓上每日暮色暝登臺舒嘯西山紫翠萬狀墟里煙火相接塍畦之間時見二三野老往來不知何者是羲皇世界迄今入仕十七年矣山中之樓尚在也山間之田尚在也樓鎖空棟田横山脊唯有白雲青霞栖息高簷長鬚赤脚兩後一犂而主人翁汨汨于馬頭塵駒隙影中鶴怨猿驚北山文可畏哉偶讀寧陽張攀龍耕餘襍語羨其既仕也而得耕耕也而得讀讀也而能識之可不謂賢乎錄其十中之一如五侯之鯖于口明珠之粲于目也余將攜此一卷于樵牧閒與海鷗狎處余殆將隱矣

好善編身世言序

成我存獨立之士也寓長安旅邸湫隘不堪而日手一編陶咏自樂所著書有成子辭書及率菴詩集皆非今人語也好善一編尤精微潔淨直可羽翼經傳身世言體大思深又有裨於學問而不可闕者其友人嘗稱之曰頰常帶墨而口不掛金似也然而成子窮而著書其書後世必有述之者過於子雲潛夫遠矣豈止輕富貴而樂文藝哉

爲善求子要覽序

善之一字本於　天降於人乃聖賢之階梯進修之總會易繫辭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擴之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唯一善之所積累而已世人不識命字專謂氣數爲命不知天命人以氣卽命人以理理爲主而氣自隨之原不分先後專言氣而不言理此世人所以惑於子平之說以爲氣數一定而不知窮理以盡道也故惠廸吉從逆凶帝王首言之袁了凡少不究心於經傳晚乃得之於雲谷何其見之遲哉楊子體乾欲刻爲善求子要覽問序於余余嘉其意將由善而求進於無窮也元吉无咎利有攸往豈但求子之助已乎卽此一念引而伸之自求多福不可量矣若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又與善相忘其是念大矣請以質之他日

勤忍齋小言序

余昵承之武子於惣齋見其厖眉道貌以爲煙霞痼疾者耳既而得讀承之詩又觀承之小品雜言迺知其於世事了然無礙而意思深沈又若有荆卿梁鴻之志憤欝於中者特善于自晦而未見之用世亦無由知昔漢文帝謂李廣曰惜哉子不遇時若遇高帝萬戸侯豈足道哉余于承之蓋不能無感也承之事親至孝又能闡明鄒漸齋先生遺書廣布於世人品學問於此見其大端殆未可以烟霞痼疾者目之也承之蔚州人爲吾宗環極老友以道義相勉來京師不數日輒告去曰吾與飛狐山下耕者有約何敢違環極亦不敢固留也其大致如此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唐人詩若李杜二大家如軍中之有李郭豈尋常偏裨可擬尚哉元和而後得騷人之深者莫過李義山余嘗嘆服其絶句之妙以爲有獨至之識而蘊藉宏深江寧供奉未能過也修齡吳子自爲詩既奇變幽細而於唐人中尤酷愛李義山嘗註義山無題詩慨然曰義山抱用世之才適際唐運之衰非宰相援引則無由進而令狐氏擬擬自私無開誠布公之見此明珠之所以泪而江蘺之所以詠也世槩以艶詩目之不探厥本指謬哉余讀唐詩既悲義山之不遇復悲世無能讀義山之詩者修齡能讀之匪惟讀之且能知之是義山不死而騷人之學將復見於世也余固樂爲序而傳之以救夫世之習于艶而忘返者

南和吟序

余久辭白社厠迹黃扉步陰玉堦之磚待漏霜寒之夜每愧補衮無能折足莫救五言七絶幾爲谷音拈鬚刻燭頓成往事追憶甲午乙未之閒嘯白雲咏仙跡海内同人慕義聞聲負笈重趼唱和成帙惘然若隔世事矣近惟輓楊方伯十二章膾炙人口或謂楚騷山鬼或謂廻錦離絃不止天末凉風之句殘燈無焰之篇也請告歸來日登丘壠松楸欝然攀泣而已茗柯周子將刻南和縣誌乃以邑中十二景詩見屬且先惠諸篇琳瑯珠玉續貂姝難然余素佩止文貞高咏梅賦對景懷人依稀在目遂援筆立和如韵庶附驥尾而名彰不知江郎之才盡也

喬文衣詩序

喬子十餘年來詩道日進聲譽藉藉公卿閒爭折節交之恐後喬子何以遂能詣至此哉吾聞詩有別才別解不盡關於學與理大端在能悟耳太史公游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疎宕有奇氣名山大川何與文事而文以進則太史公之善悟也詩與文蓋非有二矣自喪亂既平喬子簿於郟歷四明再歷蓬萊凡波濤洶湧山林窅冥人世駭奇之狀盡收吟橐而又有迂怪之士恢譎之書擴其見聞所未及喬子夙受庭訓有所大悟於中無不鎔鑄而裁正之宜其胸之浩浩落落發爲歌咏點塵不滓也入長安以後潦倒況瘁亦絶無齷齪之態每一篇出蒼蒼涼涼爽秀撲人眉宇嗟乎余與猶龍氏言詩久矣得喬子乃益張吾軍海内之習聲律者莫不思一見喬子之爲快豈無所悟於道而能然與故吾嘗謂喬子之遇似岑參而詩如賈島

羅子地理管見序

易曰俯以察於地理此地理之說也地理對天文而言猶之乎陰以配陽母以配父合則雙美離則相傷不相舛耳古伏羲生而知之其後聖人迭興莫不洞然黃帝分九州舜巡五岳周公營洛孔子墓泗水上朱紫陽詳論天下稱冀州大風水詎謂此非儒者事而忽之哉余素不讀青烏之書己丑先考妣見背乃得地理四書讀之其第一書郭景純葬經古本也觀玩月餘有得於中大約卽河圖洛書之意而歸重於

乘生氣一語顧佳地不易得地師不易遇應受佳地之人亦不易許此三者所以難相値也羅世兄自西江來其學本於吾師羅先生乃孔孟程朱之正傳以其緒餘學及於此註解大意精邃深奧舉景純之妙義闡發已無剩蘊而又得其象外之訣教外之傳著爲俯察一賦勿論指示天機老婆心切卽其文辭聲韻駢麗精工操觚染翰之士亦可飽其枵腹而當琅玕之液金鼎之膏矣有志地理者熟讀而精味之察地之理以察心之理察心之理以察天之理此仰觀俯察下學上達契合於一而豈但造福於世爲仁人孝子所必資哉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七目錄

序

衛紫峯先生奏疏序

都諫朱嵩菴疏稿序

都諫柯岸初疏草序

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吳玉騶疏稿序

都諫許傳巖疏稿序

都諫嚴顥亭疏稿序

宮定菴奏疏序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李繩武制府奏議序

袁了凡先生農書序

紀元圃蜀南光畧序

張玉甲青齊政畧序

河防芻議序

理刑末議序

王鹿萍服官十要序

勸民緒言序

章邑侯籲災錄序

高雲峯先生殉難實錄序

畿輔人物志序

重修廣平府志序

重修南和縣志序

重修晉州志序

新鄉縣志序

重修曲陽縣志序

重修栢鄉縣志序

重修寧昌縣學宮序

任子家乘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七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衛紫嵐先生奏疏序

嗚呼壬午癸未之間天下之亂極矣非經濟鴻才孰與拯溺亨屯乎有其才而不盡其用使後人欷歔於邑而不能已則亦運數爲之而莫可如何者也余於紫嵐公祖夫子之奏稿不能不三致嘆云崇禎十四年夫子以推官考選召對謂平寇爲足國第一義則

眞第一義也追巡按眞定等處其視國如家視民如子每一起草聲淚俱下讀至夜有鬼哭晝無人行之語聶夷中之詩鄭監門之圖不足云矣而其大者在以無逸是圖進君德以用賢養民規輔臣若夫糾劾悍帥控制驕兵痛陳張馬津米之害皆關彼時政務之大倘盡用其言可以轉危爲安起亡爲存而揆席無人但以不痛不痒之局了之庸人誤國夫子且柰之何哉今其稿見在載之國史則救時之石畫也留之邑誌則仁人之利溥也載之家乘則訏謨之法言也字字從忠孝血性中流出不襲古人紙上陳言夫子之遺稿在卽夫子之氣塞宇宙而志貫金石矣余爲諸生時受知於夫子蓋嘗倒屣命坐論文談心期以遠大之器壬午歲僥倖賢書夫子聞之喜倍於嘗握手慇慇勉以進取救時其後鼎革滄桑音問杳然迨禹濤老父母下車新樂乃得讀夫子之遺稿雖惘然隔世事又赫赫若目前也禹濤父母淸操慈惠雷封有水鏡之頌箕裘克紹治爲畿輔最行且繡衣持斧亢宗象賢奉此稿爲指南不必復問賀長沙陸敬

輿於枯竹間也而此稿澤被趙魏又當人奉一編以爲勿剪勿伐之甘棠瓣香尸祝與恆嶽同其高滹水同其永也已

都諫朱蒿菴疏稿序

古者言無所諱三公九卿大夫以至中下士皆得進
言則皆言官也然周禮保氏掌諫其責亦有專司而
秦漢以來爲尤著
本朝混一海内監元之失準明之制尤重諫官凡選
取進退皆出於
上以故昌言盈庭而蒿菴朱都諫以篤棐之心抒謇諤
之言所條上皆關民生吏治綱紀風俗之大不止一
時補苴已也己亥之秋海寇狓猖都諫念桑梓淵殘
上疏言利害及漕操督撫諸臣付考功議以詿誤遠
謫於閩既數月而都諫南征以疏稿示余曰風雨露
雷莫非至教升沉遠近皆 天恩也且余既忝持橐
簪筆依光日月有年矣雖遠去安敢自同於牛醫夏
畦之列乎余曰焚草之事古人載之于書而或者以
爲不然今都諫仕于魏闕則直言若矢謫於江湖則
每飯不忘存斯草也一以望吾君之優容納諫一以
冀吾君之蓍簪不忘顧可少哉夫漢上游女之篇懼
皓露奪蘭秀之色抑卿才人之什歟玉階辭剸雲之

沒古之君子皆以風雅行其經濟故可以爲天子之
近臣今之人何獨不然都諫在諫院爲直臣在藝苑
則大雅也方今
皇路蕩平禮樂漸復非直節雅望吾誰與從然則
當宁特徵起田間而畀以大任王魏韓范之業必再
見於他日余於斯草覘之矣

都諫柯岸初疏草序

都諫柯岸初先生廻翔禁掖歷兩朝著直節今年之夏請假休沐迺鋟其奏疏凡若干篇而屬余爲之序曰舜典所謂出納臯陶謨所謂贊襄皆以其言而已不聞其以文也自秦漢以下賈長沙劉中壘敷陳指切累千百言爲當代之冠賈以文勝而劉以質勝文者援引古昔揣度時事其議論足以定命其藻采足以華國質者直而不流正而不肆有欵婉而非將順有誠摯而無婞阿二者不同彼其心皆足以自信而以信乎君國之際故進言之道甚難余嘗謂若長沙中壘者可取其心以爲法焉初都諫釋褐爲襄陽令以治行異等擢居諫垣先後嘗八年所矣以今讀所上奏議其大都長沙中壘之心也歟蓋都諫於民情吏事既諳熟服官之日一旦得所發舒首論吏治之蠹弊若頓五指而張之盡切當時之疾又壹意務遵職掌其在禮戸兩垣也凡正文體禁囂風覈漕兌清輸役所以嘉惠士民者無算而其有所抨擊也不爲循聲逐影之談當

世祖厲精圖治以開言路所入輒俞即時有詰問終然涣釋都諫固有以自信於心者矣迄今上聖化維新尤得多所論列其首陳六部變通之宜鑿鑿可見施行而既爲兵都垣也請定武選之規請慈綏遠之計至言新令以春秋論取士宜四傳並重不得耑任一家致滋穿鑿此誠足爲筆削功臣非曲學阿世之比其心固在於此而尤爲不苟也余迩者待罪掖垣以踈戇故未甘隱默固不敢望都諫之後塵然竊自幸有以知其心之所存即今都諫暫旋里門實齋精神以需大用其後設施豈僅僅止於此者願遭逢聖世與長沙中壘文質相上下而能得其心足信夫天下後世者已槩於是矣

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人臣食大家之祿得以明其志而伸其所學者莫如言官然亦莫難於言官益上則損下便私則妨公議因則貽議於骫骳議革則掣肘於更張主斷則怨讟煩與施惠則沾釣橫被且和平既等於沃石抗直又類於攖鱗甚矣諫臣之難其職也余在垣省日月之所見鬱勃於中時進一得之愚雖多荷

朝廷之採納而返之於中無日不切飲冰之懼以是深知此官之難也六完袁公歷官都諫敢言人所不

敢言朝封章而夕報可出其所言者洞達時務指陳情事仰副朝廷之意卒之政行而民便民便而國享其功以故一時臺諫莫不奉爲典型凡有大事造膝悉後曰袁公議論雖馬周陸贄不過也余與公之弟同舉於南宮同官最久因得與公交交一十年矣飲醇自醉汪汪千頃而英敏廉幹遇事輒究其蘊發爲言論雖數千里外了如指掌眞有用之奇才哉今已晉陟京卿出其奏草付之剞劂問序於余余謂公之前以刑垣爲大司空中丞駐節滇南威惠翔洽既然西南保障公亦以刑垣曆顯擢豈非二難傑出人間盛事乎他日同秉國鈞盡攄其致君澤民之偉抱則一編者可以備國史之修大政之考豈獨載之家乘藏之名山耶

吳玉騧疏稿序

江淮之間神臯奧區往往篤生名世奇碩遠不具論以余耳目之所覩記蓋有十餘人焉姓氏聞於海宇許謨著於汗青卽燕許韓范之流未足多遜而余猶醉心者同年吳子玉騧也玉騧以壬午鄉薦文心之妙雕龍繡虎價重雞林凡屬操觚之彥莫不熟誦以爲功名梯階遠癸未旣捷遭將多難隱伏山中及我皇家張八紘以網羅欲使蚌無遺珠璞無匿玉乃用督撫之薦徵召至京試之　密勿之地滿漢侍從之臣服其綜博咸稱之曰能旣乃授以諫議之職敷奏剴

切條對詳明皆有關於生民疾苦天下大務如錢糧宜歸畫一一疏則雜派省而夙弊清政治最重守令一疏則體統肅而職掌嚴督撫本章冗繁一疏則虛文去而實效彰其他中肯綮而鋤奸竇者又不可更僕數也嗚呼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諫臣膏澤沛布古人所以重此官者非謂其操得言之權爲人所畏讋正以救時行道攄其生平之所素蘊耳今玉騧生平之所蘊攄矣天子亦旣改容而聽之矣暫歸林下益觀古大臣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臣時輔主之道而沈潛高明以自養譬如千章之木廊廟資爲棟樑萬斛之舟風濤失其險阻然則初爲名進士繼爲名諫議終且進於古大臣之列也余故讀其奏疏而擊節嘆賞不置爲弁言以誌其端

都諫許傅巖疏草序

古來文章之大者必以奏疏爲重謂其有關於天下之安危民生之治亂而非詞賦之雜於駢麗議論之託於空言也然非有濟世之才與救世之識則其所言者必瑣屑苟且而無關於當世之務有其才與識矣而意見未化偏私未除則其所言者或至忿憤爭矯飾而開斯世以黨同伐異之端此易所以稱同人於野之亨而昔人謂諫官與宰相等誠重之也傅巖許子昔過槐水與僕有下榻之歡時丁離亂酒酣談天下事慷慨悲歌繼之以泣蓋抱其才與識而不得試者有年矣既而位陟華垣夙夜匪懈乃得懋行其生平之所欲言大者在進
丹扆以執極之道而吏治民生河防兵政莫不敷陳愷切足以振蠱起獘若夫正色糾劾無所回護其餘事耳所謂關於天下安危民生治亂而爲文章之大者也昔鼂賈擅美於漢宣公陸贄於唐眉山空同之流聯鑣並駕傅巖方之詎不與世同揆者歟雖然臣子所以諫行言聽澤被蒼生而名流奕葉者以聖明

之君在上斯得以殫其嘉謨嘉猷也倘遇忌諱之朝一鳴輒斥雖有鳳咮豸角亦安所措哉故吾讀是集而嘆
天子之能用言圖治且重許子之可以爲
天子大臣也故不揣其鄙陋而爲之序

都諫嚴顥亭疏稿序

國家利病生民疾苦在乎補偏救弊然能行之者唯宰相能言之者唯諫官宰相職在密勿難于面折廷諍諫官職專論思無權勢之嫌得以孤行其意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諫官之關係天下也久矣其任既重則取材必精其道既閎則著議更偉是以自古顯當世垂竹帛者往往出于諫官如劉子正魏鄭公司馬君實范希文指固不勝屈也

皇朝稽古定制臺省並設二十年來梧掖之中標鴻樹駿耿耿不磨者踵接肩並顥亭嚴都諫其尤著者也嚴爲浙西望族代有達人顥亭蚤歲成進士受

世祖皇帝特達之知自詞林轉掖垣非抑之也時方開創必得熟諳古今之英傑然後可以黼黻

皇猷顥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既見之施行著爲大政而其不負

當宁之寵眷蓋不負生平之所學耳茲蒙超擢候升乃裒輯疏稿問序於余余讀其督撫請告甄別考語察典澄源諸疏皆 國家大計鑿鑿石畫誠

丹楓之柱石諫院之師表哉然顥亭多識典故論事侃侃足以動

聖主轉圜之聽而鼓朝陽鳳鳴之氣此爲海內所共聞見若其學達天人無所不窺器識淵邃好善不倦不可以一端測不可以當家名則今日諫議之嘉言即他日宰輔之先資也詎不樂于娓娓述之

宮定菴奏疏序

昔在唐虞夏商君臣皆面相誥誡勤勤懇懇見於詩書者可考而知也故不事奏疏之繁自周秦以來乃漸見於傳記如左國所載文義蔚然典則而事理亦燦然明備其有裨於治道多矣乃世之言奏疏者莫不歸美於兩漢則亦非通論也兩漢之後若唐之陸宣公李鄴侯宋之韓魏公司馬溫公其敷陳闗合君德揆度洞中機宜亦何遜於兩漢哉彼其學誠有所本而識議有以大過乎人也定菴宮子庚戌以第一人魁南宮癸丑選入庶常其舘試諸作固足以冠冕海內文章之士矣既而授爲侍御冠惠文衣繡衣正色立朝言論風采無所屈撓天下想望之未幾以糧運闗乎軍需借才叅藩於中州而定菴戀　主懷闗之思則未嘗一刻忘也其奏疏具在如止開礦酌題補責成河工酌議開復疏理海口雖未罄其底藴然已見其明義利之辨抱生民之憂而具古大臣之梗槩矣使盡出其所學崇論偉議又寧可測耶方今海內未靖[illegible]聖主立賢無方需才甚殷試之內復試之外烏知　大造之陶鑄不欲使之爲承天之柱立極之鼇乎定菴其益勵所學蓄其識議之本他日宣室夜半前席都俞吁咈賡揚帝德以此奏疏爲權輿矣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自漢以後歲漕關東之粟以給京師迄于唐宋元明莫不以爲大務盖民以食爲天政以足食爲首苟食足而民富以戰則取以守則固以閒暇無事則足以與禮樂而致太平何施而不可故司農者國之大本督漕者國之大用也我

國家定鼎于燕輓漕因前代之制而加詳爲命大臣開府駐節淮揚七省舳艫雲集鱗次任至重也顧漕之弊叢積蠹久糾纏紛紜而難治大約各省糧道與

在京坐糧廳及諸胥吏斗役市儈爲雀鼠長子孫于其中淸釐之則以爲多事因而飽其膏腴則曰是庸庸之福其弁丁困苦損瘠以至于破田產鬻妻子徵發期會逼于親黨敲朴逃亡呼天愴地弗問也漕事之壞極矣二韓蔡公始膺

特簡來督茲任舉從前牢不可破之習一旦釐然大變之凡舟楫之利槪量之準本折之宜以及官役額料之增減輕賚贈耗行月之徵解存給一一酌以精心雖不允當東南之民力用是得蘇而 國儲亦因之無飲無何公以勤勞致疾告歸休沐而海氛不靖漕政遂弛

世祖章皇帝睠焉有南顧憂乃 詔復起公與情懽呼甚于借寇願公之再莅任也所居之地同而所處之勢異所處之勢既異而所行之事亦遂不同昔也以漕之弊在于漕則專于漕治之而漕之弊已去纔也以漕之弊在于生民耗斁則不專于漕治之而漕之利乃與公于是多方補救籌海防河請蠲議賑凡所以恤軍裕民者嘔盡心血而勞來安集之餘始獲飛芻

輓粟之舊其一切錯置較初政爲詳爰輯奏議刊成二集今讀其入告諸疏指陳便宜申明職掌縷析條分洞如觀火雖山公啓事房魏奏牘不是過也讀其制關文移商畧形勢委曲周詳洋洋纚纚和東可挹雖韓魏公范文正之互論西事不是過也讀其牌記之附見者惻然深思悠然遐矚其格神之誠奇懷之曠雖昌黎之南海廟碑歐陽之偃虹亭記不是過也蓋其經天緯地蓄霆洩雨無非出于忠貞之志夙夜之懷而成之者乎以興利去弊雖百世奉爲成規可

矣予于退食之暇從公遊見公蕭然于清泉白石間左琴右書怡愉自得有安石東山之致未嘗不嘆公寄懷之遠讀撫漕奏議又何其勤勤懇懇無不詳盡也豈非神明洞徹躬勤政務而具經綸之偉畧者乎蘇老泉常稱張益州曰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若公者今之益州也聖天子方厲精圖治所需于佐理者誠殷一旦側席求舊臯夔旦奭之輩余于公有厚望焉茲集也特管窺豹文之一班也云爾

李繩武制府奏議序

天將佑國家昌大之運則必篤生魁碩楨幹之臣以經理其封疆而綏乂其人民粤稽歷代莫不皆然而我　皇清國初之臣麟麟炳炳尤多濟世安民克奏膚功足以銘旂常而永帶礪者蓋不可勝數也若太子太保大司馬繩武李老公祖其尤彰灼者矣公遼左之巨族也生而英邁不羣博習文武之業氣槩沈雄心思縝密辦事郎署精敏練達世祖皇帝知其非常器也拔之爲僉都御史其風采已著矣廸進職少司馬而籌畫軍旅恊贊樞密動中機宜於是人皆知其經濟之才遂推總督三省奉命而往三省帖然寧謐廸荆楚多事移任荆楚卒以勞瘁而殞賢郎以公所爲奏議授余讀之令爲之序余不禁嗚咽而太息也公之事世祖皇帝也與余同時余時爲諫議爲副憲總憲每廷推廷議未嘗不服公之議論侃爽識鑒明决節制三省適當圈佔之後民多失業榆園曹濮西山一帶盜賊窟穴河患水決下民昏墊苞苴積習洗濯難清公用

勤用撫無不蕩平糾參貪婪剪除大憝如方大猷王昌印等非公莫能除其害也伊時三省之民如安於袵席之上及其在楚正當撻伐滇黔征討姚黃公控扼關隘儹運糧儲選將練兵遂致蕩平海寇之變明安將軍舳艫東下救援金陵公安湖湘使風鶴不驚預備船隻眞不啻神運鬼輸而且捐借戰馬以爲水陸兼制之勢是以滅此朝食克奏敉寧公之功洵大矣哉雖然此猶以功言也至其乃心王室凡有水旱災傷必痛切陳奏不但爲民請命也其

慇慇懇懇篤棐之衷願朝廷之上時存創業艱難之心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惟恐其好大倦勤也故憂聖危明而言之卽唐之宋廣平宋之李文靖不能過也此眞大臣之用心而時或致不悅者之謠諑公固不暇計矣年方壯盛身騎箕尾猶以父柩未葬母老弗侍爲痛其至性迫切溢於毫楮可謂忠孝克全者哉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公之謂也使天假之年而久鎭方州或內授衡宰其爲社稷倚毗霖雨蒼生詎可涯量乎公之應傳入名臣無疑也余與公夙昔相交及公之弟塞公亦公輔材也故備述之以爲他日信史之徵

袁了凡先生農書序

自井田之法廢後世治民者務為因循之政其一切耕耨種植蓄洩灌溉之宜脊焉不講惟聽民之自為而已幸雨暘時若征歛無暴則民生獲安不幸水旱洊至歲比不登為之上者又不思所以寬之之術盜賊患作殺伐用興民生凋弊而國家因之以蠱壞矣此農田水利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余嘗攷諸禹貢雍冀厥壤黃白號為上中而其後產薄民困荊揚厥土塗泥號為中下而其後產美民饒豈非三代以後東

南之水利日興西北之水利不修之故與袁了凡先生高才博學有志先王之道其農書一冊作於今寶坻時凡所以教民耕耨種植之法甚備而其水利蓄洩灌溉之制尤懸懸焉嗚呼此井田遺意通其變而書用之可使家給人足非迂遠而濶於事情也兵馬指揮張完修特表而出之付諸梨棗吾謂是書區畫詳密可造天下後世生民之福而施之西北為尤急欲復三代純王之政者必奉之以為權輿則張子汲汲復古之心附著於篇與了凡先生當日康濟之心並存於天壤矣

紀元圖蜀南治畧序

保陽山水秀麗風氣凝結自古多重名節之士近代如劉靜修楊椒山尤爲奇傑而江村之鹿太常容城之孫鍾元或出或處學有淵源余皆心慕之若余同諳紀元圖先生則又今人而古處者蓋自其初登鄉薦相遇於燕邸與之言時務洞中肯綮如汪汪千頃懸河傾瀉而不竭也論古人則黑白判然如明鏡當空而妍媸畢照也迨試之以吏事在浙而浙治在蜀而蜀治左之右之無所不宜士民愛戴如父母兼師保元圖之言曰會稽繁華之地也人習其澹吾以淡心處之蜀南荒殘地也人厭其冷吾以熱心處之吾非有治績之可見也惟勉盡其心耳爰彙其在蜀南中詳移會條告讞之類共爲一册示余余讀之竟篇知元圖之爲治以實心行實政而荒殘凋瘠之區頓有文明麗厚之象非其學之有本師友切磋卓然自立焉能不以遠近易慮而體國憂民若是今元圖再補憲副矣海岱惟青州其民淵達多匿智太史公言之其所以治之者又必有道也敦禮讓厚風俗勿

使小加大賤凌貴此今日急務敷布以漸王元美詎肯美於前哉吾且執此卷以待海岱之治譜

張玉甲青齊政畧序

賈子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吏者天工人代何可日之以俗正以其所急者在簿書筐篋徵發期會而於先王教養之大端無所涉焉故耳然又有習爲文具鋪張壘砌如所謂下車條約者塗飾一時之耳目雖其文義若有可觀而無勤勤懇懇之誠意寓於其中君子不貴也大抵學者諷詠載籍每好談王道卑權術及至授之以千里之寄委之以元元之命則又委蛇遷就失其所守

甚而武健嚴酷刻轢鉤距以爲勝其任而愉快失之逾遠矣惟　玉甲張老年翁學有本原志在利濟受命於
天子觀察青齊入境之役其所規畫設施皆有成竹於胸中而次第布之故觀其惇本善俗六條則已知爲治之大端矣其餘禁火耗禁賭博禁差役禁僭侈息詞訟修城隍儲倉廒建社塾凡一切惠民之政條分縷悉無不備舉而於禁止巫師僧尼邪教尤不啻三致意焉蓋世人怵於禍福之說每遇蔥嶺之徒雖心知其非是多方假借望浮屠而膜拜以助之燄而益之波若異教繁興白蓮無爲等邪說暴行往往釀成大患是以政畧於此亟欲拔本塞源本先王仁義之道革其浸淫舊染之汚蓋非深於洛閩之詣而具昌黎之識者不能確然不惑如此也昔班固傳循吏謂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以經術潤飾吏事由今觀之豈但潤飾而已哉　玉甲通籍既久所在聲迹俱著督學江南而士氣興建泉川南而頑梗化今又見之於青齊泱泱大國之風去狠夸

長嘉禾型仁講讓教養備矣余昔與　玉甲論學於京師　玉甲謂立身行道惟在孝經一卷時則心識其言今余檢方林下無裨於時而　玉甲以其所學實實見之政事丕振風俗乂安東夏不負
聖天子任使之意由是而躋位九卿躡文石之陛坐雲臺之下與海內耆宿名儒講求三代以來所以統羣類而一方畧者亦必有其具矣孰謂王道不可行於後世也

河防芻議序

自黃河趨於東南而漕運資之以爲利故昔人有言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舟於是言治河者即治漕亦在其中乃修築方完潰決立告費水衡數百萬金錢罔克奏績不惟生民昏墊即漕艘亦有梗阻之患此

聖天子所以側席殷憂特遣重臣巡視而簡選才猷之鴻碩者往任其事也今江南按察使崔子暘菴曾任滎陽令歷淮安郡丞改理河務遷四明太守特舉河

道監司於是有河防芻議一書自丙辰之春寄置案頭問序於余余方養痾林下兀坐高齋數年來不出戶庭何知河事顧聞高寶清桃諸邑時有懷山襄陵之厄田廬陷沒室家仳倘老幼婦子幾盡化爲魚鼈則不禁心怦怦然愁爲如擣乃披覽河之全圖暨黃淮交會圖及其條議五十則或間二十五條知其身親目覩手口卒瘏日與河上之勞人疲吏斟酌籌畫而苦心以出之非揣摩嘗試之見可得而比也昔神禹治水疏瀹決排而已今則疏濬之外必以塞爲要法蓋不塞則漫衍於上不疏則壅滯於下也故篇內云在上流則塞之使歸故道不致中潰而來在下流則濬之使歸故道得以順流而去又云黃河自西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淮水自西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二水並行清以制濁水行河底海口自深則黃河南北兩岸自無潰決此故道也亦舊制也善哉言乎蓋已無剩義已夫河之利害大矣神禹之功不可復見武帝築宮宣防猶有勞心之遺意彼賈讓放河使北入海固厲民之要言而李仲昌穿

六塔渠竟無成功亦庸人之淺見惟故明之潘季馴李化龍諳習河道疏塞兼施雖不敢比績平成亦庶幾安瀾無恙者矣今暘菴所著殆與季馴化龍相表裏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行事居河道之職任者得是書而寶之奉爲指南車其於國計民生端有攸賴治法得治人而行河漕其永無患乎

理刑末議序

邢與余鄉接壤漢爲襄國春秋時齊桓公起而定之遷於夷儀傳曰邢遷如歸然後知易小僻阻之邦猶必待其人而後治况今爲馮翌近地在天子畿内車書繹絡之衝哉我

朝定鼎之十三年始命閩晋安長源蕭君李是邦夫李雖佐郡位在郡司馬別駕下然獨持風紀爲臺憲紀綱之寄下以師帥其僚屬凡官評之臧否吏治之得失李得上之督撫按督撫按攜以入告黜陟之郡

有大獄大政諸司不能决者下於李而始平諸豪猾不軌胥吏之虎而翼以暨閭里惡少年椎埋弄兇李得摘發嶮治之而讞其牘於憲任綦重也自蕭君李邢後予鄉之人士有事輦轂者咸告予曰刑獄平矣邢政修矣邢之大奸大蠹除大猾去而牟氓息枹鼓臥矣予心韙之乃未幾以循績報最召之內廷入都門出所爲理刑末議四册授予則三年中文移案牘俱在予讀未竟愈信夫君之得此聲固有所致而然也按邢故煩劇四方輪蹄趾相錯又密邇山左右自

明季多伏莽我

朝以近畿地養豊沛禁旅廢屯衛牧地以給諸失業諸失業者爭而亡著虎踞之訟牒十餘年不休昔之李官綜理大綱而今則屬邑之刑名庶獄之贖鍰皆責成之載在令甲是邢故難治而今之刑尤難治矣今觀牘中所載批御導窾條舉目張發於言見於施行其他讞獄平允輕重出入各協於情而麗於法何其左宜右有毫無棘手也夫國家用人當用湛於經術宏深通博而又智意開張無膠柱束濕之患庶克

有濟方君讀書時閉戶自精攤卷有得一旦試之携取逢源是故學術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風俗之本也讀是編者其亦思蕭君之吏治出於學術即由是爲

今子之大臣無難豈但比於古之循[illegible]哉

王鹿苹服官十要序

作吏自古難之嘗讀元次山道州諸作及高達夫封丘縣詩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況在今日瘡痍未起鴻羽甫集自非得學道愛人者撫而治之其能免於美錦學製之譏乎博陵王鹿苹少爲名家子嘗從學於翹儕鶴先生博洽多聞不屑屑於溫飽蓋其於立身行已之大端講之有素矣余於桑梓閒每艶稱以爲善士茲且筮仕望江以服官十要質之於余余曰服官者之不知其要也久矣彼其所謂要者肥身家飽妻子誇耀閭里廣置田宅以蠹役爲腹心以鑽營爲捷徑因之以希顯榮膴仕者有矣然躓足喪鼎而爲世所姍笑者亦往往不乏也曷若清慎自厲身名俱泰之爲坦途哉王子之所謂要者如是是卽服官者之指南也

聖天子試理人之策執此以往可矣

勸民緒言序

一邑之令長卽古諸侯也得其人而邑治矣然治之無其道則怠廢焉而不治卽勤勤焉而亦不治縱弛焉而不治卽督責焉而亦不治蓋爲政之道莫先於敎誡而敎誡之道尤當根心以出之因俗以理之諄諄焉如父母之訓其子師長之詔其弟使民欣然皆有樂於爲善之心而無甘於不肖之意閒有不率而後濟之以刑則人服而不怨此子羔之所以感刖人武侯之所以服李平也近代以來賦役繁而刑獄滋饑寒迫而姦僞出爲長吏者日惴惴以獲免於罪戾爲幸矣暇復以敎民爲事且念及於敎之必以其道哉邑侯邵君子昆昔令臨淄曾著勸民緒言一冊移風易俗厥有成效矣今改授鄗爾下車未幾卽以孝弟急公息訟止姦防盜數大端布告閭里此猶名醫診脉立方皆其嘗試而已驗者而要之古循吏所以敎誡斯民之道實亦不外於此矣傳曰學古入官邵侯之學蓋有源本者也以學爲治治故不同倘由此而力本崇儉以裕之絃誦仁讓以漸之將覘近之風

不崇朝而可底於淳樸之化又何衡瀆之難治而報最之無期哉

章邑侯籲災錄序

水旱災傷雖曰五行之沴氣乎然亦人事之未善有以召致之也以人事召致者還以人事補救之是不能無望于良有司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號咷者疾痛求援之情笑者疾痛既去而不勝欣喜之至也戊申之歲春夏不雨既而地震大雨連旬不止水大至冀青兗荆揚罔不被水者於是

聖天子惻然憫之廼乘鸞輅駕蒼龍翠華雷動旂旒電轉過阪泉之野歷堯母之墟瞻恒嶽幸鎮州親見北方諸侯進連率大臣詢民生疾苦知水災異常蠲免額賦以拯恤遺黎維我栢邑得與斯恩膏廣沛之澤時令斯邑者萊山章公也先是七月初七初八四五晝夜雨若河漢傾注城以外平地水高丈餘黑風白浪蛟龍怒舞人結巢于木杪繫孩幼于樽櫨穀麥在囷者皆付洪流尸骸飄泊而下城以內沈竈產蛙士民登陴而望色若死灰公以身捍禦手操畚鍤曰吾雖不及蘇子瞻之在彭城然水不退余義與城爲存亡投以少牢於是水既入而旋去民則大喜然不盡

化爲波臣矣民則旣喜而後悲悲其不死于水而將死于無食也公曰若勿憂吾爲若請命于是以水災十分請其言眞切沈痛洒賈淚而繪鄭圖矣大中丞甘公踏勘至槐亭慰公曰若言不謬吾爲若請命于是大司農以例應免十分之三奏聞
天子曰畿甸吾股肱卹其盡免康熙柒年田租部檄至邑六張告示民則又大喜過望然邑當九省通衢賦旣免廩給供科無可措兵漕候核算非乃調補公計無出至典衣貸債支應郵符民則旣喜而後悲且嘆曰奈何令我公若如是魏子聞之曰邑之被災天也他邑之民被災而至于流離死亡茲邑之民無之災而能以人事補救之公之力也近世有司好隱匿災傷利于催科以求嬴羨公不忍爲也卽免租一歲矣驛站緊急追呼以濟然肖亦可以告無罪於地方公又不忍爲也有大德於邑之民無德色公因邑之民以致朝夕饘粥不能自給無怨色公則誠賢父母矣而我邑之人尸而祝之者寧後于畏壘之民也邑諸士民進而告公曰公爲民請命其事不可以不傳淇文不可以不紀父將以語之子兄將以語之弟且以語後世子若孫其勿忘茲日永載我
聖天子之德與賢父母之惠也於是乎捐貲以刻斯錄而余樂述其前後以爲之序

高雲峯先生殉難實錄序

道可以符而獨知而不必出於衆見事可以快於一時而無不傳於千秋此天理之極而人心之公也若雲峯高公甲申殉難一事蓋炳炳乎可以照汗青而光簡冊矣昔余於
世祖章皇帝時曾上褒錄幽忠一疏若倪元璐等二十餘人皆蒙華衮至今海內誦
朝廷美政其於廉頑厲懦不爲無助然彼時未聞有雲峯高公也逮同邑谷子席之出顯忠一集余乃知雲峯殉難之事蓋其死之事甚奇而其從而死者又甚奇奮身入棺寘月而逝李繼善賈彝倫等十人同日自縊發火焚毀何其烈也按高公時已七十餘歲矣以懸車高臥之年官守言責俱無所繫即遯跡韜晦可以自全而率其家僕及所屬官决絕不顧者誠以受恩深重國破君死以身殉之不忍見賊寇鴟張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然吾聞公自髫年讀書耄而好學練習國家事務知綱常大義又所著有一化元宗書深明性命之理其死也見之真守之定無所顧戀宜已乃繼善諸人何爲者昔田橫齊壯士耳義不臣漢自刎而死其徒五百人在島中聞之皆死論者謂其素得人心若公者非忠義之氣久浸於及門之心何以令十餘人同日甘授煙燼耶故雲峯之殞身者心國家之心李繼善等之殞身者心雲峯之心也獨知而已何必衆見自快而已奚問千秋然而天理人心顧可泯哉今公死且二十餘年矣丹心成灰藏血化碧枯骨歸于馬鬣忠魂鬱于荒阡上谷張茂才既爲之作傳谷子席之復問序於余余泚筆述其殉難之意以見其可傳而余昔年褒錄幽忠之疏有所未盡職司銀管者採錄不可以不急也若其生平懿蹟則自有本傳在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所以誌畿輔之才也先生以諫議名臣直聲聞於天下後復晉位少宰衡量群品天下之士風走響應莫不稱爲一世龍門今既急流勇退侶樵牧而癖烟霞矣猶然惓惓不忘著書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若夫灰心槁形自命曠達有道者弗居焉先生生長　京師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炙彼都

人士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闥與海內賢人君子有椒蘭之契其出處顯晦多所閱歷若其水火黨錮之禍又嘗痛心疾首於鉛槧覩記之間故以四朝人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其惡舉其大而不綴其細無善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倒無事跡之損益無遠近之棄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既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學非是義也不列姱修人才若此可謂渢渢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此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爲天性所近地居東北爲陰陽風雨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化爲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後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怠卽其

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可以翼史而資經矣若夫畿輔一代人物卽繫明室一代之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重修廣平府志序

書紀禹貢詩列國風山川土田風俗人物固已見其大槩矣自編年變爲紀傳表志後世史家遵用之志即郡縣之史也然史之善者稱馬遷班固陳壽歐陽修諸家而郡縣之志未有爲文士所膾炙者何其地陿隘其事瑣尾其品行駿偉者不過數人其文章卓犖者不踰數篇即有龍門之高才扶風之家學捃摭網羅終無以與於瑰瑋奇麗之觀已故不登五岳不知羣山之卑也不觀四瀆不知衆流之渺也不游蓬萊道山册府芸香不知金匱石室之珍儲鸞臺鳳閣之故實也然則爲郡縣之志者不亦難乎乃今廣平郡志告成蓋三長俱備而五難不足爲訶病矣廣平名郡也天文上應昴畢辰星斗樞地勢北通燕涿南接衞鄭山則聰紫紅要水則漳滏洺沙風氣廻環墳壤沃饒洵河朔閒一都會哉乃舊志相沿一百三十年未經再修缺有閒矣維　太守石友沈公師節敷化大雅在躬觀察進也潞公蘊藉宏深風標朗峻下車以來即欲蒐采成一家言垂光琬琰適有　內閣

衞公之條議　撫軍金公之憲檄遂造　賢叔申太史之廬而請焉曰非先生椽筆無以謀不朽太史亦遂降心以從曰余嘗珥筆金華殿中矣纂述之勞又烏可以辭於是掩關却埽筆削補敘始於乙卯之冬迄於丙辰之春未百日而畢厥役其閒總較者則大司空公洽諸公參訂者則左轄襄璞諸公捐刊同閱者則郡丞瑞生賓揚諸公書既成矣　石友使君遣一介之使問叙於余余焚香誦之繼之以嘗見其贍而有要詳而有體自星野沿革暨災祥襍志共二十卷而古今典制與革地方人物勝蹟天道地勢人事之本末備矣告竣雖以百日繙閱取之廿一史歷有三載此龍門扶風之遺意可爲龔黃元魯之指南也豈不盛哉抑余因之有所感矣　國家幅員廣濶包容無外而根本在於畿輔畿輔近郊多入公侯采地賦稅所出根本又在於趙魏廣平趙都也距邯鄲兩舍耳咽喉所屬似平而險當戰國之時秦人鷹揚虎視日肆吞噬惟趙與之抗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唐之河朔藩鎮蟠結桀驁不可控制跆義橫亘其中卒

破朱滔救魏博而定其亂則以洺磁邢三州爲之盡力也貝當滄瀛之衝亦爲重鎮今軍興未已轉輸糧餉且爲漢之關中河內矣歲多水災民寡蓄積喣噢而休養之俾不至瘠痟而奮其忠孝之氣以作干城賢使君明府之心亦此地父老子弟之望也敢因弁語而併及之以附於諸叙之後庶云爾

重修南和縣志序

日東月西陰陽之禪代往來而不已也前聖後賢人物之英靈生毓而不竭也匪文人纂組之則天地無色矣故曰域中有三大而史官居一焉邑之志即邑之史也黃帝分天下萬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之邑即古之國也國而可無史乎此志之不可不作也南和在天文昴星分野自漢唐以來爲邢州封域之內夫其西眺太行北倚嵖霧大陸在其東洺水經其南洵勝地也自古名賢指不勝屈而鉄骨氷心爲有唐賢相第一人者莫過宋文貞公其後則明之李载心白華池朱和陽諸公後先颺起語曰人傑地靈地固以人靈哉舊有志書殘缺已甚邑人咸欲修之而未有首其事者丙午之秋余以假請告至里故人周子茗柯以咏邑之十二景示余余走筆和之移書茗柯謂可以補邑志之所未備會邵丞千峯王公邑令德符章公言之文宗虎臣蔣公文宗大爲嘉嘆曰今人一行作吏㩲三尺案日事敲朴午夜猶持籌計錙銖耗羨而乃以載籍爲重以儒術潤飾

吏治此兒寬黃霸之遺也吾聞尉子茗柯雖邑諸生哉其人熟於左國班馬有史材盍以幣先之茗柯拜受惶切不敢辭乃挈同事諸子網羅遺失摉葺碑版咿唔筆削晨夜不敢休息數月告竣不縟不繁有典有則燦乎其如雲錦之章也釐然其如綱目之紀也事皆詳盡而考核爲必當人皆賢哲而去取無所阿豈不卓爾大雅彬彬史筆哉書旣成上文宗蔣公公奇之忘分與談曰子誠才士勉旃自愛且嘉郡丞邑令之用心懇懇徵良吏之一班也茗柯至都索余文以序余昨厠黃扉之側讀秦撫所進陝西通志竊嘆其多識舊典寓意勸懲有古大臣之風今茲志書之成一舉而數善備焉則他邑之志聞風而修舉者尚未艾也是寧特一邑之美哉

重修晉州志序

晉州古鼓子國漢魏爲下曲陽元中統閒乃改今名蓋眞定東隅之重地也舊志云鼓山聳翠滹水環清背倚恒嶽肘扼陸川亦可見形勝之大槩矣而或者曰晉地極目平沙絕無蒼巖白石參差掩映足供流覽所謂左接瀛海右擁太行俱非目睹閒物徒虛語耳是殆不然聞之青烏家言山巒之秀脈落平陽達人曠觀俯視寰宇九點煙耳名山大川何必居籬落閒乃爲已物余爲諸生時曾入州境見其民物熙洽風俗淳厚桑麻遍野絃誦有聲心美之以爲一變至道此地其庶幾也歟迨鼎革以來聞地漸瘠民漸困探丸者刼人於萑苻衿佩者發咏於苕華則又不勝慨歎安得良有司綏乂之以復昔日之盛也乎晉州大夫　恩蓼郭公來守是邦拮据二載以子視民以禮育士政清人和百務犂舉因奉　撫軍諸司憲檄修輯志書乃聘諸生關永清等編次採訪學正程思恭鄉紳紀澐等參訂考較大夫則修飾潤色斟酌損益期於至當書成問序於余余讀而善之蓋志即一

方之史也史才甚難唐劉知幾謂有三長五不可而又云學才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今觀志中有綱有目分爲十卷體裁較然而每欵有引有斷備規勸焉安饒武三邑例有聯轄聽其另修不相混淆見統屬焉職官師長功德可紀者褒其大槩恕其疵瑕善善長而惡惡短存厚道焉科目仕宦孝義節烈有關風化核諸典紀詢諸父老確實無私示鼓勵焉藝文惟擇其有裨於治理者經制則取其有切民瘼者而道釋二途原屬異端非王化之所尚附諸篇末以寓存而不論之意豈不三長之咸具也乎余因是而思古今治天下之大要吏治與人才而已矣有吏治而人才愈盛有人才而吏治愈淳此　廟堂所宜慇慇加意也即如晉之人才指不勝屈而唐之鄭國明之恒山尤爲表表者然鄭國受業於河汾恒山授徒於書院其學皆有所本矣學而後吏爲良吏儒爲眞儒可以爲州郡之父母亦可以爲天子之大臣匪是則以寇萊公之功業尚有不學無術之譏然則學可以不勉乎哉州大夫之亟亟於修志也仕而優則學之大指亦所以化此州之士與氓共沐浴於先哲先民流風餘韻而徐求所爲一變至道者豈僅操觚染翰鋪張纂組以應編摩之故事而已耶夫以其學爲志一州之書規模已遠大如此若進而登天祿奎章之閣睹金匱石室之藏又何難揚扢耿光大烈繼龍門扶風之軌迹也余故樂述而爲之弁其端

新鄉縣志序

蓋聞天道無常故星日有薄蝕之變地勢至厚而陵谷有遷移之時然其間斡旋轉運俾三辰不失其次河岳咸循其紀則在乎人事之修舉而已人事修舉責諸君相而史臣之職實爲之總鑑故曰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此非虛言也史在於朝則爲一代之書史在於邑則爲一代之志志顧不重哉新鄉古邶鄘地殷先王之膏澤沐浴最深其後雖染於妹土而保乂之化肇自孟侯殆與伊洛豐鎬同其熙浴

其析汲獲嘉二邑地置新鄉則創於隋累代因之山川形勢左孟門而右太行人民風俗勤播種而尚孝弟洵河朔要區哉前志雖有可觀喪亂之後因革固已不同名公碩人之懿行騷人文士之纂述更多未備適大中丞膠侯賈公持節豫州檄州縣各修厥志新鄉之志則請於許傅巖先生曰先生操觚司海內文衡久矣若然藜天祿之閣則當上繼龍門扶風助是非賞罰之權茲一邑之志聊藉所懷其鄧林之一枝而崑山之片玉也歟先生曰是役也余不可以辭於是含毫吮墨纂要鉤深詢諸故老之傳聞與夫貞珉之鐫刻且旁採傅蒐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里歌巷謠凡有關涉莫不捃摭網羅無所佚替至於恒星分野七政東行之說則又與余披書辨論而先生獨得其精微然則雖一邑之志亞于襯之以爲有良史之才焉余故樂爲述而序之俾後之覽者知夫一邑之中亦有天地古今之變恢以瑰偉之觀若夫斡旋轉運安民阜物必有待于邑之[illegible]者可與鄉之耆德而好學者此物此志也夫

重修曲陽縣志序

堪輿家言謂中國山脉自西域來爲大幹龍者三蓋相沿襲久矣而余獨不然其説蓋五嶽上應五星猶人之五臟本於五行先有五嶽而後有海內群山猶人先有五臟而後有四肢百骸由內以生外未聞由外以生內者也故余常以爲中國五嶽乃三千大千世界群山之根本而恒嶽其尤尊者矣曲陽在眞定囧巖邑也嶽廟之祀其來久矣古帝王豈不知渾源之恒山而乃建祀於此者良以大茂爲恒山之正支

自渾源州發脉由蜚狐嶺達曲陽巡狩所至北方之諸侯朝覲爲便且不欲使車轍馬跡登陟夫深巖邃谷以重勞民力也是以廟祀之文載在碑記班班可考爲曲陽舊志荒畧不備且自兵燹以來未加修輯邑侯峻度劉老父母以廣陵才子腹有治譜來宰是邑百廢俱興政通人理攬形勢而嘆曰此邑燕趙之心腹而齊晉之咽喉也天一生水蒼龍資爲昴畢浮精達於角亢即其餘可例推矣雖其地民風朴陋文教未振然陶唐氏之遺猶有存者志書殘闕無以應諮詢備興革一旦

聖天子翠華臨幸修輯瑞槩望大典則何辭以對爰是捃摭遺文網羅近事變其義例加以新裁爲書十有一卷且倩善繪者爲之圖一展卷而如置身少容見龍之閣徜徉於疊嶂參差凝烟含翠也如執事於嶽廟鐘鼓之側眩駭其日月天宫雲物扃牖也如摳衣思補帯陰之堂矜式其忠君愛民政簡刑清也又何俟陳詩采風而始知地方之奢儉貞淫乎雖然志者史之料也侯少有史才許論千古人物是非成敗得

失若在眉睫凡案牘他日執筆螭頭爲起居郎爲秘閣校理有所論著龍門扶風涑水廬陵自不多讓茲縣志之修蓋有移風易俗之意焉特豹文之一班耳其實政之可述而志者指不勝屈後有作者銘之大茂之麓與嶽色同其秀峙著標其權輿於斯志也夫

重修栢鄉縣志序

蓋聞譜牒失傳則宗系紊典志失傳則文獻闕士夫之責也栢志自宋元以後散失久矣有志自前令馬公寫始曾與　先高祖愼齋公高叔祖子惠公創厥端未及竟濱州左海張公續成之側吾懷堂兩公寔為提刀廣詢博採湮沒磨滅之迹燦然復著茀體裁淸辨篇帙泛濫權與者固難為功也況甲子逾周損益紛叠彰往昭來將安所取鏡乎先大人楗戶著書疾雷破柱鉛槧不移族譜甫完輒及邑乘筆削筋嚴藻采麟炳雖一邑志可當畿南一大紀未及壽諸梨棗而竟賚志沒矣嗚呼不孝介披繹手澤凛凛以弗克負荷是懼庚寅辛卯之間署篆朝歌彭公首諗及此慨然修舉遂捐貲付之剞劂其中微有補綴要以遵先人成命述舊聞發幽光爾嗟乎以先大人腹蘊五車筆羅二酉弗獲然藜天祿步影花磚乃俯而徵一邑之掌故耶顧窮達有命敬止維桑典型未遠詰人是程不憮然興感者豈情哉自壬辰以來又復十三載矣

朝廷以介效力有年榮及所親每檢手澤輒為與起會縣宰李公復詢志事余於政事之暇博覽載籍兼攷前輩諸老先生文集近日海內與里中諸君子篇什所及暨荒草烟榛碑版所存向偶有遺漏者並搜採補入之而民社一志考據典禮於嘉惠垠黎之意尤懸懸焉變舊例之四卷分為十卷一手一心討論潤色數年功力踵事增華不厭詳審匪敢自作聰明也牧斯土者撫是編也著計燭照操刀製錦之譽吾知免夫而生於是邑者企慕流風學道自淑君子愛人小人易使以相與有成誰謂彈丸之里不比隆於可封之俗也若夫天時人事日新而不已邑之可紀之良有司可紀之賢才與可紀之庶務亦方來而未艾則有望於後日之纂述者

重修寧昌縣學宮序

聞之古者奠先師於學而無廟其後廟事之而無學自有宋以來廼令天下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蓋自都邑郡縣以至荒徼遐塞莫不喁喁向風而有嚴有翼也嗚呼盛矣雖然古之所以爲教者其法甚詳智仁聖義忠和其德也孝友睦婣任恤其行也禮樂射御書數其藝也而又有言僞行僻之禁侯明撻記之條是以磨礱濯淬漸積日久有以聰明天下之耳目而成其材今之所爲學者吾知之矣俎豆籩簠鐏爵簠簋之屬歲時春秋稍稍陳設一二廣文先生兀兀苜蓿齋中嘆無氈而歌飯不足卽爲之弟子且有不謀其面者矣又況長吏者以錢穀刑名爲要簿書期會爲急以飾廚傳工偪僂爲能凡進德修業執經問難之事何啻秦越人之各異其志哉教化衰息未有甚於此時者已再郁趙老父母令夔陶之三年桴鼓不鳴鴻雁來歸頌聲交作雖魯恭之於中牟陳球之於繁陽未之過也顧兵燹之餘泮宮傾圮鞠爲茂草公過之而喟然曰是長吏之責乎乃倡義捐俸庀材鳩工而寧之紳士亦莫不拮据以趨不費民閒一粒一錢數月告竣自殿廡齋廊以及門壁庖湢莫不煥然藻然公進廣文先生諸弟子而告之曰余之爲此舉也豈徒美耳目之觀耶爾寧昌固甲第淵藪自有明迄大清以來或狀元宰相或九卿侍從其餘部寺方面魁名傑出者指不勝屈在恒陽爲文獻之邦矣此皆學之所成之材也夫以恒郡幅員之大而寧昌所成之材獨優如此則古之所以爲教之法其必有不盡淹沒者矣今日者煌煌駿奔余將與廣文弟子勉其不逮以其從事於磨礱濯淬之方也敢謂非長吏之急務而弗盡厥心諸士其勉之矣蓋公之言如此余邑去寧昌密邇沐公河潤之化有素新孝廉馮爾吉公所拔士也請爲文以敘余故述其顛末以見公修學之意將以成士子〻之材而復於古且以爲後之教夔陶與夔陶士人之學於此者勸也

任子家乘序

余昔驅車過濟上卽問古春秋孔門任子祀於茲土未嘗不曠世相感徘徊不能去云時值戎馬怱遽弗獲瞻拜至今以爲遺憾閒讀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而任子之名在焉字選鄭氏曰楚人顧其言語行事不見於四子之書而家傳所載則從夫子講學於洙泗之上讀書嶧山周流列國唐封任城伯宋加當陽侯明稱先賢任子從祀廟庭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七十五代矣夫漢關唐陵化爲冷風烟草者何限卽自黃帝分別姓氏以來宗族支派淹沒不知源流者甚多而任子之世系分明若此豈非賢者之盛德食報久而彌彰耶然由今七十五世以至於百世千世吾知廟祀血食與天地並久終不可絕何者孔子之澤萬世不斬則任子之澤亦萬世不斬也或曰任子之言語文章旣不槩見則學者稱述之疑於過情余則以爲不然夫聖門曾子子思著書立說傳道後世而顏子以喟然數語發明至理稱爲亞聖七十子之徒當時亦各有言語文章秦火之後漫滅散失不復紀載徒令人想像其穆如清風之德則亦不幸而不傳不得與子游子夏諸賢使後人咏嘆諷味其書也然卽不傳亦何遜焉後裔南石學遂才敏與家弟嶷若同登辛丑科進士甚契持家乘示余徵言爲序余自甲子以來矢志願學會作聖學知統以發明大中至正之傳而終以未得親炙先賢爲歉讀任子家乘如見任子見任子因此見孔子矣司馬遷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愚悲世之人往來茲地者不能涓潔藻修登先賢之堂思先賢之德而徒留連於李青蓮飲酒歌笑之樓也其亦不知所重矣南石兄其敬守先祀以勿忘先聖之教也余懸車後將登泰山趨闕里觀先聖之祭器車服並登任子之祠而瓣香下拜焉南石兄其待我于濟水之上乎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八目錄

序

勸戒圖說序
山西鄉試錄序
壬辰急選大選齒錄序
庚戌科會試錄前序
恒卲觀風錄序
胡司李觀風錄序
刻鳳集序

南和課士錄序
申隨叔制藝序
宮定菴館課序
和鼎實窓藝序
趙問源大題文所序
宮定菴窓藝序
舉業指南序
干祿字書序
總憲瞿菴王先生壽序
獲鹿丁邑侯壽序
藁城趙邑侯壽序
廣平沈太守加級序
直省馬總督壽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八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勸誡圖說序

勸誡圖說者勸善懲惡使人見而知所省慕改悔以共趨於平康正直之路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天之命本有善而無惡而氣動情移遂變轉離岐以相違故君子之為學也必研理欲之界以晰善惡之幾而大人之持世也必重激揚之典以示善惡之應典章制度萬有不同其本指歸於此而已矣顧刑罰禁於已然之後而訓誨導於未然之先豈武健嚴酷者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御史代天子省方其大者在觀風問俗使民遷善遠罪以追古治不知者以為刑名搏擊之職則失之遠矣況今天下之民奢侈而不知儉也慆慢而不知恭也其視夫倫常日用之道泛泛若萍梗之適相值於江湖也科律罔惕奇衺成風皆由不知禮義教化以致殞身喪家不可勝數司馬相如所謂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者可不痛與今直指操得為之權凡民閒之善皆得而旌之列實狀以達於春官民閒之惡皆得而懲之具爰書以達於司寇驄馬所至誰不凜凜思勵者余欲以霹靂之手生慈惠之心謂禁之以刑罰不若先之以訓誨爰刻是編以佐鄉約之條以廣遒鐸之徇斯無負於

天子道德齊禮之本意矣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又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師保澄清之化余且拭目以俟

山西鄉試錄序

今

上御極之五年仁育義正薄海內外罔有不譓泰運弘開四門以穆皇上垂恩儲融蓋以功崇業廣需才益急惟是濟濟貞彥是倚是毗值茲大比鄉國士歲宗伯進曰惟天佑我皇家喆人蔚起蒲東之徵倍宜劭哉

皇上曰俞哉乃嚴飭廷臣干旄四出山西之役則命給事中臣裔介偕戶部主事臣若瑛往典試事於時天高流火沉寥氣清兼程跋涉旬有六日而抵晉陽伏念臣黔淺固陋幸得側身扃禁謬冀稍竭踵頂而迂疎乖蹇尺寸無補茲捋衡重任倘賈櫝還珠則冬烘遺誚蔽賢者業顯戮

上御寬臣臣不能自為寬也臣益懼已並入闈宣揚欽諭戒以覃精怵思必虛必公務期釐正文體網羅真儒以副聖天子旁求大典於是進宣大御史臣朱鼎延提學僉事臣孫啟賢所校士三千六百有奇鏁闈三試之得

雋如舊額錄文以獻臣宜照言簡端臣竊惟皇清革命創制百度維新獨經藝取士由舊不變者蓋將崇先聖之矩模右文教以釀治也昔漢高不重儒術然陸賈奏新語則每篇稱善建元之開漢興已六十年表章六經然後董仲舒公孫弘等脫跡蓬蒿之閒奮翼青雲之上獨我皇上功成五載翹車三賁於巖中求賢之慇古所不及宜乎軍士慕嚮蜚英騰茂若晨風之鬱北林衆壑之歸江海也雖然國家遴士以文而課士以行如以文而已則家競隋珠人擅拱璧童子操觚比稷契而蓋管晏若以行也則蹐褐甫釋著素易變或棄詩書為敝帚策高足而據要津何其前後之不侔也慨自明季文體亂靡國運亦傾假天口於齊騈藉鬼說於周季碎公孫毛髮之文縱莊生漭瀁之極究其所以總非根源理要以致蠹政妨賢同弊相濟逮至今日餘風未殄則又有泛濫淫溢之辭雕蟲篆刻之字似是而非鋪張蒲紙不過記誦坊間帖括熟套逢題敷衍而經史傳註置若灰塵此其敗壞人才狂瀾莫極宜

乎　功令煌煌誠以删芟蕪累而臣等懷蚊負之不勝也乃若晉之士風其染於近習者猶墊蓋晉俗勤儉風樸茂其民愿其士恪瞿瞿職思之咏見於葩經者良非誣也茲者登高遠眺覽冀并之形勝東則太行蜿蜒綿亙天下之脊也西而黃河奔流浩蕩一息千里北則雲中鴈門幽燕之屏翰也南而上黨蒲津控扼秦豫勢若建瓴乃喟然嘆其盛曰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茲神皋奧區其產士也必有異吾知山藏美玉光照廊廡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佇覩非常之彥應運而穎脫矣夫地以傑靈運由哲啟無論相軒翊虞之佐雪煜千億即覯晉諸才若比肩隨踵漢晉以降代有其人遷史隆於西漢雜律工於盛唐此猶以藝林藻煥言也若乃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河汾中說翼贊易刪詩之統約畧億之難以更僕數矣芳躅未遠景行而並獨意在斯乎既而爇香誓神披閱闈牘或洋洋灑灑若千頃之波或炳炳麟麟如五都之市或僩辣莊嚴如尺璧之在握或開霽明豁若朗月之入懷要以紹闡[illegible]

理本濂洛敷陳時務則義承鼂賈可謂潤澤金石彬彬乎質有其文者也臣則不勝擊節爲盛世得人慶若其詭製異態綺言繁詞稜剿芊麗拾瀋丐緒雖淵思忿涌綴不臺而采南皮猶且刊裁不錄訥甚若此其可幸無罪乎然臣不敢信多士今日之文必符他日之行亦不敢疑多士他日之行盡繆於今日之文也多士勗乎哉方今

帝道鴻[illegible]經制方新禮樂漸舉爾多士閉門專精有日行且去彼幽谷翔茲雲衢校書天祿之閣珥筆文石之陛

朝廷將藉其崇論宏議以展寀措事也次則剖竹曳綬牧宰方州元元寄命未操而割其傷實多顧可嘗試而輕擲與多士觀夫適海者乎其舟若蔽天之山其帆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波而不僨觸蜃蛟而不驚若漏舟敗楫則望洋而返耳多士其自爲舟楫利涉之具也夫驊騮隱於凡馬伯樂過之然後知其駿豫章樸於羣卉大匠顧之然後知其幹以一日考生平迷日五色臣即乏知人之明信生平於一日名發束

躬多士必不甘蹈鮮終之戒也多士勗乎哉勿採春華忘秋實勿工文藝薄器識勿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勿蘭芷其名蕭艾其質要之循其先資自獻之言而勿欺以自立庶幾菁莪棫樸其襄治安之隆而臣亦得藉以人事君之義對揚我 后之休命也已

壬辰急選大選齒錄序

朋友之序列於五倫而後世篤之者或褎然而年誼之誼則猶近於古也蓋嘗取天下登賢書籍金閨者衡量計之以官爵相後先者十之五以文章相磋磨者十之三至於以事業相翌贊以道德相勸勉者則亦閒得一二未可謂無其人也同選之義亦得列於年者何是皆受命於
天子而居其職者也夫受命於 天子而居其職與受命於 天子而爲孝廉爲進士其志同其道同而服官莅事濟世利物其義則更急是烏得不列於年也

自
皇上親政以來選法悉復舊制士之赴選者掣籤則書之於册吏人不得上下其手蓋可謂至公矣四月屆期才俊鱗集選而受命者得若干人余會試同年秦子象州李子兼山巖齋與家兄竟甫皆在選內將約同人共鋟齒錄而問序於余余曰是諸君子之盛舉也乎夫諸君子非必素相謀面之人一旦聚首長安傾蓋若故同膺朱紱之寄雖其地有遠近民有淳悍

事有繁簡時有難易之不同然而濟世利物之心則同也是必其以事業相翊贊以道德相勸勉以文章相磋磨而不僅以官爵相後先者也方今
聖主圖治維殷三途並用滿漢兼收諸君子者或奮跡三韓而爲從龍之彥或樹幟文苑而登玉筍之班行且考績奏最爲國家柱礎棟梁之用立數百年太平之基豈祗牛刀小試棲鸞鳳於枳棘已哉諸君子勉旃其各有建豎以符余之言也則茲錄爲不朽矣

庚戌科會試錄前序

康熙九年歲在庚戌春後當會試天下士時
上命臣喬介臣鼎孳臣清臣逢吉典厥試事率同考官十有八人
賜宴於儀部乃入棘闈鎖院至期闈題三試之得滿洲漢軍各直省公車士子入試者三百有八人錄其文優者二十首進
覽例宜颺言簡端臣等竊惟治天下必須得人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唐虞而已然周禮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所重在篤行也自兩漢以策取士其後法制屢變至於糊名易書而綦嚴矣豈待士不古若哉風氣遷流人心澆僞不得不以此防其僞而別其眞也是以舉業德業有志者不得歧視之爲二而國家亦遂以收知人得士之報其典顧不重哉臣等入仕有年鞅掌簿書戴星出入衡文實非所長然既荷
簡命時日已近又不獲辭所以夙夜凜凜者惟此矢公矢愼之一心而已是以在闈之日焚香誓天日一堂

公謂凡文之大指以合於聖賢遵乎傳註爲主而立意布局程詞敷藻則不拘乎一家或今或古或平或奇其言之成章者無弗收錄惟是僻謬險怪熟爛勦襲則多至擯棄何則文章者隨天地氣運爲消息者也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今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備經緯之盛欲使天下湔洗鄙陋之風發抒光昌之氣故允禮臣請復三塲舊制纁幣之典較隆於昔而衡文者顧可以怠渝自安以樸遬充數乎此臣等所以欽承憂惶而不敢不竭其心之力以求士于文章之內而惟恐其心之力有未周以負皇上側席夢卜之意也雖然臣等取士以文矣若多士之報國家者寧止于文已乎臣聞古之君子其膺徵辟之典非以爲榮也擁經濟之才非以爲報也凡以一心事君而已迨其後而志富貴者不復志於功名志功名者不復志於道德其始也皋夔旦奭自命而究也實不副名終不如始以自失其懷來者往往而有文與心竟爲二事哉今多士膺已通籍金閨則因文以自見其心者復因文以自失其心守其篤信之志不變生平之塞砥行礪名于此當益兢兢也自崇軒以至郡邑孰非表見學問之職自畿甸以至要荒孰非膏澤蒼生之地自筮仕以至懸車孰非夙夜匪懈之時寧正言匡時勿曲學阿世寧爲通達時務之儒勿爲迂濶無用之學寧爲正直忠厚以養和平之福勿爲儇薄佻巧以開刻薄之端昔人有畏四知而不取暮夜之金者有晝之所爲每夜焚香告天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奈之何文行不相顧而自甘于純盜虛聲也總之有眞心乃有眞品有眞德乃有眞業即皋夔旦奭人皆可爲何論夫賈董姚宋韓范之儔乎不然是多士自違其言也是多士自盭其文也是多士執贄者一心而策名者又一心也有負聖天子作人之意臣等滋懼矣多士可不勉哉忠信誠敬勿二勿三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古名臣行己持身之善物也以是而無愧賓興無慚敷奏則臣等矢公矢慎之一心可以與多士相終始而拜手稽首颺言

庶可藉以對揚

聖天子之休命也已

恒郡觀風錄序

今古人才之興豈不在乎造就哉古之造士也厚今之造士也薄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鄉國皆有學重師儒之選而又以讀法教導之責屬之鄉遂大夫以故治化隆風俗美人材出今之守令即成周遂大夫之制也董子曰郡縣守令所以承流宣化不慎其選則無以得賢明制初年師儒之外止命有司提調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後乃專督學政使之總化一方然三年之內歲考兩試率不一周即稱報最以故士氣

情竊今

聖天子右文崇治屢廑釐飭意益加厚矣然師儒之選未盡如古郡縣有司或不以人材爲念未盡如古遂大夫盡所以教導之責我郡守抑菴蔡公處沖劇之地節宣調劑百廢俱興而尤加意作人勤勤培植日進郡邑諸生而督課之拔其尤勸其怠讀觀風一卷文治亦既可視矣嗟乎今天下郡縣有司得盡如公者以司教導以補學政之未逮人材何憂不興道德何憂不一乎吾知諸生必益爭自濯磨以副作興至

意行將登於鄉雋於國班班玉筍爲國家之楨幹也昔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流風至今不絶我公固恒山之文翁也諸生能學古通經德修業進斯無負於飭勵諄諄之意矣余故樂爲之序

郡司李觀風錄序

余居里中時聞之父老言高邑冢宰趙忠毅公及余邑前輩解元馮仲昌公皆嘗受學於郡爲郡使君所知拔云及崇禎丁丑戊寅間郡之書院養士爲尤盛迄今登甲第建功名當世者指不勝屈也蓋其地左滄海右太行面滹沱吭咽神京宜其産材磊落英多無礙礙氣然父母斯民者啓廸振作亦豈朝夕之故哉浙鄞道南胡公爲郡司李李秋官也受是職者率以搏擊爲事得文無害之名輒致身淸華而公履仁蹈義聽斷明允犴狴無寃尤深惡酷吏每語人曰蒼鷹乳虎其聖世之罪人乎以是三十二城長吏咸仰慈惠政簡刑淸乃擇士之篤志於學者督課其業且告之以古人爲學之意及世俗功利苟且之弊一時士習翕然丕變故文多足錄渢渢乎治世之音也雖然余嘗讀湛甘泉集而知二業合一之説不敢薄詞帖括爲小道然亦因之有所感矣自戰國秦漢燕趙以豪俠著稱眞定又爲河朔雄郡宜其後不異於古所云而彬彬碩儒如魏文貞祖孫李文饒父子烜爍

史册其餘荀卿樂毅崔駰孔穎達之倫可稱爲天下士者固後先接跡也數十年來人才亦稍稍衰歇矣乃公復起而振之其所教者文也其所以教者道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明刑弼教公其以經綸一世者先試之於一郡乎諸士沐公將雨之化而以先賢爲楷模則其效將見於他日其勿忘我公孜孜訓廸之意焉

刻鳳集序

昔讀漢書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此儒吏與俗吏所由分也夫士人讀書效法孔子莫不欲學道愛人追慕絃歌雅化迨一行作吏而簿書期會武斷嚴酷之是尚將焉用之蓬山和鼎實余廿年前好友也其作舉業彷彿湯宣城陶會稽爲親而仕奉檄清源余既嘗叙其水業山房之文矣兹復讀刻鳳二集其於清源之士子也月必數課課必親臨執經問難刻燭操觚間又自作帖括以爲之式此其意與文翁何武豈有殊哉昔余嘗典試山右得清源士爲最多如劉子昆玉皆彬彬大雅之選意其山水磊落人傑地靈屢進不匱必且後先鸞翔鳳翥也而鼎實復爲之陶育而訓誨之其人才蔚興頗可量與讀是集者不獨見清源儒業之盛而爲之長吏者不忘詩書禮樂之意經術經世之才踵進者是固余之所樂聞而亦凡爲民牧者所共矜式也乃爲之序

南和課士錄序

壬子夏周子茗柯持和暘課士錄正於余曰此邑庠韓先生所以課諸士之文也先生其賜以弁言余竊惟今之廣文留意課士者鮮矣所聞者束脩之多寡所責者謁見之踈密所兢兢者乘其構訟之隙而挾持以賄為高下至於講習討論不顧也經史文藝弗聯也即學舍鞠為茂草彝倫堂歲不一登矣

朝廷設官之意豈其如是即士子德業自期豈其如是然而習俗相沿久矣世莫以為非今韓先生獨能任其事不負訓廸之職無日不討南和之士子而課之曰士子性命在是學問在是功名在是余之職掌在是是何心哉是允符

朝廷命官之意而與士子以德業相成者也余聞古人之言曰造萬民不若造一士蓋加惠萬民固為美政而造一賢士大之為宰輔可以善天下次之為道府令長可以善一路一郡一邑造士之功豈小補哉前代以廣文陞詞林編修檢討得與衡文之任有以也今韓先生勤勤懇懇課士而其課之文又皆秀發和美就於矩度豈非大雅淑躬禮樂範士者乎或曰先生課士士之自課善已然茲科未售者何也余曰良工不示人以朴大器者多晚成君子能為可知而不能必人之知之也何必速售之為得乎轉眼卯辰奮健翮而凌秋風入南宮而魁多士者必課中人也吾願諸子勉之矣

申隨叔制藝序

余㓜讀書柳莊別　宣霧在望熊耳諸峯映其西每風止雨霽及暮山欲紫餘霞成綺時則與二三友生登高舒嘯以爲陶淵明孟襄陽之樂不能過也平于去余邑不數舍申子鼂盟與余弟辨若定交已久而余於甲午始識之蓋以余有褒錄幽忠一疏爲太僕端愍公再三申論鼂盟始至長安一謁匪是則長安聲利之地欲覔鼂盟之跡豈可得哉自是而交歡仲並交隨叔皆森森玉樹優龍劣虎海內知名矣隨叔

更精於制舉業子丑聯捷掇青紫如取諸寄一時畿南士子莫不羨其韶年高科而不知隨叔之沈潛入道者其意念深矣隨叔舉業之傳得之鼂盟而又不與外事三年下帷深心理窟其始爲文若宋史之解衣凝精痀瘻之承蜩用志思而得之若輪扁之斲輪應心庖丁之解牛神遇其爲舉業也王唐歸胡之文也其爲王唐歸胡之文也即其爲濂洛關閩之理也豈與夫世飾銀黃繡鞶帨爭妍鬬巧取悅於一時者同日而語哉隨叔鄉薦後旣梓其稿以問世茲又發以臨場諸作蓋全璧矣器識遠大覘其梗槩此稿爲羔雁先資讀者勿以文字而易視之也

宫定菴館課序

欲求天下之治安者在乎得賢欲得天下之賢人者在乎養之有素此教習庶吉士所以爲朝廷之大典也夫士業已屈首受書升於樂正而辨於司馬論定而後官之則皆通經學古博物洽聞敏於才智而優於經濟者也又何必復立之以師長給之以廩餼羣聚而咿唔誦習之不輟勿乃近於迂乎非也此其間固有深意非恆情之所能測也蓋士子伏案揣摩所習者經史耳舉業耳至於國家之典制歷代之因革生民之休戚官府之錢穀或未之詳也故每一科賜第之後必選天下英俊魁碩之士教之養之既成而後授職一代之相才出其中一代之名臣亦往往出其中若定菴宮子者器識文藝兼優者已庚戌之役余忝居總裁以第一人拔諸多士之中天下業已依光附景矜式恐後癸丑選入庶常鉛槧攻苦猶然爲諸生時也每拈一題豎義摛詞出人意表如瀛臺等賦則楊班之遺也如性情諸說則程朱之粹也如屯田諸策則董賈之剴切也如冊詔諸作則燕許之高華也其古風排律五七言等作俱枕藉騷雅則岑杜之蒼鬱也豈不珠聯璧合星明霞燦也乎以此而黼黻皇猷潤色太平取之素蓄而足耳余讀先輩翰林館課見其文藝之佳者器識必宏其後往往爲公輔爲名臣然若是之作者蓋亦鮮矣則定菴他日功業所至且將秉國之鈞懋德順序而凡在金馬玉堂之署覽斯編者當不以內外而異視之也

和鼎寶窓藝序

今天下科名豈不以文章哉然文之可傳者往往不盡出於科名則亦傳其文章而已遇不遇不足問也二十年前余往來中丘與和子鼎寶號稱莫逆讀其舉業以爲陶會稽湯宣城復見今日行當羽儀天下照耀人寰未幾而孫山屢落坎壈失志卒不得博一第乙酉之役僅以副卷入國雍嗟乎惜哉使其在嘉隆之代與會稽宣城並驅中原足以鼎峙一座即使易其霜雪之操學爲脂粉態亦豈不足以梯榮一時而和子不屑也今一行作吏矣素心晨夕未嘗有輟政務之暇乃手錄囊藝問序於余讀之如風水漣漪自然成文一字不可增減因作而嘆曰天下科名之外文之可傳而不盡傳如和子者可勝道哉璠璵琬琰竹箭南金世共寶之用弁數語以俟世之知文者

趙問源大題文所序

文章有一定之所乎哉左國不相勦襲班馬各有異同韓以莊勁柳以孤峭歐以雍容蘇以奔放古大家之爲文者皆非繩趨尺步以自困於尺幅之中然至於根極理要位置章法識必踞其絕頂語必去其已陳則萬變而不出其宗也八股業亦然是道也溯於宋盛於明蓋嘗以詩比擬論之成弘開王守溪錢鶴灘諸公謹嚴高潔猶初唐中魏玄成陳伯玉之流也嘉隆開瞿崑湖歸震川諸公浩瀚澎湃猶盛唐中李青蓮王龍標之流也萬曆開陶石簣湯霍林諸公清微澹折亦猶晚唐中劉文房錢仲文之流也至天啓崇禎開而文之敝也甚矣何則以其泛濫無歸而莫爲之所也不有人焉其能挽已頹之波而息方張之燄乎友人趙子問源十五年前曾與余結社樸園共商千秋大業每讀史浩歌把酒相對悲憤流連不禁唾壺欲缺然至作舉子業則相與枯坐面壁拈鬚刻燭一以先正爲宗故問源癸未大魁之作直與陳百史先生相頡頏同爲天下所則傚而余遲至丙戌方

得售瞠乎後矣顧余年來苑子州支父之淛高閣舉業經年不一過目問源乃于讀古之餘取有明一代大家之文日閱數十百篇精選而細批之懸諸國門一字不可移易且盡捐其力田之貲以付剞劂蓋殫儀正始嘉惠後學未有婁心若斯之切者也曩者天啓之季人心邪矣鄗上趙忠毅先生刻正心會稿以正之而卒不能正蓋下作而上不應也今

聖王在御司鈞衡者方以人文化成天下俾之各歸於正復有問源之選鼓舞於下事半功倍吾知海內嚮嚮何風矣選成而標之曰文所有以也雖然問源近閉戶讀書究濂洛關閩之學其學日富其道日進他年集成余將發其名山之業以傳諸世寧止此區區帖括間哉

宮定菴窓藝序

文章隨氣運爲高下而氣運亦隨文章爲轉移故國家三年一大比賓興之典甚隆且重焉非獨以其文也正欲得奇才異能之士以爲

朝廷楨幹柱石之用耳而主司之精神與士子之精神往往相需殷而相遇疎者燕石或致濟玉魚目易以混珠也且士子下帷攻苦其學之所積不同而所著之篇章亦異蓋有記誦以爲習纂組以爲華剽竊以迎合揣摩以巧中者矣而清眞澹泊遠大自命之士反讓其綺縟焉此文品之所以難識也宮子宗袞擅名文壇久矣己酉北闈鄉薦前矛庚戌會試榜發爲第一人一日而名噪長安迨闈墨傳布之後上自薦紳先生下及圭竇蓬門操觚之彥莫不交口稱誦以爲大雅復興於今日也何其盛哉最可異者下第舉子亦莫不屛息懾氣俛首歎服古所謂紙貴洛陽價重鷄林者信非誣也乃彙其窓藝問序於余余讀之其結構變化與闈藝同而藴藉縝密沖和恬暢如三日之玉如百鍊之金知其元氣渾淪養之有素矣

昔余爲諸生時與友人讀書西山亦嘗留心于前輩元燈遠之王唐瞿薛近之許鄧陶吳皆所推服而尤遜心于北之梁公狄南之楊維斗以爲梁得韓歐之澹宕楊得左馬之典藻變化而出不踰其矩誠元家之上乘也若必以遊腔熟調淺近易入者爲元法元機元脉元局此優孟之假叔敖耳何足貴哉今宗衮之文理探其窟慧取其源贍而有則簡而不浮一以爲韓歐一以爲左馬不必拘拘摸擬前輩而前輩之神理法脉備焉海內爲帖括者由此斲雕而爲朴變漓而返淳是所謂轉移氣運之文也而豈徒科名之赫奕歟宗衮勉乎哉古人以少年高科不幸又曰平生志不在溫飽夫志不在溫飽則志在聖賢之學術名臣之勲業可知也吾且拭目望之矣

舉業指南序

士生三代以後鄉舉里選三物賓興之法不行而薦舉一途往往碔砆冒玉魚目混珠有虛名而鮮實效惟科目一法糊名易書猶公道之可見者故自宋元以來行之不變先王造就人材之意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也然以後人代聖賢之言揣摩影響難得立言之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論表策判亦皆經世要務非風雲月露者比然則舉業一途良非易易要在立志不羣好學深思從容涵養超凡近趨高明斯爲貴耳余家自元明以來世有科第至司訓新齋公而學窺本原一發於大司馬公再發於侍御公至不肖復以舉業進身洊歷省臺臨淵集木日惕於懷因念昔垂髫時所聞過庭之訓皆得諸青箱之遺而莪棄舊聞弗克負荷非立身揚名之義也既纘述成帙以志弗忘而趙吳胡三先生言皆切要更爲删訂彚成一册冀以啓發童蒙爲進脩之資藉云爾嗟乎世以舉業爲敲門甎門開則無復用烏知舉業德業原非二事讀書稽古之士能即此以體合乎聖賢立言之

意而因以自考其用志之所存則思過半矣若僅以爲希富貴博利達之資將所謂舉業者且不能超凡近而趨高明矣於先王造就人材之意不更大相懸絕也哉

干祿字書序

自考文之制不行字學之源流迷而失其傳矣勿論書法潦草不善卽點畫之閒差錯種種任意增減以訛傳訛蒙師訓之子弟習之其似字而非字者多矣夫大篆起於上古孔子及左丘明諸書用之小篆起於嬴秦李斯胡毋敬改之其曲折規度良不易盡今所用隸書乃程邈因篆而變其勢言其簡便直捷無點畫俯仰但可施之於徒隸耳非古文之初也猶且訛謬若此何其鄙陋不文遜於古人之斐郁也余游宦京邸執掌簿書於字學殊覺憒憒適有江左顧生投顏魯公干祿字書一冊余覽而愛之蓋顏之字學本於大小篆而行之以已法端莊厚重爲後世字學之冠蘇長公曰文至司馬遷詩至杜子美字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今觀其辨別點畫分厮俗正何其核也學者卽字書而求魯公之書擬諸形容則古人大小篆之遺法可以溯流窮源又寧止爲干祿之資助已哉康熙丁未端午日

總憲瞿庵王先生壽序

考官制公孤卿寺代有異名惟御史仍周官之名而不改周禮所載以掌贊書而授法令本侍從之職也至秦漢爲糾察之任御史大夫權至重前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凡丞相有缺則由御史大夫以入相非歷斯職者不得入焉魏晉以來咸稱御史臺其門北闢象風霜之勵所以糾彈不法震懾百寮也唐制有左右御史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凡讞決則與大司寇互平反行幸則乘輅車以爲導朝會則率其

屬以正百官之班序視秦漢加嚴矣宋以後大率因唐制而損益之我 朝仍前代舊典寮屬之設無所更置其權與六卿並重獨余備員斯任蓋將八載兢兢蚤夜惟隕越是懼蓋以糾察百寮澄清吏治爲十三道之表率未易言勝任也

今上御極百度維新每登選大寮必詢謀僉同愼之又愼乃 特簡瞿菴王先生由宗伯以膺斯職中外舉手加額咸快得人蓋先生以密勿侍從望重寅清其於天下之大綱大紀生民之大利大害久已籌畫於胷中確有成算耳方先生以弱冠第南宮與父敬哉公後先玉署余時亦濫竽其閒獲分藜光仰承緒論固已知先生器識弘遠矣

世祖皇帝顧問羣英惟先生博洽天人叩無不應日侍啟沃相得極歡憶西苑泛舟長楊校獵 天顏下霽右君臣得失以及諸臣家人父子無不詢及明良喜起千古罕有侍坐賜食先生未嘗不在而余未嘗不從也命先生教習戊己兩科庶常横經虎觀儀型國士功莫鉅焉乃晉秩以大宗伯爲史官長維時敬哉公

位大宗伯典三禮作述同堂秩宗濟美迨敬哉公暴一疏高義年甫六袠懸車而退先生以學士兼少宗伯視事値

今上龍飛郊廟大婚諸大禮釐定典章光贊國是古夔龍何以加茲而余所心服者尤在於痌念生民之疾苦通計天下之兵餉節省饋運定議屯田歲省司農鏹錢數百萬此所關在一代久安長治之計而非尋常條奏功在一時者之可比也蓋國家自庚子辛丑以來四方平定山海乘墉伏莽之流咸稽首來王惟

是兵食泛溢入不敷出催科敲朴民力告匱識者憂之自有先生此疏而

朝廷乃特遣重臣與藩王面議須畫經營屯田仁人之言厥利溥哉昔賈誼通達國體奏事愷切陸敬輿才本王佐開卷了然若先生之言中肯綮動金石而光珖琰其學相同而其遇則過之從此功名遠大爲房杜爲姚宋上金甌符紅霧余又焉能測先生之所至耶今孟秋之月爲先生四十覽揆之辰諸君子請余言以介壽余嘗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爲天道虧盈人

道好惡地道流變鬼神禍福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先生年方強仕望重孤卿勳名福履震爍當代而不矜不伐持滿守柔在朝則和衷以集益與物則樂易而近情入而奉親於廷則脊鞲鞠跽獻漿酳爵婉承色笑若嬰兒孺子出而鵠立巖廊之上正己悟物義形於色以之致於親而百歲期頤以之致於國而卜年昌熾以之致於民而萬姓薰絃也先生深得於繫謙之旨刑措不用比屋可封惟先生是望夫然後益使海內頌

先皇帝與

今上知人之明得社稷臣於帷幄之間而蘭臺玉署之彥將取余質直之言以爲惇史也仁壽之效厥有本有可徵矣若夫岡陵頌禱之常詞不足以爲華筵獻

獲鹿丁邑侯壽序

言吏治於今日蓋亦戞戞乎其難之矣奮發有爲則疑火烈難犯之猛從容敷布則有水弱易溺之譏嚴於催科則有剜肉醫瘡之患詳於撫字則有考成不及之憂此有司之所以難也且其所值之地與時又有不同者任簡僻之邑車轍馬跡之所不至徵召期會之所不加訟獄希少年穀豐登爲吏者坐而理之綽綽乎有餘裕矣若其路當往來之衝皇華之馳驅如織東山之禁旅時歸而又值旱魃爲虐遺黎嗷嗷

供賦日煩呼將莫應爲長吏者豈不難哉獲鹿丁邑侯江右名家冑也讀書得湯臨川李茂明之傳又常從黎左嚴熊雪堂諸先生講求性命之旨而深入其堂奧不屑屑筌蹄糟粕聞其學尤長於詩蓋於三百篇中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爲謳吟唱嘆者浹洽於性情沈酣於箱騷漢魏以後三唐始末皆有以究極百家之正變盛衰而取其溫厚和平以成一家之言故能以其性情之優柔敦厚者出而爲治宜其視民之痛癢笑啼無不關切而若慈母之乳哺其赤子也先是鹿邑之民雀鼠好訟侯曰舍爾穡事從事訴牒何爲乎爲分曲直務和睦民咸知息訟矣地多伏莽借客探丸侯曰帶牛佩犢何爲乎爲嚴保甲靖奸宄民咸知不偷矣編審重務也里書上下其手任意去取侯親自校閱老者汰之壯者升焉期於不失舊額而民無所費郵傳大政也刷束舊派里下價值短少侯從公給發未嘗以絲毫病民連歲不登亟請於上緩其追呼蠲其逋欠民賴以甦至於持身儉約課士克勤凡月朔之吉爲民訓誨孝弟忠信之事尤諄

諄不厭其詳盡焉於是鹿邑之士民思所以頌侯而未得其間會侯降誕之期而因大廷尉雒伯寓書於余以文爲請余家密邇鹿邑悉侯教愛至深且知其人因以知其詩知其詩因以知其政而鹿邑諸君子沐浴膏澤歌咏勤苦必非阿其所好也昔孔子曰仁者壽仁者何以壽哉蓋仁者之慾寡寡則紛華嗜好一不足以動其中而澹然泊然獨守其至正如松栢之根本深固文理正直可以聳壑昂霄而風雨霜露不能爲之蝕也如金玉之秉德中和賦性堅剛可以

千鍾百鍊而碔砆鉛刀莫能與之爭也今侯之慾寡而心清心清而事簡以慈祥愷悌宅衷而凡所設施皆爲地方長久計爲斯民性命圖爲敦睦風俗丕變人心之謀而不僅爲補偏救弊之術其用心至深且厚矣豳風之什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南山之四章五章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由今思之侯實當之而無愧矣吾願與鹿邑之士民賡詩以爲侯之康爵勸焉

欒城趙邑侯壽序

欒小邑亦巖邑也其地北爲恒山之屏西通晉陽之道東連大陸之澤南扼九省之衝事之繁劇十倍於他邑民之疲困亦十倍於他邑自非德足以撫循而才足以幹濟難以勝其任而愉快矣況自兵燹之後城廓凋殘廬舍瓦礫即
本朝定鼎以來生聚教養元氣難復凡往來冠蓋每過此輿嘆曰是猶一鄉一聚已耳何名爲縣也乃邑侯蔚翁趙老父母來自蜀川愷悌爲心樂易爲懷其學以濟人利物爲本其治以簡易清靜爲尚常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古人名言也然而規模次第應整飭者不可以不整飭精神志氣應奮迅者不可以不奮迅大之治天下一省小之治一郡一邑皆是物也以是下車以後休養其民如慈母之視弱子推濕就乾乳哺必節也如農夫之治田畔是藨是蓘稂莠必去也如良醫秦扁於尪羸之夫先以參著朮苓大補其榮衛而飲食起居節而愼之以徐俟其平復也期年而欒大治侯曰是可以稍爲奮迅矣

飭乎乃進邑之紳衿耆庶而謀之曰文廟者教之主也城隍者民之依也欒武者茲地之始封也鐘鼓者民之耳目也魁星文昌者文之照臨也是可任其傾圮乎衆則曰惟侯之令侯又進邑之紳衿耆庶而謀之曰城所以衛民也水災之後堞雉半頹矣樓所以瞭望也缺則登陴者何以守邑有冶洨二河自北而南流於趙隄岸湮沒蓄洩不時沿河之田沒於波臣是皆邑之急務也衆則曰惟侯之令侯乃自捐助以爲之倡庶民子來計日而煥然犂然民有所瞻式有

所溝洫也侯又進紳衿耆庶而訓之曰六諭庸言也實至言也王道本乎人情孝弟力田之外別無治術扶進淳風化其奸頑匪訓廸之何能爲良於是註釋六諭春秋暇日黃童白叟咸耳提面命焉衆則蒸蒸然有禮讓之風他若喂養官馬平糴草豆徵收錢糧禁革火耗清察保甲防禦盜賊咸出於誠切而行之非若他人之有名無實者比也若乃壕牆一事　撫臺弭盜之害術爲民之盛心利至溥也其初行之用民之力不能無勞侯則深悉之矣壬子之春單騎下縣親行勸諭諄諄告以不得已之意以是從容告竣而未有催督之急鞭朴之刑焉侯之於民可謂備費苦心矣侯於壬子夏秋閒以病請告欲謝絃歌之化優游林泉士民聞之若失所天匍匐而赴保陽籲呼祈留　撫臺以民情之迫也檄令視事如舊侯勉強調理久之乃出侯於功名視之澹然若此然惟澹於功名者而後濃於愛養是以其治若斯之美也今之急於進取者往往借百姓之身家以博一己之華膴或至於殺人以求之雖取一時之榮終貽後日之悔

若侯之於地方盡其心力而無所惜其求去也束裝以待民皆驚心動魄涕泗霑頤號呼以留之可謂仁人濟物才德兼備而無愧於父母之稱者矣茲暮春修禊之日乃侯嶽降之辰邑之士民踵余門而祈文以賀余往來數經此地見城郭學校人民廬舍皆迥然異於昔日之蕭條而風俗亦漸進於淳厚固已心識之矣既而詢之衆口則其言若出一轍古所稱輿人之誦者其謂此乎所稱口碑在道者其謂此乎所謂盤根錯節乃見利器者其謂此乎余益以信侯之

規模次第整飭得其方而精神志氣奮迅得其要也推此以治一郡一省天下可矣何但一邑哉乃述士民之情而爲詩以歌之曰治水洋洋浚水湯湯二川洛洛灤欒之疆侯來自西洵美且康其心聿惠其度則莊大田多稼築其圃場育之蒔之示以周行百廢俱舉榱桷翼翼張春酒㠯壽躋於公堂歌彼泂酌愷生香豈弟君子譽處有慶

廣平沈太守加級序

聞之太守之權莫重於兩漢凡兵刑錢穀禮樂教化之事得以直達之於上而丞相與御史大夫奏上意以行之於郡國其制至簡便也迨其後而觀察防禦轉運制置使設矣又其後而行中書省廉訪使設矣太守乃不得上其事於丞相御史大夫而丞相御史大夫亦無由直達於太守蓋其層次愈多而其所以爲治之具愈繁天下之治所以不能進於古者此亦其一端也雖然人以官重乎官以人重乎亦在乎爲之者何如耳爲治之術不一有尚綜核者有事粉飾者有貴因循者有務結納者各以其意之所便安以爲治而百姓往往受其弊況廣平爲畿輔名郡東通齊魯西連澤潞南接楚豫北拱神京地多水災民號健訟非化民有道者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維　石翁沈老公祖淵角呈祥山庭異表每宏覽乎載籍遂樹幟於藝林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秘莫不采其精英飽其腴雋於是吳越奇碩之彥燕趙瓌偉之儒紱北面人宗結驎恐後運値　鼎新急於拯物蓋

仕唐山請蠲荒田千三百頃優考內陞含香壽省歷
河南太守遷屯田副使清理粵鹺除逋課八十餘萬
還南楚西江二郡鹽筴於兩淮商民德之然公不事
扳援一意孤行因事詿誤謫丞衢郡時方變亂躬擐
甲胄登陴誓衆期滅此而後朝食卒以保全督撫上
其功績
朝廷嘉之以廣平股肱郡也擢令師帥乂安蒸黎公下
車以來延接紳士耆老詢所以興利除弊者俾人人
得盡其所欲言於是修築遙堤數千丈而漳滏二水

昔之直抵城下者今安瀾而由地中行矣丙辰雨夏
天久不雨公爲民請命齋素步禱於是日甘雨隨車
禾黍芃芃矣郡志久廢文獻無徵公聘太史申隨叔
昆仲綱羅彙輯刪有缺遺其詞約其事該吏於斯者
有所考稽學宮傾圮捐貲以爲之倡而鳥革翬飛廟
貌儼然其他訓士子平賦役緝奸宄清刑獄凡有可
愛養斯民者夙興夜寐勤勤懇懇無不竭其心力之
所至而不憚勞瘁卒瘏焉昨者時事多艱軍需維殷
聖天子不免旰食之憂司農日有仰屋之嘆公精於會

計悉心持籌九邑之賦完納已竣外察其無礙銀數
千金或曰此羨餘也太守自取之不爲過公曰生平
讀書見懸魚封鮓事心竊慕之今值國用告乏之時
而敢以自私耶籍其數以上之本道本道移會守巡
兩道達之撫臺於是奏　聞於
上部覆以急公好義疏請加級　制曰可於是九邑之
令長及紳衿軍民人等咸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太守之愛民如此太守之禮紳士如此太守之廉以
律已而寬以待屬吏也如此凡在幈幪之下顧可以

無言以頌之乎乃因永年盧明府而問序於余余之
景仰於公也已非一日蓋自其作令堯山之時則已
沐其河潤之澤今將二十年矣何也知而不薦已愧
無獻納之臣今咫尺膏雨徵二三明府之有言也余
且將以賡揚之況出於夔好之公乎蓋公之居心也
澹泊其持度也坦平其自守也高簡而其與物也溫
藹所謂澤無不漸明無不察由近而及遠自已而及
物以是不仁若遠惟道斯行邑里不閉夜吠之犬市
廛不覩晨飲之羊鳴鏑絕於砥路茂草鞠於圜扉蓋

其大指在清靜不擾而諸事釐舉使人含和飲醇而不見其紛更之迹豈與夫綜核粉飾因循結納者同日而語歟昔文翁興教化黃覇得人心龔遂息盜賊召杜勸耕稼尚清平若公者可謂兼之矣異日者

聖天子徵召海內賢太守賜以璽書禆九卿之列公其首選也茲

特旨增秩其嚆矢之先聲矣雖然公非特所至稱最胸有治譜也自其先人元鑑廣文公章服三稱皐比擬於闔洛太翁王麟公官至日南太守循良懋績公遂

於家學友愛兄弟庭訓八子森森玉樹洪範五福庶其備之今以文學發爲政事宜乎其治行之卓然不羣也加級徵召詎足以盡公之美耶聊以見宦紳士民之感戴盛德出於忠心之誠然而弗能已耳於是述其大畧以爲公賀冀公之燕喜而進一觴焉且願公早登三事以霖雨寰海蒼生不但一郡之人人沐其恩波而止也

直省馬總督壽序

文昌爲天帝喉舌之司喉舌之爲司也詎止宣教布令喋喋文告聞事耶蓋以尊化液耑贊燮仁厲和療壽國無算故內景有赤龍玉池天地相旣之喻也六卿之總天官非六腑之會喉舌乎哉天文上將次將亦得隸文昌之宮非禮樂征伐得綜於天官乎哉生者生之殺者亦殺之於以尊化液耑贊燮仁厲和療極之天地相旣以畢能事焉豈直喋喋文告聞事耶邇者總督直省制府馬老公祖文武大畧其天人資

盱衡一切豁如也方其崛興遼海帷幄運籌燭照千百里外摧敵制勝若掌上策　龍興之盟府公之鞭弭勳最諸杰焉

天子念公盱衡如水登之天官之堂其照千百吏良楛姸媸亦如料敵時在掌上流品澄而銓政肅山公啟事曷足多云繼之江右潢池沸波所在蠭起

天子將靖臥榻而活黔首復以公副大將軍削平之其摧敵制勝則亦如秉銓時列掌上也而不擄掠不焚毀不妄殺一人猶有曹武惠之風至今江淮漢涘之

閒頌公之德弗忘語云絳灌無文隋陸無武乃若我公蓋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乎茲復以畿輔重地腋齊魯而腹兩河采言者議命大臣居中督之公則載自天曹晉大司馬中丞實董其任夫魏博古三輔雄鎮也北護神京南帶河洛左臨青齊殘亂之舊四戰之國也議者以畿輔鞭長不及則建督府鼎鎮之而軍天雄之軍我公戾止四國屛息墨吏解綬首鼠去羣盜不敢迎風而鳴鏑南畝舉耜者鱗鱗也工趨於肆士復於塾百職長吏懍懍以不得奉上法爲

恐公坐而理之彰癉陟黜亦如掌上猗歟哉公神明淵篤百美盡茹威蓄而不試惠藹而不竭不見夫萬斛之舟乎鴻艫鉅舳長檣大柂望之巋然山岳也若以爲不勝重及益之千斛而餘水如故更益之千斛而餘水如故其所受豈可量哉即如藁城之役不動聲色渠魁旣殲脅從勿問生者生之殺者亦殺之於以導化液常贊燮壽民國於喉舌之司亦旣愉快矣哉公之愛士紳無算士紳之愛公亦無算也公之德不可殫述於公懸弧之辰姑撮其大畧而噭之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九目錄

書

與魏環溪論學書
與白方玉書
再與魏環溪論學書
寄孫徵君鍾元書
與姚敬存掌科書
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與孫北海先生書

與白涵三書
復紀伯子書
與蔡子虛水部書
與楊履吉書
與申鳧盟兄弟書
與曹厚菴先生書
與吳梅村書
與李龍袞掌科書
答孫徵君鍾元書

與許典二書
與僉都魏環溪書
復許典三書
與總河楊燕石書
與辯若弟書
又與辯若弟書
與孔聖裔書
復虞虞山書
與田髴淵書

與張于長書
答盛珍示書
與孟翰林書
與劉公愚書
與申鳧盟書
復張掌科書
與佟高岡撫臺書
復李湘北翰林書
復許子位書

與宮宗衮書
與黃莍園書
復黃莍園書
與郝雪海書
又與郝雪海書
答友人書
答韓康海內兄書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九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書

與魏環溪論學書

前日公務勞心捧接論學三書高置案頭今午歸寓門無剝啄意頗閒適焚香拜讀乃知先生於聖賢之學脚踏實地者非以騰口說好辯論爲能也昔朱陸之辨紛紛然尊德性道問學實非二事故晚而相合今玆吾鄉之論欲復元明先須去識據佛氏之論識與明爲二儒則明與識非有二也論語云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學重在默識未有以識爲害性而去之者識卽知也知卽性也識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可去乎佛氏之言有不可强同於儒者此之謂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中庸謂天下之達道又云率性之謂道謂此爲道之入門則何處更有道之堂室乎好念頭着不得不好念頭着不得此語論性似是而實非也孟子論性以爲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謂裏邊有他然後

發生出來譬若稻種生出來方是稻穀種生出來方是穀若裏邊原無彼穅粃豈能生乎凡以無言性者皆以性爲穅粃者也謂人性不容一物似近於未發之說而不知從天命以求之耳蓋物終無可去之時性亦終無可離之理戒愼恐懼之中卽有無聲無臭之體此所謂脚踏實地寡欲養心復性聖賢相傳之要也若以無爲宗以解脫爲了當未有不流於放逸入於荆榛者其[illegible]滯糾纏牢不可解安得見天然樂趣於語言文字哉夫道之憒憒也久矣自隆萬以來學者所謂大儒多中此病其差在以佛附儒而不辨於毫釐之閒也今夏兵部韓聖秋以論學的旨求僕參証其見解已到精微但微有牽合處余盡爲去之正謂此毫釐之閒是千古聖凡異同分界處不可不察也夫去識解脫皆佛門妙義以之誘進凡俗不啻熱鬧塲中灑以清心甘露然以論聖人之學則有閒矣孔孟之學至周濂溪先生而大明何嘗不解脫而非佛氏之解脫也先生脚踏實地認性善爲初體可謂知之明而守之篤矣吾鄉固有志於道者也特其

所入未免有隆萬以來儒而溺於佛者之言然一反求焉易易耳夫道之憒憒久矣余既喜先生之論足以破愚祛惑故以平日之所學者書而請正焉惟不惜鞭策而教之則幸矣

與白方玉書

昔人謂讀一藏經不如看一艮卦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背者止而不動之義非不動也一身之耳目手足動而不隨之俱動也故不獲其身不獲者不有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亦止也雖人日接於吾前而吾艮背者未嘗渝焉故曰不見昔者夫子嘗以此道告顏子矣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不遠復故夫子稱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非謂三月之後而違之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常其道光明古聖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聖賢傳心之法盡於中庸首章戒慎恐懼是其喫緊爲人處夫戒慎恐懼是謂擇善是謂固執形著動變以底於化則謂之至誠道至於至誠而神矣故曰如神又曰鬼神之德誠之不可掩誠與鬼神豈有二哉爲道而至於至誠則固已陰陽不測矣孟子之學雖曰養氣其要實在持志其示人曰求放心曰寡欲皆性命之宗旨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閒彼豈爲

欺人之語哉自孟子既沒聖人精微之學湮沒荒忽間有賢智之士念及身心者往往叛而歸佛以爲佛氏明心見性無出其右者夫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空虛寂滅其學只是畏死自爲一身而已初非爲天下也施之天下亦一朝不可行也其後術爲祈福消災之說若不過其徒附會有所爲而爲之以炫惑世俗之民而已此又稍有智識者所共知其誣矣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鬼神吉凶之常聖人言之欲人恐懼修省孜孜爲善今不愼於平日而欲徒以祈禳之虛文轉禍爲福豈不謬誣之甚哉余深悲夫末世之民不肯盡力遷善遠罪之事日奔走祈福於佛而儒冠儒服者又昏昏而趨之依傍禪宗自命大儒不知聖賢所學者性命之學所道者性命之道也精者既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舍是不務而務佛彼佛者有內而無外竊其似而亂其眞者也余故因論佛書而辨及之

再與魏環溪論學書

昨教制慾非難無慾爲難正謂慾不能無故制之爲難也若學至於無慾則聖矣昔聖門若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仁無慾也三月言其久也若三月後便違仁亦不成其爲顏子矣子夏則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此猶然慾心未盡耳若能刻刻制伏念念制伏久久純熟豈不竟似顏子但聖人以禮爲主譬如大將登壇則一軍震慴無敢譁亂學者鮮能認得此禮守定此禮故制之而後起如風中掃葉掃去還來然欲學爲聖人必須如此用力不然目前聲色嗜欲人情物態何日不來窺伺因緣如賊兵十萬百道攻城非墨翟豈能守宋非李光弼焉能守河陽耶大約近世學者知自愛知養心而恐物有以誘之則學佛氏一切舉而空之以爲直捷了當之法在彼法中亦自有受用處而聖人之學廣大精微有一大主宰故可以窮而著書可以達而行道可以飯糗茹草可以袗衣鼓琴而於本性無加毫末此謂之無慾而非初學制欲所敢望其藩籬也禮也即性也

夫聖人之治一身與治天下也豈有外於禮者哉

寄孫徵君鍾元書

屢荷雅教相期千古聲氣之孚不約而同雖未瞻道範如依依在左右也僕馳驅十有五載睽違祖宗墳墓昨者請告得以暫返丘園塗出保陽晤同年魏蓮陸見先生手書慇慇相愛之切且爲約言錄序文僕何以得此于先生哉然此作于甲午之歲其中含蘊淺薄惟能不惑於異端耳而古聖賢源流一卷之大旨尤未闡發也數年來乃成聖學知統錄一書蓋于公務冗迫之餘爲之其大意明道之出于天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無不善明此善者可以淑躬可以治世君道以此行師道以此立無二理也見知聞知知此而已矣而致知格物之說亦並附焉良以此二字數百年以來幾如聚訟故詳考深究歷述諸家之說而折衷之欲以永斷異說之紛紛也先生高品大賢國英人瑞自任非小今由蓮陸處請正斯書果可以合于聖經賢傳否若有紕繆望指示之乃見知己之大雅也又僕在里中當有百日徵君倘惠然北顧或平干或南和或槐水之上數日下榻剖晰微言

直証中道鶩湖之會聞者流涕殆不足道也蘇門雖係勝地但不知向得力有人否如貴府理學節義數百年來眞文獻之邦興起而教育之豈不在此時乎蓮陸喬梓任重道遠之器進求之未可量也惟徵君先生留意焉

與姚敬存掌科書

聖學既遠濂洛關閩之後惟有龍門姚江學龍門而不得猶不失爲篤信之儒學姚江而不得者或流于無歸之說自非心心相印豈能直接絕學僕自垂髫讀書即聞承菴先生紹述聖學得其要領然未睹成書望洋而已前誦佳刻益知理道淵源元凱濟濟珠連璧合不止優龍劣虎華嶽發于崑崙河漢統于星宿良有以也且玉印之合親聆聖訓登堂入室夫豈閒然焚香開卷如乾之名義學習微旨便自迥絕凡義性理扶羣賢之奧史綱續獲麟之統彼買櫝還珠談天炙轂者瞠乎後矣況庭訓維劼省憲後先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斯其徵矣僕長跽有懷恨生也晚未及侍雪得睹遺書如瞻函關紫氣拱璧驪馬曾何足云尚當勉其駑鈍求躋涯岸先此肅復以拜仁者之賜

復安慶郡丞稚崑崙書

向者在部之日辰入申出循例執簿未得效執鞭之誼然聞足下才名久矣今春蔣修撰虎臣以大集見示每一披閱則賞心悅目竊以爲古文之廢久矣三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爲宗韓歐爲嗣二蘇筆舌妙天下而失之泛濫程朱理學入堂奧而詩文有遜焉明季一代濂溪正學弇州而外寥寥也豈不難哉大作于流衍之中絜以法式于奔放之餘達以精采然非鏤金剪綵之比其爲大家可傳無疑也方欲寄聲相

詢以商千秋文字之秘而彭子士報先至道台意續承手教虛懷懇懇下詢若以僕之著述足以稍繼古人之一二者僕非敢易言文也嘗以爲詩以抒情貴得三百篇諷諭之意故子美可尊也而並喜香山文以抉理貴得六經經緯之意故兩漢可師也而兼取唐宋金粉之香艷訓詁之餖飣不足以言詩不足以言文已今先寄拙作數種不日再抄序記論傳碑銘數百首寄覽此後瑰瑋之作雋永之什望不時教示之

與孫北海先生書

讀老先生攷亭晚年定論辯不勝歎服攷亭之學雖不及顏曾而實游夏之比肩自無善無惡之說起頹波流垠遂至入於葱嶺今老先生讀書窮理致廣大而盡精微開發聾瞶豈但爲攷亭之功臣已也仍乞數本以嘉惠後學至於論孟或問聞而未見以大中較之料亦無多若刻布流傳功亦不在子輿氏下望之望之北岳祀典曲陽劉父母有意改正而時方大計或未暇及待之明春可乎山中無事閱金豈凡文

集信今代宗工得八家正法惜陳百史未能盡知之也其序尹師魯文極佳但生平未見尹集欲向老先生乞其寫本抄之幸爲慨發錄完之日即繳上也秋氣漸深想起居健快仁者之壽又何言神仙乎

復紀伯子書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而邁征詠采葛之章爲之三嘆足下高懷不羈眞氣迎人毋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并陘獲鹿以及晉陽之險蓋爭昔於役之所歷矣其山嵯峨其水激盪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弔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動于中乎恐煙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髮終日厭青山之句也僕少多病長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

豎功業於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方寸地近愈戚仄先人遺薄田數頃兎廬數十間在泜水之北其中亦稍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乞恩

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益昔日所聞於大君子者足下嗜痂之好乃比之於昌黎僕誠媿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足下實足以相後先也

與白涵三書

人生若不學道實爲虛度而異學往往贊鼓是以君子樂于就正前書嚴殷質之高明良以此也性有體有用老氏襍之申韓壞之佛氏亂之故知性者鮮矣薛文清明代之紫陽也醇然一出於正陽明良知亦是聖學正脉而晚年爲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說筆之于書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先生辨之詳矣孫鍾元亦心服涇陽者也然于陽明此處未敢公然勘破僕素推尊孟子故其說與涇陽同而欲以性善

補陽明良知之缺耳先生以爲何如耶今世尚此者甚少都門惟有孫北海山右有魏環極頗號同志吾鄉則先生與申鳧盟周茗柯指固不多屈也因謙懷輒爾剌剌未審是否

與蔡子虛水部書

都門得朝夕晤對以談素心自台駕行後便有離羣索居之嘆頗有康侯差不寂寞耳足下眞氣逈人恬退自怡雖不得銓曹而桑梓雅望莫不歸之昔人以四衙門不宜做卽有激之說然在今日正自有深味也勢之所在易于沾染且任重勞心何若閒曹冷局以江山烟雲花鳥爲供養哉前所云趙忠毅公文集此誠希世之珍吾鄉自宋廣平魏鄭公後惟有此老李贊皇諸人皆遠不及也夫長于忠節者未必文章

爾雅文章爾雅者未必道理純至若忠毅公者可謂兼之矣當明之季使得行其志天下何至遽壞今足下慨然欲重新其事趙公有知豈不感於冥漠惟是集中所載尚有十中之一二應去者又有閒居擇言及史韻一書廼忠毅公一生學問切至守先待後之大關鍵處而刊落不入則後世誰與見之此則有煩于高明商酌者也

與楊履吉書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與蔚州魏環極淸化抱疾茍望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溘然令人五內崩摧始得信于陳滹水再得信于殷伯巖後得訃音于吾子而後敢以爲眞也爲位而哭喪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値亡荆之喪赴弔遲遲今炙絮耑奠舍弟並匍匐以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未必有此意友朋相念爲此無可柰何之詞靈爽不泯聞之稍爲破顏耳並冀藏之笥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其謠諑

也讀禮之暇仍取經史溫習以繼令緒則鳳毛蔚起家聲不墜臨穎垂涕不盡

與申鳬盟兄弟書

猶龍遂作古人山川俱爲削色誠如尊扎所云甚恨世人憐才者少泛泛而置之令後世有心讀其遺詩及文不知泣下之何從也雖然失職而志不平豈盡天之爲哉貴昆玉篤友朋之義者無俟余言之畢若伯巖相隨亦何負于古人願椽筆作傳以埀示方來耳溯洄詩文二部奉覽學道之念何刻可忘山中如有所得希信示之今天下飲食之人甚衆若長安尤爲聲利角逐之藪僕雖居勢權之地未嘗不日加猛省誠恐墮落坑窠中爲海內大賢所恥足下勿以醒眼觀醉人而金玉其音也聞張命士已有風症鄭子勉能與貴昆玉講求道業他日當爲後進領袖甯元著青年矣賢乖推已告以儉用讀書詳愼疏章之道果不棄芻言其進未可量也寒盡春回新禧佇企

與曹厚菴先生書

弟之朗說將付剞劂識見淺陋且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豈能如古人之精思入裏耶但差勝於作無用雕蟲者故不欲舍之庶幾從此鞭策十年內可望有立然陶元亮何等人品猶云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弟於此敢妄言哉以老先生之高明惇篤直接河津姚江之傳而於弟大有契合深加奬借雖曰樂與人爲善然弟自揣實多俗氣未退蓋生平勉力只此不欺二字惟冀賜以弁言勗其不逮不祇借玄晏名言妄希紙貴也

與吳梅邨書

昨歲錢子大士至得先生起居爲慰又知與侍御爲兒女姻親當此暮景蘭孫依依膝下亦一生之一樂也再加調攝用道家修養之法便可壽躋期頤矣望之望之僕邇來隨行逐隊無所建豎於時無足爲先生道者顧于文章尚未能忘情近有廣明陳子頃嘉曹子至京邸晤對知其所學皆已成立而古文辭卓犖不羣追美古人無難先生靈光巋峙東南領袖若與之左提右挈尚論千古著爲定評誠千載一時也

昔蕭統著文選於梁季後代詞人奉爲枕中鴻寶張先生天如所批漢魏百名家至今稱藝苑鼓吹乃自唐宋以來諸家著作漸以零落散失今既有三吳兩越諸子網羅分校先生綜其成豈不爲文圃之盛事乎又元明以來亦有數十百家詩文尚無定論參伍進退似亦在此時也惟留意而商確之遠追昭明近紹天如若僕才力淺薄復爲公務鞅掌精神漸以耗散粗有撰述皆未成集案頭偶有一二種以奉軒渠不足觀也

與李龍袞掌科書

曩者東行竟未及握手相送殊爲娩歉雲樹之思方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悵然尚陽堡人食其力固有太古之風況有疊嶂長河烟雲供養昔管寧邴原皆常避地遼左願足下上友古人則去國懷鄉之思自可澹然矣今長安如張坤安等者非不位極八座而溘然長逝若於曠遠之地而能存心養性求其道之在我者朝聞夕死無憾矣胸中既已灑落亦豈有遂死之理乎待一二年後朝廷自有恩典昌黎復入子

瞻北歸當命長安再見完人耳心緒煩冗不能爲詩以寄遠人輒抒其鄙陋之見亦夙昔所竊聞於先正也

答孫徵君鍾元書

來教褒奬過深自慚樗朽豈如所云所論王文成公生成學問功業盡面輝煌絢爛其闡發良知有功後學但傳習錄一書大段透露而無善無惡一語曲狥其徒王龍谿之言未免遺誤後學此顧涇陽所以深闢之也僕於昨歲之七月嘗語賀宣三曰心性一也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若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是又一告子也尚論前輩固宜渾淳然此所關性學甚大故不容忽視也吾輩以孔孟爲律令合者尊之不合者置之豈容有心向背於其間哉僕知統錄一書尚有統緒數十人已有頭緒因八月間忽忽歸里未及每人作論如董廣川王仲淹韓昌黎等亦皆維持世運不得泯滅者又如明之諸儒向未有定論今亦一一爲之差次寬收之中而嚴析之不開後世議論之端是所貴於吾輩生同此世之意也何如何如保陽初二日草復不盡

與許典三書

老年翁親臺榮遷嚴邑足以發抒生平之所學繼先賢之令譽爲桑梓之美談則晉武帝所云清慎勤三者其要也而人情世變又在有以先覺而察之使之無閒隙之可乘則持身涉世兼得其情與理之中蓋設誠力行與防奸馭詐其道相爲表裏每讀周易見聖人於小人情僞無不盡知之是以元吉無咎耳恃在知己故進芻言不敢以四六套語也讀禮偶見其言禮人可及也其言學人不可及也蓋不但升堂而已入聖人之室惜哉先儒多未能及此近代唯薛文清先生洞徹上下全無隔礙耳余意欲分爲上下二卷上卷言學下卷言禮尤令觀者醒快也拙敘奉覽幸斧削之朗子同升已歸於敝邑倘用之代勞筆札要其人資質忠信不相負也並候指示

與僉都魏環溪書

前聞大喜即欲走伻一叩緣膠老僕贊未書故爾遲遲茲遣役鳴賀聊作衣履不敢効世俗銀幣也惟涵存之昨回扎及喻春山寄字俱已到人生最患無友幸有諸子朝斯夕斯况纂述家禮尤爲要務王子敷五蘇子亮工俱可泰山太守北面耳喻春山學傳思深河洛律曆弟尚未能盡了若道在於仁則三十年來所服膺有不約而孚者矣向寄大學管窺久在案頭作序奉上恐不足發揮其義然而大著精矣至矣自宜刊布公之海內也林下養痾最宜習靜而遠近以文字徵索者接踵而至不能盡却畧知用心或者賢於博奕乎命童子錄十首請正外惟孫北老閱之幸指示一二庶知所磨勵也秋氣高凉伏望起居珍攝

復許典三書

因宦途二十餘載廬舍田園大半荒蕪連歲收拾稍有頭緒敝府如探春海棠欒枝栢榴之屬不缺而松則全無山西樂平至者俱不佳眞定舍親梁大金吾園其松栢皆合抱詢其始之所由來則云冢宰公移之于鄴下也是知貴府花卉之盛甲于天下洛陽廣陵不足云耳承惠種種俱屬佳品所恨敝邑城中土脉多劣爲花之辱耳夏峯先生翔于千仭卓然高品自是千古人物不以著作見長而著作又兼其美年來過承其推服以姚許相位置姝爲過情若夏峯先生與靜修未易軒輊靜修才高夏峯品粹二者可以相當乎讀令先君年譜行實爲之下拜知大孝仁人其盡心正無已也儒派聖學此議迥然從來無人發透顧諟天之明命正是尼父知天命根源人知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知自契與湯以來維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言仁言誠俱從伊祖發脉也後儒言氣質之性竟與天命之性爲二謂孔孟之言不是一様未免開支離之端而無善無惡之說拾告子之餘

嘆更爲可哂他日更欲詳著其說幸高明不惜教我也

與總河楊燕石書

黃河之勢至今日而岌岌可憂前讀大疏洞悉利弊較若指掌但不知築新隄果易爲工而董曰舊道果不可復濬耶方今百萬生靈國家血脉所係誠非顧惜費用之時矣僕嘗思神禹治水導河自積石合九州以治河而今於徐揚之閒治之故難爲力大小河身處處淤淺舊日隄防年年衝壞而雍州豫州之水建瓴而下直趨淮揚桃源正當下窪之處是以煙墩衝決故上策莫如大興水利凡陜西河南一切小河

俱令水利道督以分涇渭洛汜之支流而黃河之水勢自減中策相視淮安以下入海之路分爲支流如禹疏九河之意下策察照元明舊制時時修築時時挑濬刻刻眺望防守以保此東南遺黎漕運數百萬糧艘爲　神京咽喉飲食計不然此事未知所底止也聞龍窩一口去桃源止二三里有滔天懷襄之勢惟望妙算遠慮早爲堵塞疏其下流分而入海一刻難緩此爲國家生民計非爲有司功名計想高明超出尋常萬萬也

與辯若弟書

聞賢弟於前月二十九日抵舍甚用爲慰一意靜養務將元氣全復即氣果虛弱漸加調攝不難大壯也心清則氣調氣調則身自安此養心之法即養身之法至於讀書猶是末義愚兄近日深悟向來之悠悠忽忽不曾脚踏實地從程朱留心一番因兒女出痘暫止進垣閉戶著約言錄一書雖無過人之論亦欲示之子侄俾稍知趨向不至墮落也曹厚菴今之大賢所著居學錄於先賢之道大有發明今寄賢弟以

供靜中究玩再將周易與四書向身心體貼其他書可且置之耳明窗煖室屏去一切返觀自家澄然不滓處何病不消暇則與兒弟兒女笑語雍雍勿自取煩惱也

又與辯若弟書

支窮於亥生於子吾家先塋亥龍也水爲文心豈有不發之理但恐人事不足以副之耳門戶已有衰弱之象自非修德力學不足以濟之人生要一團天理刻刻戒慎恐懼將四書本子放在頭上如師保父母一般天理生而精神生福祿生天理死而精神死福祿死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昨得賢弟手復有悟悔之機即此便是向上機括但恐迷復再剝而心君不能作主則病根終難拔盡今幸春光明媚可將秀才

營地一段起一書舍栽花種柳自然有清明氣象凡望見粉黛即作枯顱觀作刀劍來砍我弓弩來射我觀一包濃血何足戀也禮義是行已大規模清靜是晚年眞受用再以良藥濟之雖不能上壽古稀可望也愚兄今歲亦覺元氣減了分數每夜自己返照大約一年不如一年坐功雖有小光景亦非大安樂法也惟有定靜艮止懲忿窒慾盡之矣

與孔聖裔書

恭惟老先生台臺洙泗淵源古今文獻某潛心篤志仰止有年何日不東望瞻依思一覩宮牆之爲快乎詞林觜菴家學弘深克纘箕裘擕朽偶於暗中摩索得之豈敢言九皐之識而令族孫自是青雲偉器也承惠楷木此　聖林嘉樹海內楷模某之求此非但爲樹也亦庶幾覩樹思林因林思　聖而衍　聖教於一脉耳魯趙六百里儼若同堂也可勝感謝至於喜高躁而忌卑濕與梧桐同其性情又賜眞種子一包從茲嶧山槐水之間莫非嘉蔭之所廣被流傳後世足爲美談種植之法並求園叟口傳秋冬之交尚容耑役往領若杖履登堂則俟之他年耳

復虞虞山書

復上虞山先生足下先生滇南之偉人也又有道人也自庚寅以來欽仰儀型然仕途少暇馬頭塵駒隙影未及談性命之秘奥往歲論心經雖解脫之法門猶一偏之枯說也昨捧指示謂獨宿二字神仙聞之莞笑鬼神聞之嗤指大哉言乎古之聖人壽登期頤皆從事于此白日飛昇不足信又謂自然之道靜則天地萬物生此妙著在陰符經世少有知之者先生乃吐露無餘非至愛烏肯若是然弟數年來留心陰符有集註一書業巳梓完今齋以奉覽千里同心如對紫芝眉宇於几席間矣滇攷乃邇來之奇著大序無愧皇甫安定謝教不盡拙序如小巫見大巫矣

與田髯淵書

昔者聚首燕邸揚推古今訂正風雅雖弁州于鱗之契合無以逾也一別遂成參商辛亥賦歸得愜初願嘗見榮補山左禹城冀棒檄來臨而竟不果固知鳳翔千仞豈囿尋常藩籬間也小兒自北旋讀尊札知逃名而名隨之此亦古人常有之事要之升沈顯晦總是浮雲林逋魏野等彼於性分皆能真實得力自然內重外輕耳但僑寓長安已久廣川天人之策洛陽治安之猷何日敷奏乎盛朝稠渥殊非所宜無緣趙璧拜領爲愧郎今歲聿其暮泰運復始葛衣涼冠狐裘蒙茸豈易得者一芹之儀聊爲元日辛盤之助近著二冊就正大方其餘另容刷印寄上要之性命微言正須面商不盡在文字間也

與張子長書

僕讀書數十年以孔孟仁義之道救世不屑不潔之事遠方之人多有嚮慕書問至于近者寥寥無人偶有來者久而察之爲利而已是以終年楗戶樂天知命聊以卒歲焉俟之沒世而已昨與令弟偶而談及公郎青年美才可以上達但窮窘之甚承教云云欲執弟子之禮此亦未可草草必須齊心祓志有立志爲聖賢之意而功名自在其中一念之誠終身矢之昔平定張日葵僑居高邑讀書十載寧昌張儀公爲孫二如服心喪三年彼其所學未知果出于聖賢與否而尚有古人之意所願公郎之自審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也

答盛珍示書

契闊久矣每讀大選理正氣醇識精議確未嘗不心焉嚮往也昔有明以舉業致太平三百年　本朝因之收海內紳士之心而握選評之柄鼓吹休風者則歸老年臺矣任子北上曾託致聲犬子粗知帖括未諳闈與乃荷指示又念及樗朽惠以佳選墨則闡傳註之精微詩則備騷雅之風致廣陵南征諸作用意尤深且遠也置之案頭不逾十朋之錫乎僕年過六袠世故飽嘗息影林泉置身物外抱遺經而嘆息式

先哲以務徨尊所聞矣未能行其所知此一刻不敢自安者也至於國難未平民生多故寧不怵然於懷甘于獨善而自反迂樸實非匡濟之才若冐昧出山能如武侯乎能如晉公乎能如希文乎能如溫公乎若其不能也衝寒觸熱隨行逐隊徒爲識者所笑六年以來守知止知足之戒者一旦狼狽失據矣故被髮纓冠有其心而無其才何如且守東岡之陂耶拙刻數種聊以請正向來鑽研斷簡徒作老蠹魚木之災也因紙缺遂置高閣容他日奉上以希垂劉

與孟翰林書

搶攘數載四盡三空不忠不孝之吳逆妄覬神器天道豈可欺哉今幸川蜀湯平黔滇不日來歸此又孔孟之道可行管商退舍之時也木天一席世俗所謂清淡然讀書養德全在此十年功夫如貴鄉之徐存齋申瑤泉王荊石諸公其近之矣江陵分宜桂洲皆偏愎未化故及于難然後知文之以禮樂正以化風氣之不純也賢契資才敏慧篤志學問相才相度涵毓評可量乎望之望之生所著鑑語不過錯綜史材

而志其要意在效法丘明國語文因其舊稍爲論斷非有超然之見既蒙下索敢不奉上但未及裝釘且紙俱粗惡不足觀耳倘公事之暇弁言序之附驥名彰請有望矣

與劉公愚書

前平遞舍弟旋捧瑶扎具悉相爲之雅犬子歸里又道及憶念懸懸且言將有信使辱臨乃於十一月之廿日果接蘭訊獎譽過甚弟何足以當之人生斯世亦易度耳飛鳥過目能不驚心而炎涼谿谷人情紛紛讀王右丞酌酒與君君自寬之詩爲之三嘆老年翁台臺經綸滿腹意氣如雲生平歷歷所在見稱今金馬優游處脩職事之外別無他務正當養脩健翮以待拯濟時艱耳弟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整六旬漸有衰態覩時事之紛沓能無纓冠往救之思而才疏志淺肩鴻任鉅譚何容易不如安於樗櫟之爲得宜若夫隨時俯仰以取富貴則不待今日而久已不爲之矣此不敢以欺老年翁台臺並不敢以欺天下之人也

與申鳧盟書

今春元日晴和似有豐年之象但得麥與秋各五六分即不至枵腹矣總在　廟堂之上隨時調燮天人合一固難以預定也東西據守盡可以支持目前而收復之局誰爲鄧艾羊祜其人者恐杞人之憂未得少寬也弟今六十一歲竟老矣心思猶綿綿不歇而脊背疼痛稍愈復作血氣衰耗每用無物爲補之法終不濟事宋儒云不學便老而衰此言最是學便有存養功夫雖不能免衰可以延之久遠矣老年翁精力尚健及今著述傳之後世不爲寶漢卿即爲劉靜脩耳擱選刻之無貲今或先完其目錄邇來用度實難也孫徵君誄文奉正

復裴掌科書

憶昔追隨杖履怏聆嘉謨朝有不諱之風人多敢言之氣老都掌科實爲正人之領袖而弟樗櫟散材亦斜碌礫覩成慶連茹之彙征是即大來之一會也迨批鱗之章迭奏高軒暫息於巖阿每南望浦雲何嘗不采葛與思伊人生嘆顧以犬馬之病檢方林下時親書史酷嗜烟霞每咏杜子美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之句蔬食布衣遂欲忘老承老掌科不忘舊交惠以好音勉以救時弟雖不肖常奉教於君子矣覩

時事孔棘寧無嫠婦之恤而自揣才弱非濟川舟楫故欲自掩其醜寧託遠志而鄙小草哉雖然知己之前尚有可在瞽者民生爲社稷之本吏治乃綱紀之要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也養兵休民而後可以大舉也理財雖曰急務必爲久遠之謀用人尤關治體仍嚴冒濫之端君相之主宰與言路之精神鎮定而無所撓自然天心悅豫治平不遠矣何必張皇而失其所以控馭之術哉陸敬輿趙則平皆能戡定禍亂而不棘手者也未知有可采擇否

與佟高崗撫臺書

東西交訌海內民生弗獲息肩禁旅久戍供億維艱此　廟堂旰食之秋臣子枕戈之日也老先生親臺坐鎮中州尤爲腹心重地綢繆桑土不容刻緩且壯猷素著足以消覬覦之萌前言寧敢諛耶至於弟以抱病守拙然沐　兩朝之恩寧忘嫠婦之恤而髮短心長老無能爲如燭之武所云矣竊以吳耿之勢如唐藩鎮之所爲蹤跡一一且實繁有徒而堅甲利兵足以逆我顏行自非元老名將與籌制勝未易奏膚功

而暢　天威也相持將及一載饋運恐愈艱之變奇秋收成稍歉故羣盜不起不然可憂大矣夫兵分則力弱將多則瞻顧匪明賞罰一其權力何以鼓天下忠義之心哉耿弁李恕何人也屠狗之夫輒復曉曉爲知己一鳴其芻蕘耳

復李湘北翰林書

退處林野日檢方書兼親隴畝既非陸宣公之優游暇日亦無李贊皇之平泉花鳥僅如王右丞所云林叟談笑而已占晴較雨農圃之事豈足以爲大君子道哉芝翁先生弘毅瑰瑋忘身救世與某夙有同心仰託鈞鼎慰其存歿乃小役之旋捧讀瑤函蔚乎春容薰乎蘭郁蓬蒿滿徑恨不得薔薇露浴手以讀之也再諷大什氣韻生動格度高古沈鬱頓挫直逼少陵非中晚以下可望其藩者置之案頭令人撲去俗塵三斗矣兼賜名書更愜臥遊之願撫琴動操衆山皆響已泠泠然在天竺鷲嶺間矣何以爲謝閱邸抄知榮轉侍從蓋以老年翁台臺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本經術以論思勞深歲閱矣謨謀而弼亮望重台垣行且夢卜金甌霖雨海內走歌咏太平爲幸多矣

復許子位書

一別十載道阻且長山川間之無由促膝談心論救時之急務溯尙友之雅懷悵然如何前閱邸抄見姓名登於薦剡徵書騰於谷中雖大雅逸致不以此爲榮而海內聞風興起裨益良多所謂隱士無求於
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也方今貪冒成習民生凋敝獨總憲蔚州環極公奮然起而力爭之欲致其君如堯舜奠羣黎於袵席足以彰吾道之有人矣白子仲調深心大力無愧古人倘得契丈出膺筍五經應
睿聖之稱制何難漢建武唐貞觀之遺軌乎若生者年逾耳順齒豁頭童雖非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實則樗櫟之材匠石之所弗顧況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彼范雎蔡澤戰國從橫士耳猶脫屣名利何況被服鄒魯之教曠覩宇宙之表者乎山中無事日手一編如豆之目燈下尙能作書拙刻二册寄奉覽正聊披衷愫冀足下知吾心也

與宮宗袞書

庚戌之役精白一心誓之神明頗爲人所不快然交體之正人才之盛竊以爲　本朝未有踰是科者而老契丈之偉度博識將來必作黑頭公尤於望見顏色即知之不待考之他年也昨歲東門餞別深荷雅誼歸而從事參朮積勞之軀休息漸痊平疇遠風秋林紅葉莫非嘉況復味古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言覺夢魂俱愜豈復有東華道上之想哉絲綸之地任大責重非其人未易勝也至於服食養性之術亦知猶慕而未得其傳近唯學息心省事一着似是不傳之秘訣耳老契丈以爲何如小兒赴京應試一槩未令拜客故未得通候接閱邸報知散館大喜尚望及時進修以膺寵眷臨楮無任拳拳

與黃萊園書

蓋聞古之君子雖著書立說而必以救時行道爲急如生邇年以來稍有發揮如擬程格言不過雕虫篆刻之技綠野東山何敢望其毫末也經世編一書有關經濟不知曾已入覽否茲具論性書一部請正固非時務之急亦根本之要也小兒粗有才具未知歷鍊尚望敎誨不怠人情山川周防宜固也並有陳者聞二十八日地震大變　郊社震驚　聖躬憂勞脩省之詔極其痛切然不患　聖心之不真而患羣工之不改耳即如三載黜陟明乃唐虞以來大典今自癸丑以後吏道襍而多端官職耗斁貪婪塌冗之輩飲食民之膏血惟以加耗爲事訟不論是非刼反若失主百姓怨恚無所控愬鄉紳自顧不暇焉敢吐舌即言亦無益此而上天安得不怒生竊以爲三品以上既令自陳而大計亦宜速舉才賢劾不肖其餘戶口錢糧奏册一切報罷以省攤派苦累天下亦可以挽回天意之二三也而疏通亦在其中督撫除自陳自有睿鑒外其留者即以大計之是非定其是非

非舉賢退不肖無以治天下非信賞必罰亦無以治天下也生見古之大臣雖在草野條議國家大事蓋君臣原同休戚者也故敢告之知已以爲臺諫皆有治天下之責者也未知芻蕘是否

復黃莘園書

著書立說只是一事然坐視民生之阽危而不能救先聖之家法尚不如是也論性書費二十年苦心不知果可以盡一孔孟之言否雖蒙契丈之褒許而海內深山窮谷中如周濂溪程伊川者未必無人安得一訂正之也經世編他日刷印另容寄上大計舉行足以澄濁揚清拯救一時之困而新拔數人驅車就道草木亦覺爲之改色矣承敎欲糾彈一二人得其事實生以爲此不足爲也昔生在掖垣後居憲廂從未嘗攻發人之陰私凡所論劾皆見於章奏有實據者契丈欲養大臣之局度正不必爭一二人之得失也方今人才最爲緊要賓興選試而取之奔走道途而棄之夫捐納者之先用當先用于捐納者之本行耳柰何將歷科進士舉人

皇上臨軒親策之人而並先之也進士爲一行舉人爲一行例監捐納丞簿捐納爲一行教習爲一行斯可矣天下之財盡沒於火耗是

皇上之天下共財半入於有司也禁之而不得其所以

禁之之方有司火耗收糧書役又有使用雖有禁約一張亭長之壁卽高閣戶書之室耳宜令各巡撫定天平法馬等子之式發與州縣其銀錢低昂多少之數照時價徵收每季一報知府職司錢穀不時查核呈報撫院庶銀錢多收之弊可革也武備者國之大事把總者兵之首領而無功卑賤之人賄賂濫收剝削行伍以媚上官水旱之後盜賊竊發何以控禦宜以武舉充之如文舉揀選之例庶冒濫革而營陳壯練也天下之事可言者甚多姑舉思之所偶及者可分疏言之總一疏以陳之若其思所未及者尚不可勝指數也至于糾彈則于章奏中察其破綻臣僚中見其奸邪方可據實奏白簡以聞苟無其人亦可正色以待之不必疑似冒奏反中心懸懸數月有悮正事也

與祁雪海書

弟自歸林下以來實無出山之意而子老雖伯每有招招舟子之思勉爲應酬遂不覺多言矣以老年翁台臺超然遠覽視萬物其如脫也瑣瑣之論豈宜數溷清塵哉雖然弟非果于忘世者也閱歷三十年知學問之中自足千古富貴之外別有道德相期者正不淺耳今若不忘青眼高歌之素于今世人情之外洞見性與天道發揮江漢秋陽之蘊非台臺而誰哉陞沈之悶何足論也閱邸抄見疏通鹽課 聖心嘉悅內陞在卽亦須兢業以竣之過此一關穩至八座也八座亦尋常事得以餘力越姚江容城而上之此樂惟子輿氏耳弟近纘卜子夏集已竟成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弟獨以爲顏子之治心曾子之敬皆卜子之傳經皆聖學嫡傳也書成另當請正

與郝雪海書

今天下之財不在國不在民亦不在鄉紳此今日之三空也獨老年翁親臺巡視淮上溢額至六十餘萬足以抵一省之賦矣洵哉救時之奇才也其充當上意有以哉弟閲邸抄不勝欣忭始信經國遠猷非迂濶者之可辦耳至於時務之要不可勝言想俱犀照數計無庸鄙人之喋喋也弟著論性書未知是否必須質之高明前已送徤菴覲之又不知彼以爲何如也子雲太玄直可覆瓿作賦及騷彼謂雕蟲篆刻倣

屋恐類於此方今纂修明史千古大事賢人君子精光熠煜在列星中奸雄僉壬朽骨不容不拷吾郡趙忠毅天雄李于田魏懋忠穆文熙石司馬皆應得隹傳而敝邑有職方張公諱主敬清正絶俗趙忠毅公題其墓爲明之正人而先曾祖封大學士欒吾公著眞理學眞品格曾著養生弗佛二論繼響昌黎今以奉覽希詳察之果與耳食夫佛老同否果與澮用而賜避之如王龍谿等者同否北人不好名故往往楗戶潛修發潛德之幽光在于後輩君子也弟所未舉者不及更僕此事希台臺與大司農鼂伯諸公討論之以佐太史公之采訪誰謂後世之名不急於生前之升沈顯晦也域中之人史居一焉正謂此耳

答友人書

生本樸陋幼受先人庭訓粗涉經史遂有意于天下事遭明季搶攘國事已壞區區一孝廉無可爲者遂欲遁跡青山絕意世故如陳希夷之所爲者老親不以爲然遂復馳驅功名之會言路憲席前後十有八年不敢喪其所學唯以仁義王道爲數陳遭值世祖皇帝知人善任言聽計從亦人臣之奇遇也迨居冢宰端揆碌碌無奇然中間救正亦自不少正欲待上親政之後徐爲調劑不肯枉道以求合而不悅者衆恐復受今上之知遂乘機排擯然時事固難湊手大位本非易居況宰相尤關天下利害自古宰相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何敢竊位尸祿以塞賢路是以不謀于妻子不告于朋友請告歸林此亦自審其材分所宜非敢託于高尚其事也至于學道一脈歷觀夫子以來先知先覺代有傳人　上天明明有意蓋世無學脈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試觀六朝五代君臣父子之間何如卿士民非其時者爲何如也生不自揣于諸家之學探討思索辨而晰之蓋亦有年其所著書未知有合于聖賢與否然要不至于與虛無寂滅襍霸功利者爲伍矣至于文章一道生平竊慕馬班韓歐此在聖門亦游夏之流亞也而心氣短耗不能窮搜遠致敷演而已足下乃以能文屬之以好學稱之人豈見其外而未究其內耶

答韓康海內兄書

骨肉至愛如吾兄者能有幾人別忽經年渴想如何言官盡言乃職分當然不然則生平所學何事但以爲草野舉手加額則不能不媿汗耳吾兄詢及於學可謂有志學須如孤軍遇敵與他破死相殺一番方可得手得手後尚有許多緊要事應爲者堯舜尚可爲况舉人進士乎舉人進士未是人間美事欲以建功立業於時則非此無以爲階梯願吾兄勉旃也賢郎能讀書是一大快活事但不可如世俗急急學做時文須將本經四書之類着實講究每日將通鑑看一二板長大自然識見高明不墮學究氣習吾兄以爲何如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目錄

尺牘

與邢州史太守
與白方玉
與孫徵君鍾元
復庶常李維饒
與辯若弟
復盧爾唱
與弟辯若論文
與胡雪海
與楊猶龍太史
復葛曲陽
答高忠憲子高
與周茗柯春昉
復李伯潛
與李邵林侍御
答姜定菴
復大宗伯龔芝麓

與王遷安
東環溪論詩
與白青玉
寄翰林羅老師
與白方玉
與趙香雪
與李勝之
與陸咸一
與姪昴纂修先賢卜子集

復葉眉初
與李杜二閣老
與友人
復徐寧菴內翰
與孫北海先生
與大司寇梁玉立
復太原周太守
復葉眉初
與大宗伯龔芝麓

與史省齋
與孫北海先生
與周子椒
與史及超
與耿又樸翰林
復梁葵石
與宋牧仲
與白見先
與張元裕

秉濟堂文集選卷之十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尺牘

與邢州史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自心生古人述作不相襲也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亦可以爲成人矣懷此有年徒勞寤寐乃承褒奬謂可媲美坡公僕於坡公無能爲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台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得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範今人獨不可嘐嘐而慕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耳高吟成帙想不後於歷下也願以他日請教

與白方玉

連日讀趙忠毅公文集吾邑前輩可採輯者尚多知解元馮仲昌之俊才高第職方公父張栢菴之敦練淳謹王槐揚之善書得名其父邠州學正王子新之操守不苟中書舍人魏紹川之倜儻能文先毋舅庠生張庸周之苦學有志皆宜附於人物之列者而舊誌僅列其名未有片語之褒爲諸生者則並其名而不列嗟乎千秋萬世草木同腐誰復知者夫一節之善君子不棄況以犖犖下邑而賢者又不爲之表章則後起之士何所矜式焉闡發幽光責在吾輩願與老親臺共存此意也忠毅公銘文甚多又宜採入

與孫徵君鍾元

今春因病請告四月朔軺車始發於張義門紳士餞送者蓋數百人自慚無功德及於民物久宜引退況二豎在於膏肓實實不能支吾非以易退爲高也晤蓮陸兄知老先生許其有知止知足之義某何足以當此哉向因暑熱僑居敝郡七月中元後始迈家園念老先生年愈邵而德愈進孜孜不懈未嘗一刻不以學問爲念聲氣爲懷誠斯世斯人所託命者而跋涉未便翹首蘇門我勞如何繹堂沈老公祖當今海內大賢也昔在中州久已景仰高山敢爲紹介竊誠拜瞻敬聆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矣

復庶常李維饒

恭惟老契丈台臺鑾坡侍直才雄萬選之錢鷄樹掞華香含五色之筆行見卿雲呈瑞載史筆於螭坳紅藥翻階代王言於鰲禁何期定省之方殷忽有苦塊之大故聞之痛悼無緣奔馳雖素車白馬之縈情而炙鷄樽酒之尚缺蘭扎來自江雲捧讀之餘不覺心馳於豫章也牲醴之儀伏冀叱名致之靈几之前若生之近況栽花種竹督課農桑而已舍侄僥倖鄉試二犬子下帷益勵其所學他日或得奉教於大君子不至墮落以辱家聲未可知也

與蔣若弟

向接手字知欲爲江淮之游丈夫處世自當放開雙眼豈有終日昵昵兒女子間者但今路途多險暮雨瀟瀟江上村不能無世上如今半是君之懼也昔勾踐好游而孟子導之以囂囂囂囂之道在我不在外也今三年之內所應爲者甚多恐無暇耳賢弟其且安意以處發案上之奇書繹四子之要旨則名山大川不越跬步而得之矣會試錄一册寄覽任女當令之誦女兒經三字經昔忠毅公有教家二書即此煩

尋一本致之長安吾曾祖養生弗佛二論並希寄來兄將重刻之

復盧爾唱

讀來教知賢兄大有領悟所言學庸論語孟作鳶飛魚躍觀甚是但惡意鳶飛魚躍亦盡作學庸論孟觀耳又云行不著習不察未必非舉業累之此言似是而未盡然從來大儒如程朱薛文清王陽明諸先生那一箇不是從舉業入門的只怕無明師指授則聖賢傳心之法只爲博青紫之具甚可歎也今世有曹厚菴先生誠可謂躬行實踐者賢兄奉爲模範足以不虛此生若不佞者雖粗知梗槩而於克己之道未

能實用其力不敢自欺以欺人也願共加勉旃

與弟辯若論文

近日之文懸靈中貴端鍊清虛中貴精到不欲其郊寒島瘦也觀墨卷則各體備矣

從來善用兵者必有心腹精銳之士以先登陷陣治舉業之道亦猶是也蓋戰陣勝負機在俄頃舉業工夫亦在風簷寸晷自非精熟難以得力矣張觀海所謂水火集者誠舉業之金針也

舉業一道如裁衣如造室必有體製若寬窄大小不合於式則不可衣而居之矣起疎提密中疎後密一定之法也

謝朝華啟夕秀自古格言若塵飯土羹巳經小兒摶捥千百次誰能過而問之耶新科房書宜看歷科墨亦宜澄汰運用之妙在心固不以多為貴也

清夜月明此時文心十倍蕭寺中想更有會心也將攜斗酒過之

文者心之所顯也故必先養其心心定而氣足氣足而神全則文之能事畢矣今文古文非有二義

趙忠毅公文章氣節世所共知而舉業之精妙者往往匪夷所思所謂胸有萬卷筆無點塵由其得于學者深故心境澄徹識見高明以緒餘為之自不可及吾師乎吾師乎

與郝雪海

天氣暑熱晤客稀少竟不知台駕東出潞河又不知鍾元先生親至貴庄有此一段奇緣老年翁不可不加之意此事非大聰明人不能領悟非極沈潛人亦不能造詣不然如王龍谿王心齋周海門之流皆流入于異端而不自知矣今既有孫先生老年翁與覓盟則德不孤立亟亟商量一番尚可爲也過此則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耳

又

道之至者四子之書盡之矣漢雖訓詁未大失也六朝而後決閑踰防橫流潰溢天理幾滅王仲淹韓退之盡其大而未細所謂由也升堂未入于室陽明負不世之才晚而反入于虛無今之爲學大旨在于崇正辯邪愚意自荀楊以下皆細細詳觀以察其是非而天命人心之極直示人以知所宗則淑世濟人庶不負天之所以與我者惟老年翁留意焉

與楊猶龍太史

今日吳梅村札來云溫邢任沈南北聯驪正指年翁而言如弟者雖勉强效顰而才思弇淺未能縱橫夏秋之間擬盡發案上諸書讀之或者少有進步耳連日讀任集將半但覺芳馡襲人明霞入牖豈獨弟一人之私好乎有心者想共見之也

又

喬文衣云書綾精妙絕倫欲往觀之然未敢造次必得黃柑數十枚佐以涞水新釀挾客如賈耘老輩者

方可耳不則未敢唐突雪齋也

復葛曲陽（諱毅）

向於劉丞生扇頭得誦新句茲捧芳訊展翫鴻篇如火齊木難觀者辟易而書詞高明又不以風雲月露爲懷知生平得力非獨文字閒也第理學二字言之今世鮮不以爲迂怪而聲律之學又往往非淫則誕即有歷下弇州復出亦未易起而正之也方今理學有曹厚菴先生詩學有吳梅村楊猶龍諸先生不肖謬附莫逆而二者俱未有當焉獨設心制慮循循於名教中則不敢不勉乃蒙褒揚過甚豈嗜痂之好不遺於葑菲耶感且媿矣臨楮不盡

答高忠憲子高

手敎叙述高邑及令先君始末令人慨然此固生平之所素聞者而近於華峯顧兄處又屢寄家藏之書今承惠數種有已見者有未見者自當詳細讀之以窮其旨趣也朱晦菴之後許薛皆係嫡傳陽明見道未眞遂流於虛浮在當時已有非之者而顧涇陽闢之尤力令先君資學淸淑自當繼文淸之後私心竊慕無日忘之况通家誼重乎前日於李石臺之出已託其加意而生之微意則欲並東林二字化却以復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與周茗柯春時

行期迫促未得細談衷曲每懷芝宇爲之悵然承教體用兼全之說誠爲有見然向來諸公議論不一多將體認差了認得體眞用自不遺認得手便知會持認得足便知會行王陽明認得良知又曰無善無惡却是不會認得良知也孟子認得眞故道性善勿論書本子靠不得若不從自心上認得眞隨聲耳食如聽盲人指路必走荊棘矣天之與我渾然完全天爵章已明擴充之外別無擺脫工夫世緣紛紛先定其在我者則自不爲外所搖也

復李伯潛

桃杏樹邊別我去而今已見雪花飛詳味斯語令人感嘆蓋大化運轉無一息之停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少者變而壯壯者變而老老者變而死古之聖賢未嘗不死其所以死者有道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之人悠忽歲時天之所以與我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全未夢見良可悼也賢契憬然而念及此豈徒爲流連光景之語其中亦必有所慨矣唯望留心四子之書講求性命之旨則愚雖遠隔京華不啻在几席之近也不盡

與李邵林侍御

向承音問深慰渴懷但以抱痾林下不能時時候教爾此心之鬱往則無日不懸懸也貴房師史含翁忽而仙逝令人痛悼賢人君子無祿於時世道安所倚伏豈但一人之私慟乎尊補在於何日民生凋弊可謂至極某漸近樗朽無能爲矣所望老公祖台臺妙爲調劑雖在田間得以安枕皆鴻賜也

答姜定菴

退處山樊積痾漸得攻治暇則南村東埭滌場納稼早上賦稅免胥吏之追呼至於　君恩未報友誼難忘則未嘗不耿耿于中但樗朽恐無益于時而揣分似宜於三休矣承教自當遵誌弗忘驚聞大故不勝痛悼窮猿狗縶不得千里赴弔柰何行實祈賜下勉爲誄詞以抒鄙悃于萬一　也更望節哀自珍先此馳候孝履

復大宗伯龔芝麓

季夏二十八日得承蘭訊諄諄懇懇言無不盡夫牛李蜀洛敗人家國事何如引退聽其施爲以銷人我養壽命哉若老先生爲當今涑水海內屬望惟在斗山懷高尚之思恐生民立見塗炭惟宜休養元氣以起凋瘵不宜復事剋伐以致委頓也

與王遷安

前者志懷高尚馳慕松筠竊以大才偉畧不宜獨善其身以效山林之癖茲讀來札知遴工告竣坐臥馬脊鷹嶺之間銷鑠冷風酸雨之內遂使巖關紫塞屹然金湯有功　國家不小讀大什秋月當關朔風帶馬及新刻諸篇又居然李杜聲律矣何政事文學之兼優如此也如此勤勞當事者自鑒賞而令[illegible][illegible]完尤有例之可援耳

東環溪論詩

昔之善作字者至於三過筆可掛萬鈞之重以其意在筆先也佳作蘊藉高深吞吐靈異原不規規効法諸家而意與境全氣以神練不觕不膚莊處似少陵澹處似摩詰雖夙慧之不偶亦由思之湛於寂悟者久耳借爲批閱不覺醉心

與白青玉

近日長安冷署蕭蕭惟日手一編與古聖賢相對廼知此道去人不遠泛泛從事於詞章者無事也聞老社丈下帷葆園靜中當亦有所得鴻羽之便希有以教我也秋興詩嗜痂者過以爲佳然亦感慨時事而發恐未協風人之旨何老社丈之過爲揄揚乎令愛出閣粧奩之需自不可少薄宦何以助辯若遭此奇厄幸已愈念之念之想老社丈時時相顧不同於陌路所爲也

寄翰林羅老師（諱大任辛未進士南昌人）

恭惟老師采芝商山追蹤綺用誠所謂節比金石志華日月者也滄桑以來身寄虎吻幸而苟免際盛世網羅謬側木天念吾師培植鴻恩何時不爲耿耿奈道阻且長未得便羽何意瑶扎遠頒不遺微末乎世兄年臺夙翥高騫中秘所借以生色寓內已定正賢者發抒之時老師含飴高臥出處各得伏望加餐隨時朝夕怡悅臨穎瞻依

與白方玉

吾鄉前輩唐有宋廣平自是千古隻品李贊皇之才與力膾炙人口或議其未純李文靖相業彪炳而文章不見於後世若夫文章事業理學兼懋者有明之代其惟趙忠毅公乎蓋數百年而始得一人也儀型在望猶及身親見吾輩何可不拳拳服膺而事之也

與趙香雪

當此頹波橫流之時老社兄博雅自雄猶以爲未足又進而求之聖賢實學非深心大力孰能與於斯僕所纂薛文清讀書錄壹册非有高奇可驚喜之論而上接考亭以闡揚四子最爲嫡派非傍門可望其藩籬也昨青壇閣下亦極稱道德之不孤豈不然乎今以一帙奉覽想尋文悟義河津猶羨墻見之也觀始集徵詩學之盛於人心亦有所觀感焉

與李勝之

八股業童時所習也以吾邑中蒙學或未盡諳故有此刻然正恐盲人指路面冥山而問郢耳老親臺乃切嗜痂之好耶千古明哲張子房范少伯李鄴侯生平焚香叩禮正爲扁舟赤松等舉如神龍不可羈絷介以趙鄙書生濫邀錦玉豈可不知止足蓋以受上之知遇未敢啟齒今春夏勉爲報稱意於中秋前後懇請歸里不至久蔽賢路耳承至教爲荷不盡

與陸咸一

胡沖霄至捧讀大著理學則闡程朱之秘詞藻則兼歐蘇之長旁及詩餘片札亦莫不淹雅亹亹近代以來未之有也自當彙爲全集傳示來茲他日得執三寸管爲之頌述是所願也弟亦經年作老蠹魚而未加裁定不無煩穢之憂今寄舊刻一部望大方指教也人生何必京堂郎宰相亦時來則爲之耳豈果才德過人哉吾輩千秋不朽畢竟在於文章幸未至老耄方與老年翁台臺共勉之耳

與姪勗纂脩先賢十子集

古人之於詩如飢渴之於飲食衣服之於身體而後世之學者誦之而不知其義亦鮮能觸類旁通引而喻之觀子夏詩序何其曲盡也夫子言思無邪兼風雅頌朱註似當言風矣頌豈有惡耶

詩小序當另爲一册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註他日合朱註與呂東萊叅酌之方能名家耳

復葉胃初

茫茫斯世皆爭名圖利之人有留心二氏學者便自以為超然物表矣而道之與生俱來者尚隔河山也弟於此潛心有年而不敢倡言之以世人好之者寡且恐蹈昔年南皐鄒先生之跡也偶而談及與有心者共留一綫耳熊青老前一茶之間而議極相合此非勢利之交而性命之秘也至謂弟為洙泗的傳濂洛正派敢望其藩籬哉

與李杜二閣老

介以庸才受　主上知遇之恩未能報答因病請告蒙恩休養得治夙痾實為深幸然回首闕廷何嘗不中心徘徊行行且止也國家事大百姓待治如饑子之思哺所望老先生光贊寀勿臻于太平弟在田間受福㬺多矣四月初九日已抵真定茲遣役上本謝恩並候老先生萬安

與友人

念金元明以來其傳於世者幾人不覺通身一汗丈夫生世寧可灼灼一時乎是以邇來向近裏着已處思索一番隨即記錄亦欲成一家之言正之有道然淺植薄蓄未易言也其中是非有可教者幸教之

復徐寧菴內翰

讀佳作不欲復作文字觀惟當焚香靜對鄙吝自消耳游魚氷泮野鳥花明如此情況與堯夫白沙未知孰為今古也至筆法之妙居然右軍豈非形上者不遺形下無意於工而自工歟聖道久晦以功利詞華為第一義得老先生與寧菴振起而倡明之誠世道之幸也捧誦之餘欣快何如

與孫北海先生

前者軺車南指老先生遠出餞送路傍觀者爲之感嘆他日好事者繪圖以紀之其中龐眉皓首衣冠甚偉者則退谷先生也但不知長安此時丹青畫師有解人意者否如有則亦不可少此一段佳話耳四月初九日已抵敝郡原有祖業小房遂而栖止閉戶偃息在床不敢與一毫外事惟是學道一念時自警惕確然可以自信者而行之不倦則未之有得也

與大司寇梁玉立

昨豐覩下頒又勞綱紀遠至千里深用銘刻謹備役中謝前在郡城雨後同友人至雕橋及貴莊白棠遂至曲陽橋禪院稻田千頃高咏摩詰漠漠水田一聯覺形神之俱遠書呈大教歸里後躬親收穫之役始知雞犬桑麻閒另有一種風味然野人之事不足爲老年翁道也

復太原周太守

恭惟門下筮仕之初固已心切儀型至于今春始遂良晤知道氣深沈汪汪千頃之波豈近日片長自矜者所能企其萬一卓異特舉藻鑑公明而異同之論徒紛口舌部覆確然可以令循良吐氣矣至於某之固陋何足以比擬古人唯是我輩生居　聖世亦當求爲不朽之事而靦靦于富貴利達中轉瞬埋沒故常惕之而自礪耳既承雅教敢不獻醜倘督誨其所不逮庶不至墮于迷途矣

復葉眉初

兩次翰教極承憶念之雅且讀大著西北水利東南賦役諸篇洋洋灑灑王佐才也然久屈枳棘自當翱步天衢以造福於蒼生耳家兄降調原屬無妄之災截鞭留鐙自有公論某素志林泉毋形言詠不知者以爲盡道休官之常語耳其實麋鹿之性出於誠然今乃得遂初服長安熱鬧塲中翻雲覆雨不作是夢想也草復並候起居

與大宗伯龔芝麓

前有一函周茗柯持上想已達台覽矣冢宰司農俱蒲望轉移而當今海內晏安所重在于禮樂故寅清之地非公不可耳知大君子道力堅沈無所動于胷中也聞揆席亦有欲高尚者佇俟金甌早覆以慰蒼生之望弟之近況無足道者入春以來日以栽花種菓爲事性之篤喜良在於此雖身病稍减而心病則猶昔也安得海上良藥療我積年沈痼乎

與史省齋

昔顏涇陽先生云海內有十三箇好巡撫十三箇好提學則天下太平余每誦服斯言今觀老年翁台臺之爲文宗而嵩高大河之氣爲之發舒洋溢則益信起衰之非誣也但向來尚未見試牘希惠數册非但慰岑寂實以開茅塞耳何誕老掌科有中州之遊景行有素龔聆新敎握手披肝又不待庖言之諄諄矣

與孫北海先生

孔孟以後學術所以不明者總由於不知物耳物即明德明德即性新民又明德中事也以此觀之更爲顯然朱文公像如有畫工希命之畫一幅當奉工値也

與周子俶

劉伯溫天文策豈在江都之下眞是如數家珍元朝得士如此人而不能用焉知帖括中有伊呂耶

與史及超

憶昔追隨館閣每欽曲江風度蓋道心靜深包括一切豈世之炫才露能者彷彿萬一哉而虛懷下交不遺樗朽贈言珠玉此則伏處蒹葭未嘗一飯敢忘者也棨轉瞬匆秉判儀曹趾卜在旦夕矣

與耿又樸翰林

前歲過承惠顧又賜同門硃卷玉筍之班他日定當驤首風雲彙征皇路也生連年楗戶息影而聖賢之書未嘗敢離於心乃知吾人安身立命惟此義理之腴爲雋永耳契丈暫假歸里讀書論世王佐之才裕於斯矣豈猶夫人之雕篆取悅目前者哉

復梁葵石

久不修候可勝渴思想老年翁頤養倍善承教下詢內養之事弟稟賦單薄故五十六歲即請告歸里使當日僕僕長安道上則今日已在古人之數矣每焚香閉戶休息身心覺有安頓處一切龍虎鉛汞之說無所用之似亦稍有得力老年翁虛懷懇懇得無問道于盲耶慈雲至槐水適有舍姪之喪不及欸洽化緣之事料不能行

與宋敉仲

昨台駕之行甚速未得盡一觴之敬不勝戀戀梁園風雅已付使者貴鄉詩人文人河洛之英靈也焉可令其湮沒而不見於後世乎弟意以爲老世兄加以批評而重梓之則魯壁之古文復出而合浦之明珠再還亦不朽之盛事也

與白見先

昨暘體乾扶病來晤亦足見其向學之心老而不衰甚可敬也今之少年非自暴即自棄與草木同腐而不及草木之開花結實君子悲之但所示總旨皆講章所有未能有所發明似不必付梨棗耳

與張元裕

葵花灼灼向日亦自可愛張仲蔚蓬蒿滿逕中物也雖不及淵明之菊茂叔之蓮然視沈香亭畔木芍藥未必肯以彼易此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一目錄

傳

趙郡張育華先生傳
斗山高先生傳
暄山吳先生傳
南宮令仁寰彭公傳
李副使徵一公傳
糠粥先生傳
呂尚書豫石公傳

鍾僉事伯敬傳
譚孝廉友夏傳
李葆甫先生傳
奉直大夫德珩杜太翁傳
嚴母陳太宜人傳
孫徵君先生傳
申鳧盟傳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一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傳

趙郡張肖華先生傳

張公諱居仁字叔廣號肖華趙州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賦詩十三能文章十八舉茂才于書無所不讀每試冠軍有司咸器重之順德司李鬲陽陳公春秋名家以公家世春秋延爲西席蓋公父活泉公以春秋舉嘉靖甲子科苑可齋公又以春秋舉隆慶丁卯科

故一時推公爲麟經獨步數奇凡應鄉舉者六萬曆乙酉始舉于鄉越己丑成進士仕晉之高平不善逢迎失當事者意陰中之降高郵州判尋擢山左城武令以倭警擢知膠州不一載又爲忌者所擠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時播酋楊應龍跳梁西南大擾大司馬長垣霖寰李公奏公叅佐大將軍劉挺軍事乃用火攻青龍囤楊酋授首公以督軍勞瘵軍中往來檄草及露布文盡出其手力疾磨盾吐血如流竟卒于蜀叙功勑贈兵部職方淸吏司郎中子誥建坊署曰平播精忠歲給粟十二石養其妻子云初公爲諸生時嘗遊長安醉騎驢行逢英國張公高吟不下爲騶卒所呵公夷然不屑也觀者異之旣成進士又出荊石王公顯陽許公之門在長安爲時望所推公之師友如茅公鹿門李公九我邢公子愿趙公夢白魏公昆溟公之同年如焦公漪園董公思白黃公愼軒莫不推引恐後然而公高才絶學睥睨一世嗜酒謾罵遇俗士多白眼是以屢觸物忌不獲躋公卿列至其忠耿愛君屢謫不怨目擊不平水火蹈之不負知己沒

于王事有古人風著有春秋旁訓春秋酌意詩集刋有十二家唐詩三體唐詩皇明詩統明雋昭明文選宋鷟池詩于世　魏子曰越郡人才淵藪唐之諸李最爲顯著明代則當推首肖華公矣公以高才迹似放達仕未大顯然平播秘謀實出于公霖寰一代豪傑匪公才何以舉卒以勞瘁殞蜀疆蓋有伏波之風其視世之沾沾內顧死兒女子手中者爲何如也公之孫光吕與余遊爲詩能文有鳳毛不愧公而家徒四壁又令人不能無感云

斗山高先生傳

高三位保定之新安人也其先自小興州徙畿內者諱鵬舉七世祖諱應金應金生善官善官生先生幼而至孝生母崔氏蚤捐舘先生撫養于祖母及繼母俱能得其歡心弱冠讀書不務章句之學嘗言曰今世之所謂學者以纂組詞華紆青拖紫爲務聖賢視之土苴耳昔有元之世吾郡有劉靜修先生其學上接關閩濂洛即吾世而去椒山先生未遠其流風猶足慕也柰何以俗學自囿而不求進適容城有孫鍾

元先生者學古人之學者也先生折節下之於是學益深遂見道之本原頎生當明季不欲仕獨優游於田野歲時伏臘招延親友飲酒賦詩以自樂然其趨履端方不苟又非縱情稽阮之比建家廟置祭田凡宗族貧乏不能振者賙給無倦而友于兄弟尤篤治家勤儉教子有法以崇禎壬申年三月十七日卒于里享年六十六魏子曰余里居時每聞前輩言燕趙長者多推斗山先生先生好與孫鍾元孝廉遊觀其所交蓋天下之大賢也世乘君平龍蟠不屈豈知時之不可爲而不爲者乎其子似斗鳳翥鸞騫官大司馬大司寇佐興朝天子定太平一時稱爲名臣福澤及於子孫先生之懿德顧可量哉

晅山吳先生傳

公諱履中字玄洲晅山其號也籍金壇爲兒時讀書便知解會如夙授所作文意度空闊無意求工如海風自運有波濤萬里之勢後折節苦研貫綜典誥涵茹百家一範于矩氣雖醇歛而渾渾灝灝自足牢籠當世二十餘歲始補博士弟子員負大志不事米鹽細故筆耕硯食弗以貧爲苦束脩不私啓悉封遺父建濱先生剡行獲遺金佇立竟日不見有覓者爰以金投之寺僧時萬曆辛酉鄉薦醴泉三日夕占者曰

泉爲解瑞應有厚德載物澤被函宇者出而名世歲秋公果舉于鄉如蘇門謁直指稍畱解衣建濱先生責其志侈公乃永貯之凡歲時讌會俱布素未嘗改初服下第歸茅檐數椽非稟建濱先生命趾不敢踰閾每夜非讀書不敢就別室侍立至夜分命之寢乃敢就寢乙丑成進士筮仕行人一使夔蜀再使榆關翠薌垂雲鶻亭魚腹多所題咏持節還擢侍御史代巡牂牁方抗疏論事以丁外艱抵家形骸哀毀公春秋已邁嗣息艱且日夕勞于王事髩有二毛史孺人勸爲廣嗣計公喟然曰天步多艱遑恤我後孺人曰獨不恤祖若父耶爰聘孔孺人生伯子初及祉與祐崇禎七年復任畿南直指彰德鋤強郡邑望之若神邢臺吳道明有奇績特旨列賢祠寧晉栢鄉諸邑烈節者六人爲之表其墓傳其事是時溫與王兩相黨內監以售奸公力劾之極論體仁深峭刻厲應熊擠善朋凶豈可令偏心小人側于宅揆之地也疏三上舉朝震動聞者縮舌二相欲殺之上憫其忠第降級示懲上用中官鈐制外臣驕橫特甚公痛言宦官不

可用列陳欺蔽之害自是益深忤貴近意復條陳驛遞宜清津糧宜酌籌畫俱當上旨因怒權奸事遂寢八年夏四月按部廣武慮將士無固志單騎赴關口馳二百里歷閱關隘銜緩有差紹寧管大史贈以詩曰細窺囊草凝雲隼毅立磚花捧日紅一飯未能忘鉅鹿六朝誰不仰青驄洵實錄也入報政掌河南道印九年六月丁母憂兼程抵舍十三年起爲北畿督學使夤緣竇徑爲之一洗及蒞任黜輕浮崇古雅北方之學者翕然從之閱卷不假他手文章道術海內

所望爲山斗者受知于公指不勝屈十六年遷大理寺丞汯務明允一時廷無寃獄十七年召拜戶部右侍郎署尚書事時餉匱不繼公酌復常平法焦勞粗就閱月而京師陷至尊投繯公抽佩刀欲自殺僕子方抱持之而賊已扼其吭賊素聞公賢欲授僞職酷刑逼公不屈有誓死詩云夷齊死後人倫在逄比生前吾道窮誰誤蒼生傾社稷到今惟有訴蒼穹旋里病臥不復起順治六年三月初七日卒距其生於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三魏子曰崇

禎甲戌之歲余以觀風蒙公首錄及壬午應大比試復蒙首錄其奬借之詞卽以國士見許也鄉薦後相睠燕邸談笑欵洽移晷弗倦卽道其生平所以爲學者以相期望余既素懷骯髒又得海內大賢焉以爲之師私心以爲射策遇主可相依以建功名于世耳癸未下第後棲戶山中逆闖播虐天日爲沉聞公抗節不屈私心壯之所幸天留碩彥優游林泉爲世楷模名敎攸關重矣乃聞公騎箕歸天嗚呼泰山梁木頹壞與悲淚不禁傾河倒峽也公剛直不屈似汲長孺通達國體似陸宣公愛奬後進似李元禮使龍髯未泣而鹽梅借調則其利社稷福蒼生當更有出古大臣上者何用公不早用公于萬不可爲之時也可勝歎哉雖然天以完名全節付公而諸子初與祉祜復燁燁能自立讀遺書以世其家公亦可以含笑於九原矣

南宮令仁寰彭公傳

彭公諱士弘號仁寰錦州人以癸酉舉人於崇禎十五年壬午知南宮縣事輕刑杖革火耗平訟獄禮士紳一以廉靜爲政甲申三月流寇孫順廣將至南宮公集紳士耆民人等誓以死守有告公降者公曰奉命守茲土無降理即城不可守余一人任之或又爲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卹尚計兒女輩耶邑人感公言從之既而賊至城破僞權將軍劉芳亮執公逼公降公厲聲曰頭可斷身不可降又索印急公厲聲曰吾將攜以還朝匿不與賊怒將刑執刃者曰好官好官苟降爲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即殺耳誰請耶殺之白氣上昇首懸城門經月面顏如生刃者驚曰吾夜夢公爲城隍神矣赴廟焚香識之芳亮曰自破潼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并貸百姓邑士民數十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即於墓前立祠塑像祀之像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故邑人曰此公志也今存之公二子可恒可豫也

李副使徵一公傳

李公諱中字徵一號滄灕順德府南和人性純孝甫勺舞讀書不輟聲徹戶外父患疾幾危與婦焦氏侍床蓐嘗湯藥數月衣不解帶日夜號泣露禱求以身代父病尋愈明壬子補博士弟子員食餼於庠甲子登賢書領鄉薦自以起家寒苦益節儉斂束減舉火資購名書數千卷橐囊蕭然笥一切世味泊如也歷試禮闈不第謁選得河南彰德府推官銜命而往有澄清之志鄉下多豪猾蠹食里閈豫抗官府有司莫敢問蒞任即嚴訪置之法自是羣奸遠遁古蹟華林園銅雀臺以及九華宮玳瑁樓土人多掘發金珠爲利至岳武穆稽侍中韓魏公等諸先賢墓亦不能免乃痛禁採樵犯者罪不赦理彰五載諸臺使者考績報最陞戶部廣西司主事權臨清鈔關旋里讀禮訓課子姪輩閉戶讀書悉得成立性渾厚誠慤與人言笑油油如也而行顧抗直不作伺候纖趨態自負賤至仕宦衣皆布蔬食必粗糲值歲凶道路剽掠父子相食省已用哺餓者二百石貸人數百金皆以凶故

焚券不責報仍勸人以節儉力勤固窮安業鄉里人德之服闋補戶部員外陞郎中尋陞陜西榆林兵廵道布政司右參議榆林逺在西鄙巖疆寒苦公清儉益力脂膏不潤常啖田家飲食閱文書吏持簿書闗白至閤下驚嘆公處之自若也鎮卒多剽悍偶而月餉不繼忽然鼓譟餉司被辱營將不能制公單騎出撫諭大衆解散三邊稱之整飭三歲秩滿陞山東分廵兖東兵河道按察司副使蒙山一帶賊首王俊焦二青等嘯聚至十萬會兵大勦身先士卒俊等授首

其流民被廹者盡爲招安全活萬衆壬辰秋感疾卒于公署邑人公舉鄉賢詳府勘實申詳督學允祀魏子曰余常讀漢書見宣秉布被瓦器王良之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嗟乎古賢者之絜已如此乃若啟禎之閒風俗奢靡接踵相尚變盈流謙勢使然也今觀涽灘公所行身爲方伯食甘粗糲雖古高節何以加焉數當變亂寇盜蝟起鎭定不擾卒奏厥功蹟其始終可謂才守兼備者乎

糠粥先生傳

糠粥先生者高邑人也其上世出於贊皇避難乃移高邑八世矣先生居高邑之北鄙足跡不入城市幼習舉子業有聲食廩餼甲子鄉試本房擬第一卷值主司冬烘弗雋庚申選貢督學使者已取復爲大力者負之而趨然先生澹如也廷試後授文安縣學博士先生亦不辭與諸生講肄所尚者性命宗旨不屑屑帖括閒文安去通州密邇卓吾李老寔爲先生嘗徒步往弔致雞絮束芻呼天大痛葢彭城老父哭龔

勝之意也旁觀者咸瞪目莫測其故未幾拂袖歸歸則結茅葢頂繩床布被冬不爐夏不扇教子課孫之外未嘗與室人接作詩歌以抒志皆瀟灑無求樂天安命之詞親友至者無不少長與之歡洽有酒則設然亦不多飲遠近過廬者必式先生精醫算地里陽宅然皆不以此見年過古稀視聽益聰明書蠅頭小字步履如飛夜談至四十刻不倦其王彥方之流與其邵康節之亞與先生家貧蚤晚粥一盂歲歉益之以糠覈故顏其菴曰糠粥而自號糠粥先生先生爲

誰諱名世表兄趙忠毅公字之曰子友而槐水魏子
爲之傳

呂尚書豫石公傳

呂維祺號豫石洛陽人由萬曆癸丑進士司李兗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銓署清儉遺謝囑託抗疏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居家不附逆璫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立芝泉書院修明濂洛之學幾中危禍轉璽卿又轉奉常上防微八事作感遇詩有一心持素節丹日照常春之句授南少司農清覈侵冒以數十萬計履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授南大司馬汰冗登勇視政之暇復羣多士立豐芑大社講明正學無何以父病乞養歸里侍父湯藥四閱月病致憂喪致哀既襄事復集郡士立伊洛大社以守先待後自責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時芝十八莖生于庭戊寅冬十二月流寇猖獗宜永淪胥攻洛陽分守北城率家人登陴防禦罄資勞軍士辛巳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丁殺賊十數人賊相西城攻打日危守者有潰志公方食子呂兆璜等白之曰小子何知爲國家大臣與城存亡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揮璜等去曰此予見危授命時也及旦賊至

被執曰此呂尚書耶叱之跪應曰生爲正人死爲正神豈跪草賊耶轉身北向拜闕復西向拜父母乃從容就義公常曰我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謂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其自銘座右則曰不負天子不負知己不負所學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全抄音韻日月燈行世魏子曰自明道伊川之後絕學衍於考亭洛中得其傳者或寡矣呂公生數百年之後當明季羣言龐雜正路榛蕪而獨重遺經着眼于戰兢十二字夫戰兢者即修己以敬微旨也自古帝王聖賢罔不得力于此而世儒且以爲不假修持直詡本體其言過高烏足訓哉若夫臨難授命大節凜然其學之不惑昭昭如也

鍾僉事伯敬傳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景陵人也萬曆癸卯鄉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歷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一年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才刻深好學而貌癯寢力不勝衣性不樂與世俗人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所睹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渺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以是衆皆陽敬而實陰忌之然由是得謝絕人事專於書史嘗慨世人聞見汨沒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當是時袁中郎之書盛行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何取古蹈襲爲也始亦有所矯厲爲之而其流及於俚褻譾淺先生與同邑譚子友夏取古詩漢魏至唐末閉門丹鉛以冲淡爲渾厚以簡靜爲弘通觀人於微衆忌者取之衆習者落之世所傳詩歸是也先生改南儀司時曹務簡侻秦淮水閣閉戶讀史有所見輒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駁翻古人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遊人午夜棹回曲盡席闌兩岸寂無聲而窓壁燈火熒熒筆墨酣濡不忍收者視之嗒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士以此稱

先生眞好學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極足目之力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岱觀日出過閩陟武夷久客吳越盤桓忘返焉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自失著如說十卷先生雖僻冷至接士友以誠薦人惟恐其知曾咨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土有何士爲一言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後所薦反致毀先生先生待如故如譚子最名流其餘布衣窮餓得遺篇苑石中表而出之前後著名當世者衆然居喪著詩文遊山水不盡拘禮俗伯敬既死其書盛行天下皆竊附伯

敬以行或謂淳古幾失握景陵書囁嚅而不欲讀要之楚人文繁興其才識刻深能自樹立者如伯敬之學亦未易測云史懷别爲書行世隱秀軒集十卷魏子曰余未及見伯敬先生讀其書及所選詩居然有隱秀之色

譚孝廉友夏傳

譚元春字友夏景陵人自幼通俊喜言詩是時同邑鍾伯敬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蔚起海内嚮慕之則最推服譚子相引重爲莫逆交友夏聲籍甚伯敬取古人詩與友夏寘心放懷選詩歸世傳鍾譚由此遇坎坷不得志所至追尋山水躡屐扶筇遊久而歸歸即復遊性孝友任家督一日薄暮取酒兄弟相對論學置餅餌蔬醴席間佐兄弟唆母曰長若此可矣不須富貴也鍾公沒頗毛鬈然車牙齧所業詩與年俱

進而聰懷淒涼悲渺橫集丁卯年踰四十豫章李明睿主楚試得闈中卷取置第一先是楚監司成都朱公之臣亦深知友夏時屏車騎至寒河讀書處取其詩文且飲且讀以天下士期之及發榜得解天下之慕友夏者且謂詩不能盡窮人也其詩靈深澹樸乃其議最持平嘗於袁中郎詩有所裁斷彭年述之著中郎子也抵以書報曰愛人者不護其短傳世者精神佳妙不定惟俟人心目自合而其所不足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焉友夏舉于鄉丁母憂服闋

一上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閱又手訂所爲莊子名遇莊已讀大學衍義未竟北上中途抱病卒天下之慕友夏者於是累息欷噓又以爲詩之足以窮人也士大夫景仰風流至今日鍾譚云友夏者鵠彎稿若干卷魏子曰勢極重者必返豈惟人事文運亦然往者王李以秦漢盛唐爲鵠海內翕然從之數十年後公安起而與角公安死未久景陵又起用其意而稍異要之于大雅均未有當也然友夏善讀書與袁述之書云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余則云人指爲可傳者安知疵類不在乎焉得友夏不死而與之商此語也

李蓀甫先生傳

李日熀字蓀甫世居泉之清溪少有才名每試於庠輒爲一邑冠鄉試入闈文應售者屢矣顧以數奇終艱於一遇年四十以恩拔入辟雍文衡孔公司成楊公奇其文以爲國士先是清溪地僻而險又接龍潯桃原二縣皆山箐深峻林莽綿連逋寇窟穴其間時出侵掠有司莫能捕順治乙未夏同介弟避居山堡中夜半賊驟至堡陷一家縲者十有二人拷掠以索賄貨由是公以憂逝蓀甫時在他鄉疾馳歸哭念力不能與之較將以身殉焉遂素衣詣賊壘泣而言情庶幾感動賊亦愛其誠禮貌遣之然諸子弟未有生路也蓀甫乃募人伺賊間察其巢穴四壁巉立僅一面可通而賊之守備亦甚設獷悍之徒殆數千晝夜椎牛享其黨思劫州邑蓀甫謀於衆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我輩但患心力不齊耳何論衆寡哉率家僮百人攀蔓附藤蘿而上五鼓抵其巔以竹筒爲號分馳吹喊時賊方酣寢大驚擾奔潰因擊之蹂躪死岩下者數百人然賊勢頗衆旋糾合餘黨入縣界蓀甫

則同諸親友及鄉義旅力拒破賊營砦數十轍亂旗靡窮蹙無計遂歸命於有司而三邑由是無寇警府有欲以功聞之朝者葆甫力辭之曰本爲雪親之恨保全桑梓豈敢邀賞爵哉迄今年六十餘有官未就結廬湖山之陂左圖右史殆將終身焉

魏子曰余讀古人書至於射書辭金及讓侯封之爵而不受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也以爲古人大節磊磊殆未易及今以所聞厚菴之伯父李葆甫先生生資孝友蹈死殉親一軍慕義遂剪鯨鯢之巢不特報寃地下而萑苻寧謐地方之受其保障多矣若其學問宏深文章爾雅所著述甚富足以藏之名山而留後人之咀味又其餘也斯豈非豪傑之士乎余故樂得而述之以俟後之採擇焉

奉直大夫德珩杜太翁傳

公諱珥字德珩澄城令於盤公之季子也澄城令有三子始以伯子任詩書仲若季尚務力田伯子學成補博士弟子員旣而以寒疾不起澄城公乃令仲子仍務力田而德珩公攻舉業甚成童而後同學不數年遂遊黌序聰穎非人所及云公孝友篤志事父母承顏順志諳其歡心事二兄謹甚起居飲食如一讀書有得每講晰至中夜不倦有一味之甘必推而共之性骯髒不羣親友至者往往促膝飛觴博奕投壺酒後耳熱頓足起舞歌聲如出金石每愛蘇東坡大江東去之詞不屑屑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也四方文學豪俠士每恨交歡公之晚庭訓懇懇獨得舉業正傳常曰作文以理爲主而詞與法俱不可廢泛駕野戰非範我馳驅之道也長即子靜天才旣高而磨礲砥礪之者無絲毫假類太守范公成六課士書院首拔識之以爲精金美玉之文崇禎己卯遂登鄉薦出曹秋岳先生之門一時文名赫奕公自處益恭敦睦族黨褒衣博帶徒步里社溫良夫燕子與之語

油油不忍去故人窮親有過從邀請者未嘗以倦辭其縉紳大夫連車騎盛晏會者毎謝病弗往蓋脩然物外不以事物累其神明矣甲申值鼎革之際公慨然曰篤志縹緗幸獲遇命也况性癖耽酒今當時事如此儒冠何爲尚友阮步兵陶彭澤入醉鄉華胥之境聊以卒歲耳安能操觚濡毫沾沾求利祿于風簷寸晷間乎遂長揖學官不復與試事惟時時督諸子誦習經史聘博洽直諒者爲之師友諸子風氣日上相繼入庠序有儁聲天倫之樂愉愉如也辛卯疾作

八越月已有起色壬辰春疾甚遂没年五十七歲遠近親友莫不嘆息閭里爲之罷市云

魏子曰余自垂髫時即識子靜於欒城道中未幾遂同筆硯於恒陽書院交莫逆也然未得登堂一拜德琦公至今以爲恨時問其軼事尚瓜贖致如天半朱霞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其古之達者與至于敦尚物恒言爲世法行爲世則持身訓家恂恂退讓如不及則又陳仲弓王彥方之流也仰止景行何能已已

嚴母陳太宜人傳

太宜人陳姓清溪之望族也賦性端淑自幼通孝經喜觀劉向列女傳父東璐公家號素封衣飾粧奩頗豐具贍然太宜人喜儉約不事華麗于歸于封翁嚴先生也修行婦道有提甕出汲之風是時封翁爲諸生方下帷攻苦中癸酉科副榜聲名藉甚戶外之屨常滿太宜人則時時質簪珥治飲食以供賓客無倦色士林咸以爲嚴先生有內助之賢其事舅姑至孝鷄鳴問寢不離左右每食躬親治之必精以潔舅姑爲

加餐稱之曰佳兒佳婦不但養口體直可謂養志矣舅銓選得居鄭遭流寇之難夫妻俱殉節死之太宜人乃同嚴先生負骸骨千里匍匐歸一路號泣擗踊哀動路人至里中則家徒四壁立無以爲生計牛衣相對或至不能舉火太宜人曰先生坐守蓬蒿室人即不謫獨柰何抱所學而空老爲于是嚴先生出遊於四方四方之富豪長者咸樂從之問字嚴先生擄皐比而爲之高談雄辯太宜人亦不以家事相聞問樂羊子妻之勸夫續學不還也是時有菴與其弟俱

幼太宜人令之早就塾師夜則篝燈讀于側太宜人躬自紡織寒冬酷暑不少輟辛巳壬午歲大饑米珠新桂太宜人猶擘麻枲以供盤飧每泣誨二子曰爾大父大母沒于賊難家道伶仃如此爾曹若不奮發自勉何由克振家聲爲爾父母者何日解顏耶存菴兄弟長跪而泣曰敢不勉力以負母氏之教于是大肆其力于經史古文而諸子百家及漢魏三唐之詩賦亦莫不咀味其菁華存菴年十有五補博士弟子員後值郡城多故竄匿山谷間寄廡賃舂艱苦尤甚或午爨不繼採菱角豆莢而啖之謂存菴弟兄曰爾等他日富貴無忘我母子咬菜根時也甲午存菴列賢書聞報日床頭僅貯麥二升出以餉之謂封翁曰我喜此子有今日我悲舅姑不見此子有今日也因泣數行下辛丑存菴中式南宮甲辰對策狀元及第太宜人爲之色喜然不忘訓誨常曰汝勿以少有進步遂忘砥礪當恪恭盡職以報　朝廷丙午存菴請假歸里班衣戲綵居踰年太宜人促之北上曰我兩人強健爾當及時赴任爲

聖天子啟沃纂述以輔太平之大業迨庚戌恭遇
覃恩封翁封奉直大夫內弘文院侍讀母封太宜人一時象服冠佩焜煇閭里太宜人不改寒素之舊午夜燈火熒熒猶課子婦扎扎機杼也嚴氏聚族而居太宜人處之以和肅之以禮凡尊卑上下無不悅且敬焉而於諸昆弟子姪之貧困者尤加賙恤蓋天性慈善始終如一日云存菴受
上之眷日侍左右倚馬作賦文不加點端凝厚重人皆知其爲公輔之器他日必能爲國家興建太平之業然皆太宜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存菴性至孝每以板輿迎養太宜人以山川修阻堅不肯就年過六旬有二遂溘然仙逝然其和丸畫荻媲千古之賢母遐邇莫不聞之鍾靈毓秀篤生存菴爲
聖朝第一狀元非母之積仁累義盛德在躬烏能食其美報如是耶余與存菴以文章道義交知太宜人之壼範有素因捃摭其遺事而爲之傳他日史臣彤管流輝續列女傳之後曰嚴狀元母陳太宜人其亦有取於此也夫

孫徵君先生傳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試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少保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

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曆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証之中有自信人即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瘠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產益落饑饉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事屬公闢曰一言者公皆嫉辭力却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伯順公自辰講論當中飯時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伯順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啟乙丙間逆閹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

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洢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廠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討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畧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圖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匹布衣爲行哭於燕

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廟園之品固當直踏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尚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閹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即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

深念南來者未必即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醵數百餘金賫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既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與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甫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懼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杖止一寄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囑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討護完天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燄方張凡素與往來者皆鍵戶避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

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將熖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傀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芻養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豎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仲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

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能有爲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

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讌歸功於張仲孝友啟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公與伯順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咸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睥窺其圮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謝相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隣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衆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擾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

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無終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峯書院記其始末伯順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伯順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瘖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棨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

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劭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曁田畯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彝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至者卿貳韋布不作岐觀即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現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矣較七十時而密九十歲矣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

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學實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冡孫自容城抱其玄孫亦至五世遶膝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測然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光祚妻李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乏血胤倡議立嗣醵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所著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於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於容縣張元樞刻答問於覃懷魏一鰲常大忠刻答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沒後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滏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

中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尚未授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載記甚詳沒後官吏紳士以迨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尚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弘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瀾淦潛淳浩溥沐浴溶漢滿源曾孫十三人用柔用霖用恒用楨用梓用樟用模用榦用柱用枘用楷用棟用櫃玄孫一人熠

魏子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超於斯世而日取道德之言以自飾寧足見信於海內之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側跡遠遯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醵金於衿民辦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遣涖御前之時其勢燄亦稍衰滅矣烏知非林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已累經徵薦終不肯就以孫樞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高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閒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又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然指覬覦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弘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思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爲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申皃盟傳

申涵光字孚孟號皃盟永年人中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頗善爲詩端愍公游宦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裏事畢即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

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而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方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皃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雎寧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郎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皃盟旣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塚而號泣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襃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皃盟乃研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皃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皃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

不求識面願結隣巷中之車蕭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秘或以爲鵜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皃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

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襃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襃璞訝其速答曰此小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襃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梲石徽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見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馮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見

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見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衙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見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兢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着筆曰掓獲未易勦襲我亦耻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

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迴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阨挽殷伯巖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饑渴

取與之閒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檻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聽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荊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迹風塵蟬蛻物表彈琴詠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詠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覓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覲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二目錄

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鉅鹿楊公猶龍墓誌銘
清故孝廉公儀張公墓誌銘
誥封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六賜李公墓誌銘
高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錢母贈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前中翰姜公暨元配賀孺人墓誌銘

封中書舍人句山張府君墓誌銘
別駕沱濱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歲進士貞復馮公暨待封孺人魏氏王氏合葬墓誌銘
上谷忠烈祠碑銘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二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鉅鹿楊公猶龍墓誌銘

公諱思聖猶龍其字號雪樵直隸鉅鹿人也今海內能文家無不知有猶龍氏者康熙改元公以四川方伯覲闕下畢亟旋所任時病痁及河內之清化鎮遂不起其友魏裔介聞訃爲位以哭賁文告奠畧叙其出處藩臬之故而尤悲其如是之才未竟厥蘊屬其

家焚於柩前不欲以示人也已又念公生平所嗜好復以詩十二首哭之而其孤履吉作爲行述且以申涵光之傳來固請余銘曰嗚呼余安忍不銘吾友哉自公之出也余猥竊臺端顧中遘讒訟既不能出其氣力挽吾友於生前而僅以其文報吾友於地下則將掩袂以爲之銘而去吾友之亡也忽又一年矣公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己卯以鄉試副榜貢入太學壬午中順天舉人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已授編修纂修實錄陞修撰歷任春坊侍讀學士尋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轉四川左布政使以卒公天材儁妙風神卓絕舉世所不得梯攀尤工於爲詩擅晉人書法既居禁近譽望日重而性愼許可間與一二知己稱量人物時有貴顯以壇墠自命者公輒不肯屈一指聞者固已恚之矣

世祖先皇帝方留心翰墨召詞臣能書者面給筆札公與陳宮詹爌所書縑幅獨稱　旨賞賚有加恚者益忌公將大用思有以中之會　上欲破銓法積習內

外互用而公遂補外陳公亦出爲陝西布政或疑公注情風雅必不諳熟吏事若以此困公者乃其在山西也讞决精敏累年大案片言立解督若撫皆倚辦如左右手其在河南也攝左藩事革羨額給軍餉以廉潔稱居一年鹽使者力薦及遷而之蜀蜀係新造土荒不治民與虎狠雜處時又用兵軍需旁午通省榷算歲所入不過三千緡無以應也公至則悉心綜理之首曰募開荒立法盡善計增額至數萬一以輸之縣官而民不謂苦次曰招外商平劑物價無有奇

嬴四方擔負而至蜀漸復故凡四載當事交章舉卓異因入　覲賜袍服有差而病已甚矣然則天下之稱公者止以詩文爲當今之第一固不足以盡公也即荒餘轇結欲大有以難公者適足以見公之才成公之譽則亦何益而可以止矣獨怪公歷官報最資格轉注會應內遷而廷推者再達於　御前若或尼之其根蒂之結不知何自而然今以方伯有功可紀使稍延月日以上考平進必爲卿貳將發揮其所未盡乃八年勞吏閒關殞命於車塵馬足之間也嗚呼

豈非天哉公之於詩也抉開元大曆之精髓明人中獨喜李空同何大復當其搜放意動愜天然登山臨水憂時憫物之志無一不洩之於詩其且亭稿有六刻無慮數萬言入蜀以後益蒼茫蔚跂仲伯浣花之閒大復尚不及也但其宦跡之遼遠年華之耗折竟與大復相上下蓋公之必傳於後也以詩而公之遭忌以沒也亦以詩嗟乎是則可哀也已公生平於聲色仕進皆不營心獨鑒別人倫接待寒素有若飢渴於己丑禮闈抜今講讀學士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本榮學者所稱厚菴先生也先是公與其友永年申涵光雞澤殷岳讀書廣羊山中後居方岳每懷巖棲之志及病亟殷生時在左右公曰我爲庸醫所誤殆將不振沒之後魂魄其依廣羊乎太原有高士傅青渚者精醫術我所善若彼至或可以救殷生掉臂行力趨青渚觸炎冒雨晝夜走千里及至而公已沒公之知人能得士心也類如此憶余與公交幾三十年矣憶初相遇意氣蓬涌被酒招呼兩人即以性命期許已同籍同朝風雨如晦無間朝夕游履所至皆有歌

咏筆札往來殆成卷軸公既在外以山川契濶之故猶託毫素以論心及辛丑之來京師也殷殷執手淒然更不勝情方與余約爲他年禽尚之游乃未及而匆匆以死余之淺植薄蓄豈敢望公世之耳食者且以大家同類而並稱之嗚呼獨生是愧其亦待後世覽者之流連慨歎也與按楊氏之先其譜系相傳出自龜山有諱忠者爲始祖四傳而公之曾祖諱中洲嘉靖庚子舉人同知杭州府祖諱若楫光祿寺署丞贈奉直大夫妣穆氏薛氏皆贈淑人考諱粹玉贈奉

直大夫妣閻氏贈淑人公之元配李氏封淑人有二子履吉官監生娶河南水利道副使劉公澍女徵吉官監生娶內府中書舍人李公培基女女三已適其二公生於故明天啓元年之八月十二日卒于康熙二年之六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四凡沒于王事者例應贈侍郎尚未題䘏今將卜葬于某阡銘曰

天之駟也而窘以紲廈之柱也而短以桀誰不公卿而反蹙蹴胡斯文之則舒而一官之若拙爰視大鳥啾兮徘徊言告螻蟻勿蝕其穴

清故孝廉公儀張公墓誌銘

張公諱來鳳字公儀原籍山西樂平永樂初有諱海者徙寧晉霍家庄數傳至伯州生自完字還眞生子三人公其長也生而端凝穎異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十九歲應歲試取高等赴東鹿問業於耿大參公杲如又贄於同邑孫恭憲公丙子科考取首卷補廩中順天鄉試第四名丁丑赴春闈不第恭憲公慰之曰得失命也公益自奮恭憲公亦數過其書室一燈熒熒清談至夜分皆性命之秘也公之識由此愈弘戊寅冬十一月邑被圍急父死室人劉與母楊暨兩弟婦霍章及母舅子李嘉猷婦王氏俱死已而大兵去自井舁出姑婦五人面色如生公泣血長號梲塊寢苫廬於墓側日啖粥不過一盂治葬事北窀穸四方來觀者咸嘆其節義孝順萃于一門已館獲鹿魏敬甫家教其二子雙鳳雙麟雙鳳後登進士擢侍御直指衛公楨固奉旨考覈舉人衆舉公孝直指旌之曰孝廉眞品癸未上公車試期改八月入都自陳一門五烈部議核寔建坊旌表公自戊寅纍君至是七

載始再娶甲申三月逆賊李自成陷京師公率弟子暨門人縞素哭於郊作輓詩五章乙丑至都孫恭憲公病留侍湯藥病革以所著書付公永訣劉太史聞其兩世同爨題其堂曰師忍辛卯赴赤城乙巳丙午在漳州仲弟丹公任所丁未歸里戊申爲弟子講通鑑兩漢性理太極圖說及西銘大義秋大水一粒不收稱貸度日怡怡如也己酉立義塚夏冬遊孔林秋赴西山築白石居居之冬仲弟陞漕標中軍叅將自山歸庚戌人日復入山冬始歸里辛亥正月將入山有湯姓者與姪爭畬來投之有風疾其還也投桑乾河而死其家訟之公鬻產往爲之分理事乃解仲弟歸自漳設家晏兄弟少長暨內外主伯亞旅莫不欣欣然有自得之色壬子公年六十九歲矣撫檄各鄉村築牆濬壕公奉法維謹首先倡之報竣捐助獨多與鄉人有年德者十二人爲和睦社每月一會仿古鄉飲酒禮行之肉菜五六簋酒不過三巡而已糾合族人以地二頃爲祀田爲其高曾祖立碑暨五烈旌表始末立坊建饗堂四時躬親奠祭焉閏七月有失

血疾延醫調治不效以是月廿五日卒癸丑春正月余自郡城歸里公之子楙登堂頓首持范鹿野先生所爲狀來請銘曰余父勵學一生願得琬琰之文以垂不朽也嗟乎余與公隣邦壤相錯未及一晤公猶記丙子科試於闈中不利既而見公中式之文而愧之在都與孫恭憲公相過從則又數數聞恭憲公稱道公勿絕暨請告歸里思一見公而未得也然夙有知公之言蓋昔年奉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余嘗語人曰如寧晉之張公儀者孝廉中眞孝廉也以膺斯舉庶名稱其實旣而不果然旣有是言也桑梓親友共聞之矣是則烏可以弁鄙辭今就鹿野所狀爲之詮次而其嘉言善行固有不可勝紀者姑撮其大畧耳蓋公一生篤志經史沉潛進修不敢有一　之懈凡處館遠近十八九處授受無虛日執經問業者數百人此固公之所甚樂而不以爲疲者也其生平孝友敦睦視兩弟如左右手視諸姪如己子痛二親之沒也春露秋霜愾乎如見父還眞公嗜茄終身不忍嗜茄舅氏子李士良貧困養於家爲之一再娶妻李

崇陽貧困給地十四畝從伯子龍遇害死從叔母李以儀死俱收葬之族兄鵷鳴館涿州病革爲之醫藥及卒殯之蕭寺先遣其妻女歸携櫬歸葬後嫁其女族姪之彥欠糧捕繫公代爲之償收養於家仍爲之娶妻生子其於孫恭憲公耿大叅公之沒也皆有心喪之服三年如此者皆人之所難吾嘗讀史而慕孟宗張公藝蕭穎士之爲人以爲古人不可復覩矣今觀公儀行狀所載自少至老孜孜矻矻以倫常爲菽帛詩書爲性命其所言者非今人之言而古人之言

也其所行者非今人之行而古人之行也終身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蓋其於義利理欲之辨有卓然其不惑者焉且其講習討論教授生徒非但工詞章取華膴懸懸然有獨爲君子之耻其視世之依阿澒忍脂韋滑稽以取富貴者爲何等也世俗艷稱富貴輕蔑道義見潔行爲善之士則相與揶揄幾欲束之高閣要之天理在人良知難湮德固不孤而蘭爲國香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是以公儀以經魁孝廉名重燕趙閒未嘗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高車駟馬出入里巷有一日之榮使鄉里小兒斷肩累迹瞻望咨嗟不可不謂士之至困極窮然而處白屋甘粗糲披卷咿唔至死而不倦不怨者良以有所得於中也其足跡所及半天下海內賢豪長者亦多樂從之遊殆與盜虛名而無其實者異矣所著有易經補註著巖集策論法存四書定字等書生卒子女嫁娶詳具本家誌銘

銘曰六經剝蝕念斯人孔壁蝌蚪孰與覩超騰冀北自絕塵一室常懷萬物春赤城禹穴走逡逡絳帳立

雪咸俊民筆禿脣焦西暨寅海若汪洋許閎津著述不輟擬等身古文奇字校周秦栝棬几筵涕泣頻罔黨化之風俗淳土厚水深馬鬣新公之子孫宜振振

誥封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六鵬李公墓誌銘

余丙戌與黻菴同舉南宮即知有年伯霽巖先生頤以同館讀書課業少暇晷嗣後轉給諫憲院王事鞅掌竟未得登堂聆訓誨至今有懷耿耿也黻菴文章妙天下官至學士少宗伯金甌紅霧海內想望宣麻乃以壯歲懸車官至二品家徒四壁而霽巖先生積學隱德終始一致微特桑梓稱之亦海內所宜矜式也是安可以不述按狀公世籍江南嘉定弘治間移家京師爲順天人曾祖諱某祖諱某文學考諱某舉明經皆未仕李氏勤學好古操行純篤久而未發識者知其後必有達人公生而純厚狀貌奇偉廣額豐頤寡言笑然開發論則騰踔豪偉四座盡驚讀書目數行下事父善所公及嫡母劉夫人以孝聞入黌序爲文辭熟於左國班馬下逮韓柳歐蘇皆咀味其菁華不但工帖括已也一時名流咸服之然文太高不合于俗目屢困場屋毫不介意學愈力前後居善所公及兩母喪哀毀盡禮幾至滅性大京兆及督學使者數嘉獎之公寡嗜好確然自持既鬱鬱不得志闢地數畝種花樹稞植果蓏灌溉之餘則課子弟執經問難雖守傳註說時出新意毛鄭程朱考辨精切以故丁卯以來黻菴售公之諸子先後售公之執友及平日稱同志者或與公之子稱同年而公獨落落不合每咏孟浩然十上耻還家徘徊守岐路之詩爲之慨然晚年閉戶讀書自經史以及稗官野史分類摘抄成書六百餘卷名曰雅昝並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諱方懋字六鵬號霽巖順天府文學以子貴累封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左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加二級於康熙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得壽七十有七元配梁氏封夫人先公九年卒男四人諸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五人男長曰爽棠丙戌會元探花及第歷官禮部左侍郎即余同年字黻菴者也次曰起元安陸府知府皆先卒次曰元發甲午舉人次曰元颺孫長仙源奉天府推官次仙灝仙湘皆貢監生次仙濆仙流仙滑仙沅仙沚仙津仙渡孫女長適丙午舉人馮載餘未字曾孫曰鏞鎮銓鐸鐘嗚呼

公之嘉言善行甚衆如狀所稱教弱弟嫁遺甥推誠好義諸彰彰在人耳目者不可悉數而德行文章尤足爲世之積學力行者法至於諸子之貴顯諸孫之昌熾公所謂若固有之自視歆然者也以公之盛德其學深邃非淺陋薄蓄者可窺使余得聞其緒論必有開發愚陋以達於昭曠之域者而竟以塵勞汩汩失之是則余之仰止弗獲咨嗟涕洟者也昨歲余過孫北海少宰芥舟見架上有書數十卷詢之曰是霽巖先生雅著也余倉卒涉獵光怪陸離知爲可書語北海曰是當必傳北海亦深以爲然嗚呼德行文章兩無憾者非先生耶先生雖居京師然老屋數椽在沙窩門內最號僻遠知契者非覓駿足齎糧糗往往半途而返公則居之數世不移即此可見先生高風逸致如鵾鵬翺翔於寥廓也余又何足以知先生哉元發等將以康熙　年　月　日扶公柩與元配梁夫人合葬於廣渠門外觀音堂村祖塋之新阡爰礱石爲銘銘曰于闐之玉出彼流沙磨礱淬厲瑞于王家煌煌芝草蔚其三秀楩楠杞梓天室之構公獨何

爲嗜古去財篝燈鑿壁積德不回佳城鬱鬱達人所寄宜子宜孫永錫不匱

高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太淑人王氏名族之女少嫻閨訓精女工聘于韓城贈中大夫高公諱愉號泰吾府君今兵部督捕侍郎弗若之父也未及歸而高公有失怙之慘服除乃娶是年甫十七敬事姑如母姑性好善喜施委曲順成無弗如意以織紝之資佐夫攻苦詩書學日以懋姑遘疾與中大夫府君焚香禱天通宵不寐及歿哭泣辟踊哀毀幾至滅性分爨時家用未饒元旦及令節拜掃貧不能多肉則兩截而以竹梗聯之恐滋不掩豆之恥也姑在日勤於紡績遺有紡具線囊而爲鼠嚙壞亟泣補綴之懸于寢室曰使子孫勿忘本也歲大荒中大夫府君以粟活人再饑賣院以賑値寇變修築敵臺皆力賛之遂其願辛巳中大夫府君以疾終地未卜弗若獲襄事越三年弗若登第母大愉悅値寇變亂道路阻塞弗若不得歸里母撫柩傷心曰是不可待也促治椁乘間以葬嗚呼太淑人可謂達權通變而不拘於常者也弗若歸而號曰天乎吾尚可以爲子哉太淑人慰之曰兒奚咎大亂時恐有不測

我以義爲之兒孝思眞至追遠之誠何歉嗣後弗若爲評事於京偶寄簞席布縫之而庋焉寄衣服原袱多不拆曰汝大母未得服吾不忍衣也一敝蓆數十年不易破而補以布終不易弗若受恩賜令著頭齋以爲壽封識不動曰俟其歸以散諸親昆季也順治壬辰弗若迎養京邸時爲諫議大夫凡有疏草必詢其故云可乃上否則止乙未分校禮闈囑以取人大典勿負　朝廷選聘弗若遷大理少卿詢之曰此汝做評事時衙門耶所理犯人中有冤者即係難民當以汝母避難時存心若不能平反非汝父賑濟與汝大母施捨心弗若奉教惟謹丁酉弗若以府丞督學仍提調順天鄉闈母病甚促弗若遄往治公事曰汝勿憂汝去我病自愈既而果愈弗若陞通政使母思歸秦弗若請假歸一路皇華授館板輿依依母子之樂融融洩洩見者嘆而慕之曰賢哉母孝哉子也至里建祠宇植松楸祭祀必親假期滿弗若顧戀不去母促之曰王程不可遲也至京擢兵部督捕侍郎每寄書爲國爲民忠即是孝況此衙門尤民命所關汝

共慎之既而弗若以養親告歸母執其手曰兒歸孝我耶汝大父及父所行善事汝力紹之所存詩文汝早纂之戚里匱乏汝量賙之是之謂孝也若朝夕饔飧我性淡泊亦勿庸鼎牲爲及病將革猶以族人諸兒弟爲囑嗚呼自蘋蘩之詩見咏於周南教子勞逸誌嫩于左氏其後奢侈相尚壼範之克修者或寡富貴驕人簞食豆羹見于顏色丈夫或不能免如劉孝標所謂不費斗蔌落一毛而坐視三黨之窮困比比然也今觀太淑人之嘉言懿行初無一毫矜飾効法

古人誠慤儉朴本于自然樂施尚義娓娓若終身不倦愛于至矣出於義方天性自然也所謂女子而有君子之行者太淑人無愧焉弗若自韓城二千餘里以狀來請余銘曰先母窀穸有期匪大仁人嘉惠以文則無以表壼範也余蕪劣何足以發揚太淑人之德惟是太淑人狀內所載誠謹之語再四覽之多有似于吾母張太夫人者是以吟諷之際有痛于懷不禁灑淚之盈几也猶記弗若請養西歸日余贈之詩曰梧垣十載著鴻名樞部慇懃念獨惸爲憶高堂親

蔌水因辭北闕事漁耕龍門急浪河津接太華仙峯紫翠橫忠孝兼成推國士須知金鼎需調羹余聞太淑人有孟母之教故以河津之學調鼎之事望弗若非諛作也今倏然五載而余遂銘太淑人之墓嗚呼太淑人有德子賢且孝不待文而傳而彤管之義留之貞珉垂諸後禩其亦知本原之有自乎太淑人生于故明萬曆丁亥五月十九日沒于康熙四年十月十二日以弗若任順天府加一級覃恩太淑人享壽七十九歲子辛徵即弗若癸未進士官兵部督捕右

侍郎子女嫁娶具載今將以康熙五年三月十六日合葬于中大夫泰吾府君之塚余與弗若曾同官爲友是則宜銘

銘曰匪慈之資仁何沐匪儉之師德奚育豈于財而慳於睦達於宦而忘其夙嗟世俗之碌碌惟太淑人卑以自牧裕其後昆遵厥初服是宜子孫繩繩徵余言以爲俶

錢母贈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贈太孺人錢母者侍御錢君延宅之母也先是侍御請假獲俞蓋以葬母故余時掌院事知之最稔侍御以其舅氏趙宮允狀來請余銘兼讀侍御所爲附述不覺洗瀾泣蓋當母見背侍御裁六歲耳迄今踰三十載而後葬葬之日侍御年四十有一矣故其言至悲慟余感侍御之孝且余固失恃之人也能不感而且泣又曷敢不以文辭按狀太孺人姓趙氏爲吏部侍郎謚文毅公之女孫文毅當江陵柄國奪情事起

首疏劾之杖闕下後累遷吏侍科第蟬聯以文毅直節固應有後乃刑于徽孅猶迤演而及于其子之女且及于其家也太孺人之父曰叙州守文度公母曰何大淑人太孺人生而羸弱時不勝衣爲何所憐愛及長歸于錢爲今封監察御史嗣聖公其舅曰湖廣憲副仍峯公姑曰趙夫人卽太孺人之從女叔也太孺人婦道克修承顔伺色不以親故少懈而肅賓祭治酒漿內外皆稱其勤封公雖貴遊乎嘗鍵戶鈔書夜分不輟太孺人篝火佐之不言倦其于臧獲媵御也悉心以待咸有恩澤然坐是而病亦劇矣以娠後血膧病益甚然神觀奕然家人皆冀其少閒已竟卒卒而戚黨老幼無不哭之慟者母何太淑人指六歲兒輒嗚咽不能出聲封公傷心伉儷乃不復娶侍御孤露嘗養外家其言曰嗚呼吾母之不克見也不見而思思則惘惘如隔世但憶兒時嬉戲床第閒母撫一粟亟抆之出恐驚吾父寢及戊辰出就外傅歸母命背所誦書輒了了母喜甚摩額置諸膝者再嗚呼母亡三十年矣春露秋霜泪盡繼之以血音容渺然

今胸臆裁誌此兩事耳豈不痛哉蓋余得之於附述者如此侍御起家行人擢今官太孺人尚藁葬侍御以王事靡盬西出秦川攬轡閒未嘗不中心搖搖及茶馬報竣始得請假襄事嗟乎以太孺人之賢而不幸以夭夭而家道幾中落矣漆燈罩襯寂寂于荒郊淺土之閒者又三十餘載彼富貴繁華者彫謝知幾許乃六歲兒讀書成立繡衣持節歸守宰以下負努矢前驅營馬鬣修務靈邑人士觀者莫不稱孝謂錢氏有子太孺人之遺也嗟乎太孺人之目可以瞑矣

矧侍御年正彊行益淬以成文毅公之宅相語曰美必歸其所生則太孺人之綸綍重褒當必有日而又何生死之異視哉太孺人生于萬曆辛丑年二月二十日卒于崇禎戊辰年九月一日年二十有八子二長即延宅順治壬辰進士今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娶張氏贈孺人先卒女二一適太學生周王臺一殀孫男世嚴郡庠生延宅出餘詳狀中初延宅官行人已得贈其母爲孺人今用御史覃恩改贈太孺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于殿橋之新阡余前掌臺端與侍

御有相成之雅遂綴其梗槩歸之俾繫于麗牲之石誌已復爲銘

銘曰胡譽之封則婦道之章胡嗣之昌則姆教之良
虞山紀堂馬鞍在陽尚湖深浚鬱鬱靈光將無忝爾
祖以女雖附文毅公之賜藏緊惟令子克剪松區而
三十年來所涕雪而徬徨鐃詞潛闡爰表流長昭玆
孝德永矢勿忘

前中翰姜公暨元配賀孺人墓誌銘

康熙丙午秋余暫假還鄉適丹陽姜子允茂來謁以頭搶地涕泗横臆有所欲言則手其大父中翰公暨妣賀孺人行實云將卜吉舉柩合葬于鹿庄之原窀穸有期請爲之誌噫余與公雖生不同時然素聞庭訓於趙忠毅公文集中景其流風餘韻心焉嚮往者已久玆舉也義不可以辭遂損益其狀而爲之誌公諱大受號抱宏世居於雲陽之滕村里其先有宋時稱平陵望族隨駕南渡爲郡馬公至勝國初年安十

公樂雲陽風土始占籍焉後多科第顯官大江以南推姓族必曰雲陽滕村姜氏公之曾祖三溪公則其創發者也三溪登嘉靖辛卯鄉薦連守茶陵茂州潔已愛民兩郡尸祝至今以名宦俎豆學宮公祖文學近川公父處士復吾公母蔣太君公生而英偉丰采動人修貌美髯溫言至行軒軒如明月入懷幼時就塾口授經史朗朗成誦既長以經明行修爲學者師無何處士公棄養同室有操戈者公跪告其母曰此不可以口舌爭也吾寧遠避之有婦在母不憂甘旨

也孺人雅得姑意未寒絜絮將旦調羹代供子職本君安之神廟中年癸巳京察及攻稅監爭國本者俱奉旨禁錮士大夫閒居無事留都新安暨荆水儁李書院相望相與講學其中公皆負笈從之每發一難豎一義諸公嘆服以為不及一時若韓蒲州葉福清趙高邑鄒吉水尤所折節天啓末年璫焰熾甚伊時縉紳號強項者或死或杖或戍公獨侃侃然百計周旋即料虎頭捋虎鬚所不恤也崇禎改元公以能書供奉武英殿聲氣益廣乃以盛名招忌含沙被誣一

時在朝君子咸為不平尋有廉知其人者欲為公疏論其事公力止之請假歸怡情丘壑課子弄孫意泊如也會有詔各舉所知當事咸惜公才欲奏書薦公皆謝却之公為趙儕鶴先生受業生趙先生死公目禁送喪徒步千里事平以先生遺稿未梓破產授工流傳海內肝膽生前表章身後公于師友可謂兼盡之矣他如拯族荒恤孀妹撫遺甥親朋然諾棄千金不顧皆公之餘事耳賀孺人生於名門賦性溫淑于歸之後治家嚴明朝夕拮据公以道廣好遠遊賓朋

絡繹夜半猝投而庖廚整暇方員畢具曾不聞有叱咤聲居常孝養姑嫜潔齊粢盛延名師訓子弟公私內外不以煩公可謂女丈夫矣辛巳元旦公肅衣冠拜祠下與族宴會偶得微疾越數日呼諸子而語之曰吾殆不起矣吾以布衣為翰墨侍從先世田產不落尺寸三子咸成立年已七十安所不足乎目遂瞑以此觀之公胸中眞坦然大虛無一物得縈繫者啓手足之日一榻蕭然四壁如洗惟以多財損智為遺戒蓋氣節才望表表當時而尤篤于友誼盛衰燥濕

不以易懷至欲捐生死以赴之以是天下推為長者而終身學力亦于此而見其大也賀孺人亦旬日下世蓋白首同所歸云嗚呼公之沒也於今二十年矣余與公雖未及謀面然忠毅公余之至親也溯厥淵源見公之後殆如見公焉或有以公位不滿其德嗣君用不盡其才而家道中落門庭衰薄為公惜者予不謂然昔公之意氣卓犖天壤今清白昭垂子孫林立玉茁蘭芽天之所以昌大其後者正未艾也夫何尤焉爰為之誌銘復據實以表之曰有明正士武英

殿中書抱宏姜公之墓嗟乎余讀漢書李固王成之事每爲流涕若公之執義不舍有古人之節鐫刻遺書增光琬琰雖王成之節何以加焉趙氏有孤設上賓之位而祠之固其宜也昔趙忠毅公表先外祖光祿卿張恒華公也曰正人余茲表公曰正士君子與君子爲朋千載一日百世如生也信夫

銘曰鷹揚之後才卓犖文如班馬詩韓毛書鍾王兮氣離騷桐城應山喜遊遨求師立雪在古鄗死生不忘捐血膂高文壽世稱人豪仁人義士淸揚標鹿庄之原聣江潮咏楚些兮英魂招

封中書舍人句山張府君墓誌銘

公諱金龍字礪汝號句山本江南巨容大族也六世祖諱奎者由孝廉宦楚北流寓於沔因家焉及其曾祖文翰公隱德仁心惠及鄉閭至其王父五美公負性豪邁輕財好施孤寒待以舉火者甚衆延至厥考承圭公潛修力學不事生產家業拓落生子五人府君其次也承圭公感異疾府君侍立左右衣不解帶追病篤延醫祈禱百計無效刲股調羮病以漸愈延壽二載遠邇稱頌咸以爲眞孝子及承圭公卒府君泣血水漿不入口戚里咸勸慰乃不至滅性云棺槨衣衾窀穸之事竭力盡誠不留餘憾弟三人皆在襁褓中府君撫愛長養教誨婚娶成立而後析箸也學龍列名膠庠尤有名譽未遂飛鳴其卒也府君痛惜之伯兄性戇急府君事之恭順弗懈友愛無間幼讀書敏慧淹貫經史得其肯綮爲文揮筆立就髫齡入黌宮一試即食餼絳帳談經遠邇之士多負笈從學焉凡七入棘闈屢中副車不獲正額然不以得失縈懷也庚子歲薦値

今上龍飛改歲爲恩壬寅入國雍見賞於大司成瑤山張公每試冠多士考授一職不欲以明經終己酉試楚闈仍不利府君於是喟然太息曰余於舉業揣摩備極苦心矣試之不利子無如命何心之不動命其如予何乃躭飫於詩學枕藉李杜沈酣騷雅鍾譚之選亦兼收而並采焉爲古文詞以左馬爲師手不停批口不停吟以爲平生之所好在是焉課子尤惓惓午夜篝燈與共寢食之溢鄉會試皆以第五魁春秋之淮博士弟子亦非池口物也之溢後以文與書高等考授中書舍人西淸載筆黻黼

皇猷遇覃封封府君如其官元配劉封孺人顯親揚名則府君義方之教著矣先是之溢告余家嚴廷試過上谷讀夫子忠烈碑銘未嘗不泣下沾衣也曰此文同金石不朽安得登堂一見先生大慰平生乎余唯唯心竊識之今春之溢踵門而泣持狀以請余慕延陵掛劍之義遂弗獲以弇鄙辭乃卽其狀而叙次之大約府君性耿直言行務合於理無所瞻顧見鄉里閒有爲不善者深嫉之見於顏色人或訐其惡惡太嚴府君不爲意甚至爲不悅者雀鼠府君虛舟遇之至於親友有急難則如拯溺救焚不惜貲財郡有大利害必約衆公舉與革得宜士人以爲儀型標準而己未嘗有德色也淡泊自守食不膏粱衣不羅綺督農課子以是爲常每樂鄉居怡情物外而勤儉所積家道亦漸充裕復祖業又善攝生不事呼吸吐納精神强健如少壯人乙卯之秋偶冒風寒漸至不起遂卒寄詩京邸云作書筆欲凝不得見兒時樹靜風將折陳情恐已遲勉以忠孝可爲居喪以禮也悲哉

銘曰大隱有林小隱有林煙雨樓中抱膝長吟滄浪之水白石岑岑彼其之子錫類情深援經名世攄藻獻琛抱璞未遇氣峻千尋沔水不竭達於漢陰後昆永蔭玉樹森森

別駕沱濱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光猷字潤仲號沱濱世居寧晉城北之曹古疃祖九二公諱推萬曆丁未進士累官至太常卿推生杜河公諱去奢崇禎丁丑進士累官至大理丞供崇祀鄉賢入名宦毋王孺人生十子公行二幼而岐嶷讀書能見大意每聽講解輒能觸類旁通會悟甚速杜河公愛之十五歲入邑庠學博而多通常往來鄰南登城眺望撫然懷古與余論文有水乳之合王太孺人寢疾公姊尚幼孺人泣囑曰我止此一女爾兄

弟善調護之公泣而受命其後適高邑趙玉書孀居無子息公數往來視之饋遺無虛日不忘母臨沒之言也居喪躃踊號泣毀瘠骨立人稱其孝隨柱河公令涇陽時流氛孔熾公戎衣登陴寢食城頭以佐其守禦城卒克全寧邑荒歉請於柱河公捐粟以賑親友待以舉火者甚衆壬午食餼同孝廉張次白諸友下帷攻苦咸推服其殫思之密而用力之勤也癸未甲申之間寇起郊原柱河公攜家北避東鹿以家務委之曰善視祖宗家廟墳墓勿驚我先靈也乙酉柱河公以侍御督學江南公佐之閱文篝燈午夜列前茅者多知名士壬辰以拔貢入國雍旋考別駕仍歸里侍寢膳余爲冢宰時曾走書勸其仕進公曰吾祖父累世清要而甘以一倅老乎且徜徉山水間耳居家教子居敬爲文法先輩立行守先誡勿效世俗裘馬輕薄態居敬遂成孝廉教授宣府臯比多士遠邇蜚聲常病痰治之弗痊一足不利移居杜河公所遺知妄山房每日能知妄則無妄矣敢不凛庭訓而朝夕自警優游繩床者十餘年然終不能起遂卒待贈

孺人魏氏即余姊也幼而穎秀端謹婉孝承顏無違女誡諸書讀之立解及笄于歸姑性嚴峻獨得其歡心於娣姒之間油油如也咸稱述無間言王太孺人捐舍時家務倥傯一切含斂之事盡其哀痛親授居敬句讀不假顏色農桑耕穫督課得宜惟勸沱濱力學未嘗片言相拂也不幸晨起偶覺氣滯無疾而歿焉生卒年月子姓云云居敬將以康熙十六年四月之二十七日合葬公與魏孺人於曹五疃之祖塋禮也余既叨至親甥居敬以給諫鹿野范公狀來請乃

敘次而銘之

銘曰抑鬱誰語時命不猶利器不試終老一丘折腰可恥入世焉求杜門却掃莫與爲儔辟纑舉案名門好逑和丸晝荻克紹箕裘瓶墜玉毀才智則優瘞閶之北蔚其松楸寬兒愜適無閒明幽我輩銘之洙泗橫流

歲進士貞復馮公暨待封孺人魏氏王氏合葬墓誌銘

學可以修之於己而遇不能必之於數是以董仲舒有士不遇之賦劉孝標有辨命之論洵以自古以來人之富貴貧賤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或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造物者運之而趨達人安之蓋其在已者而已矣若貞復馮親翁者其亦學修於己而鄒於遇也公諱端棋字貞復別號亦呂大司寇鍾華馮公之孫也司寇公用刑寬恤有聲於明崇禎年閒仲子道隆以庠生恩廕歷任南京刑部郎中恂恂長者也生貞復爲長子幼而岐嶷出就外傅勤於誦讀無兒童嬉戲態年舞象補博士弟子員尋食餼奮志青雲即欲脫穎而去乃入闈不利己卯遭母喪哀毀骨立幾至滅性以父宦游金陵家務襍沓綜理詳客值荒歲人相食資用裕如以其贏餘濟親友之不火食者甲申

皇清定鼎郎中公有東山之志貞復事之彌謹朝夕侍側愉色婉容得其懽心焉庚寅郎中公捐舘舍痛不

欲生勉强溢米粥而祭葬遵朱文公家禮毫無遺憾服闋肆力於舉業王唐瞿薛諸大家下筆千言立就督學使者擊節嘆賞拔置前茅邑侯高郵朱諱之焜者尤奇之曰此席上之珍荆璧隋珠也自嘗啖紅綾餅而眷上苑花矣乙未貢於成均戊戌考授訓導非其好也癸卯之後文尤騰踔滔滔汨汨以傳註之理抒古文之辭自期必捷卽閱者咸欲持左券而竟不售遂喟然太息曰吾之不得志於時也命矣夫何怨尤爲聚徒講學口授經指著爲講義多所發明又哀

集其所作制藝定爲百篇以示諸子曰吾非敢享敝帚以千金抑生平心血在此藏之笥中以志螢窗雪案之意云耳丁未染痰症半身不遂扶杖出入課子讀書時爲訓解閒命巾車東阜督課蠶桑觀漳水湯湯大陸浩浩不勝感慨幾於阮籍痛哭矣丁巳暮春自念及身後事曰余殆將不起也遽數日病劇醫藥罔效遂卒家兄竟甫爲大司寇之孫婿余自垂髫時卽識貞復而仕路馳驅相隔四十年矣令子如式如山因慧弟含姪以貞復弟丞祺狀來請銘余以年親之誼不得辭因狀之大畧並以素所聞者而敘之大約近世公子習於閥閱之勢往往驕奢淫逸棄詩書如糟壁溺匪辟若膠漆告以守身修德繼續書香亢宗象賢之道則視以爲迂濶以是墮其家聲爲鄉黨所姍笑而彼終不之悟也今貞復以尚書之孫部郎之嗣固五陵貴公子流也師友之外罕所交遊凡裘馬聲色弋獵博奕紛華靡麗之習一無沾濡其言曰吾於布素相安非矯激沽名也孜孜矻矻終其身惟墳典縹緗之是究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此其迥異

於世俗而卓然有以自立者矣雖屢試不售數於一第所謂學可以修之於己而遇不能必之于數者又何憾乎令子翩翩玉樹天將發之以償其未竟之志也公生于明萬曆丙辰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卒于清康熙丁巳年三月二十八日丑時享年六十有二元配魏氏余高叔祖兵部左侍郎總督三邊謙吉公曾孫庠生洪基女無驕志無傲容祇事姑舅克相夫子內外稱其賢淑遠近奉爲壼範芳華早謝悼亡與哀生於萬曆乙卯年六月二十三日　時卒于崇禎

癸酉年四月初七日　將享年十九歲繼娶新河歲貢生王毓震女子婚嫁詳在狀中

銘曰篤於學矣惜未得位襟期古人擔當大事司寇家風文藻深邃息影考槃環堵而唱易盡者年未酬者志鳳毛蔚然可稱令嗣幽人之貞憇此吉地

上谷忠烈祠碑銘

余嘗驅車渡白溝過范陽蕭蕭之水聲猶在耳望即山秀峯揷天翠色欲滴荆軻田光郭隗諸君子未嘗不流連於懷若乃元之靜修明之椒山今之鍾元尤爲挺然不羣則慨然太息曰上谷多君子殆燕南趙北之闕里也乎丙午秋杪請告歸里丁未春事竣北上至保陽家蓮陸挈子步行至西郭指縣新營祠宇告余曰上谷忠烈祠也正堂三楹所祀者何太守見元何公諸人也兩廡所祀者何義民某人等也後屋所祀者何烈女某人等也嗟乎明季當癸酉前猶然全盛之天下李自成張獻忠初不過饑民逃兵漸成燎原之勢至不可收拾糜爛中原窺伺神器向非我

皇清大兵勦除固已儼然稱帝矣天爲之乎抑人事所致也獨是明之養士將三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繡錯林立乃賊自入潼關以後所在響應除太原榆林寧武三處孤城血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莫敢少嬰其鋒而上谷彈丸黑子內無援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獨登陴固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

之者數千百人皎然之志華于日月毅然之色堅于松筠豈非節義文章被服在躬之有素而造次顛沛之弗離者乎天地星精岳氣降生於世則爲偉人碩士或垂紳正笏繪形麟閣或刎頸刺心洒血疆埸其義一也曩

世祖章皇帝文武聖神軿幪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亡國見遺介昔在兼垣曾有褒錄幽忠一疏范質公等二十餘人俱蒙　恩恤載在秩典惜余固陋當日未及以保陽死難諸公列諸奏牘俾忠魂鬱鬱于九泉也乃今太守諸使君倡之郡之諸君子和之吾家蓮陸侗奔走拮据卒瘏以成之詎徒爲已死諸人揚其烈哉凡以廉頑厲懦使後世有所興起也其于神益風化豈淺鮮哉諸公死于二十年之前是祠建于二十年之後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歟初創于康熙丙午九月成于丁未四月太守楊公某三韓人郡丞常公大忠太原人通判黃玉鉉梁山人司李衛運陽韓城人郡後學魏一鼇新安人其餘捐貲好義者附名碑陰乃爲之銘

銘曰斗極之下尾箕緼博大爽磅勢蜒蜿上谷易水郡名存山何巋岁波潺湲篤生眞儒翊乾坤軒軒霞舉鸞鳳騫孤城後亡死猶欣穿齦透爪積煩冤高闕巍巍閉九閽不周崩兮空遊魂七族湛兮妻孥燔椒山爲鄰樸樕尊銘雲根兮矗高原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三目錄

祭文
祭少傅兼太子太師太學士輝嶽范老師文
祭吏部主事史君鴻公文
祭吏部侍郎孫北海先生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申鳧盟文
祭左副都御史二如孫公文
祭方伯楊猶龍年兄文
祭沈曙白翰林文
祭素洲年伯梁都諫文
碑文
誥贈大學士拙菴公墓碑文
耿孝廉側室趙節婦碑文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三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祭文　碑文

祭少傅兼太子太師大學士輝嶽范老師文

維靈秉嶽降神媲美甫申爲文正之苗裔大司馬之元孫宜其才德之奇崛無偶逵追百代殊絕人物也嗚呼哀哉吾師往矣開國元勳其功績政事勒在史策孝友婣睦著於家乘殆不可勝數而介之撫膺傍徨涕泗滂沱者則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也

師以天命之年受知於
太祖武皇帝及
太宗文皇帝拔置幃幄文德與武功俱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弗能過也天聰四年初設秘書院擢爲大學士輔世長民深謀秘計肇於此矣由是而招三王下旅順征高麗服蒙古東征西討孰非師之贊成也逮
世祖皇帝御極而首建奉
天伐暴之策以不嗜殺人爲主人謂一檄同於湯武誓誥由是統一區夏萬邦乂安大政大事夙夜在公孰非

師之贊成也典丙戌丁亥己丑三試而得人爲最封
三代而祖考維榮
朝廷恩遇寵詔屢褒加陞太傅兼太子太師繪像內
藏而
世祖皇帝之眷公也至矣謝政家居築圃東臯世以方裴
晉公之綠野韓魏公之衆春而介竊以爲師之心尚
有所未盡也嗚呼哀哉師竟騎箕尾而上昇耶介於
五年之春値師古稀之壽稱觴華祝猶憶師以巨觥
見賜介平日酒量有限而是日竟酩酊大醉矣醉師

之德也嗚呼哀哉師以文正爲達祖以潘溪公爲高
祖宜其有如是偉人以應興朝之運培千萬年之基
是殆同於師尚父敬勝丹書姬周公几几赤舃而非
蕭曹房杜之可擬也嗚呼哀哉師之功績政事勒在
國史孝友婣睦著於家乘而介之撫膺彷徨涕泗滂
沱者則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也嗚呼哀哉
尚饗

祭吏部主事史君鴻公文（史名緡新樂人）

嗚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者何多也不可以死而竟死者乃有鴻公是則命也夫鴻公之爲諸生則名上也爲博白令則循吏也爲吏部則毛玠山濤匹也何可以死而今竟死是則命也夫命者無可奈何之數古之聖賢所不能與之爭也然亦生而辱或死而榮則生平之樹立使然若鴻公者生平所樹立其視世之賢不肖何等也今春夜飲我於臥遊之堂有召林柱史焉鴻公及門也夏朔祖我於國門之外有立

菴子修焉鴻公華萼也秋初以文贄我於鎭州之寓有汝逵昆弟焉鴻公式穀也孟秋廿五懷我以七言之詩如飛雪落花焉鴻公佳什也曾幾何時而訃至矣初疑其不然旣而怪其然又旣而痛其不應然而然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何鴻公之不可以死而竟死耶曾憶宋人有詩云燈前思見友朋詩淚灑行間不自知醉別西溪如昨日露晞溘滅巳多時然如我鴻公老年翁英氣灼然昭昭靈靈常在乎黃山之側泒河之湄其不隨生死爲起滅也審矣冥冥而有知

共來鑒而來享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吏部侍郎孫北海先生文

嗚呼聖人遠而言淆醇兮異學競起以爭鳴舍康莊之正路兮趨荆棘以縱橫人思樹一赤幟兮家欲主夫齊盟聿巧言之亂德兮若兌天之欃槍嗚呼先生學術有所根本兮胸中不失其權衡宰百里之花縣兮舉卓異而對聖明歷諫垣之清要兮封章電掣而雷轟際世運之滄桑兮已改玉與改步更薦剡之華袞兮膺纁帛於異數遂游登於銓宰兮俄急流而却顧謝聲利之紛華兮製荷衣而佩寶璐肆覃心於著

述兮尤耽精於傳註闡易象與春秋兮標或問之奥趣訂考亭之定論兮撥簧鼓之雲霧纂益智而志人物兮言侃侃以非誤過八旬而猶健兮手不離乎章句每寄我以瑤編兮攄心理之攸同不自秘其藴蓄兮戀退谷之龍從斥蔥嶺之空幻兮揆聖域之崇隆冀享年及期頤兮何忽忽而告終望燕山以流涕兮脂吾車兮秣吾馬痛正人之云亡兮率兕虎於壙野忽中道以猶豫兮腸九轉而若瀉余腹疾其未瘳兮寄哀情於真宰靈昭昭其未泯兮庶髣髴而來臨者

亂曰伊人逝矣不可逮兮耆書盈矚邃珠玉兮道之云遠我車蹇兮灑淚於紙中心瘏兮軏不盡意庶闡其謚兮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光岳雖裂元氣未停閒氣所發拔萃鍾靈燕山之南易水之上乃有先生翱翔千丈道喪千載羣喙爭鳴洪鐘既叩聿聆元聲九流渾濁曷有其極兼總遺經匪可易測嗚呼先生學爲聖賢始於立志年卲德崇斯文未墜蓬累而行有道無位羣流何歸望風涕泗先生之行不可詳贅要其大者莫先孝弟失怙失恃匪莪伊蒿廬於墓側中心忉忉兄弟讀禮霜落風號六載焉慕念彼劬勞遠避闖閹灌園桔槔瓜瓞徵異泣血嗸嗸不御腥血而澂醇醪橐嚙鼯鼠庭走猿猱於斯時也先生之孝爲高子羔黨禍之興毒痡莫禦浮丘廟園並幽囹圄同門之朋奉頭而鼠高詠北風定交杵臼爲之居停以延以佇月落梁空蕭寺逆旅斂金入都不遑啓處書達倫闕色動當宁金石不渝何畏刀俎於斯時也先生之義爲孔文舉我生之初民之振振我生之後民之駪駪有馬蕭蕭有車轔轔相彼原野鬼火青燐相彼室家婦子呻吟士訌於朝寇熾於秦妖氛仰射宮闕爲塵鼎湖龍髯九廟

作薪西山絶頂聚召芳鄰掃地而誓怒髮生嗔氣吞逆閹以濟斯人於斯時也先生之勇爲田子春皇古既遙淳風斯欽華歆墦閒朵頤饕餮捷徑終南銅山金穴薦辟屢加夷然不屑食簞飲瓢其心則恍樞部諄誠茅生激切本色燕人寧惜頸血士各有志希蹤往哲雙峯之陽櫌而不輟於斯時也先生之隱爲陶靖節伏几龔裳張目而盱鵞湖嚅嚅姚江瞿瞿朱陸同異聚訟援枹兼容並采味道之腴取長棄短何事守株歷敘諸子歸於同塗百泉長嘯圖史自娛遠近

來學破其柔愚不厭輓季不羡唐虞春花秋月夢覺晏如於斯時也先生之道爲邵堯夫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先生之生得天者厚先生之學髦而彌久鄉國天下以善取友虎吻寄身歷險與否履道坦坦勤而無咎與天爲徒虛而能受九十二齡啓足啓手其形雖化其神不朽遙瞻蘇門洒滌陳酒高節清風世莫能垢

祭申鳧盟文

嗚呼鳧盟而竟飄然長逝耶自余歸里以來一歲之間必相聞問數次今春猶有札相詢曾幾何時而遂成今古耶今春來札云讀書苦不能記余答札云聞之前輩云書要醒的不必記的此蓋相印證之語而今以後蘭音可復聞耶我輩之交二十餘年矣在世法人情之外煙霞性命之中余昔年曾有詩咏之謂生平知己而遂與物俱化耶詢之來訃者云有疾乎無疾乎曰無疾晨起猶與親友談俄而厲纊雖曰人

命如朝露如呼吸何乃如此之駛耶生死世俗之所驚親戚之所痛有道者視之尋常耳然死者視之爲尋常生者能不驚且痛耶余年來學道尚有中心藏之之語欲商之鳧盟今既不起矣將復商之何人耶嗚呼猶龍死而余不言詩北海死而余不言學鳧盟死而余尚言文耶光氣遷轉無一晷之停自古聖賢莫不皆然然人情悲其所厚而不能悲其所不厚淚出於心之所哀而不能出於心之所不哀余之泣下沾襟何爲而然耶有肉在豆有酒在樽其能如生前

之日夕歡相持耶尚　饗

祭左副都御史二如孫公文

大河之北燕趙之郊太行蜿蜒而東走滹沱漳滱之閒風氣攸鍾篤厚沈摯往往產倜儻非常之人以濟世庇民嗚乎若先生者其耀夜之星精而瑞宇之麟鳳歟判袂未幾乃竟厭世而長辭也乎先生早歲胸蟠百家蜚聲藝苑壯而掇魁南宮對策高第司李海上發姦摘伏如神不事銗筒鉤鉅之術明允無冤二東追思歌之秉銓理典前後二十餘年甄別流品引賢若渴較士山陝所得盡知名士及躋總憲痛遡來苞苴公行將奮力澄清使斯世斯民再見太平天不憖遺乘鶴高飛騎箕上列雖尊榮之已膺恨効用之未極區中之緣已絕蒼生之望遂虛此海內賢士大夫所悼嘆而同悲也抑介之悲不盡于此介生也晚自余先君卓犖不羈少所許可每見先生則請益娓娓退而命介曰孫銓部善善周惡惡嚴而祗慎廉平繼趙儕鶴先生掌選舉樂彥輔山巨源之流也余識之有年及余成進士先生方在銀臺忘其爲後進而引之二仲之列且數相與商確天下大事勉以直言

敢諫爲先救時行道爲急余佩先生之誨若韋弦卽如畿南荒地亡丁一事不蠲免則追呼追呼則必逃亡逃亡則必寇盜寇盜則必攻城掠郡潢漢佽飛之旅必大集而蹂躪之是無畿南也先生獨痛之深念之切力贊門人直指鄧公再具疏得　命旨畿南數十州縣室家父子始有寧宇雖　朝廷之鴻恩而實先生回天之力也以故輀輪歸自京師癭陶紳士叟穉數萬人無不攀靈駕而擗躅呼號斯時也天地爲之慘澹鬼神爲之嗚咽而况受知如介其腐心疾首當復何如故介之悲來橫集而莫可解也介痛降割怙恃雙失雞骨支床者半載雖衰絮已伸而有懷未吐念典型之不作嗟哲人之已亡誰復錫我以嘉言導我以指南也玄飈倚薄歲將暮矣乃復升酒于斝載肉于豆洒泣而哭柩側嗚呼哀哉涕却留而已零杯欲奠而先覆臨風傷盡黯然荒眩先生其鑒臨而歆旃耶

祭方伯楊猶龍年兄文

惟靈萃坤輿之閒氣秉恒嶽之英華早擢科名馳聲翰院雕龍繡虎世謂足以狀其才也鶩鴻掣電世謂足以狀其書也光風霽月世謂足以寫其襟也蒼松翠筠世謂足以名其節也嗚呼是遂足以盡吾友之心哉夫其胸懷浩浩落落嘗與天下之賢士大夫遊接引如不及思欲反一世之澆漓以躋于郅隆之盛此我友之素志也而今已矣尙何言哉方丙戌丁亥之閒滄波橫流人心靡爛世不復知有名教行檢爲何物獨我友痛惡幽昧險陰之徒每見于文詞坐談閒如青精之與溲渤較然其不雜也以是不悅者衆若聲詩一道世皆鶩于六朝綺縟之習高者步趨隆嘉諸公以爲有軒冕臺閣氣獨我友與余推尊少陵挽回狂瀾之東而砥柱之海內文人墨士至都者風走響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豈虛語哉及其出爲晉臬平反讞獄廷無冤民右轄豫中綜覈錢穀盡剔積弊然尙有宵人中傷天下正人君子聞之莫不駭嘆以爲嫉此娥眉噬及鱗鳳也及叱馭蜀籓歷棧道覽

劍閣之崔巍哭武侯孤墳于定軍山中訪工部遺跡于浣花溪聞其詩遂空前後作者嗚呼今天下飲食之人不復知世有文章風雅彼蚩蚩無足怪其雅尙操觚者何嘗不吟咏還弔有生不見古人之恨若吾友猶龍者與古人相衡量詩則摩詰大復文則劉[illegible]李翺何在內則擯之而不使容在外則撓之而不使進卒困窮抑鬱以至于死我友有靈其亦與投畀之思而發不平之鳴於白玉記樓之後耶雖然猶龍學道有年其於是非人我自左懸後未嘗置諸日類間

其屬纊之從容安詳與殷子伯巖談若平時蓋視生死如一致而齊得失于兩忘矣豈復有是念又作如是悲然余猶爲此言以慰其靈者誠以天下後世愛才之心不可不抒妬才之流不可不斥友朋之義未至往往而絕也其他生平相與立朝梗槩見于文集行實不能盡述且亭詩數卷余已託友人刻之浙中

嗚呼猶龍其果死耶其竟不死耶

祭沈曙白翰林文

嗚呼曙白天旣豐於其德胡爲阨之以期厭人世之紛濁乘鸞鶴而逶迤甫邀榮於一第收視聽而長辭方曙白之弱冠馳聲也誠書淫而傳癖每倦吻以唔咿脩摩天之健翮襲瓊佩之陸離叶篇什於風雅卑綺麗而上之柰何公車屢躓泣玉埋奇馳驅燕趙之野遨遊齊魯之陲託皐　於阿下棲鷦鷯之一枝及其奮巇詞苑振藻清時天子聞之動色宰輔見而解頤行且竪補天浴日之烈光琰琬而勒鼎彝何昊天

之不弔遽一逝而莫追自古聖賢不能免隨大化以推移惟陰陽之爲害誰其同過隙之炎曦無松喬之大藥赴幽冥而起涼飈嗟妻子之睽隔顧琴書以含悲恨鬼伯之催促戚齋咨而涕洟羨友朋之篤摯信魂爽其能知嗚呼哀哉尙饗

祭素洲年伯梁都諫文

恒山崱屴滹水汪洋鍾靈非偶奕世蕃昌大父鳴泉權衡神廟鎮麓巖君金吾焜燿鳴呼　年伯髫齡穎發八斗猷羣玉光劒氣不沒埃氛積厚而流煥乎有倬雲漢天章精賁鴻邈攻苦下幃戰勝故肥蜚鳴應運辛酉翬飛宗匠儒林登壇先覺力障狂瀾獨行趠趠學詩學禮奕奕八龍禁林發藻昆季聯踪庭訓義方福澤未艾推以仁民德澤孔霈

皇清開創詔勅是營中書日近天旨拜賡望重謇諤特

簡卓操陟位梧垣引君當道奉差履畝咨諏嘵嘵周詳委曲蒲漢均調玉鑒氷壺南宮分試網無遺珠力黜謬陂我交雙璧中秘承乏之嗣遷給諫維公是法已丑丁艱聽哀岵屺伯也慼之慇懃無已逹公一歲日月幾何彼蒼不弔忽而沈疴遺容在臆遺札在牘語不可聞書寧忍讀鳴呼哀哉公神赫赫公視茫茫乘彼白雲游於帝鄉死生旦暮幽明何隔不腆之奠蕙蒸蘭藉尚饗

誥贈大學士拙菴公墓碑文

公諱　字元吕號拙菴一號娓燕侍御贈大學士乾仲公之長子也乾仲公沒諸弟尚幼公時年僅二十餘撫教之俾皆成立訓諸子嚴而有法天性孝友大節磊落於書無所不讀少而有志當世欲大有所建立左滄胥先生奇其才選貢第四名入成均值明季天下多故考授縣令隱居弗仕著書自娛所著有樸園文集詩集讀史綮言昭明李杜四家詩選杜陵詩話魏氏家乘栢鄉縣誌四書目錄等書蓋才品卓

犖岸然自命以經世宰物任重致遠而風度所被足爲矩則識尤洞照月旦衡量無不符契遠近慕而謂之有似乎漢之郭林宗宋之陳同父賫志而沒未竟其施海内賢者莫不惜之公生於明萬曆癸巳年五月十六日戌時卒于清順治己丑年九月二十一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七元配張氏明邑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因建言贈太僕寺少卿恒華張公之孫女武進士官至驃騎將軍喻雅張公之長女高邑吏部尚書夢白趙忠毅公之外孫也寬和慈惠事公姑至孝相

夫子勤儉經營克殖家業通書識禮夙興夜寐撫敎子女有敬姜孟母之風待庶子如已出一生布素不尚華侈體恤僕婢人人爲之盡其心力淑德閫儀遠邇矜式咸以爲宜傳入列女焉生於明萬曆乙未年四月二十九日卯時卒於淸順治己丑年二月十九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五　皇淸順治戊子以子裔介封吏科右給事中再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又以子裔魯封奉政大夫江南淮安府同知再封階中大夫總理直省山東等處都轉運鹽使司兼理鹽法道運使加一級又以子裔介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母初封孺人再封夫人又封宜人封恭人封淑人累封至一品夫人長子裔魯官至山東鹽法道鹽運使次子裔介官至光祿大夫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一級三子裔訥官桃源縣知縣四子裔懋順治丁酉科舉人考中知縣五子裔侗四品官監生長孫勣康熙己酉科舉人考中知縣次鼎壬子年拔貢生次勴壬子科舉人次勷一品官廕生次男府學廩生次

嘉孚縣庠生次劬官監生次勉次劭次勘次勍次勤次荔曾孫庠生世履等幼者名不盡載其行實之詳別具墓誌本傳中順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葬於祖塋之次先是已塋封給諫碑而介旣爲大學士封三代乃更立豐碑以樹墓前時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十五日也

耿孝廉側室趙節婦碑文

孺人趙節婦者耿介峯先生之側室也先生諱後昭號介峯居城北之三里橋東中萬曆戊子科鄉試二十三名元配楊孺人卒無子遺女七人娶趙爲側室曩生男以續書香也不意公車之役鬱鬱不得志歸僅及里而沒臨終謂趙氏曰我苦志讀書幸叨鄉薦作孝廉十七年爲文每見稱於海內名家長者是可以告而不獲告命也今困於疾是必死我死則爾其改適焉勿悞爾芳年矣趙氏泫然而泣曰幸得託身君子雖弗遂白首之盟然寧敢移所天以爲泉下羞夫子其待我于他日也介峯先生頷之而目瞑是時趙氏始爲節婦蓋年甫十九云止生一女在襁褓中紅顏弱息煢煢靡倚嗚呼哀矣節婦則毀容易服長齋奉佛足不窺門紡績之聲每至午夜乳哺提攜女以成立每言及介峯先生當日事涕泗霑臆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明末戊寅辛巳歲大饑人相食而栢邑尤爲兵衝家計凋零薪爨不給節婦以女紅自課備極辛勤往來姻戚家言笑不苟代視子女推濕就乾

撫摩調理不啻己出而其律身端嚴始終不惰是以人皆愛而敬之守節六十八年歲當大清庚戌秋七月年八十七歲無疾而卒余友高邑李伯清其外孫也爲狀以示余曰此丈夫之所難者而孺人爲之古賢女之所難者而今人爲之先生其表而出之以風示巾幗余在長安時即聞節婦之守如是旣歎慕其賢及歸里每過圯橋顧瞻道左睠言闕德望廬而式焉又烏可以不文遂謝而使懿行不見於後世也乎乃爲文記其事而銘之嗚呼余文雖媿於黃絹幼婦之辭而節婦行潔志芳皭然涅而不滓者也後之觀者將與李太白溧陽貞女米元章高郵露筋之貞珉比類而並觀之乎

銘曰維竹與栢雪幹霜柯維金與石歷久不磨子孝臣忠砥柱江河婦志克協彤管宜歌栢舟自矢誓死靡他黃鵠比賦泣泗滂沱茹蘖逾甲飯日烟蘿允續列女琬琰光多雲掩衡門碑永槐波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四目錄

論

黃帝論
堯論
太公論
周公論
孟子論
留侯論
平原君論
漢趙苞論
田子泰論
趙子龍論
王導謝安論
王通論
唐太宗論
唐初諸大臣論
王珪魏徵論
五代史創業諸君論

治道論
舉業論
嚴子陵論
三國論
李淳風答太宗論
白樂天長恨歌論
陳白沙論
致知在格物論上
致知在格物論下
戰國諸子論
戰國四公子論
道不同不相爲謀論
明季利弊論
聖學以正心爲要論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四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論

黃帝論

伏羲神農去洪荒未遠其風樸畧至黃帝則已文明蓋天道變於上人事變於下聖人因而通之非有所强而爲之也窮而不變則不能通不通則不能久豈能宜民而合天聖人之神而化之聖人之神道設教也其時神農之後德衰諸侯互相侵伐軒轅修德治兵擒蚩尤於涿鹿諸侯咸推軒轅爲天子是亦征誅之漸矣然風氣日開嗜慾漸侈强凌弱大併小勢所必至其勢不得不至於用兵非聖人之得已也觀外史所記舉六相立史官制文字制陣法作器用作貨幣制作大備而制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制律以黃鍾宮聲爲十二律之本育蠶治絲以供衣服而民無皴瘃畫野分州創立井田而俗尙親睦此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夫子稱其垂衣裳而天下治誠見自開闢之後至此風氣大變帝能順天道以化民與伏羲神農同其功也既曰垂衣裳而天下治乃史謂其遷徙無常以師兵爲營衛恐亦後世好言兵者附會之說而或者謂黃帝問道於空同之山以求長生之術又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鼎成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又如陰符載天發殺機地發殺機人發殺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及古詩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等語皆附託於黃帝然而夫子未嘗言之夫莊子所載廣成子言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可以養一身而不可以養天下聖人不爲也陰謀詭計暗蓄殺機知道者所戒而况於聖人乎善乎司馬遷之言曰學者多言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百家之言襍而難信若遷者亦可謂卓然有見矣余固因聖人繫易之辭而備述之辨其僞以戒天下後世勿惑於方士之說入於陰刻之計妄引古之聖帝而遺之以不純不美之疵也

堯論

說者謂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觀司馬遷之言疑之也夫堯咨問若時登庸之人放齊首言胤子啓明蓋亦自古以天下傳子之故事非盡諛也堯以至公至明深知其子嚚訟不以一人病天下然後咨于四岳師錫有鰥歷試諸艱受終文祖二十八載乃受謳歌訟獄之歸其禪授天下若此之不易也許由何人而遽讓以天下讓天下何事而許由恥之逃隱皇甫謐高士傳云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披衣此四人者古不知其曾有與否耶卽如所云不過形如稿骸心若死灰巢鷦鷯之一枝飲偃鼠之滿腹以天下爲糠粃高岸深谷不求名譽者耳其道偏僻如春秋長沮桀溺之流世固不乏而豈足以爲堯之師哉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夫聖人以天爲師奉若天命不利天下而爲之亦豈敢委託尋常視天下若此之易也蓋皆老莊之徒希心冥漠遺棄世務矯飾僞託之說何足信哉何足信哉李太白恢譎之士不諳于典至若堯幽囚舜野死欲開天下後世疑誣之端可謂無知而謬妄者已

太公論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爲之定其謀猷立其規模而後從事是以禹征三苗尹伐有夏漢有三傑唐用房杜李靖等雖王霸不同其勲伐一也觀史記所載則伐紂之事太公之謀爲多而泰誓牧誓總衆庶與舟楫嚴步伐止齊之法率虎貔熊羆之士太公之於行軍戰陣固仁義而兼紀律者也其爲周室元功顧不偉哉然以文王之聖卽奉尚父爲師而武王從之受丹書之道敬勝義勝直接危微之傳此其於

先王之道講求之必非一日也乃世因太公之知兵一切陰謀詭計皆附會於太公又謂太公爲朝歌之逐夫譙周曰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夫太公歸周未幾而以女邑姜妻武王生成王誦則其室家素著刑于之化可知而豈有惡妻逐夫之事哉六韜所載多戰國權詐之言非盡太公本指也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西伯以養老致太公太公以大老歸西伯文王之服事殷武王之伐紂太公皆左右其間蓋識時順命之聖人也而豈陰謀詭計一切功利之徒所可及哉是不可以不辨

周公論

自古帝王經國致治之法至成周而大備然武王末受命未及有所布置制禮作樂太率皆周公之爲也觀多士多方無逸周官立政諸誥惻怛深厚規模弘遠而豳鴞東山大雅文王瓜瓞生民諸什比物連類曲體人情闡明至德千載而下令人讀之者猶感動興起不能已已而況親炙之者與周禮一書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斯紫陽謂其廣大精密不可謂無與於心性若乃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八

十四爻之繫辭擬形容而象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得羲文洗心退藏之傳此孔子所以嘆其爲才之美而一生汲汲皇皇欲行其道遵其禮見於夢寐不忘也攝政之事世儒或疑之謂周公位冢宰之位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然禮有踐祚之文則負扆而朝自是循諒闇聽於冢宰之禮而三叔遂借之以爲口實公孫碩膚破斧缺斨亦何損於聖人之德哉司馬遷解我之弗辟及居東先後與尚書諸儒所註微有不同要之鄭康成之說折衷爲得其中也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徐叛周公乃東伐之余反覆詳考知易書禮詩周公之作爲多其學一文王法天之學而仁智忠敬誠篤臣道於此而極治法心學亦於此而極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仲尼一道也知言哉

孟子論

吾讀孟子之書而知千聖相傳之學至是而有所會萃焉葢循蜚禪通以前固不可得而考已自伏羲以開天之聖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直剖混沌之祕而性學已露其端矣然而不言者易所謂默而成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逮伊耆氏爲君初不知其何所師授而以允執厥中一語傳之于舜舜復以十六字傳之于禹則心之精妙著矣而性之一字猶未顯也至湯而大闡厥宗乃明告于天下曰惟皇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之說昭然著矣然湯文闡之而不足桀紂亂之而有餘伊尹作伊訓箕子衍九疇呂望奉丹書周公作大誥諸聖人竭其心思不憚文辭之紛紛者無非爲此天命秉彝之理也春秋之時王迹既湮道德壞裂天乃誕生素王爲萬古照長夜以大學傳曾子孟軻氏獨得其傳所傳者何天命之謂性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是以一生言性善言仁義言人皆可以爲堯舜惓惓行道無一息不在民生雖以齊梁庸主依戀之不忍遽捨而知言養氣發前聖之所未發割烹自鬻之章雪古人不白之誣于千載之上彼楊墨之凶德告子之執拗淳于髡公都子萬章諸人之反覆詰難歷歷辨晰若鴻鐘之在懸大扣之則大應小扣之則小應如明鏡之在握媸對之而見媸妍對之而見妍初不費思索不事考証披郤導窾抗亢擣虛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自非天理精純之極何以有此雄辨快論哉或問于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我則曰孟子聖人也昔人謂孟子若遇莊子二人辨未知孰勝愚謂莊子幸而不遇孟子耳彼雖剽剝儒墨汪洋自恣然以孟子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固非詭遇之師所能與之角勝也自孟子之沒知孟子者莫若韓子謂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信哉其自序去聖未遠若聖最近葢將自負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而知之望天下後世之人衍仁義之義於無窮而後世之學者猶曰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于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無所見聞無所聞故曰無有乎

爾舉聖賢傳心要典入于異教而不自知也哀哉柰何不反而求其放心也

留侯論

漢留侯張子房義士也亦仁人也世皆以爲子房始終爲韓似矣夫東見滄海君得力士擊秦皇於博浪沙中此爲韓也說項羽立韓成爲韓後此爲韓也項王殺韓王成良復歸漢以圖羽此爲韓也若燒絕棧道朱子以爲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則已未必然蓋漢王之王蜀即有欲攻羽之心特以勢力不敵乃聽蕭何之言養民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張良自無不與其謀若燒絕棧道愚楚也豈絕漢哉若燒絕而不可復出漢王雖愚必不聽其計矣况良之歸韓亦漢王遣之蓋欲待還定三秦之日爲漢羽翼耳良欲輔成以助漢則有之謂成之孱弱遂足以定大計而王天下良不若是之昧也項王殺韓成如几上肉彼無智以自全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良始爲韓擊秦及立成而羽殺之則擊秦者不得不移而擊楚故黥布彭越之可使韓信之可屬大事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而項王已在良掌握中矣滅項王則良報韓之志已畢而輔漢之志方急故足可躡也盟可

背也楚梁之地可捐也關中可都也凡以爲漢王久安長治計耳及其功成身退託於神仙此明哲保身之智乃楊龜山以爲漢事得成吾責已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以遂其不欲事漢之心此殆不足以知子房蓋爲韓報讐者義也佐漢定天下者仁也三代而後若子房者其才智淵涵如神龍變化不可測議誠伊尹太公之流而豈僅進退從容而已哉若曰止於爲韓而已則當酈食其請立六國後之時漢王已稱善刻印韓亦在復立之列良何以借前箸而止其謀哉良之不復立六國後蓋以己心已盡大義已明天下蒼生久困不可以一國一己之私而有拂於天道人事自然之勢也豈非仁義兼盡者哉若區區復讐是不以康濟爲懷則豪俠之舉而已何足以爲子房

平原君論

戰國四公子信陵君固爲第一其次則莫若平原君蓋其知人之明雖不及信陵而虛懷下士有足多者如識毛遂於自薦而說楚以合從斬笑躄者之美人而輕色以重士其識趣固已不群矣至於邯鄲被圍辛垣衍說趙以帝秦圍城危急鮮不悚怵易慮而平原猶豫未之肯從雖魯仲連之說辭慷慨乎然非平原君有見於大義魯仲連之說亦未必行也由是觀之可不謂賢乎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余獨以爲不然上黨之于邯鄲僅隔一山建瓴之勢也秦得上黨視邯鄲囊中物耳其民既不樂屬秦而樂屬趙馮亭因民之欲而請之未爲邪說假令將廉頗詘趙括深溝高壘與白起相拒而出奇兵絶秦之餉道白起救死不暇烏能坑趙卒四十萬哉夫國之安危繫乎將將之決勝在乎謀趙之失計在以趙括易廉頗不在受上黨也太史公利令智昏之說豈足爲確論

哉故吾尚論平原君以爲後信陵而先孟嘗春申也

漢趙苞論（癸丑年春月作）

東漢趙苞之事世未有定論也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方正學則謂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鮮卑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于義者能之乃李卓吾藏書則又置趙苞於殺母逆賊之列是三說者將何從焉魏子曰徐庶之事與苞不同徐庶當曹劉分爭之際君臣之分未定而曹刼質庶母故庶不得不去且與昭烈有知心之雅其去也昭烈蓋許之矣今苞乃守土之官義當與城存亡若降賊則已爲不忠之臣矣不忠之臣卽不孝之子辱其家聲有忝祖父況漢法至嚴苞之宗族豈無伯叔兄弟連坐受累雖母子俱存何益且其母賢母也遙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見理亦甚分

明豈肯苟生哉由是言之苞以身降忠孝俱虧斷斷不可程子之論非也卓吾以苞爲殺母之賊則又太過苞於鋒刃交接之時倉卒無計葬母之後嘔血而死情甚可憐豈可以殺母律之哉惟方正學之論頗爲合宜但當日苞曾否以賂求鮮卑或鮮卑必欲得城不但欲得賂史臣皆未詳載而以義權之則正學之說爲不悖於理而可行也綱目書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發明曰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

示訓也嗚呼微矣觀紫陽之書法則於趙苞之事非深許之而亦未嘗深罪之後世尙論者當憐苞所遇之窮而其心則無他庶乎其爲定論余恐守土者降人而罹于重法有虧忠孝趙苞以義士而蒙惡聲也故不可以不辯

田子春論

韓昌黎祭田橫云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夫田橫齊之壯士耳義不臣於漢高其客五百人皆死於海島慷慨同心固世之所稀有宜昌黎灑涕墓下也若漢末之田疇者余讀其傳掩卷太息徘徊不能去竊以爲世之所稀殆有過於田橫者矣原其奉命長安間關出塞得報馳還虞已被害謁墓哭泣陳發表章逃遁窮山遠邇翕附與其宗族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復怨雪恥之志昭若日星

矣其後曹操北征烏桓用疇之策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遂登白狼破蹋頓操欲加以封爵疇義不肯受復令夏侯惇就宿寓意答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錄哉千載而下蓋鮮有知其心者余讀陶淵明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亦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淵明

之悦慕於疇如此亦必有其故矣世或以爲疇不受侯封爲狷介小節余則謂操之所爲疇必有所不足于中者故欲刎到自明以遂己志假令操破烏桓而表劉虞之忠節以正公孫瓚之罪則知己之感豈不重于侯封乎嗚呼此則余之歔欷洒泣不禁百世而相感者也

趙子龍論

論曰昭烈崛起涿鹿提一旅之師崎嶇於曹孟德袁本初劉景升呂奉先之閒卒能三分鼎足剏業西南文武佐命自以諸葛關張爲先然吾觀趙順平大節磊磊非特名將誠可謂古之大臣也當陽長阪之役非順平則阿斗母子不免於厄北山之戰非順平則不能有漢中故昭烈稱之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余謂膽者忠義之聚也非忠義發於性生烏有如是之膽哉而其不欲居城都田宅引霍去病之言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故土乃其宜耳又其諫先主東伐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謂宜早圖關中因河渭上流以討兇逆其識尤偉惜先主違諫自用以致敗衂王業中頹良可嘆也倘用順平之言舍孫權而取關中秦隴響應漢室可興矣蓋先主生平頗有知人之明而用兵之識暗於時勢權謀故其自將也往往致敗而順平之將畧亦未竟其所長然先主能知順平於微賤以是終身感契得自奮發史冊功績焜燿

古今陳壽以爲灌滕之徒果其儔乎

王導謝安論

晉之南遷論賢相者必曰王謝吾則以爲王導之不及謝安甚明蓋不特功業不及而其心術亦大相懸絕也昔者元帝渡江庶事草創人心未輯王氏以中朝舊族人望所屬且兵權在握勢據上流於是以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是則晉之將相導兄弟二人爲之權重極矣時人所以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謠也及敦之反叛乃因元帝引用刁劉非有他故伯仁之死假手于賊雖良心所發涕泗交流然行胷臆而報恩怨所誤者國事非但負良友於幽冥也幸敦死得成其功假若王敦篡晉焉知導不受封南面而王乎蘇峻之變束手無策登床衛帝亦差強人意耳石頭取節見笑於陶侃導亦顏之厚矣史謂其簡素寡慾善因事就功而其滅敦之功不足掩其阿敦之罪也若謝安蒼生雅望久著東山桓溫不臣談笑而道遂寢移祚之謀違衆舉親竟成淝水之績使非安也則投鞭斷流麋鹿遊於昭陽之殿矣豈復有江左風流六代繁華哉由是觀之文靖之功

固十倍於文獻而心術光明磊落沖虛淡泊更無一毫渣滓之未化王尊之不及甚遠非可以伯仲而論也

王通論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子以仁義持世闢楊墨息異端嗣後董仲舒以儒術答策斥百家尊孔氏兩漢四百餘年國不異教家不殊俗庶幾乎三代之世也自曹孟德以奸雄之姿懷攘竊之謀矜其才智抒爲文藻子桓陳思皆稍有情致於是飛蓋西園馳聲鄴下芙蓉池上之篇美人白馬之什莫不麗句泉湧彩辭玉屑然皆華而不實雕而不樸流於哀怨習爲綺靡崇尚老莊馴致南渡清談滿座揮麈接席其所謂文者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不過風雲月露之形如李諤上隋祖之書見其槩矣即求一近道之言不可得而況於知道之人哉文中子生於隋季講學河汾之上一時魁碩之士如薛收董常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魏徵溫彥博杜淹之流莫不執經問業成就其材以佐有唐之治此豈可強爲引重而盡無其實者哉至於元經續詩續書蓋亦其祖父皇極讜義時變論大政論之屬因而命其門人成之是以未合於仲尼删述之大經大法而考亭有吳楚

偕王之論也然其人之風致旣高而議論多有作者溫公傳中所載不必論矣如所謂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如所謂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如所謂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靜以思道一以貫之嘉言固不勝數然其間駁襍之語亦不可勝數如謂陳思王達理以天下讓謂漢文帝廢肉刑

害於義而其尤不可解者以釋迦爲聖人不能不起後世之疑然以文中子好學深思其擬託六經固不能無過亦何至假借商頌寬假老釋顯然謂晉梁之亂非其罪者哉意必其子福郊福畤之徒惑於異端借大儒之書爲之寬其途轍耶此考亭所以深惜之而余亦重有意乎其人論列而並著之瑕瑜各不相掩庶乎後之君子志學適道者斷不可忝以二三之見襍以私欲之明以自流於僣僞虛浮而天下後世未嘗無知言之君子其耳目何可盡掩也

唐太宗論（癸丑年春月作）

天下之綱常何在乎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若唐太宗六月四日之事君臣父子兄弟之義尚可問乎後世徒以太宗爲君貞觀之政尚有可述而欲寬之雖然亦烏得而寬之也或曰建成世民在唐高祖當日處之甚難欲奪嫡則建成長子也欲傳位建成則秦王之功甚大建成與世民又無太伯子臧之節其勢必至于相讐相爭而後已爲高祖者將奈何余以爲立建成而封秦王于外此正義也雖然封秦王于關東建成卽位秦王能爲之下乎如是而國之亂在

後日但君臣之分一定秦王何能爲今旣不出秦王于外兄弟並在禁衛是以有六月四日之事殺兄之後幾有弒父之萌乃臣子大惡天下大變也尚何國家之爲哉故爲高祖者立建成爲太子卽應封世民元吉于吳楚之間卽位之後必不敢萌窺伺之志可以保全其王位而福蔭及于後裔卽使爲漢吳楚之事若有周亞夫其人者可以坐而定之不知出此使世民手刃同氣爲萬世指摘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淸夜以思其何以自安也世民旣殺建成元吉而又戮其子其可謂忍心害理而大不仁者矣或曰世民之功旣大而建成元吉必不相容故世民不得不出於此余曰天下事斷之以義不當論功凡功蓋天地皆臣子職分之所當爲昔者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未聞有覬覦爲王之心而凡爲周公之偏裨卒伍者亦未有如尉遲房杜之謀也世民功雖大不當立建成雖才具庸常太子之分已定君父之命已成焉有不稟命而殺太子殺其胞兄者哉考之通鑑元吉勸建成卽殺秦王而建成不從是建成猶知有父未忍殺世民也世民獨何心哉故爲秦王者寧作咸陽一布衣而兄必不可殺父必不可追脅而禪此天理人情之至天下萬世不易之公論也厥後武氏之慘殺唐子孫殆盡而太宗之子孫爲帝者多不克令終則六月四日之事之報也爲天下者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其勿輕生不仁之心哉

唐初諸大臣論

嗚呼人臣委身事主雖曰建功立業然苟非以德爲本卽彪炳一時未有能久食其報者也昔者五羖大夫相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仁德廣被及其歿也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商君天資刻薄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卒以車裂由是觀之人君仁暴關其國之興廢大臣仁暴關其家之盛衰也豈不信哉唐初知名之臣不可勝數然言賢相則必曰房杜言將畧則必曰英衛言犯顏敢諫則必曰王魏余獨怪房杜子孫後皆蕩廢而世勣之孫敬業雖以義兵爲名竟俱誅死獨鄭公子孫多有賢者至其五世孫謩復相宣宗衛公之後亦尚有人未嘗不詫其慶殃之不同也及細觀唐書乃知六月四日之事房杜之謀爲多旣殺建成元吉乃並誅其數子爾時房杜不盡忠言以止之厥罪何辭哉李世勣將畧雖優武氏之立一言喪邦初不過從保全身家起見而其孫敬業反以此夷滅天道好還良不誣也衛公不預玄武門之事其識最高鄭公勸太宗以仁義安天下宜其福澤綿遠也

房杜相業雖賢以人品心術較之難與鄭衛二公同日而論矣然後知人臣當國家艱難之時必以德佐主乃爲長久之計若取快抒憤于一時其出爾反爾斷斷乎其不爽也存心設慮蓋可忽乎哉

王珪魏徵論（癸丑年夏月作）

王珪魏徵之事世多議之而程正叔之論尤嚴正叔語司馬君實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與徵何異正叔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蓋程子之言如此余嘗詳考子糾之事論語子路子貢皆言公子糾非但稱糾也再考司馬遷史記則曰襄公醉殺魯桓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及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遺魯書曰

子糾兄弟弗忍誅詳史記之文則子糾乃桓公之兄矣再查左傳杜預註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蓋預本司馬遷史記而註之也程子乃謂小白長而子糾少豈未考史記與杜預之註耶至胡傳所註大畧本之程子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一子字固不必深辯至引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此殊不足爲據漢晉去春秋未遠其考証必詳豈有舍司馬遷杜預而反以泛引之文爲據耶余謂王珪

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管仲之不死未必是夫子弟以其功而大之其曰匹夫匹婦之諒非指召忽也建成爲兄爲太子見殺於弟王珪魏徵從而事之於義安在以此責之自當有愧於心但紫陽綱目書法亦不深責之者正以徵之功德可比管仲糾未正其爲世子建成雖爲太子上有唐高祖則亦未正乎其爲君也此與反面事讐者微有不同故應在末減之列耳功過旣不相掩而功又大於過此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也善乎尹起莘之言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又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宮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豈私於珪徵之言哉蓋其晰義至精爲天下後世慮深遠耳故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唐宗皆未合乎義也然責以必死如君臣之分則其理固有不同者矣余故曰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而不在子糾小白兄弟之稱也假令仲無匡合之功

徵無仁義之效謂二子當在召忽之上其誰信之若子糾建成旣已爲君而管仲魏徵背之雖有匡合之功仁義之效則馮道范質之流當爲君子之所羞稱也余故詳辨之以俟有道者論定焉

五代史剏業諸君論

五代剏始之君曰朱溫曰李存勗曰石敬塘曰劉智遠曰郭威此所謂梁唐晉漢周也五代史資治通鑑及朱子綱目所載是非已大較矣余謂此數人者皆不足以爲君而有簒逆僭竊之罪者也朱溫從黃巢爲賊事窮歸順託崔胤爲腹心弄張濬于股掌兵圍鳳翔刼遷天子假手弑叔琮朱有貞以成弑君之禍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彼清流白馬弑戮士夫之惡又其餘矣李存勗雖非唐室之純臣然以復讐討

賊爲名請矢王廟負以前驅自鄆入汴翦滅僞梁以雪有唐三百年亡國之恨不負三垂崗奇兒之稱惜其驕溢自矜不立唐後信用伶人中官戕害忠臣大將魏州之變趙在禮亂兵喧豗反戈相向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死於郭友謙之亂葬以樂器所謂取天下於十指者竟安在也李嗣源負心背義公然反叛無足論矣石敬塘踵之遂召契丹賂以山後十六州乃以兒皇帝自居身死未幾景延廣橫挑釁隙杜重威以十萬之衆捲甲投降張彥澤先入汴州而出

帝遂遷黃沙白草得一著飯地竟何益乎劉智遠才識愈覺庸下擁兵不動甘受木枴伺隙乘便掩有洛汴所任用者如史弘肇楊邠王章皆牧豎小人父子踐祚四年而亡自古未有失國如斯之速者也此與天之曆數何涉哉郭威以堯山老革遂作花項天子與李嗣源石敬塘同一罪人而付托世宗可謂賢嗣顯德之政幾致一統則亦天之不忍忘情斯民而非威積功累仁有以致之吾故曰此數人者皆不足以爲君而有簒逆僭竊之罪者也雖然彼既已居大寶

受萬國之玉帛矣豈可謂之非君乎余曰稱之爲君者以其有爲之之名也不予其爲君者以其無爲之之實也若但以強弱大小而論則西南諸國蓋亦嘗稱帝矣即可謂眞天子乎彼劉漢之僻居閩粵猶以中原爲洛州刺史安在其爲天子耶五代之開置君如奕碁其委贄而爲臣者如萍梗而九州四海之民視其君如旅客之於傳舍而無所繫屬也然則朱溫五七人其與李茂貞王建楊行密錢鏐之徒又何以異嗚呼天降下民作之君斯君也天既不作之君矣

自作之君天不予之史臣安得而與之

治道論

衣食者生民之要務禮樂者維世之大防古之帝王所以治天下者不過此二端所謂富而教之也至於刑罰廼不得已而用之耳然裕民之衣食要在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孟子二語盡之矣至於禮樂人皆不知其本往往求之於登降周旋音節聲容之際何其謬也不知倫常之外別無禮樂但使五倫各得其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截然有分以相接肫然有情以相通此所謂禮也由是祀郊廟和神人祭先師飲酒禮重婚娶別祭葬禁倡優之淫哇絕浮屠之荒謬民各甘其食安其居上下貴賤各有品則親戚朋友互相往來風俗淳厚寇盗不作則王道之大端已備於此矣雖唐虞之世百姓恊和時雍風動可漸致之如謂舍此而別有治世之道或尚刑名或崇異端或好土木或興邊功或嬖女色或事遊獵有一於此未有不亡豈但無益於治也嗚呼治道之要具於尚書以心法出為治法而通鑑綱目善惡具載人君欲治天下國家者在知人安民以一敬

爲萬事之根本而已矣

舉業論

舉業者朝廷取士之法也有四書藝有經藝有論表判策理義何一不備其中世務何一不備其中若四書經藝通於聖賢之理義論表判策中於世務之規繩豈得不謂之佳士可以臨民可以事上可以爲臺諫可以侍講讀即公卿宰輔由此其基之矣故自有科目以來得人之盛未易更僕數在父師宜有義方之訓養之於蒙窮理致知博通今古而儲之爲有用之材在子弟宜有潛心之功修之於閤專心致志研

究經史而發之無不足之慮如是而應有司之号旌斐然成章自然薦拔入格曰孝廉曰進士皆古所謂至美之名而今人所禱祀而求也既已得志爲忠爲孝爲廉爲節飾事父母俯育妻子加惠三黨施恩閭里何爲而不可今之高才者往往忽視舉業比之敲門瓦厭爲兎園册而不肯精細用力但泛濫求之詩文不知舉業之道細詩文之學粗以作舉業之心學詩文未有不工者若但留意於詩文而不用力於舉業則粗疏支離雖勉強終場而不能入彀日後一日

年復一年及其老而悔之已無及矣或不得已而作卑官作幕客舉少年骯髒奔放豪上奇瑰之氣銷磨殆盡雖以杜子美之賢而悲辛於殘杯冷炙之間富兒肥馬之後良可嘆也又夫出世父母妻子倚賴匪輕奈何不能出人一頭地而藜藿其食鶉結其衣乃致怨於室人之交謫哉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愼也吾故婆心言之洒涕書之以告天下之才士志士勿甘心驕語於一時而自誤其終身焉耳

嚴子陵論

箕山潁水世傳其節而不見於孔子之論述若史傳所載嚴子陵以光武故人辭召不屈卒釣嚴瀨名高千古其曠代之眞隱避世之奇士乎余曰否否子陵用世之士非避世之士也於何知之於其答侯霸之言知之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於光光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是子陵欲以仁義濟世已微露其端矣霸得書奏之帝帝不深維其旨以爲狂奴故態雖車駕幸館撫腹談笑升輿嘆息相對累日於以論道故舊則可耳非子陵受聘之初志也帝之言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子陵張目熟視曰士固有志何至相迫自其言觀之若志在掛瓢洗耳矣寧知光之羊裘釣澤以呂望自居也三反後至以伊尹自待也伊呂自待當以伊呂處之光之志斯得行矣奈何以諫議大夫相吏欲與周黨王良同其禮遇不亦薄待子陵之甚耶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光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意其貧賤之時交稱爾汝諄諄仁義之言必

大有所開發於帝今茲之來將以丹書敬勝敷陳使斯世登於三代也而帝身居至尊有其一以慢其二不復求益此子陵之足所以直加於帝腹欲悟帝而帝終不悟也可勝惜哉古之聖賢論道德不論勢位故上下相得而益彰子陵以文王成湯待光武而光武之待子陵乃不如桓公之於管仲富春之耕桐廬之釣悠悠千載此志竟誰識之或曰光武不任三公而任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嘿嘿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豈能堪此與其用而有疎薄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子陵誠爲知幾范文正公作祠堂記曰微先生不能成帝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是二者之論皆近之矣而未足以盡先生之志也若夫庸流俗子艷稱夫客星帝座之説此又瞽史之見何足論

三國論

或問於余曰三國之劉孫曹孰可以取天下者余曰取天下以德與才若三子者皆非其人也昔高祖光武起於匹夫奮三尺之劍誅秦戮項梟尋滅莽雲合響應其機捷於桴鼓然皆以仁義爲心不殺爲尚又當呂政王莽殘暴之餘而能驅策英雄動中肯綮是以算無遺策功流奕世今三國之時天下則漢獻之天下也劉孫曹三人者爲漢室之臣子則宜竭忠盡力死生以之掃清賊孽復於舊都顯膺封爵永誓河山乃臣子之大分也夫何操之奉迎挾天子以令諸侯爲問鼎請隧之謀即東西征伐芟除大難皆假王室之名號以遂其私而快其憤非有興復漢室之心也假若操居心篤棐無戕殺孔融董承之事無賊弑皇后貴妃之惡鞠躬盡瘁夙夜匪懈其子丕化之世濟忠貞烏知天命不佑之乎乃如鬼如蜮曰天命在我吾其爲周文王操爲此言其亦蒙面喪心不知愧恥不特不可欺天下後世之人即其附和之黨亦聞之而竊笑也孫權席父兄之勢虎踞江左未爲戎首

固非曹氏之比然以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未嘗顯暴曹氏之惡如孔璋之檄聲罪致討但聞信使往來一則上書請正大號再則上書稱臣請封彼其意若曰蜀急則依魏魏急則依蜀權變隨時合於縱橫聊以固吾圉爾不知爲牛後而不爲雞口奉表納貢屈辱已甚宴安酖毒兵甲朽鈍不敢北向一矢相加遺吾恐諸葛武侯之巾幗不符宜遺司馬仲達而先應遺之孫權也況白衣搖櫓潛遂詐譎於和好之時爲掩襲之計明明以威震華夏谷南北通謀忌漢事之

將成爲賊羽翼罪可勝誅哉州吁弒君宋魯諸國伐鄭公子翬固欲出兵春秋深惡之以誅夫與亂賊爲黨者也孫權之惡何以異是吾獨怪昭烈當劉表之沒不取荆州而徇匹夫之讓關壯繆孤軍深入未有繼起之師夷陵連營舉國知其不可而剛愎自用同姓爲婚不顧辰嬴之醜而大倫有乖生平周旋於鄭康成之門講學者固如是乎故曰三子皆非取天下之人也雖然曹與孫其才與德既無足取矣昭烈仗義討賊屢經挫衄志氣不衰卒以鬱鬱而死才雖不足其義則正矣是以君子取之以續漢統

李淳風答太宗論

武氏之亂唐也見於秘記所傳有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於是秘問太史令李淳風淳風對曰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今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上乃止後其言果驗世莫不神淳風之數以爲天運已定柰獨以爲淳風之數則精矣淳風之所以對太宗者未善也夫武氏之亂唐也誠天數爲之然天果何惡於唐而生此妖孽以亂之哉太宗以文武兼資之主開創而有天下其殺建成元吉也戕手足以爭大寶已爲忍心害理至於取巢剌王之妃而漁其色其家法已大壞矣彼武氏者生禀狐媚之姿而負梟雄之性身爲才人親見太宗之行已有鶉鵲之思其後勉强爲尼適高宗入寺故有意炫美於前高宗習於太宗所爲而效尤之遂不惜以社稷殉一奸嫗是則武氏之禍實由太宗釀成之也使太宗問淳風之時淳風正辭以對曰天數固有然人事足以轉之誠能法關雎之德正刑于之化使後宮勿以冶容見寵而昔所爲亂倫之事不憚更絃易轍以圖之則高宗他日嗣位必將兢兢於有家之閒不至瀆亂於先帝之下陳武氏性雖陰狠亦無由燕啄皇孫而能篡帝后矣縱使得志其禍亦未必若彼之烈也柰何對不及此徒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使太宗聽其恣肆以爲此數之無可柰何獨不見太戊修先王之政而祥桑枯死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內反諸己以思王道而重譯來朝乎夫所貴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謂善必先知其福不善必先知其禍善不善之閒轉移甚微而非如推測之家拘拘於一定而不可易也唐德宗語李泌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盧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觀鄴侯此論可謂深於天人之際然則武氏亂唐雖曰運數獨不可修德修禮以挽之乎如謂修德修禮亦不

可挽是褒姒妲己應作於盛德之時而飛燕玉環可惑夫清明之主也豈其然哉吾故曰淳風之數則精矣淳風之所以對太宗者未善也

白樂天長恨歌論

余讀白樂天長恨歌而不能無疑也妃子以傾國之色專寵金屋養成漁陽之亂以致鼙鼓動地城闕烟生翠華西幸六軍不發蛾眉死於馬前花鈿委於陌上明皇於此其有悔心之萌矣故杜子美詩稱之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以見肅宗之所以能中興者由於明皇割衽席之愛以援六軍之心天下聞之皆知其有遷善改過之思也至於龍馭既廻春風桃李秋雨梧桐復動其鴛鴦翡翠之夢是以臨邛道士乘閒而入之排空馭氣得之海上仙山寄鈿釵以盟心憶七日之私語此術士幻化之所爲明皇墮其中而不覺也夫以妃子之狐媚誤人家國使其死而有知亦不過爲麗色之鬼耳豈得復處於金闕玉扃之間哉然則七日之語何以知之金鈿之寄胡爲乎來曰此術之易曉者耳凡物之精魅者尚能知人已往之事豈鴻都羽客而不解此耶余深怪明皇之既悟而復迷樂天又著爲歌詞以艷其事恐後之人君陷溺於中甘心尤物而煽處者且妄覬於死後之餘榮

也則所云室亂階者恐反爲亂階矣故詩人之義必
當以子美爲正

致知在格物論上

知爲德啓明之端物乃知自涵之理太學以此爲入道之首務所以示天下以至善之則由此而求之則自正心誠意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有毫釐之非失此而求之則自正心誠意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有毫釐之是是非之間道之幾也故君子必察焉致知在格物此何解哉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

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說也人嘗疑之以爲天下之物如此其賾也而吾紛紛焉日求所以格之則亦不勝其勞矣烏乎知而不知朱子之言求至乎其極因非紛紛焉騖之於外也蓋知非他卽心之靈也物非他卽心之理也致知而遺物以爲知則流於空虛而無實致知而逐衆物以爲知則又近於玩物喪志格者格其一物之不離衆物也格其物物之合爲一物也格其一物之不離

衆物則吾心之理豈能遺乎天下格其物物之合爲一物則天下之物豈能越於吾心前序知止能得之後不云物有本末乎人皆知言本而不知明德之爲本人皆知言末而不知新民之爲末人皆知言本末而不知本末合而爲物格者格此而已豈有他哉然所謂求至乎其極極者何也曰即所謂至善也物無不善格者至於至善故在止於至善其功尤在于格物不知至善何以止至善

致知在格物論下

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啓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紜於百家爲惝怳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常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與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海有聖人焉此物

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烏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自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子輿之格物也物卽是知格卽

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自以爲知之眞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

戰國諸子論

或問於魏子曰戰國諸子如公孫衍張儀虞卿陳軫樂毅魯仲連范雎蔡澤之流其才智辯給皆横絶一世載在史册者班班可觀果孰爲優劣耶余應之曰首推望諸君樂毅觀其紀律之師慷慨之氣奏對淳厚怨而不流於懟進退禮讓智而不涉於禍居敵竟不擾寧從容以待服而不忍殺傷民命辭王位弗居甘草澤以終老而不忍攻伐故國誠天下奇才當世所無此諸葛武侯所以遜心而夏侯太初亦稱其爲

王者之師也世徒以成敗論英雄遂樂毅之行事與武侯豈相遠乎後世比武侯於伊尹太公望乃等毅於戰國之士殆不足以知毅也若其次則魯仲連排難解紛視富貴如脫屣雖辛垣衍庸人亦知爲天下士使其得志其布置方畧豈在望諸君下然齊趙諸國皆不能用之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亦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子順則誠知仲連者意其所學必得聖門春秋之意而非泛泛於功利譎詐之習者矣公孫衍張儀以順爲正

妾婦之道孟子論之已詳虞卿著書自見然棄相位而從故友其見狹陳軫善說然局隘惟蘇季子合六國以擯秦雖爲張儀所解散散而復合合而復散六國賴其餘論支持歲月數十年孟子言公孫衍張儀而不及秦豈尚有所取與然行止不端變詐傾危遊於燕齊之閒汨利而死君子是以羞稱之也

戰國四公子論

古帝王盛時所以養士之典甚備故國有學州有校黨有庠術有序敎之以窮理盡性脩已治人之道是以三年小成九年大成其畿甸之士天子自用之而列國之諸侯亦莫不貢士於天子天子以此爲賞罰進退法至善也其時之號爲士者亦豈有奔走四方遊說列國之事哉自春秋戰國以來養士之法壞而魁頎奇偉星聯河日之士乃躡蹻擔簦抵掌於華屋文石之閒或片言致富貴立談取卿相者有之若四公子之徒養士各二三千人計其飲食衣服廬舍芻秣之資日費千金卽有湯沐封邑食有魚出有車又焉能人人遍給也噫剝民膏脂以養虛名無益之人蓋有之矣楊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司馬溫公通鑑載雄此言不爲無見愚則以爲四公子之人品不同心術各異而忠邪功罪亦自瞭然未可以一言槩毀之也孟嘗君門下鷄鳴狗盜僅脫函關之難王安石之論得矣其與閔王有隙坐視齊國淪亡而不之卹

始不仁之人也覆滅良宜春申君始與太子同質於秦畫策歸楚以身待命何其忠也其後聽李園奸謀效呂不韋穿窬盜國殺身爲世姍笑又何疑也平原君寛厚明敏愛人下士邯鄲之圍微公子則趙亡不待王遷殺李牧之日矣司馬遷以平原君受上黨之地利令智昏此亦成敗論人耳使趙受上黨而以廉頗守之雖十白起何能爲若信陵君鋭意合從惓念宗國走王齕於邯鄲敗蒙驁於河外強秦震動六國吐氣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公子者也使魏王用之則魏日以霸秦日以削何至社稷爲墟哉乃聽秦反開疑之不用公子不忍坐視淪亡酒色自娛而死亦可悲已今讀其上魏王書猶令人慷慨泣下漢高祖過大梁每令人奉祀不絶此誠百代殊絶人物可謂知人能得士而豈孟嘗春申平原之可擬哉楊子雲曲士也槩曰姦臣竊命司馬溫公不察而取其說是使安國輔世之奇英埋沒于腐儒三寸之舌也何以爲千古定論哉余故不可不別其是非以見公子之賢與春申孟嘗平原三子者未可同日而語焉

道不同不相爲謀論

欲定萬世相傳之道統當絕異端相似之議論而後人極立而禍害消蓋世之所以維教者道道之所以權衡者謀謀之而臧吾道有干城之藉而斯世斯人俱得與於皇極之休謀之而不臧吾道有榛蕪之擢而斯世斯人俱將淪於聾瞶之域所以古之君子兢兢業業守其大中至正之矩而不敢流於放辟邪侈之端誠愼之於其所向也夫子之言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思深哉自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河圖洛書現其靈光於龜蓍矣道之至理發於聖而易書詩禮得其奥窔於文字矣聖人有其聰睿夫婦亦有其知能賢智穿鑿而不能出其範圍愚不肖蠢蒙而亦時窺其涯涘又安有所謂不同於其間哉然而道無不同道之所以不同則以謀之者爲之也謀之不同而道似乎有異然而道之所以同者自在則又不可因所謀之不同而紛之也今夫道率性而是爾不遠人而止爾乃若不同者其謀則有異厭至理之平常而甘心於隱怪也忽卑邇之淺易而馳念於高遠也於是乎

謀與道岐也而有其一端謀岐之中又相岐也有其一端而又不止於一端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所差者心術念慮之閒而關綱常名教之大所爭者幾微毫釐之中而係世道治亂之本君子於此有拒之而已矣闢之而已矣辨之而已矣若與之謀是無異認賊爲子而亂其支本也引寇入室而發其囊篋也其不爲世道之害幾何哉雖然謀之爲言商確未定之辭是非未明也得失未判也我不操之戈豈遽增其燄我不遏其流

豈遽益之波而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從來徇私逐妄之流固足以蕩秉禮守義之坊表而依違兩可之徒尤足以破大中至正之籓籬勿論叛道者不應與謀即此調停於道與非道之間而欲混不同以爲同者又是與於叛道之甚者也可不愼哉他日夫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鄉愿德之賊其說愈明而子輿氏闡發不遺餘力其旨良本於此

明季利弊論

治天下之道固亦多端大要在於定經制正人心厚風俗而已然經制之要莫先於取民有制取民之制在審天下各郡縣地土之厚薄而定其高下收穫之多寡而權其重輕尺丈之大小而審其規則如南方多種稻而稻地有厚薄之不同北方多種麥穀而麥穀地亦有厚薄之不同收穫多寡有大相懸絕者尺丈小大亦有迥然不同者倘不詳加察覈而定之生民之苦何由蘇乎戶分九則明之制也自明之末季

而已不可行矣又況於今日乎種馬之弊起於永樂之時散馬種於民間而歲收其駒名曰俵馬大爲河北山東諸省之害民之傾家產鬻妻子者不可勝計至我　大淸而革俵馬如解百姓之倒懸然馬既去矣每縣折銀至二千餘兩此古所未有也明季驛遞之馬令民間喂養又每驛設驢其喂養馬驢者謂之馬頭驢頭而以驛丞司之顧覓人夫則有遞運所司之凡衝途州縣則令偏僻州縣幫貼然民間賠累至極至我　大淸而令官養官應其收買草豆不無派

之民閒短予價值之獎然百姓甘心而無怨蓋利其大矣而小小有獘不足計也又如天下衛所乃明朝蓄兵養馬武備軍政也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其衛所官長皆以指揮使千百戶爲之而統於京師之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同知僉事皆以公侯伯爲之如有征討則設掛印總兵用文臣叅贊調取各衛兵馬事平各歸本衛所法至善也迨其後天下多事乃以衛所之軍爲不足用而召募民閒之驍悍者以爲兵此輩多四方無籍之徒主將得人養之厚而馭之嚴

亦能有功否則鼓噪逃竄去而爲盜明之流賊雖起於饑民實由此輩竄入其中爲之雄長往往有弓馬技藝精熟過人者李自誠張獻忠皆逃兵中渠魁故官兵遇之而潰如饑民烏合雖百萬亦不能戰也葛榮之寇敗於滏口竇建德之衆敗於虎牢皆烏合也安史之不易平者正以其徒皆邊陲勁旅耳此數端者或用舊法而獘或變舊法而敗是以爲天下者在乎斟酌時事變而通之以盡其利勿拘拘於膠柱鼓瑟之見斯可以矯偏救獘而不至於國事民生之大

壞也可不審哉可不慎哉

聖學以正心爲要論（順治戊子山西程）

人君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則必先端其本以定其所嚮而後可得其樞紐之所存蓋聖人之治聖人之學爲之聖人之學聖人之心爲之也今夫衡平則輕重不易鑒空則妍媸不爽而況人主之心靜乎天地之大覽萬物之衡也故心得其正則天下萬事萬物無有不得其正者矣心不得其正則天下萬事萬物終無有得其正者矣世之人主亦嘗留心稽古鋭意典籍矣而德遜緝熙道遠隆古則亦未挈其要焉吉哉胡氏之言曰聖學以正心爲要此可謂得學之本矣請得而申論之今夫四海封域至廣也五方嗜好至紛也古今治亂之故人才邪正之關羣黎安危之機至難洞晰也非通之以人主之學則眩瞀迷惑倀倀乎其何之然所謂學者第左經右史以資探討朝墳暮典以供涉獵乎矜一字之奇爭一韻之巧馳騁於風雲月露之形狀乎抑以是而已也彼工秋風白雲之詞者何以有多欲之譏妙瀛洲學士之選者何以有雜濤之慚甚則宮人學士馬上清夜無解江都

之危望仙結綺玉樹臨春何救胥井之難則論聖學之要者洵非歸之正心不可雖然正心亦難言矣心馳於聲色燕歌趙舞粉黛靡曼以傾城而蠱處心馳於貨利鉅橋鹿臺瓊林大盈乃多藏而厚亡心馳於宮室阿房建章千門萬戶土木築黔首之愁心馳於征伐樓船昆明置郡蒼海戍役動深閨之怨若乃望蓬萊而思羨門之屬入同泰而身浮屠之教莫不貽笑一時垂戒後世豈非一念之不正故其所學爲無用之學哉雖然學之要在正心矣而心之所以正者非學不爲功焉古者圖象已出制尙繁多諸神聖皆知丘索之爲虛文往往舍其象器以求於面對曰授之際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其後帝無常師呂望以先朝之老北面而授黃顓之道曰敬勝義勝二者而已今人主誠能廣稽古憲考典謨之正訓披聖喆之心傳得其惟精惟一克己復禮者而從事焉則五帝不足六而三王不足四也一念之發內自省察曰此其爲天理乎人欲乎果天理也作聖者由於斯吾存之擴之果人欲也作狂者由於斯吾懲

之窒之此心既正則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宮壼有關雎之德小星順貫魚之序家之正也貴賤謹戴盈之戒貂璫無威福之竊左右之正也公孤寅清而論道六卿率屬而分職而慶賞刑威無不得其正矣操之不過一掬而施之盈於六合謹之不過一時而沛之達於萬世古聖人所謂修己治人之學者豈有外於此哉是以謂之要也蓋常觀於儒者之學矣儒者窮年咿唔窺瑯環之秘發汲冢

之藏天地古今莫殫其蘊鳥獸禽魚亦晰其義可謂廣且博矣而博歸於約必以禮爲内心焉誠崇先聖之規模不敝其神於無用也況天子之學豈在乎縱横藝圃馳騁瑤林多聞強記以矜博物之名乎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一正君而國定正其心之謂也夫正者無偏無倚之謂蓋不待已發而後制之也古聖之相授學也以中中則無不正矣主敬者誠正心之第一義也故曰愼獨可以行王道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翰林舘課

古之帝王承天子民未嘗任其智術詐力以馭天下也唐虞授受之際言精言一然後命岳命官平章協和禹湯文武之王皆以一中心法口授耳傳或以疇範或以懋昭或以緝熙敬勝故能秩舉百度陶範萬物以成忠質文三統之化然則先王經世之大法其即先王經世之心法乎先王慮後世怠棄天常流禍生民故殫精研思多爲之所以布之於方策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乃數傳迄後寖以陵夷昔孔子嘆周

道衰於幽厲而漢儒董仲舒亦曰周道之衰非道亡幽厲不由也繇是觀之不行先王之道雖金縢秘籙寶册鴻文亦且滅沒於曠日玩時之下苟行先王之道雖片語隻字斷簡殘編亦可會通於精往神來之閒而況聖君明相所手授而心訂者未嘗不燦然昭垂如二曜之麗天四瀆之行地乎三代既降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皇承之聽李斯之奸謀烹滅諸侯破壞井田焚燒六經自以爲功超三王德過五帝然沙丘告終咸陽遂火七廟丘墟爲

天下姍笑何者仁義禮樂先王本天以治人乃斯須不可去者秦盡棄之而權使其士詐使其民是以縉紳之士積怨而發憤謫戍之卒奮臂而雲合也漢之武帝表章六經一時學宮喁然向風可謂宣聖之功臣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已窺其隱唐之太宗勵精圖治貞觀之政幾致刑措然蹀血禁廷終懷慚德皆有志於先王經世之法而未窺先王經世之本者也夫先王之法後世人主所由適於治之路九逵四術五都之市有目者所共覩舍而之乎灌莽坑塹之區則窮矣之燕者不南其轅之越者不北其舟況治天下而可昏昏以從事乎說者往往以一事之失以一人之謬乃遂訾議先王之法以爲宜於古者不可施於今是何其不講於變通之術也蓋爲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封建雖不可行若夫強幹弱枝犬牙相錯間以郡縣藩衛王室則今猶古也井田雖難卒復若夫比閭族黨寓兵於農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則今猶古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廉害計吏以贊天子爲有不法先王之闢門籲俊而可爲治者乎執爵而

酳執醬而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烏有不法先王之尊年尚齒而可爲治者乎推之明刑弼教期於無刑五典克敦九功惟叙凡先王之法垂憲萬世者固不可更僕數矣即有黃老之虛無申韓之刻薄楊墨之邪慝浮屠之空幻紛紜迭起以亂吾先王之法而先王之法自昭著於金匱石室之內與天地同其壽嗚呼美矣人主誠能招延英俊朝夕講求大小兼舉巨細靡遺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之盛易易耳雖然法在方策矣所以法法者不在方策也人主得其所以法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爲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五目錄

雜著

平山縣三門寨新修天柱山北武當宮殿記
南和邑侯錫雯吳公廟碑記
崇福寺記
栢鄉縣重修學宮記
重修關帝廟記
擬待漏院記
甘泉亭記

玉泉記
達公作字記
貢院夜談記
龍宮取木記
南遊記
魏氏先塋記
關夫子送木記
聖學知統合錄說
吾齋說
借書說
三大火聚說
跋張魏公小像卷後
選詩選跋
古鄗北三十里鋪雨花菴募疏文
募修崇光寺藏經閣大藏經疏文

秉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五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記　說　跋　募疏文

平山縣三門寨新修天柱山北武當宮殿記

天地開一氣之所融結而已矣峙而爲山流而爲川結而爲日月星辰散而爲人物草木莫非此眞氣也而神得之以爲神聖得之以爲聖仙得之以爲仙佛得之以爲佛不知者二之知者一之矣顧帝王治天下者必得山河之勝宅中以圖大而仙佛之修道者必選靈秘之區絕塵以棲眞如五嶽五臺終南峩眉天台鴈宕九華廬山盤山點蒼海內名山指不勝屈此雖在塵世實無異碧落天宮也余少年常欲煉龍虎修鉛汞結黍米之金丹証無爲之妙訣而遭世多難蒼生倒懸遂易其自了之心奮爲濟物之願潦倒名利塲中三十餘年牙齒搖落而鬚髮著皓矣夙昔意中所願往者竟爲虛談惟於臥遊草堂中覽圖書峯巒岩岫以自適而已同邑有僧類隨者本姓王氏城南之駐駕村人出家於趙州之觀音院住錫於平山之覺山寺堅持戒律禪心湛寂知人法之兩空悟定慧之相依凌霜冒雪肩頭一杖訪余於栲林曰先生知平山縣有異境乎余曰不知也類隨曰是山在平山之西九十里初名三門寨由披陁而荷漸入崗阜逶迤崎嶇復歷數里入寨有摩呵堂長廊洞遂過仙人橋惟見青黛壁立高至百仞濶處可容萬馬隘處僅可容舟奇花異草散漫山谷開四季不絕松栢橡栗之樹大者數圍參天而起泉流瀠洄而曲折珍禽異獸唼喋噱吻多不知名惟南北東三門可入其西如芙蓉翠屏隔絕不可通矣中有玄帝殿三開前列廊廡後倚重峯直侵雲霞觀者瞻悚有逕可陟爰建玉霄之宮所以事上帝也而烟火廚庫修眞煉性之室亦俱整潔而幽邃左有金牡洞靈雲洞右有土府洞三眼洞冬煖而夏凉爽可以誦丹經迓高眞養谷神餐沆瀣遠隔濁世頤養天和驂鸞駕鶴計日成功焉其外環而遶之者則喻珈寺覺山寺插旗臘石板廬前所朝對者清風嶺也住持者爲中貴林公本河間府任丘縣人俗名重華明季原任內官監順

治初年出家法名淸德別號眞隱子日日靜坐今年七十矣故此山爲天柱山北武當蓋以配南武當也

余嘗讀道書玄帝紀欽禮修眞始末八十三化顯應事蹟太和紫霄五龍玉虛等宮圖如身在天宮日月風雷之傍而拜伏金闕玉陛之下也玄帝乃元始化身三皇時下降黃帝時復下降於淨樂國孕十四月而生越海東來修道於翼軫之下七十二峯之間今之均州太和武當山是也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餘里上冲紫霄天下無雙是山雖遜其幅負然自北

嶽而來迢迢奔騰忽開奇峻正在坎位洪荒以來莫有具眼識之者今始發其瑰瑋之光吐其潛泱之觀矣玄帝躡坎離之眞精攝玄武而鎭北方以是爲行宮也即擬之爲天一眞慶宮豈不可乎余故述其巔末不特表此山之神異顯帝德之廣遠庶幾修道之士堅心厲志銷去邪障養其浩然之氣拔宅飛昇世豈遂無其人也

南和邑侯錦雯吳公廟碑記

余嘗讀漢書見朱邑桐鄉之事病且死屬其子曰死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後果然民爲起冢立祠至今不絕又讀五代史而見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吏民上書乞留葬汝州詔許之太師馮道論之曰劉君爲政非能減其租稅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上下二千年閒僅見此兩事耳今者南和錦雯吳公旣死而

民思之不絕爲立祠歲時享之殆與前二事並之而爲三也南和當燕趙之衝官其地者往往得志邢州縣有九譚吏治於此若涉虎尾履春冰能勝其任而愉快哉獨吳侯之來尹也爲政三月而頌聲作和之士農商賈暨父老子弟相與揚旌樹幡曰眞父母前此未之見也朔望謁廟日瞻望弗及歡聲如沸以爲常栢邑去南和僅四舍余聞之問侯之治行何以致此其邑之人曰侯能去無名之征侯能盡除火耗侯能捐一應雜派侯能無以衙前伍伯下於鄉侯能不

以票帖米鹽酒醋擾於市侯能理冤獄侯能惠學校是數者侯之所以治也余曰美哉侯之治也信其爲古之遺愛矣今

天子惘念民生所以加意二千石墨綬吏者甚重然吏治未盡登於古或有若束濕若乳虎若蒼鷹飾虛聲干進多乾沒以潤槖者有能爲　天子愛養斯民者乎宜急拔擢之以風示海內旣聞侯之治有聲迹則志之弗敢忘而孰意天不憖遺俾長逝於此土也邑之士農商賈暨父老子弟號咷哭泣若喪考妣然不特邢州各邑也又旁及於鷄澤永年隆平余栢鄉之人亦有賫楮帛而往哭者士大夫哀之無不失聲嗚呼使非侯之公廉慈愛何以致此侯死數月其民痛之思之考地於縣治之南爲廟以祀堂三楹廊廡皆具歲時以祭將立碑周子茗柯來請記余曰是余昔所聞賢父母也是余生平慕朱邑劉賓交殆有相符者也凡近人所爲去思碑與生祠者我郷之矣或上之人邀譽于百姓以弁蔽其劣跡或下之人希其膴仕以求媚焉以此相習爲故事故碑與祠往往不足重也今侯勞於邑而死非有所邀譽於百姓也又非下之人希其膴仕以求媚也侯之愛民至矣民之愛侯亦至矣愛之不得見則思思之不已則爲廟以祟之若侯之日臨於邑也豈非出於至誠而不可解哉以此見人心不滅循吏不可爲而可爲也邑人欲葬侯于和而不遂廟之猶葬之矣列之史册與朱邑劉賓交竊笑千秋可也侯錢唐人壬午孝廉善詩賦古文辭所著有娱暉堂集嶺西集蘭陵草白門草諸刻行於世前任蘇州肇慶二府司理名最著今特舉其及於南和者爲勤一片石而記之

崇福寺記

釋氏生於周昭王庚戌之歲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迄於今尸祝而社稷之者奔走無停晷夥矣哉雖然佛道盛孔氏之道衰也今使聖人在上道德明禮樂興五倫正風俗醇則大札疵癘之害銷而萬物皆融融焉以遊於和所謂勝殘去殺也必世而仁也以言清淨眞清淨矣以言慈悲大慈悲矣奚用披緇薙髮以求出世之說哉故余嘗論釋氏之教有體而無用者也而其體亦釋氏之體孔氏之道體而兼乎用者也而其用則生人之用台世道交喪橫目之民旣不達夫孔氏之體而兼乎用者又罔察乎釋氏之體而不合于用若于是輪迴報應三途六道之說膠固于人之肺脾而不可解雖其化導末俗不爲無助而要非天理人心大中至正之極也鄗之北有村曰河頭村之北有寺曰崇福相傳創於明昌四年大定初僧了殊修葺經新元末圮燬明景泰閒鼎建加擴隆慶四年復修至今日又八十年滄桑興廢頹然剝落村人袁公諱汝霖者年而長者也募諸檀越庀材鳩工煥然改觀不日落成而求余文以記余嘗考之史傳高邑與柏鄉皆爲古鄗地而余又常往來泲槐二水之濱樂其風土之美人情之厚買田於村之西將追柴桑處士之遺躅而家焉他日歲時伏臘與野老樵牧過茲寺而談爲善之事五倫風俗漸積以入將啓其愚昧而引之歸於大中至正之極是亦納約自牖之義也可不記乎乃書而載之石

栢鄉縣重修學宮記

吾邑侯萊山章公浙之君子有德者也研精經學探藻蕤菀既下車之次年民習其教吏懾其威桴鼓不驚賦稅如額訟簡矣刑清矣環顧黌宮泮水而嘆曰是何其偪側而湫隘乎與廣文先生謀是宜拓其規模治其傾廢廣文先生雀躍而前曰善顧貲財匱乏何所取給適余請告歸里首捐以爲之倡好義者趨集不倦維日曬實沆之次宮中之池澄如也池外之牆翼如也牆表之坊儼如也咸告竣侯偕廣文先生暨諸弟子落成走北京師求余文以記余聞而嘉嘆不已爰述侯修之之指以告邑之博士弟子曰昔古帝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建學爲首務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故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泮宮者半於辟雍之宮今邑壤地雖小泮宮之來久矣拓而修之豈但踵事增華以爲觀美乎將以國家風厲學宮之義而成其德業者也將以先王禮樂詩書之意而淑我髦士也將以胡安定之經義治事朱考亭之居敬窮理許魯齋之明善習禮而措之於躬行實踐也雖然吾於斯有所慨矣夫陽宗不曜則爝火爭輝時雨不沛則灌溉尸利聖人之道不明則異端邪說羣起而眩瞀天下之目簧鼓天下之耳蠱惑天下之心自三代以後如老莊楊墨管商申韓荀楊皆足以害道而天竺之害爲尤甚若夫雕鏤詩賦記誦辭章揣摩帖括窮年兀兀棲踵比肩從事於利祿之途而不知天命人心仁義之本然者尤近代學人之通弊也嗚呼岐趨者吾無論矣莪莪廟貌洋洋泮宮奔走趨蹌依其几而襲其裳字之曰仲尼之徒果仲尼之徒哉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爲民父母者弘甄冶之化非學則何所從事耶今邑侯思敷教於諸生諸生得受教於邑侯闡性命之微言繼見聞知之統緒誠千載一時也執經問難大儒輩出禮樂在躬斐然可觀旦暮俟之若紆青拖紫能爲時文以取科目焜燿一時而不志其遠者大者猶非邑侯今日君子學道愛人之本指也是役經始於丙午之陽月告成于丁未之午月捐助縉紳士民

及督工生員耆老等人書石碑陰以勸來者故爲之記

重修關帝廟記

建大義於頹朝扶綱常於草昧當時服其英雄萬世頌爲聖賢者誰乎關聖帝君也帝君在漢則前將軍耳生爲漢臣沒享漢爵何爲而以帝君稱以帝君稱者從明代之褒封也夫天下嚮往之謂王天下主宰之謂帝帝君何以得此隆稱哉嗚呼是殆非淺見薄識之所能測也當漢室傾危奸臣竊命魚龍混淆羣醜鴟張即稍有才識如荀文若張子布輩無不失身喪節唯帝丹心炳炳百折不回志吞華夏興復炎劉

其視孫曹直牧豎鼠輩卒也皇穹厭漢天命難移白衣蔽於江上鼓鼙死於麥城而漢室不可復振矣故吾謂漢不亡於鄧艾縋蜀之日而亡於荆州星隕之日也然自有帝君以身任春秋之統君臣大義燦然復明褫曹操之魂延獻帝之祚一時臣子無不悼漢而欲食曹之肉惜漢而欲飲曹之血是漢雖亡卒未嘗亡也且令天下萬世尸祝之社稷之禋祀鐘鼓奔走恐後惴焉有斧鉞之恐凜焉若師保之臨雖窮髮龍燭之國鳥言卉服之鄉無異於神州赤縣由是觀

之帝君之神如白日曜午震雷在天無一息而不赫赫若揭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有深恩厚澤加於百姓者不過數十年卽服教畏神亦二三百年而止耳若帝君之以神治天下而爲天下宰者雖萬世可也余栢人之有帝君廟尚矣莫攷其所從來明萬曆二年張玳等修之前進士懐堂趙公爲之記其文瑰瑋奇倔可與燕京正陽廟焦澹園碑文頡頏今順治庚寅兵燹之後棟折壁圮岌岌大壞庠生馮學古等糾合闔邑捐貲修葺貢生白玠請余爲記余惟帝君之行實在漢青史威德在人耳目述之則累紙難盡且近於褻也乃爲闡揚帝君之所以有功於當時及萬世而享此隆稱者勒之豐珉俾後人入廟而祀覽之有感相與勉爲正人無忘此日修復之義焉

擬待漏院記

國家簡拔俊乂置之鵷班明光邇讌清覽披雲固非徒紆青拖紫爲交遊光寵閭里炫燿已也一日立乎其朝則一日盡乎其職此卽退食委蛇之際未嘗不有天威咫尺之思而況閶闔弘開青鎖追陪尤宜凜凜者與茲待漏院之設非無因也人臣進退文石之陛天子旣已改容而禮之矣從容坐論夏屋渠渠奚不可然聖主在上未明而思衣旣旰不遑食脫簪致警鷄鳴示誡不敢稍自暇逸百爾君子焉得不夙興恐後而以顚之倒之爲畏耶而要非祿祿因人毫無建明旁俔俯朝列遂可爲卸擔地也居宰輔之位則思格君心之非司錢穀之籌則思寬窮簷之力兵刑未靖何以默銷夫宼賊奸宄禮樂未興何以振起乎文章學校至於職經筵者成就君德莫移於宮妾宦官居臺諫者講求國是要期於久安長治總之位不論大小凡一命以上膺朱紱之榮顧此院者皆當齋心滌慮以靖獻於天子固不特鼎鼐鹽梅望而矜式已也不然星臨戸動鳴珂建章雖識龍鱗之顔不聞

羔羊之節其亦聽漏聲而惕心自惡己其慎之哉是爲記

甘泉亭記

井者泉之所自出人所恃以養也易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井之爲義大矣哉是以古之爲城郭者必相其山川形勢氣脉之所在而後建邑濬隍以安其人民社稷至於水泉之甘者則尤爲飲食烹飪之所需不可一日缺爲吾栢之城爲眞定南境邢襄北境固咽喉重地也地之龍脉自贊皇縣五馬山蜿蜒而來水曰泲河自高邑縣南由栢城之北里許東邇於寧晉之葫蘆河亥龍入首水隨之而行地理之自然也北郭之西十數武爰有井焉淸而且甘實爲一邑之最每曉鐘既動關鑰初啓則邑人之汲者數十百人爭往井上如取如攜歸而貯之若盎若甈若甕若釜以薪以爨酒漿餅餌子弟以供父兄僕隷以奉長上蓋以爲固然矣然是井也自戊申年大水衝決四傍之土皆已傾圮獨有中央尚全無恙倘不及時修葺秋水泛濫一旦淹沒甚可惜也且吾邑人既嘗飲於斯矣吾邑人之祖若父曁厥高曾亦莫不飲於斯矣而忍聽其廢而不修乎哉於是衆

議僉同曰是誠不可以不修修而砌之以石覆之以亭愚者享其利智者思其德渫而用汲並受其福飲水思源自今日始遂請余文以記其事余因名之曰甘泉昭其實也

玉泉記

水之爲用大矣哉生於陽成於陰傾注四海灌輸八合其在地也無處不有而發源於星宿海者黃河其大也李白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東海有尾閭沃焦故海水歸焉然入於尾閭者復見於天上則銀漢爲章夫天至陽之積也太虛之府也非有滔滔汨汨如四瀆之汪洋浩瀚也亦曰水之至精之氣所發露耳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銀漢者水之象也太平之世雨澤節甘露降若危亡之世則河竭山崩河竭者國將亡之兆消渴者人將死之候也昔見友人嘗患此疾日飲茶數十杯而渴不止彼其水之源已竭也崇禎庚辰辛巳間赤地數千里迨癸未甲申滹沱之水褰裳而渡天地之水豈竭哉良由氣之閉塞反常耳黃庭經曰玉池清水上生肥故修道者以舌下神水謂之口華池謂之口泉糧常用赤龍攪水之法自重樓絳宮而納於丹田則百脉有所滋息通體爲之潤澤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品物流行也其法多於子前及寅時行之東坡所謂勾當自家

公事也昔孔子在川上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天地之水無一息之停人身之水上下流通亦無一息之停一有停焉則病矣人身之有疾或寒或熱水之滯而不通也息煩勞薄滋味戒情慾勤咽納則痰化爲水而爲身之用譬如寇化爲民而爲國之用也或謂水屬陰咽之無益夫水天一之所生而乃專謂之陰耶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能知泉之出於何所也則知陰陽之會而可以事內養之功矣

達公作字記

商之興也以伊尹周之興也以呂尚漢之興也以張良明之興也以劉基伊尹之出處于輿氏言之詳矣呂尚釣於渭水而應非熊之夢三畧六韜爲兵法祖雖曰禦敵應變之方而帝王致治之大畧亦載其中此黃石公所以授子房於圯上或謂戰國時人所僞作者殆非也我

朝起於東方八旗之制暗合於黃帝八陣圖而余聞之學士祿布云其祖達公海聰敏穎悟逈異於人年十二能學習漢書盡窮五經增減蒙古字而爲淸字追蒼皇之鳥跡鄙程邈之隸書遂爲一代文字之師其學於天文地理無所不窺攻城掠地望雲氣知吉凶人之善惡邪正言之皆驗其傳乃得之廣寧山中一道人後道人不知所往則其與圯上授書者同一轍也異哉

貢院夜談記

邵堯夫史稱其范陽人余向以爲在定興涿州耳丁未主試武闈與冢宰杜純一談乃知其在寶坻至今有邵家莊其族姓尚繁盧照隣賈島之墓亦在寶坻盧家壖其墳上常有霧氣之所結形如林木有河百餘丈深五六十尺通天津衛冬月出銀魚白如脂玉京師嗜味者美之以配鮮筍入春則無矣此一異也賈島墓荒圮已久有縣令爲之立碣以祀未幾即爲村人所踣曰島詩人非我鄉人所知是骨朽已久而吏人數來落吾事廢之如故不封不樹嗟乎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浪仙有知豈復覬此一盃水一盂飯耶又云碣石今尚在永平海潮高則隨之亦高潮落如故其論於海者非的語也余嘗慕堯夫之遠悲照隣之窮喜浪仙之棄浮屠而從學於昌黎也記此以爲談資

龍宮取木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此人生之制也龍居於海羣水滙瀦宜無事此者以余所聞則有異蓋龍雖以海爲窟宅長子孫於其中而所寢處之宮室則以人間之木爲之每至夏小滿後雨水連綿正其鳩工庀材時也天津之北古曰北海之濱與永平遵化諸邊口接壤中有滦河元人運糧以達上都應昌者是爲龍宮運木之通渠矣每三年一伐木口外其伐木者水族人貌形如老叟布衣毳帽幽谷之中丁丁不絕羣山響應倏忽之閒雷轟電掣風雨晦冥岫峪湧溢木皆矗起直抵關隘守關者稔識其汛也開關而放之入水中木乃魚貫而進由滦河東南行達于海無一仆而浮者河上居人皆耳而目之又有移人之樓以去者午夜望之燈火熒熒至曉則滅海濱乏薪每三年一次龍宮焚震方習習飈起候之海壖木之榱者桷者棟者楹者皆半赭黝而焦朽擁湊海岸岸人拾以給爨供數月說者曰龍火自燒也余數詢之博物者非誣

南遊記

歲在乙酉余將南遊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憩東汪村墅南距鉅鹿北通東鹿古大陸澤也滏陽漳洨三水出其間夏月雨霖泛漲水濶數百里次晨登舟逆風而行見晚禾黍穀盡陷沒於波臣唯高秫穎穎然出水上如人在墻內而露其髻者土人乘舟刈之爲炊爨計余詢之曰爾等沈竈產蛙擔石不獲終歲之計將若何舟子曰連歲荒殘寇盜旁午十室九罄我等小人未知所稅駕也余默然良久念若輩木食草衣

弱者塡溝壑强必挺而走險能免爲釜中泣乎越新河城窪下水決可灌幸有堤民頗淳儉有司安靜可臥而理也晚宿南宮聖門敬叔之所遊入其境田畝墾闢市廛喧闐百貨咸備東行七十里無荒蕪者壯哉縣乎次清河城極小外有舊城基址盡尾礫古所稱清河郡者趙宋時以滄定等州爲邊圉清河乃舟車輓輸之區人物輻輳雄於河北今亦稍僻矣二十九日至臨清當明之盛時繁華擬于廣陵姑蘇自崇禎癸未後大半焚燬縉紳驅車而過者寥寥但隔河青簾搖搖猶聞歌聲嗚嗚然九十里至博平縣小而荒七月初三日至東阿戰國時齊之西鄙也東南兩面山色青翠松栢疎峙風氣甚美產阿硯阿膠阿井距城一舍餘井製造即非法管吏吾三歸臺存焉六十里爲東平州梁灝故里也通衢有狀元坊閭左有梁氏門自晉天福漢周宋金元明以至於今七百餘年矣其子孫猶有爲茂才者故冢纍纍其博物君子之報耶七十里至汶上夜渡板橋見汶水西流浩浩大觀也猶有聖人流風初五日至濟寧州水陸襟帶

乃南北衝要初六日至鄒縣荆棘塞路尋土人作嚮導始達城城之東南門閉塞者三年門內蓬蒿丈餘狼狐之類白晝縱橫人立而嚎見者毛髮爲竪也土人拾瓜蔓以充飢鵠面鳩形不忍正視余與二三友人乃盥沐齋戒瞻拜於孟林古木參天廟貌嚴肅累朝勅命士夫讚咏勒諸貞珉不可殫述信乎七篇仁義之旨有功萬世可以繼魯登山也然斷機堂遷聖祠皆傾圮不治賢聖委草莽俯仰檻宇令人太息九十里至滕縣河流涓涓縈廻境內榜曰善國文公行

井田處也邑人世祠之戰國若秦楚齊梁諸君汩沒於聲色貨利之交攻伐捭闔之術當時何赫赫也千年之後既已化爲白楊衰草矣求陌錢盂飯之享不可得文公獨血食茲土仁人之言其利溥所謂附驥尾而名彰者歟初八日至夏鎭夜宿逆旅小樓上見運河中左弁船千餘艘絡繹不絕中載婦女割肉扇枕甚有畫眉自若者或有淡衣舊帕哭聲哽咽掩面於船艙中窺其形則絕不可得也余既已倦於長途乃舍陸登舟夜泊丁家集菰蘆中蚊如指頂大羣飛

嚙人目眦不得交起坐者久之南望豐沛西望蕭碭氣佳哉鬱鬱蔥蔥念龍準公以泗上亭長豁達大度卒能創炎漢四百年之業也過徐州崇崗複嶺數十百過散而復合觀曹劉戰處低徊不能去一百五十里至邳州子房受書老人處也今尚有功成身退託遊赤松若而人者乎一百二十里至宿遷謁項羽祠悲其以喑啞叱咤之資不務遠畧而惑於衣錦夜行之說也此數百里皆於黃河內行舟怒浪觸天驚濤湧日每至波湍瀠洄閘飄忽上下從者變色予披圖嘯歌晏如也自此而清河桃源淮揚淼淼然水國巨澤矣凡余之所遊者固人之所共遊然憑弔俯仰亦各有懷聊以志一時聞見而已若夫訪五岳探奇勝煙月雲霞盡入吟槖則請俟之異日

魏氏先塋記

魏氏先塋記者記魏氏之先塋也先塋則何爲記之吾祖宗之魂魄棲於此故不可不記也魏之得姓久矣肇於周封於晉大於戰國盛於漢唐宋其支派不可得考矣在有元之季有寔臘公者居路村因葬於彭水之陽高廟之東北今石碑刻魏氏始祖之墓是也魏氏自始祖分而爲二所謂東西支也六傳而至司訓公司訓公名儒也實生澄齋南郭東樓三人而澄齋公遂受封爲都憲澄齋公生愼齋公槐川公一

爲縣令一爲總督晉大司馬而魏始昌然發源在司訓公始祖之塋西數十武居中而葬者爲司訓公次則封僉憲澄齋公而愼齋則澄齋公嫡子樂吾公又愼齋公之嫡子也皆葬于澄齋公之前矣司馬公既貴沒乃葬於始祖之東今所立大司馬魏公塋坊是也其南郭公諸子孫則稍遷於塋之前後而東樓公一支僅有一二子孫矣樂吾公宗子福伯早沒無嗣侍御贈總憲乾仲公樂吾公之仲子也以貴復遷於城北沛水之原子孫之從者半宗子封總憲拙菴公沒遺命復塟於司訓公祖塋之左其他大小塋兆不可勝記或因貧乏荒歲卜居他邑流離外省死而塟其地者又不能勝數也拙菴公旣修家乘介復踵增補述其源流本支亦旣燦然可睹今聊記二塋之大畧刻之貞珉使後世子孫有所考據庶幾過墓生哀而不忘仁孝誠敬之意若我祖澤之深遠鬼神福佑雖千秋萬禩此地蒸嘗繼續亦必無陵谷變遷之憂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則余作記之志也夫

關夫子送木記

昔余先祖乾仲公爲諸生時苦志讀書常在於夜或至四鼓大暑之月尚親燈火以溫水置足下熱極則灌灌已復讀常立課程誦抄講課未嘗一日有間也樂吾祖住南街其宅之後門關夫子廟也於萬曆甲午之歲夢關夫子降臨入大門樂吾祖肅迎至一北小屋屋內供祖先神主樂吾祖置椅看坐關夫子斜倚其椅曰爾祖先在上也坐定茶訖關夫子曰有大木二根送與令郎一根樂吾祖拜而受之是歲遂中鄉試其後屢上公車不第先祖乾仲公教授生徒益加淬厲至癸卯之冬樂吾祖復夢關夫子至其迎候之禮如初坐定樂吾祖敬問尊神何以降臨關夫子曰先許令郎那一根大木如今送來樂吾祖仍拜而受之甲辰遂中會試是可見先曾祖與先祖德行淳備學問優贍是以感神明之臨有賜木之瑞今之子孫繁昌科第綿遠皆功德之所遺也余自垂髫時聞之於先子拙菴公蓄於中心久矣故志之於籍後之子孫永念之哉

聖學知統合錄說

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述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菴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彼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襍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脩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

無用之體非體也無體之用非用也後世之學者知性之本性而格物致知主敬存誠不爲私欲所染不爲物累所牽則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合一之理而惟賢希聖惟聖希天盡人盡物參贊位育皆不外此而得之矣

吾齋說

吾齋之中除四書五經孝經小學外其次應覽之書曰左傳也史記也前漢書也後漢書也五代史也蘇子由古史也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也朱文公通鑑綱目也皇明通紀也皆史之要者也此外史尚多存之以備考焉昭明太子文選也眞西山文章正宗也八大家文鈔也陸宣公文集也韓昌黎文集也皮日休文集也歐陽文忠文集也蘇東坡文集也方正學文集也袁中郎文集也趙儕鶴文集也皆文集之佳者也此外文集尤多有則存之以備數焉無亦不必購也四書大全也五經大全也性理大全也二程全書也朱文公文集也河洛淵源錄也近思錄也陸象山文集也薛文清讀書錄也高子遺書也皆理學之要者也此外論學書尚多有則存之以備參焉無亦不必購也而詩集之中又有佳者則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杜工部李太白陸放翁李空同若唐詩品彙宋元詩選古詩歸唐詩歸李于鱗詩選以及唐人選唐詩中州詩之類以備詩之一班而已夫古今之書汗

牛充棟即窮年矻矻不能竟也譬如海內名山即抱濟勝之具者能遍爲登陟乎故書吾取其身心之有益者而已山吾取其目力之可及者而已陳眉公曰吾有三願一願識盡天下好人二願讀盡天下好書三願閱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不能但相遇時莫輕易放過耳此可謂之知言矣

借書說

書可借乎曰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將以求明乎理以書爲鑑弗借則無由開發之書何可以不借書可輕借乎曰不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未必求明乎理以書爲郵輕借則如同捐棄之書何可以輕借故凡借書者當覘其人其人爲吾性命之友也則可以性命之書借之其人爲吾經濟之友也則可以經濟之書借之其人爲吾文章之友也則可以文章之書借之否則雖稗官小說且不可假手而況於帳中之秘乎吾讀字彙而知瓻爲盛酒之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人借書以此盛酒酬之故語云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宜城梅誕生曰今人誤以瓻爲癡遂云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夫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有余獨以爲不然古人之借書者是必如吾所謂性命之友也不則經濟之友也又不則文章之友也故借以一瓻還以一瓻以酬酢爲欣賞耳今借書未必同於三者之友或高閣數月以致缺少傷損竟爲破瓻者有之況借之也無一瓻還之也無

一䟽而輕借輕還是非癡乎是有感而言之非誤也

三大火聚說

錢牧齋曰余老歸空門患目疾與妄思設三大火聚以待世間之書一曰炎祖龍之火以待儒書凡儒林道學剽賊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曰然須彌之火以待釋典凡文句語錄駢贅無依者投畀於是一曰扇丁甲之火以待玄文凡經方符籙誕謾無稽者投畀於是蓋嘗用是法以銷歸世間文字雖大地爲紙微塵爲墨而吾以灰心閉目寘置之而有餘余則謂儒林道學剽賊無根者固宜投畀祖龍之火而近世飜應惡詩腐文及淫穢小說爲人心之害尤甚其投畀祖龍之火更急也文句語錄經方符籙大約爲乞丐僧道爲衣食計而妄作者不必寓目即宜付之須彌火丁甲火矣然牧齋之老歸空門但以斷除妄思亦豈遂爲知道乎

跋張魏公小像卷後

才與運會遘而後得成其功德與學問合而後得著其業自古名臣往往若此若宋室大臣如張魏公者誠所謂卓爾不羣之豪傑也觀其屢膺重任銳意恢復部分諸將不主和議雖未能進取中原然臣子之義固無負矣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動尤可謂知公之深也其子敬夫又與晦菴朱子同衍孔孟正學之傳宜今日子孫之篤實而昌盛也余瞻其遺像不勝緬懷矜式又何必以成敗論之哉

選詩選跋

選詩選者何選昭明太子之選詩也詩以言志兼才與情與其才勝於情也寧情勝於才詩三百篇皆以情勝者也情而要之於性故纏綿腓摯之什無不與五倫相關即降及鄭衛風斯下矣而懲惡勸善猶足引人於勝地焉兩漢詩極近古乃選中寥寥僅及蘇李贈答及古詩十九首等作未免遺珠之恨曹氏父子以縱橫激發之才橫槊馬上慷慨興歌非仲宣公幹諸人所能方駕晉宋之際騖華忘實開綺靡陋習之濫觴而左陸三謝與鮑顏諸人駘蕩俊腴華不掩質亦各有可觀者若乃優柔溫厚曠識逸懷淵明當爲獨步餘子瑣瑣人或一二篇篇或一二句雖一臠足快恐全豹未盡窺也此其選詩之梗槩乎余先君拙菴幼讀選詩晚年始加澄汰去取精嚴列於四家之首不肖省垣之暇再四較閱因付之梓蓋將使讀詩者因晉宋以遡漢魏因漢魏以遡三百篇攝才歸情攝情歸性以相引於勝地而不歧於綺靡之習是謂爲選詩別開生面由此以登堂入室詎不易哉

古鄗北三十里鋪雨花菴募疏文

佛者覺也所以覺人之迷而使之悟也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震旦一西域一也自震旦西域以至大瀛海之內小瀛海之外四大部洲億萬國土風俗不同其人情之馳逐於名利一也如來乃以慈悲心開清淨門示解脫義度人一切苦厄而諸經流傳於世誠有得於禪定之道不論在家出家如蓮花亭亭出於汚泥而不染豈非大安樂法自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花五葉之傳盛行于世迨後之衲子遂欲棄文字圜墻枯坐合眉閉眼枉自誤却一生去西天路不啻十萬八千里矣不知宗之與教不可相離達摩因人溺於文字以云救耳豈如今人叅話頭之謂哉若有善知識以慈悲心開清淨門示解脫義不離如來所說不執如來所說十八界蘊空三十二相不墮色與聲音即此是妙明圓覺之心無量安穩功德所謂終日嚙飯不曾咬着一粒米說法四十九年實無一法可說然亦何一法不可說耶古鄗城在戰國趙武靈王時爲邊境重鎮與中山相糊其後光武即位於其城南五成陌千秋亭郊壇鬱鬱北八里爲三十里鋪槐水在其北封龍在其西慶陶在其東水甘而土平有沙門蓮也者江右人幼薙髮於匡廬長問法於維楊遍覽經典深通禪悅北遊京師受戒持淨偶過雨花菴誦持貝葉之文宣揚大乘之義演說三車分晰六道遠近善信聞之咸豁然解悟留之住錫蓮也曰吾緣其在此乎菴雖小是亦布金吉地也是亦鹿苑遺踪也是亦度老病死海堅牢船是亦照無明黑闇大慧燈也是亦醫一切病者之良劑是亦伐煩惱樹之利刃也乃種樹乃葺垣乃設象乃請經乃具香火乃鳴鐘鼓每晨鷄唱曉暮鴉集昏木魚之聲隱隱達於長揚廣陌闠有名利之客或乘鋒車或馳駿足王程迫急星火奔趨聞之未嘗不憬然發深省焉嗟乎古今旦暮也生死朝夕也富貴浮雲也皓齒蛾眉鶯聲燕語乃伐性之斧畫棟雕梁山節藻梲乃築怨之府山珍海錯熊掌駝峯乃腐腸之藥象箸金魚丹書鐵券乃黃粱之夢古今明眼人于熱鬧場中撒手歸來早尋閒靜即士農工商于勞碌活計時

一念猛醒認取根源視財利如糞土化煩惱爲菩提則能仁之教益人豈淺鮮哉願梵刹成則淨土可見於俄頃費財詘而妙相莫彰其形容所望宰官之往來者檀越之滋殖者大發施捨之願絶去貪癡之私以共成盛事片語扼要等于寶筏一念直了卽脫迷津故蓮也自題其册曰因果不昧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因滅果滅因生果生生者未始不滅滅者未始不生生滅何窮因果何已不昧斯者爲入三昧古云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吾續之曰撥轉頂門關棙子維摩方丈本非遥大衆須各自努力撑持早登彼岸

募修崇光寺藏經閣大藏經疏文

自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白馬傳經乃有四十二章其大指在于離欲寂靜娑羅雙樹將入涅槃畧說法要以戒爲正順解脫之本戒則能生諸禪定也故曰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雖然欲持淨戒當得安穩功德住處功德住處不必天竺靈鷲也不必淸凉五臺也不必天台鴈宕也不必熊耳少室也不必白岳九華也不必靑城峨眉也不必日觀蓬萊也卽此塵寰市廛之間而有叢林勝地二六時中飭身持食淸淨自活常勤精進折伏其心久之心如虛空卽此便是極樂世界吾嘗見今世之學禪者不閱法華金剛楞嚴涅槃等經詳其文義悟其深味顧乃東奔西馳瓢笠掛搭闖入講堂受喝受棒此如今之士人不向四書五經求聖人之道而日日背諷時文嘔心苦思染翰操觚雕蟲篆刻雖得功名終是富貴利達中人於道無與也鷄山大德者柘邑人也嘗爲士子蜚聲黌序有年矣偶以探親至于湖南忽遭吳逆變亂阻不得歸與忝春山

諸子游寶蓋源諸名山異僧說法有契於心慨然嘆曰大千茫茫人生碌碌妻子火宅轉盼成空年過耳順不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直待臘月三十日閻王老子來呼喚時四大無主眼光入地如螃蟹落湯渺渺游魂作何歸着耶於是決意披剃博覽經藏兼修宗教未及三載頓而圓通洞庭以南蒼梧以西凡善知識咸來參正會王師平定滇亂道路得通令子永生跰足尋親得之寶蓋源山中痛哭求還鵝山漠然曰吾以天地爲室廬以山水爲供養以生死爲旦暮尚何以家爲哉乃永生必不肯歸且告之邑令及紳士令暨紳士咸促之北歸以爲有子如是何忍負之且明心見性隨地淨土豈必戀戀於此山也鵝山無以拒之遂歸歸而不見其妻棲於崇光寺之藏經閣下時而禪定時而唪誦鐘鼓隱隱梵音清徹遠邇居士咸慕而親炙之鵝山爲之畧說佛法大意無生微言聞者生大歡喜心以爲得未曾有於是善人張如生王體宋維商常進友等以寺之隳廢久矣即閣亦傾欹不蔽風雨經多散失盍募以修葺之鵝山曰

是吾夙志也閣必宏敞莊麗而後可以棲神經必補殘序失而後可以度世雖歲儉貲乏徐徐而爲之一年不竣願三年三年不竣願五年五年不竣願十年茲願既發豈可已乎愚公移山洵可師也余聞而韙之曰天下事以如是處之無有不辦自度度人咸在于斯遂述其顛末以告四方諸檀越之好善樂施者共認菩提之根以成般若之義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六目錄

雜著

孔子晝息鼓琴辨
善惡皆天理辨
辨天人之理非二
天竺夫子辨
王陽明之學有是有非辨
答趙總督啟
與朱撫院啟

與許撫院啟
與熙宇傅太宰婚啟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啟
與少司寇于岱仙求婚啟
答梁十二親家求婚啟
答永年冀大司空婚啟
山西程策第三問對
墾田增戶議
踏勘蝗荒議
西銘理一分殊解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擬傳諭滇黔檄文
栢鄉詩賦誌
南湖釣艇賦
懷古賦
廣恨賦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六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辨　啓　策問　議　解　引　檄文　誌　賦

孔子晝息鼓琴辨

人心有動乎曰無動也其動者動於氣也氣何以動有所欲則氣動矣欲非心乎何以曰氣也曰心統性情性終不動也其情之自然而發者猶性之著焉譬如燈之於火濕之於水也世以欲之動而誣情以情之動而不識性千古來夢夢久矣聖人之心有動乎

曰人之心皆不動聖人之心何動也然凡人之心固不動而不能不動於欲聖人無欲而其所發之情皆中正和平故曰聖人之心猶太虛也若使聖人而猶動於欲則何以爲聖人孔叢子載孔子晝息鼓琴一事吾疑之其言曰孔子晝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爲利欲之所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從入而問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可與聽音矣誠若斯言是夫子之心有所動於欲也聖人之心至大至虛有天下而不與視富貴如浮雲豈以猫鼠之微而遂移其心哉若有所移而動則大於猫鼠者祿之以天下繫馬千駟而有不動者乎杜子美詩人也猶曰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夫世事紛紜如猫鼠鷄蟲得失者何限子美不以攖其中而聖人以之動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雖以聖人之裔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善惡皆天理辯

先儒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是言也愚不能不疑之夫所謂理者何也是人心中所具之德也其見於應事接物合於宜者則亦曰理字說曰治獄官曰理又曰物之脈理惟玉最密故從玉然則人心之理亦最密矣故曰性卽理也理卽五常之謂也其曰天理者言此理命之於天也理旣命之於天順乎此者爲天理逆乎此則非天理矣今先儒之言曰天下善惡皆

天理是以人欲之私爲秉彝之自然也楊墨之類無父無君其害天理亦甚矣又豈但過不及之閒乎夫道者天下之公理也若以惡爲天理則世之爲惡者皆曰吾之惡天理也則聖人遏惡揚善之訓何以動之今世俗之人於爲惡之人詈之曰沒天理此其言最醒豁可以發人之良心學者何必好高求異爲也此所關甚大愚故不敢不辯

辯天人之理非二

或問何謂天理曰天理卽性之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吾性之理卽天之理也故在天爲春在吾性則爲仁矣在天爲夏在吾性則爲禮矣在天爲秋在吾性則爲義矣在天爲冬在吾性則爲智矣在天土旺四季在吾性則爲信矣此五常者乃天稟之自然自天子以至庶人自中國以及蠻貊無有一人之不同者也故成湯仲虺之誥有曰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卽天理豈空虛浩

渺之天之謂哉但此天理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故聖賢自危微傳心以後有克己復禮之語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天理何時不在但爲私欲所蔽耳若能明能斷不爲欲之所引情之所流而加以戒懼愼獨之功得喜怒哀樂之正則吾心之中無時無刻莫非天命之理之流行而其爲聖人不遠矣是以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謂天之理賦於人者無不實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人縱恣於人慾而不克自檢制其始也一念之私久之而念念皆私其始也一

事之僞久之而事事皆僞甚而干戈弓矢生於樽俎戰伐戕殺起於骨肉害及蒼生覆其宗族孰非喪失天理之故哉歷觀史册較然如指諸掌也故吾謂性理之卽爲天理人能存心養性卽所以事天孟子豈欺我哉

天竺夫子辯

友人唐山趙問源昔在甲戌乙亥之年與余有筆硯之好課業城東南隅之樸園所尊者孔孟之經所悅者程朱之傳所擬者史記與歐蘇之文伊時問源之文渣滓未化余爲批閱必以直問源批閱余之文亦必以直甚相得也迨丙子問源先中鄉試壬午大比余亦僥倖鄉薦癸未楚公車改試于秋八月余會試卷已中復置而問源以第二名中會試然文未盡佳卽會元陳百史亦但首作佳中庸藝及孟藝俱靡弱不稱龔芝麓曾告余曰項水心于甲戌科取李青作會元江南人多笑之陳百史有文名曾執贄其門故授之以題盖揣摩半月而始就闈中灼然知其爲百史也嗟乎國家取士大典顧可以私相授受乎水心百史皆文人也果若芝麓之言則近于僥倖矣其後問源爲楚督學以到任稽遲降二級應補別駕因不赴補革職廕祖李公爲三省總督時鄉人有訟之者爲之發聊城之矢其事得寢余丙午歸里問源來晤依依握手如生平歡然問源則老矣後愚民槪建佛

寺于嵦霧之頂遠近絡繹香火雲集而帝堯之祀或莫有顧之者問源作募疏建大蘭若榜其殿額曰天竺夫子余不以爲然夫子至聖也故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問源少而崇尚理學長而得志科名既夫子東魯矣而又夫子天竺是不免陳相之譏矣且唐之王摩詰最號爲尊信佛道者但曰天竺古先生而不敢曰夫子天竺果可以夫子稱之哉吳楚僭王春秋削而書子所以尊天子也義之所在余故不可以不辯

王陽明之學有是有非辨

或問王陽明之學何如曰是非聖人之學也或曰聖人之學何如曰觀四子之書則知聖人之學矣論語言仁孟子言仁義大學言恕中庸言誠推而致之天人合德道濟萬物聖人之能事畢矣陽明之學果有合於此乎或曰陽明之學主於良知知卽覺也陽明以良知提醒斯世其意與先知先覺豈有殊乎曰陽明之言良知是也其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也良知何物卽心之體也人心無無知之時此昭昭烱烱者卽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全是天理知正是善何得謂之無也而其徒巧爲之說曰無善乃言其至善也若是則何不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直捷明白省却天下後世多少葛藤而乃爲此流弊無窮之語也聖人何思何慮心如明鏡止水靜固止也動亦止也以是爲心之體卽以是爲性之體心中有性而豈無善無惡之謂哉至於格物之說異於紫陽知行合一近於躐等此尤其小者耳余悲學者浮慕陽明之說而不考其差謬之端流於天竺之學而不自知故存其

良知之是而辨其無善無惡之非所謂瑕瑜自不相掩固不可槩以爲是亦不可槩以爲非也

答趙總督啓

保釐黔土崇勲久茂於旂常節制越江新績益隆乎鎖鑰形標麟閣名重金甌恭惟閣下器閎閒氣勃海毓靈節凜冰霜高風紹獨知之清獻資兼文武家傳宗半部之韓王筴京兆而江左留棠歷荒藩而越裳貢雉鬼方革面久宣撫輯之猷海颶揚波特任腹心之寄位綜列牧譽並長城遂使鮫穴鯨鯢讓好音於桑甚亦復湖光楊柳遍敷氣於春臺錢塘弩發每讐衣錦之軍白傳堤成永勤常山之像干戈將偃鼎鼐攸調某冀北蹇驢鄗南末乘幸邀聘幣於荆州時慕聲華於天水蔡廓著名瓠尾自愧曳輪敬答謬職銓衡徒深覆餗乃瑤函雲下稔風義之殷勤珠咳天來使汗感之交至伏願繡衣九叚立躋赤舄之勲䄸耀三台便見黃麻之拜耤手頌颺因風禱企

與朱撫院啓

恭惟閣下紫陽垂裔碣石表風中吳留光宅之輝吏行氷上兩浙攬澄淸之轡人在鏡中德威遠屆大海壖風節流傳乎輦轂祥刑騰頌不聞六月飛霜來暮興歌祗凛四知介氣賦役均而鼠牙不豖軍民便而纊絮皆恩蓴菜西湖風落孟嘉之帽松杉南嶺月明庾亮之樓遙佇規巖彌深眷慕某自維樗櫟謬寄銓衡攻玉他山方遡洄於越水傳鸞芳訊忽馳接乎秋風匏繫八年無分遷喬之想金姝百鍊何期射隼之餘辱教奬之多勤感知心之有素投瑤靡報附鯉增慙玉露云飛朔飈將厲伏惟爲國爲民强飯自愛荒椷肅復統冀崇鑒

與許撫院啓

天開越嶠麟臺宣藺越之威名地控禹圖虎莞肅提衡之重寄夙深翹企載沐聲施恭惟閣下殿邦偉望經世宏猷擎檻靑蒲素著家傳之直探源懷孟允苞治法之全西臺握紐於權衡北斗懸高乎日月肆惟吳會實切海氛風急艨艟且恭備非常之警鴻哀杼軸閭閻修惟正之供歲必藉夫外寧時則籌其方畧以玆重任悉畀上卿鮮不揚波聲教東漸於外徼幅惟安堵恩威下逮於無疆蓋將資平攘以拊循行且倚裁成而輔相也某識慚藻鑑職愧衡銓負乘虛靡方玷山公之啓事停雲仰止欣聞遽使以德音盥手開椷撫心沾汗伏願建牙吹角側耳露布之來持節宣麻佇日鴻恩之及

與熙宇傅太宰婚啓

誼重葭莩嘉禮式崇於合姓采存葑菲艮緣藉寵於諾金時修六禮之初成序屬一陽之將泰幸獲諧於上吉敬陳悃以抒誠恭惟台臺兩霖世澤舟揖家風身總烏臺黼黻贊皇猷之潤望尊黃閣鹽梅續帝賚之艮卓矣柱石中流翽翽鳳鳴天上猗兮宸章渙翩翩鶴算人間攬物望於東山佇星精於南極家修內則鄭康成蓋室詩文閨肅姆儀謝太傅閨門風雅某樗櫟散材風塵末品偎源錫羨奚止亢宗寶婺揚輝詎希超乘顧某夙同桑梓既叨世講之芬近列鵷班益契寅恭之雅邇以鴻案靡舉因之鵲巢久虛何期一縷紅絲克遂雙成白璧搴河洲之荇菜樂窈窕以賦好逑逐澗沚之蘋蘩藉季齊而昭明信卜云其吉爻定厥祥古禮式遵薄物初將於奠雁天心來復人事預啓夫迨冰節屆仲冬期屬建子行且鸞翮旭旦會看鷮集平林伏祈俯賜芻聽慨允輪御俾世以及世派流奕葉之雲仍則綿而又綿蔓衍嘉瓜之日盛豈服休之敢斁何飲德之能忘勒有副函懇垂末照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啓

鳳卜諧祥允兆赤繩綿遠雀屏騰瑞爰欽白璧輝煌天上佳期報銀河之初渡人間勝事欣玉杵之相逢恭惟台臺爕鼎才華棟梁德器兩榜文高白雪直標王盧駱之先九遷業著青雲遂跨奇溥榮之右永奠兆民於花縣戎署鶯遷普收多士於棘闈宗曹鵠立霜府分中丞之座都哉深衙匡違星軺秉上祀之珪行矣誰堪迓祉寄鹽梅於謀國獨追伊旦之勳占風火於型家共羨姬姜之秀某身肩大任覆餗時憂心愧虛名歸田莫遂浮沈宦海莫闚但不敢忘君奔走泥塗過庭又安服敎子是以令淑媛四德夙銘心自克采蘋南澗至於長豚丁一經甫在口何堪坦腹東床所恃昔同科今同職臭味久契於懷人因思男有室女有家扳衣當求夫知已非封無狀妄希妙選於秉龍桃李有心先達微誠於奠雁金風送暑似天遺貯屋之金玉露零秋豈人客鏡臺之玉試觀春來天上果然喬木之引青蘿因知美合人間何必御溝之題紅葉匪媒不得敬馳尺素之書其澌孔嘉肯俟千金之諾

與少司寇于佁仙求婚啓

鸞書式締瑞煙宮錦方新鳳卜欣諧佳氣春城並麗信天緣之有自幸地望之得攀聲氣見投行六禮而伊始姻婭是結期二姓之交歡願託葭莩敬修箧篚恭惟台臺郎山毓秀溺水呈祥高大閭門陰德久留寶籙冠裳燕國聲華特擅縹緗初對策於彤廷遂持斧於豸繡鱗經著績賡養海而官山棘院衡文拔圓圭與方璧暫藉清卿以澄叙旋司邦禁而明刑玉燭克調總屬秋官之制金鈞執法羣煦冬日之溫何喬

松下逮於絲蘿姻聯蓬戶忝蒹葭猥倚乎玉樹焜燿高軒第驥附兩闈蟬聯同署調梅昔日懸伴食之貽譏潄石連年信懸車之足樂乃誕毓小山敢附春秋僑札遂俯從下里竊追唐代朱陳但令息質秀金閨蚤諳京陵世範而小兒學疎蒲餹恐非鉅鹿奇姿自愧蒔菲輒徼姻好數十載訂以心交憑依月老只片言已蒙金諾庇及雲孫想所取在詩書易禮之緒未失其傳且相與於文章意氣之閒不期於迹此日既諧卜鳳抑將下陳榻於賓筵他時不忝乘龍何止得戴經於甥館伏願光風聆睞滄海優容百歲慶同心調琴瑟於燕喜一堂稱五福祝川阜於鶴齡鬱鬱金蘭二姓永門庭之喜色綿綿瓜瓞千年昌嗣續之鴻庥肅裁蕪言仰希琁報

答梁十二親家求婚啓

麟趾發祥咸溯家聲之餘慶鳳占叶吉羣知世德之協昌源遠則流長喜門閭大而益大枝高能下逮幸絲蘿親以及親冰上之人語方來帬中之仙籙早定承盟有地作合自天恭惟台臺玉振金聲珠聯璧合學宗千乘依然洙泗之傳品重伯鸞煥矣夏陽之派上應昴畢星躔之燦光華照耀中台下鍾滹沱地脉之靈雅度汪涵千頃貫穿經史搜五車二酉之奇馳驟馬班邁七發兩都之麗承簪纓於累葉似楊彪繼震秉而作公振棣蕚以聯芳如謝葛同奕安而秉鉞于青雲而直上佇看獨步蓬瀛持赤幟以先登行作華班領袖弟譜分桑梓社其枌榆昔伴食於中書多慚補袞今懸車於下里獲遂初衣叨葑菲之不遺敢曰門同王謝欣蔦蘿之有托實因村近朱陳伏諗令郎合浦明珠會且探珠驪丁藍田美玉定將鳴玉鸞頭小女少長蘭閨未諳大家之訓徘徊柳絮猶慚道蘊之吟乃擬周南荇菜之流漫咏好逑於君子亦藉豳風斧柯之伐得成嘉耦於名門繡閣待乘鸞樓上簫聲吹夜月畫屏開射雀函中錦字剪朝霞六吉徵謙百朋拜益思報瓊而懷愧幸倚玉以知榮伏願坦腹受經齊眉耀彩雝雝鳴鴈即題鴈塔之名矯矯乘龍遂奪龍頭之錦琴瑟鐘鼓洽永好於百年弓冶箕裘致鴻庥於奕禩

賀永年冀大司空婚啓

華胄振洛州喬木盤根久重鼎彛之望良緣成月下猗蘭奕葉聿開堂構之光聲氣見投荷金蘭之夙好婣婭是締叨葑菲之不遺旣辱先施敢[illegible]嘉命恭惟台臺五緯儲精兩儀毓秀晉家食采仍茲御喬之宗高士籃耕蔚起武安之派筆下文章巨麗豈特班馬推聲朝中位望崇隆直與夔龍接武治隆於股肱之郡更聞浙水刑清運籌於喉舌之司旋見西臺政肅將自司空而立相遂同四岳以咨垂玉鉉允調總屬

冬官之制旂常載勒式昭時叙之功赤城之建爲霞毋餐沆瀣藍田之種皆璞行琢璵璠乃喬枝下逮於蔦蘿婣聯鐘鼎而嘉賓且勞以式燕光賁衡茅第昔忝調梅愧伴食之無補今耽漱石幸懸車之有年斧伐祈傳敢附葛藟於王謝紅絲遂結幸聯瓊佩於朱陳業敦毫素之交更洽鳳鸞之美頋令郎奮姿碧漢竹看萬里騰驤而弱息守訓中闈未嫺大家訓誡披衣惟腹坦琳東增逸少之聲舉案與眉齊閨裏衰梁鴻之德益朋拜賜惠好我之雲箋宜其家人和周南之雅詠乘龍才子欣逢雀映金屛隨鶴仙人喜聽簫鳴玉管會見荳蔻雙聯繫臂芙蕖並繡同心五福備疇紹箕裘而豹變百年眷合締世澤於螽繩恭報執柯敬因裁楮

山西程策第二問對

今夫善爲學者求之於其源而已不窮其源堅白異同之說起而勝之則羊亡於多岐善爲學者致之于其用而已不致其用雖多數談天且爲徂丘稷下之徒而無益損於世源者何經是也用者何經術是也上古不以經著有性不能無情有情不能無欲而後天地之心見君師之道興龍馬啓索於先天榮河肇爻于一畫是爲易始墳典聚三皇之蹟丘索彙州野之文是爲書始衣皮偕伉儷之好乾坤正衣裳之宜是爲禮始葛天之牛尾八闋有熊之咸池三籟是爲樂始敕天之載賡三章百工之卿雲兩和是爲詩始嚚訟懲亂子之驕圮族書縉熊之敗是則春秋之始自是尼父删詩書正禮樂因時以紀事著人以存天而六經之用與天地俱爲不朽矣經淆而有子經騈枝而有傳有註然子自子也猶傳註自傳註也經言仁彼言覽覽非仁經言義彼言蹊蹊非義黜仁義言道德道德化陰陽陰陽化楊墨而悖傷教拘生畏險難遵是離經也離經者終不可以勝經經言禮彼曰

王不襲禮經言樂彼曰帝不言樂黜禮樂治刑名刑名化縱橫縱橫化法術而嚴寡恩詐棄信名失情是叛經也叛經者終不可以竊經此經所以維風範俗而爲百世不祧之宗也說者曰經盛則才盛經衰則才衰才盛則治盛才衰則治亦衰治亂盛衰如燈取影響應聲秦燼經經不燼於秦秦自燼耳詩書之焰未熄咸陽之火已炎故秦無經漢興馬上絳灌諸大臣不悅文教疑無經者也自鼂錯遣濟南古文出魯壁而始有書其詩禮春秋易各有大小夏侯轅固韓嬰高堂生胡毋生杜田生等學武帝抑百家尊六經元光元狩公卿將相炳炳麟麟漢之經盛漢之文章亦盛漢之文章盛漢之事業亦盛矣然或者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意在註疏訓詁之學未達于性命之指乎故漢有經之用而未得經之源魏晉之際土裂于寇恩戕于宗堂淪于陛威擅于闔故魏晉以下無經唐人之爲經也以襲而成其疎其時劣明經優辭賦風雲月露靡襲六朝唐人以不精經之故而岐文與經爲二則唐有經而無經宋人之

爲經也以易則有程傳朱子本義詩則有朱子集註春秋則有胡文定傳書則有蔡西山註他若邵子之皇極經世易象之別解也張子之正蒙西銘禮經之遺義也紫陽之通鑑綱目春秋之續筆也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圖書中庸之秘奧也極深研幾直接洙泗心傳可謂有經矣然一則阻於王安石章惇再則阻於韓侂胄未嘗一日得行於時而反指之爲僞學徒與其徒私淑于其身而已則宋之時得經之源而未得經之用明興修五經大全性理等書得理學之正

傳故嘉隆以前一道同風人材蔚然興起自王龍谿李卓吾之徒亂之叛之以道學爲詬厲而士習大壞牛鬼蛇神訖至於亡則明之時其初有經而其後無經

皇上法古無愆監于前代以網羅天下士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則所以因其窮以求其通者不可不講矣一曰去累所以聚學也蟯之蹟也尤累之坊刻之牘士之尤也而彼以爲徑變之而精神一精神一則抱璞者不必刖而懷石者必不收矣一曰端型所以修業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學宮者士之車也而今鞠爲茂草重其所爲非通經博史者不假授非有其人不授即非有其效不遷矣一曰探策所以核實也炫櫝者還珠不如徑探其珠也蓋文辭旁引執燭可以說燕疑義直陳指鼠難以名璞也一曰清問所以訪道也撤霾者待日經術陰霾以人主之精神爲日如太后受尚書太子通論語天子可不公穀同異也一曰尊師所以示的也航海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悟師範者人之斗極也蓋命教胄子后夔可

以典樂天叙有典維契乃任司徒此又鼓舞變化不在下而在上之大畧也操此五要去彼數失與經學治性情將見窮鄉下邑人慕稽古之榮士解道腴之樂所謂得經之源而併得經之用於以衍洙泗濂洛之正學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治其必權輿於此矣

墾田增戶議

當今吏治墾田增戶爲要必嚴立考成之法以裕國課以富民生蓋國家創立大業惟是務本力穡食足兵強樸者耕而壯者戰此所以撫皇圖而跨有萬方也乃海宇一統民生未和樂者以生穀之土未盡墾而民多流離自明季以來各省直田地荒蕪戶口虛耗有司因循舊習未能招徠撫恤荒地之糧既加於熟地亡丁之銀役派於地畝農民重困地愈荒而逋欠愈多矣況今蝗蝻流行方數千里民無宿儲何以卒歲故荒地亡丁之稅不可不免也荒地亡丁之開墾增復尤不可不急也今宜定爲程式凡荒殘州縣有司以到任之日爲始查報荒地亡丁若干歷任既久能開復如全盛時者爲上立加優擢復三分之二者次之復三分之一者又次之否則不得與於薦剡僞飾者論以欺誑之罪撫按疏薦亦必開具實數上聞其原無荒亡丁地方不在此例賞罰既明勸督必力數年之間富庶可望雖然撫按者守令之表帥汰冗役以歸南畝設牛種以貸貧民導水利以資灌溉省徭役以勸農桑一轉移閒草野受福則責成爲吏要耳

踏勘蝗荒議

海內生靈當兵荒蹂躪之後骨立而存實萬死之餘幸出水火登袵席臣民胥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嘉禾壓地賡歌大有眞數十年未見景象也不意蝗災流行秦晉燕趙剝食甚慘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聲悲號三春勞苦盡成枯幹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畧奏報例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被災沿數千里非如旱澇單在一方一踏便明況各處被災必不能齊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遍及小民田間狼藉有梗無穗之餘收之無實棄之可惜若勉力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報傷災之罪若棄不收拾轉眼孟冬寒氣凜冽並麥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生意盡矣愚以爲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官員分投逐段查明確報既查之後即以大張告示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待查勘拋廢農業然後差官所到采訪報部分別蠲免果有虛冒罪坐所司如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間往返不過半月

耳百姓雖無望於西成尚有冀於來歲也不然蝗食已苦殘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煢煢小民是再傷也

西銘理一分殊解

龜山先生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而程子答之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殊龜山第二書曰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意言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伊川先生讀之曰暢時也未釋然乃朱子謂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

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此論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余觀西銘大意大抵以天地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以大君爲嫡宗以大臣爲家相乃直指仁體發明人生之初同出於天地之意初非以生我之父母言之謂天下之百姓與己之兄弟同胞無異也其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則亦承上文而言之耳程子言理一而分殊正是此意所以朱子曰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有家父母自然有個親疏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又曰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

非眞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詳味朱子此言又何有兼愛之疑哉至於綱領在其體其性之之言總令人求仁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昔者王政之行其民各有分田以爲恒產飢以其餘爲墳墓不幸而死則子孫藏其衣冠立主家廟以爲之祭而又歲時登丘隴觀松楸致思慕焉若鰥寡孤獨無歸者人君代爲經理祭厲有典不使其精魂無依而作爲災沴也王制衰息富貴者侈棺槨衣衾之美緦麻成行貧困者或至暴露原野東縛山岡亦不可得仁人君子有志斯世斯民者每爲三嘆余嘗讀唐史而見唐太宗掩瘞隋季暴骸深嘆其用心之仁業請於朝見之施行矣茲九龍山刱制義塚俾貧而葬地者皆得奉櫬窀窆而又別買閒地以掩遺骼此不忍之懷擴充最爲親切有合於王政之大者也而出於貧賤之士爲尤難矣吳子西友父子之所爲豈不賢於尋常萬萬哉雖然吾聞西友孝子也孝子錫類不匱因茲買山之德而化導里人絕水火之厝以復典禮則孝德之所及其後且有達人豈區區贈言之足以盡其美耶

擬傳諭滇黔檄文

帝王君臨天下凡聲教所暨莫不來享來王非徒貪土地之廣人民之富誠體上天眷顧之意不欲使僻隅遐陬一物失所也在昔周初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漢唐以來隸在版圖與中原編氓無異是則素號嚮化非跳梁爲患者比矣邇者明政不綱文武泄泄賦繁刑酷以致盜起燎原國以淪亡李自成牧豎小人攻陷燕都豺狼之輩影附若雲帶甲烏合幾於百萬宮闕災於回祿縉紳斃於敲朴原野膏肉川谷飲血元元塗炭不意復見太平天授我大清皇帝應運龍飛關門一戰摧枯拉朽士女謳歌卜宅定鼎收葬龍髯網羅逸臣則是我有大造於明也然後天戈西指全秦委命鯨鯢授首短狐革面嗣以江南荒淫民不聊生義旗東下飛渡天塹福唐二藩啣璧恐後雖王濬之入石頭高熲之擒叔寶衡其功績不啻徑庭茲肅王兵至蜀川勢成破竹獻寇伏誅神人共快遂使蠶叢魚鳧之區復有披雲見天之日爾昆明滇地兩省密邇隣壤戀臘最眞既懷徯后之

思豈無雲霓之望但恐奸人乘機煽惑愚衆效任囂敎尉陀之計將欲雄長一方南面稱孤殊不思彈丸黑子不過神州一郡我　國家士如熊虎衆若丘山若挹普定之吭浮牂柯之江如舉昆崙以壓細卵決滄海而灌熒蒿耳且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之所廢不可興天之所與亦不可逆也故竇融舉河西以歸漢李世勣籍郡縣以附唐並膺封侯之賞隆丹券之寄載在簡冊世所艷稱我

上柔綏遠人誠若金石能以土地軍民來歸者一體錄用若執迷不悟或稱兵拒順逆我顏行玉石俱焚噬臍何及故茲持檄往諭愼之毋忽

柏鄉詩賦誌

論曰詩肇賡歌賦始湘纍所以吟咏性情調和倫物也漢唐以降代有作者好學之士梳藉沈酣具載諸名家集及選本中茲一邑之閒或過客憑弔懷古有思或邑彥著述倡予和女有關興起莫不摭採亦風雅之餘義耳

南湖釣艇賦

人生幾亟萬古剎那彭喬邈矣壽命幾何息心逆旅撥竿水沱於是織箬蘼以爲蓬刳枯木以爲舟風駛葉迅浪湧凫漚噞片月於鏡裏攬灝氣於清秋中有寶鼎奚囊酒鐺茶竈摘雲霞以爲糧侶太虛而觀妙時有張子元豨白子見先同余欹斜於船舷之上傾壺而酌依蘆而仰白眼啚霄青雲林莽瀟湘筆意縈濮立想若乃岸穎灘嘴灣轉乎橋梛煙登翠桃色舒嬌鶯綫咮而不見雲飄霞而若燒船壓天而將失橹潑水而星搖漁火暗而螢光起桅尾鳴而蓁足跳有懷擁棹何處停橈至如春潞星明秋沙鷺皓晴溪雪霽幽窓霧掃采杜若兮方花搴芙蓉兮未老或聽雨焚香或讀騷藉草或餐山秀於重重或襲飃涼於灝灝或傍絲絛於籬根或聽黃鸝於山椌旋復登艇理我釣絲持螯餰餌其甘如飴躑足而覺食飽而嬉梧恥棲鳳山吝兮麋鹿揚鬐未覩乎滄海而曳尾已足乎汙池又何必綠鷁畫舸艨艟舲艎而泛乎三江五湖之涯者哉吁嗟乎古人死矣白骨何知東風蔓草萋月子規兮我不樂歲月如馳有美人兮山川閒之乃命長鬚洗盞赤脚扣舷而歌杜甫之詩曰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又自爲之歌曰身世飄飄一葉舲浪花如捲晩峯青閒來一枕浮鷗夢不許風波到野汀

懷古賦

余夏日炎蒸登樓避暑四望雲山千里在目緬懷古人聊為此賦以紀之後之覽者庶知此地衝繁自古而然兵燹繹騷民生何堪賴盛世生養再得良牧煦嘆庶能保其室家婦子不至為枯骸爾

登高樓以倚危欄俯栢邑之崇墉望堯山於咫尺想帝子之肇封自伊耆以訖嬗嬀皆湯沐之包容其後乃陟於帝位兮徙河東之平陶總如天之覆被兮均踐土而食毛望東垣之古郡兮迅流瀆激而揚波來

山右之繁峙兮浸東注而坡陀聯封龍之岑蔚兮山蜿蜒以巍峩環大陸之浩渺兮緬想禹貢之九河黃流徙而南奔兮此猶沉漾而滂沱滙漳洺槐滱泜澧兮底於衡漳而奔梭客有告余曰此古戰場也不見韃虜弓刀北連鴈代紫塞為壕政死沙丘井陘啟道春秋而降趙最雄豪中山引水圍鄗氣驕武靈發憤奏事車中亂臭魚蕘矯殺扶蘇亡秦未造此後禍水為災煽虐飛燕家不旨房王莽篡擅一十八年民生若煩白水真人昆陽鏖戰虎豹慄奔尋邑敗竄駐節廣阿邯鄲內叛豆粥蕪亭麥飯滹沱河水倏而冰堅日月光華復旦附鳳翼而攀龍鱗佐鄗南而宏贊有靈石之古蹟紛才人其藻翰弄神臯之奥區何以齊周召而媲望散余曰是則然矣繼此更僕亦有可得而稱述者乎客曰唐自天寶之亂祿山既滅思明繼誅魏博滄易並峙雄岡惟成德之強悍連瀛莫與平盧迨夫梁晉構兵營於野水距栢鄉而為軍擁鐵騎以如螳矜玄甲之耀日見絳旗之塡委咄哉德威老將獻奇謀於亞子夜遯壘於高邑逸待勞而如兒

乃次日以決戰擒長蛇與封豕梁由此其日衰晉昌熾而興起此舉關五代之興亡誅亂賊於既死他如宋室不競南北紛爭奉信王於五馬竟一旅之無成暨金元之已事每搶攘而縱橫各役勢以雄長嘯喘息其餘生惟有明之一代稍沐浴乎太平今值

聖明之盛世文章禮樂巍巍煥乎其光榮含哺鼓腹歌

帝力於何有兮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清

廣恨賦

昔江文通作恨賦淒惻動人但如秦帝窮奢極欲沙丘告終無所恨李陵降北生隳家聲亦無足恨也惟是古今治少亂多覆轍相蹟余推其恨而廣之非獨弔古生愴亦以志鑒誡之意爾

茫茫大塊運數難紀雖聖賢之代生歎駒隙之莫止維三五之明時迺各葆其淳理何澆僞之紛譸張而多詐於是恨有千端書吏累紙至若信陵救趙嬴刎夷門湯沐封鄗歡飲不原合從六國無事盟洹

一旦秦人反閒疑生弟昆醇醪混迹國事日艱齎志而死秦乃稱尊若乃陳王首事號爲張楚耳餘武臣並爲心膂孔甲大儒躬負且矧劉項之徒雲合飆舉一朝兵衂氣喪勢阻大業儵隤有如潮胥若夫典午不競南風禍煽八王陵夷石猧拼衍華亭鶴悲侍中血濺懷愍蒙塵青衣侍宴痛哭何及椒漿莫奠及夫趙宋開基豁達大度杯酒釋兵蕭薔竊慕遠法帝堯兄終弟作燭影紅移母子託傾光美德昭不永厥祚由後推前登史之誤或有載溺禍水捨身苦空投繯眢井獲尸颶風莫不魂搖噬臍遺恨無窮望金闕而惝怳悵玉殿之殘紅已矣哉翠輦不來兮永巷閉美人香銷兮歌舞絕芳草年年春苑生御溝日日波聲咽感慨興亡不禁涕泗之交頤兮千古頌聲歸我后之明哲

兼濟堂詩集卷之十七目錄

古樂府

短歌行
觀滄海
龜雖壽
薤露歌
蒿里曲
子夜吳歌（四首）
燕歌行效曹子桓送田彝淵

禽言（四首）

今樂府

哀流民
玉泉篇（三首）

琴操

擬將歸操
擬拘幽操
擬雉朝飛操
擬別鵠操

擬龜山操

四言

吏部徐元文別歸錢塘後因海氛阻隔歲暮抵燕喜賦二章以贈

五言絶句

猶龍與文衣詩有夜雪打空廊君詩在何處之句文衣和之余步其韻（選六首）
春日望西山
山行
高齋讀易

七言絶句

暑月露臥
涿州公廨古槐咏
東阿縣南渡河
讀劉夢吉詩
太行返照
嶽廟遠鐘
長橋攬翠
竹逕流水

荷池夜棹
南和秀才周者柯來謁詩有踏雨捲青菓添燈
　留故人之句余極爲賞歎
遲友人不至（二首）
和邑人耿爾贈（四首）
讀迷樓記
題畫
主父沙丘
和大司馬梁玉立趙郡風物雜咏

顏常山祠
望諸君墓
藺相如
漢光武廟
信陵君祠
燕臺亭
趙佗先塚
送韓康海還內丘
送吳秋林之江寧

三河縣
薊門古漁陽
鳳臺山
賜馬
雨中柬武進年隨菴（二首）
龍槐讌集
西子湖頭春色深
夏日雨後讀書
贈如皋冒丹書字青若
題劉公勇手卷

世傳王昭君出塞馬上琵琶及青塚遺迹令人
哀之余讀史知其嫁呼韓邪單于後生男伊
屠智牙師爲匈奴右日逐王則亦習而安其
俗矣故爲絕句以嘲之非敢唐突西子也
雨後林間聞鶯
讀陸放翁詩
元氏封龍山欲往不果
讀黃庭經

上元夜訪眞定張庚星父子
哭大宗伯龔芝麓先生（四首）
暮春咏齋中瓶花（戊午）
偶得名手畫扇望其蒼黛之色隔絕人閒如置身雲山深處
有感
又咏楊花（戊午年有咏）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古樂府

短歌行

我有長劒掛壁不試我有旨酒盈樽不醉（一解）年華一去不可再來讀書萬卷沸渾奇懷（二解）天下多故宜用俊傑筐篚小智難與植業（三解）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言色憔悴自冬徂春（四解）折脅拉齒范雎則相褚冠畸伍輿人是謗（五解）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百鍊之剛化爲繞指（六解）鴻鴈啣蘆載翺載翔畏彼繒繳遠至瀟湘（七解）維水有滸維山有岑高卧雲霞慰此素心（八解）

觀滄海

滄海非東崑崙非西倬彼天漢元氣混齊蓬萊三山是邪非邪銀臺金闕侯不乘槎潤色萬物震動九土沐日浴月天樞地戸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龜雖壽

神龜雖壽塊然一物龍德變化超然羅蔚委虵委虵

與時偕宜孔光則詐黃石可師達人之理彭殤一視
憤然任運哀彼代匱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薤露歌

大海湯湯鴻濛閉兮出日入月景不滅兮人命無常
遞相閱兮

蒿里曲

天地曠兮悠悠死不復生兮奚憂古今北邙兮高丘

子夜吳歌

悄悄與郎語聞郎大都去須待春泥乾爲郎治行李

其二

燕京女兒多何如吳下好荳蔻花正開甘作閨中老

其三

鐵甕城邊路掛帆到揚州儂欲隨歡去不是覓封侯

其四

浪船利帆風况是搖輕櫓儂心已斷絕泣涕淚如雨

燕歌行效曹子桓送田歸淵

燕山吳水路修長離筵絲竹發清商古人遺事空斷
腸一語知心誰能忘黃鶴千里自翱翔不能奮飛白
雲鄉春寒陰雨忽高凉佳人欲爲公子裳天涯回首
一彷徨今夕何夕幸同堂置酒臨風嗟未央長歌忽
下衆星光高車駟馬如履霜懷憂不覺鬢毛蒼良平
事業漫相望慇懃執手賦河梁

禽言

行不得哥哥霖雨三月平陸爲河欲濟無梁茫茫白
波行不得哥哥

提壺蘆壺盧提門前青草白雲來栖有酒有肉母嗷
嗷而餉厥妻

瘦兒瘦兒南山種麻子東風夜雨麻子浥不見苗秧
子焉知母心悲悔後遲

不如歸去遠彼矰繳喬林是處

今樂府

哀流民

田廬水沒無乾處流民紛紛向南去豈意南州不敢留白晝閉戶夜蹲踞簷前不許稍踟躕恐有東人不我怨上見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命也如何婦語絮絮逃人逃人兮爾獨何爲背爾主使我罹此荼毒我將爾詛我欲爾訕其口維坎路有杕杜縊者誰子烏鳶嘵嘵既喙而翕彼蒼者天哀此黎庶

玉泉篇

玉泉之水橋下過既淸且漣非洪波誰家孤子髮初紞翩翩遊戲城之阿命如飛蛾投漩渦炎天白日怒蛟鼉中流失壺空駭戚

其二

呂梁十丈奔如駛丈人常涉洄潏裏豎子之能不我知魂逐涓涓玉河氾褭裳欲往不可止鬼母啾啾髮垂耳

其四

嗚呼人間風濤何其深洞庭既波瀧濆侵長鯨礪齒若霜鐔左徒空弔楚江潯彼君子兮大川舟楫濟世而爲心

琴操

擬將歸操

河之水兮波洋洋我不濟兮非無梁迴車東望涕沾裳

擬拘幽操

載瞻西郊兮同雲油油觀象布著兮天道可求率遵祖德兮服事揚休讒人孔棘兮於君何尤終當有悟兮脫我羈囚

擬雉朝飛操

有雉有雉南崗上日出杲杲羽初颺雄喌其雌群雎和鳴而飲啄相望我獨何爲兮七十無家皤然成翁牧犢中野誰與餉

擬別鶴操

黃鵠海上來翩翩比翼飛弋者誰氏子矰繳發其機雄鵠各驚傾悲鳴向落暉搆巢五年未生雛雲中相傍徘徊欲下將何歸

擬龜山操

望東魯兮龜山蔽之豈不懷歸畏群婢之我疑山之陰其雨瀰瀰父母之邦實勞我思龜山龜山吾將移爾塡滄海

四言

吏部徐元文別歸錢塘後因海寇阻隔歲暮抵

燕喜賦二章以贈

白雲藹藹栖我草堂彼其之子德音不忘攜手言歸
涉其横江

横江既涉載旋其廬瓶有舊醅架有遺書山椁可采
澤魴可漁

五言絕句

猶龍與文衣詩有夜雪打空廊君詩在何處之

何文衣和之余步其韻

夜雪打空廊梅花窓外冷寒香初放時高韻何人領

其二

夜雪打空廊不知花落處只在風雪中風亦吹不去

其三

夜雪打空廊不聞夜雪響幽人正未眠澹然無所想

其四

夜雪打空廊迷却天邊樹孤舟一釣翁自識江干路

其五

夜雪打空廊濁醪味正濃夜深人靜後惟有一燈紅

其六

夜雪打空廊君詩在何處君詩猶如雪贈以雪中句

春日望西山

西望見雪山山雪同一色春來雪盡融山光淨如拭

山行

久負青山約今來雲上遊野花滿谷口流水出丹丘

高齋讀易

四聖紹心易秦人不敢焚若會先天意何須龍馬文

七言絕句

暑月露臥

曉夜炎風不肯停閒移繩榻趁孤螢袒胸跣足叢陰下臥看長河沒曉星

涿州公解古槐咏

古槐蒼鬱氣如虬飽歷風霜五百秋試看門前車馬道紅塵滿目夕陽愁

東阿縣南渡河

長途驛路出東阿草色蒙茸秋色多馬上不知身在魯臨流錯憶是滹沱

讀劉夢吉詩

鳳覽高風不可攀黃金臺下水漫漫古來誰是真同調晉有淵明漢幼安

愜園十景詩（選五首）

愜園在城南八里西汪村先子所築也十景皆園中之勝

太行返照

山色東奔勢若流深林返景一園收桃源舊址猶堪

賞莫說仙蹤古趙州

嶽廟遠鐘

干戈擾擾隔東籬人世興亡總不知夜半鐘聲驚夢
覺此身不負白雲期

長橋攬翠

汲水編茅成小池千株楊柳向人垂橋邊猶恐春陰
薄自插新畦三兩枝

竹逕流水

琅玕數畝傍深潭曲水流觴興正酣野客閑來復閑
往遶君只在此村南

荷池夜棹

一片紅香羃水灣幽情更不到雲鬟孤舟自愛凌波
去寒露蒼蒼起白鷗

南和秀才周茗柯來謁詩有踏雨擕青菓添燈
留故人之句余極爲賞嘆

鐵骨冰心人已去梅花蕭索幾興悲周郎後起稱英
妙開卷先吟踏雨詩

邀友人不至

南望思鄉不可歸清宵有夢尚依依遙思昔日登高
處古樹寒烟鴈正飛

又

朝來飛雨灑層城便有幽思滿畫楹黃花褭露誰爲
侶悵望白雲秋色平

和邑人耿爾瞻

未向南陽臥草廬疎庸空傍帝王居風塵自古多膠
擾悔不十年且讀書

其二

君去槐陰葺舊廬桑榆繚繞是幽居獨憐世事躭盃
酒看盡床頭鳥篆書

其三

萬姓勞勞未得廬白雲深處可容居耕田鑿井無多
事閒課兒童小學書

其四

纔到春明便返廬閒雲野鶴不停居他年若耆逸民
傳汸水西林藏異書

讀迷樓記

東去龍舟竟不歸烏銅屏裏醉春暉可憐一炬成焦土只有雷塘烏夜飛

題畫

青山一片紫霞堆紅樹桃花相間開應是天台迷去路不教劉阮出雲來

和大司馬梁玉立趙郡風物雜詠

主父沙丘

騎射馳驅盡國中秦廷私覿氣如虹可憐探鷇身無主草掩沙丘古趙宮

顏常山祠

孤城血戰捍邊陲一死常留萬古祠若解時平崇義士蜀川安得見旌旗

望諸君墓

齊城未破敢言歸代將人來事已非惟有報書垂史策年年古木泣烏飛

藺相如

氣壓秦廷失媚謀廻車避頗晉崇階當年刎頸因家國不爲交遊挹雅懷

漢光武廟

漢業重興自北來平原突兀見高臺不知鐘虡歸何處空有石人伴草萊

信陵君祠

功高五霸破嬴秦故壘茫茫草色新湯沐至今名尚在不知誰是屠沽人

燕蔞亭

不忘河北事應論麥飯君臣契託恩寂寞荒亭餘破竈行人指點舊孤村

趙陀先塚

龍川老吏霸羣蠻先塚蒙恩掩故山識命早除黃屋制贈金獨重大夫還

送韓康海還內丘

又向蘆溝橋畔行瀟瀟將雨洒春城床頭周易還携去望斷蓬山舊友生

送吳秋林之江寧（時載母南返）

八月秋風紅樹稠扁舟一葉下揚州情知不爲封侯夢載母聊爲五岳遊

三河縣

彈丸黑子是三河寥落人家傍水波圖佔誰憐民力
盡城邊驛路正逶迤

薊門古漁陽

北門鎖鑰接遙岑弔古空嗟草木深一自興朝定鼎
後蕭蕭松檜滿山陰

鳳臺山（此地有龍洞谷）

舊是長城烽火臺高峯鼎峙倚天開而今已見眞人
氣雲物先從龍洞來

賜馬

權奇名騎錦雲驕從獵翩躚過古阡新出宛羣猶戀
主驕嘶不敢下金鞭

雨中柬武進年隨菴（時在長椿寺讀王覺斯先生集）

讀罷文安百卷詩忘言更欲去支離遙知鐘過白雲
後夢遶江南花雨垂

其二

連朝雨色潤芳疇盡洗炎飈翠欲流誰念招提羊處
士芭蕉聲裏一燈秋

龍槐讌集

好友何人足論心高槐蔭綠夕陽深傳觴坐對西山
色雄辯由來慶盍簪

西子湖頭春色深

苧蘿誰解識西施一片湖光蕩漾奇欲洗人間脂粉
色春風獨立聽鶯兒

夏日雨後讀書

掩關謝客誦奇書松色篁陰翠可茹一室白雲自舒
卷何須山水問樵漁

贈如臯冒丹書字青若

佳士如今有幾人芙蓉江畔語偏新夜談不覺茗煙
咽分得梅花一片春

題劉公勇手卷

不向人間食嗟餘空山讀盡五車書百泉煙水依然
在何必終身臥草廬

世傳王昭君出塞馬上琵琶及青塚遺跡令人
哀之余讀史知其嫁呼韓邪單于後生男伊
屠智牙師爲匈奴右日逐王則亦習而安其

俗矣故爲絕句以嘲之非敢唐突西子也

漢宮一出號閼支博得單于驚喜時生子爲王名曰
逐相傳青塚也堪疑

雨後林間聞鶯

雨歇花香草倍青如篁巧囀入林坰此聲原不同絲
竹惟許幽人陌上聽

讀陸放翁詩

陸子放翁詩萬卷後來老練更疎狂須知深得莊騷
意莫與唐人較短長

元氏封龍山欲往不果

年來有興欲看山聞說封龍曲幾灣西蜀筇枝無覓
處碧雲空鎖水潺潺

讀黃庭經

汗牛充棟書何用一卷黃庭獨起余自笑老夫窮日
腹既餐熊掌復貪魚（官至宰輔復欲學長生故云）

上元夜訪眞定張庚星父子

小門深巷靜無塵一室熙熙物外春杯酒不妨留閣
老堯夫當日是天民

哭大宗伯龔芝麓先生

海內文章誰與儔一朝零落句山丘故人下盡羊曇
淚宣武門前水自流

其二

每共華堂醉錦茵高談雄辯志芳隣三年蘭訊時相
憶寶册今留紫鳳春

其三

扶持正論惟公許共濟時艱我願從生死交情眞耐
久扁舟丹旐淚淙淙

其四

才華豈但如蘇李經濟應知似范韓竹屋短檠悲夜
雪素車白馬望汍干

暮春咏齋中瓶花（戊午）

每到春來自種花花開燦爛似雲霞世人誰解能相
賞獨與園丁嘖嘖誇

其二

中郎當日有瓶花却恨燕都風裏沙孰似吾齋晴日
好白雲深處艷奇葩

其三

花開花卸本無情日夕昏鴉噪古城試向來春南陌望紛紅依舊遶枝生

偶得名手畫扇望其蒼黛之色隔絕人間如置身雲山深處

層巒叠障隔長谿茅屋斜連春鳥啼幾欲卜居空悵望白雲迷路草萋萋

有感

叛逆相連苦戰爭催糧加賦又徵兵誰知堅壁平吳楚仍是當年細柳營

又咏楊花（戊午年有咏）

裊裊空庭輕似雪依依小院薄如綿無人知是堤邊柳占盡春光雨後天

兼濟堂詩集卷之十八目錄

五言古

日暮自廣阿歸栢灞下二鼓
朝起獨坐
讀杜子美詩
讀李太白詩
夜醒
夏日感懷十首
五子咏
楊猶龍
魏環極
曹厚菴
申鳧盟
郝雪海
元日懷楊猶龍太史
和白樂天閒坐看書
冬月送人之秦州
贈伯衡周掌科

彥遠胡子浙之高士也隱於河洛偶以求友至
燕余讀其感懷詩渾脫瀟宕嘆賞不置然彥
遠不欲數數風塵中於其歸也作此贈之
送胡世其歸贊皇
甲午春流民南走如蟻有夫婦至滹沱河欲渡
舟子索值無以應遂弃其子女赴河死余聞
而哀之作投河嘆
趙友槐捐粮賑貧
和龜山先生作

冬日示行志和尚
客有勸余出世者余作此答之
銅雀妓（二首）
讀滑稽傳二首
讀殷仲子詩（有引）
出燕京右安門自祖氏園至萬泉寺廢城望草
橋蒲見丘塚纍纍
思鄉
寄楊猶龍（時官晉臬司）
可階從趙夢白先生遊數過從謂我似之悲歌
泣下余愧謝無能作此志贈
選唐詩清覽集作
春日感懷詩（六首）
示勷嘉二子詩
觀心
癸丑春申梟盟寄我杜子美像大名道孔心一
寄我杜詩鈔喜而有咏
殷太師比干墓

悟莫疑
張貞女詩（事在明季萬曆時因覽志而咏之）
古風
范子名德基字元生屋武安竹昌林中
七言古
踏青行
白子行送友人白方玉同州幕作也
汪雲礎過訪惠六安茶
題平子遠母馮氏節孝

祝撫院金公壽詩
訪故人不遇留題
七歌（甲午年作）
桃源行（有引）
雲龍吟（思循龍學士作也）
賦得夏雲多奇峯
秋夜行
辛丑初夏觀蔡子虛年兄即署就閒詩賦贈
邯鄲少年行（用高達夫韻）

申子冕盟永年人學道工詩余之好友也別後
或數年而一遇或一年而一遇遇則必相傾
倒今歲春杪至都談深浮白醉後竟不自知
踏月而去端陽後復欲歸里余旣久宦倦翼
思還則望申子結廬於洛水之側以俯仰二
儀錯綜人物凌霄漢而出宇宙勿使禽向笑
人於千載之上耳於其行也作此贈之
寄謝諫垣諸君子（丙午九月歸里作）
中和殿大學士兼冢宰金老先生家藏畫鷹宋
徽宗的筆也閒中命余題之余自愧弇鄙聊
爲七言古風以咏並請敎正
贈彭子士報
讀書歎
秋歌行
和氏璧行
上谷潘蔾山隱於西山年八十矣策蹇子部南
余作侁侁行以贈之
咏杜

過楊忠愍祠

兼濟堂詩集選卷之十八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五言古

日暮自廣阿歸栢滆下二鼓

暮雲爲赤鱗山色堆如髻野叟荷鉏歸坡田曠無際
倏忽遠近昏樹杪窮鴉儷路迷仗邅馬膏火明塍畷
陂月漸吐白浮雲復脫翳晶晶天水光花霧同一氣
荷衣霜露垂肅肅凉颸繼入門頓更猶烹葵餐粗糲

朝起獨坐

病痊久閉門坐息得其處濛濛太古涵雲物自來去
雙樹植庭陰一鳥向人語我心澹無營冥然安所助

讀杜子美詩

古作多蔚跂茲編實云聖盥手展縹帙肅然起恭敬
世人誦公詩擷芳資游泳我誦見公心楷模性情正
救琯雖云非其意實孤勁一躓不復收驊騮終遠屛
有語不忘君愴怛忠愛盛飄泊蠶叢間欃槮長鑱柄
路阻豺虎多身傍干戈橫燦燦浣花詞磊磊夔州詠
百年歌獨苦斯語泪如迸放舟夷陵後潦倒春華競
入困萬古胸抒發鴻濛性陶冶不可窮世秉詞伯政
讀之浹數旬高齋風雨併既哭復還歌枕藉以爲命
斯人竟已矣愁焉心如怲

讀李太白詩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
擲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
是氣日浩然不祇爲章句沈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
奴視高將軍才人詎能慕羽翮落九天掛席逐烟霧
留滯東魯雲躋躡釆石路我思汾陽王再衍晉陽祚

云誰識此人青蓮慧眼故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
璘也實惷愚偶而被籠絡龍章與鳳姿豈若爭食鶩
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誤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夜醒

春夜宿齋中睡醒覺夜永呼童然膏炷四壁有餘熲
長安百萬家悄如太行嶺犬吠時復聞積雪起空冷
耳目俱寂然中懷獨耿耿乃知喧闐地未嘗無眞境
不必聞晨鐘蘧然有深省

夏日感懷

富貴多磨滅貧賤亦支離人生天地閒倏忽如飈馳
羲陽不可倚誰能挽西曦惻惻烈士心常恐智慧衰
榮名古所尚修業當及時

二

登高望四野四野何蒼茫玄雲倏翕赩炎蒸變清涼
甘澤沛九土百物以時昌大哉造化功孰可與衡量
願以頌君子爲龍復爲光

三

好鳥在樊籠不能翺與翔哲士沉下寮焉能遂賡颺
仕路多高足援手藉金張歲星照金馬執戟甘爲郎
叔夜遇非時多才反致殃至人有愚色盛德貴深藏
卓哉大易訓知柔亦知剛

四

舉世尚浮華冠蓋自赫奕問以經濟方相對如窮鬼
咄咄殷深源虛名竟何益家國事方殷前箸須一借
思君久鬱陶奮飛無長翮海月如可拾我欲掛片席

五

瞻彼庭中樹燁燁有光華秋霜未及濡零落頓堪嗟

物華誠有時吾生亦有涯澡身嚴夙夜比德耀長葩
懍懍君子願徒聞詠蒹葭

六

宴安迺酖毒聲色亦塵灰試聽遼東鶴纍纍一何哀
拔宅乘白雲一去不復回秦皇與漢武古亦非仙才
隨運謀所適對月且啣盃

七

岵屺不可陟舊廬且關心年未逾不惑白髮忽來侵
蟪蛄鳴高樹霞氣變遙岑感此懷怵惕中夜起長吟
終當脫冊黻挾手趄長林

八

少者日以長長者日以老韶年高第人倏已爲枯草
世謂運推遷非人所能造抑知物亂眞自損致伐夭
欲以駐頹顏安得安期棗寡欲而節食庶可延壽考

九

泜原有高士槐濱有達人東西雖一舍無異比屋鄰
負才各不羈素業自相親絕巘同攀眺孤潭共垂緡
畢娶師尚長躬耕慕子眞嗟哉出處異而我失其淳

倦鳥思故山有巢在荒蓁時因晨風發良懷佳句新

十

宇宙日以新文章最汗漫諸子各簧鼓百家若河漢
白非卓犖識珠沙孰能判嗟余束髮時受業觀爻彖
四十竟無聞坐惜光華旦嘗聞聖人言約禮斯弗畔
庶用警餘年勤補拙之半

五子咏

楊猶龍

楊子氣谿如愛賢如不及賦詩敵少陵感慨時欲泣
嵯峨萬仞崗振衣自獨立每見必怡顏清風穆可挹

魏環極

吾宗雪齋子屹然古人風苞苴不敢至門庭閒若空
歲食并州水疏震日華東鄭公猶可見翹首送歸鴻

曹厚菴

厚菴精名理著書繼濂洛體用既兼全聖道豈如嚮
訓士良有方由博以返約一疏振紀綱千人自諾諾
偉哉文清儔大雅欣有託

申鳧盟

風雅道寖衰百家矜藻絢孰識古人心清微自相禪
乎千有奇姿氣高體亦變高齋數論文未覺隙光宴

郝雪海

郝生不羈士氷雪爭聰明方畧萬人敵抵掌死生輕
志大才頗踈飄泊中山城我欲往從之共作千日酲

元日懷猶龍楊太史

然燈照一室寥寥萬慮空燕臺風物冷春至不聞鴻
閉門無酬酢憑几理絲桐終始有天運大哉盤古翁
美人在何許琉璃蘭若東

和白樂天閒坐看書

朝罷即掩關中庭啖秋果蕭散百餘步復向齋中坐
坐久展書讀爛爛見福禍名以干進亡身因求利墮
何況戀妖姬自甘縛轞鏁亦有耽麴蘗翠羽包焦火
人生染此毒動靜無一可所以學道人曠蕩觀眞我

冬日送人之秦州

古人重友誼所信非徒然文章關聲氣況乃出高賢
君今赴關隴綵筆攜雲烟嚴冬凜積雪斑馬蹄如拳
執手一相送斗酒且俄延衆賓各有贈我意更纏綿

天下方多事撫綏宜爲先努力要春華及茲智慧年
倘有和杜詩莫惜寄瑤篇

贈伯衡周掌科

孔雀奮赤霄寒泉逢觝觸古人有是言初聞猶恍惚
懷仁衆所尚斯意豈碌碌嗟余閱世頗樸樕同槁木
八載東華道風塵消髀肉歸來倚劒嘯白雲滿秋屋
近交得周子豁然怡心目抗議文石陛宗廟瑚璉肅
慷慨念遺黎慘淡歌釆菖洪流方浩浩中原走蛇蝮
且共虎賁飲莫向季子卜日暮悲風來爲君一擊筑

彥達胡子浙之高士也隱於河渚偶以求友至燕余讀其感懷詩渾脫澹宕嘆賞不置然彥達不欲數數風塵中於其歸也作此贈之

東南有一士恥作老書蟫北至無終國西過首陽岑
跰足豈云勞曠覽一何深遺我一卷詩佶聱多遐音
展讀未及竟風雨掩孤鐔昔聞無功子結廬汾之陰
有友仲長氏相對但成瘖君今栖河渚千載諒同心
冥然觀元化不敢問浮沉況我茅堂下名酒尚可斟
忽復感時事高懷失古今飛鴻啼錯落廣廈誰能任
置之勿復道歸臥聽春禽

送胡世其歸贊皇

子爲大賢後郊外有名園賜書蒲𪋤架十載閉柴門
披褐來都下相見多嘉言言亦何所道但云山中好
白雲幕庭除花落常不掃開之怡余顏忽復傷懷抱
歲寒凋萬物今已生春草五行轄轢人盗之而使槁
若不豁雙瞳金石焉能保子歸待竹林明月紛浩浩
余將拂衣去抱甕以終老

甲午春流民南走如蟻有夫婦至滹沱河欲渡舟子索値無以應遂並其子女赴河死余聞而哀之作投河嘆

望望棄故里蹩躠度層阿積雪愁未盡寒雨浸長坡
豈不念鄉閭命也嬰禍羅行期計匝月遙望見滹沱
滹沱何澎湃春風增白波對此心怵惕四顧空延俄
饑夫前致詞亦欲渡此河離鄉日已遠無食一身多
況今襤褸婦黃口一肩駝但獲渡濟去冥報豈有他
舟子瞪目視笑爲船上歌饑夫語饑婦我當葬蛟鼉
爾挾懷中雛丐食行逶迤饑婦更無語長號赴奔渦

饑夫投其雛捐命同飛蛾是時天地黯慘色起嵯峨
饑民岸林立兩泣空跌蹉哀哉今之民而不如駕鵝

趙友槐捐糧賑貧

古道日以淪越人視秦瘠際此兵燹餘原野一蕭索
呱呱誰家子捐棄在長陌王粲賦何悲鄭俠圖空嘖
所思在平原養士扶國厄趙君躡遺蹤高風猶如昔
指囷活萬家邑閭均膏霈緩急物之時誰能無屯阨
何爲素封者撲滿不知割君看金谷園旋爲狐兔宅
積善惟天知食報自無斁

和龜山先生作

此日不再得莫問滄與桑忽忽度春華何以對彼蒼
嗟余近四十已非日出光爲學有大原所貴復其陽
此理苟不昧旁燭神無方放之則六合卷之亦針芒
富貴非所欲能用則爲藏貧賤豈可惡自屈卽爲戕
朱門多肉食白屋困糟糠立志宜卓然密之於退藏
展卷思古人字字遺澤芳寡欲而存心不息乃純剛
譬彼南飛鴈秋至莫徬徨衡陽與冀北天路豈云長
吾道非他岐允執是康莊柰何舍眞意買櫝綴詞章
齊龍與繡虎馳聲翰墨場聲利如大國斧斤繼牛羊
所學事云何移宅而妻忘我誦龜山詩發憤願自强
至寶非高深無勞梯與航有求則得之優游守其常
朗然方寸間終不可淪亡莫待蹉跎後老夫徒悲傷
嘗聞聖人言克念卽非狂

冬日示行志和尚

佛爲淸淨理禪乃解脫門無一法可說所貴悟其原
聖道惟至誠雍雍典禮尊洗心藏於密萬物豈能渾
究亦不剝落終古浩然存兼善與獨善大小各有源

上人試自證紛紛何足論

客有勸余出世者余作此答之

易稱是丹元大道爲羣母立德而立言精神貴不朽
濂溪與明道千載有眞壽何況孔顏者天地俱悠久
陽德方長時元吉在初九反復法天行兢兢夙夜守
勿忘勿助間不必金飛肘

銅雀歎

阿瞞負雄才生平實多惡峩峩漳水濱華屋充羅縠
賣屐與分香遙望西陵哭何如燕昭王金臺爲士築

其二

繐帳圍雕欄美人顏如玉諸侯多俘囚猶苦不知足
白日速陰風管絃尚調曲不見漢天子一妻遭囚辱

讀滑稽傳二首

叔敖本賢臣忠廉無與比治楚楚以興闢地幾千里
盡瘁殞厥身咨嗟在將死託子於優孟群臣良可恥
譚笑儼衣冠山居歌非俚寢丘四百戶十世奉其祀
楚相不足爲婦言有妙理

嬴季縱淫荒阿房窮塗墍赭衣遍道塗驪山工未寘
元元迫湯火鬼神亦瘁悴乃至欲漆城黝然光可被
嘉哉旃侏儒一言回狂恣蕩蕩雖非難蔭室未易植
斯高據要津而口竟爲鼻哀哉古鄉大胡不如優嬰

讀殷仲子詩有引

（殷淵字仲泓著廣平郡之雞澤人少負奇志與兄伯巖俱知名燕趙間常坐臥一小樓讀書數年欲大有所建立會流寇破京師乃死於郡西廣羊山年友楊太史以其遺詩示余余讀而哭之嗚咽不能已乃爲詩以誌且屬太史爲之傳太史仲泓筆硯友也）

凉風颯然來晏坐北窗下展讀一卷書字字皆蕭灑
忽而毛髮豎歌哭不可假絕命於西山豈望人知者

吾廬距數舍聞聲相思也乃今得神交焚香奠杯斝
赫號繞怒虹滂沱淚盈把仲泓忽可叫奇雲突高厦
至友有楊子爲文娩風雅作傳十年後墨胎祀同社
差哉不義徒富貴如飄瓦

出燕京右安門自祖氏園至萬泉寺廢城望草橋浦見丘冢纍纍

城中屋炎炎城外冢仵仵炎炎土上人仵仵人在土
百年瞬息耳來去誰爲主是人未土時有氣悍如虎
百欲養一身惟恐致呰窳胡爲忽棄捐甘與枯草伍
但見紙錢飛白楊蔭石戶狐兔爲其隣螻蟻爲其蠹
策馬過問之有言終不吐去去勿復道登高望遙浦
傳是耶律城今惟餘殘堵陵闕盡灰隤瑣瑣安足數
易水有新釀飲之消愁苦及今不爲樂去日安可補
咫尺野雲來杏花雜風雨

思鄉

連歲傾烏臺憂傷頓欲老故人多隔絕不得相傾倒
日月如逝波但見原上草子女稍長成幸可慰懷抱
有兄在彭城有弟淮陽道霜月動鄉思月白紛浩浩

寄楊猶龍（時官晉臬司）

昔在丙戌歲釋褐拜金閶共入木天署嘉言比岦章
討論無虛日妙義燦珠璣黽勉歷寒暑索米忘其饑
余時官瑣闥君行入紫薇是時宵人聚天門高巍巍
雲中既豕突豫章復合圍人心佈風鶴草木盛藜葳
遂令豺狼徒漸欲薄王畿余時抗疏上金賜諫臣歸
禁網欲踈濶民生尚嗚噫哀哉余薄祜煢煢失所依
苫塊自寢息風木空歔欷我友念獨切三載同病悲
雙鯉日日寄文綺有光輝區區賤子心不得遂初衣

豈特感君恩兼以慰所睎春日柳濯濯駕言四牡騑
聚首每達旦語語色欲飛唱和千百篇敝篋盡芳菲
以此爲歲月不復憂讒譏直欲凌摩詰豈惟陋李頎
海內有心人負笈策輕肥願言見楊子晰義於芒微
一麾赴晉臬寃滯察其幾陰德銷鉗網貫成忘是非
連月音書來寸心願勿違緬懷元白交千里夢魂依
惠莊喻郢質匠石聽斤揮我友不得見雨雪漫霏霏
遙望太行岑羊腸不可刉庶幾脫簪紱拂竿共釣磯
　　可階從趙夢白先生遊數過從謂我似之悲歌

　　泣下余愧謝無能作此志贈
美人日以遠嘉言日以閒回首泲河干欲洒千行淚
我生甫垂髫猶及見襄制奄忽鬢毛斑光景如隔世
翩翩豪右子袨服多妖麗所寶惟孔方口腹適甘脆
不見白屋人饑寒困塗泥郭若有古風悲歌守窮歲
裂眥不義徒云我諳大計庶幾忠毅公孤雲同搖曳
嗟余材力薄清節焉可繼黽勉夙夜心坐擁百城勢
看劍與檢書北窓當共憩莫使毛薛公千載空遐契

選唐詩清覽集作

鴻濛啟元運靈淑鍾人紀亳起肇賡歌風雅隆周祀
漢魏有升降六朝多靡綺卓哉貞觀君世濟擅厥美
磊磊富瓊枝寧獨杜與李歷下重格調竟陵采幽旨
遙遙古人心筌竿若隔耳大道已曠邈澆氣顧莫止
鎮以中和音萬物返其始

春日感懷詩

少伯霸越後五湖烟水清子房學辟穀欲從赤松行
古之賢達人脫屣視公卿而我竟何事高卧占燕京
寒威日凜冽三月及清明春風度楊柳百卉始向榮

啾啾榆枋閒鳥雀自相爭何如空山下萋萋芳草生桃花蔽夾岸冷冷澗水鳴念此長太息流涕濡冠纓歸與會有時遥憶古人情

其二

種樹以爲林結茅以成屋家有負郭田聊足供饘粥春風樹若黛秋雨山如沐二三老農人戴笠牧黃犢此事樂有餘此生甘鹿鹿虛名煎膏火途窮見車覆憂來每無方顛毛種種禿座右金人銘朝夕事三復箴銘眞吾師敬愼以爲轂

其三

范丹釜生塵曲逆家落魄張陳與蕭朱銜纖爭强弱所以朱公叔絕交甘寂寞人生重友朋明信以爲約鬱鬱青松色歲寒終不削愧彼桃李花方春競絢焯余家世燕趙由來恥浮薄策馬古鄗城遥望邯鄲郭桓桓信陵君仗義資大略好與屠沽游孤寒欣有託嘆息斯人夫仁風不可作

其四

猶龍與鳧盟我輩論文早王孟加復生晨夕相傾倒晚得巢嵾子浩歌天地老仗劍走西秦尋源崑崙道不見古時人唯見連天草長鋏復歸來黃鵠翱著昊莫効隨陽鴈飲啄謀粱稻庶幾其夷猶廣羊山色好（巢嵾子殷岳也雞澤人）

其五

展轉不能寐然燭照空房童僕俱靜默鷄鳴夜未央起視天宇濶晶晶衆星光招搖尚西指參畢忽已藏憶昨庚子歲太史占災祥熒惑與長庚凌犯互相傷冬初彗孛出識者多憂皇豈料春正月鼎湖龍飛翔

衮衣不可見悵望白雲鄉

其六

芒屩沿溪行西至白雲院白雲自去來不見古人面松陰羽士家晨爨炊香飯曲逕轉幽篁綸巾雜丹篆對此默無言玉液思修鍊當年長春子萬里走雪山諄諄不嗜殺沙漠賽龍顔乃知言仙術仍欲濟時艱安得戰伐息著岫閉松關

示勷嘉二子詩

吾年五十餘氣血漸衰老爾等業未成使我縈懷抱

長者頗知書歐李筆法好次者畢論孟未知敷文藻老子復何爲日日東華道豈不念鄉閭林園多茂草欣逢日初昇海內未穰穰歲值丙午春天賜豐年造倉鶊鳴黃桑麥秀發岐早秋禾遍郊原水田足香稻吾將歸乎來高歌問瀛島（是歲九月余果歸里）

觀心

周孔扶名教佛老言生死統此一心耳人紛其指我常坐高齋兀兀念不起一燈照空幃寂然心欲死心豈真死哉澄澄備萬理氣化日乘除靈源有終始廣大自精微先須去其累明月照長空寒夜天如水

癸丑春申鳧盟寄我杜子美像大名道孔心一寄我杜詩鈔喜而有詠

既獲子美像又得杜詩鈔拜像慰吾心讀詩締石交憶昔天寶歲安史並咆哮河朔堅城破鋒鏑過函崤公起居諫職救琯謫草茅漂泊至西蜀滂泣落山坳鹽車厄騄駬涔蹄困龍蛟如何忠義性百死不可拋惜哉不再用幕府老江郊

殷太師比干墓

商受荒厥緒毒痡遍九土賢聖六七君感慨成今古太師懷忠烈殺身對宗祖世運幾千年巍峩崇廟廡不馨周俎豆獨沐殷風雨我聞尼父筆龍圖銘摹暜倘聽諫輔言八百豈敢侮空明七竅心不悟淫酗主碧血化白虹鷹揚已耀武馬鬣比華崧箕尾照洪滸既仁亦且聖憑弔過南浦

悟莫疑

人生患不悟既悟若猶疑好聲莫好色好色死之基好酒莫好利好利禍之資作詩頗自適切忌在傷時著書亦可樂無識莫強爲古來聞達士勞苦瘁四肢

策足據要津履險無坦夷所得僅毫末所失萬有奇不見邯鄲道黃粱一夢癡華亭與上蔡失足更可悲功名留竹帛如鳥過目而奇語青雲人既悟不必疑

張貞女詩（事在明季萬曆時因覽志而詠之）

既仕而殉難此乃士之常既嫁而殉節此乃婦之常偉哉張貞女斷義於毫芒一言諾秦晉生死爲楊郎何必車百兩何必縟千箱何必合巹爵何必共筐篚矢志在同穴盟言不可忘聞訃痛欲絕對鏡洗紅粧

相從于地下形化骨猶香祖孀再勸慰爾何太匆忙
生亦可守節何必遽殞亡女言若不死許我往奔喪
否則必決絕勿用徒憂傷孀與伊父謀是女性德剛
不如且從之徐與議權量女乃至墓側衰服哭悽愴
哀感動路人天地爲激昂以手抉其墓遂欲共幽藏
祖孀垂涕泗爾死我亦戕女言依我語易髻弁姑嫜
娣姒及傔從私語共彷徨自古豈有此無乃輕于殃
女言我意定廟見歸其房入厨作羹餈上堂供稻粱
楊呼爲冢婦嘆息此姬姜居諸倏數月蟲語變蛩螿
祖孀從容語大義亦允臧宜圖冰上語鸞鳳共翺翔
華鈿耀寶釧明珠綴兩襠流蘇垂錦繡交頸許鴛鴦
車馬如流水兒女必成行女言此何語人生亦有良
百年瞬息耳終歸於北邙幼讀列女傳仰止如堂皇
耿耿鐵石心寸寸斷柔腸隨俗雖可悅豈不負義方
毀容碎珍衣漸至減水漿絕粒以待斃附葬葉祜傍
作傳者李子叙次頗聯詳余幼聞此事愧之瓊瑰章
茲讀南亭志蕪香爲表揚古之貞女多如此實難當
士而若此者古惟有首陽西山采薇食千古共頡頏
寄語矜飾人彤管有芬芳

古風

農家有眞樂歸田始得知一犂耕初雨五月織新絲
牆頭梨棗熟鳥雀莫令窺圃內蔬菜長灌溉不失期
秋成但得半豈復愁朝饑雖曰官租急幸免戍邊陲
晚黍況已芟新釀日可期入門喚婦子客至速爲炊

范子名德基字元生屋武安竹昌林中

漢有臺孝威隱於武安山采藥以自給鑿穴巉巗間
州郡辟不就日聽水潺潺存神養性命外物不能奸
茲事載史册高風邈難攀范子通大道陰陽自循環
捐棄名與利朅來共我閒夜深相對語青燈照心顏
參同與悟眞其中有可删何以相勗勉林下閉松關

七言古

踏青行

野外尋春春未去踏青偏向桃花處三株五株發村邊梨花杏花花相助便令童子呼濁醪仰天大笑且蹲踞追憶當年掌絲綸百年機務勞思慮一從予告在田閒觸熱衝寒皆不預豈無傾葵向日心自有羲和執日御漢家天下已太平才非留侯奚借箸寞然一醉玉山頹雲横谷口青溪暮

白子行送友人白方玉同州幕作也

白子白子將西征一劍翩縩何飄零翩翩記室豈所願暫曳珠履說公卿憶昔文場曾酣戰奎光直射天香殿主司頭腦大冬烘過眼誰知五色變邇來許志在柴桑高歌獨怡甕牖光就余鄴架檢縹緗酩酊一枕到羲皇區區傀城大如斗素心卻已復何有短衣匹馬去蕭然秋原落葉幾回首嗟乎哉古人豪貴成丘塍今人竄市鐵冶何足憑權門蹲嚕不下士誰是原嘗與春陵西去同州隣華嶽雙手好將白雲捉大呼希夷陳先生芙蓉片片待余蹤

汪雲礎過訪惠六安茶

十年探藻縹緗庫射策彤廷稱獨步種就河陽一縣花五斗忽念折腰誤俠氣翩翩藐二豪一官輕視等鴻毛掉頭東去廬江側泊浮酒船持蟹螯邇來壯志悲折落暫典荷衣別猿鶴一劍孤懸走栢人叩門傾倒開寂寞寄我新茗汲水烹乳花浮面嗅清英高譚四座珠璣錯暑炎全消涼飈生君不見古人縱橫有舌在爲虎爲鼠多變改明朝馬首向燕臺人言公才大如海

題平子遠母馮氏節孝

黃鵠歌聲夜未央燕山越水道路長瘦陶佐治淳且良以德化民比仇香清風兩袖惟空囊三女一子泣他鄉夢魂飄緲度關梁泪流洒血染衣裳數卷蠹魚遺青箱孤兒成立不復僵春日零露秋嚴霜屢試不第歸路忙卞和哭玉荊山陽六走長安乞詩章掃門曳裾上華堂自咏新什聲琅琅彙粹風雅藹縹緗如金石兮如琳瑯我續列女闡幽光得此配之祀瓊廟賢母孝子家世昌

祝撫院金公壽詩（辛亥十月初七日）

山嵯峨水洋洋產生偉人氣昂藏少年腹笥飽縹緗司馬家風比琳瑯芰荷為衣芙蓉裳二十早登玉尺堂尚書粉署舌含香淸通簡要不尋常三銓頌美度汪洋盡收騄駬與飛黃海上風烟颷起狂樓船南下旌旆揚

天子旰食念水鄉特簡精忠招陸梁知公大才濟川航耑勅宣揚德意長襁褓東海盡遐荒約束循覆如驅羊當宁奏對現禎祥嘉公懋績在風檣銀臺晉秩錄封章憲臺正色効贊襄遂開大府莅恒陽燕趙宣雲惠澤颺衽席萬民皆殷昌水衝沙壓田瘠荒抗疏論列為除將時際亢暘作災殃視民如傷痛中腸請蠲請賑不遺忘桑麻千里無流亡淸操不樂食玉漿勞謙君子誌循墻百城凜凜若懷霜十部從事札十行十月小春鴈南翔鈴閣高處金琅璫公方振衣千仞岡靑鳥來傳鼓銀簧瑤池綵衣雙鳳凰我公頷生百寶光不須龍宮寫禁方直心已入選佛場為公高舉九霞觴

訪故人不遇留題

憶昔數年之前曾此遊高歌痛飲恣傾倒倜儻不羣者誰與子之意氣如雲凌蒼昊幾歲寄我空中書藏君隻字比瑤草長安市上再相逢握手為歡抒懷抱造化困我久支離伏櫪驚詫春光老起來策杖任聽之兀兀欵叚東華道門對高城蔭樾幽西望靑山黛色早一丘一壑饒奇姿竹樹交翳橫荇藻剝啄柴門三徑開稚子烹葵薦梨棗倒床黑甜午夢觧栩栩眞覺華胥好腹中有話空咽回墨瀋淋漓已成稿寄語司閽他日來堦石莫惜為我掃

七歌（甲午年作）

嗟余弱冠未知名跰足十載走荒城途窮友遭俗眼白披裘帶索笑零丁上書一朝見天子夜半前席在承明金盤薦食何足羨通經稽古有餘榮嗚呼一歌兮歌初放眼光直出牛背上

二

生年忽已三十九我父見背在己丑寒雲滿空雪滿山但望松楸如疾首遺書滿麓不能讀直筆欲繼班

馬後（先子著有明書未竟）平野堂前十畝園松竹當年手自培
嗚呼二歌兮歌思哀悲風颼颼從天來（平野堂在栁庄）

三

母之祖考由於張有明正人官職方撫我鞠我多聖
善歎歲會甘啖秕糠教兒讀書婦紡織篝燈不知寒
夜長兩兒今已衣朱褓負米何由上高堂嗚呼三歌
兮歌聲咽蟲聲蒲壁愁如結（正人張職方載趙忠毅公文集孫北海畿輔人物志）

四

有兒有兒大江西（兒晴作令建昌）折腰作吏亦何爲彭澤湏
翩蛟龍怒匡廬崒嵂連九疑白鹿春雲搖古樹扁舟
何處問幽奇雙魚欲寄無黃犬三年不見空相思嗚
呼四歌兮仰天啊中夜徬徨不可寐

五

有姊有姊嫁爨陶中年無病忽催凋光風轉蕙崇蘭
謝幽室一閉不復朝爾獨何爲不相待使余慈姊音
嘵嘵從爾地下爾知否諸孤遺恨泣清宵嗚呼五歌
兮歌未歇惕其思之愼勿忽（母以哭姊卒）

六

有妹有妹志獨立良人蚤沒獨掩泣生兒命苦無父
師一經喃喃手自執夜半時聞黃鵠歌共姜守義幼
所習三冬紡績供舅姑寒颸飛雪空房急嗚呼六歌
兮長太息白日淒淒澹無色

七

有弟有弟志不下倣儻權奇擬天馬饑寒不救妻子
啼高文落紙多魚雅十年困頓未逢時薦福千本碑
空打高秋爽氣合奮飛一朝冠蓋傾洛社嗚呼七歌
兮歌欲停念爾高齋對翠屏

桃源行（有序）

昔晉有高士陶淵明貫身三代嘆其身遭劉宋禪代之際世之人莫已知也故作桃花源記繫之詩以自明其古處其文云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嗚呼非此中人足道乎又云劉子驥親往未果後遂無問津者嗚呼非其人津可問乎乃唐人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等皆以桃源爲神仙而東坡亦不能辨以爲漁人所見乃避秦者之子孫是皆無異於說夢也余嘗熟讀陶集偶有所見擬作數句雖詞意膚淺庶幾窺於作者之意云爾

淵明自謂羲皇人作爲詩記擬避秦秦人宋人一而
已詐力篡殺不足詢柴桑自有桃源渡洞口雲深落

英聚鷄犬尚有古音聲衣裳不作新制度此中避世可千年春花秋月自娟娟峽中不知人何事世人逆望惟青山山色溪光終不改武陵白雲白相待却笑時人欲問津避秦之宅竟安在

雲龍吟（思猶龍學士作也）

昔有退之與東野欲爲雲龍相追逐抒其不平之鳴吾友又見猶龍氏肝膽無猜共此生奈何落羽復分飛驚心雷雨之砰訇西出井陘塞南走城臯道汾水悠悠無盡時黄河東下速滄溟安得與子徘徊鉅鹿

下讀史遷奇文之浩浩不然憂能傷人使我鬚髮皓白如雪而將老

賦得夏雲多奇峰

五月六月雨時作奇雲蔚起紛錯落倏見莽泱抱日流旋與回風相磅礴亭亭一柱峙太空混茫元氣通寥廓森森岩岫列千層明霞君溯耀丹巖天台鴈宕何足多五岳真容起空濛世人見雲不見峰豈知峰即爲雲雲峰變化無窮時造物神力誰厚薄憶昔曾懷向平心青鞋布襪冠竹籜婚嫁未畢禽慶往誰

能文策凌飛鶴以茲感嘆望雲峰醉眼常存古丘壑

秋夜行

寒風一夜悲騷屑萬木蕭疎聽秋節白雲在天鬱不流梧桐半死芙蓉折畫堂張宴鼓青絲霓裳六幺相閒之美人二八顏如玉目成心許恨別離悵別離兮可奈何我今作歌爲君歌

辛丑初夏觀蔡子虛年兄郎署就閒詩賦贈

大雅廢墮三十祀夢白之後謫仙死鄭衛雜奏盡淫哇吹以絲笙若隔耳君才卓犖本不羣十年讀書浚

水濱句句驚人飛鳴勢俯視卮言若蠓蚊昨日遺我詩一帙展卷光氣已氤氳薔薇盥手然後讀讀之爽氣凌高雯點檢生平發深省惻惻遺帋望引領古風直過元道州流涕欲叫閶闔迴春來萬事等塵埃春圃春花爛熳開羡君獨具有詩才富貴於君何有哉

邯鄲少年行（用高達夫韵）

邯鄲少年良家子輕裘肥馬平千里抱守朱仙曾突陣大戰凌河身未死時移事去何紛紛易水燕山大纛屯負米何曾逢李白有策不得獻吾君君不見今

日交情薄五侯七貴自相索以茲抱犢西山遊欲將
仙人入藥求夢回明月寒燈夜猶憶射雉三十頭（崇禎末年流寇與左良玉戰朱仙鎮大清兵圍大凌河）

申子凫盟永年人學道工詩余之好友也別後或數年而一遇或一年而一遇遇則必相傾倒今歲春杪至都談深浮白醉後竟不自知踏月而去端陽後復欲歸里余既久宦倦翼思還則望申子結廬於洛水之側以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凌霄漢而出宇宙勿使禽尚笑

人於千載之上耳於其行也作此贈之

數年不見心若失一年不見心轉迷春消夏長子來
思夜飲香醪醉不知平頭奴子歌吳曲百囀流鶯耳
半凝子才超踔如騕褭不上春宮愛紅蓼依人羞登
王粲樓訪友常理山陰棹好奇兄弟似岑參閉戶讀
書千百函每至孫登長嘯處笑指堯夫舊草菴余也
仕宦風塵久潦倒天涯將白首今世知我有涵三又
有伯巖稱黃耇與子落落成三人不分廊廟及畎畝
興酣搖筆驚鬼神愁來白眼拋敝帚學宗滄海祖岱

嶽孰問行潦並培塿子今歸去洛水東烹煉丹砂慕
葛洪扶持元氣灝虛空三十六帝外臣同臨別何必
灑淚紅待余青鞋布襪枕石漱流彈琴而咏先生之
風

寄謝諫垣諸君子（丙午九月歸里作）

衣一箱書一駝行李西渡桑乾河桑乾之水水揚波
諫議大夫十二人設筵張席離國門離國門一何遠
執手叮嚀歸莫晚主聖臣賢千載期房杜魏宋是良
師感君情念君厚鶴怨猿啼雖可憐金門好友應難

負唱驪駒重進酒日暮西風幾回首古來賢達皆相
知誰繪丹青傳不朽

中和殿大學士兼冢宰金老先生家藏畫鷹宋徽宗的筆也閒中命余題之余自愧弁鄙聊爲七言古風以咏並請教正

氣應少皐爽鳩氏勁翮森竦勢欲起人言此是海東
青飛過碣石三千里三千里外集橫木虞人巧計相
羈服一朝獻入長楊宮日食大官庖下肉華絆金鏇
逸氣生爪如銀鉤足枯荊尾燕臆潤目常側雄心慘

濟若經營伏盡秋高商飈發翠華雷電動雲陽獵師相將始出籠礪砌下鞲色若熊草枯木落狐兎驕夌霄一縱搏飄飈須臾洒血滿平地龍媒照夜競呀鑣功成歸來振毛羽恥與燕雀同儔伍畫壁猶令凡鳥驚丹青仍對雲臺府君不見祝融之精為鳳凰五德俱備羽虫王千年一見煥文章祥鳥自古比忠臣周之尚父稱鷹揚閎天散宜旦奭同翱翔

贈彭子七報

長安擾擾人如俔誰識塵埃有彼美酒甘如醴為君

傾斗熱風生悲歌起悲莫悲兮人壽之不可期樂莫樂兮吾心之可自喜談詩說劍颷颷而驚人夢魂飄渺烟蘿裏扁舟一葉下邗溝北固山前弔江水六朝衰柳尚淒迷寒鴉飛盡宮墻把歌舞粉黛何足多可惜古之才人今已死今已死塚累累花鈿寶鈿娟室人輕裘駿馬驕閭里有錢自入衛霍門誰肯解衣衣寒士買犢歸種粱菽田把竿適釣雎陽滸勸我休從赤松遊且留黃閣蘇瘖痏感君盛意徘徊成功者退天之理策蹇秋風大陸澤澆花瀹茗待吾子

讀書嘆

古之人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況已宦遊三十載游登臺閣與公卿以茲掛冠辭魏闕翩然學作東陵生不羨人間萬鍾粟不羨凌煙閣上名朝餐一溢米夜發一囊書燈下細字眼猶明汗青得失紛縱橫讀之三嘆臥前楹朋儕年來半死生文章嘐嘐向誰鳴不如棄書學躬耕一犁春雨晚來晴皚嶠川前白雲平六角黃牛敲蔓荊落日西風短鬢撐但見曠野與荒城歸來好共妻孥語獨食不惹夢魂驚

秧歌行

鳳陽婦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黃河北風飛雪沙撲面雙鬟腰鼓自婆娑衣衫襤褸帕在首自言出門日已久前年壽州無雨澤今歲泗州決河口父母生我亦嬌姿藏在深閨學絡絲織成合歡鴛鴦被嫁與輕薄年少兒少年輕薄習賭博日日娼家醉平樂粧奩典盡鬻黃牛公姑頭童齒已落我唱秧歌度歉年完了官租還種田南來北往如飛鳥如此艱辛寔可憐

和氏璧行

爲瘞隋蔡荊石作也荊石與余家小阮康辰爲姻戚有才不售于時以病死年僅二十九耳其友王子服蕪湖人哭之慟且徵詩以誌不朽余念荊石且高子服之義作此令子服焚之以告荊石寘漠中可泣下也

荊山有玉無人識埋在深巖古澗側元氣內蘊眞質
藏落落頑石同一色山中流水自潺湲漠漠平林織
寒煙遊人樵牧不敢顧夜夜孤光上燭天卞和亦是
楚國人家傍荊山來往頻雙眸閃閃如掣電手剪棘
蔓披荒榛始焉駭愕再嘆息此物良爲天廟珍抱璞
自詣郢中獻刖足屢遭讒妬嗔返向荊山三日泣低
昂天地撼鬼神感召君王剖石璞一朝琬琰出輪囷
自此和璧傳海內連城聲價重嬴秦蔡子荊石眞奇
俊灝若鯤鵬乘海運南溟三千水若雲扶搖九萬風
斯迅才高能賦鸚鵡文弱冠已作鵷鶵論自矜平步
上青雲自誇走馬曲江濱連戰文場不得意蕭條抱
膝對秋旻一朝二豎膏肓起白玉樓成長吉死鐵網
木梟珊瑚碎合浦珠移鮫人徙豫章木秀林先摧蘭
茝香生霜偏靡哀哀孤婺斷猿腸黃鵠歌殘熊丸止
蕪湖有王子意氣凌蒼昊夙昔定石交雞壇車笠好

爲位哭之涕滂沱裹糧北走邯鄲道蹇驢破帽衝冈
泥陌錢灸絮踏宿草馬牛襟裾何足云徵求珠玉攄
懷抱我思荊石若卞和獻玉未售苦蹉跎不作頑仙
作才鬼世人肉眼可奈何莫倩青蠅作弔客有友王
子良足多嗚呼有友王子良足多

上谷潘藏山隱於西山年八十矣策蹇至鄗南
余作侁侁行以贈之

生平結交走侁侁富貴利達喪其眞詩書道義如墻
壁彎弓下石起怒嗔潘子藏山無物累翛然古貌含
太淳芒屩西度谿孤嶺鳩杖南遊槐水濱問君來往
有何事念此一片素心人素心相與四十載易水白
濤盟猶在時移事換入林藪數椽茅屋白雲發汲水
耕田憩夕陽手種棗栗已成行朝挈筐筥餔鳥雀莫
登蠼螋喚牛羊有子不必教讀書有孫常令草閒居
如今年已滿八十餐霞飲露騎青驢寄我山中自製
藥松子黃精與鹿茸海上還丹多虛幻此餽眞實未
敢知我今龍鍾漸支離他年相見復何時持此一詩
鐫山頂意氣淸風蹤跡奇

咏杜

老杜才名高萬丈詩云删後更無詩此豈人力之所爲山川風雨發其姿玲瓏刋盡琅環秘鐵寒迫出奇嶇詞文章自不關花鳥性命深沈乃出之亦知不祥造物忌原非富貴飲啄資但快狂言豪三尺安問令名垂來茲

過楊忠愍祠

我行八月燕山道白溝河邊秋欲老堤平沙靜雲不飛易水西來波浩浩道傍舊有椒山祠忠魂直上逼

蒼旻拜瞻公像起徘徊泣流再讀擊奸草奸人殺公公不死藏血化碧不可爍灼灼星列是公精千年歲社陳蘋藻世蕃之屬獨何爲嗟哉豚鼠多顛倒

兼濟堂詩集卷之十九目錄

五言律

園居即事（二首）

九日集樸園（二首）

戊子典試山西獲鹿道中過淮陰侯祠（四首）

井陘西瞻白面將軍祠而嘆之

送友人南歸

送董良合罷歸

金魚池上

檢庄

霜雪變歲云暮耳目所觸無非淒切音容之遺

舞形夢寐率成不覺其哀（二首）

懷梁昭性村居（四首）

送劉淇瞻侍御歸葬

過新樂觀伏羲臺浴兒池

過定興拜楊椒山墓

孫平侯柴東巡邀飲別館圜丘鬱鬱雨中萬家

皿澤僅二里有江湖萬千之象

苦雨自省垣歸邸
過傅掌靁太史廳園
送李光宸給諫終養
柬友人
雪後懷環極魏都諫
寄高溫如官蜀閬中令
送辯若弟歸里（二首）
送張東山年兄參藩江寧
送申凫盟歸干平

春日憶山中園林寄諸弟
燕九節同猶龍諸友遊白雲觀（五首）
送喬文衣歸里
送王康侯歸瘦陶時考中翰失意
送宮紫玄歸廣陵（二首）
淇瞻劉年丈邀集徐園同猶龍太史青嶠給諫
即賦（二首）
咏螢（二首）
送楊猶龍年丈赴晉臬

送友人白青玉歸
丙申清明日同白方玉蔡著雍兒勤游祖氏園
亭遂至萬泉寺
追送田髴淵
讀呂新吾先生遺傳寄臧之年丈
送高念東請告歸里
贈殷伯巖
寄梁昭性
贈彭士報

冬日飲半齋即賦（二首）
追送趙友沂中翰
送許傅巖請告歸里
談及孫北海著書
曬甲石
寄吳梅村中允
喜田髴淵至都
贈孫北海少宰
庭前柑子花開步田髴淵韻

紫場中賃地構堂曰如野作亭曰片雲每於公
退晚涼嘯咏其閒
送王成公歸江寧
懷太倉張無近掌科
戊申九月邀曹峨眉遊祖園並餞
寄桃源令舍弟裔訥
玉簪花皓潔色如凝脂花品之嘉者喜植于隂
地日炙之則萎黃矣辛亥夏余居郡城酷暑
爲虐僅餘喘息六月晦日墻下玉簪有臺翹
然其花將吐余於是感秋氣之將至煩暑之
欲退也况由斯以往七夕穿針中秋對月鴈
嘹壢而南征菊紛披而錯采甘果競進清酌
徐來其樂豈有極哉是知花之與時有消息
之義故爲賦之
贈平子遠南遊
慰李灌叟青衿被黜
和霍龍淮遊娘子關水簾洞
送彭士報歸歸德並懷宋牧仲

庚申春日客有詢余以近有何樂者兼言二三
知己米珠薪桂感而咏之（四首）
聞賀伯玉移居石窩舖有感
贈葉城羅嶺州父母
除歲
秋日雨中吟十二首（選六首）
贈商和沈頤仙父母

七言律
奉贈孫北海先生
送張螺浮掌科請告歸里
張螺浮都諫夢中有十年霜雪老黃門之句諸
公奉和因次元韻（二首）
和大宗伯龔芝麓元韻
別同門石仲生年兄
和高陽李坦園相國
和寶坻杜純一相國

和紀伯紫
詠錢礎日十峯草堂
贈平子遠爲母祈詩
送龔彥吉旋武進
別少司農嚴絜菴
奉和爾和趙掌科
讀東虎李方巖楚遊草即贈
夏日同李方巖張元裕過雕橋尚書里遂至石
屏卿院
過欒武子祠懷古
觀靜樓者澱林李親家年臺園中新築之樓也
先旣作亭種蓮蔭以垂柳余名之曰遠香茲
寄觀靜樓記文以示雖未得登眺而山川勝
槩澱林胸次浩浩已見之矣（二首）
九月朔日坐玉樹軒觀雨
秋日聞厲園丁自南村移竹栽巢雲亭左右
讀五代史
讀陸務觀劍南藁八十五卷終

子侄勳等壬子新春入滙景園閉戶喜詠
思友
寄魏環極光祿
哭亡弟辯若四首（壬子十月）
壬子初冬偶作思楊方伯也（二首）
癸丑初春奉和大名道心一孔公祖年臺八居詩
一時作者林立魏子惟度爲之首倡惟度名憲
閩人也
山居

巖居
樓居
茅居
鄽居
船居
水居
村居
甲寅初秋有感
甲寅秋九月同勤兒遊城東北隅槐川書院有
感作二律紀之（二首）
九月廿一日夜雨喜作
和張元裕南湖泛舟答謝元韻
再贈平子遠
乙卯中秋京師出兵赴荊州時傳言將渡江進
取也廿一至廿三連日夜雨（二首）
後秋興八首（選六首）
過井陘
登小峴

笑草玄
祀信陵
悲常山
奇毛遂
乙卯九月有懷泥河張元裕詩壇
賀白仲調補中行
燕臺秋興（八首選四首）
將赴魏村山居寄社友喬百一
趙問源九日約觀菊阻雨不果
千秋臺
野雞舖
眞定府
欒城郵舍
九日登城南崔府君廟
述懷（八首選四首）
和梁敷五太史雨中見懷
李腹公內翰見顧述懷奉贈
贈姜眞源巡視茶馬

服闋赴都至中山（自此以下壬辰年以後作）
春日過蘆溝橋
送蘇文昌同年會試不第回閩
又挽二如孫中丞
入直過雪
秋夜
和楊猶龍作
奉贈青壇成閣老
和法黃石太史
安丘節同猶龍文衣觀仲溪遊白雲觀
哭堯山梁村程祖母舅
和亦菴金年兄夜酌論詩作
清明日同諸年友送葬彰義門外過天寧寺觀
　塔因憶先塋有感
小亭新成猶龍晩過納凉即和前韻
寄竟甫兄防河彭城
送田髴淵歸雲間
餽龔芝麓淶酒和韻

送薛行塢請告歸省
贈仲芳錢年文
劉元昭邀看海棠於慈仁寺
送衛部孫請告歸里
送楊悔菴之江南
送黃于石之嶧縣
太行曉翠
光武遺蹤
送徐元文
送秦留仙檢討請假歸無錫
興勝寺花園內有高樓三層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橋西有王墓
彭城放鶴亭
家兄竟甫築草亭於防河公署榜曰駠鶴蓋繼
　放鶴而後有此亭也
送王雪麓之鳳陽
懷猶龍楊方伯時在四川
和龔芝麓韻

奉送朱蒿菴都諫謫閩
大行皇帝哀詩（八首）
題楊椒山爲冀栴軒書梅卷
贈谷席之歸里
薊州懷古（二首）
喜吳修齡自崑山至
輓四川方伯楊猶龍（十二首）
坦園李老年兄招飲西軒少傅衛闍石先生有
　咏次韻奉和
和李君渥親家
送葉眉初之任貴州司理
咏雲峯高公闔門殉節
丙午八月請告歸里縉紳先生送我於國門之
　外者車馬數百日暮乃得南行
寄餞送諸公
懷闕
至眞定
至里

奉送增美劉年兄祭告泰嶽東海
送簡文選督學江南
送譚舟石赴榆林
贈黃之抱甕園
贈臨城喬百一
丙辰仲秋輓潮陽太守麗榆叔不受僞職病故
　潮州
夜飲北玉齋兼寄田髯淵
和梁敷五戊午除夕
又和己未元夜
送堵乾三歸無錫
僕人王楝壬子春南遊武當山
坐忘
壽通許令弟倫淑
奉和孔心一公祖咏宋子飛只可山房（四首）
奉和龐雪崖詞林見詢
楊子元授中書舍人
奉輓荆石蔡年任宅岁

輓馮子韶
奉輓閩督覲公范老世兄盡節和少司農環溪
魏年翁原韻
贈張元裕
丁巳正月廿五日馮公祉邀飲於友竹齋
丁巳九月登馬鞍山是日有家兄竟甫兒勷同
友人李聖之白見先
丁巳十月輓中嵒盟　二首
元昭鄧太史契濶久矣每承憶念縞帶紵衣之
雅情同僑札兒勷過江拜之床下適館授粲
慇慇無已愧乏瓊報書懷以寄
和張元裕
辛酉初春偶思閩中之樂遂成八律　選三首
贈晉州郭父母

兼濟堂詩集選卷之十九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五言律

園居即事

爲園依堞雉蒼鬱亦羣山霞帶秋光淨雲收野鶴還移花遮曲逕激水下松關酒史茶經外吾生聊復閒

其二

小築樂餘年此生聊可寄崇臺映赤霞芳沼羅青芰率爾壺觴開灑然丘壑致余非灌園人不廢於陵意

九日集樸園

萬古重陽日人生向此過愁催雙鬢短青入一園多遥岫懸高雉平橋綴晚荷菊觴頻喚取遮莫醉顏酡

其二

移樽登小閣雲物晚來清烟外霜砧落霜前白鴈横寒山吞暮日流水匝孤城登眺悲今古長吟賴友生

戊子典試山西獲鹿道中過漢淮陰侯祠

望望行將夕孤城起暮煙沙深遲倦馬野濶響孤蟬鬼哭韓侯廟雲崩背水川明朝九眴路叱馭莫迍邅

其二

大漢承天運偉哉命世才圡門赤幟出河朔陣雲開
相背豈君意假王是禍胎未央鐘失血憤懣有餘哀

其三

咄咄蒯通計豈知烈士行秘謀羞絳灌武畧失良平
漢世無茅土中原幾戰爭拜瞻遺像肅古廟近荒城

其四

令人書不載告變豈無欺赤族酬龍準扁舟媿子皮
奇兵吞趙魏古屋泣熊羆呂雉誠多詐空令漂母悲

井陘西瞻白面將軍祠而嘆之

漢軍輕轉戰天數豈能爭身死井陘口人傳白面名
亂山堆落日古木竄寒鼯可恨左車子區區尚戀生

（趙將也與韓信戰死土人祀之無姓名）

送友人南歸

山色猶如昔遊人欲向吳輕鯈浮淺渚高鳥下平蕪
澹澹秋雲沒荒荒白日徂亂峯戴古驛征馬正踟躕

送董良合龍歸

懷君非以祿歸去豈夷猶楚水春烟暖吳山翠色稠
歌詩空正始採藥問丹丘好息垂天翼扶搖萬里游

金魚池上

晴日遊芳沼凭欄歌有臺錦鱗冲小艇幽鳥哢疎槐
山遠雲常沒堤平水自廻憂時空灑淚對酒欲停杯

榆庄

逐隊豈吾願尋幽事事嘉春寒蜂護蜜地僻鳥棲花
落日山粧靚孤村烟縷斜欵扉有野客白酒向鄰賒

霜露變歲云暮耳目所觸無非悽切音容之遺
每形夢寐枕上率成不覺其哀

薄宦嗟身世升沈未敢羣已甘違書省終愧隱江濆
紙上逢青眼夢中望白雲高寒兼永夜先覺曉鐘聞

其二

怙恃悲雙失淒涼獨此身飄風拂素枕孤月冷松筠
尚媿臯魚死徒傷孫綽心嗟哉乘化者松梓自爲鄰

懷梁昭性村居

下帷非好隱萬卷擁奇書夢草能華筆然藜自照廬
渟水幾虹歛秋風白鴈疎停橈訪戴者幽興欲同居

其二

君有桃源意溪流自可尋山開懷葛地人尚鹿麋心
秋晚收粱稻婦賢供織紝空園無一事明月伴孤斟

其三

習靜宜秋野高人養跡深畊雲歸草舍曙色耀高林
雨霽蔬堪摘庭閒鳥自吟攜琴思一造共醉桔槔陰

其四

曠野能收道況逢琴瑟秋山雲不作雨澗水亦生愁
奇字窮三易高懷隘九州花間無日課晏起而科頭

送劉淇瞻侍御歸葬

契濶情何限啣哀腸斷時因君風木感切我蓼蒿思
望望再旌遠行行白馬嘶永懷他日夢應在坯山西

過新樂觀伏羲臺洛兒池

萬古眞元氣獨鍾至聖身龍圖開道奧鳥跡佑斯人
野色空池綠荒臺晚樹春遺經有卦象俯仰盡經綸

過定興拜楊椒山墓

何世無龍比哀君王佐姿孤墳留易水碧血黯荒祠
正氣無今古招魂有歲時白溝舊戰壘樵徑野風吹

孫平侯柴東巡邀飲別館圓丘鬱鬱雨中萬家

門澤僅二里有江湖萬千之象

清曠來風雨寒塘欲醉漚翠微封古寺紅達障飛樓
宴色春城晚清言方丈幽因思淮北日天際掛歸舟

苦雨自省垣歸邸

彼蒼不可問積雨漫長空萬竈浮烟杳層城御液通
水衣緣壁上野鶩起庭中左掖歸來晚憂懷賦草蟲

過傅掌靈太史曉園

自有滄洲意瀟然三徑清藉花能醉客坐樹不妨鶯
著述淹風雨交遊念死生濁醪君不惜一晤一回醒

送李光宸給諫終養

君奉高堂去白雲歸路長瓦橋漫野水花嶼度春光
青瑣桐陰寂皂囊諫草香容城居最近著述莫相忘（瓦橋花嶼皆在上谷）

柬友人

天地欃槍滿山河景物移再鷄盟石友補葉寫新詩
道以遲能重書因悟轉疑中原高戰伐運甓是吾師

雪後懷環極魏都諫

世事榮枯見人情陵谷變青山久念我白雪猶如君

睽背分朝旭書灰共夜分灞橋何處是高卧惜離羣

寄高溫如官蜀閬中介

來往三巴路王程計幾千干戈依戰壘涕泪見人烟白日烏蠻聚高原豹虎眠家書三月少秋月正孤懸

送辯若弟歸里

薄俗恥高隱歸與其若何寒雲起涿鹿秋色滿滹沱執手聲中淚離觴醉後歌乘時方努力中歲易蹉跎

其二

梁鴻入越日季子遊燕時爲客誰青眼還家是白眉

分金何足語樹德莫如滋尚媿姜家被搖搖念故籬

送張東山年兄叅藩江寧

雪裏驚分手離筵一放歌吳江楓色冷晉邑暮雲多詩卷應常寄松風夢自過六朝餘勝跡北眺盡寒波

送申鳧盟歸干平

結茅洛水上韻骨自珊珊縱掖鶯皇甫聽歌避伯鸞詩名燕市噪樽酒夜燈寒白雪空山裏何人歌猗蘭

春日憶山中園林寄諸弟

雪霽長安道風吹遊子顏高齋春不暖獨卧夢常閒古樹家寒鳥白雲鎖故山同胞應念我何處下松關

燕九節同猶龍諸友遊白雲觀

寥落白雲觀人傳太極宮古碑餘贔屭至道是崆峒蕉鹿成今古亡羊有異同狂歌吾輩在懸解問天公

其二

薄暮思無已登高覽廢城徘徊今日事慷慨古人情寺挾雙峯起雲留片雪明還丹如可就禽尚願同行

其三

爲愛春陽好逶迤傍水隈臨觴飛鳥過趺坐野雲開

諸岫紛相接仙人去不來欲尋眞樂事莫遣鬢毛催

其四

冥心求靜者一徑入雲烟雪霽峯巒曉天高堞雉懸華池一井現金液幾人傳惆悵白雲事聯鑣日暮還

其五

冉冉雲中起先生不可留扶笻凌海嶽脫屣覲王侯瑤草壺中覓元珠象外求只今憑弔處惟有晚山稠

送喬文衣歸里

愛爾悲歌士官卑志不違聞鷄提劍舞秉燭惜花飛

春促燕山月青歸泜上薇著書蒲石室伯玉正知非

送王康侯歸癭陶時考中翰失意

同學登樞要君成汗漫遊世方輕鸑鷟吾自重驊騮
春草斜陽路荒原野渡舟潛夫遺論在仰止足藏修

送宮紫玄歸廣陵

秋盡寒山出旅人不可留劍光衝暮雨霜氣冷征裘
薊北黃金貴淮南桂樹幽送君從此始濯足大江流

其二

出處關千古君歸意若何酒徒燕市散海色廣陵多
世事憐芻狗吾生愛薜蘿草堂春雨足蒔藥養天和

洪贍劉年丈邀集徐園同猶龍太史青嶠給諫即賦

兩度尋幽勝開筵對晚霞鶩灘集網罟秋燕過蒹葭
堞雉悲今古笙歌沸草花談心終不倦愁聽暮吹笳

其二

縱下憂時淚何妨醉碧岑虛檐侵鳥道危檻迫濤音
晚水斜陽照高城岸柳陰忽驚雙鬢老燒燭共長吟

詠螢（記言贊處晦而明有君子之道故詩中及之）

熠燿來良候因風掛夕霏自憐身渺渺敢羨鳥飛飛
向月光偏杳依花氣更微秋來雷雨急何處掩清輝

其二

入室復依檐凌空不礙簾偏宜秋徑遠豈愛暑風炎
高下疑星墜參差畏露沾孤光甘一燭不敢効幽潛

送楊猶龍年丈赴晉臬

十載稱良友胡爲四牡騑無言可用贈有淚欲同揮
出處既如此文章寧遂微芳名各自保庶共芰荷衣

送友人白青玉歸

故園一片月相照共生平儉歲無憂色山田惟力耕
床頭留舊釀世事盡浮名余亦明年去開看春草生

丙申清明日同白方玉蔡著雍兒勳游祖氏園亭遂至萬泉寺（祖氏者將軍大壽也其園右安門外）

倦眼宜春放青青任馬蹄名花發石岸新水漲前溪
虛閣清風入梵居古樹齊尋源仍策杖猶欲過橋西

追送田鬋淵

數日勞鞅掌悵然君遠行飛蝗殘晚稼積雨黯秋城
前路驅山蔽孤舟吳月弁華屋有醴酒誰與聽啼鶯

讀呂新吾先生遺傳寄減之年丈（新吾諱坤萬曆朝進士官至少司寇所著甚富有呻吟語等書蓋白沙甘泉之伯仲）

大道亡年久茫茫孰與尋哲人起往代遺像肅秋陰

白日光明氣名山風雨心兄隨蘭譜後鍾呂邈遺音

送高念東請告歸里

澹然無世慮秋雨茂陵人偶爾華簪脫何妨藥裹親

青山好曳杖新月漫垂綸舊有丹丘侶應同臥草茵

贈殷伯巖（伯巖鷄澤人曾為睢寧令棄官歸與楊猶龍友又與白湖三講求性命之學遊五岳名山能詩戊戌秋至都即旋余賦此送贈之）

不作淮南令歸來事桔槔名山多杖履用舍有風騷

奕氣虬鬚動清言洞澳高卜鄰已有願終共隱蓬蒿

寄梁照性

爾汝當年契于今情倍殷高齋留舊墨春柳寄停雲

朗照何時醉清心得妙聞平生燕趙氣慷慨惜離羣

贈彭上報

博雅稱彭子追隨已歲年賦成梁苑雪丹鍊玉芝田

酷愛猶龍氏更隱　眠忘形真老友不受世人憐

冬日飲半齋留賦

斗室春生暖雪餘晴色多高談消塊壘美酒憶滂沱

調饌添新味臨池存舊鵝巖城猶未禁乘月到烟蘿

其二

言念蓴羹美君恩未可違故人相對飲明月照烏飛

雪色歸青鬢梅花發舊幃明年更有約火樹燦春衣

追送趙友沂中翰

鞅掌真多事蹉跎媿玉山名文華日月孝節動鄉關

湘水孤帆濶廣陵舊業閑連城知國寶大雅佇君還

送許傅巖請告歸里

直節中朝著兵機閫外聞息心甘入道掛席已離羣

詩老浣花法才高月旦分百泉多隱逸懷古共慇懃

談及孫北海著書

部上家聲舊江干意氣真元黃悲往事水火嘆生民

靜色來三徑高談動四鄰著書有北海猶欲裒清塵

曬甲石（在山澗側）

親見隋煬事征遼又復然憫忠焚戰骨掛甲向山尖

流水今猶古白雲去不還士人三兩輩艷說大唐年

寄吳梅村中允（時得二子）

三年別海上憶爾望金臺弓鼎軒皇去山河庾信哀
桃花存舊譜梅影漾新懷再索雙珠樹欣覘吐鳳才

喜田髴淵至都

占斷烟霞處復來燕市遊絃歌空有待松菊已無愁
亭敞延虛月詩窮共敝裘相期千載秘不是爲封侯

贈孫北海少宰

當代純心者如公有幾人蘭亭得秘蹟伊洛是功臣
花發吟晴日窓虛度晚春邵年能入室快見闢荊榛

庭前柑子花開步田髴淵韻

漕輓依航至移來錦石傍白花紛自喜野色動微涼
黃待東籬菊清分別院香晚霞人醉後猶憶故林霜

柴場中貲地搆堂曰如野作亭曰片雲每於公退晚涼嘯咏其閒

避人成小築彷彿似山家仄徑偏宜石疎櫺不厭花
夜談得老友汲井煮新茶綠野他年事誰云此興賒

送王成公歸江寧

春日買歸舫高齋雪夜留雲山從此遠書劍幾番愁
與舫聞佳話秦淮擬勝遊他年相憶處明月照蘆溝

懷大名張無近掌科

棓披曾聯袂直言天下聞酬歌燕市酒獨卧洞庭雲
教子修鸞翮著書尊典墳風流知未歇數載惜離羣

戊申九日邀曹峨眉遊祖園並餞

澄懷逢菊節挈友上湖亭曲愛花間度山憐雨後青
開雲棲古堞雁鴨隱深汀暫挂江帆去寧甘作客星

寄桃源令舍弟裔訥

近得桃源信舊河水漸通一宮如垤蟻百里盡哀鴻

鍤畚回天意殷憂動聖躬好將循卓蹟媲美古人功

玉簪花皓潔色如凝脂花品之嘉者喜植于陰地日炙之則萎黃矣辛亥夏余居郡城酷暑爲虐僅餘喘息六月晦日墻下玉簪有臺蓢然其花將吐余於是感秋氣之將至煩暑之欲退也況由斯以往七夕穿針中秋對月鴻嘹嚦而南征菊紛披而錯采甘果競進清酌徐來共樂豈有極哉是知花之與時有消息之義故爲賦之

煩暑擬將退幽花吐一莖不爭桃李色豈有綺羅情

澹澹迎秋氣娟娟對曉晴應知先桂菊芳馥滿簷楹

贈平子遠南遊

愛寂居深巷壺觴留故人一肩行李瘦半載見聞新

閩粵僊遊嚴江湖[illegible]釣[illegible][illegible]悤頻看劍何必嘆沈淪

慰李灌叟青衿被黜

一衿何足戀鬢蓬分宜休傴老能敎子孫灘可飯牛

青山常[illegible]鶴自[illegible]人閒事終同逝水流

林下多幽事秋遊娘子關濃花開洞口老樹接溪灣

瀑起空中月猿啼雨後山丹丘應不遠乘興好躋攀

送彭士報歸歸德並懷宋牧仲

千里時相憶魚書意若何士窮俠骨在金盡酒顏酡

鄗上悲歌舊梁園風雅多衰年惜老友誰與醉烟蘿

庚申春日客有詢余以近有何樂者兼言二三知己米珠薪桂感而咏之（四首）

萬事都成假吾生爲最眞宦情薄似紙詩興不無神

歲月催行旅雲山若待人書空咄咄者小草竟何因

其二

偶而三槐座今宜二仲延那知眞樂地不在貴乘軒

詞賦驚前輩功名讓後賢庭前花燦發許我醉如顛

其三

世上風波險人情嚬笑難但存夢幻想應作鼠蟲觀

玉粒常須索金蚨豈借看雞聲連畫角未足擾漁竿

其四

濟濟衣冠會英英文字雄有山藏霧豹指日夢非熊

誰解越中橐空憐國士風登高憑弔處寂寞古今同

聞賀伯玉移居石窩舖有感

何處逃魑魅石窩可卜居盟心甘白水避世有蝸廬

一逕山樵喜半床花氣虛幽棲吾素志欲共種園蔬

贈藁城羅蘋州父母

瀛海沐恩波政成人物和滹濱移化雨嶽色潤鳴珂

經世廉名著君章藻思多陽回欣道長桃李滿菁莪

除歲

雪霽風猶緊柴門閉寂寥典衣供吏檄沽酒話清宵

除歲無侲子迎新有栢椒詩人尋伴侶吾道未全消

秋日雨中吟十二首選六首

最愛雨中景淒淒懷友心層城高鳥下遠樹暮鍾深老覺風欺齒愁因月照砧茫茫此世界豈盡少知音

其二

寂寞無人問空齋別有天微風吹岸草細雨洒平阡肺熱新停酒蔬成不用錢村童教識字好使檢書箋

其三

昔日談王霸今朝學圃農雞豚時自牧飲啄與人同

痛哭空懷古狂歌擬送窮夜來白露至已滿菊花叢

其四

空堦聞雨滴秋草日霏霏但惜故人少不知生事微官貧餘粥粟計拙有林梅儉食供軍國何能發舊醅

其五

霖雨斷人行纔聞鴈有聲長沙連歲戰東粤一朝平聖主恩寬大將軍氣縱橫兵戈如可洗努力事躬耕

其六

晚年就退靜閉戶自潛藏栽樹多成果移花已半塲捲簾看蛺蝶撒網上漁梁更得延生訣龍宮檢異方

贈南和沈頤仙父母

仙令自中州休文風度優雪霑麥隴足雲映錦堂稠冬日新添線陽和羣獻謳南山徵福祿惠澤藹春流

七言律

奉贈孫北海先生

靈光歸峙幾人存古道長安獨閉門三代鼎彝蝌蚪
篆四朝史册鑒衡尊身形似鶴無丹竈書法如鸞自
翥騫此去故園春草長好依明月夢前軒

送張螺浮學科請告歸里

人物今稱姚宋儔濃花晴日起離愁宦情瀟灑浮雲
在世事風波江水流諫草常留旌折檻新詩獨賦憶
披裘伯牙臺上琴聲遠何處蒹葭一葉舟

張螺浮都諫夢中有十年霜雪老黃門之句諸
公奉和因次元韻

十年霜雪老黃門去國名高道益尊頷下批鱗身欲
粉虞淵取日手無痕牛衣對泣孤臣淚宣室陳言漢
帝恩華髮相逢驚歲晚歌風重續石壕村

其二

十年霜雪老黃門抗疏朝陽君父尊流水高山風自
古青天碧海月無痕悲歌燕市留臣節擁棹荆江念
主恩可惜扁舟今又去春花如綺照孤村

和大宗伯龔芝麓元韻

脂車計日指槐陽話舊情深感慨長共許文章能報
國豈知鬢髮各成蒼人如北海尊常在歸向東籬菊
未荒旋馬廳前居第隘蕭然那得橐中裝

別同門石仲生年兄

昔年曾共侍廬陵祖帳仙舟舊友朋豈謂驊騮堪太
息莫言驢賦自多能雲開高鳥翔千仞天外孤峯矗
萬層聞道故鄉春雨足菰蘆深處掛漁罾

和高陽李坦園相國

無才寧敢玷崇班歲月驅馳指顧閒縹緲五雲瞻紫
極逍遙一杖到青山太平春酒人同醉楊柳野茅堂天
賜閒自有夔龍思補袞著簪求舊可能還

和寶坻杜純一相國

版泉南度逅恒山却望彤庭豹尾班自是相如多臥
病非關白傅愛投閒當公綸綍憂勞日愧我雲霞縹
緲閒此去杖藜尋藥餌何時洛傲覲　天顏

和紀伯紫

鍾山醉老太平春自與雲霞道氣親三代尚存惟我

輦百年獨步見斯人久居深巷絕華轂恥向侯門迹錦茵高隱從來思濟世慇懃屬我作良臣

咏錢礎日十峯草堂

梁溪亦是先賢地萬古常留泰伯墳書屋深藏南嶽氣茅亭時遶太湖雲百年皂帽狂歌慣三世靑箱奇字聞丘壑烟霞絕外事子孫相約共耕耘

贈平子遠爲母祈詩

簇簇春花滿帝京途窮誰復念書生一肩行李煙雲色雙劍飄零菽水情京兆可能識賈島夷門終是老侯嬴燕巢華屋知何處欲向山田努力耕

送龔彥吉旋武進

星軺將發趨吾廬聞道歸歟侍板輿華國才宜游上苑亢宗綏合佩金魚任公臺上鄉思遠泰伯城邊古木疎旋軫若能相問訊午橋莊畔有樵漁

別少司農嚴絜菴

楚江風度邈難儔裕國今推第一流自愛歌騷追宋玉更知淸妙似莊周焚膏曾共棘闈硯看月遙憐赤壁秋此去叢臺頻悵望滄浪好何寄滄洲

奉和衛和趙掌科

天垣左掖近承明稷契常懷戒滿盈午夜滂流太傅策千家圖繪監門情多君獻替心無已愧我謀猷績未成車過蘆溝頻佇望遲遲周道野人迎

讀束鹿李方巖楚遊草卽贈

一卷新詩楚水頭歷冬及夏始迴舟雲飄僧舍茶煙歇時看高風酒力稠慢世敢誇鸚鵡賦逢人先解鷫鷞裘可憐逆旅輕奇士芳草王孫自倦遊

夏日同李方巖張元裕過雕橋尚書里遂至石屛禪院

蘭若幽棲遠市城西南形勢翠雲橫細泉斜映池荷色密葉深藏好鳥聲偶借禪床分午夢便攜村醴過柴荊野人不必知名姓十載蓬萊殿上行

過欒武子祠懷古

有客銜炎到古臺淒涼祠宇使人哀風搖麥隴留殘粒案缺爐煙有敗灰大陸東瞻水欲涸太行西望翠成堆歸來重檢丘明傳誰是當年僑份才（時天大旱）

觀靜樓者灤林李親家作臺園中新築之樓也

先既作亭種蓮蔭以垂柳余名之曰遠香茲寄觀靜樓記文以示雖未得登眺而山川勝槩溉林胸次浩浩已見之矣

風塵冉冉送居諸爲愛煙霞返舊廬野水時來侵竹逕閒雲偏欲傍松除晴看大陸當窓盡醉俯衡漳入望餘危坐不知秋漸老槿花榮落復何如

其二

聞君頗好仙人居檐外飛雲動碧虛濟物功成應拂袖澄心獨得喜懸車拋殘午夢聞啼鳥讀罷黃庭摘

圃蔬最愛芙蕖深寄處喬林朱檻遠香初

九月朔日坐玉樹軒觀雨

節近重陽景物新高齋趺坐靜無塵殤藏深樹知觀雨花出嬌容似向春棲畝餘禾添粒子開鑪舊釀醉閒人煙霞世外真堪賞誰是先憂後樂身

秋日聞鴈園丁自南村移竹栽巢雲亭左右

少年曾志五湖遊金馬歸來欲白頭幾朶菊開菊圃淚一行鴈帶鴈門秋長安卿相交情淡故里風花晚節稠更有茅亭添勝事移來翠竹滿平疇

讀五代史

濁醪澆盡柰愁何五代紛紛逐逝波纔見全忠雄汴水倏聞亞子渡黃河西川王孟成翻掌洛邑優伶自倒戈花項幾年爲帝業澤民善政史編多

讀陸務觀劍南藁八十五卷終

南渡詩家有放翁才高不與衆人同心如秋水湖千頃筆抵春山翠萬叢報國有懷入畫角學仙得力似冥鴻晚年獲此真良友寒夜蕭蕭醉碧筒

子姪勸等壬子新春入滙景園閉戶喜咏

罷相歸來問芰荷荒園老屋映庭柯文章應許如班馬詩賦還應擬李何偶向曇華尋寂樂時烹香茗對藤蘿春來桃李爭先發喜見烏衣磊落多

思友

嘆息年來萬事非友朋零落更何依且亭詩在春雲黯劍閣人亡旅櫬歸幾卷佳書延歲月一罏香茗對漁磯黃冠緇衲爲朋侶猶勝風波鬪巧機

寄魏環極光祿

樹雲相隔此心同十載煙霞夢寐中溫清人知如閔

損經綸羣望似姚崇著書成帙名山業飲酒多方樂
聖功退谷先生好晤對籐花亭下晚香叢（退谷孫北海先生也）

哭亡弟辯若四首　壬子十月

垂髫曾共誦奇書自許才華世不如蹭蹬中年始發
蹟迍邅一令便懸車治留棠蔭稱遺愛詩積青箱走
蠹魚此後五人中少爾臨風灑淚滿衣裾

其二

人間生死本尋常妄作誰齊彭與殤子業成名亦足
矣官卑賫志實堪傷三秋脾病乏良藥一夜樓成下

玉章友愛棣華腸欲斷撫琴回首倍悽愴

其三

落落寧甘滯一丘高才原不遜瀛洲風雲未湊愁鷹
隼蹀躞長鳴困驊騮槐水細流波慘澹行山舊隱樹
綢繆臨漳不起中郎哭埋玉蕭蕭馬鬣秋

其四

諸昆濟濟樂笙簧九日猶同宴一堂叢菊花殘陶令
死青山酒渴謫仙亡柳莊作賦空驢背午水臨流罷
野航寄語侄曹須秘惜生平著作謹收藏

壬子初冬偶作思楊方伯也

老來無友亦堪傷閱盡朝華與夕陽曾許且亭續子
美誰知河內殞嵇康孤城畫角樓空倚紫塞征鴻背
有霜聊與鄉人忘爾我風流今識展禽狂

其二

滿眼江河日下流蒼茫獨棹一孤舟孔方到處人成
癖蘭臭一朝忽向秋高尚豈無廊廟志林泉亦有圖
農憂嗚呼賢聖杯中趣酬酢何庸與世謀

癸丑初春奉和大名道心一孔公祖年臺八居
詩一時作者林立魏子惟度爲之首倡惟度
名憲閩人也

山居

曾愛巉岏澗下溪卜居深在數峯西白雲自轉庭前
樹天籟時聞窓外鷄遷險不妨樵擔度峯高時見鳥
飛齊春生洞壑恣妍秀何處子規半夜啼

巖居

幽深一室抱前溪甕牖繩樞嵐障西樹杪飛泉驚瀑
布隣家報午寂鳴鷄炊成世外青精飯看到人間物

我齊門外青山自太古春林簇簇野禽啼

樓居

斷壁紅深隔一溪雙凫飛渡自東西不將鳩拙思乘鳳欲學鵬摶笑鬬雞寶瑟網灰偕燕老方幢鶴駕與雲齊滄桑此處尤分曉絕意秦川烏夜啼

茅居

結草為椽傍野溪倚門老樹失東西莫嫌世味如牛馬獨愛雲中有犬雞自檢方書和露寫手栽仙藥傍簷齊春來奇事君知否一帶花林鳥亂啼

鄽居

近市猶如在澗溪杏花歷亂小窗西譚玄入妙思騎鶴問字時來載炙雞手捲湘簾白晝永坐聞流水竹根齊人閒大隱藏丘壑蒲月芳菲鳥自啼

船居

齊州九點半山溪畫舫新移湖水西青史遺編空逐鹿英雄壯志喜聞雞百年泡影人難久萬有空中數不齊若問風花與雪月儘他歡笑與悲啼

水居

波起漣漪漲一溪秦風讀罷夕陽西好修翎翮如鸞鳳莫入樊籠學鶩雞欸乃聲中漁網下蒹葭叢裏酒帘齊溯洄此地勞心曲忽念驚鴻四野啼

村居

塵囂不到武陵溪試訪桃源亦在西漢魏兩朝同野馬朱陳二姓共鳴雞槽床自漉茅柴易穲稏新收玉粒齊老我一生長在此含飴好聽小兒啼

甲寅初秋有感

萬事難禁冷眼覰庭前窓鬱小林巒新書初著誰爭

讀佳卉移來好自看巫峽烽煙連楚郢臺灣鯛鱷犯臨安民生何計樵蘇遂日夜憂天淚欲彈

甲寅秋九月同勳兒遊城東北隅槐川書院有感作二律紀之（槐川尚叔祖也先高祖衛山令慎齋之胞弟任總督）

燕頷功業照雄邊卜築傳聞嘉靖年一自鶴歸華表後更無人醉覗風前停雲樓暗封蛛網光賁堂空絶綺筵尚有遺編留鄴架登臨廻首欲潸然

其二

當年昆弟守傳經拭雪村居眼倍青張掖狼煙曾電

埽衡陽棠蔭過碑銘華堂未廢鄉人瑣茶竈無煙秋
草零試向香雲閣上望西山黛色翠如屏

九月廿一日夜雨喜作

老來一榻自舒徐世事何勞嘆索居竹屋青燈聽夜
雨小窗香茗讀藏書軍中羽檄宵猶警隴上菑畬手
自鋤饘粥今冬尚可飽天心仁愛樂何如

和張元裕南湖泛舟答謝原韻

五湖何處問扁舟有客同心亦勝遊楊柳毿毿夾斷
岸葭蘆鬱鬱上孤洲傾杯痛飲思遺世弔古高歌誰

倚樓歛灔亭邊秋月白可能一葉共浮鷗

再贈平子遠（乙卯秋又過柏鄉）

仗劒飄零笑敝裘清秋白日暫淹留馬周自醉新豐
酒崔顥空題黃鶴樓誰許青蚨酬國士尚餘客帳夢
封侯稽山深處頻回首鬱鬱長松蔭古丘

乙卯中秋京師出兵赴荊州時傳言將渡江進
取兆廿一至廿三連日夜雨

聞道湖湘有戰期連緜霖雨晚秋時鐵衣問夜吹寒
竈征馬嘶風卿鼓鼙上將知兵須慮險謀臣憂國貴

爭奇功成自古歸天寵誰把凌煙姓字垂

其二

宣尼夾谷歸侵地晉國淮西降蔡人豈謂書生空袖
手須防肉食善謀身師環隴右烏雲合馬踏荊山戰
血新帷幄昔年曾借箸漁竿今釣古槐濱

後秋興八首（選六首）

（昔丁亥之歲余在京邸效杜子美有秋興八首頗爲名流之所推獎今二十九年矣抱痾里居秋夜聽雨舊習復萌含毫濡墨不覺盈紙余趙人也生居鄗南家近邯鄲幼誦史記國策諸書頗諳趙事故多悲弔之詞云爾）

過井陘

試向井陘山下過左車不用計如何叢臺寂寞生秋
草漳水潺湲嘆逝波五代遺編雄冀晉東京王業起
滹沱年來又見征塵擾憂國籌時鬢已皤（晉王出贊皇破梁軍於柏鄉）

登小峴

獨坐悲秋意不伸登高回首倍傷神自傾竹葉酬佳
節哭向黃花憶故人玩世頗宜師柳下爲文何必效
先秦參差鴈叫長空裏老屋枯桑夜雨頻（邑西南有土山邑人）

（鐘巖於此登高余名之爲小峴山）

笑草玄

著書豈敢續先賢獨坐茅亭笑草玄聽雨哇鳴已盡醉看雲日暮又高眠樵柯自向北山櫟黍釀應須南畝田讀罷七歌思杜甫秋風吹動菊花天

祀信陵

平原用括難言智公子封鄗亦暫閒（謂信陵君）五霸功勳存趙魏三千賓客老鄉關勸歸毛薛誼偏厚自刎侯生事更艱遂害全身甘飲酒至今俎豆大梁間（信陵客惟

侯生奇偉亦子犯隰朋之儔也）

悲常山

死節常山顏杲卿明皇天子不知名漁陽鼙鼓聲何急妃子霓裳曲已驚忠義昭昭千古烈繁華灼灼片時榮寶臣叛逆何功德（眞定今尚有李寶臣功德碑余欲踣之）踣斷豐碑穠蔓荆

奇毛遂

豫讓擊衣悲趙國武靈探鷇餓沙丘英雄事去全秋草紅粉香銷付水流（武靈王寵吳娃也）大抵虞卿能任俠誰知毛遂有奇謀遷史記留陳迹懷古高歌風滿樓（房子有懷古樓）

乙卯九月有懷泥河張元裕詩壇

愛君獨負有詩才舊相風流東閣開樹裏燈明談往事花間酒滿趁青苔未沽一命牛衣泣讀罷三冬書角哀七夕中秋都過了征鴻度盡約君來

賀白仲調補中行

奇士丰標迥絕塵蹇驢遠道漫勞辛彤庭曾獻天人策白下已關憂樂身易水登臺思郭隗東垣作賦壓

于麟提戈草檄尋常事待爾民風使再淳

燕臺秋興（八首選四首）

黃金雖係尋常物好士能留萬古情歲晚清笳悲戰壘風高落木響孤城劉蕡對策身空老賈島能詩暮已耕痛哭呼天頻悵望誰將國士遇荒傖

其二

洪流浩浩百川騰昏墊頻嗟歲不登猶子築宮空往事洪園楗石竟無能蒸黎家室隨魚腹天地江湖臘釣罾惻席近聞思讜論何人慷慨咏春陵（時河決久不塞）

其三

悠悠坐憶東籬菊悵悵將懷雙鯉書稽古桓榮終見用散金疏廣可能如霜黃梧碧侵寒月秋老楓丹向索居瑣闥幾年隨曉仗爲郎皓首漫躊躇

其四

複嶺重關勢若奔皇畿形勝建瓴尊蟠龍踞虎來天險帶濟襟河入薊門重譯何年通越雉乘槎有使問崑源宣雲密邇神京地鎖鑰還應奠右藩

將赴魏村山居寄社友喬百一

僻性從來厭世譁幽居當問武陵花全收明月爲吾黨不許青山獨謝家種菊也須兼植柳釀泉更欲解烹茶故人自有天隨子好待霜林看落霞

趙問源九日約觀菊阻雨不果

聞君舊有龍山約落落風期許我宜籬下淵明貧自好江州司馬俗難醫酒逢幽士應飛斝雨爲重陽來助詩此日登高惜未得漫敲巖老枕中棊

千秋臺

田園幸爾賦歸來世運江河亦異哉自有黃金登要

路不將青眼問蒿萊閉門搔首臨王帖送客高歌到漢臺鐵馬玉衣久寂寞荒林鴉噪使人哀

野鷄舖

寒飆颯發動秋波終古風流與恨多荒塚魚燈沉寶玉平原馬首躍金戈天心混混纔探海客路茫茫公渡河起舞聞鷄成底事不如青笠伴漁蓑

眞定府

成德軍聲震若雷長亭矗立古烽堆山分恒嶽奔天馬水遶滹沱到海隈砧杵千家嚴畫角梯航萬國走

輿儓遙看劒氣沖牛斗知有三都作賦才

欒城郵舍

趙北燕南古戰場征車日日計餱糧輓輸絡繹來南國羽檄風塵暗朔方衰柳依堤餘返照殘飈逐馬冷行裳浩歌雪涕令人老我欲拂衣臨碎疆

九日登城南崔府君廟（在邑西南）

盤回曲徑陟崔嵬喬木凌雲亦壯哉鴻鴈不來秋自老柴桑有夢菊空開丹房藥竈迷烟火古廟碑陰上綠苔惆悵夕陽人共醉遙看荒砌蘚寒灰

述懷八首選四首

終古雲山一望中幽棲常欲躡冥鴻興亡世事同蕉
鹿得失虛名付楚弓蓮社豈能邀靖節醉鄉且自效
無功年來高卧層臺下靜對春花幾樹紅

其二

寥落荒城賦索居天涯知己各紛如祖鞭應讓時先
着蔣徑終當手自鋤澆我愁煩無似酒益人神智莫
如詩牙籤盡展瑯函秘草滿池塘花發初

其三

築室郊原好閉耕每逢野老較陰晴丹砂未就陶弘
景醉飲還同阮步兵魚鳥依人洵可樂烟霞遯世本
無爭偶然拂枕青苔上惟見雲閒白鳥橫

其四

邇來何地可埋憂惟有西山恣勝遊草木秋深多欲
老雲霞歲晚不曾收忽驚時序飛蓬矣整託歌呼對
酒籌試向五成陌上望平原禾黍正油油

和梁敷五太史雨中見懷

連朝飛雨散空濛高韻常懷孤嶧桐已召雲嵐爲待

史肯將花鳥付東風參元枯坐涵神劍琢句長吟付
楮公聞說兵厨篘竹葉訂期促膝聽秋鴻

李腹公內翰見寄述懷奉贈

仙骨珊珊衆所睎伯陽遺世復來歸曾酣紅玉觀溪
水同杖青藜上釣磯君自南遊悲負米余惟泣血念
斑衣剪燈話盡經年別曉夢還隨馬首飛

贈姜眞源巡視茶馬

當年曾共賦蒿莘國士人爭倒屣迎儲相玉堂讀秘
史借才繡斧抗霜旌要教汗血充天廄可使龍團出
塞行咫尺抒懷憑弱素西南千里暮雲橫

服闋赴都至中山（自此以下壬辰年以後作）

人傳舊國是中山百戰蕭條民力艱尚有室家依野
水可能烽火靖嚴關捐軀漫許償重補戲綵何由衣
再斑此地松醪雖可飲不禁回首暮雲殷

春日過蘆溝橋

桑乾直下連滄海夭矯青龍接御隄寥落長空寒過
鴈朦朧煙樹曉聞鷄香山晴氣歸雙闕榆塞風霜上
馬蹄咫尺五雲頻眺望春風已到帝城西

送蘇文昌同年會試不第回閩

眉山仙史號裁雲牛女星精應是君客路七千歌劍劇鷄林廿載著鴻蘭明珠待剖終無價綵筆生花自有芬愧我薦賢乏啓事上林空羨馬卿文

又挽二如孫中丞

箕尾光分傅說儔徘徊不見夕陽愁一身大雅徵文獻廿載中原係去留氷鑑人倫存啓事鐵肝烏府著嘉謨山阿泣盡羊曇淚水冷滹沱白日秋

入直遇雪

年來佳氣鬱宸闈初見瓊英動夕霏蕩漾寒光來紫塞峥嶸曙火照魚緋惟將樂聖酬詩癖遮莫臨風羨烏飛封事明朝思補闕幸逢色霽敢依違

秋夜

雪霽霜飛夜不明怯寒兀坐黙孤檠懶翻鄴架書千卷長嘯庾樓月五更自是違時同叔夜猶然伏櫪愧虞卿羈懷暫作鄉園夢驚入疎櫺落葉聲

和楊猶龍作

幾回蕭索嘆淹留碣石蒼蒼雲物愁三載珥貂真續

尾一疏曲突恥焦頭居因地僻心常息話到山深暑欲秋嫁娶未諧禽尚約乘槎海上負奇遊

奉贈青壇成閣老

中原文獻掌絲綸夢卜特膺異數頻常授玉鉉調鼎鼐天開東閣繪麒麟藻衡一代龍門重調燮千年大業新揖客自慚非汲黯幾回翹首望清塵

和法黃石太史

寵辱從來夢不驚醉中風雨暈潮生天涯黃霧常連塞海上青山空有情應馬呼牛甘大隱栽松種秫漫

逃醒盈虛莫問君平卜已見朱門蔓草縈

宴丘節同猶龍文衣觀仲溪遊白雲觀

乘春結侶尋仙迹尚有白雲日日留一井渟泓餘碧水人間咫尺是丹丘荒臺繫馬平林晚野寺悲歌古木幽却憶青山園故國幾番興廢使人愁

哭堯山梁村程祖母舅

典型不見髮如皤宣霧雲嵐慘色多雙璧自能傳數業一經誰復問青蘿名花手植餘香團方沼新成未漾荷遺札傳來述往事不禁傾瀉淚如河

和亦菴金年兄夜酌論詩作

數載玉堂風雨懸偶同樽酒倍愀然治安有策長沙溯流徵誰歌宋玉篇霞捲夕陽開遠岫雪融瀑布掛飛泉懷君兄弟如康樂剪韭炊粱已有年

清明日同諸年友送葬彰義門外過天寧寺觀塔因憶先塋有感

雨後郊原亦可憐雙柑斗酒共陶然誰家酒淚北邙下使我懷歸南陌前草茁長堤分野色花飛古寺賦春煙塌來車馬何多事欲棄人間學大還

小亭新成猶龍晚過納涼即和前韻

擬藏萬卷落新成知已相看一笑逃世上何人敦古道天留我輩作狂生菜根響頻非兼味疎月投懷豈世情聞說西南烽火急憂時直欲請長纓

寄竟甫兄防河彭城

河干憔悴築防功無恙桃花水向東尚有悲歌懷古昔況兼撫字慰蛩鴻燕山對月驚蒼鬢楚地懷人共碧筒報政三年書上考高風還繼大蘇公

送田髯淵歸雲閒

一片孤帆問路河華筵惆悵意如何詩才雅步西園後俠氣爭如北海多懷橘深情辭上國思蓴勝事在煙蘿清時正藉天人策未許桐江理釣蓑

餽龔芝麓洓酒和韻

易州城下黃金臺流水釀爲竹葉醅御苑鶯啼猶閉戶晚春花落且啣盃登樓屢欲哀王粲衣綵方思戲老萊文獻中朝推雅望五湖烟艇可能囘

送薛行塢請假歸省

大雅雄文繼兩京思親遄發事南征十年烽火鄉園

夢一日斑衣菽水情綠野窓虛泉氣溽行山翠動曉雲生相期蚤赴承明値莫向深巖采落英

贈仲芳錢年丈

十年滄海溶修鱗樵牧能知公輔臣大雅可興屬我輩蒼生竟負是何人虎頭墨妙通神去平子精思作賦新拭目金明池上柳江頭爭待莘家春

鄧元昭邀看海棠於慈仁寺

塵勞誰解惜春花蕭寺尋芳日已斜翠葉競扶香國錦濃英寄簇赤城霞十年潦倒同杯酒三月疎狂問

異花向晩莫疑妃子睡風流曾許是仙葩

送衛部孫請告歸里

聞君卜築景明前帶雨看耕負郭田辭去勞人愁歲月好尋秋水舊雲煙穀城高隱留黃石洛下狂吟醉樂天野老不疑同海島新詩佳句可能傳

送楊悔菴之河南

病肺無能問酒盃聞君南下意悠哉燕臺秋雨連山急淮海孤帆向日開畚鍤十年勞補築節宣千里救凶災平江勝事非難繼八月濤聲漫溯洄

送黃于石之嶧縣（于石精岐黃理）

長房仙杖忽東行鷄肋微官豈戀名漫詫飛鳧辭帝闕要觀出日問滄瀛書攜素問孤舟遠政有循良竹馬迎採藥名山曾有約留君清話到深更

太行晩翠（山有桃花洞仙人岩余幼讀書處）

綺霞澄霽見崔嵬千里行山向晩來古洞桃花人世外仙岩石髓翠微開白雲處處藏愚谷秋色年年點綠苔爲憶柴桑晉處士何時共醉舊家醅

光武遺蹤（後漢書光武即位鄗南）

駐驄河北藉羣材何待彊華符命來萬姓謳歌思漢德千秋麟鳳起蒿萊祠庭祭器封蛛網鐵馬金戈臥碧苔想像鑾輿臨幸後斜陽樵牧幾徘徊

送徐元文

仙才帝簡重鵷班天目霜松幸得攀清論久因風月峻高懷常爲水雲閒思親正喜歸元直著紙終教待景山鄉國山川莫遍覽遲君飛旆待龍顔

送秦留仙檢討請假歸無錫

潞水澄明一碧流錦帆人在木蘭舟詔書下殿榮公

緒才子臨江繼少游座有青袍非劍俠檻依紅樹是高秋惠岩幽處泉渟洌安得從君汗漫遊

興勝寺花園内有高樓三層

寺南寺北皆禾黍獨上危樓望古燕萬點太行秋色照一灣東海薊門懸流觴石逕荒金谷華表高原冒野烟山衲相期更不淺花開待我度春妍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橋西有王墓

潦沉已非修禊日高粱橋下水空流白鷗漠漠連天去官柳絲絲入座浮堤畔琳宮餘贔屭路傍新塚是

王侯春明擾擾終成夢欲共安期泛十洲

彭城放鶴亭

雲龍山下茅亭址天外修翎何處來一水勢從西極下千帆遙指海門開斷蛇事業餘荒草戲馬悲歌空古臺却憶當年蘇太守清風琴鶴共徘徊

家兄竟甫築草亭於防河公署榜曰馴鶴蓋縱放鶴而復有此亭也

馴鶴人同放鶴才應知仕隱不相猜元裳素羽新秋唳白石清泉一杖來林靜門前銜剝啄心閑河水有

喧歷聯床夜話知何日兄弟眉山達瀏洄

送王雪麓之鳳陽

辟疆曾共論新文結綬彈冠氣不羣爲有皇華星作使可憐青眼望中分軺星疑帶行山色桂樹猶沾大陸雲淮甸瘡痍今未息好將民隱奏吾君

懷猶龍楊方伯時在四川

鴈羽參差歲月忙錦江秋色豈投荒新詩定奪浣花席俠氣猶傳北海觴可喜保釐敷化日重教蠶亡慶春暘龍文千里勞歸省不信枌榆有異鄉（時令郎通政）

和龔芝麓韻

東西南北細論文靜夜溶溶樹影紛肅政已稱眞亞相封侯終是故將軍關心時事催黃髮入歲高吟變舊聞更劈鼠肝遮莫辨簷前春色正三分

奉送朱髙菴都諫諭閩

作賦文稱大國風犯顏敢諫古人同路過嶺嶠梅花外話盡春燈細雨中蕭有鴻章留鎖闥獨憐好友悵飄蓬六朝舊事難憑弔穩睡蕪蘆江水東

大行皇帝哀詩

升霞髯鑾驚逢人日御仗飄搖淡落暉鳷鵲觀前春色閉蓬萊苑內曉星稀鴻猷奕奕歌承烈遺詔煌煌敎弼違夢覺尚疑登啓事聽傳午夜漏聲微

其二

乾清宮殿閟宸旒百尺寒雲鬱不流梧野皇英竹有淚蒼山弓劍水如秋哀傳毳幔咸揮涕音到百蠻亦動愁物色蒼涼增感慨潺湲御水咽春溝

其三

春王憑玉歎彌留豹尾龍旂一夕收不惜憂勤成大

業每因水旱省徵求廣搜文獻師三代盡覽縹緗重九五原廟他年興郡國神光應是照遐陬（上好學每讀書至午夜不倦）

其四

普天共受伊耆恩獨有葵傾更同根龍馬曾教試下轡樓船兼許侍文軒旌旗掩映春風勁彝鼎參差白日昏北望薇垣雲漢渺幾回夜半哭聲吞（戊戌秋杪上嘗命介同內閣學士及大司馬諸公隨獵南苑 上所御金鞍黃轡馬賜騎仍命公一人導之每有顧問竟月而罷又丙申端午日設宴於瀛臺之樓船各令盡醉）

其五

憶得天言在紫宮無偏無黨戒雷同五年憲長非朱博十漸疏章愧鄭公金殿觚稜何突兀瀛臺玉樹自青蔥朝臣泣罷猶於邑趺坐龍媒御苑東（初授介副憲即命學士馬公傳至中和殿面諭朕之用爾朕自知之非有他人薦說慎勿隨人偏黨也）

其六

聖武周防南苑傍也同驂乘獵長楊雕弧猝發雙鴻落元甲爭鳴萬馬良露飲金莖依翠幄炙承天饌羡黃羊可憐兩月無遊幸熊館春風遍野棠（上校射南苑命介隨入園中見黃羊突起射之應弦而倒諭之曰此善走口外最多）

其七

勝國園陵半草萊登臨暇日幾徘徊謚存莊烈芬青史祀用牲牢走隸儓莫植冬青悲義士空憐雪窖發深哀卓然盛德真難紀疇範何人答　聖裁（上憫明崇禎帝之殉社稷也命立豐碑謚莊烈又命明諸帝皆照舊祭之）

其八

問道空同鍊至精緒餘墨妙軼群英平吳不樂牟車戲定粵思裁南詔兵好惡生成皆廣大賢愚黜陟自

分明即今冲主垂裳日薄海瞻依頌治平（上精於性命之學備書愛周子太極圖且兼覽二氏之旨平滇之後介與內閣臣馮公同見 上曰雲南既平朕喜干戈從此偃息也）

題楊椒山爲冀梅軒書梅卷

勁節當年死不移梅軒磊落是心知銀鉤鐵畫顏公法疎影橫窗處士枝淑問貽謀貪舊德高賢握手共清時懷人涕洒悲遺卷欲向丹青洒酒巵

贈谷席之歸里

曾近楓宸沐　聖恩時移事去跡全存貔貅淮海風

烱日杖屨鄗原伏臘祠鵑血有情依舊國龍髯無地哭遺魂明晨又逐江鷗去共醉田閒老瓦盆

薊州懷古

漁陽雄鎮帝京東堞雉摧殘戰士空何代荒碑依野水幾年畫角動秋風室家南徙安巢少韃騎東來貢路通尤喜青蓮存勝蹟薊州美釀醉春紅

其二

形勢當年百戰收南塘事業固金甌薊門鎖鑰重關險遼海雲帆粳稻留豈盡兜牟無義士孤因帷幄乏

良籌春原匹馬空憑弔喬木寒鴉噪古丘

喜吳修齡自崑山至

悵望東南鴈影天揭來風度尚翩然榻懸四載燈前鼠夢破三秋雨後蟬話盡襟期存海岳書藏瓊笈託幽燕雲卿未必烟霞侶纏帶由來物色偏

輓四川方伯楊猶龍

當年曾共賦扶桑爲惜分飛憶遠疆蜀道峽雲紛蠟屐薊門邊樹滿秋霜魚龍寂寞音書短杯斝流連花木香我亦天生獨立者感君意氣愧王陽

其二

彤廷拜舞幾徘徊馬渡滹沱過漢臺尺牘每詢黃髮老笑顏不向黛眉開病吟七發膏肓痛思逼十年鴻鴈哀可惜身騎箕尾去列星灼灼自昭回（猶龍不喜近內）

其三

鷟傳靈樹出臨漳妬殺曹家鬼塚旁酒竈茶鐺嗟逝水蘭摧玉折冷斜陽生平奇字藏藜閣歲月空囊笑孔方知爾英華原不滅修文地下自翺翔（猶龍卒於河內之清化鎮）

其四

人世蜉蝣爭土苴嗟君早逝意何如叢臺杯酒琴音斷大陸秋風鴈影疎繡虎雕龍資月旦白蘋紅蓼且居諸向平空有名山約破帽青衫學跨驢

其五

貝錦曾聞萋菲傷虛舟大度漫評量定軍山下三分淚閬水城西一草堂誰復長歌來薊北獨留好句遍西羌翩然披髮歸何處欲召巫咸訊大荒（猶龍有定軍山浣花堂）

其六

曾于高閣細論文又向浮屠醉夕曛宣德箋舒渾似雪罷磯研洽迴出雲榴花紅吐閑清晝促織聲悲響壁枌腹痛那堪頻念舊魚書滿篋總思君（毘盧閣天寧寺皆與余痛飲處）

其七

海水羣飛已有年共資舟楫涉長川一朝星隕文無主有客魂搖淚若泉玉壘錦江聞渡虎滏陽襄國泣啼鵑且亭他日求遺稿大復空同孰後先

其八

友道于今嘆逝波人情反覆有干戈朱顏自向朱門老白首誰盟白水歌雙鶴伶仃驅棧道十年風雨渡滹沱伯巖邑盟俱蘭臭獨往空山涕泣多

其九

咄咄誰將浩氣收天涯悵望一登樓人同宋玉秋多病才比相如倦後遊嶼觔齋前眞唱和且亭花下舊風流也知生死成虛誕爲爾傷心淚不休

其十

閒從客悵暮多封侯晉水巴山百尺樓到處青樽陪竹杖幾年明月照牀頭高才世共推三絕奇數今當賦四愁幸有遺編追李杜可知香瓣儘人脩

十一

洗盡羣言續雅宗少陵北地自雍容一生尊信惟歸此餘子紛紜安所從梁苑賦成春雪調并州心憶景陽鐘窓中煙氣蓬蓬出白玉樓高記幾重

十二

問字寧甘學子雲關西伯起更超羣瀨邊吟徹霜鐘

夜醉後揮餘白練裙幾處孤墳齊下淚一時星宿掩高雯可憐鉅鹿南山畔大鳥重來馬鬣墳

坦園李老年兄招飲西軒少傅衛聞石先生有咏次韻奉和

窈窕軒楹傍柳開飛塵不到有蓬萊登臺舒嘯青雲入憑檻尋花錦石堆名酒偏宜同月賞玉人時見戴星回他年仍約耆英會莫向昆明問刼灰

和李君遲親家

懷抱誰爲磊落人君家游宦重衡鈞彭城未止安瀾

頌濟上弘開輸輓勳賀有俊才應過我筆無塵氣可超倫諸公莫羡登臺省主契由來晚倍新

送葉眉初之任貴州司理

將行頻酌碧香醪風雨燕山念予勞國本羅施人貌異川連銅鼓瘴雲高祥刑漸可敷文教闢地於今重鎧曹神駿何須戀伏櫪天涯欣遇九方臯

咏雲峯高公闔門殉節

天運陽九不可邀闔門殉節義聲昭蓋棺自許攀龍髯抱熖同時化鹿蕉野水幾滂環塚木荒碑數點伴

山樵惟應直筆存青史碧血萇弘恨未銷

丙午八月請告歸里縉紳先生送我於國門之外者車馬數百日暮乃得南行

桑乾水遶帝城西雨歇漸秋古樹齊揺板輕敲分祖帳兒航傳舞列長堤由來燕趙多慷慨況是田疇正渰淒日莫揚鞭驚野鳥雲山此去好扳躋

寄餞送諸公

穭車暫住古橋頭雨霽風疎好逗留豈有文章華上國何來膠漆盡名流燕山八月鳴賓鴈上谷三秋起

緣時自幸時平歸故國千山紅樹漫吟謳

懷闕

投筆戎軒慷慨同封章每奏未央宮雞鳴待漏霜華下鵠立懸囊日影中萬國梯航重譯遠五湖煙水一帆通　君恩寵錫何由報瞻戀楓宸紫氣叢

至眞定

駒隙流光十六年重來正是晚秋天籬邊黃菊英新吐檻外青山色舊妍事業豈堪追丙魏文章空自慕雲淵相逢盡說秋成好羸得高齋一晏眠

至里

晝錦人稱是壯遊歐陽作記羡韓侯十年漫走東華道一日相逢野水頭誰識邯鄲全是夢應知歡伯可銷愁半簾明月梅花被不羨蓬窗海上洲（五代史梁晉戰栢鄉拒野河之上）

奉送增美劉年兄祭告泰嶽東海

門第中朝孰與同文章侍從纘宗工鳳麟自許清時瑞海岱今觀大國風玉檢金泥雲氣出方壺圓嶠蜃樓通行行漸與東華近仙仗悠悠護玉驄

送簡文選督學江南

使節初開説范陽天書遥拜紫薇郎横江萬里秋天鴈孤月千山夜柝霜驛路幾廻縈鐵甕松杉依舊繞銅梁太平文物推南國會看金魚賜建章

送譚舟石赴榆林

五原秋色近如何疋馬西從天外過瑪瑙谷邊烟火少鴛鴦湖上雪霜多囊攜珠玉才難比匣有干將髮未皤莫嘆短衣勞跋涉知君指日貴鳴珂

贈黄之抱甕園

垂柳當年手自栽每逢佳興幾徘徊青山近矣何曾厭明月依然莫浪猜粗糲炊成野老飯松醪飲盡葛天懷不知人世興亡事一曲長歌酒百盃

贈臨城喬百一

數年不見已成翁走遍天涯還是窮欲與青山爲活計幸留明月照寒空春花簇簇開芳甸好鳥關關哢晚風速築糟丘吾欲老與君共醉落霞中

丙辰仲秋輓潮陽太守麗榆叔不受僞職病故

垂髫憶赴城南館壯歲功名亦未遲嶺外徭人迎竹馬江干名士篆豐碑吞氊欲效蘇卿節奪笏還同秀實思萬里棲車何日返潮陽烽火不勝悲

夜飲北玉齋兼寄田籲淵

談心不覺斗參横夜氣凄凉劍欲鳴海内文章誰尚在中原聲氣爾多情名山盡閱書千卷北海常開酒百瓶聞説荆南摧戰壘降旗先豎岳陽城

和梁敷五戊午除夕

冥心趺坐一蒲團高度于闐雙玉盤甘橘分時無内

熱河冰泮後解春寒袖長婢老猶能舞歲儉羮蔬獨喜餐雲物晴和新氣象鏡湖深淺任投竿

又和己未元夜

青青幾點入花條火樹崢嶸盡一宵月慶人烟喧里巷忽思天仗隔雲霄歌殘燈下傾春釀樂寄山中憶老樵同樂寧知今古異太平指日頌熙朝

送堵乾三歸無錫

爲許知交仗劍遊堯墟歷歷見平丘鄉思常憶仲由米旅食時登王粲樓上苑文章廿小試五陵裘馬若

浮漚東南水旱頻年甚路過邗江起暮愁

僕人王棟壬子春南遊武當山

嗟爾猶知遊太和蕭蕭行李半肩多傳聞此地生靈藥安得移栽學橐駝九點齊州同蟻垤一爐金鼎鎮雲窩歸來好買春籐杖拄遍名山問薜蘿

坐忘

世味年來已遍嘗不如道味足清涼槐陰客轉鄰雞報書卷拋殘午夢長雨灑平原山有色風吹小院竹生香非仙非佛聊稱我數息深深學坐忘

壽通許令弟倫淑

司馬家聲舊有名烏臺閥閱再崢嶸愛民政自成三異禮士學應續五更長至春回梅欲吐琴堂月照鶴隨行應知父老懷棠蔭祝頌南山壽愷情

奉和孔心一公祖詠朱子飛只可山房

只可先生自譜年杖藜徙步似飛仙共傾竹葉何辭醉獨玩南華不肯眠題塔一時誇噉餅看鞭此日許歸田山陰訪戴何由棹隔斷桃源別一川

其二

只可先生自譜年鎔金磨兜堅堂延牧仲兼求仲酒賞春泉並惠泉宦迹猶如鴻爪雪文名不過馬蹄篇入山辟穀誠多事偏愛長安市上眠

其三

只可先生自譜年文章歷落古今篇隨征膝下披金甲獻策彤廷躍玉鞭循吏有名人頌母醉鄉占籍酒如泉郇南有友遙相憶千里春風啼杜鵑

其四

只可先生自譜年每聞矍鑠未華顛會酣碣石燕昭

舘閱盡蒼梧虞帝烟一曲深林留好友半牀明月對瑤編已知富貴浮雲外且喜芝蘭玉樹前

奉和龐雪崖詞林見詢

百年風物未蕭疎三徑蓬蒿掩敝廬老眼倦看花一放室人每嘆食無餘孤城畫角驚愁旅潭水柴門問卜居覇越平陳空夢蹟危樓高庋讀殘書

楊子元授中書舍人

且亭不見廿餘年玉樹臨風允象賢初入西清學珥筆已空北冀着先鞭白劉唐代篇章勝楊魏熙朝唱

和運屬望鳳凰池上客桂花宮裡有謫囚

奉輓荊石蔡年姪宦麥

英英國器今何往埋玉山阿誰與鄰幸有箕裘付令子終遺罍恥念慈親蘭臺家世聲聞遠憲臬風猷蔭樾新却憶燕都問字日蕭蕭淚水泣斯人

輓馮子韶

天生傲骨氣千尋中歲歸來高隱心半榻松風餘鳥跡一簾月影散花陰桐鄉遺愛人爭祀清節東籬菊尚森執紼未能空悵望蕭蕭夜雨一燈深

奉輓閩督覲公范老世兄盡節和少司農環溪魏年翁原韻　戊午

從死田橫止俠烈相隨范子盡貞臣人倫天道心常烱取義成仁願已伸螺女江邊魂化鶴釣龍臺上血飛燐閩南憑弔空垂淚畫壁遺言痛鬼神（覲公被羈有畫壁遺言）

贈張元裕

方伯覓盟相繼死疎燕張子鬢如皤酬詩常覺篇章富對酒偏生感慨多草屋淡南勤葺補柴車閩上屢

經過郎今部旨徵才士誰識先生獨寤歌

丁巳正月廿五日馮公逑邀飲於友竹齋

閉門謝客疎慵久忽入城南訪故人羽檄已驚三載夢煙霞又覺一年新清泉白石盟初志尊酒隻雞隔世塵更欲論文聯社會添修茅屋對松筠

丁巳九日登馬鞍山是日有家兒竟甫兒蒭同友人李聖之白見先

遠山猶是舊時妍攜手同登興杳然雲物自來還自去秋霖為浦復為川兵戈未息常驅馬霜露頻飛尚

有蟬喜得與君扳痛飲何妨酩酊即高眠

丁巳十月輓申鳧盟

少微星暗閉山樊故友相看哭寢門丘壑一生甘寂寞圖書數卷擷蘭蓀擬將摩詰應難比失却襄陽誰與言步出槐濱聊悵望水流花謝鴈聲繁

其一

徵書遠避白雲廬點檢生平得自如共飲草堂忘歲月自開花逕狎樵漁茂陵遺稿無封禪安樂行春用小車天上緋衣何太急邯山洺水　蕭疎

元昭鄧太史契濶久矣每承憶念縞帶紵衣之雅情同僑札兒勤過江拜之床下適館授粲慇慇無已愧乏瓊報書懐以寄

馬行數陣横秋晏意氣相看覿倍親萬竹園中懷舊好千金渠畔老閒身會期世外餉殊景共許嵗耕鄭子眞安得扁舟過北固與君登眺結芳隣

和張元裕

亡年岐路世多迷夢破邯鄲醒後題大石橋邊月自照蕭王廟裏鳥空啼叅禪已覺鏡中老鍊氣難回曦御低張緒風流仍未減何時握手水亭西

辛酉初春偶思閒中之樂遂成八律（選三首）

萬金難買此身閒檢點詩篇手自刪麟閣浮名空自好蓬萊仙杖不須攀靜知荏苒光陰易老覺形容童少艱傀儡蒲前誇線索息心誰肯下松關

其二

萬金難買此身閒遙憶從前百事艱映雪囊螢十載苦銜寒冒雨五更班肯將富貴如沙礫豈視民生若草管酒史續成眞樂地傾壺自可駐頹顔

其三

萬金難買此身閒弔古無庸涕淚潸禪讓征誅皆故迹王侯將相幾多班靜聽林杪花閒鳥時看牆頭屋外山兒誦詩書婦解織先生怎不破愁顔

贈晉州郭父母

保障依然古晉陽細侯竹馬擁成行仁風播作秋風洽惠澤流如雨澤長叔度重聞歌五袴召公再見誦甘棠御屏應已書名姓渤海朝歌足比量

十九卷終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二十

男荔彤編輯

魏貞菴先生年譜

謹按公諱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本出姬姓發源畢公衍於文侯豪於信陵代有聞人然譜牒失傳莫可稽考其可考者元末有祖諱寒臘居栢鄉城西南之聖德村永樂年有孝廉諱進數傳至壽以明經爲山東汶上縣訓導學有淵源及門受業者皆爲名士壽生巖號澄齋在黌序有聲以仲子謙吉任少司馬受封都察院僉都御史巖生謙光號慎齋以明經爲湖廣衡山縣知縣有善政早歲懸車貞菴公之高祖也慎齋公生大成字時夫號樂吾高才博學操持嚴正以理學著稱以子貴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其後以貞菴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再贈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大成生純粹字乾仲萬曆甲午舉於鄉甲辰第進士任河南陽武知縣調永城四舉循良皆居第一行取考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直蜚聲其後以孫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再贈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純粹生栢祥字元昌號拙菴貞菴公之父也學識奇偉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通達時務詩文卓絕天啟辛酉選貢考中縣令未仕以子貴封吏科右給事中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再贈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生子五人貞菴公其次也

丙辰明萬曆四十四年公以秋七月建丙申二十五日癸巳辛酉時生於栢鄉在城社南門西路東之宅父拙菴公年二十四張太夫人年二十二也

丁巳公二歲

戊午公三歲

己未公四歲

庚申公五歲

弟裔訥生

辛酉公六歲

拙菴公以是冬恩選入國學

壬戌公七歲

初入家塾

癸亥公八歲

從師張從野讀書師甚奇之

甲子公九歲

乙丑公十歲

從師郭懷遜讀經史於樸園拙菴公別業也

丙寅公十一歲

應童子試

丁卯公十二歲

拙菴公應順天鄉試旋祖母程夫人以疾捐館公哀戚若成人是歲弟懿生

戊辰公十三歲

春葬祖母程夫人

己巳公十四歲

從唐山徐構奇讀書每課文拙菴公佳之

庚午公十五歲

春院試文宗霍諱鍈取中第五名入學

辛未公十六歲

從臨清陳孔昭師講易讀史記國策三蘇文悉通鑑

壬申公十七歲

弟喬訥入學

癸酉公十八歲

公讀書樸園應順天鄉試不中時流寇甚熾將犯栢邑縣缺印官大名司李張公緒綸馳至南門拙菴公率公叩馬留之謂其出則必陷張公悟乃登陴拙菴公率衆守城公爲之佐卒以全城

甲戌公十九歲

與石含醇諱粹者讀書於樸園

乙亥公二十歲

與唐山趙問源諱漁者讀書樸園看四書大全錄其要者

丙子公二十一歲

春入西山桃源洞讀書每靜坐巖岫中觀心體澄然處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大有會悟秋應順天鄉試以賸有訛字弗售

丁丑公二十二歲

讀書樸園拙菴公謁選京師寄書有珍重窓前第二枝之句冬歲考吳文宗諱道昌深加賞識取第一名補廩

戊寅公二十三歲

春真定太守范成六公選三十二城士入恆陽書院讀書公居第一與梁邇之梁玉立杜子靜諸公迭爲恆郡首卷范成六師甚奇之曰天下士也

已卯公二十四歲

在真定寓木塔寺與陳道隆梁昭性王安之會課

爲課長是歲娶內丘別駕韓公之女賢而勤儉每日紡績佐讀爲成六范公選恆陽大社文刻之

庚辰公二十五歲

仍寓真定手批真西山文章正宗陶淵明集暨國朝憲章類編弟訥有疫疾公回里晝夜醫視得無恙是歲大旱人相食公題詩誌感蓋早有濟世之志冬有事京師至家而疫作七日不食拙菴公及母張太夫人甚憂之妻韓氏晝夜省侍治湯粥扶起臥既而得愈歲試弗預弟訥居第一

辛巳公二十六歲

至京補考吳玄洲宗師深加嘆賞仍准前列錄科第一名

壬午公二十七歲

舊真定太守范成六由關內道陞巡撫山西請公赴太原署以禮幣先遂赴之由獲鹿至平定州適成六公到任八日推陞薊密總督成六公仍命隨行至定興復轉關外總督又命公行公懇辭以家有老親且勉范公以身報國遂別而歸讀書於城

南椰庄秋順天鄉試中式主考爲江西豐城羅小遜山東濟寧楊臯岫房考王諱大提字仙掌湖廣武陵人

癸未公二十八歲

是時天下之事已危公公車至都具二疏其一言召募之兵不可用宜清理衛所選將練卒其一言民困已極四方有瓦解之患宜大蠲其積逋以收拾人心庶幾可以挽回太常慧公見而稱之曰王佐才也但策雖善恐時不能用不如藏器以待時

遂止時因都城戒嚴改會試期公乃馳回家省親復讀書於椰庄七月北上時京師大疫病死者數十萬人八月中秋夜雨西山已變爲雪其氣節之失正如此歸而捷報不至復讀書來雉園時傳流寇已陷關中盡取陝西之地

甲申公二十九歲

春流寇僞檄至晋晋中擾亂公適有炊臼之變龐中無米醫衣以爨五月

大清定鼎催舉人赴選遂至都上疏願會試不願即仕

部覆允之是秋公弟侗生冬月娶袁氏高邑庠生袁燧女

乙酉公三十歲

下帷樸園寧邑高杜河侍御有江南督學之役具書幣來邀辭弗往公姊夫光猷杜河之子也復來固請遂促裝東行路出臨清博平鄒滕濟寧徐州宿遷淮安楊州鳳陽滁州和州攬其山川人文及誌書古蹟風土人物有南遊紀畧之篇是秋公兄竟甫中副榜恩貢公冬日北歸

丙戌公三十一歲

會試公中第十二名房考杜月湖先生長垣人也批曰英分超絶深於雅合於度蓋賈董之學而副之以燕長公之筆是必後日有大用者　殿試三甲前列狀元爲聊城傅以漸考詞林取中第二十名奉

旨入館教習讀書試多高等是年

上賜名畫十餘軸有宋徽宗鷹關九思竹等

丁亥公三十二歲

遷公母張太孺人至京是秋散館授工科給事中慷慨言天下事諸仕宦者聞公素直或誘之以門戶或怵之以朋黨公不顧曰大丈夫盡忠　朝廷耳何依傍爲於是有添設道員宜裁一疏直糾邪臣首舉計典二疏皆奉　溫綸

戊子公三十三歲

仍在工科有　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以隆萬世治本疏時

世祖皇帝尚未親政學士陳之遴典籍王鍾龐相遇于

午門外看公揭帖曰老掌科端本之論也時部務壅滯常數月不行公上疏陳註銷摘叅之規　旨蹕之時直隸錢糧涸肙具有蠲荒屢奉　恩旨蠲輔未沾實惠一疏下部行之秋科臣例與典鄉試是歲新定考例公與科臣姚若侯部屬梁邇之諸人同考公居第一典試山西取舉人程正緒等八十人便路至里省親十一月復抵都下

己丑公三十四歲

大同總兵姜鑲叛公有請召對之疏攝政王從之

即日召對公首陳寛逃人之法即奉　俞旨仍賜同時諫言者禮科給事中梁維本人二百金人心大悅公循例轉吏科右給事中二月公母張太孺人計至公一慟幾絕語孺人袁氏曰余爲官所羈不得不待命爾婦人宜速奔喪袁孺人遂先歸公候命至四月兵部孝字勘合仍未得公痛哭曰母亡尚待勘合耶即刻乘一騾隨二僕疾馳四日行八百二十里外步哭至正定衰動行路公父勉慰令勿過痛滅性而公形已骨立袁孺人歸亦臥床

不起蓋孺人性至孝因哭姑成勞也九月二十一日拙菴公以痰症終公更哀慘大病越數日袁孺人亦逝公神情怯弱不能臨視望之哀號數聲即令人扶回父母柩側嘗語人曰吾不幸而死未襄父母大事乃罪人也若手口拮据卒襄安厝大事而死死亦足矣五月生一子殤公既病甚恐旦夕不保公四弟懿婦趙孺人懷娠遂與兄弟謀曰若男也以爲繼十一月果生男遂以爲子即勷也

庚寅公三十五歲

相地於邑東西山水之間至臨城盤石村低木南環平岡東峙徘徊其地者久之欲卜葬公父母以他故未果

辛卯公三十六歲

三月仍葬拙菴公及張太夫人於祖塋之舊阡又逾月葬袁孺人於郭西白園之新阡捐貲刻拙菴公所選李杜王蕉四家詩公詳爲考訂冬十二月服闋

壬辰公三十七歲

眷正至都銓宰欲公一至其門公不可五月乃補
吏科右給事中因逃人法峻上察戒宜責州縣一
疏時朝儀未肅上請舉視朝之大典以致泰交之
盛治一疏是月
世祖皇帝臨朝因定朝規時直隸河南山東水災上災
民望救甚急躅賑實出特恩一疏時有
上傳訪明季京城狥難諸臣上褒錄幽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一疏內列大學士范景文
等二十九人奉 旨着禮部詳訪確察具奏皆從

褒揚之典太僕寺丞申佳胤未蒙旌錄公復上一
疏卒一例贈祭謚祀於鄉是年秋武會試公分房
冬十二月舉一女
癸巳公三十八歲
二月內轉工科左給事中有 上諭令言官直諫
無隱公言自昨歲以前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
作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天意人心如桴
鼓響應
皇上既側席虛已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

違懷仁負義之戒謹條四款一崇節儉一勤聖學
一度兵勢一省刑獄疏畧云
皇上以身先天下蘓杭織造宜減去其半金銀器玩不
必造珠玉錦繡士民不許濫用一勤聖學欲
皇上于政事之暇講求朱熹通鑑綱目真德秀大學衍
義丘濬大學衍義補唐太宗貞觀政要先於設施
以致太平一度兵勢川湖用兵連年不已欲
皇上折衝樽俎勑下行間將帥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
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

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餙備俟吾輓輸不匱一舉
而滇蜀可定一省刑獄謂舊例有罪法當死者三
覆五奏毋輙行刑今在外者尚循監候再審之例
而在內者未見舉行乞
皇上勑下刑部詳查舊例即賜施行疏入奉有 俞旨
仍勑部覆皆允行之四月天旱 上令言官各抒
所見凡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上公上疏
陳二事一言封疆未靖一言河工未竣二者天下
之大利大害奉有 俞旨部覆行之時直隸州縣

一錢糧各自赴郡銷算使費煩勞公上疏言各省銷算既歸於各布政直隸銷算自宜歸之各府事屬便民奉　旨令部覆允行時有司貪婪撫按糾參者往往卸罪衙役希圖復用公上疏論其弊奉
旨允行是夏刻拙菴公所著史槩時士習浮靡不尚實學公上疏請端風尚崇古學以養一代之人才一請以孝經命題一請舉劾教職一請禁止坊刻一請修葺學宮一請查訪節孝奉　旨都着詳議具奏時京堂陞轉不均公上疏請定京官遷轉之規

以佐內外並重之法部覆允之九月膠州總兵海時行因兵變叛而三省總督馬光輝漕運總督王文奎邀擊之時行自縛乞降公上疏以爲時行受國家大恩使兵未交刃棄甲來歸罪猶可恕今兩次拒敵敗挫狼狽計無所出始殺陳謨等以就撫宜明正其罪以伸國法並糾山東撫臣夏玉縱寇殃民之罪兼請釋放被搶民間婦女奉有　俞旨部覆允行遂斬時行時武科淹滯公上疏請疏通選法文武一視時連歲水旱災傷

上諭痌念兵民凍餓欲拯救其疾苦公上疏陳八款一發倉粟一安流民一豁丁徭一核兵餉一散糧餉一請蠲免一賑貧困一恤耕牛部覆多見允行
世祖遂刻戒殺彙鈔一書頒行天下勸戒臣民勿殺牛食牛溥　聖明及物之仁蓋於此見君臣之一德也是冬公讀易性理大全及二程諸儒等書有所得則錄之書成名曰約言錄分爲內外二篇其內篇多言性命之理其外篇多言經濟之畧黃岡曹木欣先生容城徵君孫鍾元先生序之（曰古栖燕趙節氣之

地而實聖學淵源之區也董廣川開天人之宗邵范陽合理數之蘊逌劉靜修大其堂搆而鹿江村嗣其嶽音文未喪天道豈墮地不絕如綫之一脉當與世而常存邇讀石生先生約言錄殆踵董邵劉鹿而繼起者與曹子厚菴序之曰其道由窮理以及力行其教由周程以及許薛其言由性命以及功化斯于聖學也有可謂明且正矣讀其書誠如其言而愚更有以所者務朱學於老聃郎道家者流墨氏亦當時之賢與孔子並稱未嘗無父也無君也孟子謂其著書之流弊必至于無父無君故昌言闢之至比於禽獸以闢今之禪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者何如哉其禍之烈入人於骨髓心術之微百倍於楊墨而世莫敢與之抗先生剛果勁直毫無回護孟子而任其急引爲知己也豈得問耶道喪學荒非有深心定力不搖于中則撼于外故奏績最難先生氣魄大其展局自弘精力專其合道更提學有本原而事無棘手曲上拘學之習腐儒拈拈之案一洗而盡除之所謂以振）

本寔源之力奏掃蕩廓清之功者也闡之先儒云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陳疇疇乃治天下之大法也宋元之際道在許子許子興學學乃治天下之統功也淸明之際天固愼簡一人焉付之以斯文而寄之以道系先生夙昔自命斷不敢落二子後而當世之所仰望先生者亦且有同心矣逢幼而有志羣無所聞於先生有知己之感日誦內外篇而手許之復不禁中心之嚮往也徵君乃海內第一流人其推尊之也如此又寄公以蘓門圖擬公以當今姚許高山流水托於鍾子期之知音焉時又有兵部尚書中州李際期稱其振大道之要領攻後學之膏肓莊誦一過便覺氣質爲之一變公又讀薛文淸讀書錄摘其要者刻之曰讀書錄纂要蓋自是海內言理學者咸推尊公公則未嘗以是標榜嘗誦述邵二泉先生語曰寧爲眞丈夫

勿爲假道學是歲吏部題爲欽奉

恩詔事公父拙菴公贈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母張氏妻韓氏繼妻袁氏並贈孺人

甲午公三十九歲

時連歲大水民多流移公惻然傷之乃上疏題爲流民死傷堪憫乞

聖恩大發賑濟事疏入

上爲大感動奉

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憫念近本沿途賑濟

隨地安插並勸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着速詳議具奏該部知道遂發銀二十四萬兩差吏部尚書王永吉等分往各府賑濟饑民全活者甚衆蓋曠典也公又於里中令家人煑粥以濟流民所全活數千人六月陞兵科都給事中公上疏直糾庸懦大帥續順公沈永忠有　旨令沈永忠自行回奏其後革去公爵戴罪立功時將舉行軍政考察天下武職官員公上續陳軍政事宜疏部覆行之是歲軍政肅然時停止巡方御史而督撫不行舉劾

衙役蠹惡無所懲戒公上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一疏凡督撫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衙蠹一年嚴拏一次奉

旨俱如公議行時　詔舉山林隱逸公上疏言圖治首重用人　恩詔務期實遵　旨趲之各省於是多有舉者

乙未公四十歲

値會試公上南北分卷宜公人才庶無淹滯疏自是南北中卷以人數多寡定取額時四川雲貴湖

南廣西瀕海俱未底定公上疏敬陳用兵大勢仰乞先定廟算明賞罰以圖天下之太平公又上六疏一曰破資格以用言官一曰定會計以淸財賦一曰興教化以正風俗一曰重農功以資兵力一曰講律令以淸刑罰一曰竣大工以恤民生時有山賊高三自山西之五臺繁峙盂縣樂平眞定之平山阜平贊皇等處往往被其蹂躪公上疏請令直隸山西合剿務在必獲其後直隸山西合剿賊計窮始降兩地人民俱有安枕之日矣時福建提

督楊名高怯弱無能失陷漳州公上疏糾之名高遂被處公之在兵垣也于天下兵機之事尤爲留心凡戰守攻取賞罰知無不言

上於是有大用公之意 上在太和門左東室與 諸王坐令大學士圖海傳諭引見俾 諸王皆知之又於五鳳樓內數召見面詢其庚甲時在廷皆知上之注意於公也是歲武會試公又以兵科蒙欽點分房事竣有 旨令公內陞吏部補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未幾副都御史缺 上遽陞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語人曰本意托跡淸卿讀書數載以備顧問乃蒙 聖恩超擢如此其何以報 上又令學士麻勒吉宣公至中和殿諭以此番擢用出朕之意非有他人薦舉不可聽人引誘須力破黨羽之習以副眷注公稽首謝時銓法壅滯公上疏陳六款一去生員之教習一嚴教職之舉劾一裁抑州縣吏員不許考佐貳以選貢生爲之一重通判之職作州縣陞缺一鴻臚卿留作京堂陞轉一佐貳官員缺按季報部院 上嘉納之

十二月 上賜公御筆畫一幅又賜馬一疋是年三月子嘉孚生

丙申公四十一歲

上駐南苑閱武召廷臣賜宴行宮各賦詩應制詩曰海甸春風滿昆明瑞氣開六師貔虎動八陣軒轅來魚藻歌周讌金莖賜漢杯修文兼耀武天眷懋隆哉夏月同高念東梁葵石楊崑嶽瀛臺啟事聽太液池流水聲賦一絕句云千頃琉璃太液圖幾行鳧雁唼菰蒲石橋一枕聞流水夢入扁舟舊五湖

蓋公之心澹然於富貴故在廊廟之間而瀟灑如此也時　上御製之書有戒殺彙鈔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公上疏請頒賜天下以善世化俗蓋公之以仁義事君如此時海內漸平風雅飈起公與鉅鹿楊猶龍永年申鳧盟內丘喬文衣太倉吳梅村合淝龔芝麓唱和四方詩人多酬答之公于是有觀始集之選時雲南土司不肯投順而沿海造船所費不貲公上疏言洞蠻所以不歸者以　朝廷

欲追其前朝勅命但期歸順給以新命不必追之太蚤沿海一帶船必不能下海不若據守險要使其片板不得到岸久之自困後卒用公之策沿海得安寇不復入犯矣

丁酉公四十二歲

正月

上諭撤太學士成克鞏回內閣廷推公堪任總憲遂蒙點用公受　上之知思圖獻納乃上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上命酌議具奏公因日食陳言上實圖修省以新天祐疏末云願

皇上深思遠慮救之于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于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疆場靡寧招攜懷遠云云奉　旨這奏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着詳確議奏內外大小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部議皆允行之時國用不足公以爲宜行屯田乃上疏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國阜民之善制事下部議未行是歲

覃恩封公曾祖樂吾祖父乾仲父拙菴三代如公官曾祖母馮氏趙氏祖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並爲一品夫人

戊戌公四十三歲

時撫按沿明季舊習薦語事浮詞貪酷官員部文到日方行提問公上疏以爲薦舉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部議行之經筵侍講講漢文帝春和之詔一條公又上時際春和請法天道以行仁政疏一曰恤煢獨一曰掩骼胔一曰課農桑一曰舉孝

行俱下部議行之時民間困弊衛所沿襲舊例槩
避差徭逋欠糧賦公以為欲足民必先清衛于是
上疏言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
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部議如公所請是年夏
上命作楞嚴會解序公具稿進呈大意歸重於三皇五
帝之治天下神而化之使下各復其性仲尼刪詩
書正禮樂教天下萬世之人而孟軻氏復闡明性
善之理以拒當世之淫詞邪說
皇上仁覆萬物以是為化導助教亦使天下之人同歸
于本性之至善而已蓋公之學以性善為宗于此
露其大端矣
上覽而嘉之刻列經首時海內文教日盛崇尚風雅公
於是有唐詩清覽集之選秋　上獵于南海子命
公從賜食於黃幄中詢及民間收穫公對以小民
艱難所收僅足供糧　上又言古之人君唐太宗
真宗英主又論及在廷羣臣賢否是時同在黃幄
中者李霨梁清標王熙曹本榮也是日
上賜公所乘馬燒獐兒割而啖之次日

世祖命諸臣作詩以咏公應制詩云淩晨謁黃幄煙中
雨露微過橋平野濶吹角絳旗威雲破饑鷹出草
鳴鐵騎歸　天顏思喜起作賦近光輝他日公又
從獵見黃羊突起
世祖指示之曰口外之獸此最善走也公有絕句紀之
云玉靶雕弓斜控鞍箭如鴟叫萬人歡儒臣後騎
承　恩寵指點黃羊親與看蓋君臣之浹洽如此
時科臣王命岳上疏請查河南山東兩省荒地著
九卿會議允行差御史往察
上命都察院保奏公保御史李森先李騰龍再保陳棐
又上察荒業有成命察法尤宜簡易疏凡七款一
分步弓之分寸一減隨察之官員一清飛詭之積
弊一減儀從之繁文一禁造冊之加派一寬開墾
之新地一定察荒之限期部覆議俱奉
旨允行仍令公定限期僅定五月報命御史登堂稟曰
二省道路遙遠察荒必須親到老堂翁定限止五
月如何能了其事公應之曰御史若逐府逐州逐
縣親身丈量地畝即十年亦不能完若令各府各

州各縣自爲丈量而御史總其成郎兩月可畢其局五月之限不爲不多矣御史乃豁然大悟是時河南山東之人深恐查報煩擾而公行所無事蓋公之識見如在高處立無遠不見人始服其爲民之切也時有流寇餘黨孫可望自湖廣歸順封以義王伊具疏向

上借餉又爲其弟討勘合公上直糾陳請之非以正悖謬之罪疏言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疏上可望大懼

世祖皇帝大悅差學士麻勒吉召公至內院宣 旨云爾上疏之言最是如此乃不負職掌但以其遠人未歸故寬之耳可望自此謇落諸事收斂矣

己亥公四十四歲

二月雲貴平公同大學士馮銓啟奏于乾清門

世祖謂馮公與公曰雲貴蕩平朕喜兵戈自此偃息也公於是有滇黔已歸聖化朝廷撫恤必周一疏內言蠶叢魚鳧之區金齒繡面之地咸角崩而恐後並稽首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封侯之爵倘怙惡不悛便當窮兵追討并底遊魂其何能久若夫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民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事關各部宜拯溺救焚恤此殘黎奏

旨部議之是年三月奉 上諭加公太子太保蓋以公自服官以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特加宮銜以榮

之公在寓 亟令學士傅蠆西葩賜塗音及南方有溺女之事公對以臣亦聞之 上曰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是宜有疏也公退而具疏以聞

世祖皇帝旨曰這本內溺女惡俗殊可痛恨着嚴行禁革于是學士王熙曹本榮有講筵恭紀以誌其事大學士成克鞏衛周祚李霨爲之序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爲之讚都俞喜起之風殆無以過之矣時有打磨廠萊園圖估公肩輿行南城察院公署有百姓數百號泣云廠南萊園空地住有千家今大

典縣票傳奉戶部堂牌云係嘉蔬署官地百姓無
棲公曰勿啼爲爾請　命也即具疏以聞
上欣然從之免圈至今打磨廠百姓戶祝　上恩也是
年六月內海寇鄭成功率衆二十萬乘海舟突犯
鎮江瓜州陷其城撫鎮皆敗乘勝遂圖江寧賊船
遡至安慶江北大震
世祖皇帝議親征漢官扈從者公在其內未幾總兵
梁化鳳大破之公又上征勦鄭逆疏內言操江撫
臣條居安慶條居京口相離窵遠終是鞭長莫及
莫若舉一善水師之將練兵長江控扼京口撫臣
只管上江一帶又選擇大帥又撥兌漕糧又題用
文武其四款俱允行之至今京口駐防遂爲定例

冬
世祖獵於薊州公上疏諫
世祖命學士麻勒吉傳至內院以原本付之傳　旨曰
我不日即回矣

庚子公四十五歲
正月春公陪祀南郊祈穀陪祀有咏云農務肇嘉

禮鸞輿出鳳樓威儀肅漢典甲仗控吳鈎暖氣回
春律精誠備庶羞豐年欣有咏端拱可垂旒陪祀
方澤有咏云方澤近城陰春來爽氣侵鐘聲雲外
轉柳色雪中沉侍衛迎華輦星燈照夜林馨香惟
主德作頌繼元音
世祖皇帝因亢旱下罪己之詔令群臣自陳公痛陳己
罪力求罷斥奉　旨革去公太子太保並加一級
公愈加小心自思補過而已於是有嚴禁巡風御
史交通各官以肅風紀一疏有糾參不職御史一
疏有特參南贛撫臣玩寇殃民一疏有裁革巡風
衙門承差及納銀吏一疏有嚴禁外官宴會饋遺
一疏有請行糾拾之典以補甄別所未及一疏公
又有酌議應行事例以肅臺政一疏又有再陳應
行事宜以肅臺政一疏又有指陳畿輔盜賊充斥
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防範之疎縱一疏又有請
設漢官僉都御史一疏又有海寇有可滅之機敬
陳攻勦之良策密疏其疏俱載奏疏集內又有捐
助之來歷未明大臣之廉恥宜勵一疏又有遵諭

據實條奏一疏又有人才之教諭宜發旗下之科目應復一疏又有詳陳救荒之政一疏又有請行發凴之例省有司之費除貪黷之根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一疏其疏大意以民生之困皆由于有司之貪有司之貪亦非有司之罪也謁選京師近者巳費數十金遠者二三百金選者守候二三年速者一年半年援供書凴賃房屋覔長班見官長赴宴會其費不貲未任揭取京債到任必須償還是以有司雖欲清廉而不能莫如行發凴之例拔本

塞源改絃易轍天下民生幸甚此疏關係吏治民生甚大事下部覆初議行之甚便于有司又有欲求治安良策必先立國之大本以求泰交之實政疏內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當奬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象共尚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屑之計期於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等語奏上

旨云刑罰太繁所指何事公回奏以聞是夏刻小學集註完時天旱已久雨澤不降多方祈禱不應大學士某懷奸結黨傾害善類　上心惡之屢加訓飭不悛舉朝怨憤知不敢言公曰吾受　上知最深顧可畏避而不言哉遂上政本之地宜清邪臣之惡已極據實糾參一疏

世祖皇帝覽疏震怒　勅諸王大臣九卿科道會審

旨下甘霖大沛又以公居憲職不發糾參革職送刑部擬罪公與某對質某人詞屈諸王九卿科道咸直公覆疏抵某人罪復公官爵如故

世祖皇帝面加覆核賜公食公退居私寓研究經學刻所輯四書大全纂要方事之未結也公勢孤寡援人咸危之而公伏案讀書未嘗有鬱抑之色但曰

聖明在上豈有不白之理即罷斥歸田吾從黃綺而沒齒矣復何憂哉

辛丑公四十六歲

公在私寓候補

世祖皇帝崩時正月初八日也公入哭大慟服斬衰朝夕擗踊灑淚作輓

太行皇帝詩八首未幾公奉　旨仍掌都察院事
上初即位未親政事皆決於四輔臣八月公自陳不職
求去奉　旨慰留十一月蒙
上賜玄狐帽貂鼠朝衣是時以財用不足加派天下地
畝錢糧五百餘萬公上疏請合計天下之兵食停
止加派以培國本以恤民力疏入隨奉
上諭停止人心大悅一時學士大夫爲詩歌以贊頌之
壬寅公四十七歲
時

聖祖母太皇太后猶稱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猶稱皇
貴妃人莫有言公與同官寧古里言曰焉有
皇上即位踰年改元已久而不加尊稱者遂上疏請加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之尊稱奉　旨會議
舉行六月內有通行結事之限以勵明作之政一
疏有罷雲南之大兵以省財賦愼荆襄之要害以
杜亂萌疏內云荆襄爲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
精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
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故坐

鎭一處而滇黔川粤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
久遠之計而非徒爲今日一時之謀也部覆不能
行其後雲貴變亂數省動搖論者乃嘆公之先見
云九月奉　旨命往薊州鳳臺山相視
世祖皇帝山陵地公同欽天監諸臣疋馬往來于荆棘
間登馬蘭峪狠兒窩龍洞峪涉灤河夜宿帳房天
大雨雪坐亂石流水間公有絕句以紀之云舊是
長城烽火臺高峯崱屴倚天開而今已見眞人氣
雲物先從龍洞來其二云葉落平原草尚肥　上

公獵騎競合圍晚來分得雙肩兎一道寒光照短
衣事竣同奏復同禮部再行詳審之　旨公再至
薊州而山陵已定
癸卯公四十八歲
二月公循例考滿
上云魏裔介才猷敏練勞績素著着加太子太保賜羊
酒表裏各三疋吏部尚書缺九卿科道會推咸舉
公後補授吏部尚書公整肅銓政杜絕夤緣滿漢
同寅協恭部政一新人才疏通無壅滯者

甲辰公四十九歲

纂修拙菴公所修栢鄉縣志及魏氏家乘捐貲刻之孫鍾元徵君人品甚高著書甚富屢徵不起有人誣其譏訕者公察其誣爲白其冤冬武會試

上以大學士衛周祚及公爲大主考取武進士一百餘人公有詩云海宇妖氛已蕩平　聖朝耀德復觀兵垂綸自有鷹揚佐綏帶豈專叔子名輔弼憂勤思國士省臺諮議守嚴更應知牝牡驪黃外索駿空群百代情十一月公補授內秘書院大學士時

詔求直言左都御史龔鼎孶上疏請赦公力贊之赦詔內善政甚多長星銷而不見

乙巳公五十歲

著聖學知統錄自伏羲以來至于許魯齋薛敬軒皆詳考而論次之又以格物之解紛如聚訟作致知格物解大意言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也容城孫徵君寄書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無錫錢肅潤甬上陳鴻績序之時有江南大儒陸世儀字桴亭令其徒四子沙一卿周鼎新邵樞曹

未來從學沙一卿讀知統錄而大有悟慨然曰天者性所從出也性至善者也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氣質耳此孟子之所謂性非諸儒所可及也是錄出而前千百年授受之統于此而定後千百年教學之統亦于此而定矣

丙午公五十一歲

公請假省視墳墓八月出京縉紳士大夫送于國門之外者車數百輛至里祭告祖考墳墓焚黃建碑捐銀四百兩修文廟造橋梁獻對聯于文廟至

聖先師殿云江漢秋陽肖聖心之體嘆意必固我之絕無滯然太虛本性萬年未發金聲玉振備至德之全惟仕止久速之各當浩乎元氣斯文千古在茲

丁未公五十二歲

春正月至京即入院辦事有科臣柯聳上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廟廷大學士班公極言孝孺之誤國欲公擬　旨斥孝孺公力以爲不可曰孝孺夷齊一流人也竟不從七月初七日

皇上親政頒赦詔於天下公以從一品廕一子遂送勤
爲廕生而以勤先得四品官生子弟裔侗篤手足
之愛也
上既親政天性仁慈無疾言遽色公以爲堯舜之資進
退應對恂恂不失尺寸　上亦重公凡有所詢問
盡忠以告所薦舉皆不告之于人八月有　旨命
公祀至聖先師九月命公同冢宰杜立德主考武
會試十一月冬至奉
世祖章皇帝配享

上帝皇地祇並奉册寶上
聖祖母
太皇太后
聖母
皇太后徽號蒙
覃恩贈公曾祖樂吾祖乾仲父拙菴俱爲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曾祖母馮氏趙
氏祖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俱贈一品夫人
戊申公五十三歲

夏旱　命內外通行熱審公有詩紀之秋大水直
隸河北河南民田大壞而山東尤甚撫院甘文焜
查報公擬　旨蠲免民猶得生是秋八月復命公
祀至聖先師
己酉公五十四歲
修知統續錄自伯夷柳下惠以至顧憲成高存之
自序云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
存之或才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
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

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者也其大意如此時吏部疏言直隸道府應
盡用滿洲官是日同金公巴泰在瀛臺啓奏
上詢可不可公對曰何爲不可但各府州縣文皆漢字
未便翻譯須用兼通滿漢者乃可耳
上遂止其事不行
庚戌公五十五歲
上命公同禮部尚書龔鼎孳吏部侍郎王清學士田逢
吉主會試考　賜宴特命滿洲勳臣主席予表裏

花紅二月初六日入闈公矢公矢愼誓之於神進呈題之後公郎擬作三篇卷至晝夜閱視無一字不經目有文可頡頏而難以定去取者必合前後場比較以定其去取又論諸同考官曰考試官好取青年門生故擇文字秀嫩者入選姝不知積學之士困苦一生其文必出經入史命意高遠修詞古奧若不加意搜索則彼終無出頭之日矣切不可也是科文最典雅高古得人最盛以宮夢仁爲首榜如李公諱光地張公諱鵬翮郭公諱琇徐公

諱乾學趙公諱申喬王公諱掞李公諱振裕陸公諱隴其邵公諱嗣堯皆榜中士也江南選文家如盛珍示蔡九霞王惟夏許燕及等皆以爲起數十年之衰如歐陽文忠公之主試文體一變云是年十二月第三子荔彤生孕時屢有佳兆其母夢隴內有高竿雙燈公又夢有鶴啣赤實來集屋樑

辛亥公五十六歲

春公有疾辭歸或曰公年尚壯何遽萌是念公曰仕宦豈有定期哉昔唐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明章楓山四十一歲便乞致仕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古人之所尚也吾病既深何可久居私寓以誤國事遂上疏陳疾力辭

上以公輔弼久不欲遂公請乃溫旨褒嘉曰卿才品優長簡任機務正資贊理覽奏患病情詞懇切准辭任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公既得予告之　旨又調理二月遂出國門襜帷蕭然從者數人別無行李一時縉紳餞送者數百人詩章多有可述至里彙

而刻之名曰青門集是冬公閱宋人陸務觀詩集八十五卷仍選定令人抄成一集蓋務觀詩識見超踔風味雋永與衆迥然不同故公晚而好之是冬爲兒嘉孚行納徵禮于梁少宰臘月爲嘉孚娶于梁氏

壬子公五十七歲

公在眞定督子姪緦勳男等入滙景園閉戶課文公喜而咏之云罷相歸來問芰荷荒園老屋映庭柯文章應許如班馬詩賦還應擬李何偶向高齋

壽寂樂時烹香茗對篠蘿春來桃李爭先發喜見烏衣磊落多春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　上諭吏部

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加公爲太子太傅公具疏控辭奉　旨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卿董率纂修著有勞績所加官銜已有諭　旨着祗遵成命不必控辭是夏居栢鄉輯孝經註義纂集格言曰瓊琚佩語詞林孫屺瞻曰註義補先儒所未逮爲後學之津梁六經奧義首在於茲有禪聖學非淺鮮也瓊琚佩語一編格言正訓惟是力行未能時時撫躬滋咎耳屺瞻者名在豊亦庚戌科所取士也公又命屺瞻書鑑湖堂扁取唐人賀知章鏡湖一曲之義懸之於肯逸園園在城東南趙氏之菜圃也售之于公草堂三間舊亭一座蕢山數尺而已公嘗咏子美詩云水深魚極樂林寄鳥知歸湖中有小舟每與友人徜徉蒹葭白露之閒與鷗鷺爲隣作南湖釣艇賦秋八月

上又欽賜公雲緞七表裏青馬一疋鍍金鞍轡一副白金一百兩公具疏謝又奉　溫旨焉是科順天鄉試姪勰中式未幾公弟辦若病故公哭之慟有詩云垂髫曾共頌奇書自許才華世不如蹭蹬中年始發跡迍邅一令便懸車治留棠蔭稱遺愛詩積靑箱是蠹魚此後五人中少爾臨風灑淚滿衣裾又諸昆濟濟樂笙簧九月猶同宴一堂叢菊花殘陶令死靑山酒渴謫僊亡栁庄作賦空驢背午水臨流罷野航寄語姪曹須珍重生平著作謹收藏蓋公之篤於手足如此又有思故友楊方伯詩云老來無友爾堪傷閱盡朝華與夕陽曾許且亭續子美誰知河內損嵇康孤城畫角樓空倚紫塞征鴻背有霜聊與鄉人忘爾我風流今識展禽狂

癸丑公五十八歲

春日公嘗攜友人遊張村園亭是歲孫北海寄一聯云文中子門多將相郭令公身係安危又一聯云司馬有時稱獨樂希文無地不先憂蓋以溫公

文正許公也

甲寅公五十九歲

值三逆之變征南大兵過槐水有蒲漢中書舍人來謁公詢以方畧有江南人余讜對曰進言者云賊鋒正銳宜于守公曰是也能守而後能戰耳是年夏

大行皇后崩部文奉　旨停止哭臨不成服公上恭慰

聖懷疏

乙卯公六十歲

時公叔麗檢正任潮州太守不肯從賊爲賊所羈

是年公以歷代古文無善本選定本題曰欣賞集自左國迄元明皆有序文冠其卷首（而其總叙云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人生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大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燦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刪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已聖遷言溗左丘明親炙取光猶未盡得聖人之意戰國秦季其言雜亂兩朝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間有歐陽二三君子起其衰而振其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爲三不朽也顧選本雖多精醇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務詞華眞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名世文宗古文奇賞古文必讀等或畧而不傳或駁而不純批評之語腐穢荒謬訛以傳訛俾後生小子失所依歸而反以錮塞其聰明迷惑其心志非所以端教化而訓蒙士也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捃摭捜輯考證于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爲茲選自乙卯之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厥事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存之訛僞者盡行芟削另出已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雕龍繡虎之彩已盡縹囊緗帙之奧質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之義爲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於五經郎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丙辰公六十一歲

春爲子荔形延趙州張元裕爲師回郎公自教之

是歲刻鑑語經世編鑑語者閱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撮其要者公自甲辰以後郎閱通鑑全書常苦其浩繁難記因摘其要者抄錄成帙初名鑑語昉左丘明國語之意也宛平孫北海先生曰是書足以經世因易此名辛亥歸里覆閱壬子又閱一週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畧不等識其所見而論斷之前後有十年之力至是始付剞劂其後二年始告竣孫北海謂自左馬以後世鮮史材茲書本

末具備采取精要評議確正經濟文章兼總無遺申凫盟謂其體裁同於左國識議過於廬陵天地間一奇書也魏雖伯謂其嚴正直追朱紫陽豈但爲涑水之功臣乎一時遠近學士大夫爭欲得之

是年會試公姪鑑中式

丁巳公六十二歲

是歲公次子嘉孚歲貢田間無事取金壇蔣楚珍先生四書舌存刪定之令人抄錄成書名曰四書惺心編未能刻也著有樗林偶筆上下二卷上卷多言性理下卷多言世務樗林者公所居之東菜園也多樗樹故名是年因爲公子嘉孚選易課自作易文二十餘篇輯先賢卜子夏集成又節抄家語而刻之八月公孫世晉生

戊午公六十三歲

是春

上命在廷諸臣及各巡撫舉薦博學宏詞之臣有陝西道御史焦榮以公應　詔疏內稱公履藉翰苑品行夙著淹貫經史之學兼富著作之材學行兼優

韓富文范之儔等語然公素不識其人也總憲魏環溪曰邇來第一篇大文字也魏環溪自丙戌通籍以來與公志同道合三十餘年矣未嘗不以學問相切磋也太夫人墓誌環溪倩公爲之嘗欲自至栢鄉又欲其令嗣學誠來公皆止之惟有老友潘藏山往來耳夏著樗林續筆輯璦琚佩語佳言玉屑等書又批四書存疑著四書提講以訓蒙公少子荔形延師李躋如教之是年爲荔形結姻於保定于氏乃公丙戌同年少司寇于岱仙也九月降平縣大水知縣不肯報災公力勸之申請撫院題疏得免十分之三

己未公六十四歲

春公爲少子荔形選引蒙課文及墨卷親爲講解通鑑古文必讀等書是年二月內會試題至公作擬程三篇舊大名道孔心一僑居臨淸作詩云己未科春榜未發栢鄉相國寄示擬程三章賦酬（其一云沙堤久不聽鳴珂麟閣功名寓薜蘿高卧方知天趣遠崇班轉覺世緣多淡懷時共鷄窓話妙墨新傳象鼎歌漆硯濤鳴千頃勢化爲飛雨長壽莪其二云魁見人文八變風多將素質綴青紅衣如

（猪相終歸譎貌似中郎却未工誰陟危峯窺日月驚觀彩筆闘鴻濛名經出自調元手雲霧齊消見碧空其三云經義掄才令典吾每隨世運轉平奇文思落紙誰能主風氣移人自不知白鹿一燈傳慧業青雲多士景威儀東山正好耽絲竹煑字晨窓尚惜時其四云山中宰相負書淫五典三墳一徃深黄閣絲綸裏雅化平泉花鳥寄閑襟宦情蚤避爭名地儒術難忘吾教心紙貴洛陽欣再見雄文依舊躪鷄林）四月長子勷以廕選補刑部四川司員外時有戶部二缺或言其利者公正色斥之曰少年未更事務受

朝廷恩典正好練習刑名廣行仁恕何以利爲作家書以此諭之隆平縣漳河口決淹沒民田數十村公

告其縣慰修之仍作詩勸勉不一月而堤告竣數十村之民始得佈種秋禾不至逃竄也夏六月纂補易經大全成十月嫁第三女子高邑李氏婿名李雲麗故明相國李文節公之裔孫孝廉李僎之第四子也十二月

上賜日講四書解義公具疏謝內云修身爲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簡中庸言天德而歷叙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蘊弘深體之有要人君爲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又云今者用人行政次第舉行小醜漸次削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汚雖已察處更嚴狥縱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則百姓自安云云上嘉納之

庚申公六十五歲

客有詢公以何樂者答詩云偶爾三槐座今宜二仲延那知眞樂地不在貴乘軒詞賦驚前輩功名讓後賢庭前花燦發許我醉如顛是月公次子西

行省公弟於平遥公長子勷陞刑部貴州司郎中五月公少子荔形出痘百日限足始入學爲之選古文墨卷時文俾肄習而每日塾師所授書必親爲之講解公所著希聖錄十餘年至是始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愼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惇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

門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盍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藴括其中矣是歳刻女誡女孝經女論語成其女論語則即舊本而删定之也女誡女孝經如舊

辛酉公六十六歳

正月十八日公少子荔彤應督學吳公科試取中入學第七名十二月公長子刑部貴州司郎中勷代領上欽賜日講尚書解義到第公謹設香案望闕叩頭祇受訖具本恭　謝疏云竊念臣才識迂踈學問淺薄不過粗通章句而已若尚書二帝三王之大道敬天勤民之極則何能窺測一二蒙皇上不忘故舊念及犬馬曾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發四子之心傳繼千聖之統緒臣朝夕講解愚蒙之心日以開豁茲又蒙御賜日講尚書解義臣展卷跪誦大義昭然虞夏商周四代之心法治法燦然紙上皇上括之以敬誠中而危微精一之旨平章協和之化媲堯舜而軼湯武者其志勤道遠具見於御製一序中矣臣雖跧伏草野讀皇上所賜之書如侍宸扆之側繹皇上所製之序如聆杳儆之音臣何幸邀此曠典受此隆恩得聞所未聞以不虛此生也行見聖子神孫奉以爲保邦致治之寶鑑官紳士庶守以爲亮工熙績之洪謨　社稷享無疆之休曆服綿維新之慶矣二月內皇后梓宮發行是時在京諸公多有勸公北上送　葬者公以已係告病之官具疏陳明非敢求安逸也蓋大臣之義如此四月內公少子荔彤歳貢入國雍塾師李濟如丁母憂公仍自課督之七月值公懸弧之辰公長子郎中勷以長安公卿大夫贈詩裝屏寄至里大學士高陽李坦園先生爲之序（辭曰）

今上御極之二十年也七月二十五日是爲栢鄉閣老貞菴魏公懸弧之辰先是歳在乙卯公届六袠大慶時值奸萌竊發聖天子奮揚神武掃除遺孽所在用兵烽燧相望靡有寧息四方來致賀者公槩峻却之弗與通方今閩粵江楚滇黔巴蜀諸地敉寧底定海宇清晏正當

和樂公長君比部郎勷暨門下士之仕於朝者謀所以爲公壽而乞言于予予與公隸畿輔屬邑孫郡於鄗城爲齒錯壤則里居同丙戌試南宮竊附公蘭譜之末則通籍同膺
世祖章皇帝殊恩擢置史館洊歷晉秩
皇上眷注恩渥供職綸扉歷事有年廝弗朝夕與俱則受　兩朝之寵遇同予知公最深親炙公亦最久其何敢辭予嘗讀歐陽脩上范司諫書謂宰相行其道諫官行其言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責諫官雖卑與宰相等然自漢唐以來相業之盛蕭曹房杜而下惟宋仁英兩朝爲最著其時如韓魏公琦范文正公仲淹富鄭公弼杜祁公衍歐陽文忠公脩文潞公彥博相繼登朝照耀史冊間要其以諫官而登宰輔者歐陽文忠一人而已今屈指公在仕版由中秘居諫垣者十年爲御史大夫者十年由冢宰即入秉政府者七年三十年中不爲諫官即爲宰相以一人之身兼歷二者之任而獨專且久以展其嘉謨碩畫燮理參贊之猷歐陽以後惟公一人而已公自給諫以至司憲剛正謇諤知無不言以肅班聯也則有請舉視朝之疏以端士習也則有孝經取士之疏以恤民依也則有拯救流亡停止加派之疏以裕國計也則有綜核錢糧敬陳理財之疏以飭武備也則有軍政事宜敬陳用兵大勢之疏以表忠烈也則有褒錄幽忠殉難事同一例之疏至若條議八策敷陳五門于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剴切敷奏殆與魏交貞之十思十漸相上下者　上于是有才猷敏練之吉昇公以銓衡重任不踰年而　特簡中台矣公勷贊廟謨平章國事爲　朝廷計苞桑爲閭閻軫疾苦往往有人所不及知不及見者每于退食之暇自經史子集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之書無不肆力研究以佐經邦論道之資
皇上方倚公爲股肱心膂不可一日離左右而公屢疏乞休情詞懇摯特奉　恩綸予告歸里一時公卿大夫設供帳祖道都門外京師之能詩者率爲咏

歌以張大其事比之漢疏廣受之爲過之公之遭遇榮矣哉歸則杜門掃軌窮幽探賾凡所著述如知統論性約言讀書希賢諸識以及經世惺心諸編清覽溯洄欣賞兼濟堂諸集汗牛充棟直與身等若公者出則爲國家之碩輔處則爲作述之大儒業藏名山而功垂竹帛可謂今古之偉人已歐陽集中所載書疏劄子動輒數千言拳拳忠悃其他著作類皆原本六藝爲有宋一代文章之冠試以公訒頌其間幾幾乎危列而雁次者若其尋壁闡微旁搜遠紹毅然以斯道自任恐文忠公亦未之及也昔富鄭公以致政家居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與王中丞拱辰席司封汝言司馬文正公光等共十三人爲耆英會圖畫其像以爲美是時文正公年最少亦已六十餘矣予雖不敢以文正自況然視公固兄事者也異日者遨
天子光天化日之恩優游林壑從公于鹿床石几川雲嶺月之間亦如香山洛社故事講德談道歌咏太平爽欲乞公以熊經鳥伸之術逍遙物外以頤養天年公其能許我否是秋有閒吟七言絕句云聊遂不辭而爲之序

參禪煉氣皆多事只是還他一太虛晏坐不知秋欲老星移斗轉月明初又云穩臥鄗南月掛村囷無積蓄篋無銀五經珍襲時披誦此寶眞堪遺子孫又云心即性兮性即神此眞之外更無眞若云無惡並無善一點良知更何因（王陽明云無善無惡良知非善而何）又云天道原來是自然渾淪四七度周天五星日月皆東轉如此光陰成歲年冬請序生張蒨臣爲劾形講易經十月永年工部尚書冀公諱如錫及

公婿冀棟來與公次女行納徵親迎禮

壬戌公六十七歲

四月張西山先生自山左差人來求文集序公作而寄之西山者京師人橫渠張子之後著作甚富得濂洛關閩之傳與公契故爲序之公長子勷陞江西建昌府知府八月又筆削希聖錄九月爲勷彤娶婦於保定于氏

癸亥公六十八歲

正月公爲少子勷彤講孝經點四書集註張閣老

直解閱韓選墨卷訂正魏氏世德家傳錄及衡山公樂吾公乾仲公拙菴公文集未刻者皆刻之補刻輿勷近草秋點定諸理齋通鑑纂要閱朱文公集完十月送栢鄉知縣邵公嗣堯歸里邵庚戌之役公所拔士也以淸直故不合於時嘗題贊公小像云可舒則舒可卷則卷旣直而剛不爲懦輭正色立朝百僚斯勉膏澤及民匪躬蹇蹇黃閣宣猷閑邪陳善我后之德賚於二典有言嘵嘵庶公以辯勇退急流需沙以衎左圖右書端文日演經飽其腹史收其觭文富范韓薦草燀燀夫豈譽私公論不外公像儼然公心如洗願學魯鄒誠淫是遣古聖之蘊公開其鍵是冬批評易經存疑完

甲子公六十九歲

正月公兒鹽運使竟甫公病故公哭之慟未幾南宮杜子靜之訃至杜諱鎭公之友也公之友無幾孫徵君孫北海魏環溪申鳧盟楊猶龍魏運陸郝雪海至是而零落殆盡矣公作詩輓之六月 上諭開列原籍德望大臣起用部臣首以公名入爲

某所阻不果行秋七月十九日蔡恭人卒公次子嘉孚生母也冬公爲少子勷彤選定時藝仍朝夕講論常至子夜不倦偶病自書遺疏稿付勷彤收藏云後日卽以此疏封貢其生死了然如此

乙丑公七十歲

春正月公四女出適眞定梁氏婿名允莊蒼巖相國之胞弟子也二月公姪男中進士五月選庶吉士

上臨軒親點唱名及公姪 上垂問公起居甚詳因問

宛平相國曰此入是其胞姪乎對言乃其胞弟溫州同知裔懿之子也遂蒙　恩選入中秘焉其年上賜易經日講解義公具疏謝夏公偶行蹶傷齒復傷著熱齒齦甚劇延醫治之疼愈然精神稍減往昔矣七月長子勷以慈母劉自建昌奔祭恭人喪歸攜江西巡撫安公世鼎弁諸司道祝壽屏至長安門生徐公乾學孫公在豐嚴公我斯李公振裕王公掞等亦製屏祝公七袠壽王宛平宋長洲梁眞定吳漢陽徐崑山李合淝陳澤州諸相國杜秀水董平原諸公俱有詩遙祝備極一時之盛公皆以楮翰答謝是冬常在內室靜處屏絕外事語人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已位叨台閣逍遙林下著書自娛尚何分外之求哉

丙寅公七十一歲

元旦自書一聯云烏頭宰相歸林下十有六年常思乾乾翼翼白髮書生慶青春七十一載寧忘戰戰兢兢蓋公天心澄澈生死勘破故自書曾手臨終之言於柱以驗其學力到處惜乎人未之覺也

初二日賀公嫡母周恭人節公七叔湖州太守諱槐祥元配也備叙古來賢臣年壽之期云率皆不過七十蓋亦自況之意耳入日果病吐血昏眩移刻方甦公平日精神健旺以七旬之年耳目未少蔽晴燈下讀書常至夜分爲子弟儒生講解書義或批閱藝文奮筆疾書目下十行少年人所不及因齒齦之後庸醫悞投苦寒之劑致敗血停滯於內初八日復昏眩少刻醫家仍認爲痰火投以梨藕之汁病愈深矣二月公病少痊然神氣不能平復病中猶常呼子弟至榻前朗誦諸書以自娛樂其天性好學至老不倦也四月初五日公病大作至初九日丑時正襟危坐而逝遺命刻楊公猶龍弔武侯詩於墓石其詩云定軍山下路丞相有孤墳故國空流水荒阡足暮雲君才自十倍天意竟三分行客年年過鶯啼不可聞蓋念武侯王佐奇才下視管樂且佩其鞠躬盡瘁之言而以之自命也長子勷等即繕錄公前爲遺疏入告繼而撫臣于成龍復有閣臣病故一疏奏

旨給與應得䘏典禮臣復疏准與祭葬先是公立朝時
曾無意中開罪於某及公病危疏入
上問及公品行某以非言加之並欲奪公䘏典賴學士
徐公乾學力爭得　旨依禮臣議而議謚之典竟
阻撓留中矣於丁卯之二月十二日欽差井陘署
道周濂祭於里第于己巳之四月初三日葬公於
城南路村即聖德村之新阡徐公乾學誌其墓銘
曰從盈必大始賞天啟參岡趙魏蕃昌施祉高平
鄭國頻復其始綿延蘊崇篤生夫子翊我　興運

官用儒起道弘言傳匡輔燮理移病致仕弗俟年
齒星終踰四徜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
典學著厥績紀壽考彌性隤乎仰止赤志商封銘
藏奚委宅兆食墨國安歸體利其後人綏福百祀
冢宰張公士甄篆額相國李公天馥書丹先卒之
韓袁傅蔡諸夫人並會葬焉題墓表者狀元少宗
伯嚴公我斯也葬後二年辛未鄉里紳衿士庶公
舉公德行學問事業經濟堪爲配食
聖廟蒙撫臣郭公世隆批云原任大學士魏公德業
文章本部院夙既佩服准即置主擇吉入祠復蒙
學臣顧公藻批曰看得已故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魏公諱裔介河嶽鍾靈珪璋協德早歸鰲禁學貫
天人晚直鳳池功多啟沃當筵陳奏不異崇政說
書援筆成文兼似午橋相國
帝方資乎補衮人盡仰其懸車綠野平泉杜門却掃闢
銘洛傳碑思窮神化爲理學醇儒豈特邦家元老
乃　賜祭賜葬已邀殊恩于九天加豆加籩未承
明禋于千禩宜從公請崇祀二丁遂於是年八月

初一日迎主入祠致祭訖經事者守道邵公嗣堯
巡道許公兆麟署井陘道眞定府知府馬公世恩
趙州知州龔嶸栢鄉知縣陸賓也各有批詞載鄉
賢錄中是冬奉
旨修三朝國史徵取公所著書遂將公詩文奏疏存稿
並咨送部院載入國史永垂不朽云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二十終

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一）

（清）吳綺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林蕙堂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綺撰。綺有嶺南風物記、已著錄。王方岐作綺小傳、稱所著有亭皐集、藝香詞、林蕙堂文集諸編。綺沒之後、其子壽潛蒐訪遺稾、合而編之。此本一卷至十二卷爲四六、即所謂林蕙堂集也。十三卷至二十二卷爲詩、即所謂亭皐集也。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爲詩餘、即所謂藝香詞也。二十六卷則以所作南曲附焉。

國初以四六名者、推綺及宜興陳維崧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於樊南諸集、以秀逸擅勝。章藻功與友人論四六書曰、吳園次班香宋豔、接僅短兵。陳其年陸海潘江、末猶強弩。其論頗公。然異曲同工、未易定其甲乙。其詩才華富豔、穠香在玉溪樊川之間。詩餘亦頗擅名、有紅豆詞人之號、以所作有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也。所作院本、如嘯秋風、繡平原之類、當時多被管絃。以各有別本單行、故僅以散曲九闋綴之集末。統而觀之、鴻篇鉅製、固未足抗跡古人。而跌宕風流、亦可謂一時才士矣。

海內諸名家鑒定

魯謙菴
沈衆存兩先生評

吳園次先生林蕙堂全集

本衙藏板

序

夫文章翰墨之傳也亦難矣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爲之重而傳之然而文不極其工則不傳文不攬其全則不傳作之於前而世難之然後則又不傳嗟嗟文之

傳固若是其難歟余同年友江都吳薗次先生詩古文詞名海內者四十年其古詩近體浸浸乎直追晉魏駕軼三唐矣而排偶聲調之作則六朝也唐宋也實足以副之而名不虛少年落拓性豪邁不事

檢束遨遊徧天下故其爲文類多英爽淸眞典贍該博都歸爾雅而佗傺怨誹之音堙鬱抑塞之什集不少見嗚呼非其胸次磊落性情清曠而能如是乎宜其領褎群流跌宕騷壇也或曰薗次之文長縑短幅沾丐詞壇風流文采掩映一時可謂傳矣夫工則傳也固宜然數十年來縹緹散失墨瀋歇絶剩馥殘膏莫攬其全是其人傳而文傳之而不全可乎余則重爲薗次悲而轉爲薗次喜余與薗次昔日

同選中翰前後同典大郡而聲容謦欬靡間晨夕固情最親而交最篤也乃今子彤本年弱冠卽氣宇岸然詩文淸妙余昔見之撫其背曰子才克步武王獻之今屬延陵矣或謂薗次有子薗次可以無集也余曰薗次有子乃薗次之有集也歲己卯彤本來粤謁余余念昔年與其尊人交好之厚忽焉塵世之隔愴然傷之薗次素懷伉慨好結納歷任淸白故其家極貧宦況蕭然靑緗黃卷之外所遺無他物

今形本遠涉珠江將謂其欲求杖頭之助以恣遊覽之興乎形本則否否出袖中書數卷讀之則其先公之遺文也余窃怪之藺次平日喜作文然不自收拾輒爲好事者持去余方惜其文之傳之不全而

今集之傳而全焉喜而詢之始知形本竭數年之精神搜遺採逸求之殘編斷簡之間十得六七又以金往好事者之家購之抄錄成帙倫次巔末嗟乎撫羊令之遺碑而有不泣數行下者乎然余轉爲藺

次喜喜藺次之有子也喜藺次之子能成其集也閱五月剞劂告竣余爲序之古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斯語其信然歟庚辰七月既望會稽年弟曾

超拜題於粤東薇署

大業惟三立言竝原于功德弘文無兩善作尤貴於纘承蠹簡傳心識是杜家之庫鯉庭授帙知爲曹氏之倉攄壯采于典謨永英華于堂構所以肩吾父子竝擅清新孝綽弟昆咸推績藻修詞各異必援

輿于諸經著説雖紛務會綜乎百子薄散行而崇駢麗豈是定評師八家而詘六朝亦非至論總期珠玉爲心方見蛟螭在手廣陵吳憲文先生才重兩京望隆三事笙簧藝苑文章高華國之名鼓吹詞壇經術裕濟時之略早膺清膴薇省才郎歷洊名卿冬官峻秩躬逢盛世聲貫斗而徹

九重任寄專城福爲星而占一路褰帷問俗露冕行春節凜懸魚清介本之天授操堅瘞鹿潔廉出自性

成况湖郡爾時乃倒懸已極門開告密奸藉蠱威獄起無風兵緣棍線道路側目氓庶寒心先生偵其根底殲厥元兇雷擊霜飛爭知火烈狐奔兔匿共凜神明既鋤稂莠于無遺斯植芝蘭于有永擁護鑾

鍼之族坐臥春風保全却克之宗熏陶冬日於是禮賢闢館鹿車駢問字之人引客同車馬帳溢橫經之子公餘之暇逸興偏多簪弁山頭爭唱尋春之曲碧瀾湖畔閒開樂聖之尊無何市虎之嫌忽蹈車薏之謗劉寵去位下拜宛似棠陰陸績抽簪墮淚依然峴首先生則一肩琴鶴滿篋縹緗早賦遂初還歸吳市長耽招隱仍住潯陽從此竹屋花潭惟向烟汀月榭王右軍頻年肥遯屐遍區中阮孝緒樂志逍遙神遊物外凡經馬跡即著鴻篇獨是庾開府之集幾閱存亡杜征西之碑兩懸山谷設非梨棗曷誌人琴哲嗣彤本世兄慧由麟種品號鳳毛寶其瑤篇時抱箕裘之志遠遊珠水重為剞劂之謀頓使蕭齋咸登上選遂教汲郡快覩新書僕以孔李之緣漫附校讐之末焚香披讀筆陣摩空息意高吟文瀾倒峽歎觀止矣又何加焉嗚呼虞卿用老乃成垂後之書屈子經窮爰有憂時之作必膏溉而光爍

斯理沛而詞昌先生之立言洵一原于功德先生之著作實有貴于纘承也昔賈舍人冊撰鴻章能繼兩朝盛典王贛水詩工雁影遂作天子門生今彤本金昆克守遺編力持家學專精筆札劉向已得劉

歆最富典墳王羲更逢王獻出其麗制足當繼體之稱列之華班無媿傳經之目矣康熙庚辰春二月吳興私淑弟子沈愷曾拜書于羊城官舍

序

有眞性情然後有眞文字貫道義而爲言邂逅投分久要不忘可以自信其生平而人共信之者惟　聽翁吳先生之遇余也憶四十年前訂交於廣陵先生盛年豪舉蜚聲天府排金

門遊玉堂其立言也將以鼓吹休明登諸雅頌而余放曠山野得更敵迭唱不以方外人而目之踰年螭頭簪筆掌中秘

誥制遭逢

聖主鑒賞綸音煌煌稱其臨文克敏遂

拔薦郎曹足展其蘊蓄未嘗不歎羨知遇之奇也未幾一麾出守苕霅爲溪山風月主人瓢笠往見其文章益閎恢偉麗臺閣峥嶸學博而情眞言近而旨遠掩王楊之風華挹庾徐之藻澤駸駸乎才與年懋矣及解組歸田適輿山水梁溪開社重聯舊知先生冲澹自足文酒言歡不戚戚境緣而心胸豁如也又越十餘年余居粤之長壽寺先生惠然肯來風晨雨夕談禪賦詩年高而才力强健酬唱靡輟二年别去東下洞庭往返作萬里遊何其壯哉迨春秋屢更余復踰嶺吳門執手兩人垂白而文章性情罔替初好詎知此别遂爲永離嗚呼晨星明滅西州涕泠知己之感能有幾人不愴然以悲何能已耶適次君彤本抱遺編來遊五羊謀授之梓余雖屏居世外而忝疇昔交誼樂爲之倡輯其林蕙堂儷偶賦記古今詩體塡詞若干卷以行于世傳厥先人惠茲來者閱歲而棗梨工竣彤本屬言于余夫一濵海枯朽衲子何足以表章大人先生姑序其四十年終始交好

如此而凡誦其詩讀其書可以知先生之眞性情眞文字其哲嗣之肯構從可知也已

昔

康熙庚辰長至前一日五岳行腳石頭陀大汕合十題於曹溪方丈法

窩堂

原敘

陽羨　陳維崧

山名唐貢峰接道塲水號洮湖波通上若吳雲入越家家以茶荈爲生魯析聞邾處處繞烟波成市惟彼常湖兩郡夙稱唇齒之邦曾聞名杜名賢出作吳興之守其人也譌省望郎金閨貴客鶺鴒𬸚舫推詩酒之總持舞扇歌裙擅湖山之宗主時則秦川公子爭願依劉西鄂文人咸思御李白蘋洲上依稀逌德高門碧浪湖頭彷佛華陰上市銅螽夜滴尚簇麟衫鐵鳳晨飄便勸鶴蓋三明七穆橐鏤管以俱來兩到雙丁捧敦槃而押至獨有鄙人兄居旁邑調弦待奏情合流水之中減刺難前容在亂山之外惟衆客實嗤其拙乃先生正賞其愚旣而陶潛解組仍任潯陽梅福抽簪偶來吳市乃於失職之辰猥有下交之雅殷勤訪戴流連杵臼之間慷慨推袁跋扈風雲之氣時則鄙人方嬰痼疾屬江花之就落甫遘鍾期當潘鬢之將凋方逢鮑叔嗟乎文舉何人子卿足下干戈載道偏乘单舸以遥來闊閱交衢獨造寒門而逝去君非有爲僕豈無心自此從遊淹留歲月東

吳麋鹿美人羅綺之場南向鷓鴣霸王繁華之窟以及寒梅縞夜瘦菊叢秋藏鉤賭酒之場刻燭分題之會觴餘舞蕨紅燭熏天奕罷橫刀擶羅颾地先生莫不踔踸此間賤子亦復激昂其末一日者水國斜陽坐客半更衣而起高臺古樹羣公皆載酒而從君顧挽余吾其語汝昔者結繩而降代有篇章雨粟以還人多譔述自倫學之師心致前型之偭矩原其流失厥有二端紀庫千運筆成錐斛律金署名類屋宿儒老子高譚內則歸藏末學小生粗識孝經論語上車不落便尊唐宋而薄周

秦體中何如輒譽開元而卑大曆是則胸無故實笥鮮縹緗裸民詡霧縠爲太華臏女憎西施之巧笑此其爲獘一也或則僅解虫鐫差工獺祭悔讀南華之卷不精爾雅之篇倣蘭成碑版之作祗堪借面弔喪傚醴陵離別之言僅可送人作郡不知六詩三筆每每以古鬱稱奇四庫五車往往以沉雄入妙徒組紃筌簀之是侈將風雲月露其奚爲是則刻雲端之木雁未必能飛琢箭上之金徒何曾解舞成都粉水弱錦濯而寧鮮河北花箋鈍筆描而失麗蓋成搏撦劣得揣摩此其爲獘二也

以此二獘足曁百家今吾許有是乎惟子知其免矣且夫韓起雙環俱蟠龍雀干將兩劍並截蛟犀矧沿古以迄今羌無奇而不耦是故珊瑚筆格互說庾徐翡翠書牀交推溫李晉家潘陸梁氏陰何南朝則江鮑齊名北府亦溫邢競爽歌樓麗句元白同聲酒舍香詞周秦繼響昔人所載何代無賢當斯世而有吾兩人也寧集成而無子一言乎僕愧其倩懼違所請屢趣未應旣負諾以逾年擬作難工復含毫而藉日屬當諷諭之再三爰誌揄揚之萬一爲魏公藏拙數行敢云金玉之投惟惠子

知余異日亦望瓊琚之報

原敘

黄岡　杜濬

文章之道體製固非所論也惟貴夫專以盡其才然後成家則傳可必焉蓋不專則不成不成則不傳不專而成其成必不堅不成而傳其傳必不久自然之理也吳子園次與余遊好稱異姓兄弟三十餘年俱喜爲文章各就其才性之所近以從事於古人園次高華爲六朝余疎拙爲八家然余之爲八家也時即時離時作時輟雖少有所見而不能窮其際未嘗無一得而不勝其失

也太史公言項羽學萬人敵又不肯竟學余病正坐是而園次之爲六朝也則專心致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盡其才以爲之遂能抉古人之奧而極其獨傳之妙蓋惟其專以至於成是用傳焉而余反是也或問園次精藝止此乎則又有説焉記曰有本有文立言之道也忠信本也詞藻文也今有人于此擬韓愈之筆而爲叛道之言詖邪卑佞則君子黜之如其言本忠孝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正使駢儷組織如徐庾謀篇江鮑染翰雖荀孟復生不能廢也園次之文何以異是且嘗徵之于古武侯出師表文筆單行而陸宣公奏議詔草槩多對仗至今兩賢之則可以知文章之道不在體製矣以此序林蕙堂集亦有當乎

原敘

長洲　尤侗

延陵季子華胄無雙商山老人嘉名有兩産瓊花之苑生擅仙才登太子之樓熟精選理竹西歌吹時出行間爪步煙雲都來字裡鳳閣製舍人之樣騎曹傳司馬之書逑典郡於蕪城每浮家於菴畫茗村酒熟嘗聞峴首之遊顧渚茶香共看前溪之舞旣而一官襆被四壁圖書多流寓于他邦暫言旋于故里康山隱處重携藜杖苕霅邗水歸來相遇酒旗歌扇琴樽無恙宴樂新知花柳猶存詠懷古跡彈廣陵之散不減嵇康發蕪城之歌無慚鮑照班楊降體偶成四六之辭義獻隨心還寫七三之格於是昌黎毛穎磨墨晨鈔子厚梓人削青夜刻藉雲亭之好事賞栗里之奇文對此倩移讀之首肯誰無幼婦孚憐集翠之工雖有壯夫豈薄雕蟲之技卿當獨步已傳頌於南人僕亦效顰應貽譏於西子

原序

延陵山有鳳池世工染翰豐樂水通魚海人願乘風故泛宅浮家每見舊鄉於夢而登樓作賦難忘故土於懷此紅豆詞人紫薇仙吏早寓鶯花之地新歸蝦菜之船也於時白練千條松間競落青蓮萬朶天半紛披始信蓬瀛居然里閈撫故國之喬木有先人之敝廬恐看三徑就荒頓使百端交集松楸展罷忽尋鷗鷺爲羣風月閒來便與溪山作主然而情殷問俗念切采風聽單父之琴音淸滿耳勒峴山之石淚暗盈眸且也地遠塵氛村居僻壤草挺傲霜之節木貞耐歲之心巳甘淪跡窮年孰意揚徽此日更或水明樓榭獨照羈愁柳暗簾櫳雖堪索處聞吹聲之若豹何人把臂入林覩黛色之如螺有客望衡對宇况乃壺觴雜遝徑蔣羊求縞紵殷勤門多僑札誰家紅葉不停攬勝之車是處蒼崖遍蠟尋幽之屐仲長統志嘗其樂淳于髡心有時驩酒氣淋漓拂拂都從指出文波跳盪洋洋悉本心裁洪度影息墻東今隣涇比爲探奇字草披楊子之居快覩雜篇花盦江郎之筆欲私秘枕帷帟中忽振金聲若令懸門知天上都

騰埃彩爰倒小胥之篋謀付棗梨聊副大酉之山光吾

桑梓云爾辛未九月同里後學汪洪度拜撰

林蕙堂文集原敘

寧都魏　禧

今天下工四六之文余所見其最工而名天下者凡三人宜興陳文學其年錢塘陸處士拒石湖州守江都吳公薗次皆清新雅令得古人之機軸而風流跌宕天機所輳極人事之工而若不經意則湖州爲尤工余生平不好排儷文間作四六亦不能工且多獨覽湖州林蕙堂集嘗漏盡燈灺而不倦乃歎文之移人信有哉湖州往與吾伯子交善因與予爲通家好數過舍館以叙見

屬余嘗妄論四六工拙之故見于余所自爲四六引而又竊謂排儷之文雖原本六朝然亦天地陰陽奇偶自然之數之所由成夫物生必有偶故有天則地爲之對有日則月爲之對有山則水爲之對有男則女爲之對推而至于君有臣父有子剛柔長短大小其對待之形莫不皆然是故以四六之文施於奏議雖陸宣公之剴切識者不能無譏若夫道情宣物逶迤有難于顯言之故而徵古喻今隱約婉至得風人比興之義言之無罪聞之足戒然則四六亦惡可盡少哉方其得意疾書偶

出奇句經營窮索屬對無由忽然得之有如異域而獲亡子過龍津而劍出泗鼎而得其趺斯亦天下之至樂也湖州才美絕人表顧豈不能爲兩漢爲唐宋八家習之工焉好而得其味將有不肯以彼易此是集也無可删之篇篇無可疵之句以爲三君冠天下必以予爲知言矣

康熙丁巳陽月上浣題于文選樓

原序

今使顏如葛勃欲嫓美於何郎貌似宿瘤濫齊名于宋子懷燕石而較碎寒之玉探魚目而量照乘之珠未有不掩面而弗看捧腹而笑即或僚丸秋奕各擅微長楷葉木鳶別精小道而此優彼絀不過越鎛而吳函粤尺短寸長總是蟲鐫而獺祭所以一時傳誦未幾而紅鴨香焦縱令來者稱揚歷刼而清琴響絕何者行潦非如蒲類之深而爝火難語秋陽之照也若園次先生者香案飛仙金閨上客幼通六庫三倉夙美八叉七步黃扉啓處熟聞嶽嶽之名絳帳懸餘大有便便之譽左太冲之藩溷筆札常新張壯武之車箱史編具載胸中淵海廣於弱水三千日下聲華高擬防丘七萬當其分符茗水布惠防風瞻露冕之通侯迓熊軒之才子窪尊酒煖閒窺碧浪以抽毫韻落茶香倦對白雲而拾句跌蕩于蒓鱸藥爐之側俗呼紗帽山人周旋于桑杯石鼎之間世艷錦袍學士臣心似水所貺者赤軸青箱客至如歸何惜乎亂山殘夢夫何烏名鵯夕莞爾歸來松號送迎翩然竟去於是研鴝眼以送窮寫桑根而娛老氤氳百幅

雙九荳蔻之香絢爛千行七絲芙蓉之錦蘸笠澤之水以壯文瀾東廣陵之濤而助奇氣蠶叢另闢新開芍藥之陂烏椈初還忽遇桃花之峽典貴則成智瓊之車上青白玻璃光華則石衛尉之庭前參差烽火相其使事腕間兕蓮而神輸似厥敷辭畫裡鳥啼而花笑若夫秋蘭春草撼壁長吟月嶼煙汀拈鬚短咏李王孫之佳句字字嘔心杜少陵之名篇言言郤疾至於輕敲檀板着卿之艷冶居多劃撥銅琶稼軒之辛酸不少金羊燈底三疊而淚結紅氷火鳳筵前一曲而庭飛玄鶴譬之越

女之劒足使觀者神驚雍門之琴莫不聞而色沮者也嗟乎比來鄧訓猶貽一襟青泥昔日吳興但載蒲船明月韻迺英雄毷氉泉石徜徉人非種秋肯爲鹽虎以扶節我愧栽花不鄙醯鷄而滅刺十年耳食者甚聞雷一夕心交味同噉蔗促膝而觀鴻寶疑看太學之碑把手而握靈蛇宛聞波斯之藏二十四橋絃管譜入綈緗三十六峰雲霞浮于楮墨從此履盈戶外都尋商洛隱夫車蒲途中齊向華陰上市一言務酬以千絹八字許贈以雙蛾豈若中如眢井凋殘萬朵江花腹類空倉倒盡三升墨汁者耶古人不朽之論豈其然乎君家觀止之言蔑以加矣辛未嘉平遯海靳治荆拜纂

六籍而下詩騷詞賦之格不勝變也變而為儷文去古抑又遠甚然而絶妙可喜者代亦不數見也苟其才之相近矣情或不深而力或不肆猶弗工也廣陵吳園次先生者當代之詞宗也數十年中以賦

大夫王長騷壇天成麗藻有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之目焉仲子形本棠棣其林蕙堂全集凡詩古文諸著作咸在辱示余而屬以弁言予伏而卒讀之然後竊覩先生之性情才術大過乎人所著書必

傳蓋擅難工之業卓然成家使人不敢口實六朝而信其亘與古詩騷合者其書不可以不深觀也始先生嘗索居詠貧矣當牛衣禦夜寒竈噫風之時有痛而呻宜非累欷則奔放耳而乃戛玉摐金以鼓

吹于螢燈雪案之下祇覺行間有響字能成談則和籥宣於四辟難矣既發身薇省同簪筆者皆四俊三才之望而先生池上有詩輒陽春寡和遂以俊賭專無敵之名則獨秀冠于瑤林難矣迨一麾出守

得韻海碧瀾之勝地賞遊題詠名益滿宣城肰桀桀篇章多纏綿於民物賓友閒者莫不一經一緯其言藹如至化鷁徙鱷終不墜其鸞鳳之鏘則坐移風俗可不謂文章有神耶矧夫高據選樓大摻菁藻取二千餘年文苑之人分曹而進退之網羅不限一格及其自為乃獨執叅軍開府之策以驅馭百家文成而就班同調者未嘗不左遷固而右韓歐也何其奇也至若花間擺麗向之選聲茂矣肰猶意周

顧曲欲令香奩白苧兢我裁成也六懷詞出而先生之風義蘊藉則古風人樂府之遺焉其用新聲以洸發山川弔慰人代者如桑箋如柳記如史論贊使讀者欣慨低徊不能已已蓋不外芳寒腴味之表而具廻瀾正雅之功可曰雕蟲無關執筆耶是以懸車之後門屢益盛齒宿而意新猶時時以膏馥霑溉四方極一代才人之致焉集中諸體無不工無不卒擅其難工者惟用情深而肆力慱陶冶入化斯

衆美俱臻所謂絕妙可喜者無以復加也吾故曰必傳之書不可以不深觀也抑予于茲乃有感焉者矣柳柳州曰立言而朽者君子不由也誠於著述家有厚望矣而歐廬陵送徐無黨序乃謂言不足恃

至曰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持論之不同如此嗚呼歐公此言固似為貪常嗜鎖者明其言之徒勞無足貴而實深慨夫前之作者非紹述得人則其書散

亡磨滅後世莫得而見也茲形本出門索米數千里輕湖山嶺海之跡得文贄不遑內顧汲汲焉梓其先人遺集將煌煌翹翹傳之千百世奉為鴻寶焉不亦快廬陵之情而副柳州之望也哉形本之善述

也偉矣湘西石谿陶之典謨

原序

乾闢坤翕奇偶之數生火燥水柔對待之體備日星旦旦觀垂象者璧合珠聯華木林林察成形者枝駢蒂附山龍米藻參黑白而成章玉磬金鏞叶清濁而配樂鳴則闢闔走則俟俟此皆自然之妙有都非强比而同揆也茲我家昆克工選體語妙天下規閎古人觀其屬辭隸事江花盡發其妍媸白紬青謝草還萌其秀謀篇則磬控六轡衍辭則吐吸百川艷麗則玉步金搖風度則鳴鑾珮璐其古穆也鷄彝龍勺大貝赤刀其雄健也劍拔弩張鷹颺鵰擊飄兮忽兮若晴虹蜿蜒而際天高矣美矣若秋月嬋娟而照夜原夫鳳凰池上舍人蔚京國之華茗霅湖邊才子得江山之助遄歸邦水瓊篇二十四橋命駕花田竹杖五千餘里猶憶梁溪結社上客推兄于今越嶠遨歡蠡官笑弟明珠翠羽難酬十色蠻牋玳瑁珊瑚不用千絲越網單詞色動片簡意消盧駱難前徐庾匪遠將使大海之濱文章一新抑知儷體而外詩詞雙絕學如李杜俱識陰何庾鮑之用心才似蘇辛博採經史子書而度曲前賢學海今復揚波當代國門

誰從易字竊黍壎篪之雅還申膠漆之投風雨聯牀十年舊夢烟雲染紙一卷高文冀有述于將來遂無辭乎首簡流傳越乘有光南服山河副載名山足見老年兄弟云爾　旹

康熙歲次甲子中秋前二日愚弟興祚留邨拜撰

聽翁自傳

聽翁出於延陵逸其名與字仕至二千石多惠政不畏彊禦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不能自給長壻江子辰六醵金築室於廣陵之南門曰天地間亭翁于是乎有居癸亥遊粵東制府吳留村貽以買山錢歸得粉粧巷趙氏之廢圃而移居焉翁于是乎有園又以錢二百緡得東陵田七十畝翁于是乎有田田種秫與豆僅足供半歲食居以移後復爲他人所有園荒無樹木花竹有索翁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翁于是偃仰其中春而花秋而月偕內子江夏君以詩酒自適雖至屢空泊如也常曰吾才不逮古人而肩忝方州性懶不能爲導引術而年及古稀不事家人生產而萊妻伶妾無北門之謫諸兒子不營利祿而皆拈弄筆墨粗能爲詩古文詞吾知造物之與我已爲過矣于是以修短衰健聽之天以利鈍榮辱聽之人以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流行坎止吾何心焉故自號曰聽翁且翁常病目不能視得古今人佳詩文者輒令門生兒子輩誦而聽之有人善談稗官及黃老者則焚香以聽之有善恢諧滑稽足以解頤及部童妙伎調絲品竹者則浮大白以聽之鶯之囀鶴之唳鳥之吟春而呼曉桐之雨松之濤竹之露啼而風笑也則據繩床凭烏皮几以聽之聽于是止焉若乃臧否人物譏談時政者翁則掩耳熟睡如弗聞矣翁性坦率然氣各與人言無所隱有不如意者即怒罵然胸中無留滯焉喜作詩務言其性之所近不甚規模初盛諸體格爲文章好作孝穆子山語見世之優孟歐蘇餖飣班范者不屑爲也所作塡詞小令兒童女子皆能習之有毘陵閨秀日誦其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二語以爲秦七黃九不能過也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傳

公名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廣陵遂爲江都人父職方公母鄭太淑人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五歲能詩長益有聲藝林一時先達如龔合肥鼎孳趙長沙開心皆器重之友好甚篤公爲人魁梧雄碩博洽淹貫爲東南儒宗時人皆以公輔相期謂若人文章官爵政事皆不可量也乃再躓場屋甲午始以貢薦入都會章皇帝求異才備顧問胡公兆龍以公應詔授秘書院中書舍人掌制誥戊戌遷兵部職方司主事受詔譜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蓋郎以椒山之官官公上之重公至矣癸卯擢工部正郎丙午出知浙江湖州府事已酉投劾去向之以功名望公者謂公祿位應不止是而公之官僅止于是公之官工部也管左翼街道挫抑豪强一時肅然其守吳興異政纍著如誅菱湖之兇逐南潯之暴擒西湖之黨斃晟舍之惡却金以懲巨棍償逋而驅旗丁焚絲禁之簿排碧浪之沙治豪僕以振綱常祭石怪而除邪祟湖人至今賴之號爲三風太守焉蓋謂其多風力尚風節好風雅也凡有興除闔郡鼓舞稱快值公生辰傾城內衣襤縷披襫稽顙公堂而稱祝者凡數萬人前此未之有也竟中輩語罷歸湖之士民至今尸而祝之如一日也向之以政事望公謂公所設施當不止是而公之威惠及人者僅止于是是殆有限之者焉若文章則吾未見其止也公言語妙天下上而當宁下而經師小儒莫不知有廣陵吳某者公不自假滿謙謙卑牧以朋友爲性命守吳興日賓至如歸皆天下名士云嘗與諸文人雅集于李公擇之六客堂修禊于郡圃之愛山臺會飲于峴山之窪尊亭解衣盤礴略去苛禮或修竹滿徑殘荷在池或紅杏繞堤絲楊夾道劈箋分韻擊鉢催詩萬目聚觀嘖嘖艷羨咸謂爲神仙從三島出遊偶集于此或以爲不然此必稽阮諸人向竹林作達若不知有政事之殷繁二千石之尊貴也者公之風流蘊藉追踪古人大率如是尤留意人才試郡多士募受卷而晨發榜請托者不得入寒畯必登士人感之爲立造士碑于峴山之滴翠軒軒即湖人士爲

公所建生祠也餘被識拔沐恩施者不可勝計寒門後進片言隻字之長津津爲之延譽必使有所成就此公虛懷汲士之大略也其葬凌忠介公義渠也親臨奠瘞凌夫人蒿簪練服公子葛帔練裙伏地慟哭觀者爲之飲泣其祀詩人孫太初也爲之修墓爲之建太白亭以傳梅村吳太史爲文紀之閒紹興倪文正公亦未克塟貽書招其子使來爲討會罷官不果公之俠腸高義厚於前賢皆此類也先是姚公永言有女字于如皋李氏李獲罪女殁于官公力貸贖之子母錢累及數千不之

悔也趙公洞門卒孤孫伶仃公撫鞠教誨更以女妻之此又古人中不能數得者也其罷去也以失上官意譖于中表之秉鉞者遂被劾焉去之日湖之紳泣于禮賢館曰安得有禮士大夫如吳公者湖之士泣于庠曰安得有崇文學拔孤寒如吳公者湖之男婦老幼泣于塗巷曰安得有除奸暴惠善良如吳公者大吏聞頗心悔之然已無及矣歸田之日貧無以治裝公元配黃淑人賢達有知識常曲慰以解之公每稱爲門內知己遂拂衣竟去貧不能達故里僑寓吳門久之後從子壻江辰六之請復歸廣陵嘗往來于金陵吳門茗霅之間旣而遊兩粵客端州至韶陽禮六祖踰由宜章出摺嶺登衡山涉湘沅弔三閭至長沙訪賈太傅舊蹟而止焉留益陽不一月泛洞庭至岳陽登武昌之黃鶴樓漢陽之晴川閣至佳山水莫不登臨憑弔作爲篇什比返闔種字林以居問奇者屨滿戶外而好學不倦夜分不寐所作傳奇樂府流傳代聞梨園子弟能演吳太守一劇者即聲譽出倫輩上詩詞一出得者奉爲珙璧予所謂公之文章未見其止者豈不信然非如官爵政事人得而限

量之也予少而慕公晚始識公于江陰之逆旅公不鄙褻其人而以小傳見屬遂舉其大者以應公命他緒餘不及焉沙子曰爵位之于人顧不重哉以其不足爲人重而足爲人之文章重也唐之韓昌黎白香山皆以甲第致通顯所恨者不爲宰相耳一言之出天下誦之譬若登高而呼其勢甚便李供奉杜拾遺官卑矣假令并其拾遺供奉而無之光芒萬丈安在不與塵土共掩哉以吳先生之才位僅止二千石或爲先生惜而予獨爲先生幸也公之文章天下皆信其必傳況可傳者又不

僅文章也湖州太守循之拾遺供本云爾予傳先生于此三致歎焉

江陰後學定峰沙張白頓首拜撰

後傳

湖州刺史吳公既卒其文人及門下士謀有以易先生之名者或曰古有之今未之行也可乎曰先生抱不世出之才蘊其學術未克盡其施設其出守於湖也湖之人戴之先生以儒雅風流自命居官時未嘗廢講誦期以弦歌爲理流風餘韻至今人思慕之晚年伏而著書穿穴蒐討不遺餘力先生之學閎且肆矣無以易其名不幾墜其實乎謹按謚法博聞多能曰憲慈惠愛民曰文先生有焉請謚以憲文可也僉曰然遂謚之曰憲文先生焉先生諱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揚之江都遂爲江都人少而穎悟過人六歲能詩有山中吟曰山溪清淺山花紅抗首高歌和曉風世事回頭君莫看不如沉醉此山中其達識已卓然風塵之外爲諸生有聲家貧讀書康山黃淑人躬自爨汲焚膏宿火不間寒暑故學日進文益有名當是時長沙趙司空開心合肥龔宗伯鼎孳皆負重望獨器公折節訂交甲午灤州石學士申視學江南得先生卷拔冠多士以明經薦入都會

世祖章皇帝求異才備西清顧問冢宰胡公兆龍拔置第

一授秘書院中書舍人掌制誥戊戌遷兵部職方司主事受詔撰著輒稱旨遷武選司員外郎擢工部屯田司郎中管左翼銜道控扼豪强一時肅然丙午出知湖州府事湖地山水清遠而多大猾舞文告密之風尤熾時奸民王式王春以羅織交關主政齮齕諸大吏馳驛赴勘令勿擅加刑訊鄗與盤互至千百人莫敢誰何先生至郡則式已敗其黨交訌不已邑人重足立先生廉得之獲錢玉涵唐文等

十餘人杖殺之昔文以三千金囑先生求免揮去弗顧也制府撫髀歎曰使吳君早至吾何至爲王式所持哉菱湖人沈東之虎而冠及是亦杖殺之郡人觀者數萬頂香焚於湖渙積灰盈尺西湖嚴若球氣身滿燄擇人而食捕之行至都亭聞前數人皆死遁自殺先日以鷄豚賽廟者市爲一空營卒牟利於南潯魚肉一方民先生曰是必有與爲賄者懲其魁衆皆遁去大帥聞之戒其衆曰吳守非易與者汝曹勿入其境也湖地產絲以海禁設籌以防乾沒吏因緣爲奸業者苦之公取其籍

焚于廷曰苟有失誤太守自當之不以累吾民也茆[illegible]之僕張富以主中落謀賸籍颺去先生榜掠而械梏以徇自是一郡無敢有背其主者詩人孫太初墓在歸雲菴之麓歲久夷爲榛莽先生清其界址建太白亭於其上以表之麥忠介公殉國難以貧故藁于淺土者二十年矣先生捐其貲營其窆麥封而樹之倪文正公身後家益落先生招其子而佽助爲人莫不高先生之行誼爲古人中所僅見也先生蒞湖三年利無不興害無不革發奸擿伏類趙子都見惡輒取類張子元仁心爲質

不務近名類龔少卿至其稟酌風雅崇獎忠孝執持大體漢廷吏弗如也尤注意人才汲引士類恒若不及試士暮受卷而朗楊發筆牘不入寒畯必登生儒感之立祠峴山之陽比羊叔子焉郡之登仕籍者如胡楊眼會恩沈翰林三俊及其弟涵吳進士啟宗皆揭名奠宗待之而茆採花薦馨尤扶植于禍患之中者茆且死曰恨無以報先生也是時湖人戴先生如父母值先生生辰父老子弟塡街溢巷烹羔躋堂來祝者數萬人而同官是土者至日闃然於是群起而惎先生矣己酉竟被劾

去官潮之紳士合詞控之制府劾公者尋悔之然亦無及矣遺䘏有未淸人輸將恐後貧民亦持數鏹投匭中曰無以累我公也先生旣解組貧不能治裝黃淑人曰君以一措大家徒壁立受知

天子宰相出典大郡回視牛衣對泣時爲何如願亦足矣以淸白貽子孫何必捆載以歸而斂百姓之怨乎先生囅然笑曰吾相知滿天下門內知己非鄉而誰遂拂衣竟去僑於姑蘓者數年潮之士大夫數請還郡公力謝之乃復歸於揚以文章爲寢食以朋友爲性命以仕宦

爲郵傳之地以山水形勝爲休沐之所憐才好士出於性成片言傾倒共相輸寫未嘗緩須臾而竢異日也守潮之日賓至如歸皆海內名士當時好士者在內推龔合肥在外稱吳吳興嘗與宣城唐允甲黃岡杜濬山陽稽宗孟桐城方亨咸天都吳甲周飲於李公擇之六客堂又與吳學士偉業張大令芳吳侍御雯淸暨名士修禊於愛山臺又與嘉禾曹司農溶萊陽宋觀察琬福州謝司李天樞婁東黃進士與堅集于窪樽亭皆屏去騶從解衣盤礴謔浪歌呼聲迸林藪觀者目爲神仙中人不復知爲郡守也懸車歸老田廬蕩析歲祲餅無儲粟客至必具樽罍黃淑人黽勉助之桃梅芬醽之儲傾筐倒閣盡醉而散性喜出游時時往來於吳越間過甌越客端州至韶禮六祖塔由宜章出摺嶺陟衡嶽泛洞庭而歸所至登臨憑弔著之篇什人競相傳寫於書無所不窺考訂參互經史之外稗官野乘釋典契經無不排纘成書惜未盡登梨棗以公世耳少好詩賦尤工九宮新聲

章皇帝命譜楊椒山事先生按律寫之忠憤之氣如忠愍

復生每奏一齣

上未嘗不稱善也又譜秋風嘯緒平原院本皆其深情畜積於內而遇薄于外輪結轄蒨以發之不第工于聲調而已乙丑移居種字林以目眚杜門潛心宗鏡之旨又營數椽于黃子湖瓜田荳畦明農親稼花晨月夜與高人朗士扁舟溯流菰蕭薇鷗鳧凌亂一詠一歌皆足千古黃淑人年高多恙醫藥有不時之需復迎先生入城於城西築室類岩穴之居顏曰歸鴻巢日相羊其中甲戌夏抄先生年七十有六微有痰疾精采如常不數

日而歸道山矣子三俱以文鳴世而長君石葉前先生而卒人皆惜之女四人所適皆名士初先生與長沙趙而怀友善趙君卒遺孤永懷方四齡公憐其幼以女妻之讀書吳興官舍廉使宋公琬嘗歎曰公此舉不愧古人也所著有亭皋集藝香詞林蕙堂文集聽翁六懷宋金元詩永四聲寶粲燃松隸事彙古圖編諸書岐沐先生教愛尤深撫捃其生平而爲之傳以俟史官之採擇焉

廣陵後學王方岐武徵氏拜撰

凡例

一先大夫文集久經行世但鋟鏤不同豕魚未正屢思重刻以成畫一俾稱全璧奈綿力未能克舉懷之數年不安寢食茲刻較之江浙雕乏精工然彙集各體合爲一部覽者庶得其全編小子聊抒其積慮爾

一古人詩文之傳端賴後起潛愧不肖不能仰承繼述先大夫生平詩文最多然或于遊跡所經或爲友朋請托多所散失未見者小子潛搜輯頗費苦心求諸四方尚不能盡先就現存付梓倘蒙

大人先生鑒其誠懇有續寄者俱俟補遺一卷彙集可也

一潛愧無文學問不能及先人之萬一長恐見誚髯蘇先大夫晚年目眚潛兄弟又皆在四方所作詩文皆口授門生侍史輩繕錄集內典故事

實多所未知間有舛謬復恐擅改金根貽誤不淺幸賴

諸先生參閱較正至再至三頗煩研究小子（潛）受益固多更足見交情不泯也

一茲集鏤板計其工力不下一二百緡（潛）淚痛硯田筆耒不能表著先人商之故舊亦復代爲攢眉而已偶至羊城蒙

石公垂念素心一見卽爲首倡義舉亟付梨棗又承

諸先生從而襄事遂得告成孰謂方外竟無孝標其人支許深情生死間寧不同于張范千古蓮社風雅之傳實始事于遠公也謹述其槩以誌不忘云爾

男壽潛百拜謹識

林蕙堂全集

參訂姓氏

合淝龔鼎孳芝麓
檇李曹溶秋岳
祥符周亮工櫟園
滄州戴明說道默
灤州石申仲生
眞定梁清標蒼巖
嘐城高珩念東
雲間宋徵輿轅文
栢鄉魏裔介石生
宛平王崇簡敬哉
婁東王時敏煙客
黎陽周體觀伯衡
涇陽張恂穉恭
萊陽宋琬荔裳
寧鄉陶之典五徽
鍾離李枝喬條侯

海寧彭孫遹羨門
塩城宋曹射陵
江寧白夢鼎孟新
崑山徐元文立齋
雲間董俞蒼水
西蜀呂潛半隱
湘潭王岱山長
山陽丘象升戒曙
江寧張摠南邨
無錫顧貞觀梁汾
江都宗元鼎定九
古杭徐士俊野君
丹陽賀宿天士
遂安毛際可會侯
德州田雯綸霞
漢陽許承欽漱雪

山陽閻[redacted]牛叟　三原孫枝蔚豹人
潁上劉體仁公㦷　寧都曾　燦青藜
新城王士祿西樵　濟上曹貞吉寔庵
宣城施閏章愚山　無錫嚴繩孫蓀友
南豐湯來賀惕庵　平江蔡方炳九霞
桐城方孝標樓岡　蕭山毛奇齡大可
新城王士禛阮亭　南海梁佩蘭藥亭
崑山徐乾學健庵　海陽汪　錞鍾如
檇李曹爾堪顧庵　宜興蔣　鑨玉淵

南昌劉艮玉石潭　雲間董　含閬石
仁和汪　璽樊桐　江寧白夢鼐仲調
長沙趙而忭友沂　山陽丘象隨季貞
京江張玉裁禮存　江都許承宣力臣
桐城方亨咸邵村　崑山馬鳴鑾殿聞
金壇蔣　超虎臣　嘉興曹燕懷石閭
睢州湯　斌潛菴　五鄢范國祿汝受
江寧何　采省齋　塘栖卓　寅火傳
澤州陳廷敬說巖　江都宗　觀寉問

商丘宋　犖牧仲　句曲張　芳菊人
南海程可則周量　如皋冒　襄巢民
晉江黃晉良處安　長洲袁于令籜菴
黃岡杜　濬茶邨　海陵鄧漢儀孝威
雲間顧大申見山　無錫顧　宸修遠
莆陽余　懷淡心　陽羨陳維崧其年
泰興計　東甫草　宣城唐允甲祖命
京江張玉書素存　三原韓　詩聖秋
錢唐丁　澎飛濤　寧都魏　禧冰叔

長洲尤　侗展成　山陰金　鎮長真
長洲宋寔穎旣庭　古杭胡貞開循蜚
西蜀柳　文長在　溧水彭　桂爰琴
黃岡葉　封井叔　吳江徐　崧松之
茌平王曰高北山　吳江顧有孝茂倫
江都劉梁嵩玉少　福唐謝天樞星源
吳門王　吳維夏　無錫秦松齡留仙
無錫劉雷恒震修　江都汪懋麟蛟門
江都許承家師六　雲間張淵懿硯銘

三韓翰成龍武功　[illegible]毛　騤[illegible]黃
會稽魯　超謙菴　宣城高　詠阮懷
雲間張若羲帶三　四明周斯盛屺公
海陵黃　雲仙裳　雲間盧元昌文子
雲間錢礎日武子　順德陳恭尹元孝
仁和朱彝尊錫鬯　溫陵丁煒雁水
江都孫繼登坦夫　閩中趙　炎燮臼
仁和趙吉士天羽　雲間錢芳標葆馚
丹陽賀　寬聯度　古歙汪士鋐扶晨

吳江顧　樵樵水　平山崔　華蓮生
茗溪方大猷歐餘　曲阜孔尚任東塘
祥符周在浚雪客　吳江朱　虹天飲
會稽羅　坤弘載　烏程沈憕曾樂存
上元倪　粲闇公　襄平董紹舒鄲菴
吳江潘　耒稼堂　江都王方岐武徵
黃安盧　綖荻浦　江陰沈[illegible]白定峰
錢唐陸　進藎思　三韓蔣治翊熊封
祥符周在都燕客　山陰宋　俊長白

黃州王材任子仲　湘潭陳鵬年滄洲
昆山徐樹穀義初　吉水李景遂次侯
江南程　庭且碩　歙縣王　棠名友
江南程　哲聖跂　昆山徐樹敏師魯
歙縣項　綸經士　江南程　鋈澤弓
昆山徐樹屏敬斯　新安朱文光子含
歙縣江　祥文山　江都吳　蕡方舟
江都杜仁俊思[illegible]　瓜洲蔣　易前民
宜興儲　欣同人　興化李　沂艾山

成都費　密燕峰　江都程　洪丹問
興化李國宋大郝　遼海劉廷璣葛莊
江都顧圖河書宣　興化解鼎基陽山
寶應王式丹方若　三韓曹　寅子青
江都史申義叔時　江都方天育誕初
江都左　衡自衡　石城馬　星高陵
廣陵杜　乘書載　遼陽卓爾堪子任
成都費錫璜滋衡　廣陵張　潛仔聃
海陵吳嘉紀野人　廣陵梁嘉穆五棻

西泠季　熺偉公　嶺南釋大汕石濂
江都張　韻諧石　歸安沈　彭倩三
新安汪洪度于鼎　昭陽王熹儒歛州
平陽喬　寅東湖　山陰吳棠禎伯憩
句容王　榦大席　新安汪　森晉賢
滇南朱　錦西柯　如皐李夢熊瑶村

較閱姓氏

湘潭劉授易五原　皖江盧　升賓三
寧鄉陶　煊奉長　南昌劉雲鋒秋冶

長洲陳文光翩谷　湘陰蔣常尊幼李
湘陰王之錡孔嘉　新田陳世英石峰
大興唐祖命薪禪　山陰陳　熾玉章
三韓姚炳坤齊州　古棠趙　是來夫
江寧毛鳳翽竹菴　武陵王爲壤青原
西泠凌紹焆藜炤　會稽魯　士思亭
松陵邵　熙文典　湘潭張　璨豈石
會稽魯國書湘城　青浦夏　榮桓又
湘潭張　瓚錫田　會稽孟崧齡立亭

番禺黃　登俊升　平江陳　綸世掌
黃安盧　洽在陽　上元黃輝斗位北
郢上趙之獻幼清　嘉定趙　虹飲霞
松陵趙子懿天燮　古歙江　山可樵
湘潭曾世琮仍璜　新建沈宗治平川
錢唐楊　水庸人　山陰魯朝祿爾錫
江寧白　眉子常　閩山連　琛襲珍
丹陽賀　超班侯　邵陽余　英就園
海陽畢宗湜正持　三原孫　燕懷豊

襄平董起裕玉揚　溆水釋行謙自牧

門人

德清胡會恩孟綸　烏程戴　紱道園
烏程沈三曾允斌　錢唐趙　瑜瑾叔
烏程吳啓宗[redacted]　烏程徐汝嶧泗瞻
宣城茆薦馨楚畹　新安程起周心坡
烏程沈　涵度汪　歸安茅　麐天石
西泠陸次雲雲士　烏程吳啟袞臣其
兄雯清方漣　偶業梅邨

山濤俗觀　銷閏瑞
珂鳴耕方　甲周閎文
之翰有艮
弟盛藻觀莊　崝星子
懋謙六盖　升東巢薇
與蘇酉村　兆寬弘人
姪本立萩原　暻元朗
震方青壇　孟龍伯御
苑楞香　泰方來

家賢子翼　炯雯鏡秋
弘泰六平　[redacted]赤苑
婿濟陽江　闓辰六　延令張之鼐燕孫
・長沙趙永懷念昔
甥新安汪　若上若
外孫、趙若曾正貽　江夢驥通儒
江夢駱真儒　張[redacted]
趙景曾亘貽　趙希曾忠貽

林蕙堂全集總目

卷之一
賦　表　記　書
卷之二
啓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題跋　引
卷之十一
露布　疏　傳　贊　頌
卷之十二
文　碑　說　誄　墓表　墓誌銘
卷之十三
詩五言古

卷之十四
詩七言古
卷之十五
詩五言律
卷之十六
詩五言律　六言律
卷之十七
詩七言律
卷之十八
詩七言律
卷之十九
詩七言律
卷之二十
詩七言律
卷之二十一
詩五言排律　六言絕句　七言排律　五言絕句
卷之二十二
詩七言絕句

卷之二十三
詞小令
卷之二十四
詞中調
卷之二十五
詞長調
卷之二十六
塡詞

林蕙堂全集目錄卷之一

賦

康山讀書賦　區室賦
米山堂賦　蹋蟋蟀賦
爽閣賦　黃金臺賦
燕子賦　焚香賦
毿菴賦（并敘）　畫舫聞歌賦
家雲逸觀頤堂賦　瑞栢賦
杏花春雨樓賦　栗亭賦

瑞石賦（有序）

表

擬　上以董其昌帖賜群臣謝表

記

峴山逸老堂記　休園記
張鹿牀畫像記　棣友堂記
鄧尉山遊記　泝仙堂記
桓山堂藏書記　管孝子入嶋記
鶴客亭記　三閣書院記
倚山閣聽雨記　蔬圃記
娑羅園記　比竹記
壽硯齋記　玉荷小記
姚大家繡像記

書

報周櫟園先生書　迎家梅村先生書
答宋荔裳臬憲書　上龔大宗伯書
與內子江夏君書　與徐健菴同年書
答祁楚畹編修書　與雲間太守曾謙菴同寅

書　代門人錢璽上丁藩臺書
泊舟蓉湖貽人書

林蕙堂全集卷一

延陵吳　綺園次著

男　壽潛彤本
　　威喜木華　校訂
　　承烈愜祖
　　贊祐
孫　艺獻瑚璉
　　承訓守曾　編輯
　　揆質

賦

康山讀書賦

惟余生之寡偶佇遐覽于中區承延陵之遺緒紹左臺之令圖既少孤兮假蹇值世難兮爲儒恥捷徑以窘步矢貞固而弗渝漱翰林之芳潤入藝圃而勤劬于是畋漁百代懷抱一編終棄繻兮早歲機入洛兮妙年慨亦烏之顛覆逢青犢之蔓延火照啼烏之苑塵飛渡馬之川瓊樹摧于斷磧垂柳化爲荒煙管幼安去之長白揚子雲守其太玄若夫通子未生少君初嫁寄構兮堂中賃舂兮廡下傭馬磨以心傷泣牛衣而淚瀉頻遭魑魅之揶揄屢受路人之推罵歲有秋而靡舂時在晨而非夜鮮故交而問焉哀王孫而飯者爾乃抱影荒涼攜挈

躑躅野尋不菽之丘巷就無人之谷雪結葦以對窓風捲茅而敗屋饑鶴啄于空庭悲鳴號于古木徒聽古院之鐘莫借鄰家之燭則有襄漢逸妻伏川良偶鋤揮野外之金裘典市中之酒爰辭楚以同心亦入秦而攜手良人豈其長貧君子居之何陋偕東方而不絕出北門兮奚訴則有匡鼎談詩侯芭問字螢死囊中魚生篋裏案就雪而長歃牀隨陰而獨徙書滛酷似于劉生傳癖或同于杜氏夏侯倚柱而忘雷高鳳持竿而及水嗟風雨其如晦維鷄鳴而不已莫不逍遙叢薄嘯傲長林雖九遷而奚慕乃五噫之偕吟對青山兮扣白石引濁醪兮彈素琴彼處堂之燕雀亦何足知鴻鵠之心哉

洲比魚梁湖稱鴈翅江醴陵夢錦之川李供奉含毫之地偃翠嶼于中央湫滄波而無際信幽曠之靈壤足高深之遐契乃有東園耆舊南國英華橋眞百口里自千家指玉潭而作墅環錦石以分沙仲長統心耽白水孫子荆癖染青霞于是獨闢菟裘別開羊徑洞擬避秦齋題寶晉石倉堆曹氏之書酒庫積焦公之醞疏綠水以相通對青山而取正爾乃草裁玄鹿樹種金鵝楊低碧軟藤老紅多鶴性閑而識字鷗態懶而淩波有簷前之睍睆無庭下之婆娑加以千帆送雨並入窓間四嶺吹嵐俱來枕上農賽鼓而秋登漁収罾而夜唱稚子則徵稅于魚田先生則橫經于鶴帳莫不閑吹楚蕙飽飯山薇醉邀月入坐閲花飛考遺文于錦帙振逸響于瑶徽歸去來兮自守老莊之止足區以別矣寧言魏晉之是非

廼有陽陵公子秋浦先生蚤投簪于衡嶺遽還轍于皐亭寨芙蓉而作屋結薜荔以爲纓漆園則傚之蒙叟竹徑則啓乎元卿于是林通複道坐引淸瀾疏軒就燠闢館辭寒圖蓬瀛于檻內畫雲氣于楣間厥堂肯構號曰米山其前則岫引長松其後則峰環翠篠左抗桂花之幽巖右帶蓮花之曲沼旣柳密而宜蟬亦花深而足鳥盃堪薦酒是垂葡子之藤帶欲抽書用蒋康成之草况復琴名白傅枕字紅蕤帖寶昭陵之賜書留鄴架之貽朱墨黃則史分數頁金銀斑則管列三枝南垞含毫尚憶右丞之畫東山着屐未忘太傅之棋爾其庭有五龍窠名羣鳳人則淮海八公客則求羊二仲秫供陶令之田酒足步兵之甕仇香無羨于鸞棲和靖可資夫鶴俸故能樂志窮年見幾終日曼倩以玩物而取容長統則養和而不出事在拙而彌尊道用柔而益直言同倦尉入梅市以難尋恐似漁郎訪桃源而已塞

鬬蟋蟀賦

露老梧桐之月雲深洒色之天五雉翻盆盧看擲帽雙犀出塹馬笑投錢劉寄奴之豪情未已賈秋壑之逸興重騫爰徵威於羽國遂逞勇于蟲兵黃金鑄秤紫玉雕罌既曹分其種色次部伍其重輕弱足之與強頭譜前論系一青之及五白剛外存經于是此號蜘蛛彼誇蝴蝶翅翅梅花腰腰薤葉氣一鼓而不衰勇三登而未竭其未合也如木雞之不見其既鬬也儼銕騎之相接爾乃金字琵琶香稱獅子戴我頭來飽卿拳矣或始伏而終搏或初生而後死淮陰之渡齊水輕騎潛行鉅鹿之鬬秦軍呼聲亂起義戟銀鬚怒銛銕齒必甘心于亂人將報聲于知己若夫巧在伐謀鬬非專力見壘滿而氣生聽轂鳴而義激笑薄技于螳川羞覆師于蟻國宜乎博縱千金采陳雙璧出壘升場寒敵軍之心膽收缶論功饗主人之棃栗也

爽閣賦（爲錢葆馚舍人作）

覩草名家採花勝蹟才高大曆之季地近平原之宅烏府彰其漢綬青峰韻于湘瑟江山得助蹲小鳳之九苞湖海知豪坐元龍之百尺則有闌干玳瑁簾押眞珠刻靈芝于綃拱拾瑤草于瓊除錦貯郗郎之管香薰曹氏之書南斗垂杓曠朗固仙人所好西山柱笏高明信君子之居于是振舃遐臨攬衣長眺塔碧春雲樓紅晚照龍湫斜帶而孤澄鹿苑遥分于衆造魚鱗萬瓦青楊帶雨而參差雉堞千門白苧橫霞而繚繞爾乃水如衣帶山似屏風泖遥連而月映峰環峙而烟籠備四時於檻內收百里于窻中月皎兮其可懷帷憑來去風泠然而稱善何辨雌雄則可以集嘉賓延勝侶送目八區抗情千古擕荀氏之熏爐橫晉人之談麈浮金屈巵歌謝朓之詩揮玉如意作王戎之舞況乎崔成一頂鑪有四腮張掾歸時尊容客飽吳王獵處花向人開召太白以填詞君須且往聽小紅而度曲我待重來也

黃金臺賦

登平原以一望唯蔓草而已矣問古道於行人云金臺之故址唏噓乎荒溷來耄噲死在子平之新立將招賢而雪恥覩其可者請從隗始則斯地也固有崇基礙日傑搆凌雲升堦論武闢館摛文懸千金以買駿倣遺術於涓人於是衍自臨淄辛由上黨有昌國之雄才亦懷奇而遄往皆騁足於孫衢並奮翮於珊網臨斯臺以騁眎見山川之泱漭收形勝於目中玩敵人於股掌乃展妙畧出奇兵罷諸侯而不屬驅鐵騎以長征凡數戰而至濟上歷五載而下七十有餘城設齊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洗前人之積憤揚海內之鴻稱信人國之成敗以賢者爲重輕何歷世之未幾棄喆士而弗庸好圖中之綠耳忽在廐之飛龍罥闒筋而不駕策駑步以求工會牝牡之未識任顛倒於意中遂使黃金日重白璧長埋晨風兮遠引汗血兮不來滿遺宮於藪澤沒舊館於蒿萊傳虛名於古冊重過客之徘徊唏噓乎草蕭蕭兮泣寒露死鄰鄰兮竄狐兎思昔人兮不見訪遺踪兮無處懷長鋏兮空歸耿余懷兮終古

燕子賦

參差送遠下上于飛歲有期而必至主雖貧而亦歸惟玄裳之羽族與春風而不違若夫臨秋暫去候社俱來海外有貂郎之國燕中有別友之臺五色朱絲曳仙人之廣袖一雙白璧化神女之輕釵豔爭傳於雒種靈豈侈於商祺爾乃喃喃絮月故故衮風輕衫一兩細剪雙封楊柳枝高笑微翎之染碧桃花影重看小喙之黏紅加以若絲綠淺杏子黃初石氏歌臺纍雕梁以玳瑁王家酒榭綴簾押以真珠雖學飛而未遠巢試暖而堪居莫不來回兩兩去住雙雙留鶯學語共蛙爭香顫釵梁之碧玉長迷下蔡舞掌中之白苧薄醉昭陽遂使春事興哀夕陽今古玉京冢上暎絲線於黃昏盼盼樓中悵白楊之夜雨記六朝之巷名是烏衣入百姓之家夢誰朱戶

焚香賦

花淨春檽月吹秋帳遲美人兮不來擁薰籠兮誰望采艾蒳兮山中問都夷兮海上雲衣暫擘石葉雙安鸕鷀卸粉鷓鴣留斑近愁烟劇遠訝灰寒心中字苦眉下痕慳白鳳翔於曉幕綠龍焚於夜山經旬似暖半笑疑溫長垂髯影細亂衣寬膩衾花而入繡透衫纈而栖痕見鄂君兮何夕坐賈午兮黃昏懸青綃兮不寐結翠綬兮誰分辭曰辟寒寶障流蘇長火山十里金鳳皇期君待君君不至直須還我繡香囊

甁菴賦（并敘）

家雨岑早具才情長修行誼原孝先京兆之後然諾無侵馬少游闗隴之賢楷模不苟門前車轍長者頻來坐上盤觴高人長在得百斤于楚國豈重黃金下一矢於聊城非憑白羽贈惟君子或拜下風利出仁人有如皦日同患其無語耳遑慮乎多言哉爾乃老至彌冲德高益劭退而自號命曰甁菴葢取鄭公守口之箴用暘詩人捫舌之義也夫甁之爲器受小而容多甁之

爲能出觳而施博雨岑之取以自況不已然乎昔萬石傳家庭中之馬必數七旬受賜室內之樹不言古之名賢類多如此苟無忘于玉汝之義其尚念乎金人之銘乃爲之賦曰

美矣吾宗修能特起少奉教于哲人早聆音於君子紹謙德於延陵繼清風於冉里旣有孚而缶盈庶無譏于罍耻爰標斗室取義富公守孑衷而靡失鑒維口以興戎恐一出之莫返冀三緘之可終象山雷之在頤秉心惟愼棹水澤之爲困尚口乃窮於是寓目以形見道於

器用守約而施傳遂先難而後易出必期其可歸始則求乎能繼其中有蓄寧如石鼎之彭亨厥用維難聊法開誆于有綮所以挈原非智羸或無危能有容而不溢亦爲器而非欹傚抑戒于衞武法寡尤于仲尼或指子之口惟酒可飲用卷爾之舌匪駟能追鄒長倩寧見訊於撲蒲楊子雲可無笑於鴟夷豈止朱提見稱偶伽是傚周則彝以螭文漢則錯其麟象惟此徑寸之圖庶無二三之爽居之何陋信甕牖之常安言矣非夸同尊彝而足尚也

畫舫聞歌賦

乃有海上名豪漢東逸侶生從群玉山頭來自衆香國土本鳳凰池上之仙作鴛鴦社中之主柳枝結帶以相從桃葉橫橈而與渡青簾錦纜望爲天上之樓船金管玉簫豈是人間之歌舞訪二分之明月人盡霓裳杭萬頃之清波舟皆雲母爰停芳桂特繫垂楊命詞英以授簡名勝客以飛觴文舉之豪情莫匹公瑾之雅度非常高致則來元卿于竹逕博識則見朱异之縹囊人似子康乃共群賢而至我非季重亦偕七子之行主人命紅粉之虞候咸徵歌以奏伎羣姬乞彩毫於學士能刻羽而移商則有玉愛其清金求其艷芳姿掩袖以廻眸寵姐披帷而露面靜聞素素調絃嬌靚紅紅整鈿飛瓊按節以瑤簪麗英含情于紈扇朱家淑質小令不號斷腸殷女吕容柔顏獨能怡念避人幕裏或爲鸞鬢之郗超窺客窓前亦有蛾眉之曼倩莫不情隨聲轉態逐情調音以柔而取媚字欲吐而還嬌或前揚而後抑或始下而終高或激昂而屢變或婉約而頻搖或瀏亮而圓如明珠之一串或引伸不斷如弱縷之三繅或如振木之

凉風凄然以思或如洒窓之容霰憂矣難銷遂覺忽然而悲胡然而喜靡竟其端莫能自已惝兮恍兮高矣美矣緣腰以之結聲紅牙于焉合拍信可過乎行雲豈必聞乎變徵游魚因而出聽翔鳥皆爲來止于斯時也不其樂哉四座之聲俱寂諸賓之意云諧既停杯而刻燭亦錯履而遺釵金谷之遊未已玉山之醉方頹兩岸秋聲楓葉與蘆花并舞一江月影流波與征鴈俱來君若聆郢雪之音曲將闌而未倦吾則聽鈞天之奏夢欲寤而還猜

家雲逸觀頤堂賦

爾乃黃嶽峙其西臨澄溪環而左繞山疊翠而難分水浮青而不了松菊多傲俗之花鷗鷺是忘機之鳥商山之芝草可飡武陵之桃花不掃信有同于靈境亦何殊于仙島地如彭澤南村多素心之人嶺似洛川東園有皓眉之老則有延陵俊彥歙浦英豪因寧親而薦旨爲侍養而誅茅導潘輿而左右闢蔣徑以周遭高深得性情所近爽塏亦風土所饒既肯堂而肯搆可以燕而以敖擬以宴樂之需無取于雲上之象況以飲食之漸略同乎磐吉之爻若夫時値鶺飛人多燕喜吸荷露于晨曦聽松濤之夜起華峯之枕初推亭林之杯伊始守黃老之庚申歷絳人之甲子葆德者于以存眞養志者因而修髓其爲體也既外實而內虛其爲義也則下動而上止於是進杜孝之膾烹季偉之鷄子路負米而在廩曾子芸瓜而滿畦羊有跪乳之禮鳩爲祝噎之儀几與杖而可適寢與食而有時常徐行而捫腹或侍坐而搜奇英流用以引年聊于焉而奉老識者許其養正遂字之曰觀頤頤之義大矣哉觀之上有慶也況侶避世之

禽魚兼少入塵之車馬擁萬卷而優游歷四時而瀟洒養體及養志而偕康履險與履危而益寡樂泉石之蕭疎備古今之風雅自足于己既匪猛虎之可耽無求于人豈復靈龜之用舍則有不惟其聲而惟其意不惟其事而惟其誠察之常存於未動視之或在於無形或醬或醢而備其物爲餈爲飱而遂其情將心目之偕暢胥志氣之交寧積善乃能餘慶久視可以長生倘申公有蒲輪之徵大烹以養若石氏賜上樽之酒明德惟馨

瑞栢賦

考仙經之嘉植羨栢樹之亭亭得九秋之正聚五木之精產汝南之邃谷出新甫之高陵枝參天而上拮根蟠地而西行田鸞啣之而得號赤松食之而延齡常磊砢而宿鳳或假斧以騎鯨雖時序之代謝曾不數夫凋零則有桓桓而榮童童而茂雲氣羨于秦皇岱嶽傳于漢后蔚香葉以香蒙匝霜皮而雨溜材雖任乎棟梁質豈堪于締構受烏兔之精英與玄黃其並久豈斤斧之可施茁溪山而非偶神仙毋取以爲餐元正亦採而獻酒

是宜號爲耆官殊有資于黃耇若乃伊川華裔安定名家品實高而莫及德則溥而無涯考靈圖于綠籍得仙訣于黃芽火伏軒皇之鼎爐存葛令之砂方培根于瑤砌或奪秀而成葩鍾乾坤之清淑當春夏之芳華味則同于絳雪品則釀乎流霞歷千春其獨茂等八極以猶賒爾其碧葉森森金英簇簇色以進而愈深味以甘而更飫初則比之巖桂既則煒于庭菊甘則如飴嗅而益馥比槐棘以菁菁照芝蘭之郁郁樹可爇乎青牛蕊可飼乎白鹿神人見以徘徊仙老來于信宿兆夫奕葉是

曰公輔之祥其知後天厥應神仙之籙况夫月逢赤騎歲御金羊方將榮于拜甲正獻壽以躋堂呂尚見夢於渭水宋纖馳譽于燉煌　天子聞之而賜杖寄戚屆此而稱觴見奇英之滿目咸撫幹以徜徉羨九如之未艾卜五世之其昌禎適符於鶴荷慶更衍于龍章則有濟陽之公子擊節而驚爲罕有於是延陵之逋叟染翰而頌其無疆也

杏花春雨樓賦

于鼎文治兩汪子世居歙之松明山杏花溪處新構一小樓兄弟讀書其上曹實庵使君取宋人杏花春雨江南句顏之曰杏花春雨樓友人吳聽翁登而樂之援筆而爲之賦賦曰

攬人間之山水何處蓬瀛問江左之樓臺幾多煙雨則有虎觀英流龍谿勝侶承玩鷗之遺址自是青門籍司馬之高名猶存朱戶同居參佐聯牀有陸雲之兄世列高平與硯是范喬之祖于是丹梯獨聳直上三層烏榻

橫陳恒居百尺推窗而群峯列嶂山欲拖藍凭檻而畫舫當門波皆泛碧高低窗戶收瀨氣於初澄宛轉欄杆倚斜陽於將夕景隨境設既無俟而非佳勝逐年來最何時而堪憶若夫青陽御辰白沙應節柳垂縷而將煙梅謝瓊而無雪時當人醉之天歲值參昏之月紀韶華於荊楚家始聞鶯訪風俗於洛陽人皆撲蝶爾乃欲霽非晴猶寒漸暖籠翠陌兮煙輕弄青帘兮風軟霏霏欲濕脂遂凝於千絲的的能鮮霞似蒸於萬點坊開碎錦旣若淡而若濃彩染生綃仍半深而半淺至於千林黯

下爭來閙午之蜂一色江頭或買壽春之馬巷中閙雨向佳人而賣焉花底停驂報先生之歸也景物適值夫融和性情益因而蕭灑曠懷遠寄豈遑歆羨金張高調無隣獨愛咏歌虞夏斯則據榻遐觀憑軒長慨俯仰極夫千秋眺覽周乎四海驚心時序悵飛兔之難留觸目雲霄詢臥龍而安在圖農未學何妨並耦而耕聞達不求要可席珍以待是則悠哉游哉高矣美矣氣何意乎凌雲賦有聲而擲地著書終歲世將擬之景迂生拄笏移時人或指曰巢居子吾正遊於方外樊川當綠葉之

陰君胡爲乎山中安石爲蒼生而起

栗亭賦（爲汪扶晨作）

獻玉王之妙品循曹阮之仙都傍紫霞而闢徑倚丹竈而結廬地則秦人種樹之洞山乃宣平採藥之區陶徵君愛而卜宅李供奉過而停車塵雖飛而不到水至潔而堪漁此豈俗人之徑是爲高士之居於是飾之華桷繚以雕楹高堂疏豁而獨啟文軒磊落而交承愛夕陽而拄笏挹爽氣於西成古人求安於幽邃君子樂處於高明盼綠陰之無際攬翠靄而長吟則子美之所謂佳者豈能更勝於栗亭其左則曲巷逶迤閒房窈窕照吾

檻兮扶桑有晨光之朗曜乃藏書而建倉或煮茶而安竈鴻妻倚竹以將迎鶴子爭花而歡笑蒙莊獨坐以養生長統閒遊而學道應須暮史而朝經寧獨山樵而水釣其右則雲横玉几水帶金隄見芳林於旁舍尋仙蹟於清溪灌靈均之蕙畮築邵平之瓜畦鷗有泳而皆宿鶴無松而不栖槐方春而拂檻菊將秋而滿籬戴顒之尊未竭劉伶之鍤可攜若乃丹梯前起佳徑横開荷香曲沼芰繞崇臺芳流環映廣榭崔嵬可映芙蓉之鏡還傾芍藥之盃綠淇園而皆竹芬孤山而盡梅常對之而

愛玩尤朔濱之異材至若高栁在後交讓可匹旣𢜽煌而帶雨復干雲而蔽日感瑯琊之十圍羨渤海之百尺鶯啼春而自嬌蜩吟秋而轉急時卽霽而恒陰衣雖素而咸碧遂枝映於比隣長花飛於滿室於是偃仰匡床參差極望水送綠於門邊峯橫青於雲上斜川時斷而時連別墅或幽而或曠漁郎帶笠而群遊樵叟行歌而互唱旣與逸而情移亦神清而目漾信無羨於鞏洛將何期於蓬閬况乃花發彩毫雲生鐵硯賦頻答於
龍墀名阯通於狗監天九重而聽畀日五色而目眩聲早重於一時遇偶嗟於三獻江山共助其文章天地長留於詩卷笑王根之第與樊重之館曾何足當先生之所願乎

瑞石賦（有序）

江子邸上中庭有石祭而視之日有加焉夫石本靜體動而日生則有異矣名之曰瑞因其宜也遂爲之賦

惟中庭之奇石分山岳之靈姿旣獨全其幽素乃永謝夫磷緇臥莓苔而似傲披薜荔而還欹李賛皇娛而醒焉到茂灌玩而愛之爾乃峿峿瑶峰峩峩仙的秉艮德而匪轉運坤靈而不息方遥見而未殊殆締觀而罕譬如人累善惟不覺而常增似物延年非有培而自益若乃初如隕宿倏似凝霜方時移而歲易遂日就而月將恍惚兮其未已累積兮其難方遇射思騰欲躍將軍之虎叱而卽起還來道士之羊恭其秀擬嵩華竒分泰岱本以靜而動生遂因形而象改尊曰君而益崇呼之丈而可拜用之丘垤已難測于寸壤介彼岡陵復奚窮于千載也

表

擬

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伏以紫極昭文大啟瑯函之秘黃扉渥寵弘敷寶笈之華闡異代之幽光成熙朝之盛典輝騰東壁澤賁西清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洛呈圖始代結繩之政嶙峋作篆用垂勒石之文蒼頡之列三家象猶蝌蚪宣尼之題十字體剏麒麟增減遞及八分神妙各

傳三品然枕中得訣只傳習於專家几上揮毫未稱奇於秘閣昭陵玉匣二百幾十紙修禊亭不落人間長壽珍函三百十七篇文選樓僅存天上用拙毫而自免幾同庭草春悲補戈法以逼眞未見筆花宵燦古肥今瘦爭愛鵞以忘鷄晉畫唐摹半縈蛇而綰蚓坐魯公之池畔誰憐正氣於釵痕刻蔡氏之樓中但憫遺蹤於死傑米顛振袖僅聞誇異於一時劉洎登牀反致貽譏於千載未有異代還叨夫眞賞同官共被乎隆恩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契昭符勳高鏤玉虞廷受籙得十六字以傳心周室迎丹撫億萬年而立極崆峒訪學探妙緒於西山姑射凝神動文思於甲帳偶因萬幾之清暇旁求六藝之遺文惟先臣董其昌者地擬陸機少登翰苑遇同蘇軾老踐容臺當慶曆之時雍振鍾王之風雅墨池波濺早窺大令十三行筆陣雲橫自得長史十二述駕米邢以獨上掩文祝而前驅西蜀玄亭久下門生之淚終南紫石仍留故老之踪開卷宛然嘉嘆屢聞於楓禁

披函燭若恩榮遂及於槐廳字珍琬琰出秘府而愈奇軸等縹緗得宸章而益煥攜來芸閣未損松鉛歸映藜窻獨高油素昔李斯云邈歷漢代而方珍逸少雖傳遇唐宗而始重以今方古寧誇飛白之頒自上及卑益重渥丹之感臣等窮非薦福博愧雕蟲摹筆諫於公權久勒正心之訓倣遺箴於太史慙無運掌之功幸際昌期恭逢雅賚榮因稽古敢比栁直顏忠遇忝同時竊附皐颺益贊伏願文放乎奎央取諸夬鏤鼎繼夏禹之業銘毫揚周武之心以借墨者借財而無朋不正以畫沙者畫法而有印皆同則永毖金甌四海奉十華之帙長

熙玉燭千秋炳八會之篇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林蕙堂全集

記

峴山逸老會記

苕城南五里有逸老堂焉雲飛畫棟踞峴嶺之一峯水近朱欄瞰碧湖之千頃昔爲高風堂之遺址今則逸老會之勝遊會始于唐一庵諸公凡八舉而人皆碩果堂建于湯楚東别駕不數傳而地有寒榛于于丙午之春承乏出守將謀更始且暫葺焉李君不器慨然舊蹟之難湮蔚矣嘉祐之再復時維九月實聚羣英亭開薦菊之辰坐滿採芝之客酒浮上若偏宜鶴髮以臨觴城繞下菰弁拂鳩形而作杖世非炎漢訝四皓之何多歲異永和喜羣賢之畢至予方罷郡適遇聚星猥以白玉之中齡特用兼葭之故事時則廣州歸政浦號沉香萊子弄雛庭盈舞綵謂予同姓迨及嘉賓函谷眞人獨望臨關之氣洛陽女子曾知賣藥之名先生而兩見織簾處士而嘗聞讓畔茂名看奕而逢仙履祥著書而守道弁泛南山之牟同開北海之樽三爵油油四筵濟濟麻姑擘脯言羞丹水之麟彭祖調羹來駕瑶山之鹿是可志

也顧而樂之爰屬不文以爲之記而予則維香山一集炳煥中唐洛社諸鄉於昭南宋迨茲以後繼者寥寥茲則始創于明世廟癸卯之年復興于今皇帝庚戌之歲雖盛衰不定多寡有殊然舉往固可以詔來而由今亦可以抗古昔則史家六叟尚取數于閩中唐室九耆亦待員于方外未聞繼體并列同心今則東陽兩支延陵二世天龍歲月還繼美以猶龍海鶴丰姿又教雛而成鶴同爲父子并致耋耄況乎資聖推賢至道尚齒未登上壽已屬曠聞今則河間遺民碧巖耆德齡同羅結漸方都水之疃秩過張倉不待婦人之乳惟須兒事于元爽直欲兒命夫少君爾乃青藤紫袷并若神人亦舄朱纓多爲貴客登樓授簡無煩金谷三升據几揮毫總善栢梁七字斯又不足以光照前哲貽美來英也乎而余也與老人期從大夫後河陽兩鬢早徵蒲柳之衰絳縣六身幸仰松喬之茂壽由德致信黃髮之允宜文以年加歎白頭之匪易爰爲濡墨用待編年時則康熙壬子嘉平上浣之七日是集也金吾李君旻嵒實倡其事太學韓君昌箕明經潘居貞　沈君皆在焉其自雉邑者爲明經金君鏡　朱君升文學沈君　而主人則方伯吳君時亮令嗣儀部景亶而予則前太守江都吳綺也先是四舉與會者姓氏俱李君記中茲不并及

休園記

休園者余年伯士介鄭先生所營之菟裘也先生雅慕仲連尚懷元亮官原水部不妨例作詩人論表山栖遂自稱爲處士開蔣家之三徑未出城中得晏子之一區正當屋後迎門種柳幾年手植春風繞舍栽梅竟歲頭蒙香雪樓中晴翠從江上以飛來杖底寒泉向階前而流出余以潘楊之睦曾見圍棋復緣孔李之交頻來問字會心非遠何殊濠濮之間適意爲多不知晉魏以後俄而謬嬰世網久玷塵纓鄙人既涉海而恒憂先生遂

凌雲而獨笑十年荏苒已作鳩巢五畝荒凉幾同馬廐慨琴亾于兩世痛筆折以數椽而文孫懋嘉聿新遺構衞家識字重開六雀之堂盧氏呼名别築五魚之堰既儲花而待酒亦疊石以移雲甘菊成田有金英之的的芙蓉被沼列錦障以重重於是近眺唐昌若見玉鈎之洞遠瞻隋苑如臨綺岫之宮月有二分還能入室波涵九曲擬欲流觴則可以坐擁書城閑披詩卷舞玉郎之如意氣致殊豪憑晉代之隱囊風流自賞園名衆樂披襟而時過求羊館號忘憂授簡而頻分枚馬樵山漁水類盤谷之幽蹤修竹茂林兼蘭亭之勝槩於以休也洵不樂乎而况賦擬廣平吟同茂叔方澄懷以攬勝將踵事而增華也哉夫盛必有衰美難爲繼玉山既廢不聞復有玉山金谷云荒豈得更爲金谷而懋嘉心傷畱研意在肯堂見曲水之烟雲咸爲念祖愛平泉之樹石不以與人匪直美乎游觀實有當于仁孝矣爰由停車之暇遂爲濡筆而書俾後之君子有所觀感也

張鹿牀畫像記

夫玉樹瑶林自是風塵外物高冠奇服久爲羲皇上人彼奚爲乎來哉而不改此度也審而視之是爲張子鹿牀憶與張子交葢當入洛卽快班荆迨及過江頻同藉卉春節共把曾看紫阜之雲秋祓長携偕醉青溪之月桃花潭上踏歌獨愛汪倫修竹園中作賦還邀曹植奇文欣賞探錦字于詩囊客義相忝落麈毛于食案高吟入市毋駭路人狂叫攤書嘗驚妻子君謂伯喈之似鳳我呼東野以爲龍爾乃出則更衣行惟曳屧馬歸滌器

只對修眷季偉供餐猶存皓首彼傭馬磨此困牛衣然而鶴立難羣龍鳴自合樵蘇莫爨應休璉不廢淸談桑柘頻移龐德公猶聞雅論荒雞夜半起舞何堪霖雨終朝彈琴不已旣主賓之莫辨亦形影而靡違若將終焉是亦可矣豈其塵飛海立人境都非澗愧林慚世途多阻淵明之求彭澤徒悔折腰翁子之入會稽空傳露綬鱸魚江畔幾處秋風白鶴橋邊今宵舊雨對青山而說夢指白水以論心爰出是圖命爲之記生綃展看眷目猶存絲筆臨摹鬢毛先改過鑑湖之一曲客是知章上廬嶽之三峰人稱慧遠蘇家紅袖亦解參禪李氏霓裳會聞乞藥良有意也豈徒然哉嗟乎張子文擅二京書綜十乘少期用世長慕逢年而大業弗終雅懷罔遂政同郎署無左右而難封學似東方較侏儒而未飽袍拋鳳尾姓名空溷于人間筆倩虎頭寄託暫逃于方外子之爲是也似快而實悲矣雖然學仙成佛歎壯士之何歸飲酒讀騷或婦人而可近頗同斯感寧可見遺願著我于圖中長遇君于卷內千古之後庶或知有兩人六代以還不復傳爲三笑耳

棣友堂記

青山綠水曾爲風月主人長劒高冠時有諸侯客子憶在丁未余姪去文來尋盟于湖山遽蒙憂于霜露茂陵不起但有遺書廣博空歸徒悲挂劒茲當昭陽之歲丁鶴重來言訪西豪之廬荀龍再覯其長君元式以特起之才振中衰之緒權奇驥種倜儻鸞姿陶地四通獨善朱公之策楚人一諾長輕季布之金而重以修能澤諸大雅事其母汪太孺人愛切弄雛誠通躍鯉而撫厥昆季備極友于籯內一經既無殊于韋相門中七業曾何

異于劉殷百口同烟三宗待爨予方嘆而異之乃元式則進而請曰楷不佞奉遺訓于先人冀藐孤之有立今底于豫矣而懼其渝焉請錫名于吾堂用永懷于弗忒嗟乎文昭武穆始于一人之身木本水源衍爲萬家之族古人誼篤葛藟庇其本根末世風漓荊花分其條榦揆其立異畧有三端及乎相尤僉由二釁爾乃家爲一父之子國無旅進之臣陰慶升朝卬難分佩丁鴻弃爵位不并侯嗟盛德之難居徒萌心于非望斯其大者不可言也復有蜀龍魏狗譽或相形維短絹長才非競爽周顗難全其雅量揚干不侮于亂行愛靡克終又其次也至于詩詠乾餱謡生斗粟呰汝道之牀下獨受金珠李光顏之室中先司管鑰莫讓薛包之產致登延壽之廷言閱于墻風斯下矣然而太丘雍肅始自閨門鍾氏風規先由娣姒倘復秉其醉酒頻訴射牛抑或嫉彼縱遊微譏食叢莫思閉閤之愆但詬顛羹之怨家之索矣職此之由况夫女自有家咸分姻婭男方就傅別昵友朋岑文昭之所交不無輕薄劉伯升之結客或有異同木將蠧而風搖堤有蟻而川潰以致詩人感慨起刺騂

弓史筆流傳貽譏馬磨忘天顯之義昧明發之文良可痛心爲之浩歎今也兄歌既翕弟誦克恭集號聯珠人皆擬璧金昆玉友方鵲起于一堂驥子熊兒將燕詒于百世是可誌也爰取竇儀之語題曰棣友以昭其美且示勸也使元式與其諸弟鑒輿戎之有自矢急難于匪他字效張公常書百忍謡同馬氏恒羨五常則芝長坐隅蘭芬庭側由是而清河八院共聞鳴皷之聲豈止參佐三閭獨有吹塤之樂使阮咸之復起歎季子之未亡而予也友麋鹿于山中釣鱸魚于江上傳茲盛事俟爲

美談過通德之里門咸高推宅之箇考延陵之譜牒猶存讓國之風亦曰懋哉是爲之記

鄧尉山遊記

丙辰仲春上浣四日瑤如發孟公之興禹存具鄧尉之裝時予偶有微羈二客請爲先導凡越再宿始果一行雖同盧子之愁霖願學駱丞之冐雨乃買蜻蜓之舫同尋鷗鷺之盟汎汎橫塘沂木櫝望靈巖寺過善人橋兩岸空濛尚自𥳑籠曉霧一蓬淅瀝偏宜睡重春江數嘆迷津空橫野渡迨聞鐘而就泊及入寺而已篙呼山僧再啟禪扉詢遊踪已歸別館復循樵嶺特訪漁村燈火無人絕似承天道上犬聲如豹略如華子岡頭而亂雪迷離暗香遙襲則此夜較爲勝而前遊之所未經也云抵王莊時將丙夜倦客穿林而扣戶酒人持燭以下堂把袂歡呼御杯謔浪飲惟文字都無石尉之苛坐列典型并有彥先之後千杯不醉寧知黍別低昂百尺同眠那問床分上下昔蘇家兄弟記聽雨於彭城謝氏賓朋偕賭棋於東墅斯時之樂不更然乎既而霤止茅簷曙開松牖起呼童子速具晨炊促命輿人先登古剎藉艸于香花橋上啜茗于梵天閣中山則跨晉踰唐碧嶂孤撐六代寺亦臨湖背壑香巖獨壓萬峯瞰震澤之波光青

揺足下妝洞庭之嵐氣翠入眉間此則郁泰玄之所栖眞顧野王之所獨往者矣爾乃氷懸萬榦霜被千林樹古多苔枝寒未葉香淸翠羽長如不月而明色淨珠胎乃欲與雲俱淡則雖風姨善妬不堪夜荎夷光猶喜徐嫗多情尚可春啻和靖急趨舊徑偏邏寒叢老榦紛披亂點帽簷之雪幽芬馥郁全薰衣袖之風由聽松堂至董公墓墓傍雙栢近可千年如怪獸之相拏毵毵欲動若怒龍之並舞鱗鬣盡張方倚石以婆娑遂登樓而眺覽千香競入疑欄檻而俱芬一白無餘望川原而盡縞

但原阡莫守魯殿空存恐其愴石馬于寒烟不暇問玉鱗于春雪耳下朝元閣陟馬家山輿行鳴澗之中裾星叢篁之內可二里許得千頃陂山有遠情花無匿態如入衆香之國此爲大都譽游多寶之林斯稱奥府而梅之能事于是畢焉遂返棹于費河暫停橈於光福天方舒霽客亦固留爰傾北海之樽更下南州之榻春纔見月何辭飲吸長鯨醉豈無人不覺路驚宿鳥因而達旦遂及解維二君方回茂苑之舟而余更理梁溪之棹也

沂仙堂記

歲在上章時當仲呂聽翁方暫歸于隋苑予子適見訪于蕭樓貰酒爲歡醉歌明月分燈共語細數巴山而茅子忽爲莊舄之吟欲返王猷之棹爰詰其故遂吐厥情乃言先人之廬向托回仙之地妝書醸酒沈東老久結芳鄰邦聘眺詩顏徵君猶存舊里當年櫛沐僅得數椽此日弓裘已經七世曾祖南公讓畔東臯帶經南畝坪可種金不讀朱公之策燭堪焚券非求薛縣之租謂陰德有似耳鳴惟令器乃能身荷而王父綸公早聞遺訓

益廣前猷獨取圖書每念孝肥而禮瘦廉求田宅何妨南富而北貧卒也荆斷旋枯豈意棣開偏茂囊傾猶子婚嫁及頻于尚平閣縱家姬曠達還同于處仲斯則偕登上壽并耆懿修者矣迨及先君仰承慈繼心同臥鯉常懷方進之誠躬訪眠牛欲問景純之術而山川不易寧知路失金柯風露無情遂歎塵埋玉樹兹孤胤甫及四齡雖未能成食任虎狼之擇梟方欲徙憂生燕雀之驚乃今則炎炎者已付春冰而昭昭者重妝宿霧雖高槐猶在敢同王祜堂前然脩竹難忘尚憶元卿徑內

用是浩然長想慨乎有懷非獨戀此故郡實欲繩其祖武惟先生有以誌也俾後世得而傳焉吳子于是正襟而起曰大哉言乎夫人事何常盛衰畤有天倫所重源本難忘故海必先河義崇前代堂而勿搆責在後人子之高致邁于倪黃逸韻超于王孟疑之有婦命薄笨以同乘靖節多兒荷籃輿而自適而猶眷兹遺緒復彼弘圖使燕子之重來斜陽不恨卽漁郎之再至流水非遙則沂彼仙溪樂于槃澗豈止范裔捧硯王度受書有當于仁孝之情忠厚之吉哉嗟乎十年殘夢猶憶圖畫之

遊一卷新詩誰問浣花之槳爲君率爾益我憮然也

桓山堂藏書記

蓋聞負邁俗之志其好尚必有所甚殊具超世之懷其見聞必有所自廣是以永和擁卷其樂過於百城楊子持編其榮比乎三事良有以也難其人哉乃吾宅相之賢是爲江夏之俊則燕思黃子殆其人乎黃子孝以誠生敬由愛發遠猷克紹有叔度之汪洋內行彌修若文彊之愷悌處繁華之境而志意徧高在紛擾之塲而心神獨曠確乎有得卓爾不群遂廢産以營編用捐貲而置典得一本之善實若隋珠遇一卷之奇珍同趙璧求

而不獲皇皇然或至忘食見則必收汲汲焉寧知傾橐竭其耳目雖難侔乎四庫之多積以歲年已略備乎五車之半敢云蘭臺之秘典溢滿其中但覺芸閣之薰爐芬芳其外而列朝賢士毋愛聚書昭代文人常能好古故鄴侯置架朱白分籤曹氏爲倉丹黃充棟放翁礙足集枝遂以名巢麟士殫心寫竹恒爲累篋乃兹抗懷古昔適意典文極其志于一時娛其情于千載苟非瓊林瑤樹自出塵埃璞玉渾金都忘美好亦烏能遊神物表駕學區中也哉爰擬君山實逾猗頓高人原非玩物識

者或謂知言矣抑且燕思雅工詩格懷達夫之猛志究子美之微言則共陟斯堂用求其勝不獨美熊巖之積遐想風前且將聞牛渚之吟頻過月下也

管孝子入峽記

徒步行泥歐陽詹爲之作傳鞠躬負土張子壽因以知名兇以孱弱之孤踪歷艱危之遠道卒全遺骼用返故丘此管子方至之不可及也方至爲亙所生嗣勲之後武侯繼姪本在幼齡德秀乳兒倍加慈愛而勲有懷投筆王粲於以從軍僅得分毡鄭虔還爲獨冷歸猿洞裡淚徒下於聞猿駕鶴山前魂莫期于返鶴時無范式空埋戸外之骴家少女嫛誰剪屋頭之紙乃方至聞而嘔血哭則拊膺遂力疾以長征爰捐軀而獨往茫茫鐵甕

指江水以言愁疊疊香爐望廬山而推恨雲迷湖影瀲如白馬之津雷吼灘聲險甚黃牛之峽章波不落帶夜月以揚舲度嶺花開履巖冰而策杖載經寒暑始入東甗屢跋山川言尋西水荒榛何處得之故老之言宿草誰披似有神人之感一抔黃土蠅不弔而誰來萬里青山鵑自啼而莫返途窮異國哀動行人遂使太守聞而脱驂賢侯因之贈襚崎嶇隻影誰云蜀道青天汗漫驚波漫道巒溪黒浪身歸舊里隣父訝其重生覓返家阡故鬼疑爲非是而卒使狐丘不恨雀隴長安妥窀穸以

居廬蔽松楸而負土董生墓下還來澆酒之人原氏阡傍更築題碑之路蓋惟天知純孝故能跋險而如夷人鑒至誠乃得安生而送死也夫民俗之敝孝道日虧或惑溺于陰陽或回翔于事勢地非羸博烏頭有不返之魂事異南陽馬鬣多未封之骨使盡人而如管子者則遺骸猶戀兄當堂上之春暉異地難忘宵乘舍傍之先塚人總敦乎式穀世共厚于維桑矣用勸其來遂爲之記

鶴客亭記

歲之庚申月爲乙酉東萊姜仲子葬其母王太夫人於吳郡之雙松里既築佳城實當勝地千峯環翠盡繞榛關萬壑行青獨開松徑而仲子於其墓側別搆小亭爰乞鴻名題曰鶴客蓋取長沙之事用占天水之祥也夫湛母流慈名聞到薦士行定亂功著建旄所以芝晦仙人顯靈徵于宿草蓬山羽士示異兆以生芻今大母之賢無慙于湛而仲子之器未遜于陶以斯表之固其宜也兄夫地宗龍耳山竦牛頭銅井玄丘亘於子卯之位茶山芝嶺峙乎離兌之方明鏡一泓光分笠澤浮觴九曲勝擬蘭亭既無美以不妝亦多奇之畢獻斯則仙踪爲之遐憩而靈魄于以神遊者矣爾乃樹古羅浮花繁大庾春山萬疊都爲羣玉之峯曉雪千林併作衆香之國將而秋仲蕊粲金鶯迨及冬初鄉懸丹鵲雖遊人藉卉爰樂志于春秋而孝子攀條每動懷于霜露則其建亭之意寧非陟屺之思耶昔處默哀號而縞衣爲之助泣噲參仁孝而玄羽用以酬恩物以感而斯靈事因誠而多異其又何疑乎吾亭也哉遂爲之記

三閭書院記

三閭書院者予友屈子翁山藏書之所也翁山裔分楚後家徙漢初靈鳳九雛聚作關中之族神羊五色騎來嶺表之支數傳而有俊人壯歲而多奇志挾冊而恥求章句務爲有本之言曳裾而罕近聲名獨負無前之氣是以三君折節並啟龍門八顧傾心咸登雉坫然而怨悱有自家風本擅離騷淪落由來生世正逢天問十年磨劍未蒙刮目之知終歲横床竟結搔頭之習或杜陵之吟苦而語出人驚或瓊海之文豪而興來神助或天

心月協仰探龍馬之微或地理物宜下及虫魚之細以至鎬京烈士碧血猶丹洛邑頑民烏頭未白咸入井中之記並存壁内之藏既志隱而情悲亦辭高而義博緘之一室命曰三閭其忠孝之懷寧忘祖德哀文章之遇自慨修能爾嗟乎經一變而爲騷運之窮也詩未亡而作史言可盡歟五百年當知子雲二三子誰爲宋玉矣

倚山閣聽雨記

予尋幽有癖憂中每到名山躋勝無緣身外惟躭佳境歲在辛未序值丙申索處豐溪長望古松于嶺際漫遊孤嶼時來春草之池邊而予友于鼎汪君獨念豐南羈客頻爲掃徑每共御杯一日偶來終朝靜對時爲秋也覺爽氣之初澄或值雨焉喜微陰之暫合聽簷聲之淅瀝盡入波間見水氣之溟濛惟存隔岸若謝臯羽之憶國涕隕鹿田如元微之之懷人夢殘猿峽汪子既推窗而望遠聽翁亦凭檻以遐觀水靜天空都非常境山連

岸轉大有殊觀松被雲遮不見微茫之松火竹經日映猶聞點滴于竹林楊栁則若離人神傷冷翠芙蓉亦如倩女影瘦斜紅千畝稜耡饁婦停踪于壟上一川簑笠農夫低影于田間鴉盡歸林魚還吐沫風吹山帶似淡還濃點皺波紋方成即散無多蕭寂此中偏覺怡情偶爾凄淸是處翻爲得意有會心而不遠魚鳥狎以親人方注目而久知鷄虫忘夫得失乃憶少陵舊句用顏康樂幽居題曰倚山閣更爲序之

蔬圃記

家蓀承寓跡寰中神遊物外南泠可飲乃栖心于太武江邊東郭堪依遂卜築于梓童墩畔開元鄉之徑徑欲成三營幼輿之丘丘眞得一軒庭濟楚頗足適于藥欄松菊幽深乃獨題爲蔬圃豈不足於是乃有歎于玆乎蓋傑士不逢每寄情于鋤菜而幽人知命亦渾跡于灌園是皆有託而然要其無心而處余常至其地而門巷蕭閴登其堂而軒窓爽豁長廊帶月杖曳足而堪行小閣瞻雲笏支頤而可眺池如畫運草色常入夢中石有

米顛雲影時橫砌下屋無雕繪可生白於自然垣不崇高時送青于天際信足登高而望遠固已背山而臨流況復花隨四時藤多千歲先生則稱曰五柳處士則號以七松巖間而樹集金鶯檻外而卉生玄鹿可以養性可以娛神枚馬過以論文求羊來而授簡人如鴻漸侵晨而共品山泉客有許詢竟日而惟談書畫傾集家之釀盤觴時吸雲光詠陶令之篇茵席恒鋪花片何必玉山峯下始爲奇麗之觀金谷園中更著繁華之跡哉況眞州遽爲南北之勝而鑾江當水陸之衝豈但傳寫于一時實可招垂於千載矣僕頻逢勝賞輒讀鴻篇幸際良辰快同佳士與蘭亭之讌媿無紫敫堪書聽椰泉之吟聊用烏絲以記爾

娑羅園記

讀屈子之騷懷故都而久矣作仲宣之賦望吾土而慨焉況情繫竹林何能不憶乃身留苕水惟有相思迨今辛未之秋獲返東南之棹見楊枊而逕知門處穿芙蓉而始達庭前衣匪香燻有澗香之嗜襲屐因花擁訝小鳥之爭迎額曰娑羅園蓋王青羊之舊題而汪司馬所常至也陶淵明之里郎號柴桑孔稚珪之家獨稱桐枊皆此志也信可樂乎聞故老之相傳誇為勝事而群賢之遊集尚有餘風三起三留美班荆之歡藏一觴一咏因藉卉以桓盤樹值庭中榦分簷上種乃來于梵國質不類于凡材枝蔭隣家隔巷俱為借緣葉生冬序他山猶見垂紅再進則為亂山草堂亂山者潛亂山也境以此鎮神功或取于淵蟠人藉斯名壯志終期于雷奮乃此堂中閟百武元龍分上下之床傍列兩軒士衡有東西之廨丹梯可躡紫閣旋登樓曰橫川閣取三十六峯橫一川之意也欞開八面面面而烱擁青蓮景備四時時時而嵐吹碧筍右則摩天靈鷲獻阿育之金輪左則飲澗長虹偃羅浮之寶渡遊覽于數百里若見秋毫近眺乎十萬家皆同春雨乃望訶庭之月更陟崇臺復披楚國之風還聞廣樹斯則仙人所宿好而豪士之奇觀矣況夫枊覆長堤堪馳玉勒草生斷岸直接瑤峯仰激清流力開古壁獅蹲象伏披薜荔者數尋鷺往鷗來洗莓苔之千片可以舟橫尭桊舫載枊枝金管玉簫供奏于焉而容與絲簑青笠玄真至此而徜徉斯則練水之名區而新都之勝覽也若夫三珠秀奕劉孝儀之鏤管同傳八座起居潘安仁之板輿常到則又有梅庄之記而非同梓澤之觀矣

比竹記

比竹者洪子待臣偕弟任臣讀書之室也可並士衡自足同居屛內不殊遵彥雅堪别構園中畫檻葳毵都裴玳瑁文窓掩映畫種耶玕堦下成叢有唐宮之寄藥林中聚氣見劉氏之連枝競秀猗猗方爭高而未已聯陰欝欝遂得偶以成形梢欲摩雲美上疎而下合枝將拂漢總外直而中虛承清露之交流旣左宜而右有搖和風而共響無後輊而前軒得彼美以同心聲如環珮遇此君而携手響並塤篪洪子云其人籟歟吾家凡屢見

矣聽翁曰此地靈也是物豈易生乎夫連理長于東宮孳虞謂之瑞應合歡生于西内椰子以爲殊祥洛如兆文士之生華芊爲聖朝而見文章得江山之助草木在氣機之先苟有見焉無役爽矣况夫竹爲華草比屬騈枝既爲龍而爲虬理無憂于蟠屈可棲鸞而棲鳳道足備乎羽儀臣之直之輔之翼之當仁弗讓翁也䌷也儆也繹也惟德不孤而况儀部銓曹首發軔而偕膺懋爵憲司經庫繼振軔而并典文衡物現雙徵人方三遇安見祖顗兩孟獨讓前驅軾轍二蘇難爲後起者哉吾友汪子于鼎每謂二洪待臣則學類康成允稱通德任臣亦才同叔寶行且知名祖有武而孫繩兄先鳴而弟和洵有當于竹里之兆而永協乎棣友之禎矣遂爲之記

壽硯齋記

乃有瑶華別室傍開令裕之堂玉照幽居遥對依雲之舍丹甍弘敞三徑接而相通朱牖斜開一塵飛而不到是曰仙人之館可號輸寥此爲君子之居宜名淸閟鯉趨庭下昔時曾自聞詩豹隱山中此日還宜蓄彩豈直歐公而有七尺乃如　之得三楹是以勝地可處勝流乃有奇物堪貽奇士於是汪君思白好敦同學旣齊譽于二龍巧受他山乃選奇于八駿爰劚雲骨蒐黃圃之珍冰製星泓擷蒼巖之秀以德人而兼俊人之品自

堪價重百朋用貞士而妝文士之功良可稱爲四友由是研麋丸而作賦遂以抽麟角而著書潤色特重乎先生虛中盡妝于刺史風鬃霧鬣宛如先後以出河月目霜蹄竟似馳驅而走坂或長鳴而昂首或爭齕而垂頭或聲嘶之若應或體奮而還留或回眸而自嚙或蹻足而相蹂或滾塵而似喜或洛浪而仍浮莫不同流揣汗鏡响瑶珂若遇孫陽長千金于一顧如騄穆蕭馭八極于片時可以拂几臨池凭欄染翰況胡子樞巢學考亭之學以上靜爲先行顏子之行有如愚之德動也靜以爲之本銳也鈍以養其鋒此唐子西所以爲銘而汪太史用以稱壽也況乎籤懸甲乙將齊孫氏之樓帙擁癸辛欲滿李侯之架文軒棐几客每過而問奇淸簟疎簾人頻來而看奕商彝周鼎盡日摩娑玉軸瑶函隨時展玩元龍之榻坐百尺而猶低司馬之琴撫五絃而盡妙窻開閃電總屬琉璃屛列虹霓都成翡翠加以圖成張藻若舞蒼虬遂使壁似長康時來白鶴雕欄數轉繞湘竹以扶疎碧甃一方列疎英而綽約至于登樓四眺前臨問政多峯倚檻周觀後有斗山列翠平臨萬戸當半

空烟雨之間環眺千門在一郡樓臺之上大哉觀矣洵不樂乎然汪君旣簪筆以登朝豈胡子終韜光而鍵戸留此一片石聊爲當代紫府之藏行同五色毫足備他日玉堂之用爾

玉荷小記

李子箕山以玉荷小筆洗見遺其質既精厥工特妙剖荆山之寶潔似凝霜狀楚澤之華鮮如承露絕無魚戲不卷香心取伴龍賓猶沾墨瀋見為雅人之玩知非俗士所珍也乃箕山則謂得自比丘傳于宮禁昔者靈芸被幸合德承恩朱鳥窓前曉妝成而染翰青鸞鏡畔夜漏下而抽毫則有珊瑚挿架艷潑修眉翡翠橫床花生素手此時得意定知琴的將成若在多情必欲紅衣欲盡鴛鴦何處寧知蓋得團圓鸂鶒相將自謂生無瑕纇信此連城之物永宜傾國之人又豈識釵化鸞臺襪畱馬嵬宮車零落感嘅流傳問眞本之蘭亭還歸智永寫孤山之梅萼獨伴花光收藏古錦之囊來置素綈之几

姚大家繡像記

景元寫照惟能神彩攸分中立披圖自謂丹青莫狀至若三毛在頰僅見裴郎一日傳神惟聞殷仲雖形之筆墨尚以為難若傳以組紃罕聞其巧茲則澄江之女士是為潁水之大家本出名門曾聞懿訓桃花靧雪每擅妍詞柳絮從風常多雅韻靜生鴻廡能偕君子以同心慧出鸞臺曾向神人而得爪綠窓壓線久號針神金斗熨香爭傳絲絕乃復因茲好友遂得惠及鄙人俠殊愧于平原或得絲分五色道不同于彌勒何堪絫以三英絲縷頻穿如能續命金鍼寄度竟忽分形蓋其巧在于指先指到而皆能成巧是以身生于意外意至而郎可爲身且也寫庭際之梅花暗香若動兼之對牖中之竹葉微醉將溯稚子攤書如聞授讀老人凭几似欲成吟遂使丘壑之姿宛覩幼輿于巖畔粉墨之事無煩顧愷之壁間豈若竇氏之妻獨擅迴文之妙趙家之妹偏稱綴錦之能哉猥以塵容獲勞仙腕敢吝珊瑚之管用酬琥珀之貽况寒意初深呵凍頻煩翠袖旅情若失消愁已在青衫感也何如寶之無斁矣女士姚姓小字景淑

江上陳孝廉訇臣之內子也時丁卯長至前十日

書

報周櫟園先生書

令弟臨茗伏承遠訊美人采葛葢歷遐思見仲智而念伯仁風期如覿因惠連而詢康樂雲誼時殷但境猶共於三吳情已睽于兩地江橫衣帶茫茫未足言愁山擬劒鋩歷歷何堪割恨憶昔南冠受謗北寺憂讒先生既無損於激昂弟子亦共殷于匍匐王咸慕義因救鮑以舉幡偉節持危爲抒陳而命駕然而劍能吐氣時用作歌酒可消寃頻爲詭飲幸風雷之見異致天日以爲昭邪正之辯既明榮辱之關立轉夸吾出檻仍拜上卿杜牧乞麾還分下郡各緣國事已相縻莫遂私情而獲覲王程千里世態萬端每捧北雪之篇益動南雲之感然而田文食客屢有盈虛翟尉故人嘗分貴賤所當處以大度付以浮埃正須矜其可憐勿復視爲足怪耳悠悠之口竊有所閙蕩蕩之懷諒無不可共處患難之後或無同異之殊惟先生擇而聽焉

迎家梅村先生書

鴻使西來魚函下賁覘之雅供比十賚于華陽寵以名篇得百朋于洛水兼之情深鴈序誼篤鴒原奬慰纏綿至于累幅惘其塵勞莫浣靜以山水之音許其志意可嘉助以風雲之勢遂使珠傾百斛海客望而心驚錦樹千枝神人游而目炫惠連春草過康樂而得名供奉仙根就陽冰而結好僕非其類何足當玆至若浮雪夜之船能遊剡水命春風之駕爲至永嘉亦既有期云胡不遠然而桃開西塞魚羙獨美花時竹茂南漪鶯語偏宜

筍候春深顧渚劉夔得嘗憶采茶月照窪尊顏魯公會爲命酒凡玆勝概佇待清遊弔古而還訪下菰買醉而重尋上若愛山明月相見何時震澤春波寧嗟遠道堂開六客佇聞嘉客之談石過千人郎望眞人之氣惠而好我跂以待君

答宋荔裳臬憲書

廉吏中衰優孟因而起歎遺孤零落劉峻以之絕交先生篤念舊游附存弱胤誠足挽玆薄俗抗彼前賢若某與友沂者誼結三生契聯兩世道南推宅慷慨爲多江左銜觴流連旣久子禽聞禮頻過孔鯉庭前文舉通家又出李膺門下朝游東觀同開紫綈之書夜直西清共臥青綾之被而斜陽吹笛頓異河山異國飄蓬還驚風雨既遙聞而涣瀉復目見而心傷名厥孤兒字之弱息荆吳作合寧有羨於乘龍家世清貧遂自忘其牽犬豈

敢仰希千載上比古人直欲再起九原無慚亡友耳乃遠煩惠問過賜褒嘉覩先生賞善之深識君子處心之厚聊因鴻便輒佈螢私

上龔大宗伯書

某死罪死罪謹獻書于宗伯相公閣下某自登龍邦水仰承元禮之知遻驥燕臺濫披士衡之譽從此鄴臺飛蓋屢奉嘉招粲苑淸游恆陪勝賞旣相期以國士頗自託于正人遂致十載永曹數子雲之執戟一朝水國放杜牧之乞麾自笑三人獨當畀下曾無千里未足盤旋而時値紛糾俗成刁獷門開告密獄起同文一二奸渠緣上書而肆志百千醜類借投匭以宣威巨室屏息以寒心當途望塵而搖手兼以營丁毒虐比戶凋殘刑拷

視爲常聞炮烙駭其未有一家受拼姻黨爲之啼號匹婦言通井里因而驚竄兵緣棍線男女行警于昏途棍藉兵威魍魎橫行于白晝某當受命誓不與俱迨及下車義無反顧旣微行以得其實爰大創以盡其辜職匪埋輪欲殄九頭之蜮威同破柱寧知百足之蟲除奸而務得根株去暴而先嚴線索遂使兎驚迷窟鳥喪焚巢宵人偕遁以求生戎帥相期以勿犯千夫幷沮難消口內之銜一日何容欲快眼中之拔流言用布薄命無援某之受禍此其一也至于中朝顯宦隣郡要人始則美環不與已逢怒于嘗葅繼則贋璞空將復興戎於堠鼠無魯連以排難有馬申以肆讒市虎堪疑何煩薏苡營蠅可畏頓化荃茅待之者巳疎中之者甚巧某之受禍又其一也洎乎石重難移霾陰莫解初以細人之言激怒上官旋因寮戚之威挾持大吏噂喉觸忌兼多馮坦之謬言强項措尤又乏任延之善事而鷄驚鹿駭同遭不測之機雷擊霜飛竟有難全之勢某之受禍于此烈矣嗟乎半生勞吏無計剜瘡三載巖疆僅成立骨當蒞官之際不免子餒妻寒及解任之餘尚有民悲士泣而

素絲被染終古難湔全璧遭瑕百身奚贖餘生巳矣夫復何言而最可痛者畱棠救薙凡古人循吏之能癥索毛吹皆此日小臣之罪祇悔信書之誤益憐解事之遲不有大賢誰能隱曲伏惟閣下誠孚上帝道濟下民身爲四岳之雲言作三時之雨聖人無黨敢仰托于門牆大道爲公願俯詢于道路苟平衡乎功罪可立辨其是非惘受毀之太深而諒以求全之毀鑿好名之特甚而雪其巳玷之名必能無媿于君師始得自安于天地起巳枯之骨薰以神香召旣去之魂餌之仙藥銜花黃雀

恩深于彈射之餘擁樹自麾感切于放歸之後矣

與丙子江旻君書

僕幼値門衰早踈時務見高柔愛賢之志願學終焉聞於陵辭相之風心希貞爾而粗成卷軸薄有交游遂爲當路之所知聊以專城而見寄五湖秋水並坐彈琴千畝渭川聊供舉案雖少馴其轍珮宦自紲于網羅有集都愁我方尤于脉槍無珠可賣鄉不憚於牽蘿伏省來書益增遙念憫其辭之多戇以易王章戒其性之太剛而箴文舉誠如鄉語何待人言然妻非無端不必由於身致而桂姜難改要須出於性成吾自甲午入都以來見摧轅者不少己酉解官而後復墮甑者相尋戕人者或致自戕笑我者更爲人笑擾其才智豈可萬年極其彌縫非無三窟而索琴無及據鼎空號或始作鴟張終成腐鼠或朝同虎視夕伴鮑魚豈盡屬於迂踈亦何煩于計較耶南山種豆半落爲萁東海成桑惟堪擲米世途匪易人事何常惟須携手白雲匿形丹嶺效陶公之偕翟氏播後鋤前比德曜之侶梁生歌予和汝青山十畝笑辭祿祿之塵紅燭三更醉聽烏烏之曲也

與徐健菴同年書

邗江艤棹一送鵷鸞眞水浮家久疎鴻鴈所念者夢尋無路逢時輙憶許詢所歎者知己何人舉世誰爲劉表耳茲以袁君士旦來赴長安附一椷以通候望入座而馳情此君宛水英流敬亭夙好論交湖海分尚阻于識荆仰望雲霄情獨殷于御李惟長者高爲品目力與獎成俾劉勰雕龍遇隱侯而始重太冲附驥得皇甫而斯傳則士之榮也君實貺之矣

答茆楚畹編修書

廿載相知敢附故人之誼一朝自奮終成國士之期在道維榮于人何與乃蒙齒及秖益心慙耳某自解組多年牽船少地桑榆之景諒垂照以無多溝壑之嗟恐勞生而不免未有貽謀翼子已教失學從兒復荷高懷言存蒨講自合錄之家訓誠可勉彼後圖也袁君卧雪清標軒霞逸品幸班荆于藉手得折芰而論心敬因獨鹿之遊特奉雙魚之訊

與雲間太守魯謙菴同寅書

偶返故鄉翻同作客欲歸舊旅復歎無家坐此遷延徒深懷想乃隆情遠被一寒猶念故人而古道維殷數問未忘孤子（指趙婿念昔也）聞而隕涕念之撫膺蓋小婿自舍人易簀以來迨尚書捐館而後斜陽燕子華屋委之他人往日蟫魚遺經歸于别姓長兒視如陌路分產豈有薛包嫡母棄之異鄉傭乳初無李善童子不因人熱笑塵甑以何炊越公空有家風鮮故書之可讀苟非假之鉅力必致惜其俊才何期我公念及故交迨茲遺胤助隱

之以牽犬既遂其室家之情效楊寶以飼禽又許以羽毛之助鬼神不遠共鑒斯言天地何時獲聞此舉眞可挽江河于既下薄雲日而重光者矣蓋人事日非視榮枯而爲厚薄交情不古因貴賤以爲盛衰公子不朝頻見諸賓之散將軍既免寧辭醉尉之呵彈鋏無魚其何求于涸轍銜環有雀已更集于高枝杜子美嘆乞食以無從陶靖節嗟扣門而已拙輕薄何堪以洗眼炎凉每至于傷心而况彥升既没猶憐衣葛之兒叔敖不存尚念負薪之子也哉用是效長平之步擔仰元禮以登門

出彼泥塗固本由于盛意假之温燠復何待夫鄙言獨是弟之況味難堪窮愁益甚浮踪異地既無分以依劉息影餘年徒有懷于用趙飛鳥已倦空思舊隴而栖秣馬將歸當請崇堦以別耳

代門人錢璽上丁藩臺書

竊聞雀逢楊寶難忘巾笥之恩馬遇孫陽益重鹽車之感無君子者珠豈肯于暗投有大人焉璞何辭夫仰獻伏念璽質原魯鈍家更單寒望朱戶以無門且不留夫四壁知黃金為何物卿自守其一經小人本出于泥塗孺子久甘于貧賤目五銖之族姓祗愧無兄有一面之符章何曾是實加以顓愚難改迂拙可羞古道孤行恥置身于徂儈幽窓獨坐惟砥志于聖賢持故紙而長吟幾忘漂麥執枯毫而自寫或至燃糠蠹老難仙終日惟甘食字螢乾欲死窮年只觧飫書妻子同譏盥櫛都如介甫鄉隣咸訝慶吊罕覯仲宣惟期一效于清時豈意屢摧於薄命致身無策已嘆艱辛取士有程偏逢令甲名如第五郎驃騎而何庸刖已再三雖昭華而不敢與臺推羈刺久滅于正平鬼魅譏呵燈已殘于叔夜逢當年之同學衆中常自嫌身遇良夜而孤眠暗裡頻堪下淚挿天仙桂時時常在夢中滿徑寒蓬歲歲如生心上所恨者有百年之父母飽少于饑可憐者對四座之親朋權仍是戚青雲有路嗟予豈不猶人白日無窮笑我

何由得主恐賞苦志遂至終焉不遇大賢豈有幸也茲逢某公虎觀大儒鶴城華胄十年公輔早符腹上生松一代文章自應掌中抽艸北門覆錦楓宸猶嘆奇才南省司綸槐院恒咨大事軺車破路所至無冤憲節臨郊由來不怒獄中春樹如常袞之按八州道畔甘棠若名奭之分二陝清標壁立一身獨砥狂瀾惠澤旁流四國咸瞻膏雨而尤邇心樸棫廣聖人格外之仁加意李桃作多士彀中之氣憐才有淚務沾實惠于孤寒種德無方特以深心爲愛育將見三千泗水盡入門墻何啻八

百崖州同歸鑪冶垔　受天獨蹇賦命不猶室未入于雕蝨宮但同夫磨蝎窮鱗挂網繆當拔十之知逸羽驚弧竟乏疊雙之巧泰裘已敝其何望于下機癖瑟難工究頓逢乎按劍於人何怨惟有負于栽培在巳多慚敢更期于剪拂但念既邀天鑒難俟河清倘蘊子瞻之門人進身無計則李方叔之母氏絕望堪憐是用腆顏更爲翹首伏冀恩施不報潤沾四岳之雲照及無私暎被三冬之日憫其翀霄之有志而假以羽毛憐伊致遠之無因而開其道路東華帝子更延將進之年南極眞人重起巳枯之骨則酬無疆之德必有白玉四環而感莫報之慈寧只明珠一寸矣

泊舟荅湖貽人書

留而無益忍更徘徊去郎相思還成躑躅方辭郭外仍滯湖干風有孟婆似解美人之意月爲羿婦難明蕩子之心共笑苦于含啼長悲形爲短夢身如落絮隨風那辨去來心似縈絲作繭寧知首尾遂使屈平中酒不爲銜觴阮籍沾衣非關失路良以世無知巳抱龍頷而誰憐事在關心有蛾眉而不恨我猶若此鄉復何如彼名士之悅傾城事非他日若才人之嫁厮養恥在吾儕矣

林蕙堂全集目錄卷之二

啓

謝宗崔問贈李北海大照碑啓
謝黃于升內叔惠程孟陽畫冊啓
謝汪舟次太史以雪携舊遝見還啓
孫汲山餉石首魚啓　荅江青園爲子閎求婚啓
謝黃孝昭送名章石研啓
謝汪學先送綠石研山啓
荅鄉先生迎還湖州啓
吳門詩會啓　藝圃詩成謝姜學在送名殘班管吳草廬研馬湘蘭畫蘭啓
請獨任和尚住支硎山古報恩寺啓
徵廣陵詩會啓　謝江秋水惠小石研山啓
與江郢上徵刻宋元詩啓
同宗雅集啓　募古渡橋赤欄啓
家伯成先生爲陳集生贖居啓
送陳其年衣緞啓　梁溪詩社謝伯成送墨啓
爲張諧石回祿後謀居啓

代元士姪聘繼室汪氏啟
謝蔡少君畫鳳啟　金少君畫洛神啟
約友鄧尉山看梅啟　請澹歸大和尚住黃山啟
斂吳紫三夫婦助葬啟
謝崔蓮生轉運取還宋元詩永雙板啟
謝丁雁水惠佳絺珍茗啟
珠江詩會啟　澄江詩會啟
謝閻牛叟貽唐白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啟
謝汪扶晨送畫扇古硯啟

東懋叔姪索橘酒啟　謝家東巖惠西洋蘭香姿
羅子河清酒啟　洪雨平惠茶米蠶豌花啟
家鳴夏惠佛手柑啟　答家梅莊惠古銅水注啟
答洪待臣送鴛鴦鎖鷓鴣香啟
放生啟　張公蔚生徵言啟
姚東只五十徵詩啟　汪扶晨六十徵言啟
家希虞八十徵詩啟　蔣公暨李太君雙壽乞言
啟　家孺立暨余太君雙壽啟
家賛公暨徐太孺人六十雙壽徵詩啟

羅母吳太君六十徵詩啟
張母盧太君六十壽啟

林蕙堂全集卷二

男　壽潛彤本　威喜木華　較訂

延陵吳　綺園次著

孫　承烈倓祖　廣祐　芑獻豐燕　承訓守曾　揆質　編輯

啓

謝宗崔問贈李北海大照碑啓

西京搨字久失奇觀北海揮毫新分妙蹟叅法傳仙李系本猶龍而刻自靈芝之力眞如象況茲大照文麗三乘尤屬舊摹品高六絕神姿英異如逢巷陌之觀意態縱橫似得干鏌之氣展看道上應教快目于百花寶置函中不待追寬于一葉

謝黃子升內叔惠程孟陽畫册啓

藝苑分華情移林壑墨莊選勝輿愜雲泉惟高人夙號松圓有妙筆嘗踰梅老叅詩心遠同摩詰故于法外能精而高致絕似倪迂遂致品中稱聖久懷雅觀忽奉珍貽展帙而萬里非遥寧須著屐開卷而一丘自足卽似買山始知紅豆村中應多勝賞豈令靑藤館內獨有兼長

謝汪舟次大史以雪携舊選見還啟

汪癖難忘老去猶躭黃卷流離不免亂中寧問青箱每思手錄一編久已心傷十載從前避俗曾賞斗酒同携向後知音憶共囊琴俱斷但只付焚書之炬未致塗泥若教覆瓿醬之譏誰憐冰雪何幸存鄴侯之架遂能返孟氏之珠傳奇字以與奇人寧非快事逢故友而得故物更爲苦心捧卷如狂開緘欲涕看當年之畫跡似隔前生覽舊日之封題猶疑短夢從此拜良朋之賜何殊仙遇龍威便當付稚子以藏盍欲秘同鴻寶

孫汲山餉石首魚啟

歌類馮生方思彈鋏夢非呂叟欲效垂綸蒙惠鮮鱗猶含香餌每逢夏至視則有光亦號春來烹而得石與三牙而形似較四腮而味殊用作金虀范少伯寧求鰕菜將同玉鱠張季鷹豈憶鱸蓴即化爲鳧首猶戴德誰堪比鰳腹不懷芒

答江青園爲子闓求婚啟

伏以天上靈辰旭日叶鳳凰之兆人間佳侶春風應鶯鶯之祥誼重絲蘿榮依喬木恭惟某文章華胄孝友清風江左馳聲種德無殊萬石瑕丘問業傳家惟裕一經令嗣壯志鵬騫英年豹蔚由斗野而發參野（以鄉薦於新貴也）不減終軍棄繻之奇易濟陽以成晉陽未改文通夢花之秀張祿行將作相（以寄姓也）嵇康已是顯名某棲托金門浮沉粉署瀏濰楊之睦雖有自來念莘鄭之交實慚非偶弱息才乏頌椒誨踈采苡貧家搽作固同鮑守之兒

陋室形容略似黃公之女乃赤繩繫于萬里遂白璧訂乎三生既協著占敬從鸞信榮承筐實筐中維剪綵之花遠荷幣將几上得撰官之繭（時人日也）吳廣川之牽大願效清操越北海之乘龍自傳佳話殊慚報李竊比依葭

伏冀尊慈俯申崇照謹啟

約武林同宗文會啓

浙水是文章之藪延陵爲禮樂之宗季重鳳觀名高鄴苑少微鵲起譽美唐都簪纓自古以稱隆文筆於茲而特盛　其幸膺勝地得攬雄風屐葺氏列宿之詩長憶德星雅聚誦李家花蕚之集恒思榮木新篇僭卜中辯之入朝共聆大章之五色豐溪濯錦發光西子湖頭練水涵珠耀釆伍公濤上將見天策之一十八士聯步瀛州不數孝儀之二十七人傳麻中壘也謹啓

謝黃孝昭送名章石研啟

花間送筆酒醉玻瓈燭下揮毫詞慚鸚鵡乃蒙隆惠用錫殊珍篆倣秦斯幾同鳥跡寶如衞國寧讓鴝睛況語本于西京老此笑白雲之癖且製摹乎東井得之同青鐵之華藏以珉函名曰珉菼陳之棐几比以石交倘漬以紅桂之膏綢繆可記若染以黑松之液溫潤不磨將樓上樊川益穩揚州之夢而亭中李白堪書唐苑之詞不須別製玉麟巳司花印何待再求銅雀始賚草賢

謝汪學先送綠石研山啟

竹簡橫陳欲倦毛生之穎桐圭戲剪難成管子之封幾欲酬以中山未得貞于介石何期珍貺獲遂稚懷擭之米芾携來猶帶苔痕伴此陶泓洗後尚留蕉影遂使綠沉朝染堪吟么鳳之詞青縷宵分欲夢神龜之字江殊斑竹常看錢起之數峰潭似桃花未及汪倫之千尺

答鄉先生迎還湖州啓

恭惟諸位老先生台臺道存三代品重一時雲起蒼巖即有爲霖之望風淸峴嶺嘗多偃草之功秉德無阿毀譽恒持乎國是處心不競是非悉當于人情顧念解組之孤踪謬辱飛書之厚誼挽其已去之轍而奠以重來格其旣殞之魂而呼之復起何能得此無德以堪謹百頓以辭恩聊一言而致感伏念某生而少賤質本多疎讀書而誤信古人用世而罕通時務十年索米飽少于饑三載專城甘仍是苦栽棠種柳寧知好且難爲破柱埋輪總是愚而自用轉喉犯忌致遭大吏之嗔藝手成寃又觸狂童之怒違山十里聞蟪蛄而猶驚泛宅五湖見禽魚而亦畏幸而梅州嘔血暫賒鐵蒺之身故望桃洞回頭再托漁郎之足乃蒙折簡鑒我非辜勉諭旋車寬其多難皇天后土實聞長者之言遠水高山永誌故人之德但某去爲失路歸亦無家文有愧于蘇公而官同磨蝎道或殊于楊子而岐類亡羊聽彼婦之讒讒殊堪入耳遇醉人而推罵良已甘心雖顧渚煎茶頻形舊夢程村買酒未隔餘懷功過相權或見原于父老性情自得尚未忘于江湖并土重歸空有故鄉之戀元都再到恐貽他日之羞若乃繫書舫于雪中頻來訪戴命靑樽于花下暫且留髡則茗雪可以一葉而平原無妨十日矣謹謝

吳門詩會啟

茂苑名都橫塘艷曲山留劍古氣成才子雲霞水泛脂香流作酒人烟月風淸隺市主持藉韋白劉王星聮鱸鄉唱和聚吳羅皮陸嗣後而高楊繼響獨稱洪永四家于中則文沈齊驅尤見嘉隆多士斯文未墜吾道庶幾爰訂名流共襄大業入孝王之館並解篇章過石尉之園無煩絲竹千年勝地雅宜藉卉班荆四序良辰是用分蘭折荾疇能結駟請觀魯國之風不待刑牲始訂越人之好倘登蹉而有弘度直須紙染桃花若入社而得遠公亦可香黍栢子務使振兹大雅鼠鬚重寫于蘭亭莫令笑彼小巫鵲尾偏浮於梓澤則同心遞唱爭傳乎滄浪之亭而睎髮浮踪特附于月泉之社矣謹啟

藝圃詩成謝姜學在送名牋斑管吳草廬研馬湘蘭畫蘭啓

月泉入社羨淸翁七丈之羅雪苑分題怕石尉三升之酒吟成藝圃篇章未半靑蓮賚及文房珍異有踰蒼穀韋貫乏曉寒之句乃贈衍波江淹無夜夢之花徒聞畫日有田是石得舊物于吾家待女成香見遺芳於絶代從此學書井畔復何取于種蕉將見研露窓前還可吟夫樹蕙永以爲好陸敬游何以當之必得其名顧阿瑛不能及也

請獨任和尚住支硎山古報恩寺啟

伏以白象天高大法待奇人而始顯青鴛地古名流非勝境而不居跂杯渡之非遥𨑳錫飛而可止恭惟大和尚建智慧幢作慈悲筏巖前問道曾經白雪埋身座上提宗久向丹霞着脚拈花一笑叅玅諦于西來擊竹三聲振靈音而東下本豸嶺鯉湖之勝滌蕩玄風妝龍湫鴈巖之奇宏開法海闡鐘靈隱悟與身俱執拂徑山迷隨指破說文字法法超文字之前具山水心心在山水之外蜂王臺上乃有靈一皎然獅子座中總是次宗元亮美黑白之緣俱净信緇素之仰非虛況此支硎乃道林鶴鳴之地在斯趙墅尤凡夫鴻漸之區以高士而處名僧契合三生之石將今賢以續古德允傳五葉之燈前因豈屬偶然大道終成卓爾伏願不遺貧瘠大展鈞陶分甘露之餘波普灌三千薝蔔移雨花之寄蔭還成十二芙蕖則紫竹林開鶴苑聿興于鶴市而白蓮社啟虎丘不異於虎溪福在諸天歡生十地矣

徵廣陵詩會啟

書馳鐵馬陳記室檄可愈風制草金鑾徐學士香堪伴月巨源對策才比長沙少游著書集稱淮海吾鄉夙號名區此日復多佳士而名流修禊僅見柳泉勝侶抽毫秖傳蘭里竊恐花開芍藥反欲笑人樹長垂楊惟堪贈客者矣綺偕約同心共襄執耳修月泉之故事締雲山之雅盟談詩而爭致劉生作賦而還邀枚叔華輪蠟屐并望惠臨紅袖緇袍無妨雜坐務使奔濤九曲盡將綵筆收來莫令明月二分頓使玉簫吹斷況此會惟談文酒豈當年競長壇場客過玉山識顧瑛之好事人遊金谷遇潘岳以論交吾儕用是有懷諸君豈能無意

謝江秋水惠小石硏山啟

毛穎論交偏宜石友陶泓結伴自足山情但九華罕遇於壺中似三島難尋於海畔何期珍玩乃出雅貽異狀玲瓏得白襄陽之袖奇姿磊砢來從傳望之槎直欲與以龍精遂可酬吾兎管中書脫幘小憩芙蓉都尉橫床權僻翡翠烏皮几上寧誇華岳千尋紫玉潭前長對湘雲一片謹啟

與江鄂上徵刻宋元詩啟

夏鼎商彝代異而同爲寶器隋珠卞玉人殊而悉具瓌姿總之各有本源未可狃于聞見乃謂三唐以後遂無一語可傳豈知風雅本于性情抑且聲律關乎氣運唐原取士世難再返三唐宋且無詩身又遞經幾宋則論古固爲甚隘而處今不更太早乎僕務破拘攣不辭固陋合三朝之歌詠歷數載以編摩菁華各取其時何碍菊松之前後格調必裁于古無分黍麥之低昂幸見許于吟壇將大公之藝苑棗梨畧具賴江郎頗有同心蒲椰難成冀諸公廣爲垂手始微貲以成卷終計卷以償資名刻無涯與編年而俱示惠施不費可刻日以先妝酬知我之誠頁同徵管呼將伯之助是在濟陽

同宗雅集啟

延陵奕業各在天涯茂苑飄萍俱來江上蘇舜欽就滄浪以寄跡因爲失意之時黃魯直溯婺郡以延賓正合戴宗之誼僭爲雅會遄作嘉招月必一輪坐無期于北海席惟五器例有倣于東坡論古還以論心卜晝兼之卜夜聽琵琶而洒涕總是青衫借絲竹以娛情何妨紅袖游須秉燭請看匝地烽烟興可揮毫莫阻滿城風雨謹啟

募古渡橋赤欄啟

界有三千共說楊州獨勝橋名廿四或云古渡居先地本南郊而兼通乎西郭賞宜秋月而最妙者春波諸行人向僅架以板梁大長者近始加之石甃鰲身聳峙掩映以垂柳垂楊鴈齒横斜綿亘于江花江草旗亭近接常多高李尋芳梵刹比鄰不少宗雷問法星臨河上何須烏鵲飛來日在花稍便有紫騮嘶過可彌茂舉足快台遊然而錦陌纔通尚有雕欄未備夕陽可倚難教詞客撚鬚昏夜堪虞恐有醉人失足僭爲短語共結勝緣

請解金錯之五銖用締銀梁之十丈則秦鞭不恐馬柱堪題解蘸子之葽何妨欹枕奏隋皇之曲可任吹簫矣

家伯成先生爲陳集生贖居啟

陳子集生譽滿通都家居委巷祝融不燬久爲厚德之遺造物難期尚少高門之報有數椽而僅存風雨在一家而分處弟昆七夕門庭仲容獨稱南阮三間叅佐土龍僅住東頭何期值此難兄仍欲售之他姓妒諭種分鳩鵲將無取于同巢亦恐性異薰蕕勢實難于共器信何安于一日必有恃于二天允賴大賢庇九州于廣厦常俾寒士輯百室以寧居特向于頗以求錢共爲馬卿而贖壁庶臥側無憂鼾睡而門前常聽商歌縱水流床下皆爲雨露之膏而燐借隣家即是光明之燭矣

送陳其年衣緞啟

遥憶十年殊乖贈縞相逢一日竊附同袍君比古人是子難爲衣食我思往事此縑出自機杼獸錦懸華祇免王生之織烏毛非毿寧同范叔之寒

梁溪詩社謝伯成送墨啟

良辰共賦幸逃金谷三升珍貺分貽遂獲銅臺一甕藏之豹橐字以麋丸可染魚繭三千不減蘢賓十二金壺灑出皆爲篆籀之文玉管詩成郎有樓臺之氣豈若授一丸于女子注易能精竟如得盈袖於神人爲文可進受而有媿恐至磨人持以相誇還須報弟

爲張藷石回祿後謀居啓

藷石張子伏鸞高品吐鳳奇才無力居城甘就菰蘆以處有懷負米聊爲遂蕙而行弟兄無一日之餘父母皆八旬之外貧緣守己惟守己而長貧熱不因人忽因人而太熱炎飈翻海吳仙君無青鳥之銜烈焰焚林介子推乏白鴉之救咸陽坑內凡觸炬而皆灰巴蜀市中郎傾杯而莫雨扶牀白髮幸驚絕而重甦排戶紅顏賴狂奔而獲免奇書亦有乃盡取于六丁長物原無況全收于一丙焦頭爛額嘆荒剎之難棲破壁頹垣問敝廬而安在誰無屺岵老人之藉藁何辜未有室家少婦之飛蓬足稠致柳州之賀殊不近情與栗里之嗟眞爲拂意勢難少緩誼賴共成圖已再三始得城東片席費須半百爰安巷北一椽但灰燼之無存寧能卒辦郎饑寒之未贍何暇求安凡我懿親曁諸良士祈鑒燃眉之急共謀容膝之資念我輩高廈重簷尚偃仰之未足乃斯人之兒啼婦嘆獨寢息之何從或如于頓之解裘或爲堯夫而折劵施能當厄感切扶傷因其禍而救其人實一時之義舉合勝友而完勝事亦千古之美談是用懇之

同心豈必定爲識面

代元士姘聘繼室汪氏啟

伏以附葛為榮卜鳳欣傳于累葉薦楅呈喜鳴鳩佇詠大連枝特修玉鏡之緣用獻瑤筐之梱星期是訂氷語非遥恭惟某官環谷名宗玉山華胄河東鳳德繡羽同推冀北龍文白眉尤重芹宮起譽應更聖錫之名蓮照分輝待草彥章之詔家聲既騰于列棨閨訓更著于遺經謝太傅之佳兒詞高快雪鮑參軍之女弟名蔚大雷既藉王毋之餘恩復念伯姒之舊戚眷兹季叚字以孟光一諾黃金幸無辭于贄鴈雙生白璧實有望于歌緜聯新歡于秦晉申世好于潘楊得騏驥于東鄰郎是當年猶子合燕鶯于南國遂為累世懿親序卜林鍾時當載魄來溫風于席上不障鸞紈寫初月于天邊郎成螺黛辰而出辰而入巧合乘龍宜爾室宜爾家歡迎秣馬伏願電從愚請海茹戔儀烏鵲橋邊用渡天孫之駕鳳皇臺上還闔帝子之簫

謝蔡少君畫鳳啟

車飛漢殿不乘人間簫引秦臺徒聞天外何意絲毫之點染因成翀羽之和鳴豈有桐枝方知六象非關竹實忽致九苞借丹穴之靈毛圖成比翼用紅窓之偶影繪作雙栖足堪驚彼超宗豈但方于鑿齒地殊邑閣倏來天姥之觀人異潁川長奉星娥之製矣

金少君畫洛神啟

金鏤遺魂憂感陳王之枕采旄含態香生王令之書人但賞其弘詞世罕傳于妙蹟何期藻管近出蘭閨花欲言情波如動影依稀蓮襪凌千頃而姍姍彷髣桂旗望三秋而耿耿想見臨池染翰原借照于當身定知拂鏡穿衫必含情于微步呼之欲出不堪褰捉畱仙念此如狂敢與筆摹乘霧倘點仲姬之墨朱鳥晨開便來甄女之車青鸞夜下

約友鄧尉山看梅啟

春來陌上僅得三分風到人間初傳一信吳王舊國長酉未斷之香鄧尉名山猶剩不殘之雪夢回綠鳳三更難醒梨雲行撲紫騮百里盡迷花霧何年玉樹足亂春愁此日銅坑偏宜野興況何郎東閣看來絕似鄉人而逋叟西泠種就有同妻子誰使山中之寂寂空憐隴上之垂垂爰約素心共舒青眼籃輿竹杖不須豪客相誇濁酒素琴無令美人都俗吟高明月儘翠羽之啁嘈字染寒香見黃昏之浮動從此青鞋踏徧樓閑夫七十二

峯免教玉笛吹殘屐冷于一百五日矣

請澹歸大和尚住黃山啟

伏以大法三千年而始振待啟金輪名山五百歲而重開遥飛錫杖紺龍夜仰白象秋高恭惟某慧解彌天慈恩洽日劉安世之直節曾居鐵漢樓中蘇子瞻之奇才再入金仙坐上辭囂得悟早知靜掃雲烟爲法尋幽已識飽嘗山水丹霞寄印普聞獅子之音白雪重叅直接蜂王之乳曹溪滴水偶然流到香溪庾嶺飛花忽爾經過吳嶺雖三宿頻遷聖哲不畱情于桑野而四禪均利人天胥有望于旃林惟此黃山昔存丹竈軒皇受籙赤

龍始闢金壇媧后賜書青鸞爰傳寶相林皆薝蔔自有餘香峯是蓮花生成法座倘能惠然竹杖不惜渡以木杯則雲停四鶴何殊迦葉重來地湧千猊共見維摩示現雖流沙泉畔或無長者黃金而洗鉢池邊又點生公白石矣

歛吳紫三夫婦助葬啟

茲者亡友吳子紫三早歲能文夙擅雕龍之譽英才不偶未舒展驥之心破鏡先傷慨符融之棄野碎琴旋慟歎張劭之無年淚盡山陽空悲發笛哀生蒿里莫掩遺棺雖繼妻獨矢栢舟宛頸徒憐寡鵠而嗣孫猶嗟葛帔資身祇類窮烏兒兩柩縱横多年暴露非有桓魋之石旣速朽以堪虞難求尼父之車必重封而不易計欲安其窀穸惟有賴乎知交昔城下餘魂尚沾恩于陳寵路傍游子亦蒙惠于王忳矧我故人實存舊誼幸爲後死敢忘一日之知願以微貲共妥九原之魄雙埋廣槨寧云塚結鴛鴦幷剪荒榛但冀穴除螻蟻嗚呼子期旣謝惟餘長恨于鳴琴許國重來豈不齊芳于贈麥謹啟

謝崔蓮生轉運取還宋元詩永鏤板啟

十數載之林泉幾同麋鹿六十年之燈火竟作蠹魚偶因風雅之衰遂有宋元之選知者罪者未敢秘之枕中篋之腸之乃致蹤于櫝外何來某甲妄窺一甲之藏本不識丁竟作五丁之取以奇書而辱于徂徻蛞已甚于秦灰非仙篆之遇神人恥難辭于漢溺惟我蓮生先生際朝碩輔開代眞儒聖主識其淸操大臣推其治行方之廣川子而功德已遍於民生紹乎廬陵公而文章式行於士類心存揚善不遺彤管之編力任化頑遂探青緗之錄謂此輩腹惟堪鼓寧用貯書且多年手熟持籌何容執卷神機巧用册煩雷電於青衣雅籍重歸復覩日星於丹簡蓋威嚴可懾不敢倒亂其篇章且恩德所沾亦可略明其鏤刻於見豕魚不混桓君山不待重鈔梨棗如新和魯公寧須再訂詞壇鼓舞藝苑流傳信風人必屬正人有快事乃稱能事猗回風雅感非一已之私共矢祿歌澤及三朝而後含哺匪佞頌已無諛

謝丁厲水惠佳綌珍茗啟

餘薫弄暑疏涼絶愛冰絲衆病歸秋消渴偏宜雪椀憶含風之細葛天上空傳採騎火之仙英雨前稀有何來隆惠並係珍貽既霜越之遥須復雲腴之俯錫光生白疊五銖鸞女之花香泛紫茸一串清人之樹練開疊幅織成必自籔宮印啟斜封送到如來寉嶺見陸閎之單製已知美過會稽共李泌以親嘗不復奇誇陽羡服之無數不沾洛下之塵味此靡佳已愈茂陵之疾感盈千縷寵異六班謹啟

珠江詩會啟

城開五穗名區久肇仙羊田種萬花勝地右傳寶鴨趙佗西拜尚聞車馬之雄郭璞南來大有衣冠之氣是以珠江浩渺古今不乏才人瓊嶺嵯峩來往更多奇士文高區冊卓然立就千言才蔚國儀宛若飛流百尺夢得海陽之詠韻寫溪山昌黎廣利之碑藻浮星日昔云盛矣今偶缺如茲値文運廣敷慶鯨濤之甫靖更當韶光早換喜鶯谷之方遷遊子善懷每關心于令序幽人多暇豈無意于曩時僭約如蘭爰謀藉卉木棉林下咸傾鸚鵡之杯盧橘花間並染鳳凰之管則爭裁麗句其何羡于蘭亭而各得勝情可有同于栗里鶴舒臺上盡看碩彥偕遊燕喜亭前却羡耆英再見至于東林禪侶何妨共著紅樓若教南國佳人亦可遥傳玉鏡人來金谷皆可論交客過玉山俱能賭酒諸君共成勝舉吾輩同愜雅懷謹啟

澄江詩會啟

延陵故里猶傳君子之風申浦澄波尚有名侯之跡山名醪酒旋人常欲飲醇逕可採香野老還聞留馥嶺分南國挼勝氣于盤龍水似西陵挹流泉于跑虎况乎郭景純之傳雅信是神人李嘉祐之寬和正稱詞客風雅久傳于二島文章歷重于千秋矧今仙令之才已同人洛嗟我羈人之况頗類游梁儕約同心共謀携手登高作賦聊爲壽菊之盟望遠興思共遂班荆之願仰祈憑軾俯慰束槖

謝閻牛叟貽唐白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啟

鄙文未就雅既先頒披明月而在函如逢照膽識春風于開卷得見捧心雙手頻挱想花中之倚鳳十眉爭艷感波上之驚鴻喚以約黃或臨妝而欲出觀之束素咸歛笑而不言寫我實多願影形而俱麗銘君良厚矢心目以無諼敢不抽彼兎毫更拂珊瑚之架獨是慙無鴻藻難究琬琰之長

謝汪扶晨送畫扇古硯啟

炎凉互變感在風人追琢爲章端由石友况笥篋之愛在山水而彌殷若筆墨所資歷歲時而成壽何期一日獲既兼珍幸拜下風庾元規塵將自遠長研曉露李衛公交且益堅

柬懋叔姪索橘酒啟

法異中山難逢白墮眭豨西市罕得黃嬌忽蒙家釀之傾似飫仙厨之醽露窓荷桊莫比其芳雨潤椒花寧同其勁酣而竟日豈復問其低昂澆此芳春幸得同乎歡暢况滋分楚頌適有合于放臣而趣等周醇更有侔于良友以茲神往用寫心勞分餘瀝于油囊言斟翠物得全神于金罍不羨烏程頌德養功將見謳歌之滿座除憂來樂應知福喜之入門

謝家東崴惠西洋蘭香娑羅子河淸酒啓

種奇芬于南土蘭亦名珠結異馥于西溟樹皆成寶羨美人之記曲字字紅兒愛達士之悠憂時時寄物方在旅中而多憶實感門内之情深從泉香國來香應非一是相思種子思豈無端况原釀自瀫波并得貽于豐水花開魚纈早知金粟前生烟吐龍涎似得蘅蕪半夜何須架筆看來色比珊瑚但得浮觴最喜光如琥珀沾身而馥郁奚但三朝入骨以玲瓏寧堪一鄉信醉心之雅不復同人而飲醇之深有踰中聖矣

洪雨平惠茶米荼䕷花啓

離居寂寞忽見寵頒厚意慇懃還承遠貺丹心壘用甜何論于中邊苦葉都無涉寧疑於深淺消相如之渴殊勝紫茸濟方朔之饑堪稱白粲遂使泉得烹于陸子竟欲成經粥不食于魯公無煩作帖離離朱實自可服之如神纍纍瓊英焉能繫而不食將遺通子非梨栗之能同歸語家人有饔飧之可代信堪飽德匪待簞牙良足躅荷無煩鳳髓報而無物有心但切于蕭瑛謝恐難言無口獨慚于李亢

家鳴夏惠佛手柑啓

蒙惠奇苞實爲精品種本分于平蒂名則號爲飛穰雖有頼而有黃欲指天而指地多伸直節單拳獨證禪機畧似桒荑一指爰成善果得旃檀味居然相好黃金探摩尼珠竟若光舒素手通于鼻觀汝不聞乎嗅彼芳香吾無隱爾譫之座上寧須荀令熏衣供在龕前便似瞿曇說法包以黃羅之帕應如爪落霜痕攜同鐵榼之尊何必釀成春色銘德惟當合十言謝豈憚再三

答家楳莊惠古銅水注啟

捐惠珍貽寶稱清玩用資挹注何來百鍊之精體賴虛容遂有千年之質金爲土蝕土蝕而金色愈章水藉金盌金盛而水痕易潤斑凝古翠雅足承雲點雜靈砂元堪滴露是以置之棐几能成博士之名件以寶泓不愧中丞之號楊公寫梵無煩靈鴿銜波李王塡詞豈待神蜍吐水綺方櫛才盡自嘆文窮忽蒙銀鹿持來似得玉蟾須出喜應倍昔行將報以素心感實殊常切願銘諸丹腑

答洪待臣送鴛鴦鎖鷓鴣香啟

碧瀾拋綬久釋累于北門紫陌含毫獨銷魂于南國笑張吏部之行處響動一時羨荀令君之座間馥留三日何乃惠分珍貺并皆品重文房魚鑰葳蕤各種炫黃金之彩龍涎[illegible]一函聚綠結之芬羨慧匠之巧心無形不肖感詞人之芬澤有佩皆馨寶笥交聯辮難開情中韓婦翠囊婉轉行不得影裏湘娥雖則門少獸環不煩扃閉然而床留鵲尾頗愛薰燎固郄實恐違心拜嘉鄉以誌德漫道昌黎洞口不倩雲封最喜徐鉉齋頭還將月伴惟憂性拙覓玄品以誰通敢謂文成享瑞烟而無忝玉匙金鎖黃庭且自完堅寶鴨銀猊紫棧時聞馥郁若在陸渾山水何妨闊鍵長閉但覺楚澤蕙蘭亦復佩紉如烈矣謹謝

放生啟

蓋惟人之有殊於物以其能具慈仁而物之不若於人以其常多苦惱蓋皆有情性則皆樂便安同具形骸則同知痛癢故人之身家性命多憂水火兵戈豈物之血肉肺腸甘受刀砧鼎鑊貪生而惡死合靈蠢而皆然避禍而求安即蜎微而不異魚憂網罟閩椎罾而深潛鳥護卵雛處巢低而不落蟻知沒水負葉能浮羊懼遭屠鬪刀即跪同有父子麑被獲而鹿已斷腸盡見夫妻雌被籠而雄爲繫頸苟充其類良有不殊幸處其靈何爲

獨恐所以鶉知乞命褐衣見夢於蔡襄雀得全生黃花乃酬於楊寶蛇因藥傳乃矢銜珠龜免漁封還能鑄印何因口腹致任烹熬一筋之甘而冤生衆苦一羹之美而椽聚多生戕雖暫肆肥甘彼已橫遭屠割況入口之後樂亦何存而斷體之餘冤難不報所以吳唐射鹿天激其兒趙甲屠牲刃剸其腹故古人治禮有三不殺之文而哲士推恩立七不食之戒他若魯公作洺恩及蜆螺蘇子臨流德施蝌蛤祇求免戮忠獻特爲懸牌猿解乳孤潘樫因之折弩皆以勉行惻隱自保太和非但強抑貪饕共全物命也雅聞前輩每切陰行及歲久而人離遂跡湮而事遠某謬思繼武用廣推仁共破慳囊贖群生于湯火長詹吉日縱餘息于江湖鴿出籠中非聳鄉之獻倏鱗歸水際效子產以施恩豈曰無情情已存于高厚寧云不報報必在于神明但免烹煎固吾心之已盡若懷知覺豈此德之能忘耶

張公蔚生徵言啟

蓋聞德至如神凡所過而郎化恩流不澤毋有感而必深麥秀棠陰此歌謠之自始月臨日照乃祝頌所難諼也蔚生張公南越鶱搴北溟鵬奮發俏出衆咸驚悉恕英姿氣度兼人共服齊賢雅量研二京而作賦漢重弘才得十乘以賜書晉推博物螭頭射策文章高華國之名驥足騁才經術祕濟時之略三千直上名貫斗而徹九重百二遥臨福爲星而占一路長才無嫌于短馭暫試烹鮮鉅量不棄于細流還閭馴雉濯纓亭上返流乚

十洪水之餘得劒湖邊留子遺于熿陽之後昭陽皷舞千年而重遇仲淹延令謳歌兩境而共爭杜衍允文允武得多士以作周楨不競不絿撫兆庶而襄漢禮吏在水而民在鏡既所到之皆然春有風而夏有雨爰無施而不可一垣分烙幸叨穴壁之光九里沾恩遂獲代庖之澤在上臺之倚重久知靡潤脂膏幸瘠土之依仁共喜同瞻覆載念軍儲之是賴隆其體乃以得其心計國賦之維艱用其才因以惜其力屏桁楊而不事寧須更試蒲鞭化魑魅而咸藏不待再施桑剪追呼絕響石壕之吏靡聞疾苦常詢賣菜之傭安問禮賢闢筆惟廣察其訏謨引客同車要常咨其利弊疏河濟運而飛輓不匱于堅冰煑海宣勞而斥鹵盡同於沃壤此則善政而兼之善教宋人傳快活之條仁聞而本之仁心漢守著循良之化矣若乃操堅痊鹿却屬吏之餽遺節凛懸魚謝部民之供億破從前之積例何問嬴餘減額內之輸將并蠲需索此又潔清本之天授廉介出于性成方之古人惟食吳水同于前哲自運家糧者矣是以萬竈懷恩千屯待飽課不徵而自足知疲困之皆甦滷匪溢而

加多識凋瘵之盡起關中運餉功欲比于鄧侯郡內輿誦思已深于何武某等情殷庇廈分屬授廛陶地西通謬學朱公之策羲爻三倍幸依賈父之仁懼借寇以未能愧頌侯而罔媚謹陳懿行用乞寵章垂之無窮可列孟堅之傳作之不愧斯爲有道之碑爲朝廷而得人名公卿可交章而奏績慶風雲于夢弼聖天子將賜璽以徵賢矣謹啟

姚東只五十徵詩啟

東老姚年翁歙浦英流瀛洲華胤名不殊于第五品獨擅其無雙賦體高華信是楊雄之匹史才妙麗知爲姚察之兒乃筆敏八乂人同文虎而樓登百尺客自元龍感重片言事急堪酬赤劍交深斗酒家貧不愛黃金苟有意以相投長傾肝膽問不平爲何事輙動鬚眉誠哉國士之風允矣才人之致綺等雅締蘭言恒同卉藉與幼安而共席效叔夜以登堂聽德操之談頻总執爨看劉琨之舞愛着先鞭茲爲季夏之三朝適値大年之五十高達夫日有篇章朱翁子時當富貴相看半百寧無置酒之歡共羨八千可少引年之祝君能學易將爲松菊主人吾欲言詩是頌蓬萊君子

汪扶晨六十徵言啟

栗亭汪子玩鷗華胄吐鳳奇才文章本自性成孝友原于天亶數齡能賦對已善于楊梅早歲著書詞更華于菡萏星前刲股愈母疾而惟誠海內論心與人言而不負名鄉贈紵時來韓愈之居多士盈門日滿孔融之座奬成不吝後進恒緣以立名推解無私素交每因而受德雖數奇多有嗟猿臂以難封而才大不官覩龍顏而未遇茲當建午之月適逢週甲之期從此而孫弘上書終須開閤及茲而龔明按籍已合寄觴况在同心寧無籍手願抽珊瑚之管開五色之花光庶得琬琰之鐫祝千年之椿筭謹啓

家希虞八十徵詩啟

蓋聞萬年之頌首先舉其令儀五福之徵究必稽其好德爰考諸禮式存几杖之文長發其祥乃著鐘鼓之實則家希虞公蓋有之矣公幼多至性長負雋才里傳曾閔之稱家有融褒之譽志存慷慨常思珥筆而遊運值紛更遂乃棄觚而嘆風高萬里願乘宗愨之船地處四通聊挾計然之策初遊漢水物望咸歸繼寓章江家聲益振躬嚴三省同欽白璧之光諾始片言可比黃金之重焚券非關于市義造車恒望以借人輟食而行原孝

先多因急難射書郎下魯仲連最善解圍時遇盜藂翻欲奉身而避偶逢認履不妨徒步而歸陰德有若耳鳴盛事難爲指屈至若蒲圻設渡永息喧爭車埠成梁恒稱利涉伐戴灘之怪木揚帆無覆溺之憂平牛嶺之危途行路免崎嶇之歎堅持殺戒全物命于金刀恪奉格言濟民生以寶誥斯又義聲馳于荊豫仁德著于山川者矣茲者單閼逢年終陬在月當春王之四日爲碩老之八旬三鳳呈毛若友聲笙雅能梓敬九龍逆滕如大章輩并著蘭芬兆貴顯于揚家已經四世效傳呼于蕭氏更慶雙曾彩衣曾舞于亭前白髮爲歡于堂上才如尚父不羨垂綸齡擬潞公方期結社某等誼關親族喜見耆英敢陳篤行之百篇用懇華章之九錫

蔣公暨李太君雙壽乞言啟

蓋聞易蓍嚴君內外列乾坤之卦詩歌君子升恒獻日月之篇是以金姥木公傳諸黃老而六身二首筭在絳人福有所徵理無不協矣如蔣公者樂安華胄邦水名賢自寵錫于銅符家傳彩筆逌班齊乎玉笋世駕朱軒衍三涇之淸風種五都之奻譽少能懷橘雅知陸績性成長更推梨早識孔融身讓乃以食繁析箸遂爾業廢投觚王安豐之持籌何嫌達識端木賜之結駟益見名儒諾比於金何千金之足重潔同於璧雖百璧而不渝

若樊重之分財里皆懷惠如彥方之守正盜恐知名曾仲連之解圍射書必下原孝先之懸難啜食而行旣念影之無懸復幃帟而有禮暨乎李氏太君肇仙踪于揖樹宣慧性于頌椒入司隸之家何辭挽鹿居處宗之室更警鳴鷄夜績堂前時作逸勞之訓宵吟燈下長陳禮讓之篇百口乃致以名橋三黨咸因而舉火何無何有解雜佩以相將乃積乃倉賚餱糧而不厭用承先者而郎以啟後以教子者而郎以貽孫是以蘭桂相繼以爭芳乃兄椿萱並榮而益茂萬石君之家聲更廣五世卜之祚業彌昌今者歲在騎羊慶宜酌兕當西池說齡之際幾錦帨于秋初隨南斗授籙之先舞綵衣于寒孟億前此之十年賓筵曾叨寵于設樽矧今此之一時盛典復膺榮于錫杖黃耇白髮旣攜手以俱仙驥種龍兒復同心于肯搆歷乎甲子皆餘四百之齡守厥庚申亦滿三千之行故一門之內或彈琴或製錦而諸昆皆効力于皇圖三世之間若韻篴若鳴絃而長孫早馳名于文苑猶歟盛矣寧有量哉某等誼忝登堂分宜捧斝敢乞霧于燕許藻發珊瑚庶闡德于陳荀芳流琬琰則飲千

日之酒可慶無疆而封萬歲之鄉爭傳不匱矣謹啟

家孺立暨余太君雙壽啟

蓋聞青裾適世拜金母以成眞絳節朝元偕瑶姬而證道斯爲尚已莫可幾焉何若懿德弘宣徽儀朗映流芳彤管衍慶祚于一門著美青箱貽芳名于百世齊眉偕隱循內則而無愆携手相莊卜女貞之終吉閨儀是賴家道克昌如吳母余太君者也太君爲孺立公之淑配而諸昆季之慈親也裔出富山門高歙浦秦邦受姓家傳四諫之聲楚國分支冑衍一元之秀性生淑質不待染于朱藍天賦柔儀匪借華于粉墨入謝家之墅常聞

詠絮才倩得王國之風雅具采蘋德性蓋自其曾大母栢舟厲節久著氷操萱寢貽行常多霜節而太君承顏堂上受訓閨中靜婉有所自來溫恭由于師事實稱隹婦歸我寒宗祥女登堂俾百年而偕老名妹入室致九族之同欽鷄黍維虔力任蘋蘩之重鹿車共挽躬親井臼之勞振家聲于中落之餘豆區釜鍾之必謹相壯業于方剛之際內外上下而咸周念夫子以躬耕而養其親垂十餘年而不倦逆大父以耄耋而捐乎館歷四五省而未歸爲健婦以持門賴碩人而當戶耕問奴而織問婢寧藉蒼頭左或圓而右或方惟懸赤手遂使長女服其身教旣絕粒以殉夫諸子奉爲心儀皆勤修而象父蓋孺立信義行于列郡九州多慕義之人齒德重于諸侯三事修禮賢之典皆閫儀之內助碩德潤于本根致道譽之日隆駢祉施于來葉茲者歲當逢酉迨夫春始建寅爲上浣之十朝介純禧于百福宣文君之絳紗猶在崔太母之丹轂還來雖鶴髮同心莊椿較餘六載而龍文繞膝竇桂已茂五枝舞彩堂前蘭生未已衆香國內芝秀非常豈不盛歟是可頌也敢乞江毫之五色

用褒魯袞之一言則文重鼎彝永賴仁人之贈而詞高琬琰弘瞻君子之光矣謹啟

家賛公暨徐太孺人六十雙壽徵詩啓

蓋聞家有嚴君配兩儀之位妃爲德偶儲百世之祥弟好德重于箕疇而德莫先於孝義獨行原于周禮而行冘始于睦婣歌麟慶于未央卜鴻禧而方大則賛公偕徐太孺人實惟其人用當斯慶矣公少多至性長懋懿修懷橘豈待六齡讓棗寧辭七歲博窺經籍屢書于陟岵之辰雅好交游投筆在登堂之際家雖中落晨昏必膺雙魚志切先謨江漢時將駟馬一成一旅興厥祚于既衰三緬三盈續前功而弗替德施宗黨咸稱長者之

風義著寰區動以古人爲法憶在甲寅之歲亂生戊巳之屯赴義臨川首壺漿而先倡論交泮水矢金石於後彫諾重片言遂能全其妻子名存一邑卒無愧于死生迨乎楚戍操戈郢人沸鼎十五年後重聞風鶴之驚百萬軍前不損元龍之氣受故人之重託有同季布黃金出巨寇之凶鋒竟返相如白璧不遑寢食惟思窀窆未安每歲餱糧冀卜隴阡之吉他若完婚踐劵皆爲陰德全功至如恤寡懷孤尚屬平居細事而徐太孺人族高東海好締南溪婉孌本于性成賢淑原于天授既鳴鷄而推枕或弋鳧以由房廚下嘗羹獨諳姑性堂前進服每爲時寒李光進之家不私管鑰張孟仁之室迭乳嬰兒常脫珥以易書用資聞見毋具觴以筵客冀廣切磋相夫既以爲龍訓子還能似鶴漢若成家有道巴肴各振一時鳴夏華國能文行且譽騰千里茲値建申之歲并逢周甲之朞月在清和四日先懸錦帨時方仲冬中浣郎設瑶弧蘭以春桂以秋兩世見鵬搏之盛椿以冬萱以夏一門歌燕喜之祥獻其觥籌繞堵前而舞綵銘諸鐘鼎登座上以抽毫伏願錫類推仁竚待賜之華衮

引年致頌必將鏤以丹夔謹啓

羅母吳太君六十徵詩啟

長沙紀績爰傳白雀之祥渤海成仙每屬綵鸞之異蓋殊休必生于華胄而靈跡要出于淑媛理有相需福無或爽於斯爲盛雅足稱奇則如蘋洲羅先生元配吳太君是其人矣先生世屢朱纓家承黃甲高祖父闇野公榮膺秉鉞壯鎖鑰于北門曾大父虛舟公職屬司衡重干城于南部雖當末運値文學而中微然亶弘才有節推而繼起世皆稱爲國士謂當配以淑人太君承遙胄于延陵受家風于內翰才高咏絮早擅鳴鳩德裕采蘋

終當秣馬既稱隹婦用事良人晝夜披衣每焚膏而助讀中宵推枕常伸紙以候書雖勸學無待于呂榮乃贈鏡有同于徐淑成名之後操盃警于鳴鷄服官之餘廉更箴于痤鹿持毫對泣爲刑狀之非輕執燭相規勵觀貞于不敗既而天傾莫補海涸難塡寡鵠懸帷經三秋之風雨孤鸞舞鑑歷屢歲之雪霜却賻贈以名廉不爲淸白之累束詩書以成教無忘忠孝之模允郗氏之能寧知吳出養樂家之豹行見大成玆者歲在壬申期適逢乎週甲月當癸丑慶用協于長庚恐毋德之不傳用希鼎呂述闡儀于旣備仰藉球琳伏冀推錫類之仁流芳斑管斯乃作傳家之寶振彩彤編矣謹啟

張毋盧太君六十壽啟

劉子政著烈女之篇惟傳令範魯後斯作壽毋之頌允尚芳規况得配于文人信足彰之彤管且賁成乎循吏尤足顯以青緗如張毋盧太君者早毓茗姿生傳慧質本出范陽之胄門第高華復鍾淮右之靈帷幃肅穆蘭芬幽谷孝友亶於性成芝茂宗堦詩禮聞於世習爰師古烈鳴鳩而夙慕梁鴻恥事膚流挽鹿而終歸司隷我詞臣先生蜚聲桂籍停船曾覓孝廉從政花封繪像共傳仙尹慁流鄖上洵堪爲表百城字寫屏間遂乃受知三輔承塵下鷃賈誼乃不永年庭星啼烏荀采遂甘孤宿心堅茹蘗寧知身是孤鸞教苦丸參乃致雛成大鶴嗣君天秩雅負時名以終賈之妙齡文壇獨步具荆陽之能事藝府兼遊茲値庚午之歲爰當巳卯之辰節距中和府方五日筵開燕喜衮啟六旬堂上萱花鶴髮欣逢週甲堦前芝草鸞章佇慶長庚宣文君之耳目未衰猶褰絳帳郗夫人之神明特茂巳授紫綈用懇賜以瑤篇傳徽音於奕世必且鐫之寶鼎介蕃祉于名宗謹啟